

世界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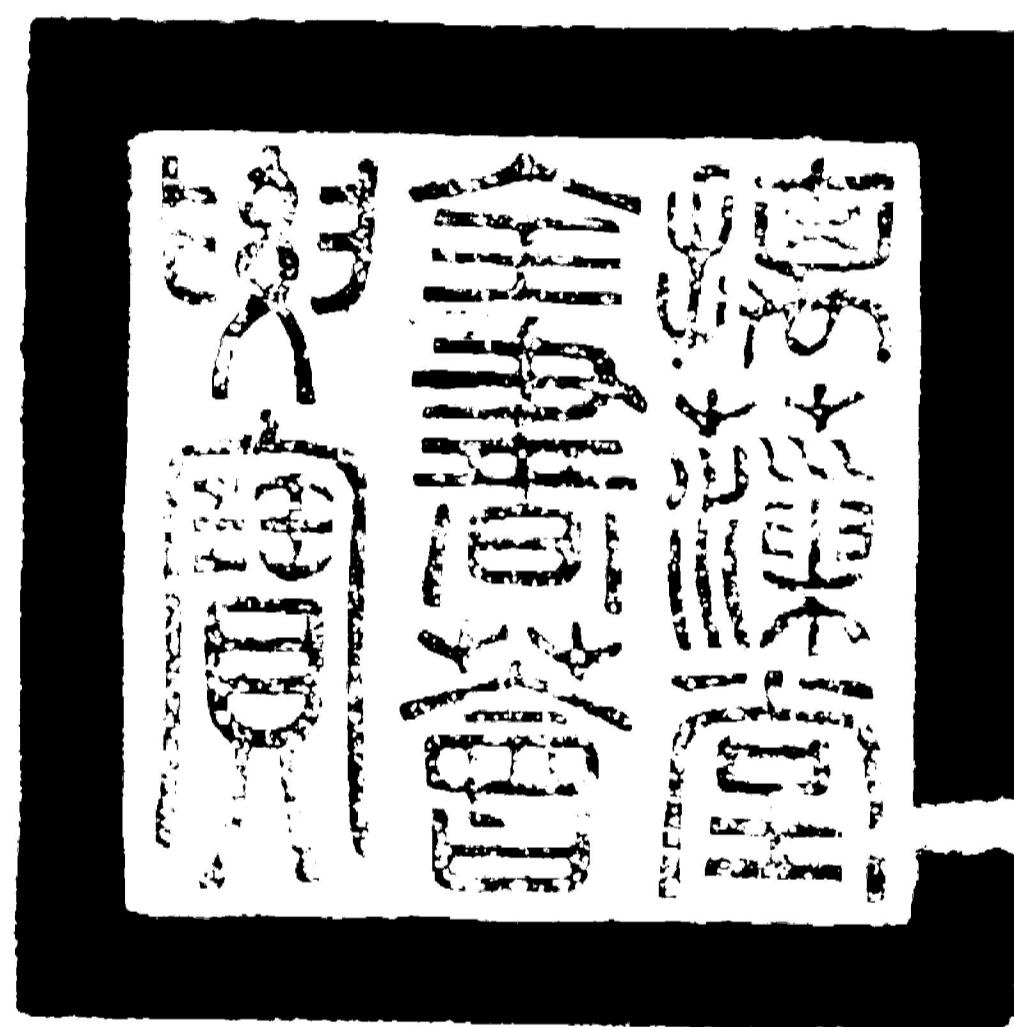
景
擣藻堂印
四庫全書叢要

經
第 三 三
春秋類冊部



19.151

20.151



本 冊 目 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 | | | | |
|-----------|-------|--------|---|
| 蘇氏春秋集解十二卷 | 宋蘇轍撰 | 三四一 | 一 |
| 葉氏春秋傳二十卷 | 宋葉夢得撰 | 三四一一〇九 | |
| 春秋辨疑四卷 | 宋蕭楚撰 | 三四一三六九 | |
| 春秋本例二十卷 | 宋崔子方撰 | 三四一四三七 | |
| 春秋臣傳三十卷 | 宋王當撰 | 三四一五五五 | |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經部

春秋集解卷一至四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春秋集解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集解十二卷宋蘓轍撰先是劉敞作春秋意林孫復作春秋尊王發微皆

舍傳以求經古說漸廢後王安石與孫覺爭名至廢棄春秋不列於學官轍以其時經傳並荒乃作此書以矯之其說以左氏為主左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氏之說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趙諸家以足之蓋以左氏有國史之可據而公穀以下則皆意測者也自序稱自熙寧間謫居高安為是書暇輒改之至元符元年卜居龍川凡所改定覽之自謂無憾蓋積十餘年而書始成其用心勤懇愈於奮臆遽談者遠矣朱彞尊經義考載陳宏緒跋曰左氏紀事粲然具備而亦間有悖於道者公穀雖以臆度解經然亦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繙

得失互見如戎伐凡伯於楚丘穀梁以戎為

衛齊仲孫來公穀皆以為魯慶父魯滅項又
皆以為齊實滅之顯然與經繆戾其失固不

待言至如隱四年秋翬率師會宋公陳侯蔡

人衛人伐鄭桓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

災乙亥嘗莊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齊送女諸
如此類似公穀之說妙合聖人精微而頗濱
一槩以深文詆之未免因噎廢食讀者捨其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二

短而取其長可也其論是書頗允此本不載
蓋刻在宏緒前也宋史袁文志稱是書為春
秋集傳文獻通考則作集解與今本合知宋
志為傳寫訛矣乾隆四十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集解原序

予少而治春秋時人多師孫明復謂孔子作春秋略盡
一時之事不復信史故盡棄三傳無所復取予以為左
丘明魯史也孔子本所據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
為本杜預有言丘明授經於仲尼身為國史躬覽載籍
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
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
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斯言得之矣至於孔
子之所予奪則丘明容不盡明故當參以公穀啖趙諸
人然昔之儒者各信其學是已而非人是以多窒而不
通老子有言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
而不敢為予竊師此語故循理而言言無所係理之所
至如水之流東西曲直勢不可常要之於通而已近歲
王介甫以宰相解經行之於世至春秋漫不能通則詆
以為斷爛朝報使天下士不得復學嗚呼孔子之遺言
而凌滅至此非獨介甫之妄亦諸儒講解不明之過也

故予始自熙寧謫居高安覽諸家之說而裁之以義為

集解十二卷及今十數年矣每有暇輒取觀焉得前說

之非隨亦改之紹聖之初遷於南方至元符元年凡三

易地最後卜居龍川之白雲橋杜門無事凡所改定亦

復非一覽之灑然而笑蓋自謂無憾矣南荒士人無可

與論說者顧謂子遜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

然在後此孔子之不可及而顏子之所太息也而況於

予哉安知後世不復有能規予過者其於昔之諸儒或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原序

二

庶幾焉耳汝能傳子說使後生有聞焉者千歲之絕學
儻在於是也二年閏九月八日志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卷一
宋蘇轍撰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

不書即位而書正月何也言朝正於廟於是始成君

也惠公娶于宋曰孟子卒其媵聲子生隱公又娶于

宋曰仲子生桓公而惠公薨隱公立而奉之是以未

嘗即位也隱公雖長庶子也桓公雖幼適子也適子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卷一

一

當立而不能自立庶子不當立而能自立矣然則桓
公之立否在隱公也隱立而以奉桓其志可也而禮
則不可公羊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
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
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然則自立而以奉
桓禮歟穀梁曰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
兄弟天倫也為人子受之父為人臣受之君已廢天
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可謂輕千乘之國矣蹈道則

未也然則廢桓而自立禮歟兄弟之不加適庶古之道也諸侯再娶之非禮惠公尸之矣惠公以夫人娶之而其子可不可以為適乎雖然自立以俟其長亂之道也盍亦立桓而已為政乎立桓而已為政及其成人而授之於是可謂禮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子克也不書爵不名而字附庸之君未王命者也或曰古者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諸侯專之非禮也凡

書皆以譏之予以為不然春秋之際王室衰矣然而周禮猶在天命未改雖有湯武未能取而代之也諸侯之亂舍此何以治之要之以盟會威之以征伐小國恃焉大國畏焉猶可以少安也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故春秋因其禮俗而正其得失未嘗不予以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正竊取之矣盟必有日月而不日失之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

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事成於日者日成於月者月成於時者時不然皆失之也故崩薨卒弑葬郊廟之祭盟戰敗入滅獲日食星變山崩地震火災凡如此者皆以日成者也朝覲蒐狩城築作毀凡如此者皆以時成者也會遇平如來至侵敗伐圍取救次遷戍追襲奔叛執水旱雨電冰雪彗孛螽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時成者也惟公即位不書日有常日也外殺大夫不書月與日卑不以告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段鄭伯之母弟也其母愛之封之於京將作亂大夫請禁之鄭伯不許及聞其將襲鄭而後伐之段出奔共段之不稱弟及公子何也段將為君非復臣也不稱段之奔而稱鄭伯之克何也段之亂鄭伯成之也克者何能勝也段之欲為亂久矣鄭人知之而鄭伯不禁非不能也將養之使至於亂而加之以大戮故雖逐之而國人不敢爭母不敢愛此鄭伯之所謂能

也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鄢以示得其情也凡諸侯之事告則書不然則否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公羊穀梁以為諸侯之事盡於春秋也而事為之說則過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賄

魯之喪諸侯有來賈者矣皆以常事不書書宰咺尊王命也天子之宰曰宰周公曰宰渠伯糾咺之名何也其賈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四

子為惠公之母疑於僖公成風故也婦人既嫁從夫夫死從子由其夫之喪而賈之曰惠公仲子由其子之喪而襚之曰僖公成風禮不可以賈人之妾而仲子獨無子乎雖從其夫禮也故凡春秋之事當從史左氏史也公羊穀梁皆意之也蓋孔子之作春秋事亦略矣非以為史也有待乎史而後足也以意傳春秋而不信史失孔子之意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五

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以賈惠公則緩以賈仲子則未薨也使受命於君出而不如其素雖正之可也季文子聘于晉求遭喪之禮而行遭喪而以常禮行之不可未喪而以喪禮行之可乎周雖命之嘆不得行也唯命而行之以為非使也故名

仲子之不稱夫人何也非薨非葬名有所不必書也

穀梁曰仲子者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賈人之母則可賈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而受之以仲

公子益師卒也天子之卿而外交於諸侯非禮也益師魯大夫也大夫之喪君不與小斂則不日以為少恩也或曰遠而失之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無駭之不氏未賜族也或曰未王命也古者天子賜姓諸侯賜族楚未嘗通於周而其大夫曰屈完故氏非王命也極小國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也裂繻之不氏何也小國之大夫稱人其名皆特書也書裂繻以其逆女也凡女在國稱夫人禮惟天子不親迎使上卿逆之上公臨之諸侯親迎有故則使大夫可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子帛裂繻也其盟魯故也魯人有怨于莒裂繻既昏於魯而為魯盟莒故比之魯大夫而稱字嘉之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桓公之母仲子也凡公母稱夫人薨則曰夫人某氏薨葬畢而祔于廟則曰葬我小君某氏不稱夫人則

曰某氏卒不祔于廟則不書葬仲子始娶于宋故曰

夫人子氏薨特立之廟而不祔故不書葬左氏曰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考之以事皆不合失之矣

鄭人伐衛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凡春而書月則書王不然則否日食則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不言日夜食也不言朔朔在前也不言朔

與日朔在後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聲子也隱公將不終為君故不稱夫人不稱子氏而稱若氏何也哀公之母曰姒氏卒哀未君也隱既君矣不稱子氏而稱君氏著其君也詩曰母氏聖善又

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篪禮曰汰哉叔氏又曰哭於賜氏皆非姓也猶曰君氏云爾公羊穀梁曰此尹氏也

尹氏者天子之大夫也天王崩為魯主故卒之王子

虎劉卷皆天子之大夫也其卒未嘗不名使尹氏嘗為諸侯主矣則將名之其曰尹氏而不名非尹氏也

蓋君氏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者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也未爵而使之非正也不言使桓未君也歸死者曰贈歸生者曰賻歸之正也求之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交譏

之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禮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春秋薨魯君而卒

諸侯魯史也其書來赴也其名與魯通也凡諸侯同

盟名於載書朝聘會問皆以名通故卒則書名不然則否左氏曰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君薨赴於他國曰寡君不祿臣子而名其先君非禮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癸未葬宋穆公

魯往會故書春秋以魯故卒諸侯及其葬則雖子男稱公何也會者在外信其臣子之詞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戊申衛州吁弑其君

完

衛莊公之世子完庶子州吁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公卒州吁弑完而自立凡弑君稱君君无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稱君則曷為或稱人或稱國稱國以弑大臣弑之也稱人以弑衆人弑之也稱臣則曷為或

氏或不氏不氏惡之甚也且州吁將以為君非復臣

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禮盛曰會簡曰遇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二年鄭人伐衛州吁將報之以宋公子馮之在鄭也使告于宋帥陳蔡而伐之宋公使來乞師公不義州

呼而辭焉公子翬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不稱公子公羊穀梁曰翬之不稱公子與弑公也夫翬之伐鄭未嘗弑也且弑君而以不氏為貶而足乎不足不若不貶之愈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未能和其民使石碏求定於石碏石碏教之朝陳而求觀於王厚從州吁如陳石碏告陳人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泣於衛衛人殺之于濮稱人以殺衆詞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十

也言衛人皆欲殺之也州吁既為君矣其曰殺州吁

何也不能君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而立之不言晉歸于衛而書曰衛人立晉何也言歸則晉求入也言立則人立之也

世子之不言立固其所也非世子未有不立而立者也雖非其所然而衛人之所共立蓋許之也其不稱

公子何也將以為君非復臣也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鄭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考成也諸侯不二嫡仲子不得祭於惠公之廟以桓

故為之官禮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魯以周公祭文王文王周公之廟用八諸公因之非禮也

隱公問於衆仲於是初獻六羽不言佾羽而不干婦人無所事武也公羊穀梁曰初獻六羽始僭諸公也

天子八佾公六諸侯四然則大夫二而士無佾矣可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十一

邾人鄭人伐宋

宋人取邾田故邾人請於鄭以伐之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大小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邾小而先鄭主兵也

螟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宋人伐鄭圍長葛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五年邾鄭伐

宋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郢也將救之間於使者

曰未及國公怒弗救故鄭人來渝平和而不盟曰平言渝棄舊怨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秋七月冬宋人取長葛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伯姬之娣待年於國不與嫡皆行也媵不書書叔姬賢之也吳無君無大夫賢季子而書吳使札來聘亦猶是也若賢不得書必貴而後書則是以位而蔑德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十三

也小國無大夫至於接我則書是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廢事而獨可以廢賢乎

滕侯卒夏城中丘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凡稱弟母弟也異母則稱公子各從其親者稱之也

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戎嘗朝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故伐之不言獲而言以歸尊王官也穀梁曰戎者衛也戎衛者為其伐

天子之使也稱衛則衛可見戎衛則衛不見而何以

為貶乎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祊者天子巡守鄭人助祭太山之邑也鄭伯曷為以其邑與魯將以易許田也許田者魯朝宿於成周之

邑也周衰天子不巡守諸侯不朝祊近魯許田近鄭是以易之天子在焉而私易田其言使宛來歸祊鄭之罪也曷為不言以許田與鄭事未定也宛之不氏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十三

貶之也或曰鄭大夫之未賜族者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蔡未通而名者蓋通於惠公之世也

辛亥宿男卒

宿嘗通矣其不名失之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八月葬蔡宣公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

雨雪挾卒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

不自正亦有事在正月而不書者乎蓋未之有也未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

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

取防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

之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子翬將為公殺桓公以求大宰公不許翬懼反譖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十四

公於桓公與之謀而弑之不書弑諱之也薨而不地隱之不忍地也不書葬不成喪也公羊穀梁曰賊不討不書葬讎在內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詞也若隱公之禍將誰討乎蓋將討乎桓公隱亡而討桓將誰使為君隱亡而討桓是重亂也故隱亡則桓君矣討君之難孰與討齊之難不討齊則葬之不討君則不葬非訓也故凡弑君不書葬不成喪也隱十年無正事不在正月也公羊曰隱不有其正穀梁曰隱

春秋集解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卷二

經部

春秋集解卷二 宋 蘭轍 撰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故不書即位正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是與聞乎弑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乎先君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一

許田所以易祊也以祊為未足而益之以璧耳曷為不言易諱之也言假有歸之道焉言易則已矣凡歸未有不受者也假未有不予以也鄭伯之使宛來歸祊也書歸書入魯鄭皆罪也其以璧假許田也書假而不書予祊之謀隱公為之矣桓因而成之非專其罪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秋大水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此弑其君與殺其大夫其言及何也由弑及之也華

督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

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公羊曰

孔父字也其不名賢也諸侯不生名死猶名之大夫生名死而名正也孔父之死何賢而字乎且方名其

君而字其臣禮乎

滕子來朝

滕嘗稱侯其稱子王所黜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二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成平也稷之會將以平宋亂也既而受賂立華氏故書其所以會春秋之會未有書其故者也會而書其故言非其實也襄三十年諸侯之大夫會于澶淵亦書曰宋災故言諸侯始以宋災為會既而無歸亦非

其實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郜鼎華氏之賂也華氏之賂為不可受矣而又納之

大廟甚之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蔡侯鄭伯會于鄧九月入杞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不然則否特相會往來稱地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會衆詞也一出而二事則或致其前或致其後致其重者也隱公之不至何也將不終為君不以告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三

胥命者約言而不盟也有以相命故不可以言會未嘗歃血故不可以言盟

六月公會杞侯于鄭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譙公會齊侯于譙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如紀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葬陳桓公城祝丘秋蔡人衛人陳

人從王伐鄭

鄭世為周卿士王貳於虢故周鄭交惡王以諸侯伐鄭不言王及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君臣之詞也不言於是鄭人及王戰于繻葛大敗王師射王中肩不言戰王者無敵莫敢與之戰也不言敗諱之也

大雩

旱也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曷為以大言之雩上帝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四

也天子雩于上帝諸侯雩于山川百神魯以周公得祭上帝謂之大雩言大於諸侯也左氏曰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蒸過則書秋大雩書不時也夫龍見而雩常祀也旱雩而以常祀言之失之美

螽冬州公如曹

六年春正月寔來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秋八月壬午大閱蔡人殺陳佗九月丁卯子同生

子同桓之適長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故書公羊曰
喜有正也喜有正所以病桓也然則非病桓將不書
乎穀梁曰疑故志之然則非疑將不志乎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

朝

八年春正月己卯燕天王使家父來聘夏五月丁丑燕
秋伐邾冬十月雨雪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五

祭公王之三公也王將逆后于紀而使魯主之故祭
公自魯如紀不稱使謀昏也遂繼事之詞也大夫出
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
曰遂得失則視其實而已祭公自魯逆王后公子遂
如周及晉皆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媵而及齊宋盟
專繼事者也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也王者無
外命之則成矣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劉夏逆王后于齊不書其歸此何以書魯為之主也
既曰王后矣此其稱紀季姜何也自紀稱之也父母

之於子雖其天子后猶曰吾季姜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諸侯相朝正也有故而使世子攝事畏大國也蓋禮

之變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
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六

衛侯與公為會於桃丘既而背之與齊鄭來戰故書
曰弗遇過在衛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六年北戎伐齊鄭太子忽救齊大敗戎師於是諸侯
之大夫戍齊齊人餗之使魯為之班魯以周班後鄭
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以齊衛來戰于郎不稱侵伐
而稱來戰無詞也鄭雖主兵而先書齊衛猶以周班

正之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祭仲有寵於鄭莊公為公娶鄧曼生忽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突雍氏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突歸而立之書曰宋人執鄭祭仲而繼之以突之入與忽之出仲以出君易死罪之也突之不稱公子

附大國不援以至於出奔蓋未嘗君也故不稱子公羊曰祭仲何以不名賢其知權也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夫以出君為知權亂之道也故祭仲名也非字也且方名二君而可以字其臣乎嫡子稱子禰先君也庶子不得稱子不敢禰先君也非伯子男之謂也且雖伯子男其可一乎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七

何也將以為君非復臣也其曰歸于鄭何也凡反其國無難曰歸有難曰入無難而內不喜曰復歸有難而內不喜曰復入復者厭之之詞也突從祭仲以歸于鄭則無難矣鄭忽未逾年之君也未逾年之君稱子不稱子何也不能君也忽之為太子也齊侯將妻之忽辭人問其故忽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或問之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而況以師昏乎故其立也國人不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八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鄭伯突也突篡其兄而立春秋以君許之何也諸侯雖以篡得苟能和其民而親諸侯內外君之則以君書之不沒其實也雖君而實篡雖篡而實君皆因其實而已不然則否不能君也衛州吁陳佗是也

丙戌衛侯晉卒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宋多責賂於鄭公五為會以平之宋公不可故與鄭師伐宋伐而言戰伐而又戰也不言及宋人戰何也

以國地則及宋人戰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巳巳及齊侯宋公衛

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此戰猶以鄭故也先言會而後言日既會而後戰會

戰異日也不言所戰後也衛宣公未葬其子出會諸

侯非禮也燕戰則稱人敗則稱師何也與齊宋序戰

皆稱爵敗皆稱衆也

三月葬衛宣公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夏五月鄭伯使其

弟語來盟

凡外大夫來盟於魯內大夫泣盟於他國皆盟其君

也大夫而盟其君禮乎禮諸侯不親盟於他國大夫

即盟於他國非敵君也雖盟其君可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御廩者粢盛之所藏也壬申災而乙亥嘗書不害也

然而周之八月非嘗之時也公羊曰御廩災不如勿

嘗而已矣災而為害則不嘗若災而不害而可以勿

嘗乎事之不可以意推者當從史左氏史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

陳人伐鄭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齊桓晉文之用諸侯不言以何

也公用之也諸侯而用諸侯則言以私用之也用之

以公則人自用也用之以私則我用之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三月乙未天王

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諸侯不生名突之名失地也突將殺祭仲不克而出

諸侯之出奔必有出之者矣言其出不言其出之者

何也君實有國而出於臣臣雖有罪而君至於失國

自取之也然則弑君何以稱臣弑君之罪重於出君

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忽嘗為君矣其出也稱鄭忽其復歸也稱鄭世子忽何也於其出言其不能君也於其復歸言其所恃以反國者惟世子也舍是無足以歸者矣突既出則忽之歸無難矣然而鄭人之所不喜也

許叔入于許

鄭莊公之入許也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

偏使其大夫公孫獲居許西偏許叔因鄭亂以入於

許猶有鄭難焉故曰入叔之不稱公子將為君也不名而字無與爭國者也凡將君而非爭者皆字許叔

蔡季是也

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來朝秋九月鄭伯突入

于櫟

稱入忽在內難之也公羊曰何以不言忽之出奔忽之為君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夫突入

于櫟未入于鄭忽未嘗奔也而何以書之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袁伐鄭

地而後伐既會而後伐也穀梁曰疑詞也非其疑也蓋以為伐突以正忽也夫突在櫟不在鄭伐鄭非伐突也乃所以救突也公羊穀梁之妄若是者衆矣不可勝非也故各非其一而已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

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

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屬之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宣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宣姜與朔構

伋子使齊盜殺之并及壽子故二公子怨惠公而立

公子黔牟惠公出奔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二月丙

午公會邾儀父盟于進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六

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季之不稱公子將為君也不名而字無與爭國者也

自陳陳奉之也

癸巳葬蔡桓侯

葬未有不稱公者此其稱侯何也傳失之也或曰周衰諸侯不請謚於天子故葬則稱公蔡桓之稱侯請

之天子也夫諸侯既沒不請於天子而稱公非禮也然則魯君生而稱公諸侯之大夫皆稱公子亦非禮乎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諸侯葬而魯往

會從其臣子而稱公亦可謂禮矣

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灤公與夫人姜氏遂

如齊

非禮也灤之會公實與姜氏行其不言公與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灤夫人不會也穀梁曰夫人伉也夫人雖伉而與於會可以不書乎雖不伉而不與於會其可書乎其不言及何也及上下之詞也與不相屬也

所以惡夫人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齊侯通於姜氏使彭生戕公不言戕諱之也公薨不地故也此其言齊何也在外不可不言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卷三

經部

春秋集解卷三 宋 蘭轍 撰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繼故也左氏曰文姜出故也文姜之出孰與桓公之薨且出在三月舍其大而言其細失之矣三月夫人孫于齊

桓公之薨夫人與聞焉魯人責之故出奔不言奔諱

之也不稱姜氏以為夫人之義絕不為親禮也或曰

所以貶之也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天子之卿也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王將嫁女於齊故使魯主之而單伯逆之單伯不稱使何也外大夫使於魯則稱使詳之也於他國則否略之也單伯逆女為齊行也故不稱使公羊穀梁曰此逆王姬也然則單伯為魯大夫矣魯無單

伯天子之世卿也且魯大夫必名使魯主之則周人送之齊人逆之足矣魯人何為逆之哉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錫命者命之以策也衛襄公之沒也王使成簡公追命之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予敢忘高圉亞圉不稱天王闕文也

王姬歸于齊

自我歸之也不言齊之來逆館之于外弗與接也

齊師遷紀邢鄙部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秋七月齊王姬卒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葬會齊師伐衛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秋紀季以鄙入于齊

紀季紀侯之弟也齊方無道其欲滅紀久矣紀非齊

之敵也天子莫之治諸侯莫之救紀侯內則不能下齊外則不忍抗齊以殘其民將棄國而去故以鄙與季使為附庸以無廢先祀故書曰紀季以鄙入于齊言非叛也季之不名附庸之君且喜之也

冬公次于滑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三月紀伯姬卒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鄭伯鄭子儀也桓十五年五月書鄭伯突出奔蔡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三

世子忽復歸于鄭九月書鄭伯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殺忽而立子亹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亹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殺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矣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衍與剽是也突衍始終為君儀之君鄭十有四年剽之君衛十有一年皆既能君者也故

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也以篡衍之出也以惡儀剽雖國人之所立而突衍

在焉非所以為安也故四人春秋莫適與也皆不沒其實而已君子不幸而處於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昔者孔子之門人疑孔子之為衛輒也子貢入問之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故曰君子不幸而處於此如子臧季札可也

紀侯大去其國

大去者不反之詞也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四

不見追逐故不言奔雖失地之君而原其行事則周亹父也故賢之而不名公羊曰何以不言滅為齊襄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齊哀公烹於周紀侯諱之於是九世矣世蓋有復九世之讎者乎且襄公非志於復讎者也雖或以是為名春秋從而信之可乎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內女不書葬此何以書齊以告也齊侯取其國而葬

其夫人取之則有罪而葬之則禮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忘齊之讎而越境以與其人狩非禮甚矣或曰齊

人齊侯也不言齊侯為公諱也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秋鄭黎來來朝冬

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伐衛所以納朔也不言納將言朔之入故也朔以殺

二兄為罪而諸侯納之言納則罪在納者而入者幸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五

矣言入則罪在入者而納者亦未免也成十八年楚

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言復入而不言納

亦猶是也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朔之入猶有黔牟在焉故稱入

秋公至自伐衛

公及諸侯伐衛以納朔王人救衛不勝諸侯朔遂得

入朔入而公至雖不言納而公之罪亦明矣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衆也左氏以為與雨偕公羊以為雨星不及地尺而復按歷代天文志記衆星同隕者以為星隕如雨蓋無足怪也

秋大水無麥苗

是時麥熟五稼苗而未秀皆為水所害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六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冬十有一月癸未

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齊僖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故作亂不稱公孫將為君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然春秋所書無道而稱臣者六齊諸兒雖無道而無知以其私弑之故稱無知晉夷

臯楚虔雖無道而趙盾公子比疑於無罪故稱盾及比陳平國蔡固雖無道而罪不加於國人故稱微舒及般齊光雖無道而崔杼之惡甚於光故稱杼言各有所當已不必同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齊雍廩殺無知而稱人以殺言齊人皆欲殺之也不稱君不能君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既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凡當立者不言納與入如宋襄公之納齊孝公言伐而已不言納與入也言納與入非當立者也子糾小白皆齊襄公之庶弟而爭國故子糾言納而小白言入糾之言納而不言入納而未得入也小白之言入自入也不言歸子糾難之也不稱公子皆將為君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

師敗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子糾之死魯殺之也鮑叔謂魯子糾親也請君討之

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寶召忽死之管仲請囚其曰齊人取子糾殺之何也不予齊人之使魯殺其親也故使齊自尸之且曰有國而不能庇一人亦所以病魯也公羊曰稱子糾宜為君也或因公羊而益之曰此殺未踰年之君也夫子糾小白皆以庶弟爭國未知孰宜為君也未知孰宜為君納而未得入而以為未踰年之君也可乎

冬浚洙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二月公侵宋三月宋人遷宿

凡諸侯遷國自遷曰某遷于某人遷而有之曰某人遷某猶以為附庸也故不言滅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楚之舊號也不稱荆人夷也獻舞之名失地也凡獲諸侯不言獲而言以歸尊之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凡諸侯滅同姓名其非同姓君行則稱君臣行則稱臣滅人之國其罪均也而其實不可不別譚子之不

名未通也不言出奔國滅無所出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秋宋

大水冬王姬歸于齊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郿

叔姬始以媵歸紀紀侯去國無歸而叔姬歸魯及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九

季自定於齊而後歸郿善其得禮故書稱紀叔姬明
非嫁也歸魯不書非寧且非出也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冬

十月宋萬出奔陳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桓始合諸侯以平宋亂自是遂得諸侯故四國皆
稱人言衆與之也僖二十八年晉文公與齊宋秦敗
楚于城濮三國皆稱師蓋春秋之書始得諸侯者好

會則稱人兵會則稱師以示衆與之也至襄八年晉

悼公會諸侯之大夫于邢丘改命朝聘之數儉而有
節則大夫亦皆稱人蓋亦衆與之耳

夏六月齊人滅遂

討其不會于北杏也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始及齊平也公羊於此言曹沫手劙劫桓公以求汶

陽之田管仲許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十

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由此著乎天下予以為此春秋之後好事者之浮說而非其實也齊魯之怨不在桓公曹沫無以發其怒一也使曹沫誠以劫得盟如華元子反則春秋要盟不書楚宋之盟書曰宋人及

楚人平而不書盟今書公會齊侯盟于柯二也故公羊不足信也魯仲連稱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失地五百里及桓公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手於壇坫之上三戰所亡一朝而復案長勺之戰莊

公始用曹沫以敗齊自是魯未嘗敗安得所謂三戰
三敗而兵劫桓公求侵地者乎故仲連亦不足信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齊將伐宋請師于周假王命而行故單伯會之書曰

單伯會伐宋後也凡天子之大夫出會諸侯不繫之
王尊與諸侯比也王人而後繫之王微以王為重也

秋七月荆入蔡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鄖

宋服也天子之大夫與於會盟而魯不在則書之如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土

魯大夫內之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鄖

自春秋以來陳序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強陳介於

二大國而為三恪首故桓因而進之遂終春秋

夏夫人姜氏如齊

禮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歸寧兄弟文姜

之於齊桓兄弟也親行非禮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

鄭宋之附庸而叛宋諸侯為宋伐之故以宋人主兵
鄭人侵宋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討其侵宋故以宋人主兵

秋荆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會而不書其人內之微者也盟未有不同者也此其

曰同盟何也有不同者服也於是鄭始聽命穀梁曰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十三

不言公疑與讎盟也柯之會公既與齊盟矣何獨至
於幽而疑之讎雖不可與通而襄公亡矣桓公之霸

不從則國病為國故許之也

邾子克卒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鄭既受盟而不朝齊詹鄭之執政也故齊人執之不
氏未賜族也凡執大夫稱人何也諸侯之尊執一大

夫得失未可以斥之也稱行人非其罪也不稱行人

罪之也

夏齊人殲于遂

齊人滅遂而戍之不戒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

饗齊戍醉而殺之書齊人殲于遂自取之也春秋之書敗亡其自取者三齊人殲于遂梁亡王師敗績于茅戎以為其所以自處者固敗亡之道而非敵之罪秋鄭詹自齊逃來

詹之義當以身受齊責以紓國患而逃遁自免故不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卷三
書來奔而書逃來賤之也

冬多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濟西

不言戎之侵何也未及侵而追之追之而去兵未嘗交也

秋有麇

懿短狐也含沙射人生於南方魯之所無凡稱有皆

所無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媵不書以遂事故書其曰陳人之婦略言之也大夫受命以出共命而不敢專政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不得已而專之可也非利而專之則是擅命者不稱公子翬之伐鄭伐宋是也結雖擅命而稱公子蓋許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卷三
夫人姜氏如莒

莒非父母之國而往姦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秋七月冬

齊人伐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釋也青過也書曰青災肆赦非常事故書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姜之惡甚矣而薨葬盡禮春秋無異辭焉何也君

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子

為父隱道在其中矣而文姜之惡何損焉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凡殺其臣惟世子母弟稱君以為人君之尊殺一大

夫得失未可以斥之也故稱人以殺殺有罪也以為

國人殺之也稱國以殺殺無罪也以為國君殺之也

其曰殺其大夫云者雖殺有罪猶以殺大夫為惡也
殺其公子則又甚矣凡殺大夫皆稱名大先生名殺

而名之正也殺而不名賢之也

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冬公如齊納幣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

祭叔祭公之屬也祭公天子之卿士不正其外交故

不言使也

秋丹桓宮楹

公將娶於齊故丹桓宮之楹刻桓宮之桷以誇示齊

女非禮也不言新宮久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
于扈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葬曹莊公夏公如齊
逆女

親迎禮也穀梁曰親迎常事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
迎於齊也夫常事不志歲事之常也親迎可謂常乎

親迎而不志則踰年即位可以不志矣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荆人來聘

荆之稱人以其來聘特書也不曰荆子使其來聘未
列於中國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蕭叔附庸之君未王命者不言來公在外也禮朝聘

於廟於外非禮也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不與夫人皆至夫人不從公而自入失夫婦之正也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大夫執贊以見夫人禮也公將以侈夸之故使大夫及宗婦皆見且皆用幣用者不宜用者也男贊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女贊不過榛栗棗脩

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卷三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禮日食則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

于朝故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

馳庶人走今魯鼓而用牲于社皆非禮也

伯姬歸于杞

不書杞來逆女逆者非卿非禮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亦非禮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冬公子友如陳

魯大夫出朝聘曰如何也禮成在外未可必於我也

郭公

赤歸于曹亦曹公子歸為君者也羈出則赤歸無難矣

闕文也公羊穀梁曰郭公赤也失國而歸于曹也使郭公失國如曹將書曰郭公赤出奔曹先書赤歸于曹而繼之以郭公非詞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陳自是通好於魯故嘉之不名

羈曹莊公世子既葬而不稱爵不能君也公羊曰羈

曹大夫也曹無大夫羈之書三諫而去賢之也以為

曹無大夫則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何也以為有大

夫乎則賢羈而不氏何也故曹羈者曹之世子而非

大夫也

赤歸于曹

亦曹公子歸為君者也羈出則赤歸無難矣

公子友莊公之母弟也其不稱弟何也母弟之親於其相殺及奔則正之其餘則否非義之所在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
稱國以殺而大夫不名殺無罪也公羊曰大夫之不
名衆也晉殺其大夫郤鍇郤犨郤至亦衆矣而名之
何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十九

非禮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
君命不越境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秋公子友
如陳葬原仲

原仲季友之舊也越境而葬其舊非禮也原仲之字
大夫既沒不名也

冬杞伯姬來莒慶來逆叔姬杞伯來朝公會齊侯于城

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績

十九年王子頽作亂不克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立子
頽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於是
齊侯伐衛敗之取賂而還書齊人以賂故賤之也書

衛人及齊人戰罪其不服也不地戰於衛也伐不言
日伐不以日成也此其稱甲寅何也戰之日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三

冬葬郿大無麥禾

書於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是歲未嘗
有水旱螟螽之災而書大無麥禾何也劉向春秋說
曰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沈約宋志言吳孫皓時嘗
有之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饑閭境皆然連歲
不已此則所謂大無麥禾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大夫出聘於諸侯曰如而不曰聘不必其成禮也告

糴之不言如何也告者在我雖不得糴猶告也凶年告糴急民病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殿

因舊曰新改舊曰新作新作則書新不書此何以書凶年不新可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因其出而

新之不若因其入而新之也

夏鄭人侵許秋有蜚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紀雖滅而叔姬守義于鄆故繫之紀賢而錄其卒葬

城諸及防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

齊將降鄣故出兵以備之將卑師少故言次

秋七月齊人降鄣

鄣紀之附庸也齊人力降之復為附庸故不言滅紀

已入齊鄣無所附故不言取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

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

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而况親獻之乎

秋築臺于秦

郎薛秦皆地也一歲而三築臺譏其勤民而傷財也冬不雨

凡不雨甚則曰大旱甚而歷時則首月必書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小穀管仲之邑也魯人德齊桓而為管仲城邑非常

法也然而管仲之功加於天下義之所許也凡城諸

侯城其國曰城其國城其邑曰城其邑邑有常處不待國別而知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齊桓為楚之伐鄭也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齊侯

故書先宋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莊公世子般公弟慶父叔牙季友公疾問後於叔牙
牙欲立慶父問於季友季友請以死奉般於是
命酓叔牙曰飲此則有後於魯不然死且無後牙飲
之而卒立叔孫氏叔牙將為亂而未成季友因其未
成也誅之而不名其罪且不廢其後兄弟之恩君臣
之義至矣故從而書之曰公子牙卒以為得其道也

八月癸亥公薨於路寢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三

公薨必地詳凶變也薨於路寢得正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慶父使圉人斮賊子般于黨氏書曰子般卒諱之也
其名莊未葬也不書葬未逾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
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既賊子般而奔齊其曰如何也書奔是名慶父
之罪也書如則未名慶父之罪也名慶父之罪必誅

之而後可以兄弟之故因其出奔而緩之且為之諱
親親之義也公子牙今將耳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
故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
親之至也

狄伐邢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三

春秋集解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卷四

經部

春秋集解卷四 宋 蘭轍 撰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閔公子般之庶弟不言即位繼故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耳

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慶父之賊子般也季友奔陳君幼國亂魯人思其賢請於齊侯而復之齊侯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蓋魯大夫之出未有言其至者也書曰季子來歸喜之也不書其出子般之難力不能禁為之諱之也

冬齊仲孫來

齊仲孫湫來省難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桓公曰若之何而去之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

可取乎對曰猶秉周禮未可動也故書曰齊仲孫來

存魯亡魯制在仲孫非齊侯之所使也不書其名嘉之也其言來非盟且非聘也公羊穀梁曰齊仲孫者仲孫春秋宜當然乎

公子慶父也謂之齊仲孫外之也魯慶父而謂之齊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禘吉祭也禮三年之喪畢而禘于太廟以正昭穆今未三年而用吉禮以禘于莊廟故書曰吉禘于莊公不稱莊宮何也用其禮物以祭莊公而不及羣廟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秋八月辛丑公薨

慶父使卜齕賊公于武闈故書公薨而不地不書葬不成喪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夫人通於慶父欲立之閔公之薨夫人與知之故出奔不言奔諱之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慶父之賊子般而奔齊也書曰公子慶父如齊其弑

閔公而奔莒也書曰公子慶父出奔莒何也方其賊

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

般而奔齊也君臣之義當誅矣季子推兄弟之恩因

其出奔而緩之可也及其復弑閔公也雖欲以兄弟置之不可得矣故正其罪而書出奔於是季友以賂求慶父於莒而殺之然而春秋不書刺公子慶父何也季子以兄弟故殺之於隱不名其罪也然則叔牙之死也曰公子牙卒而慶父不卒何也牙之罪不見故可以言卒也慶父之罪見於出奔矣不可復卒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三

蓋莊閔之際禍發於兄弟季子處之義行於不得已而恩施於不可復加春秋蓋善之也

冬齊高子來盟

此齊高傒也其盟平魯亂也不言使不書其名猶仲孫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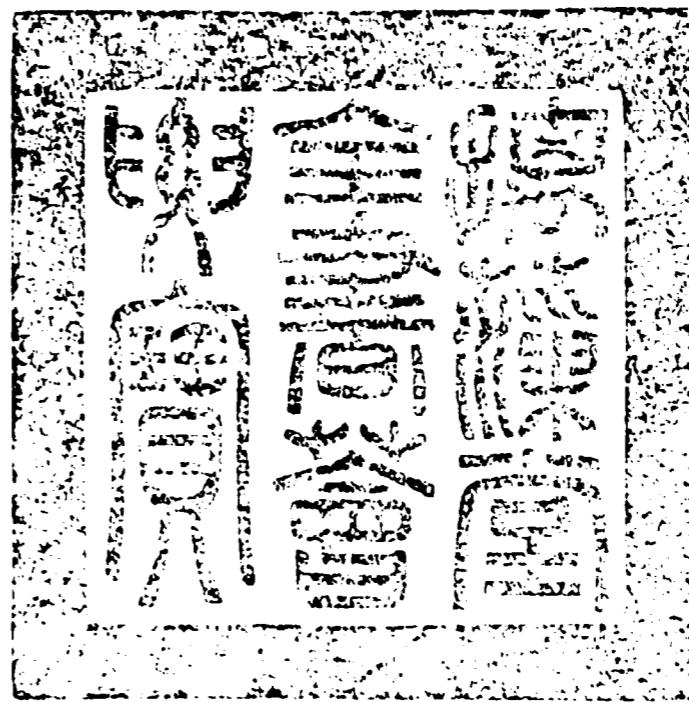
鄭文公惡高克之為人使將兵而禦狄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之所惡者高克也而弁

春秋集解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四



覆校官編修臣曹城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賸錄舉人臣何思鈞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經部

春秋集解卷五

六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千三百三 經部

春秋集解卷五

宋 蘇轍 撰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
~~邢遷于夷儀~~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
遷之師無私焉故書曰邢遷于夷儀言自遷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一

城邢之師則救邢之師也何以復序善城邢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夫人薨不地在外則地哀姜孫于邾齊人反而殺之
于夷以其尸歸不言殺諱之也君子以齊人之殺哀
姜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雖其有罪非齊之所治

也

楚人伐鄭

荆自此改號曰楚交通中國春秋始以人書之然猶

詳校官原任侍講王燕緝

君臣同辭凡書其君臣者皆特書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郿獲莒孥

莒人責慶父之賂季友敗之而獲莒子之弟孥特書喜之也凡徒執曰執兵執曰獲諸侯戰而死曰滅生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齊人殺哀姜而以其尸歸絕之於魯僖公請而葬之

不稱姜氏何也文姜之孫也不稱姜氏以為義當絕

齊也哀姜之死齊既自絕之矣是以不稱姜也然則曷為不於其薨葬焉去之薨葬盡禮雖欲去之而不可得故於其至焉去之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狄之入衛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立戴公以廬于漕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之歸公祭服乘馬凡為國之用戴公卒文公立桓公於是

帥諸侯城楚丘而封之不言諸侯魯後至不及序也不言城衛衛未遷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侯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請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諫不聽遂滅下陽晉主兵而先書

虞賄故也下陽虢之邑也非國而曰滅下陽滅而虢亡也五年晉遂滅虢因以滅虞則其滅虢也無難矣

故於下陽以滅言之而五年不書滅虢蓋歸罪於虞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三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貢冬十月不雨楚人侵鄭

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僖公憂民勤雨故每於首月必書不雨

徐人取舒

舒附庸之國也徐取之以自屬故不言滅春秋書徐皆不稱人以其夷故也稱徐人羨文也

六月雨，春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二年楚人侵鄭。

三年楚人伐鄭，齊桓公會諸侯于陽穀。為鄭謀，楚將以諸侯伐之而未行。桓公與蔡姬乘舟于固蕩公，公懼，禁之不可。公怒，歸之而未絕也。蔡人嫁之。至是因諸侯之師以侵蔡。蔡潰遂伐楚，責包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四

茅之不入，故蔡曰：「侵楚曰伐，然蔡小國也。」以齊侵之，不待諸侯。諸侯之師實為楚動，而春秋書其迹，先侵蔡而後伐楚，若以蔡故勤諸侯，言私欲之害也。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楚人。」方強齊將綏之以德，故次于陘以待之。既而楚屈完來求盟，因而許之。雖有諸侯之衆，而不用蓋伯者之師，求以服人而已。非若後世必以戰勝為功也。二十八年，晉楚戰于城濮。晉文公退三舍，避楚。楚成得臣從之不已，而後戰。方其

退舍而楚還，則文公亦將不戰矣。由此觀之，桓文之於用兵，皆求服人而不求必勝也。

夏許男新臣卒

卒于師也不言。卒于師，師未訖事也。曹伯廬之卒于會也，書曰：「卒師訖事也。」穀梁曰：「諸侯死于國不地死于外地，死于師而不地內。」桓師也。雖內桓師，使既訖事不可不地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五

屈完楚大夫也。楚子使完如師以觀齊。完見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書曰：「楚屈完來盟于師。」制在完也。於是齊桓退舍以禮楚，故復書曰：「盟于召陵。」言非

陘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齊師之退也，濤塗不欲其道於陳，與鄭申侯謀而告於齊侯，請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

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罪屢其可也齊侯悅

與之虎牢而執濤塗書曰齊人執轍濤塗執有罪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許穆公冬十
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
侵陳

伐陳侵陳皆討濤塗之不忠也前曰伐當其罪也後
曰侵已甚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六

晉侯之嬖曰驪姬生奚齊將立之故殺其世子申生

父兄兄弟人之大倫也而至於相殺則人倫廢矣故
凡殺世子母弟必稱其君且世子母弟之親非君殺
之無能殺之者矣是以責之君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僖公之母成風在焉則伯姬歸寧禮也諸侯之子代
父而朝禮之變也弱而從其母以朝非禮也

夏公孫茲如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人

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惠王世子鄭也王以惠后故將廢鄭而立帶故齊桓
帥諸侯而會之以定其位世子不名而殊會尊之也
首止之會非王志也帥諸侯以定世子為義也然而
諸侯不以王命而會世子世子不以王命而出會諸
侯衰世之事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稱諸侯明王世子不盟也將君天下不敢與之盟也

鄭伯逃歸不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七

王惡齊桓之定世子鄭也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
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畏齊
故逃歸不盟雖有王命而棄大信以從不義書曰逃
歸罪之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
虞公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復諫不聽遂滅虢

師還館於虞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不言
晉之滅虞虞自滅也秦之取梁也書曰梁亡而不及
秦以為梁自亡也晉之滅虞也書曰晉人執虞公而
不言晉人滅虞以為虞自滅而晉人執其君耳虞公而
之不名未通也凡執諸侯稱侯以執伯討也稱人以
執私執之也執諸侯重於執大夫故得以斥其君也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
圍新城

新城新密也鄭所以不時城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
侯故書圍新城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義見上圍新城
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
陳轘濤塗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也故勸之城其
賜邑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及齊人

伐鄭鄭殺申侯以說故稱國以殺言非其罪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
世子款盟于洮

七年惠王崩世子鄭以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
告難于齊於是盟于洮王人與盟謀王室也

鄭伯乞盟

甯母之會鄭世子華言於齊侯請去洩氏孔氏子人
氏三族而以鄭為內臣桓公將許之管仲曰君若綏
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
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
君其勿許鄭必受盟齊侯辭焉於是鄭伯請盟書曰
鄭伯乞盟而不列於會以其辯盈賤之也賤鄭所以
貴齊也

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禘三年大祭也太廟周公廟也記曰季夏六月以禘

禮祀周公於太廟七月非其時也夫人哀姜也其死也魯人以夫人終之矣然以其有罪而戮於齊不列於太廟者八年矣至是始致其主於太廟也夫稱夫人而不列於太廟非禮也舉罪人而致之太廟亦非禮也其曰用者不宜用者也特言夫人何也哀姜得罪於宗廟而戮死於齊且無後於國則既自絕於魯矣雖不以夫人終之可也而魯人以夫人終之立之

主而祔之廟雖欲不致之太廟不可得矣故於其致也特稱夫人言其所以得致者惟為夫人故也公羊曰譏以妾為妻也穀梁曰譏以妾母為夫人也此皆意之之辭也求其說而不得是以為此辭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周公以三公兼冢宰故曰宰周公宋桓公未葬而襄

公會諸侯非禮也凡在喪公侯曰子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危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晉侯殺適立庶晉人不順故里克殺奚齊然奚齊則無罪不稱弑其君而稱殺其君之子何也未葬也春秋於子般子野之卒皆以未葬故名未葬而名則未君也未可以稱君而繫之其君著其將君也穀梁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豈有其君之子而國人

不子者乎且國人之不子奚齊與卓均耳不子奚齊而君卓可乎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溫溫子奔衛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卓奚齊之弟也荀息奚齊之傳也晉侯疾召荀息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

之荀息立卓以葬里克殺卓于朝荀息死之卓之稱

君既葬且逾年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秋七月冬大雨

雪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平鄭里克之黨也惠公既殺里克平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而納重耳鄭則有罪矣然鄭之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故稱國以殺言君亦過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十三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秋八月大雩冬楚人

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

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

使鄆子來朝

春秋未有書季姬歸于鄆者或者鄆子之未為君也昏故遇于防而使來朝非禮也不稱鄆季姬絕也然

歸之歟亦未有書鄆季姬來者來而遂止之則絕也絕則非寧也亦未有書鄆季姬來歸者季姬非出於鄆也故皆不書蓋諱之也公羊穀梁曰非使來朝也

使來請已也夫女子也而會諸侯使來請已事蓋有至此者乎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十三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狄侵鄭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牡丘之諸侯也諸侯次于匡而遣大夫救徐義興聶北之師同

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楚之與國伐厲所以救徐也

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鄆

鄆子既朝乃使婦之故書曰歸于鄆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十

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晉侯之入秦伯之力也既入而背其賂晉饑秦輸之
粟秦饑晉閼之糴故秦伯伐晉曲在晉也諸侯之獲

皆言以歸書獲晉侯而不言以歸罪之也凡諸侯失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十有
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
淮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楚之屬也故齊人為徐伐之以報婁林之役徐

之稱人何也與齊人序稱齊人不可不稱徐人也

夏滅項

魯滅之也公羊穀梁曰此齊滅之也曷為不言齊滅

之為桓公諱也桓公蓋嘗滅譚遂矣春秋未嘗為之

也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鷁大鳥也退飛逆飛也書失常也書是月言非戊申

也何以不日失之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凡公子以伯仲字者於其卒皆稱其字以兄弟錄之
也季友仲遂叔肸是也惟牙以罪死故曰公子牙卒
絕不以兄弟數也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十有
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
淮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楚之屬也故齊人為徐伐之以報婁林之役徐

之稱人何也與齊人序稱齊人不可不稱徐人也

夏滅項

魯滅之也公羊穀梁曰此齊滅之也曷為不言齊滅

之為桓公諱也桓公蓋嘗滅譚遂矣春秋未嘗為之

諱也且為桓公諱而以魯滅項書可乎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公會諸侯於淮而內滅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其情可也而禮則不可

九月公至自會

不言齊人之執諱之也猶有諸侯之事馬可以言會

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六

齊桓公無適子長衛姬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鄭姬

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

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易牙與寺人

紹有寵於桓公及衛共姬公許之立無虧管仲死五

公子皆求立十月乙亥桓公卒易牙與寺人紹因內

寵以作亂而立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己亥赴辛巳

夜殯書從赴志亂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納孝公也不言納與入孝公齊之世子也言納與入

嫌於不當立也

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救無虧也齊人殺無虧以說宋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師戰

狄救齊

救四公子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七

狄之稱人與邢人序稱邢人不可不稱狄人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稱人以執以其私執之也嬰齊之名失國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

鄫子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而會之於邾故書曰

會盟于邾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然

春秋書邾人而不及宋何也諸侯之尊善惡可以專

之非人之所得使也邾以諸侯而聽命於宋以行不
義是以專罪邾也若宋公之罪則不待貶而見矣

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
齊

宋公凌虐諸侯故陳穆公請脩好焉以無忘齊桓之
德盟于齊齊與盟也

梁亡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十一

梁伯好土功亟城而不能處也民罷而不堪則曰某
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故書曰梁亡言其自亡非秦亡之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夏郤子來朝五月乙巳西宮災鄭
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齊桓沒中國無伯故宋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
夏大旱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

執宋公以伐宋

楚方稱人以執宋公故特書楚子楚子實執宋公其
序諸侯以執之何也宋公不度德量力而爭諸侯諸
侯之所不予也故序諸侯以執且不予楚子專執中
國也楚未嘗與諸侯會盟及齊之盟序蔡下鄭上蓋
未能服諸侯故以爵序至是而諸侯服之故遂先諸
侯

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九

不稱楚子非特書也特書宜申以其接我也不稱宋
捷不子楚之捷中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孟之諸侯也凡諸侯見執而不失國者於歸名之書
曰某侯某歸于某此其不名而言釋何也以為執之
釋之皆在諸侯也若是而尚可以求諸侯乎所以深
咎宋公也且書曰歸于某而名則自名也書曰釋宋
公而名則以諸侯名之也皆諸侯也而可以相名乎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須句小國而邾滅之取而反其君焉禮也不書須句之滅與其君之復弱不能自通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邾以須句故侵我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不稱公不書敗皆諱之也莊九年乾時

之戰不稱公而書敗何也敗不及公也升陘之敗公

幾於獲故諱敗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宋公被執見釋而猶爭諸侯楚以夷狄而干諸夏故

泓之戰雖曲在宋而春秋辭無所予公羊曰言日言

朔正也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楚人涉泓而未畢

濟有司請擊之宋公曰不可君子不厄人既濟而未

畢陳有司請擊之宋公曰不可君子不鼓不成列已

陳而鼓之宋師大敗雖文王之戰不過此也夫文王

豈以一日不鼓不成列而為文王哉其所以服人者

遠矣以宋之德而為是則亦不知戰而已春秋何善焉

馬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齊不恤宋之敗而討其不與齊之盟譏之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嘗稱侯且稱伯矣稱子絀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

二十年鄭人入滑是歲復伐之王使如鄭請滑鄭不聽命王怒使頽叔桃子出狄師以伐鄭

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

王德狄之伐鄭也以狄女為后叔帶通之王訛狄后

頽叔桃子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

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遂出適鄭處于汜天

子無出其曰出王自出也其曰居于鄭諸侯不敢有

其地也

晉侯夷吾卒

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而懷公立是年正月秦伯納文公三月殺懷公皆莫以告文公既定位乃告惠公之喪故不書月與日志亂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魯女嫁于宋蕩氏母為子逆婦非禮也曰婦由

姑言之也

宋殺其大夫

稱國以殺而不名其大夫殺無罪也公羊曰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使宋誠三世內娶乎禮未有不

臣妻之父者從而不名其大夫是許之也穀梁曰不書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春秋豈為孔氏作歟而尊其祖以及其大夫也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子迫於陳而出故楚人圍陳所以納頓子也言納則內有弗受者也

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衛成公稱子喪未逾年也莒慶莒大夫也以其釋鄆之怨特書嘉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郿弗及

侵曰人追曰師不可言公追齊人故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乞重辭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以乞言之齊再伐魯故乞師於楚齊雖有罪而魯乞師於夷狄以伐中國亦譏之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楚之同姓而不名楚子非特書故也以為人楚子甚於名楚子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晉文公之出也過宋宋襄公厚遇之及其反國宋遂叛楚即晉故楚人伐之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己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冬楚人陳侯

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人楚子也稱人非特書也公羊曰為其執宋公故終僖之篇貶之也夫楚子之執宋公稱子以執伯討

也而謂其終身不免則過矣况終僖之篇於楚子何有哉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公與楚有好故於其圍宋而會之宋方見圍書曰盟于宋不嫌其與盟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文公之出也曹衛皆不禮焉及楚子圍宋宋人告急

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

則宋免矣於是假道於衛以侵曹衛人不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曹以不禮為過故曰侵衛以不假道

為罪故曰伐齊桓侵蔡蔡潰而遂伐楚故一稱齊侯

今侵曹與伐衛異道故再稱晉侯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周禮有三刺之法故內殺大夫皆曰刺諱之也買始為楚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買以說而以不卒戍告楚刺未有書其故者書其故言非其實也

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晉侯以不禮故私討於曹既執曹伯又以予宋人皆非義也其稱晉侯以伯討之何也書晉侯為入曹也既言晉侯入曹故不可復言晉人執曹伯非以伯討許之也曹伯失地而不名何也出而國無君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

晉文公自是始得諸侯故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

子愁皆稱師言衆與之也文公既克曹衛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得臣去宋得臣使伯棼請戰楚子怒之而不止也及其從晉師也晉師退舍避之楚

衆欲止得臣不可故敗得臣則有罪矣而楚以一敗

殺之故稱國以殺言君亦過也得臣之不氏以特書

故也

衛侯出奔楚

衛侯失地而不名何也其出也使元咺奉叔武以受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卷五
三六

盟國猶其國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

于踐土

晉既克楚合諸侯于踐土王因往勞享之而策命之

為侯伯使王子虎會諸侯于王庭虎不書不與盟也

不書王之來會天子而從諸侯諱之也衛侯使叔武

攝事以受盟故稱子以未成君之名稱之言非王命

也

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名其復歸終見其失地也元咺叔武非難其歸者也

而國人不喜故書曰復歸

衛元咺出奔晉

衛侯不信叔武先期而入公子歛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故元咺出

奔訟之於晉

陳侯歛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侯齊侯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卷五
三七

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

陽

晉文公將帥諸侯以尊事天子而不敢合諸侯於京

師故召王於河陽而以諸侯見其情則順而禮則逆

也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然而其情不可不察

也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使若巡狩然尊周且以全

晉也然則踐土之不言王狩何也踐土之會王自往

耳非晉之罪也故為王諱之而足矣溫之會晉之罪

也晉雖有罪而其情則順故為王諱之為晉解之而後可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

晉復歸于衛

衛侯執則咺之歸無難矣然咺之訟衛以不寧國人之所不喜也故稱復歸

諸侯遂圍許

溫之諸侯也許比再會不至故因會討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卷五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襄之名亦終見其失國也其言遂會諸侯圍許則襄猶未歸也其言復歸于曹既許之也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小國也其名夷也不言朝公在會也

公至自圍許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

秦人盟于翟泉

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驥濤塗

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公不書諱與大夫盟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

春不見公故冬復來不言朝不能朝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王釋衛侯衛侯使周歛治厘殺元咺及瑕而後入稱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卷五

國以殺咺瑕雖有罪而君亦有過也瑕立逾年矣其不稱君何也為君非瑕志也是以先元咺而後瑕言事之在咺也

衛侯鄭歸于衛

元咺既死則衛侯之歸無難矣不言復歸衛自是少安也

晉人秦人圍鄭

晉侯之出也鄭文公亦不禮焉故晉侯秦伯圍鄭其

稱人何也專以其私討人罪之也

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內曰如外曰使皆君命也所謂以二事出者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曹田也曷為不言取曹濟西田晉人執曹伯而以其田分諸侯非吾取之曹也

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卷五

禮諸侯不祭天地魯以周公故孟春祈穀于上帝所

謂啓蟄而郊也常以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

辛不吉則卜下辛三卜而不從則不郊矣四月非時也四卜非禮也穀梁曰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

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不從則以二月下

辛卜三月上辛然則不待啓蟄而郊禮乎禮帝牛必

在滌三月稷牛惟具牛卜日曰牲牲成而不郊則卜

免牲不吉則不郊而已以為嘗致之上帝弗敢專也

猶者可已之辭也禮既郊而望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謂之望者國之所望山若川也魯之望三

太山河海是歟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卷五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三十年秦晉圍鄭秦伯私與鄭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而還杞子自鄭導秦以襲鄭秦伯使孟明西乞

白乙出師師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以君命犒師孟

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滅滑而還晉先軫請擊之

襄公在喪遂墨衰絰以出兵及姜戎要之於殽敗之其稱人何也文公之入秦之力也故雖穆公私與鄭

盟而文公不問今襄公爭小忿而忘大德罪之也孟

明不書非卿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卷六

34 - 49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千三百四經部

春秋集解卷六

宋蘇轍撰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莊襄未葬而子般子野卒其稱名未逾年也文成定之即位也僖宣昭皆未葬其稱公以即位既逾年也一年不可以二君故終年稱子而未葬則名不可以逾年無君故逾年雖未葬而稱公以即位也其非即位則雖逾年不稱公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不稱王命是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服天子大夫故不名諸侯之葬天子使大夫會焉禮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毛伯王之卿士也禮諸侯即位天子錫之命圭合瑞以為信晉惠公之立也王使召武公內史過錫之命

春秋集解卷五

而惰於受瑞是也

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師衛人伐晉

晉以衛之不朝也伐之衛孔達伐晉以報背盟而亢

大國稱人罪之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禮卿不會諸侯而魯大夫出會諸侯皆無譏魯史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

顧成王也商臣稱世子而顧稱君者君之於世子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二

父之親有君之尊稱世子明其親也稱君明其尊也
商臣之於尊親盡矣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丁丑作僖公主

作主不書此所以書非時也禮葬畢而虞虞而作主

喪主於虞吉主於練虞主用糸練主用栗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

恥之禮諸侯不親盟於他國而況敵處父乎故不書

公如晉又不書公及晉處父盟諱之也處父之不氏

罪晉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毅盟于垂隴

謀衛也於是衛執孔達以說于晉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

躋僖公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三

大事者何合昭穆於太廟也禮三年喪畢而禘未畢
喪故不曰禘也然則吉禘于莊公其曰禘何也禮樂
備也禮樂備曰吉禘不備曰大事僖公閔公之兄也

閔嘗為之君矣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其曰躋僖公
非禮也所謂逆祀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殽之敗秦穆公不替孟明而悔過自誓列於周書及
彭衙之敗復用孟明增修德政重施於民君子善之

晉人使先且居會宋公子成陳轍選鄭公子歸生伐

之取汪及彭衙以報彭衙之役卿稱人以其不務德而力爭罪之也罪晉所以善秦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伐沈沈潰夏五月王子虎卒秦人伐晉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殼戶而還遂伯西戎書曰秦人伐晉而不稱

秦伯何也亦不善其爭也諸侯之相侵伐者衆矣春秋

因其得失而正之未有不善其爭者也此獨不善其爭何也春秋之際諸侯以力相尚而不知德未可以非其爭也穆公之悔過自誓為近之矣而猶未免於爭是以非之也

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

晉侯盟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故請改盟雖親盟於其國猶

可書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伐楚而圍江之師解此所以救江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

卿不行非禮也曰婦有姑之詞也公羊曰娶于大夫略之也公子遂如齊納幣納幣于齊也孰謂娶于大

夫乎穀梁曰親迎而曰婦成禮乎齊也不言公何以知其親迎也宋蕩伯姬來逆婦杞伯姬來求婦皆由

姑言之也

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

晉侯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稱晉侯不復罪之何也見伐而報非得罪於法也而有德者不然故持一譏而已若皆譏之將不可勝譏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僖公之妾母也凡魯君之妾母其生也稱夫人其沒

皆以夫人之禮成之而天子諸侯亦以夫人之禮禮

之考之舊典則非禮也然春秋書之不為異詞者君臣之禮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珠玉曰含車馬曰賵不言天王闕文也不言來歸避不周也穀梁曰不言來不周事之詞也賵以蚕含以晚禮曰含者執璧將命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願含者坐委於賓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蓋以助喪盡恩而不必用也且國有遠近而皆責其及事可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六

乎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仲子雖聘而非惠公之嫡也故特為之宮而不祔不書其葬蓋禮之正也自成風以來妾母皆葬蓋祔也魯禮之變自此始矣諸侯必有使來會葬者矣以微故不錄王人雖微必書石尚歸脰是也而况召伯乎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邾秋楚人滅六冬十月甲申許

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晉人蒐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謂趙盾能而上之射姑怨之使續鞠居殺之晉殺鞠居射姑奔狄不書射姑之殺而書曰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何也處父之死自取之也置帥非處父之任也處父有罪則其不稱晉人以殺何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七

雖有罪而殺之則甚矣故書曰狐射姑出奔狄亦罪

之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何以不言朔閏非常月也雖非常月而告月以聽政禮也其曰猶朝于廟幸其不已之詞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雖不告月而猶朝于廟而又將已之乎公羊穀梁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

數也猶之為言可以已也春秋蓋有同詞而異實者矣猶三望猶繹可以已也猶朝于廟幸其不已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僖公取須句而反其君邾又滅之故復伐邾而取之遂城部

以備邾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宋昭公將去羣公子穆襄之族帥國人以攻公殺公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八

孫固公孫鄭于公宮書曰宋人殺其大夫非君命也大夫不名非其罪也夫君殺之而非其罪則書曰宋殺其大夫公孫固公孫鄭可也宋人殺之而非其君若又名之則不見其非罪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為難故欲立長君趙盾使先蔑士會逆公子雍于秦既而畏逼乃背之而立靈公趙盾將而禦秦師先蔑奔秦趙盾之稱人罪之也舍

太子而外求君非謀也先蔑之不言出自師奔也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不書其人公後至不及序也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泣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九

公子遂既盟趙盾四日而盟雒戎皆公命也何以知其皆公命也以其書雒戎之盟與書趙盾之盟一也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七年公子遂娶于莒公孫敖如莒泣盟且為遂逆見女美而自取之遂將攻之公止之使遂舍之使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及敖將如周弔遂以幣奔莒從己氏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書至而後書復今不言至而言復何也遂之如齊也欲至齊而以疾不能故無

至周之意矣故曰不至而已不言出自外行也

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印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書曰宋人殺其大夫非君命也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十

非禮也不稱王命未葬也

夫人姜氏如齊

歸寧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晉人殺其大夫先

都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毅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毅梁益耳蒯得作亂使

賊殺先克晉人誅之故皆書曰晉人殺其大夫殺有罪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春秋夫人適他國未有至之者皆非禮不告廟故也惟此以歸寧告廟故書

晉人殺其大夫士毅及箕鄭父楚人伐鄭

楚自城濮之敗不復侵伐中國晉文襄既沒靈公少自是始復伐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十一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緩不及楚師故

皆稱人

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冬楚子使椒來聘

楚自僖公以來雖交通諸侯而朝聘不常盟會不繼夷風猶在也故書其君臣皆曰人而已至是齊晉日哀楚人接迹於中國於是書其君臣與諸侯比然椒

猶不氏蓋漸進之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魯之喪諸侯蓋有來襚者矣而獨書秦始通也秦人
秦之微者也襚衣服也僖公成風之喪久矣而不以
緩為譏者亦以其始通錄之也成風之不稱夫人何
也非薨非葬名有所不必盡也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

是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秦伯伐晉取北徵秦晉相

攻久矣無他得失而獨書曰秦伐晉遂以戎狄書之
理不然也或者書秦伯闕文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宜申與仲歸謀弑楚穆王而誅當書曰楚人殺大夫
蓋以簡文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將伐宋而不行故書次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
臣敗狄于鹹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鄭伯來奔

鄭太子朱孺自安於夫鍾國人不徇鄭伯卒鄭人立
君太子以夫鍾及鄭邦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
書曰鄭伯來奔著吾過也不名非諸侯特加之也不

書地既謂之諸侯尊之不言地也

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
朝秦伯使術來聘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

曲

秦伯伐晉取羈馬晉趙盾禦之皆稱人以其亟戰罪

之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蘧蒢

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太室屋壞

周公曰太廟魯公曰太室屋壞書不共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

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會書月盟書日會成於月盟成於日也書同盟從於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卷六
楚者服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纁且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

邾人立纁且捷菑奔晉晉趙盾帥諸侯之師八百乘

納之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纁且長盾曰詞順而弗從不祥乃還書盾之弗克納善之矣其稱人何也興諸

侯之師將以廢長立少入邾之境而後知其非所興

者廣所害者衆善未足以覆過也捷菑之不稱公子將以為君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敖之奔莒七年矣至此請重賂以求復其子難以為請許之將歸而卒于齊大夫出奔不卒敖之卒既許之復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卷六
商人將以為君其稱公子何也州吁無知將以為君而不終故不稱公子以見其欲為君也商人終為君矣不待去公子而後見也稱公子以親責之也舍未逾年而稱君既葬也若以其未逾年而不稱君是商人之罪可得而免也正舍之名所以正商人之罪也

宋子哀來奔

宋高良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二年而宋人弑其君不名而字貴之也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商人弑舍而立襄仲使告于

王請以王寵求子叔姬于齊王使單伯為魯請齊人執之并執子叔姬諸侯而執王使不稱行人尊周也

公羊穀梁曰單伯之罪道淫也猶以為魯大夫也曾無單伯以意而言春秋則亦無所不至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為單伯與子叔姬故將因晉以謂齊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六

宋司馬華耦來盟其官皆從故書曰宋司馬華孫不

言使盟在華孫也

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敖以罪出魯人以孟氏故不絕其親而許其歸禮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

齊侯以晉故許單伯請單伯過魯致命而歸周故喜而致之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

父如晉

復為齊故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盟而謀伐齊於是齊難公不會齊侯賂晉侯不克而還書曰諸

侯而不序無能為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言叔姬

無罪而齊人絕之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齊侯謂諸侯無能為也故復侵魯遂伐曹討其朝於

魯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公將及齊平而有疾使季孫行父會齊侯而請盟齊

侯不信曰請俟君間書曰齊侯弗及盟曲在齊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諸侯告朔聽政因朝于廟公四不視朔疾也公蓋有

以疾不視朔者矣四不視朔以久書也公羊曰自是無疾不視朔也定哀之間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蓋

不復視朔矣此公羊之所以為此言也然而五月書四不視朔則六月視朔之廢非始為此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公使遂納賂于齊侯而後受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大

有蛇自泉臺出既而夫人薨魯人以為妖而毀之非

政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宋昭公不能於其大夫國人襄夫人亦惡之公田孟

諸夫人使帥甸攻而弑之書曰宋人弑其君君無道

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虎將討宋之弑君

不克而還故皆稱人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

晉侯為扈之會將以平宋亂而不能故書曰諸侯而不序略之也宋昭公雖以無道弑而諸侯大夫皆以

不討賊為譏明君臣之義不可廢也

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葬卒夏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十九

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商人多行無禮其為公子也與邴歎之父爭田弗勝

及即位掘而刖之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故二人

謀而殺之二人皆非大夫不稱盜而稱人見君之無道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遂賀齊惠公立得臣會葬文公累數之者偕行也非

相為介也

冬十月子卒

文公夫人出姜生惡及視二妃敬羸生宣公敬羸嬖而私事公子遂故遂弑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

諱之也不日失之也不名既葬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莒弑其君庶其

庶其生太子僕及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而弑之故稱國以弑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三

春秋集解卷六



覆校官編修臣曹城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牛繼祖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卷七

經部

春秋集解卷七

至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卷一千三百五

經部

春秋集解卷七

宋 蘦轍 撰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遂之不氏因前也曰婦有姑之辭也或稱婦姜或稱婦姜氏文有詳略非義之所在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一

文十二年秦晉戰于河曲秦人夜戒晉師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於是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于衛胥甲趙穿其罪一也放甲而舍穿穿盾之族也故稱國以放言政之不一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公以篡立故使季孫行父納賂于齊而求會焉以定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繕

其位

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秋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左傳曰救陳宋獨稱救陳闕文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不曰會晉趙盾而曰會晉師言兵會非好會也雖以諸侯會大夫無譏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二

崇秦之與國晉將求成于秦故侵崇秦弗與成於是晉靈公侈故不競於秦楚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晉靈不君趙盾驟諫公欲殺之盾將出奔而趙穿弑公於桃園盾未出山而復晉史書曰趙盾弑其君盾

曰不然史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

誰盾曰於乎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間之曰惜也越境則免或曰弑君大惡也不越境微

過也盾不弑君而以不越境加之弑君之名可乎曰

亡而越境則盾誠亡也反而討賊則盾誠不知謀也今亡而不越境反而不討賊孰知非盾之偽亡而使

穿弑君者如是而以穿居弑君之名則盾計得矣弑君之罪而容以計免乎故曰於晉趙盾見忠臣之至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三

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此二者所以為教也非以為法也然則今將舉弑君之罪而誅盾也可乎曰舉弑君之罪以責盾則可舉弑君之罪以誅盾則不可以誅解其所以責解者善矣然至以誅解則非法也孟子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而饋以道則其罪死以不義取之於民而饋以道則受於孔子以不義取

之於民者猶禦也則孔子亦受禦歟夫以不義取之
於民者猶禦也克類至義之盡也克類至義之盡而

名之曰禦則可以禦誅之則不可故春秋以弑君責

盾而非以弑君誅盾也不以弑君責盾則以不義取

之於民者非禦也以弑君誅盾則以不義取之於民

者皆死也而可乎故曰此所以為教也非以為法也

司馬遷有言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

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

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

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不于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

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遷意在是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

望

牛不曰牲未卜日也正月尚可以養牛牛死當復改

卜而遂不郊非禮也不郊而望亦非禮也天王未葬
而郊不為非禮者不以王事廢天事也

葬匡王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

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

取向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歸生將見宋食指動

以示歸生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

龜相視而笑公問之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宋而弗與

也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宋與歸生

謀先歸生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歸生懼

而從之故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首弑君者宋

也舍宋而書歸生何也曰弑君之禍成於二人二人

不可并書將書其一而已宋首弑君其罪不疑書其

不疑則歸生可得免也歸生之罪成於不得已疑若

可免也弑君之罪不可以疑免書其疑者而其不疑

者可知也宋襄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且之社春秋書邾人而不及宋亦猶是也

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

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螽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

自伐萊大旱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六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

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繹者祭之明日所以賓尸也萬舞也籥管也卿佐之
喪可以廢繹矣不知廢繹而於舞之入也去其有聲
者使弗聞而已非禮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秋七月

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
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禮葬既有日不為雨止故送者不避塗潦而士喪禮
有潦車載簾笠今雨而不克葬則失於無備也左氏
曰禮卜葬先遠日避不懷也卜而先遠禮也葬之日
有進無退而可以為雨止乎

城平陽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齊
侯伐萊秋取根牟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七

于扈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郤

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冶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衷其袒服以戲于
朝洩冶諫二子謀殺之公不禁故稱國以殺殺無罪
也洩冶強諫以死疑若可賢也而不免於名何也正
言於昏亂以陷於死雖無罪而君子不貴也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夏四月丙
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

齊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書

曰齊崔氏以其族奔也公羊曰稱崔氏譏世卿也春秋之際大夫世而弑其君者獨崔氏乎而獨譏之也文王之治政也仕者世祿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三代之世臣國之所賴以為固也而春秋何譏耶苟失其政豎刁陽虎皆足以為亂曾非世臣也苟執其迹而譏之則過矣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徵舒陳大夫夏姬之子也靈公之惡甚矣其稱臣以弑何也罪不及民也君以無道加其臣子臣子以弑報之而得不名是臣得讎君而子得讎父也故罪不及民者皆稱臣子陳徵舒蔡般是也要之失民而後不稱臣子以民為重也

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

國佐來聘饑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春秋晉侯會狄于攢函冬十月楚人殺

陳夏徵舒

陳靈公之死也孔寧儀行父奔楚故楚子伐陳謂陳人無動吾將有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而反謂楚子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九

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楚子曰善哉吾未之間也於是乃復封陳蓋楚子入陳而殺徵舒今先書楚人殺陳夏徵舒而後書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何也楚子之殺徵舒也既以滅陳而縣之矣非入也及申叔時諫而復封陳然後得為入也孔子以其終復封陳也故不言其滅以其始嘗滅之也故先書殺徵舒而後書入稱人衆詞也以其討有罪也稱子

偏詞也以其入人之國而納有罪也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晋荀林

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晋師敗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

戊寅楚子滅蕭晋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晋原毅宋華叔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邲病討

貳既而陳即楚宋伐之而衛人救陳楚伐宋而晋人

不救故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十一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冬晋殺其大

夫先毅

邲之役晋三帥皆不欲戰先毅不可故敗誅之固其

宜也然先毅先軫之後先軫晋之舊勲也晋人誅毅
而盡滅其族稱國以毅言刑之過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十二年陳貳于楚宋以清丘之盟故伐陳衛孔達曰

先君有約言焉不可不救也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

人救陳既而晋人來討於是殺孔達以說孔達則有

罪矣而衛人用其言以干盟主故稱國以殺罪累上

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晋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

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
人平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十一

楚子圍宋九月而不解宋人告急于晋晋人不救乃

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曰寡君使元以病告

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

不能從也去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
王退三十里而與之盟宋將亡而華元能存之楚可

取宋而子反能舍之疑若可賢者其稱人何也華元

竊入楚師而劫其將子反將而劫於敵雖有善君子

不貴也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故書平而不書盟為

要盟也宋之平與夾谷之會其不書盟一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初稅畝

井田之法一夫百畝十畝為公田今履其餘畝復十稅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其失蓋始於此

冬嫁生

螽子生於冬不能為害而書者亦幸之也

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夏成周宣榭火秋鄭伯姬來歸冬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晉郤克聘于齊齊頃公帷婦人觀而笑之郤克怒請

伐之會于斷道討貳也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

偃會晉人辭之書曰同盟齊貳也

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四月秋七

月邾人戕鄫子于鄫甲戌楚子旅卒

楚莊王也吳楚之君卒而不葬葬必從其臣子之詞吳楚之僭不可信也

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三

歸父襄仲之子有寵於公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逐東門氏歸父還及笙壇惟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三踊而出遂奔齊大夫出聘未有言其還者奔未有言其至者書曰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蓋善其得禮也

春秋集解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卷八

經部

春秋集解卷八 宋 蘇轍 撰

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

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三月作丘甲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劉康公徼戎將伐之叔服曰

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不聽遂伐之敗績于徐吾氏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二

書曰王師敗績于茅戎言自敗也桓五年王伐鄭鄭

人大敗王師射王中肩書伐而不書敗蓋諱之也若茅戎之敗非自敗也則亦書王師伐茅戎可也以為背盟而欺大國此自敗之道而非人敗之也此所以不諱敗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

宣公季年求好于楚莊王二君卒而不果成公即位而受盟于晉又有鞌之師故楚公子嬰齊救齊悉師以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侵衛及魯

齊侯侵虧魯晉衛故魯晉衛乞師于晉以伐之魯四子皆卿故書諸侯用兵亦有卿皆行者不書略外也于召陵袁婁之盟受命於君而可否在晉故書曰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時師及齊國

召陵之盟制在屈完故不稱使而書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袁婁之盟受命於君而可否在晉故書曰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時師及齊國

都退而與之盟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楚自城濮之敗不競於晉莊王雖入陳圍鄭及宋而未嘗合諸侯及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有一國晉不敢爭自是與晉力爭諸侯其大夫列于聘會與齊晉齒春秋之法公不會大夫今公會嬰齊而不為公諱以為楚師之強不從則國病為國故許之也然其盟十一國也諸侯實畏晉而竊與之盟故嬰齊與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齊大夫皆稱人蓋諸侯背晉而竊與楚盟足以略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三

其後四十二年晉趙武楚屈建合諸侯于宋然後晉楚之從得交相見又八年楚靈王求諸侯于晉晉人許之然後諸侯公得與楚盟耳蔡侯許男不列於會乘楚車也齊後於鄭非卿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乙亥葬宋文公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唐咎如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鄭伐許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一歲再伐之書曰鄭伐許狄之也罪未至此或者書鄭人伐許而闕文耳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鄭伯伐許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四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梁山崩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取鄆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樂書帥師救鄭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

乃免牛吳伐鄭

吳太伯之後其爵曰子其稱吳夷之也以其不通中國而用夷禮故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吳入州來冬大雩衛

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五

汶陽之田本魯之侵地韋之戰晉人使齊人歸之今以齊之服事晉也而使魯歸之非義也

晉樂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昏禮不稱主人此其稱使何也無以主昏詞窮也納

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春秋於伯姬之嫁書之最詳納幣致女以卿媵以非禮公羊穀梁不達也皆以為錄伯姬失之矣

晋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同趙括放之于齊莊姬譖曰同括將為亂晉侯殺之稱國以殺殺無罪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衛人來媵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六

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

鄭伯既受盟于蒲楚人以重賂誘之復會楚公子成於鄧故晉人執之鄭伯背盟而貳於楚稱人以執不得為伯討者晉方不信於諸侯有以致之也

晉樂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鄭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

許

晋人執鄭伯鄭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舒晉使晉必歸君鄭人從之

城中城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鄭人立世子髡禎樂書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何益不如伐鄭歸其君以求成焉於是晉侯有疾立世子州蒲為君以會父在而稱晉侯失父子之道矣

齊人來媵丙午晉侯孺卒秋七月公如晉

公親弔晉喪非禮也晉人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

人恥之故不書其葬諱之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

及郤犨盟夏季孫行父如晉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楚惡襄惠之逼且與伯輿爭政不勝而出王使

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書曰周公出奔晉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鍇來乞師

晉盟主也其用諸侯之師多矣未嘗乞師也今以列

國之禮乞師善之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公將與諸侯伐秦不敢過京師則朝焉非以朝行也不書公朝於京師而書公如京師若以朝行然何也方其未朝也未嘗有事是以置其情而書其迹內詞也且明君臣之禮也

曹伯盧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

衛

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于衛衛人復之故書曰自晉

歸于衛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十三年曹伯盧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世子而自立故晉侯會于戚以討之稱侯以執執有罪也歸之于京師禮也春秋之書執諸侯者多矣惟是為得禮於是諸侯將見欣時於王而立之欣時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故曹伯雖失國而不名曹無君故也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宋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不能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彼多大勲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乃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止之不可遂奔楚華元之奔晉也未至而復其書曰華元出奔晉且書自晉歸于宋何也元將討山而知力之不能故奔奔而國人許之討故歸故其討山也雖其族人莫敢救之者故書曰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言其出入之正是以能討山也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山矣鄭子產為政豐卷將祭請田弗許卷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歸而逐卷亦猶是也山

之不氏背其宗也山實有罪而稱國以殺何也殺一大夫而國幾於亂非外也出者五人而獨稱魚石何也魚石卿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鮒邾人會吳于鍾離

吳夷未嘗與中國會晉為之合諸侯而會之特書曰會吳于鍾離以吳為會也

許遷于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十一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木冰五行木不曲直庶徵常寒之罰也劉歆謂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通故雨而木為之冰唐讓皇帝以為木稼者是也木稼蓋木介爾此記異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樂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鄢陵之敗也楚以一敗殺之故稱國以殺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鄢陵之戰公將會之叔孫僑如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公待於壙墮設守而後行故不及於戰沙

隨之會僑如使告於晉曰魯侯待於壙墮以待勝者故晉侯不見公桓十年公會衛侯於桃丘弗遇弗遇者不來會也不見公者來而不見也皆曲在外也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曹伯歸自

京師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十三

公子欣時既奔宋曹人請復曹伯于晉晉侯謂欣時反吾歸而君欣時反曹伯歸欣時置邑與卿而不出賢哉欣時之不取為君也曹雖失君而免於爭國之亂故書曰曹伯歸自京師言無所與爭者也凡諸侯之歸必書曰自某歸於某自某果有奉也歸於某求歸也其曰歸自京師者京師無奉而曹伯不求也非欣時之賢而能至此乎凡諸侯出而國無君者於歸名之曹伯之歸而不名者為欣時故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苦丘

公之會伐鄭也僑如復使告于晉曰季孫將背晉而事齊楚故晉人為之執行父范文子不可乃許魯平而赦季孫執內大夫而不於其國故復言其所而志之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卷八

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

三

陵

書同盟鄭叛也齊晉之盛天子之大夫會而不盟尊周也柯陵之會尹子單子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為常非禮也

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以入鮑牽見

之以告國佐國佐召慶克而謫之夫人怒公反自伐

鄭夫人懇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公不察

刑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之子弱以盧叛

九月辛丑用郊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脰

嬰齊從於伐鄭還而道卒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

案下十二月丁巳朔則壬申非十一月失之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瓌且卒晉殺其大夫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七

郤鍇郤犨郤至

晉厲公侈反自郿陵將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左右三郤族大而多怨謀先誅之郤氏知之郤鍇欲攻公郤至止之皆靖以待命公使長魚矯殺之郤氏雖多怨於民而公殺之不以其罪故稱國以殺言刑之過也

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胥童厲公之嬖臣也與厲公謀殺三郤又執樂晝中

行偃將殺之公不許公使胥童為卿書偃既執厲公乃先殺童童雖道君為亂然書偃自是以弑君故稱

國以殺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樂書中行偃實弑厲公然而厲公凌虐其臣民以及於禍故稱國以弑罪在君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齊以高弱之叛使崔杼慶克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卷八
十一
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殺叛齊侯殺之佐雖以專殺叛君為罪然其咎發於慶克齊人右慶氏而殺佐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楚子伐宋納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于彭城而封之不曰納魚石將言魚石之復入故也宣十一年

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則何以不言入寧行父則有罪矣楚子討其罪人而納之疑若楚子之

無罪也將正楚子之罪是以言納而不言其入也魚石之入不曰自楚何也言伐宋則自楚也不曰叛何

也將以亂國非止叛也故宋魚石晉樂盈皆不曰叛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蔓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丁未葬我君成公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卷八
十二
十一

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卷九

宋蘇轍撰

經部

春秋集解卷九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孫蔑會晉樂驪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春秋書邑皆不繫其國以為邑不待國別而知也楚既取彭城以封魚石而猶書曰圍宋彭城者諸侯將取而歸之宋故致其意也或曰取宋之邑以封其叛臣不予楚得之故終繫之宋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曼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諸侯之師會晉伐鄭故次于鄫以待之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九月王崩十月葬未至於諸侯故雖不廢朝聘不為非禮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論卒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鄭雖以叛中國為非而伐其喪非禮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鄭地也鄭久從楚諸侯歲為之興師於是城虎牢以逼之明年而鄭受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逼子重子辛罪不至

死而楚人殺之故稱國以殺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

禮諸侯不親盟於他國成二年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三年雖改盟而猶盟於其國亦非禮也晉悼

公修禮於諸侯故去其國而與公盟於長樗禮也

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

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陳始亦從楚令尹子辛侵欲於小國故陳成公使袁僑求成於晉諸侯既盟而後袁僑至故復使大夫盟

之殊及袁僑主盟袁僑也穀梁曰諸侯盟又大夫相

與私盟大夫張也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夫諸侯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三

不專敵袁僑而使大夫盟之禮也且悼公晉之明主

而以為失正則過矣

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瑩帥師伐許

許事楚故也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

戊子夫人姒氏薨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鄖世

子巫如晉

四年公如晉請屬鄖故叔孫豹覲鄖世子于晉以成屬鄖書曰叔孫豹鄖世子巫如晉比之魯大夫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晉將會吳使魯衛先與吳會且告會期故特書會吳

也

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壬夫實貪欲焉殺之壬夫則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四

罪矣廢而勿用可也殺之過矣故稱國以殺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鄖人于戚

成十五年會于鍾離是年會于善道十年會于柶十

四年會于向皆特書會吳今戚之會會吳且命戍陳其不特書會吳為戍陳也吳之稱人與鄖皆列不可

曰吳鄖人也鄖之復列於會魯人不利屬鄖也

公至自會冬戍陳

諸侯皆戍而獨書魚者受命于戚無命告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秋葬

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鄫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

晉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七年春鄭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小邾子來朝城費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冬十月衛侯使孫林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五

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鄭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鄭伯如會而名何也名其卒也鄭伯將會于鄆子駟相鄭伯不禮焉子駟使賊弑之而以瘧疾赴于諸侯

然春秋從而信之何也君子不逆詐不億不信可欺以其方不可罔以非其道也彼以是告我我從而書之何病焉世之治也內有公卿大夫外有方伯連率

是將有發其姦者然後從而治之何後焉故春秋者有待於史而後足非自以為史也世之為春秋而不信史則過矣

陳侯逃歸

楚人以陳叛故殺公子壬夫而亟討陳雖諸侯救陳而陳人不敢安也書曰逃歸以其背中國罪之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六

鄭子國子耳為晉侵蔡獲蔡公子燮鄭人皆喜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也晉楚爭鄭自此始矣自是晉楚之兵交至於鄭鄭人疾之書曰鄭人侵蔡無故犯楚以為國患罪之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晋悼公脩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故公雖在晉而季孫宿與齊高厚宋向戌衛寧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於會故親聽命大夫稱人

衆詞也其朝聘之節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

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七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柶特書會吳以吳為會故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逼陽

逼陽小國妘姓晉將取之以封宋向戌因會而滅國以封宋大夫非義也

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齊世子光先至於師晉人使長於勝明年遂先莒禮

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齊世子之先子男禮之失也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戍鄭虎牢

伐鄭之諸侯皆戍虎牢而獨書魯者受命於會不復告也二年城虎牢不繫於鄭邑不待國別而知也諸侯既城虎牢非鄭地矣而繫之鄭諸侯將服鄭而歸之故致其意也鄭之虎牢宋之彭城一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八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晉人再以諸侯伐鄭楚輒救之鄭人患之謀曰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公孫舍之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我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於是侵宋以致晉師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

晋師歸楚子伐鄭鄭伯逆之遂伐宋從公孫舍之之謀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鄭與會也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自是晉楚爭

鄭五年之間晉人四以諸侯伐鄭楚輒救之晉用知釐之謀未嘗與楚人戰至是楚不能應遂全師以服鄭於是鄭固與晉二十餘年楚不能爭雖城濮之克

不能過也

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鄭使良霄告絕于楚楚人執之書曰楚人執鄭行人言非其罪也

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夏晉侯使士鯀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邾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蠩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十三年楚人大敗吳師吳告敗于晉晉人為之合諸侯以謀楚故特書曰會吳于向季孫宿叔老皆卿也卿為卿介非禮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稱人情

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

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蠩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己未衛侯出奔齊

衛侯多行無禮於其國孫林父與甯殖出之而立公

孫剽此出而國有君者也其曰衛侯而不名者何也
魯使厚成叔弔于衛厚孫歸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

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鯉以出或撫其內或營

其外能無歸乎又使臧孫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
而告人曰衛侯不得入矣子展子鮮聞之見臧孫與
之言道臧孫曰衛侯其必入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
欲無入得乎故於其出奔及其入于夷儀也皆書衛
侯而不名言其有歸道也及其歸而後書曰衛侯衎

復歸于衛此所謂出而國無君者於歸名之也衛雖
有君而行有歸道焉猶無君也

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
士匱宋華閭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
劉劉夏逆王后于齊

外逆女不書過我則書天子之大夫不名書劉夏非
大夫也夏從單靖公以逆而獨書夏過我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
師城成郛

備齊也城雖不時非譏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
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晋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
大夫盟

衛侯剽也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衎也二君皆稱
衛侯猶鄭突及儀皆稱鄭伯也晉平公即位而為溴
梁之會以諸侯燕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
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
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
殖鄭公孫蠆曹莒邾薛杞小邾之大夫盟夫牡丘之
會諸侯既次于匡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
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書曰

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諸侯既會將

使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

大夫盟可也獨書曰大夫盟何也諸侯既會而燕使

諸大夫舞既非禮矣又曰歌詩必類求之無已而高

厚不從過在晉也苟偃怒而使大夫盟高厚欲以强

服諸侯則政在大夫也政在大夫以義服人猶可強
則亂矣自是晉政在六卿故獨書大夫盟言無君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十三

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秋

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姬卒

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子今書邾子姬卒則既釋之
矣不書其歸不告也

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不稱齊高厚見其亟伐也

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宋公怒將逐之

故懼而出奔

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十七年石買侵曹取重丘曹人訴之晉人因其使
而執之買則有罪而執之於其使則非禮也故書曰

執衛行人石買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十四

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曹伯負芻

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公至

自伐齊取邾田自漷水

成元年晉人敗齊于鞏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書曰
取汶陽田不言齊魯地也今以晉命取田于邾故書
曰取邾田自漷水言非魯地也

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間齊侯卒乃還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

齊侯出其世子光而立其少子牙使高厚傅之齊侯疾病崔杼逆光而立之光殺牙杼殺高厚而并其室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城西邾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蔡文侯欲事晉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蔡人殺之稱國以殺非其罪也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逼懇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黃出懇于楚書曰陳侯之弟罪陳侯也

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邾大夫也邾莒之大夫不書微也特書庶其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齊豹為衛司寇

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微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人將寘力焉故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所以懲不義惡無禮也左氏之說云爾予因其說而申之曰春秋之法小國之大夫不書然紀裂繡來逆女則書以其接我也接我以禮而書貴之也小國之

大夫來奔者亦衆矣雖接我而不書法也惟以地來奔則書惡其接我以利也然魯人非大夫而以地出奔者猶不書何也以利接我雖微必書詳內也以利接外以微故不書畧外也畧外而詳內此聖人處已

之厚也

夏公至自晉春秋樂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鉶樂氏非禮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使人道之出疆又

先於其所往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

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

子追舒

追舒為令尹而寵觀起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故誅追舒罪不至死故稱國以殺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夏邾畀我來奔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陳侯如楚公子黃憩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二慶以陳叛楚屈建從陳侯圍陳陳殺二慶而納黃二慶之罪當死而陳不能誅也因楚而後克之故稱國以殺所以病陳也二慶死則黃之歸無難矣

晉樂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樂盈在齊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祈歸父媵之以藩載樂盈納諸曲沃盈帥曲沃之甲以入晉不勝反入曲沃書曰復入晉人之怨樂氏者衆難於復入也不書自齊何也齊之納盈非以兵明納之也譬如盜賊私納之耳故不書自齊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晉人殺樂

盈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叔孫豹如京師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

崔杼弑其君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九

齊侯背晉與楚且亂崔杼之室雖無道而崔杼立光殺光無君之心不可忍也故稱崔杼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吳子伐楚而名何也名其卒也吳子伐楚而門于巢

巢牛臣射而殺之不言滅何也死而非獲也死而非獲則卒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寧喜弑其君剽

衛侯衎入于夷儀使衛寧喜求復故喜弑剽而納衎不言行之弑而言喜之弑何也喜弑而後衎得入則弑君之罪喜專之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始與甯殖出行而立剽寧喜納衎故林父以戚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九

如晉書曰叛非以亂國將以自封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晉人執衛寧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宋向戌善於晉趙武又善於楚屈建故會晉楚而求弭諸侯之兵既會楚人秉甲將盟又爭先晉人從而先之不較也然春秋書之卒先晉而後楚何也晉固主諸侯矣楚雖以力加之而晉之所以先諸侯者猶在也春秋豈以一時之先而易其所常先哉是以卒先晉言先後之不可以力爭也郎之戰鄭實主兵而先齊衛亦猶是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三

衛侯既入而患甯喜之專也殺之喜雖弑君而於衛侯為有功衛侯殺之則為不義故稱國以殺

衛侯之弟鯈出奔晉

衛侯之入也使鯈與甯喜要言焉既殺甯喜鯈病其失言也故出書曰衛侯之弟罪衛侯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秋八

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衍卒閭弑吳子餘祭仲孫羯會晉荀且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吳子使札來聘

吳自成七年伐鄰而書之曰吳終於春秋無加焉唯其卒則稱吳子戚之會則稱吳人柏舉之戰黃池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三

會亦稱吳子其卒也不可以不稱子而戚以鄭柏舉以蔡侯黃池以晉侯皆非進之也今其來聘也書子書名進之也以札之賢而修禮於中國不可不進也然終春秋曰吳蓋猶以夷終也

秋九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蔡侯為般娶于楚而通焉故及於弑君雖無道而罪

不及民故稱臣以弑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外災不日略之也宋災何以書日日伯姬之卒也伯姬待姆而卒於火是以日其災也然則春秋賢伯姬乎君子謂伯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靈王崩僖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翬成殺佞夫括及瑕廖奔晉佞夫無罪五

臣以王故殺之而王弗察猶王殺之也故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括廖不書賤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

鄭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

宋災故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

西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莒子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莒子虛國人患之展輿因國人攻而弑之非獨其子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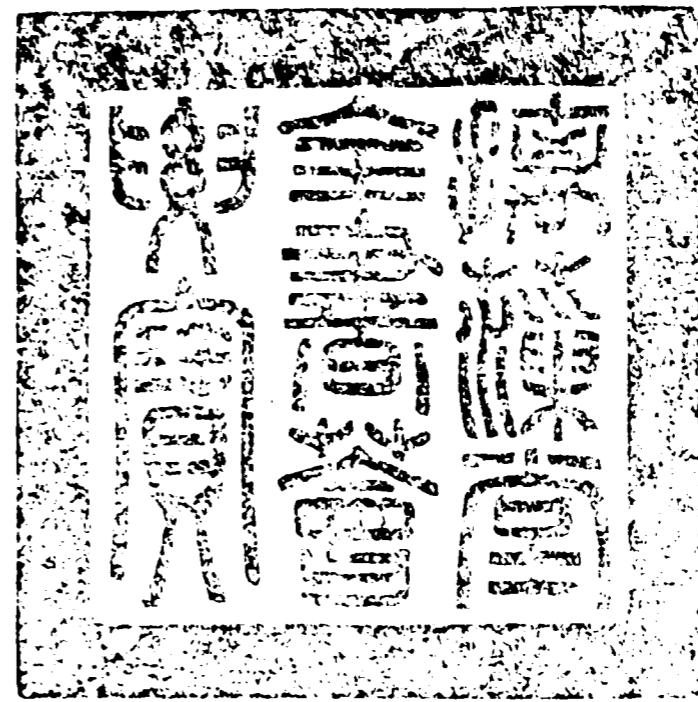
卷九

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卷九



覆校官編修臣曹城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藍嘉瑄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經部

春秋集解卷十

十二至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一千三百八

經部

春秋集解卷十

宋 蘭轍 撰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晋楚尋宋之盟楚公子圍請讀舊書加書于牲上而不歃血故不書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一

三月取鄆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去疾齊出也展輿吳出也密州之弑也去疾奔齊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羣公子召去疾齊人納之去疾之不稱公子將為君也書曰入于莒展輿在也展輿雖逾年而不稱莒子不能君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恭緝

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駟黑富而無禮襄三十年攻良霄而殺之元年與游楚爭室而逐之鄭人畏其彊不討也既又將作亂而去游氏疾作而不克子產因其疾也數其罪而殺之黑固有罪而鄭之所以誅之者亦殆矣是以稱國以殺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卷十
二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北燕伯款出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晉自平公始衰齊靈公莊公背之平公屢合諸侯以討焉襄二十五年齊莊公死齊與晉平晉侯自是不

復出與會盟其大夫趙武為政諸侯少安然而晉日益衰政在六卿故楚靈王合諸侯于申而晉不敢爭楚自是益肆於中國

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齊慶封與於崔杼之亂及敗自魯奔吳吳封之朱方楚子以力從諸侯而伐吳罪也而其誅慶封義也故慶封雖在吳而謂之齊慶封言當其罪也凡執大夫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卷十
三

稱人此其序諸侯以執之何也序諸侯以伐吳不可復稱人也

遂滅賴九月取鄫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襄十一年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及其舍之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而殺之稱國以殺言無罪也

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秋七月公至自

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粉泉秦伯卒冬楚子蔡侯

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於是始見徐吳越雖與中國會盟皆以夷故不得稱人今越始見而與徐皆稱人何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也猶戚之會吳以鄙故稱人耳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四

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大雩楚薳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齊侯伐北燕將納燕伯款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

不貳吾君弱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燕

人歸燕姬賂以瑤璽玉檟竽耳乃不克納二月庚午盟于濡上書平而不書其盟何也燕求於齊曰暨燕

平齊求於燕曰暨齊平齊將以正燕而納女及賂反

求成焉書曰暨齊平所以病齊也不言其盟盟不足信也穀梁曰以內及外曰暨凡言平始不平也齊魯未嘗不平而何為平乎

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五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世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

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之司徒招與公子過哀

公有廢疾招過殺偃師而立留公縕而卒書招而不

書過招首事也稱陳侯之弟以親親責之也

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徵師以哀公之喪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懇于楚楚人殺之稱行人言非其罪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

楚將討陳故留出奔留既為君矣不曰陳留而曰陳

公子留何也留立於招耳為君非留志也

秋蒐于紅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大雩冬十月壬午楚

師滅陳

楚靈王凌虐小國使公子棄疾帥師滅陳十一月滅

蔡自以為功也故春秋書之皆曰楚師而不書其人

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或曰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則稱楚子何也曰誘而殺之此盜賊之事而非所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春秋集解

六

為功也書楚子賤也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與

招之稱公子其兄亡矣孔與招之黨也楚人宥招而

殺與刑之辟也

葬陳哀公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

許人畏鄭求救于楚楚使公子棄疾遷之書曰許遷

于夷自遷也

夏四月陳災

陳已滅為楚縣而猶書陳災何也楚雖滅陳五年而

陳復天未絕陳陳未亡故也公羊穀梁曰陳滅而書

陳存陳也春秋非能存陳陳則未亡耳

秋仲孫糴如齊冬葬郎固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樂施來奔

齊樂施高彊比嗜酒而惡陳氏鮑氏陳鮑及其醉而攻之不勝遂來奔高彊不書非卿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春秋集解

七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糴帥師伐莒戊子晉侯彪

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

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般有弑君之罪而諸侯不能討十三年楚子將滅蔡而以好召蔡侯殺之因以滅蔡非討其罪也故名楚子而書其誘所以深罪楚子也若蔡侯之罪則見於

其弑矣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仲孫匱會邾子盟于祲祥秋季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憇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楚子滅蔡用蔡世子有于岡山不稱楚子惡其求名也蔡侯死蔡世子既立矣其不稱蔡子而稱蔡世子何也蔡侯死於楚不獲歸于蔡不斂不葬其子雖立不成君也是以稱世子而已君沒既葬稱子未葬稱子某喪未至而稱世子固其宜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三年燕伯奔齊六年齊將納之而不克至是始納之其言納燕有君也名具出奔而不名其納不以高偃名燕伯君臣之禮也不言納之者燕未得所都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

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慟出奔齊

季氏之臣南蒯怨季孫之不禮也將去季孫而立公子慟不克南蒯以費叛慟從公於晉還及郊聞亂遂奔齊

楚子伐徐晉伐鮮虞

晉荀吳偽會齊師假道於鮮虞以滅肥遂伐鮮虞晉雖以詐為罪而書曰晉伐鮮虞以夷狄書之過矣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九

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因以執虞公其滅虢也書晉師其執虞公也書晉人今伐鮮虞稱人若師可也特書晉深罪之也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誠不能君子不罪也能伐鮮虞而不救陳蔡力非不足也棄諸侯也故以夷書之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楚子之立也其弟比奔晉黑肱奔鄭及滅蔡以棄疾

為蔡公有觀從者事蔡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

以棄疾之命召比與黑肱既至蔡人奉棄疾帥陳蔡不羨許葉之師以入楚楚子伐徐師于乾谿衆潰而

歸遂自殺也於是比為王黑肱為令尹棄疾為司馬

比將為君不曰楚比而曰公子比何也比之歸非其謀也亂始於觀從而成於棄疾以比為名而已為君非比志也比不志於為君迫於觀從棄疾則其書曰

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何也比雖不志於君迫於觀從

棄疾而以身許之以致虔死則比雖為不弑而弑君之名比尸之矣比之歸也虔猶在楚其不曰入何也觀從名之蔡人與之楚人不拒則比之歸無難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弑其君殺之不稱楚人而曰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何也棄疾非討其弑而代之也比既為君矣不曰楚

公子棄疾弑其君比何也衆雖以比為君而比不當君也棄疾將以為君不曰楚棄疾而曰公子棄疾何

也以親責之猶齊商人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八年晉成虎祁之宮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十二年齊侯往朝于晉晉侯以齊侯燕投壺齊侯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晉人亦知其將貳也且為伐莒取鄭故將以諸侯來討故會于平丘齊人不欲盟要之乃

可故書同盟有不同者故也桃丘之會書曰弗遇沙隨之會書曰不見公可遇而彼弗吾遇可見而彼不吾見皆曲在彼也今魯以侵虐小國為罪諸侯有盟而不得與故書曰公不與盟言罪在我不在彼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楚棄疾即位復封陳蔡蔡世子有之子廬陳世子偃師之子吳皆受封於楚而歸不曰蔡廬陳吳而曰蔡

侯廬陳侯吳既侯於楚也陳蔡既滅天子不能存諸

侯不能救而楚復之春秋從而君之則許楚之專封歟曰非也春秋書陳蔡之自復而不書楚之復封陳

蔡以為楚虔雖以強滅之而天下不與虔既死則其勢當自復故書廬吳之歸如國未始滅者使廬吳未侯於楚則將書之曰蔡廬陳吳而已以其既侯於楚也故書曰蔡侯廬陳侯吳然而不言其自楚歸則未嘗予楚之專封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叔弓泣事於廟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雖不泣事

聞其喪猶去樂也故君有事於廟間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

事畢而往皆不廢祭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名而書地夷而害中國疾之也楚子誘戎蠻子殺之不名不地夷狄相殺略之也戎蠻子之不名告略也

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

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邾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冬有星孛于

大辰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六月邾人入鄅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

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而卒其以弑書之何也止

雖不志乎弑其君由止以卒則亦止弑之也君由止以卒而不以弑君書之則臣將輕其君子將輕其父亂之道也故止之弑君雖異乎楚商臣蔡般也而春秋一之所以隆君父也今律過失殺人以贖論過失殺者尊減殺人二等過失殺大父母減殺人一等而和御藥誤不如法者死父子之親許以情論至於君臣則情不勝法此蓋春秋之遺意也

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秋盜殺衛

侯之兄繫

齊豹為衛司寇怨繫而殺之豹非小臣而書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誘羣公子而殺之公如華氏請焉劫之而質其大子公怒攻之遂

出奔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宋司馬華費遂之子驅及多僚相惡多僚譖驅于公公將逐之驅殺多僚劫費遂而召亡人入居于宋之南里召吳楚以自救書曰入于宋南里與宋分國而居之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葬蔡侯朱

出奔楚

蔡侯朱立楚費無極取貨於平公之弟東國謂蔡人曰朱不用命君王將立東國不然楚必圍蔡蔡人懼而出朱朱奔楚自訴不克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大蒐於昌間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

京師葬景王 王室亂

叔鞅至自京師知王室之亂而未知亂之所在也故書曰王室亂稱王室亂在兄弟也諸侯之亂未有不待事而書者不待事而書亂急王室也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景王世子壽蚤卒其次猛也子朝王之長庶也景王欲立子朝不克而崩劉子單子奉子猛為王而子朝作亂故出居于皇以避之凡君未葬稱子某既葬稱

子景王既葬則猛稱王子可也不稱王子而稱王猛何也禮天子七月而葬景王以亂故三月而葬非禮也故與子以未葬之禮稱名雖然猛方與子朝爭子朝稱王子朝而猛稱王子猛皆王子則無以明正也特稱王猛所以明正也其言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猛幼制在劉單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晉人助猛故得還入王城不言京師非王都也郊廟

謂之王城成周謂之京師其言入于朝難之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猛既稱王猛矣於其卒也稱王子猛何也春秋書名嚴於卒葬於其卒不得不正其本名也所謂非薨非葬名有所不必盡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

執我行人叔孫婼

邾人城翼師自武城還魯人譖而取之邾人訴于晉晉來討故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稱行人言非其罪也

晉人圍郊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吳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之吳公子光先敗六國之師楚師遂奔春秋書諸侯之師未有略

而不序者今略而不序何也頓胡沈皆君也蔡陳許皆大夫也將言及其君與大夫戰則未陳也將言敗其君與其大夫則胡子沈子滅陳大夫獲不可止言敗也故略言敗其師而詳其滅獲於後蓋亦記事之宜也且序其敗不以國之大小而以君大夫為先後則亦微見之矣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王猛敬王當立也故不言其立言子朝之立明其不

當立也且尹氏立之非周人之欲立則與衛晉異矣

尹氏者天子之卿也或稱尹子或稱尹氏何也時以

氏稱之也詩曰王謂尹氏則尹之稱氏也舊矣或曰稱氏譏世卿也然則大雅之美宣王蓋亦譏世卿歟

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彥卒姑至自晉夏五

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冬

吳滅巢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誦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有鶲鴒來巢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十有二月齊侯取鄭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

鄆夏公圍成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公

至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

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吳弑

其君僚楚殺其大夫郤宛秋晉士鞅宋樂祁犧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

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

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鄭齊侯使高張來唁
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秋七月冬十
月鄭潰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二十五年公出至此五年矣公雖在外而猶在魯因
其出入而書之可也二十九年鄭潰公無所歸而寓
于晉故於每年正月書曰公在乾侯所以存公也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卷十

曰居乾侯曰在魯地公所得專晉地非所得專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
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躡
于適歷夏四月丁巳葬伯穀卒晉侯使荀躡唁公于乾
侯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溫來奔十有二月辛亥朔日
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閼夏吳伐越秋七

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
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十有二月
己未公薨于乾侯

春秋集解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卷十一

經部

春秋集解卷十一 宋 蘭轍 撰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立煬宮冬十月隕霜殺菽

僖十三年書隕霜不殺草今指言殺菽何也於其不殺而言草言其廣也於其殺而言菽言其所害也

昭十二年楚滅陳蔡晉人不救而伐鮮虞稱晉以夷之今晉既不為蔡伐楚楚人圍蔡亦弗之救而於其伐鮮虞也稱晉士鞅衛孔圉何也晉雖有棄諸侯之罪而蔡無國滅之禍輕重之異也

葬劉文公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

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楚平王殺伍奢其子員奔吳為吳行人囊瓦殺郤宛

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為吳太宰以謀楚故蔡侯因之以乞師囊瓦帥師禦之吳稱子而囊瓦稱人

何也吳以夷故不得稱人又不可言以吳特稱吳子書實也囊瓦以貪致寇不能死而出奔稱人賤之也

庚辰吳入郢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於越入

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

吳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
晋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二

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晋春秋晋
人執宋行人樂祁犁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

鄆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

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大雩齊國夏帥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三

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

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

晋師于瓦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晋士鞅帥

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

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

從順也先公閔僖也逆祀則稱躋僖公順祀則稱先

公何也徧祀先公也於是陽虎欲去三桓故順祀而

祈焉虎之謀去三桓亂也而其順祀則禮也春秋善
惡不以相及各書其實而已

盜竊寶玉大弓

陽虎將殺季孫斯不勝而出取寶玉大弓寶玉大弓
魯之分器也所謂夏后氏之璜與封父之繁弱是時
陽虎以鄆謹龜陰叛奔齊十年侯犯以郈叛及昭十
三年南蒯以費叛皆以賤不書其書竊寶玉大弓何
也分器重於地分器重於地者賤貨而貴命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四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冀卒得寶玉大弓六

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齊侯伐晉夷儀克之衛侯會之五氏言次而不言伐
齊衛告次而不告伐也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
谷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宋樂大心出奔曹

樂祁犁死於晉，晉人止其喪以求成于宋。宋使樂大心盟晉且逐祁犁之喪，大心辭偽有疾。祁犁之子溷譖而逐之。

宋公子地出奔陳。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驅出奔陳。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驅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冬及鄭平。

叔還如鄭涖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

郈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

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尼

命申句須樂頑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

墮成公斂處父不欲，公圍之弗克。不書三人之亂，皆

陪臣也。或曰：昭公將去季氏而失國，孔子為魯而墮

三都，亦幾於亂。孔子之為是何也？曰：昭公之去季氏

而失國，失民故也。魯君之失民與三桓之得民久矣。

故將以治魯而不得三桓，不可為也。能得三桓而道之以禮樂，猶可治也。孔子為魯而仲由為季氏宰，三家從之矣。其不從者，其家臣也。家臣未能得魯衆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六

雖其不從不能為患，此孔子之所以墮三都而無疑也。

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夏，葬蛇淵。固太蒐于比蒲。衛公孟彊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

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薛弑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

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公會齊侯

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王使石尚

來歸服

石尚天子之士也天子之士稱王人石尚之名以其接我特書也服祭肉也禮助祭則受胙魯不助而歸之非禮也不然魯之助則微者也

衛世子蒯賾出奔宋衛公孟彊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城莒父及霄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七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壬申公薨于高寢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蔭邾子來奔喪秋七月壬申叔孫氏卒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冬城漆

春秋集解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一千三百十

經部

春秋集解卷十二

宋 紹轍 撰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定六年鄭滅許今復見者楚封之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一

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三子伐邾邾人賂以沂漷之田乃受盟再序大夫季孫不盟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賾于戚

定十四年蒯賾將殺南子不克而出靈公卒衛人立蒯賾之弟郢郢辭乃立蒯賾之子輒夫蒯賾得罪于

靈公而出則非世子矣其以世子書之何也以為靈公之卒衛人嘗立郢郢立則蒯瞶非世子雖拒之可也衛人廢蒯瞶而立輒則蒯瞶猶世子也何也蒯瞶廢則輒不當立輒立則蒯瞶不廢靈公廢之而衛人立其子以成之雖欲不以世子名之可乎然則以世子名之何為而可曰不幸而立輒則輒當辭辭而不獲則致國乎蒯瞶如是而後可子路問於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

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若輒以世子之子立而拒世子蒯瞶稱世子而不得立得為正名乎雖然世子不言納世子當立者也當立者無所事納矣稱世子而言納見其非世子而衛人以為世子耳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

大夫公子駟

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元年楚將遷蔡于江汝之間蔡於是請遷于吳書曰蔡遷于州來自遷也蔡請遷于吳既而悔之吳以師遷之故殺駟以說稱國以殺非其罪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曼姑為子圍父知其不義故推齊使為兵首從而晝之罪之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宋樂髡帥師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當書蔡人殺其大夫不言人闕文也

晋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楚人圍蠻氏蠻子赤奔晉楚人求之晉人執而予之
晋主諸侯而為楚執其所滅罪之也僖二十八年晉

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其不曰畀楚人而曰歸于楚
何也曹非宋有而蠻子楚之所滅也

城西郭六月辛丑毫社災

毫社商社也周之滅商也以其社賜諸侯所謂亡國
之社也亡國之社必屋故災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四

公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春秋不書閏月此其書閏何也喪事不數閏譏其以

閏月葬也

六年春城邾瑕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景公無適子諸子孺姒之子荼嬖公疾使國夏及

高張立荼宣羣公子於荼公卒陳乞將立陽生乃與
諸大夫謀先逐國高

叔還會吳于祖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
陳乞召陽生于魯而匿之其家諸大夫莫之知且荼
猶在也故書入不稱公子將為君

齊陳乞弑其君荼

陳乞立陽生而遷荼於賴陽生使朱毛殺荼書曰陳
乞弑其君乞雖不弑而弑君之禍乞為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五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
吳于鄫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魯入邾以邾子益來而不言滅何也邾大夫茅夷馮
保於茅請救於吳明年吳為之伐魯魯復邾子故不
言滅邾既滅矣幸而得復故邾雖無君而於出名之

在外曰以歸在內曰以來内外之別也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遣使也

此滅曹也其不言滅何也曹伯陽好田弋曹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曰宋公入曹而不書滅言自滅也猶虞之滅言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吳伐我

不言西鄙而直言伐我兵加于國都也於是為城下之盟而還不書諱之也

夏齊人取謹及闡

齊侯之在魯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鮒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故取謹及闡

歸邾子益于邾

齊侯以季姬故請師於吳將以伐魯故懼而歸邾子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謹及闡

魯歸季姬于齊故齊人歸二邑不言來歸歸邑而不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八年魯歸益于邾益為無道吳討而因之使其大夫奉其太子革以為政故出

公會吳伐齊

會夷狄以伐中國惡莫甚焉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八年齊侯請師于吳將以伐魯既而季姬有寵乃辭吳師吳子怒反與公伐齊齊人殺其君以說而以疾赴春秋從而書之猶鄭髡禦也

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

悼公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彊蒯聩之黨也靈公既沒則彊之歸無難矣

薛伯夷卒春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頤出奔鄭

袁頤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故

國人逐之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獲齊國書

戰不言公公會伐而不會戰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

叔齊出奔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八

齊初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齊出其

妻而妻之齊寘其初妻之娣於犁如二妻文子怒而
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耻是二者

故出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其田
及家財各為一賦故曰田賦譏重斂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昭公夫人吳女也不稱夫人姬氏諱娶同姓也
不書葬不祔于廟也語曰公娶于吳為同姓謂之吳

孟子然則孟子者魯人之所以號昭夫人也春秋因

而書之耳

公會吳于橐臯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宋向巢帥師

伐鄭冬十有二月螽

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有螽蓋失閏也故季孫
問於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

西流司歷過也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邑夏許男成卒公
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襄十年會于袒十四年會于向皆書曰魯會諸侯會
吳于某以吳為會故也其餘非以吳為會則書吳與
諸侯齒故戚之會吳以鄙故稱人黃池之會吳以晉
侯故稱子不可言晉侯吳故也公羊曰吳稱子吳主
會也穀梁曰進之也夫晉方主會而曰吳主會吳方

凌虐小國而曰進之可乎然則以晉侯及吳子何也

春秋有以邑相及有以大夫相及皆非義也猶以晉侯及吳子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

方

旦而孛見故不得其次也

盜殺陳夏區夫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卷十二 +

稱盜微者也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狩而不地為獲麟書略之也麟仁獸也出非其時孔子以自况也故春秋終焉然則春秋始於隱公而終於哀公何也自周之衰天下三變而春秋舉其中焉耳其始也雖幽厲失道王室昏亂而禮樂征伐猶出於天子諸侯畏周之威不敢肆也雖春秋將何施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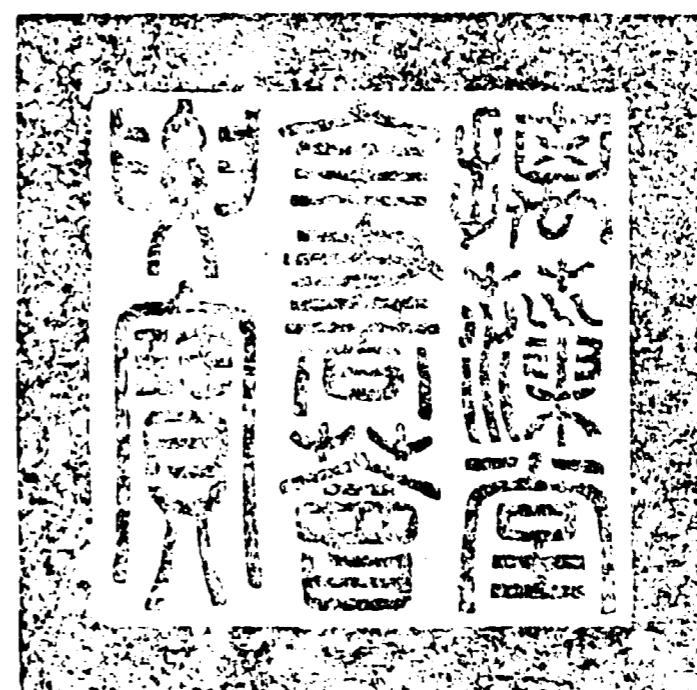
及其中也平王東遷而周室不競諸侯自為政周道陵遲夷於列國迨隱之世習以成俗不可改矣然而文武成康之德猶在民未忘周也故齊桓晉文相繼而起莫不秉大義以尊周室會盟征伐以王命為首諸侯順之者存逆之者亡雖齊晉秦楚之強義之所在天下予之義之所去天下叛之世雖無王而其法猶在也故孔子作春秋推王法以繩不義知其猶可以此治也及其終也定哀以來齊晉既衰政出於大夫繼之以吳越夷狄之衆橫行於中國以勢力相吞滅禮義無所復施刑政無所復加雖欲舉王法以繩之而諸侯習於凶亂不可告語風俗靡然日入戰國是以春秋終焉由此觀之則春秋起於五伯之始而止於戰國之初隱哀適其時耳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自隱至昭而逐於季氏凡十世自宣至定而制於陽虎凡五世蓋自隱以來諸侯始專而五伯之形成獲麟

之歲齊田常弑簡公自是以專齊其後二十八年韓
趙魏自是以分晉而戰國之形成左丘明傳春秋止
於知伯之亡古之達者蓋知之歟孟子曰王者之迹
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夫二雅終於幽王而春
秋作於平王蓋與變風止於陳靈陳靈之後六十餘
年而獲麟變風之所不刺則春秋之所不書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
卷十二

三



覆校官編修臣曹城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賜錄監生臣藍嘉瑄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葉氏春秋傳卷二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春秋傳序

宋 葉夢得 撰



子曰春秋為魯而作乎為周而作乎為當時諸侯而
作乎為天下與後世而作乎曰為魯作春秋非魯之史
也曰為周作春秋非周之史也曰為當時諸侯作春秋
非當時諸侯之史也夫以一天下之大必有與立者矣
可施之一時不可施之萬世天下終不可立也然則為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序

天下作歟為後世作歟故即魯史而為之經求之天理
則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朋友也夫婦也無不在也求
之人事則治也教也禮也政也刑也事也無不備也以
上則日星雷電雨雹雪霜之見於天者皆著也以下則
山崩地震水旱無冰之見於地者皆列也泛求之萬物
則螽螟蟻蠅蟻鶡鵠之於鳥獸麥苗李梅雨冰殺菽
之於草木者亦無一而或遺也而吾以一王之法筆削
於其間空然如天之在上未嘗容其心而可與可奪可

是可非可生可殺秋毫莫之逃焉迎之不見其始要之
不見其終是以其書斷取十有二公以法天之大數備
四時以為年而正其行事號之曰春秋以自比於天由
是可以為帝由是可以為王由是霸者無所用其力由
是亂臣賊子無所竄其身前乎此聖人者作固有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焉而莫能外也後乎此聖人者作復有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焉而莫能加也是以當孔子時雖
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自孔子沒而三家作吾不知於

以作為天下也為後世也其所自比者天也其所同者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不得於事則考於義不得於義
則考於事事義更相發明猶天之在上有目者所可共
覩則其為與為奪為是為非為生為殺者庶幾或得而
窺之矣天之既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
之未喪斯文也後世必有作者焉乃酌三家求史與經
試嘗為之言以俟後之君子而擇其中其亦有當爾乎
其亦無當爾乎作春秋傳二十篇

孔子親聞之歟傳聞之歟至於今千有餘歲天下之言
春秋者惟三而已孟子不云乎其事則齊桓晉文襄文
則史而子之自言則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夫春秋者
史也所以作春秋者經也故可與通天下曰事不可與
通天下曰義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
實以不知經故也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
而義未必當以不知史故也由乎百世之後而出乎百
世之上孰能覈事之實而察義之當歟惟知春秋之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目錄

卷一

隱公

卷二

隱公

卷三

隱公

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目錄

桓公

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目錄

桓公

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目錄

桓公

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目錄

莊公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目錄

卷八

閔公

卷九

僖公

卷十

僖公

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目錄

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目錄

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目錄

文公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目錄

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目錄

宣公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目錄

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目錄

成公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目錄

卷十六

襄公

卷十七

襄公

卷十八

昭公

卷十九

定公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目錄

三

卷二十

哀公

臣等謹案春秋傳二十卷宋葉夢得撰大指

謂孫復春秋尊王發微主于廢傳以從經蘇
轍春秋集解主于從左氏而廢公羊穀梁皆
不免於有弊故其書參考三傳以求經不得
于事則考於義不得于義則考於事更相發
明頗為精核然夢得本出蔡京之門平生著

述多右王氏之學獨安石詆廢春秋而夢得

乃為此傳其所見偶不同歟抑亦是非之公
終不得而掩沒也開禧中其孫葉筠刊是書

于南劍州真德秀跋之稱其於絕學之餘能

闡邪說黜異端章明天理遏止人欲有補于

世教為不淺宋史藝文志又載夢得別有春

秋考三十卷讞三十卷指要總例二卷石林

春秋八卷今皆不傳惟所謂讞與考者散見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目錄

四

永樂大典中尚可得其大槩焉乾隆四十年

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卷一千三百十一

經部

春秋傳卷一 宋 葉夢得 撰

隱公一

春秋何始乎隱公王政不行而王法絕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於陳靈公則何始乎隱公無王詩也二雅至幽王而絕平王東遷詩下降於國風而王迹熄矣隱公之始平王之末也而惠公先焉何以不始於惠公而始隱公是春秋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一

之義也天者能生殺萬物者也天子者繼天以取法者也春秋者代天子以行法者也天道運於四時布於十有二月備於三百有六十日周公達而在上故佐天子者列天地四時以為之職而作周官設其屬三百有六十以當朞之日而取法者顯矣孔子窮而在下故代天子者具四時以為年而作春秋斷自隱公為十有二公以當月之數而行法者著矣天之大數不過十二古者天子冕十有二旒服十有二章圭

十有二寸其食也鼎十有二物列天下十有二州而時巡以十有二歲皆所以法天也而孔子不得行之於其君故其託之於春秋亦曰春者天之所以生萬物而吾彰善以褒焉者也秋者天之所以殺萬物而吾懲惡以貶焉者也是以因古史而為之名茲不以周公天地四時名官者歟夫然故載之十有二公之行事以備其數則亦以三百六十為之屬之意也是說也古之人有傳之者而何休獨知之春秋感獲麟而作乎作而絕筆於獲麟乎感獲麟而作也吾何以知之孔子求為周公者也蓋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周之失政自隱公曾之失政自宣公三桓之不得專國政自陽虎孔子蓋傷之而知其莫能為也故其始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及其中也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至於獲麟非特王者之瑞不至所以為王者之瑞且不得自保而

獲焉則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其察於天者如是其審以為明王不作而天下莫能宗予然後載之空言以為之終而作春秋逆而推之上始於隱公是說也古之人有傳之者而杜預獨知之惟知春秋之名而後知天子所以法天知春秋之作而後知孔子所以代天子知春秋之取十二公而後知代天子以法天之道如是而可與言春秋矣

元年春王正月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三

王者以正朔一天下故協時月正日者天下無不同諸侯繼世而有其國故即位而見始者各得稱元年以自異年者其總名月者政令之所從施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未有始即位而不求其為仁者也故不曰一年曰元年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未有始行事而不求其為正者也故不曰一月曰正月古者命是久矣王者上求法於天而下以為政於天下故春秋舉王於元年春正

月之間此百王不易之道也諸侯受朔於天子元年者已之所有也正月者王之所領也知其為王正月受國於惠公則正私其志而欲以讓桓則不正其必曰是桓之位而非吾之所得居也故書正月以見正不書即位以治其不正不書非不即位也諸侯繼世未有不即位而成君者以為有其位而不能居是以沒之以正其志也葉子曰隱桓之事三傳言之各不同左氏以仲子為桓母而惠公再娶於宋仲子為嫡夫人桓公為嫡子故謂隱不得立而以即位為攝立桓公為太子而已奉之此以事推之也不知仲子非桓母諸侯禮不得再娶桓惡得為嫡而立則事不足信矣公羊以立子以貴不以長而為子以母貴之論故謂桓幼貴而宜立隱長賤而不宜立此以義推之也不知諸侯一娶九女為貴賤者嫡庶爾禮未有衆妾而別貴賤者桓惡得以貴而立則義不足取矣惟

穀梁以惠公能勝其邪心而與隱則隱蓋受國於惠而正者也隱探先君之邪心而欲以與桓則隱不能守其位而失正者也經書正月不書即位其說在是矣禮王后無嫡則立長惠公既無元妃則隱與桓皆庶子而隱為長隱之宜立不特受之於先君亦禮之所宜立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魯附庸之國也五等之國不能五十里附於諸侯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繫辭上
五

以達於天子曰附庸視王之大夫四命皆以字見儀父邾子克之字也盟天子之事也古者天子與諸侯非其節而時見曰會不能時巡而衆見曰同皆設方明盟於國門之外昭神明也諸侯有不協請於天子而後盟司盟掌之諸侯不得擅相盟凡盟之志皆惡也有以外為主彼欲盟而我從之則言公會某盟於某會聚辭也有以內為主我欲盟而連彼則言公及某盟於某及連辭也不日闕文也葉子曰記史者以

事繫日以日繫月然歟曰然春秋以日月為例歟曰否繫事以日月史之常也有不可以盡得則有時而闕焉春秋者約魯史而為之者也日月史不可以盡得則春秋亦安得而盡書哉必將以為例有當見而史一失之則凡為例者皆廢矣故日月不可以為例為是說者公羊穀梁之過也然則何以有日或不日或月有不月此史之闕而春秋不能益也以為非義之所在則從史而已間有待之以見義而適得者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繫辭上
六

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見時之失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見即位之節也而不可為常亦有經成而後亡之者夏五之類是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段鄭伯母弟也挈鄭伯殺世子母弟目君甚之也不曰殺曰克著其以力勝之必於殺而後已也于鄢遠也大夫三命而後氏段不稱公子未三命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必有見焉而後挈之罪在兄而

舉屬不友也罪在弟而舉屬不恭也段何以不言弟兩責之也視之若非兄弟然鄭伯與段蓋爭國者也即位而與之京祭仲以為過制而不禁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既命二鄙貳於己公子呂言之而不聽曰無庸將自及至收貳以為已邑呂復以為得衆而不顧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已禍於將萌稔而至於襲我然後一舉而以二百乘伐之內有武姜之愛而不之恤必殺而後已者鄭伯之志也去而之焉可以久矣

又往及焉殺不足以言之天叙五典兄弟居其一賊其親而棄其天鄭伯無與立於天下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

仲子惠公之妾母也何以不言夫人非夫人也其卒

在隱公之世未嘗致為夫人也歸死曰聘歸生曰贈

聘以貨財贈以車馬宰大宰也上大夫也咺名也王之上大夫以邑爵見而不名妾母非王之所宜贈故咺去邑爵而名貶也葉子曰大宰王之所與治邦國

者也葵丘之會宰周公在焉春秋舉而加之諸侯之上所以尊王也至僖公而以宰周公來聘蓋已屈矣若桓公以弑立而宰渠伯糾聘之則有甚焉故貶而加名仲子妾也而宰咺贈之則又甚焉故貶而去邑爵春秋之用法固有漸也以為王不可以遽貶故即其使以見之將使王天下者有以自反也然王使榮叔歸成風含且贈使召伯來會葬不貶榮叔召伯而去天以貶王何也仲子猶妾也成風則致之為夫人矣贈仲子禮之所不宜為也含贈成風而葬之則成之以為夫人非特禮之所不宜為也以妾為嫡此王之所應治不能治而反成之王之不王孰大於此是不足以繼天者非使之所可見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宋人微者也及者何公也何以不書公殺恥也凡公與微者盟無事而屈之則見公以示貶有為而求之則沒公以殺恥宿國也地以國者國亦與盟也葉子

曰吾何以知及者之為公歟春秋凡兩微者之盟不志略小事也大夫以上書則或以名或以名氏今但言及而不目其人則誰乎春秋蓋有以公及人者矣公及莒人盟於浮來之類是也古者列國之卿當小

國之君故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夫公侯卿

且不得會況微者乎公與卿大夫微者盟皆恥也然有不得已而非公之本意者則沒公有如及陽處父盟者焉則及微者盟而不目其人固以公為恥而沒

公者也春秋者原情以定罪者也以為有為而求之非吾所欲也吾既以自為恥矣故為之隱而沒公無事而屈之可以已矣而吾欲焉則吾何懼於恥故從而著之以見公宋盟之事於傳無傳而左氏以為始通惠公娶于宋隱公亦娶于宋魯宋蓋婚姻之國也今曰始通則前蓋嘗有絕之矣宿盟之後宋穆公遂以卒來赴而公葬之自是復遇宋公於清兩國不交兵者十年至於齊鄭為好然後翬始伐宋則是盟非

公有為而求之乎浮來之役左氏以為成紀好善小國也雖以子帛之盟息怨於我我不能自強而猶假以為重至莒以微者敵之而不愧斯亦可已矣而公從之宜其不為公隱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寰內諸侯王之上大夫也來來朝也不書朝不與其朝也古者內諸侯不外交外諸侯不內交有天子在不敢以貳故凡夷狄不責其朝亦不能朝則不

書朝凡內諸侯不正其與外朝亦不可受其朝亦不書朝皆曰來葉子曰吾觀於詩書以參春秋凡王之公卿大夫士有稱爵與邑如周公召公毛伯芮伯者有稱氏與爵如劉子單子者有稱氏與字如南仲仍叔者有稱氏與名如劉夏石尚者有去氏稱名如實者有名氏俱不稱稱人如王人者然後知詩書之所見其制名者甚備春秋之所書其正名者甚嚴也凡王之公卿皆大夫也有上大夫有中大夫有下大夫

古者二十冠而字曰伯某甫字與名並見故伯牛仲
弓之類男子之通稱也至五十為大夫則有爵矣又
敬其字繫以氏而不名以是差而上之大夫始爵以
字繫氏而不名則南仲仍叔之類皆下大夫也字進
則爵下大夫以字繫氏中大夫宜以氏繫爵則劉子
單子之類皆中大夫也爵進則邑中大夫以氏繫爵
上大夫宜以爵繫邑則周公召公毛伯芮伯之類皆
上大夫也由字而上則爵而已卿可以兼公皆上大
夫故爵邑不嫌同辭下大夫不可兼中大夫之職故
以氏與爵為辨此仕於王朝者也其封於寰內三公
之田視公侯故公食於邑亦稱公州公之類是也卿
視伯故卿食於邑亦稱伯祭伯之類是也以是差而
下之下大夫以字繫氏上士宜以氏繫名則劉夏石
尚皆上士也上士以氏繫名中士宜去氏稱名則實
中士也中士去氏稱名下士微矣名氏俱不足稱而
稱人則王人皆下士也自人為名自名為氏自氏為

字自字為爵自爵為邑其等以是為差莫不有命數
焉即其命數以推於諸侯之卿大夫士有大國有次
國有小國大國公也次國侯伯也小國子男也王之
上士三命以名氏見大國次國之卿亦三命亦當以
名氏見則甯俞華元之類皆卿也王之中士再命以
見則鄭宛莒慶之類皆大夫與卿也王之下士一命
以人見則大國次國之上士小國之大夫亦一命亦
當以人見而大國次國之中士下士與小國之士其
辭窮矣皆當以人見則宋人邾人之類皆士也故諸
侯之臣非嘗入而為王卿士者皆無得以氏字見諸
侯無四命之大夫也王之所以為王者以有禮也禮
之所以為有禮者以有名分也王政不作而禮廢禮
廢而天下之名分亂矣舉先王之典而申之示天下
為復有王者必春秋而後能正也

公子益師卒

公子益師吾大夫之三命者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皆氏也公子之尊視大夫大夫三命而後以氏見故公子亦三命而後以氏見內大夫卒外大夫不卒為之服者則卒之不為服者則不卒外之辭也禮王為三公六卿錫衰諸侯總衰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以為君臣同體皆所以示有恩也則諸侯之卿大夫宜亦有以為之服如王之服者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戎西方之夷流入於中國者也既僭盟矣又僭而為直會焉此天子所以禮諸侯者也坎地殺牲載書而埋之歃血以為約謂之盟約信命事殺牲而不歃血謂之會天子之會以禮諸侯因而為盟會其本也盟其末也故天子言會不言盟諸侯之盟以謀不叶因而以為會盟其本也會其末也故言盟不言會乃相見於隙地會而不盟蓋直以僭天子之禮於諸侯者

焉爾凡會之志皆惡也會惡矣與戎會惡又甚焉葉子曰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四夷之在中國之外者也亦有中國之夷焉東有淮夷徐戎南有戎蠻子嘉子赤西有姜戎陸渾戎北有赤狄白狄皆其類之入於中國者也王者內京師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故四夷雖在中國正朔不加朝聘不與終不與之通此亦馭世之大權也周自太王避狄而去邠文王之世猶有昆夷玁狁之患伯禽有

魯而徐戎淮夷並興東郊不開至幽王而犬戎遂滅

周宣王南征北伐僅以中興故詩人記之曰文王以采薇以下治外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及襄王立而王子帶爭國遂召揚拒泉臯伊雒之戎以伐京師而襄王復以狄伐鄭納其女以為后則中國之別嫌明微者幾希矣杞二王之後也猶習而用夷禮此戎所以至於伐凡伯天王所以至於敗績于茅戎歟自僖公之後楚始漸強孔子區區於召陵之盟

而致意於管仲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成公之初吳復見經吳楚之盛其間不無小善終不得一列於中國與諸侯比合君臣之辭而一施之此近中國者其拒之有如是之深況其在中國之外者乎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論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以詩戒狄是膺荆舒是懲為證然則春秋之所書周公之所膺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向國也得而不居曰入入逆辭也入國猶圍國未有不以兵者其曰人將卑師少也諸侯以強陵弱以衆暴寡而後有入人之國者凡入之志皆惡也

無駭帥師入極

極國也無駭吾大夫之再命者也帥師將尊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周制也然軍或謂之大師或謂之六師則師亦軍也蓋有合而名

之者有別而名之者帥師將之也不言使將非君所御也凡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惟君將不言帥師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紀裂繻來逆女紀侯國也裂繻紀大夫之再命者也諸侯娶於他國以上大夫逆女女在國之辭也在國稱女在途稱婦入國稱夫人裂繻不言使母命之也禮宗子無父則母命之親皆沒則已躬命之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

兄春秋凡變事書常事不書逆女常也此何以書為

其母命之一見正也葉子曰昏禮五逆女不與焉逆女娶於他國之道也天子諸侯必親迎禮歟禮也逆女於他國則親之禮歟非禮也昏禮主人請期賓告曰某日使者反命主人曰聞命矣及期初婚父親醮子而命之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婿執鴈入升堂再拜奠鴈降出御婦車而婿授綏於門外是謂冕而親迎故詩著刺不親迎以俟我於著俟我於

庭俟我於堂為言若娶於他國則上大夫逆之即館及期而後迎焉正也孰有迎女而親迎之者歟逆女非昏禮之正而先儒一之謂春秋書逆女為譏不親迎是知迎而不知逆也

冬十月伯姬歸於紀

伯姬公之姑姊妹也婦人謂嫁曰歸內女嫁為夫人則書歸不為夫人則不書歸尊相敵也遂稱女別婦也歸稱伯姬別異姓也以字繫姓婦人之通稱葉子

曰吾何以知伯姬之為姑姊妹歟春秋有言伯姬叔姬季姬者有言子叔姬者古者曰男子曰女子非以別子之稱別男女之稱也以別乎子必有加子者焉故女子或曰女子子禮所謂女子子在室為父三年者是也或曰子女子禮所謂子女子之長殤中殤大功者是也叔姬而加子者蓋今公之子則伯姬叔姬季姬固公姑姊妹也

紀子帛莒子盟於密

紀子帛左氏作子帛公羊穀梁作子伯當從左氏紀侯國非子爵也子帛紀大夫之字也莒子將不利於魯子帛以婚姻之故通與之盟而平焉故以字見襄之也其事則史失之矣凡外諸侯盟會征伐以告則書不以告則不書葉子曰吾何以知子帛之為紀大夫之字歟春秋蓋有襄外大夫而字者矣宋子哀是也盟雖諸侯且不得擅為而況大夫乎然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君子之道也春秋雖正名以定罪於

罪之間有可錄焉亦不以廢也楚屈完來盟得以名

氏見屈完不得不稱名氏者也齊高子來盟得以字見高傒不得不稱字者也屈完之盟以天下高傒之盟以魯見義不得不與子帛可獨已乎以子帛為裂縲之字謂莒魯有怨紀侯既婚於魯使子帛盟莒以和解之為魯結好息民其說雖出於杜預然左氏以為魯故則傳之蓋有自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子氏隱公之妻也公死曰薨夫人之死亦曰薨內辭也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先薨則不葬待君而後葬周道也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葉子曰子氏左氏以為隱公之母則聲子也公羊以為惠公之母則仲子也聲子仲子皆未嘗致之為夫人固不得稱夫人則子氏稱夫人蓋隱公之妻穀梁之言是也

鄭人伐衛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十九

聲其罪而討曰伐伐備鐘鼓不聲其罪而直討曰侵侵密聲有鐘鼓而不作罪大則伐小則侵侵伐皆討罪之辭服則止矣故不書勝敗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大司馬之法也天子在上諸侯不得擅相討天下無道征伐自諸侯出凡伐之志皆惡也葉子曰吾何以知侵伐之辨歟宋人殺昭公晉趙盾請師以伐宋發令于大廟召軍吏而戒樂正曰三軍之鐘鼓必備焉趙同有疑者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

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襲侵密聲為楚事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猶行先王之政也春秋之世征伐自諸侯出雖無適而不為僭然其名則竊取之矣

春秋傳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卷二

經部

春秋傳卷二 宋 葉夢得 撰

隱公二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為天下記異也日天下之至陽也有君道焉有父道焉有夫道焉有中國之道焉食者何傷之也為天下至陽而物得以傷之必有為之然者矣而不可知也日有食之云爾是天下之大異也其食必於朔日月者史官之失也葉子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自堯舜以來天人未嘗不相因也有一國之異有天下之異一國之異繫一國故大災可繫齊六鷁退飛可繫宋鸕鷀來巢可繫魯天下之異繫天下故梁山崩沙鹿崩皆晉也而不可繫晉日之會也日一日一周天月一周天天之大物為十有二辰月一周而與日遇於辰陽得其道則不食不得其道則食故有食不食日月動物也動而或差則不能皆中節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晦而見西謂之朓日行遲而月行疾也月既望則邇魄于東朔而見東謂之仄慝日行疾而月行遲也故或食於朔君子一推以其數則凡見其異者不知其可畏也一以為有以致之則不當其物者必以為不信也特舉其異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而與天下共記焉其必有當之者而畏天者知所警矣凡書月與日而見其朔者正也書月與日而不見朔書月而不見日與朔者差也書月與朔而不見日者史官之失也葉子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自堯舜以來天人未嘗不相因也有一國之異有天下之異一國之異繫一國故大災可繫齊六鷁退飛可繫宋鸕鷀來巢可繫魯天下之異繫天下故梁山崩沙鹿崩皆晉也而不可繫晉日者有目之所共覩其繫非以天下歟春秋之時臣弑君子弑父妻弑夫夷狄侵中國以其道言之則陽之傷也多矣謂其無以致之不可也然日月之行則有冬夏兆而為至裂而為分日食必於朔月食必於望不可差以毫釐謂其非有數焉於其間亦不可也或曠年而不食或仍月而食彊弱在其道盈縮在其行皆聖人所不敢知惟兩存而不廢是故以為有以致之也先王於是伐鼓用幣鼙奏鼓鼙夫馳庶人走曰

吾以救日也而春秋日食則書之以為有數焉而莫

之違先王於是又有救日之失而無救月之請曰是其當然而無與於人也而春秋月食則不書所以正人事而全天道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禮也天子記崩不記葬舉天下而葬一人不疑也葉子曰周天王見春秋之世者十有二有見崩見葬者有見崩不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三

見葬者有崩葬皆不見者崩以赴書葬以義見莊僖頃不書崩不以告則不得而書也天子七月而葬桓

秋武氏子來求葬

其時也葬天子親者也文公以叔孫得臣葬襄王昭公以叔鞅葬景王非其禮也故特書崩所書也莊僖頃三王以不赴不書葬所不書也桓匡簡襄景五王以失時違禮特書葬則平惠定靈四王書崩不書葬周不失時魯不失禮以為常事而不書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左氏作君氏公羊穀梁作尹氏當從二傳夫人不可以氏君王之卿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

王之喪嘗主我而我喪之也何以舉族因是以賤世

卿也葉子曰古者內諸侯祿外諸侯嗣內諸侯而嗣

強也諸侯世國大夫不世爵祿諸侯之大夫而世爵祿僭也春秋之世內諸侯之嗣有如尹氏者其後卒

以擅立君諸侯之大夫世爵有如齊崔氏者其後卒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四

以弑君故尹卒以氏書崔杼出奔以氏書以為是世卿者所為故各因其事一見法焉

以七年則緩匡以四月簡以五月景以二月則速非其時也葬天子親者也文公以叔孫得臣葬襄王昭公以叔鞅葬景王非其禮也故特書崩所書也莊僖頃三王以不赴不書葬所不書也桓匡簡襄景五王以失時違禮特書葬則平惠定靈四王書崩不書葬周不失時魯不失禮以為常事而不書歟

未君也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武氏子大夫之在喪者也君子不奪人之喪武氏在喪而命之亦非也

諸侯在喪稱子繫之國大夫在喪稱子繫之氏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外諸侯何以卒以我喪之也同姓臨於祖廟同宗同族臨於禰廟異姓臨於外皆以名見所以正終也不

言薨以別乎內也古者制名上可以兼下不可以

兼上諸侯曰薨而天子亦有言君薨聽於冢宰者士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六

有不得而名者春秋不能益也從史而已然則禮君父卒之類是也豈皆別於盟乎春秋雖以名正然終赴於他國之辭曰寡君不祿而不名何也非禮也記禮者之失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於石門

外盟也內盟言會及外盟不言會及直曰盟而已內

外之辭也必有事焉然後與內同辭鄆子會盟于邾衛人及狄盟是也

癸未葬宋穆公

書以名卒而不赴以名以為不恭其君外之失也葉子曰諸侯死而赴以名禮歟曰然同盟則赴以名不同盟則不赴以名禮歟曰否此左氏之誤也古者無諱至周而後諱然必葬而後諱之者生事終

鬼事始也未葬而諱是不懷也子蒲卒哭者呼滅子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牟婁杞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以伐取
也伐者問罪之師服則止矣從而取其邑是利之也
凡國曰滅邑曰取無宗廟社稷君長屬之以為已有
謂之取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州吁公子也不氏未三命也惡莫大於弑其君不待
貶絕而罪自見君子無所加辭焉各正其名而已世
子稱世子公子稱公子大夫以名氏見者稱名氏以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二
七

名見者稱名微者稱人有稱國者為衆弑君之辭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會之薄也清衛地及我接之也會不言及遇言及
會所期也遇非所期也宋公在衛而我往從之故以
我及宋公諸侯非王命不出境凡遇之志皆惡也葉
子曰遇天子冬見諸侯之禮也諸侯相遇亦有為之
禮者歟曰未有兩君相見而不為禮者也昭公孫于

野井齊侯來唁公既哭以人為薦以席為席以鞍為

几曰以遇禮相見則諸侯之遇固有禮矣然則季姬
及鄖子遇于防亦禮歟曰非此之謂也桃丘之會衛
侯不至書公弗遇此不以禮言也季姬非所見而見
故假遇以為辭使若適相值然固不嫌與諸侯之遇
同辭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公陳侯何以稱爵君將不言師也君行師從不嫌
於無師故外稱爵內稱公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翬吾大夫之再命者也翬名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濮陳地也稱人以殺討賊之辭也臣弑君在官者殺
無赦子弑父在宮者殺無赦夫人而可討也此殺州
吁者石碏也而曰衛人以是為衛人皆得討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桓公之弟也不氏未三命也衛人衆辭也石碏既

殺州吁衛人逆晉於邢而立之立者不宜立也以其

也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不宜立也故特書立焉以見義之得與其立也晉則何以謂之得與其立以弟繼兄謂之宜立不可也致萬民而詢立君周道也衆以為可立而立之謂之不宜立不可也葉子曰公儀仲子之喪舍其孫而立其子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春秋所謂宜立者孔子之言是

矢魚公羊穀梁作觀魚左氏作矢魚當從左氏矢射也古者天子諸侯將祭必親射牲因而獲禽亦以共祭春獻魚之節也公將以盤遊蓋託射牲以祭焉以公為荒矣於是公子彊諫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非其矢也棠魯地于棠遠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春秋所謂宜立者文王微子之意是也國君有嫡而立嫡無嫡而立長正也不幸無嫡又無長不與之立則無君與之立則未知其孰宜立也先王於是有所致萬民而詢立君之道使桓公而有嫡與長則石碏必立之矣今見晉不見嫡與長是桓公無嫡又無長也衛人立晉而不得立則衛安得有君乎此春秋所以與晉也故因晉一見法焉以為異乎尹氏立王子朝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宋穆公稱公二王後也衛侯爵也桓公何以亦稱公主人之辭也葉子曰五等諸侯皆稱公禮歟曰禮也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古者五等諸侯有別而稱之者有合而稱之者別而稱之者實之所在不可得而越者也故諸公之儀不可為侯伯侯伯之儀不可為子男合而稱之者名之所在可得而通者也故五服之別槩曰侯服五等之名槩曰諸侯舉其中以

包上下也諸侯即位踰年於其國中得稱公豈不以臣子皆欲推尊於其君者歟公之為言上以別乎主下以別乎大夫者也故有言后王君公者矣有言坐而論道謂之王公者矣子曰公子孫曰公孫非特許其臣子也雖王亦假之矣是以魯侯爵而諸公皆書公諸國之葬皆稱公寰內諸侯葬亦稱公周道也以為貶其僭者誤也

秋衛師入鄭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十一

鄭國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仲子惠公仲子也宮廟也考成也仲子則何以得考宮亡乎禮之禮也與之歟與之也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仲子不得終於惠公之世則隱公不得祭然為人後者為其祖母三年則隱公以孫祭之可也是謂亡乎禮之禮義之所得與也與則何以書不正其初獻六羽于武舞也

羽文舞也隱公知婦人無所用武而不用于不知仲子不得有樂而不可以獻六羽曰獻尊之也曰初謹始也夫欲尊之而不得其道適以為卑而已矣子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六羽其當之矣葉子曰吾何以知春秋與仲子之考宮歟立武宮立煬宮不與其立者也故不書考而書立立宜不可考固不足譏也仲子之宮與其考者也故不書立而書考於立無譏則考固吾之所與也然辭間容之之緩辭也

不與其正之辭也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十一

言之隱公雖可為仲子立宮而終不可為禮之正故君子不以所與廢所正春秋之義也婦人則何以不得有樂婦人從夫者也死而祔於夫則何所用樂周以閼宮祀姜嫄有先妣之樂亦亡乎禮之禮也而不通於仲子曰祭必用樂歟先王於羣小祀不興舞仲子固不傷於無樂也雖以諸侯用六君子以為悖矣先儒或以僭而越四羽為譏或以殺而厲八佾為美

夫禮必先察其是非而後議其當否使婦人而得有樂則六羽固仲子之樂也使不得用樂雖殺其足美

乎古者禮之別有四而已天子也諸侯也大夫也士也諸侯之樂同以軒縣為節射同以狸首為節未聞

羽數而公侯有別也何獨取於四佾則亦不可謂之譏耶曰魯諸侯之廟僭用八佾自仲子始降而用六

則八佾之用至昭公猶然則亦不可謂之美僭與殺二者皆無當吾是以知春秋所書不在六羽也

邾人鄭人伐宋

邾何以先鄭主兵也盟會以爵為序孟之會楚子先諸侯之類有不以爵焉侵伐以主兵為序戚之圍齊國夏先衛石曼姑之類有不以兵主焉春秋之義也

螟

記災也螟蠾螢賊皆害稼螟食心蠾食葉螢食節賊

食根稼以食心為重故獨書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公子彊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長葛鄭邑也伐國不言圍邑此何以言圍為後取長葛起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平左氏作渝平公羊穀梁作輸平當從二傳輸猶輸栗然有物以將之也和而不盟曰平來外辭也何以不言及鄭平方請未平也人微者也凡外大夫來

皆言使鄭人何以不言使辭不可言使人也葉子曰

吾何以知輸為有物以將之歟夫平則平矣故春秋有書及平者矣有書暨平者矣未有先請而後遽書也是必有義重於已平者而後書以見譏焉其重者

何歸邴是也前無與之後孰歸之非以物輸之而何

左氏以輸為渝謂之更成更成猶言釋憾也杜預以狐壤之戰實之夫釋憾何足志乎二氏雖以渝為輸

而以為墮成則失之尤遠甚蓋知其文不知其事而

妄意之也春秋諸侯會盟口血未乾而背之者皆是曷嘗盡以盟告盟且不告而況於平乎更成墮成皆非義之所在法所不書吾是以知歸邴之為輸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秋七月

無事必書首月以見時全天道也時者天道之一變

而歲之所自成也春秋王者之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王者繼天而為之子也故歷一時無事必書首月而繫於時不敢以無事廢時也歷一月無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十五

事則各於有事之月以見時欲因有時不失時也如是而後可以王矣

冬宋人取長葛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以伐取也伐人而圍其邑踰年而後取之其恭為已甚矣不繫之鄭不與其得取於鄭也

七年春王三月

春秋書王惟春各於其有事之月見之至夏則否王

者以正始為本春歲之始也無事不得見於正月則見於二月不得見於二月則見於三月過三月則時已變矣非王之所以為始是以夏不書王不嫌於無王也

叔姬歸于紀

伯姬歸于紀矣叔姬何以復言歸歸紀季也內女嫁為夫人則書不為夫人則不書叔姬非夫人也何以得書將以起紀季之以鄆入於齊也鄆紀季之邑也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十六

紀季以鄆入於齊非以存鄆以存紀也言歸紀季則不得書言歸於紀則得書君子憫紀之亡而欲存之紀季不得以侯書故假叔姬以夫人之辭成紀季以為侯而後紀可見者春秋之義也葉子曰叔姬歸于紀左氏公羊皆無傳而說者以為伯姬之媵而待年之待年於室於禮未之聞也且媵小事不書宋共姬

之媵有為言之也使叔姬以紀故而錄自當正名曰
媵亦安得以夫人之辭同書曰歸於穀梁獨以為遂
之道微故不言逆媵固不得言逆以為大夫妻乎則
不當書歸以為紀侯妻乎則既有伯姬矣吾不知其
說則曰紀季為妻者義當然也

媵侯卒夏城中丘

中丘內邑也夏城之失時也凡土功有時制龍見而
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時也大都

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無過百雉制也
不得其時則書不得其制則書其役長者志以時其
役短者志以月未有以建子書者外是皆失時也創
築曰築脩舊曰城脩舊淺事不得其時制雖淺事亦
書重民事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周道也書聘不書問略
小事也聘大夫之事古者大夫五十而後爵異姓以

名氏見同姓以公子見雖母弟亦以公子見年不稱
公子非大夫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年
云者以母弟而任大夫之事以齊侯為愛其弟而易
大夫非公天下之道也

秋公伐邾

不言師君將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伯王之上大夫也凡邑也伯爵也天子時聘以結

諸侯之好大夫將之周道也何以書非常也葉子曰
存覲省聘問五者君之事也春秋何以獨書聘吾考
於禮天子之撫邦國者一歲徧存三歲徧覲五歲徧
省而無聘問至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覲以除邦國
之慝間問以喻諸侯之志則存省不與蓋存覲省常
也猶臣之有朝覲宗遇也聘問非常也猶臣之有會
同也聘與問一事也大曰聘小曰問則問亦聘矣而
殷覲亦與常覲異特見於除慝二者時舉而用之故

典瑞有殷聘之玉無存省之玉無存省之玉蓋非常

則用玉常事則不用玉春秋之世邦國之慝無歲無有王之所不暇覲亦非王之所得除也則非常而見者惟聘而已此聘所以獨見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楚丘衛邑也戎中國之夷也戎朝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戎因其使我而歸邀諸塗而執之其曰伐何不與戎之得執天子之使也伐何以與執何以不與

伐者一國之辭執者一人之辭伐者加諸我當不當未可知焉執者為之因服矣伐可言執不可言也戎之伐雖不得為正而凡伯以王臣而見伐於戎則為凡伯者亦病矣葉子曰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周衰以中國之戎而暴天子之使君子雖為之辭以抗王人然凡伯不能正其身以辱君命亦春秋所不得掩如是而後可以抑夷狄正王臣焉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外遇不言及略之也以告則書不以告則不書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

邴左氏作祊公羊穀梁作邴當從二傳邴鄭邑也宛諸侯受地於天子不得私與人歸之罪納之亦罪也

葉子曰邴三家皆以為鄭祀泰山湯沐之邑蓋自左氏失之古者謂秋田祭四方為祊祭之明日再祭為

祊祊祭名也左氏既以為祀泰山之邑故遂誤其地為祊謂鄭請復祀周公易田而以許田為周公祊鄭祀周公非其鬼而祭之此理之必不然者也而何祊之云二傳雖得其名而不察其實故亦從以為湯沐之邑邴不得為祀周公之祊則許安得為祭泰山之邑哉惟不知前之為輸平是以妄信其傳而弗悟也

庚寅我入邴

歸邴挈鄭伯著鄭罪也入邴挈我著魯罪也凡內邑

歸言取不言入我所有也歸外邑言入不言取非我所有也入逆辭也非我所有外雖歸之其道猶為逆云爾葉子曰春秋書內事未有言我者惟外伐我言某鄙敗績言我師此別外之辭也舍是惟我入鄅齊人歸我濟西田吳伐我齊伐我凡四見焉是豈別於外乎凡我皆有已之辭春秋之所貶固皆已罪然有因人而致之者未必皆出於我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秋七月庚午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葉氏春秋傳

主

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八月葬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螟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季王之下大夫也聘或以卿或以大夫以卿聘者大聘也以大夫聘者小聘也葉子曰吾何以知聘大小之異使歟聘禮使者載旛旛孤卿之所建也然有曰大夫來使無罪則饗蓋有大夫而為使者矣而禮

諸侯之邦交五年一大聘三年一小聘先儒謂大聘

用卿小聘用大夫此諸侯之禮也春秋書王聘言尊者如宰周公幼者如王季子仍叔之子固異文而有書卿以邑爵見如凡伯渠伯者有書大夫以氏字見如南季家父者以諸侯之禮推之茲非大小之辨歟大聘聘也小聘問也聘有享獻及夫人主人筵几有私面升而郊勞至問則略之是所以為大小之辨者此使所以亦不得同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葉氏春秋傳

主

大雨震電不書此何以書不時也建寅之月未雨雨水而大雨雷未發聲而震電

庚辰大雨雪

大雨雪不書此何以書不時也建寅之月也

挾卒

挾吾大夫之再命者也

夏城郎

不時也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前未有言戰者此何以言敗宋師內辭也春秋內魯而外諸侯內敗於外皆不言我師敗績直曰戰不以内受敗於外也內勝外皆不言及某師戰直曰敗某

師不以外見敗於內也此翬之師也何以言公非翬

之師也翬還以為不得志而公自將也葉子曰春秋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二

有偏戰有疑戰偏戰結日而戰也疑戰詐戰也為左氏之說者曰皆陳曰戰謂偏戰也未陳曰敗某師謂疑戰也而穀梁亦云非也凡魯與外書敗者七未有一言敗績者豈魯皆詐戰乎凡外諸侯書戰者十有四未有一言敗我師者豈諸侯皆偏戰乎吾是以知春秋之義在內外不在偏戰疑戰也

辛未取郜

郜宋附庸之國也凡取附庸之國曰取屬之以為己

有也雖有社稷宗廟君長而屬之以為已有故不嫌

於與邑同辭也葉子曰吾何以知郜為附庸之國歟桓書取郜大鼎于宋以郜別宋則非宋之邑也僖書郜子來朝則郜非特為魯之附庸蓋後自能立國進而為子猶邾之為邾子也誠為宋邑則郜安得有君哉

辛巳取防

防宋邑也內取外邑不書此何以書我舊邑而嘗侵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二

於宋者也葉子曰吾何以知防之為我邑歟前年書公會齊侯于防固我邑也至是而會齊鄭伐宋未知宋之罪也或者齊會之後宋嘗侵於我遂伐而復取之歟何以不書宋侵外取內邑皆不書殺恥也故書取鄆亦不著其侵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鄭伯伐者何伐宋蔡衛三師也鄭伯取者何取宋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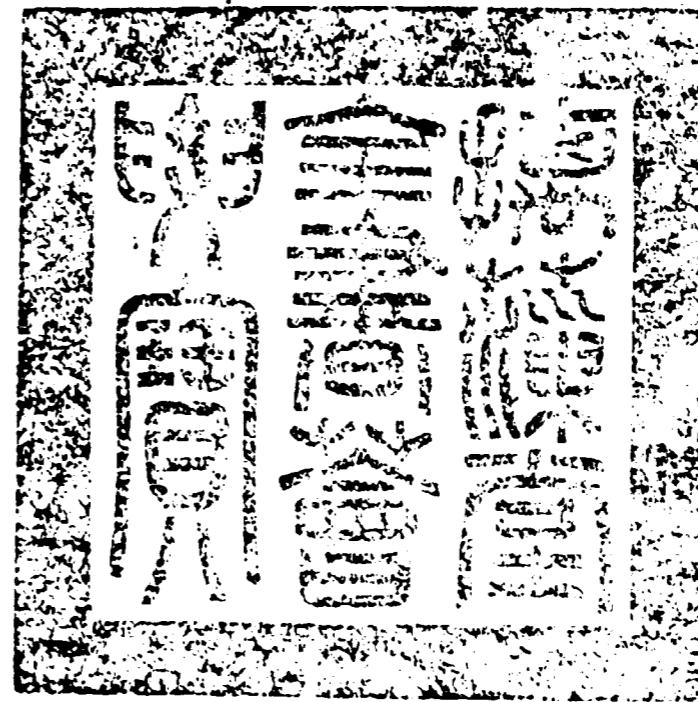
衛三師也何以言伐又言取不正鄭伯乘人之隙出

不意而覆其師也宋人衛人入鄭固非矣得而不居
猶未盡惡焉益之以蔡而伐戴則力已憊志已驕矣
鄭伯乘而伐之三國不支鄭伯於是乎取其師伐討
罪之名也鄭伯討其入國之後可也不待其服乘其
隙而取之其師不可也何以不言師師少也春秋有
言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矣有言鄭罕達取宋師于
屈矣取者覆而敗之不遺一人之辭也何以不言鄭
伯取宋人衛人蔡人於戴戴不見伐無以著三師玩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兵而可取鄭不見伐無以著其以討罪為名而志復
怨伐宋取長葛為暴師也伐邾取湏句為登叛也且
不可况一日而覆三師乎君子為之變文曰伐取之
其辭略而殺甚鄭伯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十有一年春

春秋正月無事則以次月首時而書王矣亦有事在
時而不得其月者則以事繫時而不書王無所寄王
也隱十年無正月豈皆不得其月歟因其有不得者
而去其所得者以正隱也葉子曰吾何以知隱正月
為因其有不得而去其所得歟春秋天下之大法也
事者法之所記以著者也事可以見法則著事事不
可以見法則著法事可去法不可失也隱受位於惠
正也不有其位欲致國於桓則不失也著其始正而
治其終不正故元年有正月自二年終其世無正月
定不受位於昭非正也因其受而有之不為徒讓以
起亂則正也治其始不正而與其終正故定元年無
正月自二年終其世有正月是說也公羊穀梁知之
而不盡夫定亦安得為終正哉蓋定既迫於季氏而
受之矣將復致國于昭之子則季氏必不從也定既
不受昭之子又終不得立則魯何時而可治乎三家
未必不乘其隙而取之是以不得已而與之正夫定
猶不得已而見歟則隱之得已宜春秋之不與也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慎大
謄錄監生臣張起隆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經部

葉氏春秋傳卷

四三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一千三百十三

經部

春秋傳卷三

宋 葉夢得 撰

隱公三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朝諸侯見於天子之禮也諸侯不得相朝侯而更相

朝固僭矣而又旅見亦天子之禮也故累數之以公

為僭之中又有僭焉者也葉子曰吾何以知諸侯之

不得相朝歟禮莫大於君臣辨君臣之分莫嚴於朝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一

故一歲而以時來見者四六年而以服來朝者五天

子所以一天下也朝覲宗遇會同皆朝之名既命之

曰朝以其先者為主也朝之為言天子當寧而立諸

公東面諸侯西面會何取於諸侯之庭哉乃諸侯有

入其國假道而過焉者謂之邦交於是兩君相

見之好是故諸侯有兩君相見之好無兩君相朝

之禮至春秋而先王之制亡矣有言諸侯間於天

子之事則相朝者有言小國之免於大國朝而獻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五燕脩

功者有言先王制諸侯五年四王一相朝者有言明王之制諸侯五歲而朝者此周之末造也大抵彊弱更相事而已是以魯之往朝者皆晉楚齊大國而諸

侯之來朝於魯者皆穀鄧滕薛杞鄫邾曹鄭鄭牟葛小國非特諸侯然也王臣亦有外交而僭者焉其見於內則祭公祭伯來其見於外則州公如曹春秋一正之外書曰朝內書曰如旅見則累數非其所則志地攝而來則志名各著其實而罪自見至於王臣

又絕其朝而不書嫌於貳君也夷狄亦絕其朝而不書嫌於亂華也而三家不能辨或曰諸侯即位小國朝之或曰諸侯再相朝以修王命或曰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此豈周制也哉然則大行人之辭曰諸侯之邦交有世相朝者吾聞諸公侯伯子男入有郊勞出有贈賄見於廟中相與為賓之儀矣未聞當寧而面於庭者此諸侯欲文過而益其籍之辭非先王之言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薨何以不地故也故則何以書薨以內大惡則不可言以臣子之心則不忍言也何以不言葬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責臣子也以為所以事君親者人得以任其責故君弑在官者皆得討之不必其國也父弑在宮者皆得討之不必其子也州吁弑桓公衛人能討之故桓公得葬無知弑襄公齊人能

討之故襄公得葬葬者臣子之終事君弑賊在偃然南面而事之曰吾所以事其君親者為已終可乎此春秋所以不得葬也

桓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故不書即位言有不忍於先君也此何以書即位身弑君而代之成其意也葉子曰天子崩諸侯薨嗣子立於喪次禮歟禮也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

殯既殯大臣以其受命於前王者即柩前而告之曰

也

顧命禮歟亦禮也然則何以踰年始書即位稱元年

有喪次之位有南面之位喪次之位所以繼體也一

年不二君故雖即位未成其為君出見羣臣於寢門

之外羣臣拜則答拜天子稱予小子諸侯稱子年用

舊君之年而未敢改位存舊君之位而未敢居死則

天子稱小子王諸侯稱小子侯南面之位所以朝羣

臣也曠年不可以無君故至於明年天道一變前王

之義終矣然後始以其正月朔朝廟見先祖以所受

命者告焉而稱元年天子稱王諸侯於其封內稱爵

自周以來未之有改也然則繼故不書即位豈不即

位歟原其情有所不忍而不書也而先儒乃以為繼

故則不即先君之位夫天下未有無位而為君者不

即先君之位而何位乎即位者禮也忍不忍者情也

死君而代之位孰以為忍而況於繼故繼故不書即

位所以弭天下之爭而示有恩於先君者春秋之義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公何以會鄭伯求免於鄭也葉子曰垂之會三傳皆

不著其說吾何以知其為求免於鄭歟放弑其君則

殘之周公之刑也周哀王政不行於天下列國有弑

其君者非特天子不能討方伯不能正而有幸而求

免焉衛州吁弑桓公而立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

石碏石碏曰王覲為可於是教之使朝陳而請覲曹

負芻殺宣公之子而自立諸侯與會於戚而執之曹

人請於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亂臣賊子之所

懼者天子與侯伯爾天子而與之覲諸侯而與之會

是既許之為君矣後雖有欲討者無所加兵焉此周

之末造也宣公弑子赤而會齊侯于平州左氏以為

定公會齊人於是取濟西田以為賂左氏亦既言之

桓之會鄭非齊之與宣會歟鄭伯以璧假許田則濟

西之會也蓋自隱公初齊晉猶未強鄭莊公獨雄諸

侯及使宛來歸邴之後隱遂舍宋而事鄭伐宋入許無不與之同者此桓之所畏也是其首求於鄭者歟鄭既得賂然後始固好而為越之盟故稱及焉及者內為志也三傳惟蔽於易邴之言不知許田之為賂是以併垂之事而失之春秋有屬辭比事而可見者吾故以負芻之討平州之役而知其然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許田許之田也許田則魯何得有之鄭伯與我入許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葉氏春秋傳

六

而居許叔於東偏以其大夫公孫獲居西偏蓋有分地而共取之者矣許近鄭而遠魯於是因會求併得焉何以言璧假不敢正其為賂而為之辭也其曰許田者何非許也許之田也郜鼎不得取之宋不可曰宋鼎許田不得取之魯不可曰魯田葉子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固自有許矣吾何以知許田為取之許者歟春秋邑不言田故謹闡不言田舉重也國而後言田鄭言田得田不得國也惟田目地

故濟西汶陽漷東沂西皆繫地許地邑則不目田矣當與取謹及闡同辭其曰許田亦得田不得許也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楚遷許於葉王子勝言於楚子謂鄭以許為俘邑則鄭之有許豈魯之謂歟公羊乃以田邑多寡為別邑多於田稱邑夫邑孰有多於田者非吾所能知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秋大水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葉氏春秋傳

七

記災也雨滛而害稼凡大水以時書者皆志夏秋以月書者皆志七月八月志以時者其災長志以月者其災短七月八月尤麥苗之時也不為災則不書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孔父宋大夫之四命者也宋何以有四命之大夫二王後得備官也弑官書及其臣君累之也累則何以有書不書賢則書之也孔父正色立朝人莫敢過督

將弑殤公先攻孔父之家而殺之知孔父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矣是以及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宋得備官歟古者二王後天子賓之而弗臣皆得修其禮物之舊所謂杞宋之郊以禹契者其最大焉者也一娶而十二女三夫人之媵各三則見於經矣是以諸侯大國三卿而宋獨備六卿其在成公則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鱗曠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矣其在共公則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矣其在元公則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卬為大司徒樂祁為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為大司寇矣春秋以命數正名不嫌與諸侯卿大夫同書王上大夫以邑爵見王中大夫以氏爵見宋無畿內之邑不得食采而見爵故王上大夫雖以邑爵見而兼公則舉官宰周公是也宋有司馬司地則亦其上大夫而舉官者也王下大夫以

字氏見家父是也宋有孔父則亦其下大夫而字舉者也王上士以名氏見如劉夏宋有仇牧亦上士也王中士以名見如寶宋有山亦中士也由是言之非二王後得備官歟然王之上士以名氏見而宋牧得稱大夫王之中士以名見而宋山亦得稱大夫蓋不能備官而攝者或不與諸侯同春秋攝卿與大夫皆同正書是以華元魚石仲幾皆得為卿而山得以大夫稱也或者謂君前臣名孔父不得為字此禮之施於君臣相與之際者豈春秋之謂哉弑君名者初不以為輕大夫字者初不以為重道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滕子來朝

滕侯國何以稱子時王貶之也諸侯一不朝則貶其爵宗廟有不順亦絀以爵焉周道也滕侯必居一於此矣葉子曰王政不行於諸侯久矣何以能加於滕歟春秋之初小國猶有聽命焉者也故杞於桓以侯

見至僖而書子薛於隱以侯見至莊而書伯與是為三皆微國也大國則莫見焉杞於僖以子見至文則復書伯亦以是進之也自文以後雖三國亦莫行則周益衰矣或者以為進退皆春秋夫爵王命也可春秋而專之乎以春秋為可專則諸侯之惡有大於此三國者何以不貶或曰小白伯而正王爵杞薛蓋終小白之世未嘗與齊通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成平也古者謂和為平謂平為成宋亂則何以言成取賂於華督而不能討也何以不言平言成則見其與亂和言平則疑有正其亂者焉葉子曰諸侯不專征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告諸朝請討焉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孔子之志也故蔡人殺陳佗楚人殺陳夏徵舒不嫌與衛州吁齊無知同辭華督之罪固諸侯所得討也乃取賂而與之成夫伐罪之師不

求其必誅苟服則止矣結成而還可焉取成而還可焉行成而還可焉弑君之賊其可服罪而成乎春秋不目事會而目事者二孟之執宋公也薄之釋宋公也故也盟而目事者二孟之執宋公也薄之釋宋公也四者獨志於宋以為二王後雖天子客而不臣是以重之宋亂之成諸侯無與容於天下矣

夏四月取郜大鼎於宋

此華督之賂也何以言郜大鼎郜之分器也古者親

同姓以寶玉郜文之昭也武王克商分其宗廟之器以賜兄弟之國謂之宗彝而郜在焉是天子所賜以守其國者也郜雖失之宋不可有之鼎雖在宋猶曰郜鼎云爾前未有言與之者此何以言取所以見其為成亂也鄭人以賂輸平於我而我從之故書鄭伯使宛來歸邴我責賂於宋以成其亂而宋與焉故書取郜大鼎于宋有所刺於後必有所見於前其曰取于宋宋非我所得取也宋不得取於郜則我固不得

取於宋矣

戊申納于太廟

太廟周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魯道也廟之有器所以薦德不義而薦之周公其哀矣是謂瀆其祖納者以力强致之辭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蔡侯鄭伯會于鄧
鄧亦與會也

九月入杞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三

十二

不言主師內之微者也內之微者書人則不辭何以不言我不居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至者何告至於廟也禮諸侯適天子告于祖廟于禰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告于禰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葉子曰春秋書大事不書小事書變事不書常事國君歸而告于廟謂之致常事也何以書大也國君宗廟社稷之所

繫安有出境而不致其反者乎何以或書或不書有

史失之而不得書者有君廢之而不得書者故自文而上六君見出者九十九致者十有八自宣而下六

君見出者八十六致者六十九近詳而遠略則史失之也隱公不終於君故終其世皆不致則君廢之也

春秋無所加損所大者惟君而已三傳或以為備禮則書不備禮則不書或以為殆其往而喜其歸齊桓之盟會安之則不致或以為會夷狄不致離會不致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三

十三

惡事不致紛然皆不可通此則不知其說而妄意之也

三年春正月

正月何以不書王無王也桓弑君而奪之國不受命而自立以為有王則不至於是矣而王亦不加討焉王亦不自有其王也故不書王何以三年而後始不書元年二年未知其無王也十年十八年復有王存王也葉子曰古者諸侯喪畢見於天子賜之駁冕圭

辭然後歸以臨其民明其有所受也而桓至莊公始見王使榮叔來錫命是桓未嘗朝王而受命也元年二年隱之喪未畢則將朝而請命歟遂不朝歟未可知也故書王以俟之至於三年而不朝則不朝矣其意曰是何必朝焉爾然後見其無王故去王自三年始王天下之王也十數之終也踰十年無王則無王天下之王豈以桓為有無哉坤之上六曰為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則十年之書王亦嫌於無王而存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三

十四

之也十八年桓之終也桓雖無王王不可以不治使遂終不見王則桓得成其無王之惡而王亦廢其為王之實矣故十八年復書王所以治桓而申王此春秋正王法之道也

公會齊侯于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相也胥命相命為侯伯也古者王畿之外設方伯皆以諸侯有功德者為之自侯伯而長九州謂之牧自上公而分二陝謂之伯必有天子之命焉故曰八

命作牧九命作伯天下無伯齊侯衛侯不受命於天子而擅相推是諸侯而自為命也何以不言相兩曰相胥有待也見齊衛之更相待云爾葉子曰吾何以知齊衛之擅相命歟齊侯僖公也衛侯宣公也齊衛之初皆常為伯矣管仲曰召康公賜我大公履五侯九伯皆得征之則大公之為二伯而周官所謂九命作伯者也康誥命康叔曰孟侯詩責衛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則康叔之為方伯而周官所謂八命作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三

十五

牧者也桓王之時周德衰而諸侯莫適為主僖公宣公因欲舉其世職而更命以為侯伯故曰胥命九儀之命周之所以正邦國之位者也非入而受命於王則王以大夫為之錫命雖桓文之盛不敢竊以為辭葵邱之會束牲載書而稱五命蓋有宰周公臨之焉而況於侯伯乎齊小白之霸也王實使召伯廖命之晉重耳之霸也王實使尹氏王子虎命之而公羊穀梁乃以結言而退為美傳說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

下罔攸稟令諸侯而得言命非春秋之義也

六月公會杞侯於鄭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有繼之辭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何以氏始三命也逆女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以
翬逆也古者嫂叔不通問而況逆女乎翬桓公之弟
惠公之子也葉子曰夫婦之道人倫之本也魯諸公
十有二見逆女者四皆以違禮而失常也莊書公如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十七

齊逆女不正公親逆也桓書公子翬逆女宣書公子
遂逆女翬桓公之弟惠公之子遂宣公之弟文公之
子不正其以叔逆嫂也成書叔孫僑如逆女僑如成

公之族叔祖叔孫得臣之子不正其以尊逆卑也古
者天子嫁女乎諸侯以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
乎大夫以大夫同姓者主之主之以敵大夫可也逆

之於他國不可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父父
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而家道正魯之亂有如慶

父仲遂之殺嫡者有如僑如之譖其君於霸主而止
之者皆自其家失之此春秋所以謹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

謹魯地也父而自送女非禮也禮送女父不下堂母

不出祭門兄弟庶母不出閨門所以遠嫌也何以不
稱夫人以齊侯為之辭也葉子曰文公逆女于齊在
國不言女已成禮也於文公則既成婦矣故書逆婦
姜於齊姜宜稱女者也齊侯送女於謹入國不言夫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十八

人未成禮也於齊侯猶女矣故書齊侯送姜氏於謹
姜氏宜稱夫人者也是謂名正而言順

夫人姜氏至自齊

何以不言翬以夫人姜氏至自齊公自受之於齊侯
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有年五穀熟也五穀熟為有年大熟為大有年葉子
曰古之辨年之上下者曰豐年曰中年曰無年有年

者中年也大有年者豐年也歲非五穀皆不熟無非
有年者何獨於桓書有年於宣書大有年歟桓宣皆
弑君者也桓書大水書螽書雨雪書無冰則有年非
桓之所得致也宣書螽書大旱書大水書蠽生書饑
則大有年非宣公之所得致也於皇來半將受厥明
昭上帝迄用康年武王之詩也天降喪亂滅我立
王降此蟲賊稼穡卒痒厲王之詩也年之有無豈非
以其君歟然天之愛人至矣非其惡有至厲王未有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名遂以苗田而享祔秋教治兵以辨旗物遂以獮田
而祀祊冬教大閱以總軍實遂以狩田而享烝振旅
芟舍治兵大閱習武之名也蒐苗獮狩田之名也志
以武者書以武志以田者書以田非其時則書非其
地則書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渠伯糾王之上大夫也宰大宰也糾名也王之上
大夫以邑爵見而不名為大宰則書官此何以名桓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負弑君之罪而不能討不朝王而反聘之王失正也
大宰以六典佐王治邦國聘非其所聘而不能正使
非其所使而不能辭糾失職也然則何以不貶王王
不可以遽貶也貶糾所以貶王也葉子曰是歲與七
年皆闕二時不書秋冬史之闕文歟春秋闕之也易
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
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春秋歷一時無事必書首月
以見時所以奉天也桓無王者天所王也無王亦

無天矣是何足與語四時之序者哉而此二時者下
無事上有事是以因其可闕而闕之四年承宰渠伯
糾來聘見上無天子而渠伯來聘也七年承穀伯綏
鄧侯吾離來朝見下無諸侯而穀鄧來朝也上無天
子而不能誅下無諸侯而不能討故因其無事不書
首月以見時者為其不足與奉天而絕之天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卷四
宋葉益 編

春秋傳卷四

宋葉夢得撰

五年春正月甲戌

桓公二

下無文經成而亡之也葉子曰春秋有闕文歟曰然仲尼書而闕之歟曰否經成而後亡之也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不及見其全文而與之正猶無馬不能借人而與之乘也

是以君子慎乎闕疑乃春秋則非史也將別嫌疑以為萬世法則何取於多聞哉可及者及之不可及者則去之而已所以為春秋者不在是也故春秋無闕文而先儒之說乃以為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納北燕伯於陽謂之公子陽生曰我知之而不革夫如是則春秋何以定天下善惡而示勸沮歟吾是以知凡春秋之闕文非仲尼之闕疑皆經成而後亡之者也

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如紀

如朝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謾也外此則無謾乎過我也齊侯將襲紀與鄭假朝以濟其謀紀人知之不及行諸侯相朝固非矣而又謾焉是以因其過我而一正之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王之下大夫也子之云者非大夫也辭間容之之緩辭也不正以其子代父愛人之子而輕其大夫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四

二

也桓不足聘名宰渠伯糾已一見賤矣再不足貶也貶其使仍叔之子而已棄子曰春秋之善善也一善不再褒因其可褒而褒之而吾所與者自見矣其惡惡也一貶不再貶亦因其可貶而貶之而吾所奪者自顯矣蓋所以為褒貶者著吾所與奪而已何必致意而屢見哉是以不以其人每加之也

葬陳桓公城祝丘

不時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何以伐鄭鄭不朝也初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公忌父周鄭交惡而不來朝至桓王立而鄭伯復如周王不禮焉遂畀虢公政鄭伯復以齊人來朝猶修方伯之職也既而取其鄙劉為邢之田遂復不朝於是八年矣鄭在男服三歲一見諸侯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再不朝則遽伐焉不問罪而王又親之以王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四

三

為失政矣何以不曰天王伐鄭而舉從者以為之辭不以鄭伯敵天王也鄭伯何以無貶辭古者諸侯有罪方伯征之方伯不能服二伯征之二伯不能服而後王親征焉諸侯而至於王親征固無與立於天下矣然則王無罪乎天下有道諸侯六年五服一朝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諸侯不能服而王親征王亦病矣三國何以皆稱人諸侯無軍以卿帥其教衛之民以贊元侯入天子之國曰某氏故以人見周禮也

鄭於是射王中肩而敗王師何以不書敗不可言也
葉子曰天王敗績於茅戎書敗鄭伯大敗王卒不書
敗戎外裔也鄭中國也外域王靈所不及敗何恥焉
中國而敗王則所以為王者亡矣不可以鄭而亡王
是以不可見敗也

大雩

雩旱祭也天子之雩主上帝諸侯之雩主上公有常
雩有旱雩建已而雩常雩也常雩未旱不書非建已

而雩旱雩也旱雩已旱書以時書者皆志秋冬以月

書者皆志七月八月志以時者其災長志以月者其
災短故春夏不雩冬雩失時也何以不書旱言雩則
旱見言旱則雩不見旱而得雨則書雩旱而不得雨
則書旱大雩天子之雩也凡天子之祭皆曰大饗曰
大饗旅曰大旅大雩必有盛樂焉魯何以得雩周公
之賜也葉子曰三傳言雩各不同左氏曰龍見而雩
過則書郊禘烝嘗有常則有時旱無常則無時龍見

而雩建已之雩以過而書則旱不得雩乎穀梁以雩
月為正秋雩為非正志月者七月八月九月也志秋
者包三月也月為正而秋安得不正乎知雩為旱祭
惟公羊為近經也

螽

記災也凡螽與雩同書以時書者皆志秋以月書者
皆志八月九月十月害稼也書以時者其災長書以
月者其災短以其十二月書者失蟄也

冬州公如曹

州公寰內諸侯王之上大夫也天子三公曰公嘗為
公而食其邑者亦曰公州公嘗為公而食其邑者也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貳君也外此則無貳君乎過
我也為天子之公而外交於諸侯以為無君則可矣
是以因其過我而一正之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王之中士也來來朝也何以不書朝不正其得外

交故不書朝與祭伯之辭一施之也葉子曰三傳皆以是為簡州公之辭夫州公既冬過我則來矣何至春而始書乎或曰州公以冬過我以春來朝若是則當如晉侯侵曹晉侯伐衛異事而複重不可以蒙上文如劉夏石尚以上士三命書名氏王人以下士一命畧名氏則中士再命書名而不氏固其所也諸侯再命之大夫如無駭挾以卒見柔以伐見溺以會見吳札秦術楚叔以聘見鄭宛莒慶以其事見春秋之通例也何獨至於王士而疑之乎

命畧名氏則中士再命書名而不氏固其所也諸侯再命之大夫如無駭挾以卒見柔以伐見溺以會見吳札秦術楚叔以聘見鄭宛莒慶以其事見春秋之通例也何獨至於王士而疑之乎

九月丁卯子同生

同莊公之名也嫡長也禮世子生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三月夫人以見於阼階而君親名之以告於太宰書而藏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非世子皆

降一等見於外寢而名以有司所以正嫡也舉之以禮則書不以禮則不書所以重嫡也不曰世子未誓不時也且畏鄭云何以不書田其所志者習武事也於天子也

蔡人殺陳佗

稱人以殺討罪之辭也臣弑君在官者殺無赦以為國人則皆得討之矣佗陳賊也蔡人何以亦得殺春秋之義也惡加於君親者天下之所共絕不必國人

而後行之也故蔡殺陳佗得書楚殺夏徵舒得書踰年之君稱爵佗立踰年矣何以不稱爵不成其為君也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舍未踰年之君也而成之為君不成其為君然後佗可得與其殺成其為君然後商人可得正其殺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咸丘內邑也古者以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有田事則焚萊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二月建丑之月也

火未出而出曰焚咸丘火失其禁而遂以害其邑也
其失火歟其焚萊歟災先言所而後言所災天火也
見其火而已焚先言焚而後言所焚人火也有焚之
者也葉子曰廩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鄉人
為火來者拜之以為相弔之道焉咸丘焚固春秋之
所重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伯鄧侯失地之君也諸侯失地以奔來者書以奔

以朝來者書以朝失地則何以能朝猶不失其為君
者也古者謂是為寄公或曰寓公寓公諸侯分地處
之而不臣為其所寓君服齊衰三月何以名內有君
也何以再書來朝殊見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烝夏之冬祭也宗廟四時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
嘗冬曰烝建子烝節矣何以書為桓公也桓棄父之
命篡兄之位蓋無辭以見宗廟既取郜鼎納太廟矣

復以五月烝踰冬而廢祠八月嘗先秋而廢禴是豈
以祭祀為嚴哉其意若曰吾釋其薄而用其厚祖考
其說乎君子是以為誣雖祭而時猶不敬焉曰求豐

而已矣葉子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周人之詩也周
之先祖所以事其先公先王者雖亦以是四名不曰
吉蠲為饋是用孝享者乎祭莫厚於烝嘗莫薄於禴

禴先王因其時而並脩之未之有擇也豈必其厚者
以為孝哉而桓公之祭見烝而廢祠見嘗而廢禴曰

吾惟享而已矣豈其先祖所謂吉蠲者哉故烝而又
烝君子察其重者而著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
之禴祭實受其福桓公無以受其福矣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父王之下大夫也

夏五月丁丑烝秋伐邾

不言主帥內之微者也

冬十月雨雪

雨雪不志此何以志建酉之月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

祭公寰內諸侯王之上大夫也來來朝也祭公則何以來朝于我天子使我主紀婚祭公逆王后過我而朝也天子逆后以卿而公臨之祭公逆后固非矣內諸侯不外交祭公來朝於我亦非也故祭伯書來實書來祭公書來逆王后則何以言遂祭公受命往逆后過我朝而後往亦非也故以繼事之辭書焉遂繼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葉氏春秋傳

十一

事也齊伐楚侵蔡而後伐可侵蔡所以伐楚也祭公逆后朝我而後逆不可朝我非以逆后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稱王后矣何以復曰季姜父母之辭也王者無外命之斯成后矣故逆曰王后未廟見父母未敢成之為后雖貴以配天子猶曰吾季姜云爾故歸仍稱季姜

京師衆大之辭也京大也師衆也不敢斥天子之名

曰是天下莫衆且大焉者也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何以使世子來朝攝也禮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朝天子之節也朝天子有時有故不能朝則攝諸侯無相朝之道射姑而攝朝是仇天子之禮於諸侯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葉氏春秋傳

十一

桃丘衛地也會兩相期也晉納捷箒而中已曰弗克納弗彼可得而我不欲之辭也宣公葬敬羸而雨曰不克葬不我欲之而彼不得之辭也衛與我期外我不至我為恥矣故書弗遇若我不欲見然殺恥也沙隨之會晉以僑如憇拒公而不見非我所恥矣故書不見公正彼之不見不恥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內言戰敗之辭也何以不曰及齊侯衛侯鄭伯戰于

郎外為志也魯以周班後鄭而鄭來伐然命魯者實齊也齊於是不能正又為之出兵而衛亦佐焉二國之罪有大於鄭者故不以鄭主兵而變其文曰來來聘來盟來歸來奔可矣未有戰而可來者是以君子之惡戰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三國何以稱人大夫貶而人者也大夫則何以貶正大夫之始盟也大夫交政於中國自是其強矣故於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四

十二

始焉一貶之葉子曰亞曹之盟三傳皆不著其事而先儒有為貶大夫之始盟者吾何以信其言哉前乎此有以諸侯而盟者矣未有大夫而盟者也後乎此有以大夫而盟者矣未有人而盟者也人而盟惟此與鹿上兩見爾鹿上執宋公而貶諸侯者也春秋謹名惟稱人為多義各主其事以別之微者稱人與衆稱人貶諸侯及大夫稱人此其大法也微者之盟不志既不得目微者以為衆則不可貶諸侯則無事非

大夫而誰歟大夫之同盟衆矣其皆稱人者惟清丘一見左氏以為貶晉原穀宋華叔衛孔達然則惡曹清丘其罪同春秋固正其法而一施之者也是以雞澤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君命之也溴梁書大夫盟君在而大夫自為盟也各原其事而為之辭矣則大夫之盟始於此宜於是焉而正之也故曰大夫之盟始惡曹大夫之會始北杏大夫之同盟始清丘皆貶而稱人是春秋之旨也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四

十三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仲鄭大夫之嘗入為王卿士而復其國者也拘而討罪曰執以伯討者稱君不以伯討者稱人以行人執者稱行人不以行人執者不稱行人祭仲非行人也鄭忽立宋莊公欲私其出突執仲使廢忽而立突不得為伯討也故以人執為人臣而專廢置君祭仲何以不貶言突歸於鄭則仲之惡不待貶絕而自見

也葉子曰吾何以知仲嘗入為王卿士歟古者諸侯

無四命之大夫惟王大夫四命以字見春秋諸侯大夫以字見經者三宋孔父二王之後得備官也魯夷伯陳原仲死而君不名之也非備官而生見字惟鄭祭仲陳女叔爾蓋天子之命官初不別内外惟賢而有功德者則為之故諸侯而入為王卿士者鄭武公父子為司徒是也諸侯大夫入為卿士雖不著於經而可以類見鄭武公以伯為司徒其適周則復國而

人所尊者也大夫有位而國人所禮者也諸侯不能有其國棄其宗廟社稷而至於出不見尊於國人去之不以道而至於奔其亦不足以君矣故雖有伯逐之者未必皆其罪而與大夫之辭一施之所以重君也此鄭伯也何以不言爵未踰年也未踰年則何以不稱子不周乎喪也何以名別二君也葉子曰諸侯

在喪之稱吾既言之矣一年不可以二君故未踰年之君未葬皆不以爵見內稱子其子般子野卒外稱子

子宋襄公以宋子會于葵丘陳懷公以陳子會于召陵是也未踰年雖既葬內亦稱子不名子赤卒稱子仲外亦稱子衛成公以衛子會盟于洮是也曠年不可以無君故踰年之君既葬稱爵鄭厲公以鄭伯會武父是也雖未葬亦稱爵衛惠公以衛侯會諸侯及魯戰宋共公以宋公會諸侯伐鄭是也未踰年而有

鄭忽出奔衛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十四

突歸于鄭

歸易辭也突鄭莊公之庶子自宋入而取國挈乎祭

仲而易也不繫鄭不與其得鄭也凡諸侯及大夫去國歸以其道而順者曰歸雖非其道而無難之者亦曰歸歸順辭也亦易辭也歸非其道而逆者曰入雖以道而有難之者亦曰入入逆辭也亦難辭也

事於諸侯不周乎喪而用吉禮則稱爵以見貶齊頃公以齊侯使國佐來聘鄭悼公以鄭伯伐許邾隱公

以邾子盟于拔是也未踰年見迫逐不周乎喪而出

奔則奪其子以見貶鄭忽出奔衛是也踰年見迫逐

不周乎喪而出奔則奪其爵以見貶曹羈出奔陳莒

展輿出奔吳是也聘伐盟會雖有貳事猶云可也故

如其意書爵以著其實而已三年之喪人子所以盡

其愛於其父母者也去而之他彼受於其父者且不

得有何有於哭泣之哀祭祀之思乎故子而不能子

則奪其子君而不能君則奪其爵春秋之義也至於

名則凡出奔者皆書焉蓋追逐者必有與之爭國者

也內亦一君也外亦一君也不名則無以為辨故國

滅而奔不名譚子奔莒弦子奔黃溫子奔衛是也奔

雖有君不自居而攝亦不名衛侯出奔楚是也皆內

無君者也然則名固所以別二君也而先儒乃謂諸

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之殆見其文而不知其

說也夫失地說以出奔著其罪矣而且名焉是一罪而再貶非春秋之法記禮者之失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吾大夫之再命者也蔡叔蔡侯之弟也叔字也蔡

侯何以得字賢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蔡叔之為賢

歟凡諸侯兄弟尊之則稱公子故大夫三命以氏見

公子之尊視大夫亦三命而後氏也親之則稱兄弟

故或奔亡而責以恩或盟聘而譏以私則稱兄弟也

其不以公子兄弟見者惟許叔紀季蔡季與此而四

爾四人之事雖不盡見於傳以紀季許叔之事推之

則非賢無以得字也蔡季為國逆而國人嘉之雖未

嘗為君然雍容進退於封人之際如何休所言是亦

賢也蔡叔以類考其必有取於春秋者歟諸侯大夫

會盟非其君命未嘗不見貶謫梁書大夫盟是也其

不見貶者皆受之於君也此為封人之會方是時封

人無以君其國雖蔡季且避其害而出奔而蔡叔乃

能將君命以會諸侯自是訖獻舞敗于荆諸侯無加
兵於蔡者十六年意者蔡叔之為政或有以為之圖
而傳失之歟

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閼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晉子盟于曲
池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燕南燕也人微者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

宋公于龜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葉氏春秋傳

十八

公始以柔會宋未幾復自會于夫鍾于閼于穀丘夫
鍾鄭地閼魯地穀丘宋地也公之求于宋亟矣及是
復會于虛于龜虛龜皆宋地而公即之公之求於宋
益亟矣蓋自隱以來我之相與為厚薄者惟宋與鄭
黨鄭則伐宋善宋則伐鄭至郎之戰懼鄭之謀已故
亟於求宋宋得其情而虛龜之會遂辭平公無望於
宋矣則反而求鄭以為武父之盟而成伐宋之役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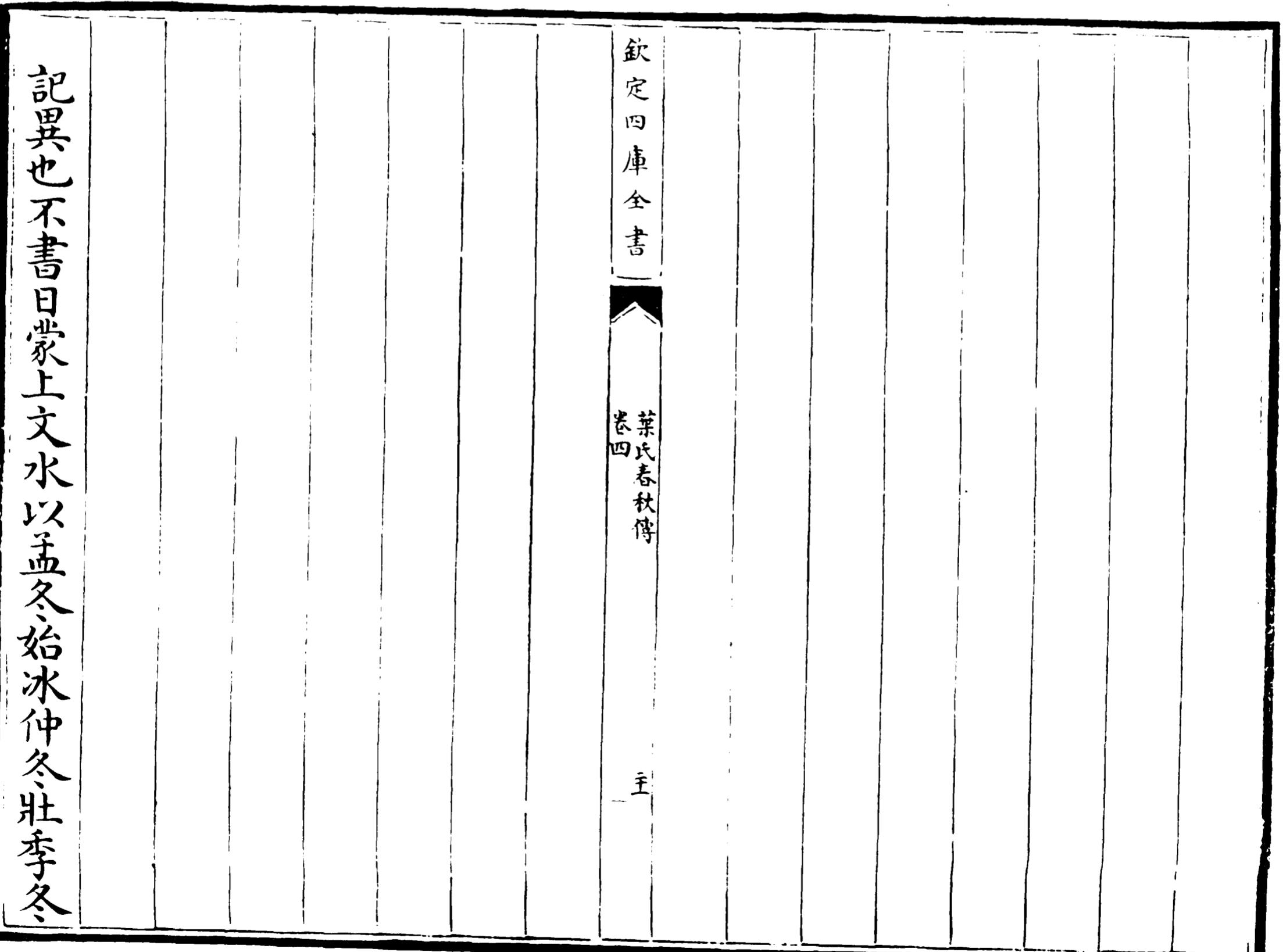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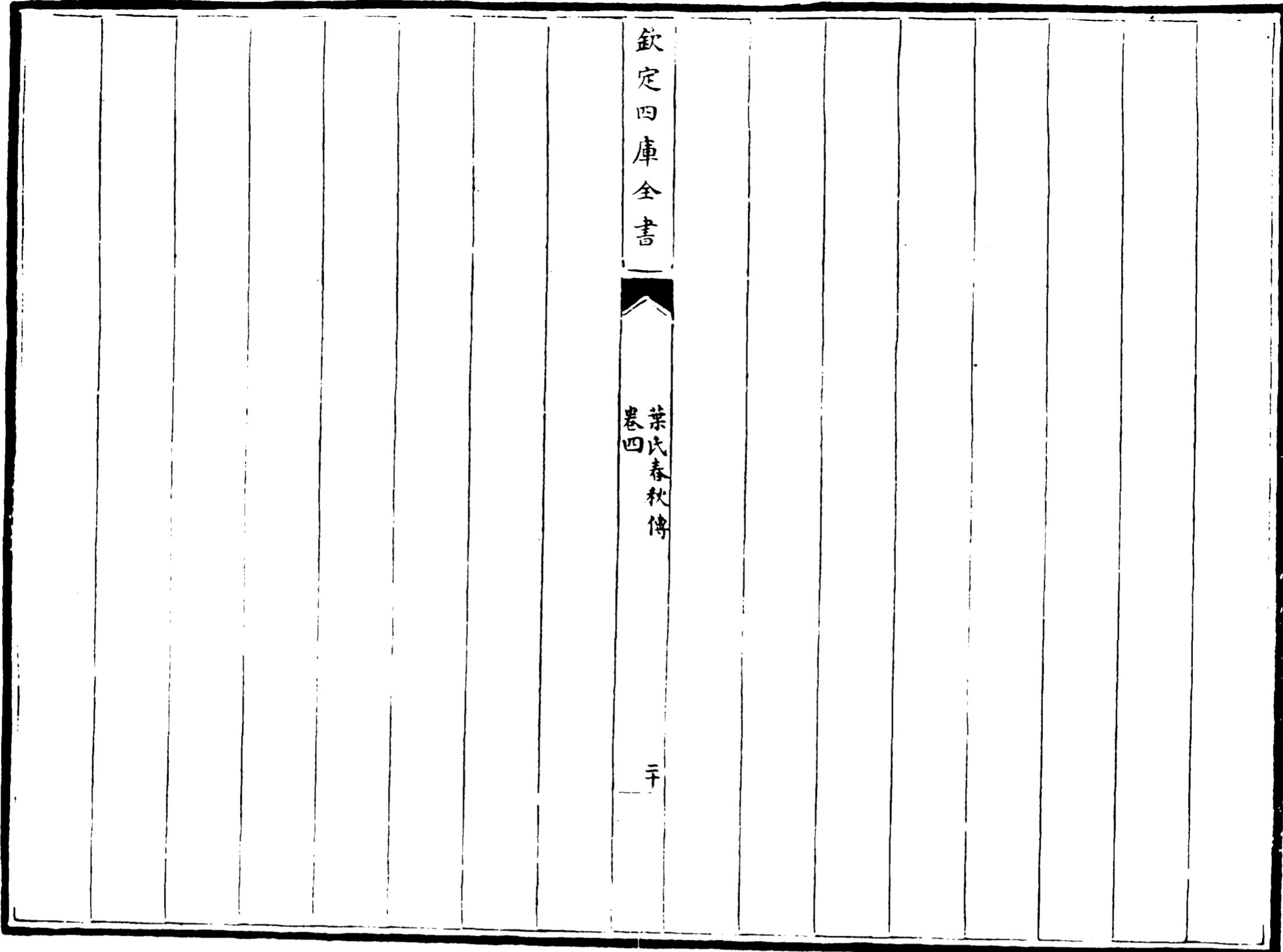
年再會又明年復會其求於鄭者亦如是其亟鄭適
有突之亂知其不足恃乃復從宋而伐之孰有立國
如是而可久者乎暴戾則無親失道則寡援君子是
以知桓之不終也葉子曰是在周易所謂莫益之或
擊之立心勿恒凶者歟孔子傳之曰君子安其身而
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
故全也桓之大常不可以求全矣

闕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十九



盛二之日鑿冰沖沖壯也凡書以時者志春書以月者志正月二月春包三月也時不志冬始冰則或未冰也春不志三月以解凍則不冰也

夏五

不書月闕也經成而後亡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御廩藉田之所藏也古者奉天地宗廟天子親耕于

畝諸侯百畝以供粢盛廩於籍之東南鍾而藏之大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四

壬

祭祀則廩人供焉御廩災書重神事也凡天火曰災人火曰火

乙亥嘗

不書月蒙上文嘗秋事建未之月嘗失時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

陳人伐鄭

伐何以言以已不能敵而假人以為用也伐者討罪

之辭也伐不服必至於戰戰伐自諸侯出固罪矣況

假人乎諸侯有不協上請於天子則有天子之師下請於方伯則有方伯之師正也德不足服於人而以人義不可服於人而為人所以是謂以私濟私皆失政也四國何以皆稱人微者也時齊侯卒矣而未葬齊非君則三國亦非君也宋公何以稱人貶也殘人之宗廟以大宮之椽為盧門之椽君子以為與吳入郢者何擇故吳子與國家公稱人其罪一也葉子曰魯有齊怨而以楚師先書公子遂乞師於楚而魯之

師無見焉已不能敵人也蔡有楚怨而以吳子後書

吳入郢而蔡之入無聞焉假人以為用也此春秋之

魯有齊怨而以楚師先書公子遂乞師於楚而魯之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四

壬

義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求取不足於人也天子有賜無求諸侯有貢無與古者邦國九貢車有器貢用有貨貢諸侯不貢而伐之

正也不能伐之又從而求焉器不足而求車用不足而求金以是居人上非所以王天下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
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忽何以稱世子言子則喪已除言爵則雖踰年而不
居位與之以君存之稱所以別于宋而明正也何以
言復歸凡諸侯出奔言復歸諸侯世國者也雖失位
而不可絕歸則復矣大夫出奔言歸大夫不世官者
也去位則絕矣故諸侯無歸大夫無復歸諸侯而言

歸者與其復而奪之也衛侯鄭歸于衛是也大夫而

莊公入許奉許叔居東偏以其大夫公孫獲居西偏
鄭亂許叔乘之以復其國幽之盟許男遂見焉許君
失之許叔復之君子以是為賢也何以不言許男得
國而未君也蔡侯廬陳侯吳得稱爵王命復之則君
也許叔未受命可以復許未可以君許必君命而後
得爵也何以言入難也國已分矣乘人之亂而幸得
焉其復之道為難也

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莊公入許奉許叔居東偏以其大夫公孫獲居西偏
鄭亂許叔乘之以復其國幽之盟許男遂見焉許君
失之許叔復之君子以是為賢也何以不言許男得
國而未君也蔡侯廬陳侯吳得稱爵王命復之則君
也許叔未受命可以復許未可以君許必君命而後
得爵也何以言入難也國已分矣乘人之亂而幸得
焉其復之道為難也

言復歸者有挾而復不正其歸也衛元咺自晉復歸
于衛是也葉子曰世子君在之稱也春秋有君薨而
稱世子者三鄭世子忽正其為世也衛世子蒯瞗辨
其當世也蔡世子有與其能世也天下莫大於名分

事在名則正名以定其實事不在名則假名以正其
實春秋之義也

許叔入于許

許叔許男之弟也叔字也許叔何以得字賢之也鄭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鄭邑也何以不言入鄭未得鄭也何以不言歸難
也突之奔蔡欲殺祭仲而不果及是祭仲之援絕矣
其歸之道為難也諸侯雖入其封內而未得國則不
名未正其為君也衛侯入於夷儀是也突何以名疾

之也非諸侯之所納非國人之所逆因操人殺其大
夫檀伯而竊居之以是而求復國雖曰盜可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襄伐鄭

襄宋地也此伐忽以納突也突入操而未得鄭諸侯
會而納焉會而伐不言地此何以地疑也忽正而突
不正故諸侯以為疑先會於襄而後伐之非會伐也
疑而相與謀也卒弗克納而還則亦不果於納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

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此復以納突也宋前以突背已會齊蔡衛侯四國之
師以伐之雖殘其宗廟而不以為過不五月突奔而
忽歸乃復合衛陳蔡三國之君而納突此宋公馮之
所為也馮前黨於衛州吁而伐鄭今復黨於突而逐
忽三國亦靡然從之而不敢違莫惡於弑而馮與黨
莫悖於弑而馮與納此亦不待敗絕而罪自見也葉
子曰鄭忽自是不復見矣忽弑與子亹子儀之弑終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三

者以為春秋有所絕而不書非也春秋據魯史鄭亂
不以告則魯不得書於策魯史所無有則春秋安得
而見哉春秋因人以見法不求備於史而著其人故
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而左氏間見經所無
之事者非魯史也蓋參取他國之史而傳之學者不
悟因謂春秋有所擇焉而妄為之說者左氏誤之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向

不時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二月丙
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趙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六
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季蔡侯之弟也季字也蔡季何以得字賢之也蔡
封人卒蔡人名季於陳陳人歸之蔡人嘉之君子以
是為賢也凡外有奉曰自某歸于某葉子曰吾何以

知蔡季之為賢歟春秋大夫言自而歸者二宋華元
自晉歸于宋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是也公子言自
而歸者二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楚公子比自晉
歸于楚是也然其先必見奔故華元書出奔孫林父
書出奔黃書出奔比書出奔惟蔡季見歸不見奔夫
奔之為言惡也皆非以道去其國者魯公子友書季
子來歸而不見奔魯公子之奔未有不書於策者也
蓋以非其罪有不得已而出故君子特變其文曰季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四
元

子來歸志魯人之喜也蔡季處於封人獻舞之間亦
難乎其免矣公子無去國之道而出不言奔其還則
蔡人名之進退必有類於魯友歟何休以季為封人
之弟封人無子而季當立封人欲立獻舞疾害季季
避之陳返而奔其喪思慕三年無怨心其言畧與左
氏合雖無所經見而有近乎春秋也

癸巳葬蔡桓侯

桓侯何以不稱公罪臣子也葬者臣子之終事疾其
等諸侯臣子皆得稱公吾固言之矣古者大夫卒將
葬必請其易名者於君而後君誅之諸侯卒將葬必
請其易名者於王而後王誅之周道也王誅而賜之
謚則各以其爵而臣子必加之於所稱以示其尊焉
主人之辭也然春秋之世有君失其君而不得稱者
齊商人弑舍公子元不順其正終不曰公曰夫已氏
此周之末造也桓侯封人也有季之賢而不能立乃
以與獻舞或者蔡人以是罪之歟乃衛人不君宣公
而刺之以遽篠戚施鄭人不君昭公而刺之以狡童
君子不以為甚而載之國風以國人刺之風其上則
可以臣子貶之奪其君則不可春秋所以不懲不恪
也古之人蓋有知其說者而不能盡或者乃反以為
與其正是未知諸侯得稱公之義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及不言主帥內之微者也猶曰及江人黃人伐陳爾

然則非公歟非也公可及人以盟不可及人以伐盟

君事伐臣與將焉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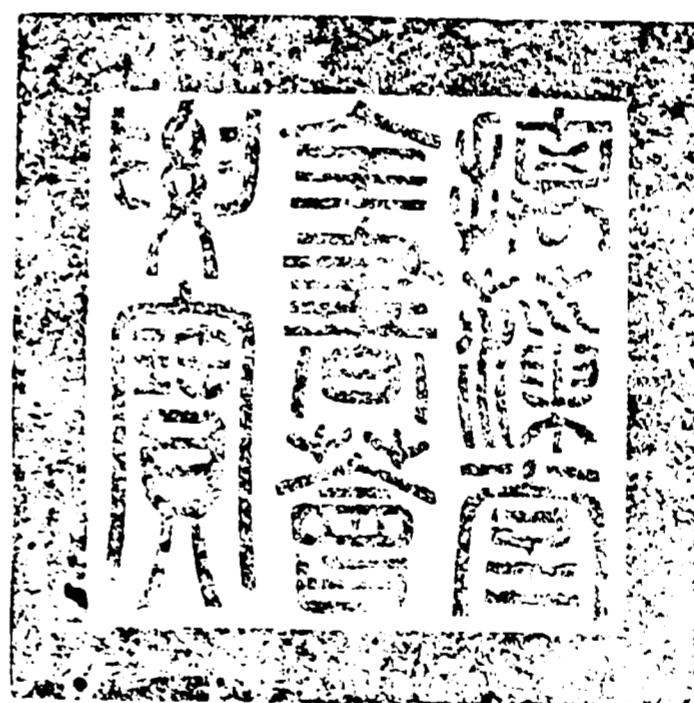
春秋傳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三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溥大

謄錄監生臣張起隆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經部

葉氏春秋傳卷五

卷五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一千三百十五

經部

春秋傳卷五

宋 葉夢得 撰

桓公三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灤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灤齊地也會齊侯夫人之意也不書以齊侯為主也於是書與夫人遂如齊焉與猶許也必有先之

而後與之遂繼事也見灤會之在是行也夫人不婦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而後欲為會強公以適齊公不夫而後不能制夫人與之如齊以成其意故不言及言與以繼事之辭見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公薨內言寢言臺下言楚宮所以正終也有不言者焉隱書壬辰公薨閔書辛丑公薨用以見其弑也諸侯薨于國外地春秋之常也桓公薨于齊齊侯實殺之以夫人為與則春秋舉重宜必以夫人首惡然正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蓮繙

地於齊曰薨于齊而無異文則夫人非與聞乎弑也
齊人殺之而已故以諸侯薨於國外之辭一施之葉
子曰吾何知夫人之不與聞乎弑歟夫弑臣子之辭
也不可施之於齊夫人之初謫桓公以告齊侯爾以
桓公為不能制夫人使極其惡無所忌憚而反謫之
可也然何意於桓公而遂欲殺之歟則公子彭生之
事謂夫人為與謀不可也弑大惡也春秋正名定罪
不以疑用法公子彭生之事既不得以夫人為與聞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葉氏春秋傳
二

則可言齊侯殺桓公不可言夫人弑桓公雖欲加之
辭有不能焉如是而後魯臣子之責與夫人之罪可
言矣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公薨于齊非正也故辭間容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

之辭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外葬以往會為辭故曰葬某公內葬以來會為辭故

曰葬我君桓公桓何以得葬葉子曰桓公之葬不
葬在法之為弑不弑學者皆臆以桓為弑吾不知
其罪在齊侯歟夫人歟而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
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穀梁
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
而討于是也二氏皆以為讎在外不責踰國而討
則以齊侯言之也夫齊侯安得為弑哉當討不討
義也能討不討力也使齊侯不為弑則春秋雖欲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葉氏春秋傳
三

責之討固不可若誠為弑莊公雖不能討桓公固
不害不葬以正其義乃以踰國不盡其責而為之
辭則何以為春秋春秋有復讎有討弑言讎則不為
弑言弑則不為讎二名不可以相亂弑則凡國之
在官者皆得以殺而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有遠之
以使避無責之以必討曰殺之者無罪云爾桓公
之死則由夫人桓公之弑則非夫人夫人之惡固不
可容於魯然於莊公則猶母也既不可伸父而屈母

又不可念母而忘父為莊公與魯之臣子者則如之何正齊侯之罪而告於王曰請以諸侯之師討焉暴內陵外則擅之先王之刑也而莊公不能乃歸獄於彭生而請於齊齊人於是殺彭生則於桓公之讎亦有辭矣而夫人所以滅天理而亂人倫者其責猶在固不害桓公之葬也二氏不知齊為已殺彭生故亂讎弑之名而不能辨併君子而誣之烏在其為言春秋哉

莊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繼故也繼故不書即位有不忍於先君也凡死不以其正者皆曰故

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內辭也內不言奔若曰不有其位而自去云爾何以不言姜氏貶也桓公之死魯人既已伸於彭生矣其所以死則夫人與有罪焉者魯人未之釋也夫人

於是走之齊亂兄弟之倫而絕於人滅夫婦之義而絕於天春秋於是焉而正之也葉子曰有春秋之教有春秋之法法者行之其人教者施之後世不以法廢教曰夫人矣則不可謂之奔故言孫不以教廢法則夫人之罪不可容于魯不得書其名故不書氏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逆王姬左氏以為送公羊穀梁以為逆當從二

氏單伯吾附庸之君也古者上公皆有孤一人以其附庸之君為之四命執皮帛綈小國之君與王之大夫等皆以字見單國也伯字也故宋有蕭叔晉有單伯然則魯何以得有孤魯侯之賜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單伯之為魯臣歟凡王臣交於諸侯他國不言使劉夏逆王后于齊是也來我必言使天王使凡伯來聘是也是所以辨内外也單伯果送王姬則何以不言使乎然則天子嫁女使諸侯同姓

者主之常事也曾諸公之主王姬者必有矣其不每見於經以為常事則不書也有以主之必有以逆之則單伯何以特書乎莊公在喪且與讎人通婚姻非道也莊公不得主則單伯不得逆若為王臣送女而得禮則春秋不書矣吾以是知單伯之非王臣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外國外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尊於寢則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葉氏春秋傳
六

嫌於羣公子之舍則已卑必為之築館禮也然先君死於齊而喪未除以仇讎則不可接婚姻以衰麻則不可服弁冕魯可以辭矣不能辭而築館于外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榮叔王之下大夫也禮諸侯即位三年喪畢以士服朝天子錫之鼓冕主辟然後歸以臨其民謂之受命未冠未能朝或有故不能朝則天子

遣大夫即其國而錫之謂之錫命受命常事不書錫命非常事書桓已葬而錫命則桓未嘗朝不受命而追錫之也王者繼天而能賞罰者也王失其賞罰則不足以繼天王矣故王去天葉子曰諸侯之所聽者王也諸侯不能正則去王王之所聽者天也王而不能天則去天古之誅

天子必於郊為其有善非臣子所能褒也則其貶也夫誰敢當之其亦必天乎去天所以示為天之所絕也用是見有不能於天而天絕之者雖天子亦不得免也

王姬歸于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葉氏春秋傳
七

自我主之故自我歸之

齊侯遷紀邢鄙部

移其人民墟其城郭謂之遷邢鄙部者何紀之三邑也遷邑不書此以書蓋紀自是亡矣為紀侯言也凡自遷者已欲也故書曰某遷

於某人遷之者非己欲也故書曰某人遷某某師遷某以人遷者驅之以師遷者脅之凡遷之志皆惡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於餘丘國也公子慶父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以我為之主而喪之也葉子曰是禮所謂由魯嫁故莊公為之服大功之服歟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葉氏春秋傳

八

姬無服為其嘗為主故視姑姊妹而服大功則魯前主王姬者未之服矣王臣以我主猶為之服豈我主王姬而反不服之乎此變之正也或曰是禮廢而莊

公能舉之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禚齊地也諸侯為會而僭天子且不可况夫人為會而亂諸侯乎會非夫人之禮會齊侯於罪之中又有罪也前書公與夫人如齊不告至而見孫與喪俱至

也今書孫于齊不告至而見會不敢告至也蓋夫人無辭以見其宗廟矣於是乎廢之用是見春秋有不告至而不書者當告而不告其罪怠不敢告而不告其罪誣各於所不告觀之則著矣葉子曰是詩所謂不能防閑其母者歟魯之事君子所難言而春秋之法不可以不正故詩國風十有五而魯不與非無詩不可道也然敝笱猗嗟之詩附于齊蓋魯不可道猶將以齊見焉是以桓書遂與夫人如齊則敝笱所刺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葉氏春秋傳

九

者是已莊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則猗嗟所刺者是已詩言其情春秋著其法言其情者曲而顯著其法者盡而深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吾大夫之再命者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

內葬曰葬我君某公為我書也葬天子曰葬某王辭

無加焉為天下書也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紀季紀侯之弟也鄆紀季之邑也何以稱字賢也齊

紀也紀季告於紀侯以其邑入齊為附庸以後五廟及其姑姊妹則紀可以不亡矣此紀季所以為賢也以紀季為權於義則可以紀季為順於道則不可故書入逆辭也葉子曰吾何以知紀季告於紀侯而後

冬公次于滑

別嫌明微者也

次兵止不進也有師次有公次何以或言師次或言公次君將不言師公次師亦在焉次非用師之道有伐而言次者有救而言次者有俟而言次者其出猶有名未有無事而言次君子以為輕用其身而妄勤

其衆故内外之辭一施之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商之所以興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諸侯相見於廟中則有饗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諸侯不以外相交則示不以外相饗故諸侯無言享夫人而行之祝丘甚矣禚齊地言會則外為志焉祝丘魯地蓋齊侯來而我享之內為志也以禚視祝丘則地愈逼以會視享則禮愈厚蓋莊公不能制其母並稱仁比干以罔為臣僕而死紀侯以罔為臣僕而

去君子以紀侯似比干以紀季似微子是以紀季特書入紀侯特書去皆不以為奔焉此君子之善善以

而後夫人得以極其欲莊公亦已病矣

三月紀伯姬卒

內女書卒喪之也天子諸侯經綦大夫經總天子女而適二王後諸侯女而適諸侯則為之服而喪之禮也喪之故卒之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

大猶盡也盡無麥禾曰大無麥禾盡去其國曰大去其國齊將取紀紀侯義不下齊使紀季入齊以後紀

盡委衆而去之不殘其民不滅其國不辱其身君子以為輕其所爭守其所不爭則天下之爭奪可息故以紀侯一見之紀侯視天下猶紀也故不言出內不迫於國人故不言奔外不託於諸侯故不言其所往國雖去而猶存也故不言滅無君而莫之別也故不言名葉子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禮歟禮也大夫去位止之曰奈何去宗廟也國君去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紀侯何以得去其國昔者孟子嘗

謂瞽瞍殺人而舜逃之海濱棄天下猶棄敝屣終身訴然樂而忘天下其不得於瞽瞍視天下悅而歸已

猶草芥也夫天下亦大矣而舜失之不為憂得之不為喜曰吾固有重於天下者云爾齊之欲紀自祿父以來謀之久矣紀侯以魯婚姻之國而求於魯於是為成之會而桓公無能為猶朝桓公以固好又薦女於天子季姜歸於京師紀可以少安矣而齊侯曾莫之畏方取其三邑則齊非得紀終不已也天下有道

比小以事大天下無道衆暴寡強陵弱而天子不能討諸侯不能救紀侯獨奈何哉以為人也則力不能抗以為天也則非人所能為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紀侯不為也則曰是欲得者紀而已夫紀安足為我累絜其身而去之雖伯姬之喪且不顧紀侯蓋自是隱矣茲不亦訴然樂於海濱視天下猶敝屣者歟不可去者禮也可去而去者義也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推紀侯之義可使天下皆無

欲則雖無與為之主而亂無自而萌民使至於老死
不相往來可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紀已亡矣伯姬何以得葬齊侯葬之以說紀也葬臣子之事也齊侯知取紀之為愧不知奪人之國身行其臣子之事為尤愧也君子於是著之焉葉子曰外夫人不葬然歟曰然謂諸侯之夫人也內女嫁為諸侯妻則書葬所以別內而示恩也然而鄭季姬不書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五

古

葬蓋以貶子叔姬杞叔姬不書葬蓋以出故紀伯姬

叔姬宋共姬皆得葬公羊穀梁乃以為隱此三人而特書父母之於子兄弟之於姊妹一也豈有見其死無故則不隱之者乎此知外夫人之不葬而不知內女之有別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齊人者何齊侯也齊侯殺人之父而通其子莊公忘父之怨而與其讎人齊侯所以人公也主王姬天子

命之可也會于禚享于祝丘夫人為之可也狩於是則公無辭矣凡諸侯與公並見而人者公亦與人也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不言如如師者請師也必有事焉然後請之故輦之後齊使國佐如師纔一見焉亦已希矣未有婦人而如師者也會于禚享祝丘固非矣然猶有以為禮也如師豈禮之謂乎國佐如師不地地於鞶也此前未有言如師者何以不言地所以為罪者不在地也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五

古

秋鄆犁來來朝

鄆邾之別國而未盛其國後為小邾者也犁來邾君之名附庸之君以字見犁來書名不滿三十里之國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伐衛者何納朔也何以不言納不與其納也朔雖宣姜生然諸侯不得再娶則朔不得為嫡子况殺二公子乎四國稱人微者乎非微者也左右公子立黔牟

而逐朔蓋必請之於天子矣故王人子突救黔牟逆王命而黨朔皆貶而人之者也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微者也子突字也五國黨朔而伐衛王不能正乃使子突救焉救非王之道然視不救猶愈矣故字子突一見正焉葉子曰臣無褒貶其君之道王之善

惡春秋不敢遽加也各因乎人以見之而已故苟有過也宰渠伯糾貶以名苟有善也王人子突褒以字

欽定四庫全書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入逆辭也凡諸侯失國而歸皆書復歸宜其為君者也朔非王命則不宜君而其入為逆矣故雖位未絕而不書復不與其復也不曰自齊入於衛諸侯與有力也

秋公至自伐衛螟冬齊人來歸衛俘

衛俘公羊穀梁作衛寶左氏作衛俘當從左氏寶亦俘也古者天子分寶玉於同姓以展親分遠方之職

貢於異姓以昭德之致故同姓之國皆有寶齊以納朔取衛寶以為賂欲分謗於我而我納焉我則過矣而齊為首故正其名曰來歸鄙鼎我志也則書取衛

俘齊志也則書歸葉子曰伐三殷而俘寶玉以湯則可也齊安得取於衛勝商邦而班宗彝以武王則可也齊安得歸於我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墮如雨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七

記異也恒星經星也宜見而不見宜墮而不墮是異也日之食也非自食有食之者而不可知也故先言日而後言有食星之寧也初無是星也見其星而後知其寧也故先言有星而後言寧恒星不見夜中星墮如雨其不見也非有蔽之者也其墮也非有墜之力也

者也故直言不見與墮而不言有日中者一日之中夜中者一夜之中言晝夜者不以時義不在焉也如雨衆多如雨然

秋大水無麥苗

記災也。秋夏之建午建未建申之月也。麥成而稻苗大水則皆敗矣。故曰無凡稻苗而後秀秀而後實。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齊地也。夫人與齊侯八年而五相求。自始孫于齊見一貶。其後不復貶。惡惡不再貶也。葉子曰。吾讀載馳之詩。始曰齊子發夕已。而曰齊子豈弟。是在禚。祝丘之際。猶可也。繼曰齊子翹翔。終之以齊子遊。教則

無復忌憚矣。故如師又會防。又會穀。則所謂盛其車

服疾驅於通道。大都播其惡於萬民者。也是詩與南

山皆刺襄公。而每以魯道有蕩齊子為言。非惡於我與南山。始惡之詩也。故言大夫見其微而去之。載馳極其惡之辭也。故言不可掩而播於萬民。夫見惡於萬民。則春秋如師之意。防與穀之會。又何責焉。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師者。何我師也。何以不言。將將軍師衆也。陳人蔡人

陳蔡之微者也。次何以言俟。不正其以衆暴寡。欲邀

人而幸其捷也。陳蔡出兵魯人。以師邀諸塗。設伏以覆之。歟據險以掩之。歟王者之兵貴正。不貴奇。貴義。不貴利。不正勝。猶譎也。不義獲。猶貪也。葉子曰。次非

用師之道也。有伐而言次者。不怙其強。退以待其成。如齊侯之於楚。書曰。次于陘。則伐之善者也有救。而言次者。形勢相持以為之援。如叔孫豹之於晉。書曰。次于雍。榆則救之。善者也。無事而次。以俟人君。予以

為譎與貪而已矣。

甲午治兵

治兵者。何秋習武事之名也。何以書不時也。古者以春蒐振旅。而教其出。以秋獮治兵。而教其入。而楚子玉治兵於睽。則不必以獮。凡師出。則為之矣。晉文公振旅凱以入。則不必蒐。凡師入。則為之矣。非禮也。此

郎之師俟陳人蔡人。不至。故假治兵以為之名。將遷以圍鄭。而以春興之也。葉子曰。禮內事。用柔日外事。

用剛日己卯烝乙亥嘗皆柔日也壬午大閱甲午治

兵皆剛日也以為猶有先王之制焉故因其日之可見者而見之是謂君子憎而知其善成人之美不成其惡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是遷而圍郕者也何以不言遂公遷之也郕文王之昭同姓也圍之則將取之矣勞民而動衆君子有不得已以師出為無名而遷以取人況同姓乎郕降于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五

齊師出無名遷無義曰寧降于齊師爾則義不足以服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是為郎之師歟凡圍不言及及圍猶及戰也春秋之義以主戰者及戰者曰吾志乎為此戰云爾是果為齊志則言會不當言及今以我及非吾師遷而何穀梁不察乎此而歸惡於齊乃謂不使齊師加威於郕我伐同姓而益齊以為辭固非矣公羊諱滅同姓而辟之是我實滅而嫁其惡於齊惡足為春秋乎

秋師還

師未言還者於是乎言還危之也還者反乎彼之辭也越三時而暴兵於外始俟人而不至終圍人而不服以我為危不得返也君子以為郕之師幾鄭之師鄭使高克將兵於河上以禦狄陳其師旅翫翔而不召衆散而歸書曰鄭弃其師今郕降而師不還亦鄭而已矣然則善之乎亦善之也葉子曰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之為言一也於晉文齊

主

侯卒而還曰乃還見還之有所因也於魯圍郕不服而還曰師還見還之危不得返也故師出以善得還者二晉善也魯善之也是以君子必慎為兵左氏以是行為公將非也其亦不達稱師之義矣所貴乎還者以師也乃公不得乎郕而還則何善之云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旣盟納子糾也公不及大夫何以言公及齊大夫盟以

公為義可以納子糾則不恥大夫得敵公也大夫何

以不名畧之也何以畧之欲納子糾而後不能也葉

子曰吾何以知公之義得以納子糾歟齊魯不共戴

天之讎也使襄公在公且不可與共戴天況國亂而

納其子乎春秋之義因人以立法不窮法以治其人

一人也罪一罪也一見貶則不復再貶矣莊公之

罪在於子糾來奔之初凡諸侯及其大夫來奔於魯

未有不書於策者而子糾之奔獨無見焉非以其讎

不當受故深絕之而不書歟則於是焉而正之者特

以子糾小白之辨而已諸侯之嫡子君在稱世子君

薨稱子某子糾得以君薨之辭見是世子也受人之

世子國無君而不納則誰納歟故莊公之罪已定於

受子糾則既之盟不責其納子糾也

夏公伐齊納子糾

子糾穀梁作糾左氏公羊作子糾當從二氏凡春秋言納皆與其納也與其納則糾者子糾也

齊小白入于齊

入逆辭也以奪子糾之國而先之也小白何以氏齊

齊未有君也葉子曰突歸于鄭不得氏鄭有忽在焉

則鄭非突之所得有也赤歸于曹不得氏曹有驁在焉

則曹非赤之所得有也襄公死而子糾在外齊雖

非小白所得有齊未有君而小白入焉則小白亦固

齊之君也然則齊陽生入於齊內既有荼則陽生安

得亦氏齊乎陽生正荼不正也有陽生而後可以不

君荼子糾正而在外小白雖不正而齊無與爭君者正與不正於書入焉見之矣則小白所以氏齊者曰是齊之君而已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內未有言敗績者此何以言敗績敗不能納糾而自

取敗也凡內戰不言敗不使我受責而外得加乎我

以殺恥君子辭也莊公之於糾既已忘父之讎而受

人之託矣大夫以春盟齊未有君可納而不納至夏

冬浚洙

師圖之遂使小白得以先入若知其不可爭而始保之糾猶未必死也不量力而再伐卒不能納徒以自喪其師恥孰甚焉非人之加乎君子雖欲使我不受責而無以為之辭故於是一見之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子糾在我者也齊人何以言取乘乾時之敗齊我而

取之也孰取之齊侯也齊侯則何以言齊人敗也十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三十五

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我以千乘之國不能納子糾又使人得以取焉必有與之然後取之病在我也必有得之然後取之病在齊也既兩見之矣然實殺之者齊也故歸惡於齊而人齊侯焉葉子曰此子貢所謂桓公殺公子糾者歟凡義所得殺者殺在上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是也義所不得殺者殺在下蔡公孫姓以沈子嘉歸殺之楚子誘蔡侯般殺之是也

春秋傳卷五

洙魯水也浚深也內無以服齊而求深於洙以為守

國之道則非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卷六

經部

宋 葉夢得 撰

莊公二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二月公侵宋三月宋人遷宿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楚也先曰荆後曰楚名從主人以國舉之夷狄也凡夷狄君皆稱國臣皆稱人畧之也中國無王夷狄

交侵而楚始見焉荆敗蔡師是戰而敗也不曰蔡師

敗績夷狄不言戰敗績不成乎戰也楚至泓而後得

言宋敗吳至柏舉而後得言楚敗未成乎戰則夷狄

爾以歸囚服也國滅而以歸者有矣未有敗而以歸者也故書名與國滅而囚服者其辭一施之絕之也

葉子曰吳楚徐越初皆中國也吳出於太伯楚出於

祝融徐出於益越出於禹而春秋槩以夷狄書之豈固

輕絕之哉以為是皆聖賢之後而禮義之所成者也既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三

用夏變夷之道也故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諸侯擅征伐罪矣況滅國乎凡滅之志皆惡也諸侯

奔皆名而書出滅國不名內無君也不言出無所出

也葉子曰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

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五十而天下大悅蓋

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先王之政也必武王而後可

滅人必周公而後能滅人非武王周公而滅人之國

狃其習而與之俱化矣吾無以正之則舉天下而廢禮義也其拒之安得不嚴責之安得不深乎故其君稱國齒也然吾為此亦惡其不為中國而已使其通於我而悅禮義之化翻然有以復其舊則吾亦何用終棄之哉為夷狄則與之為夷狄為中國則與之為中國而後中外皆知聖賢之教也故楚大夫以叔來聘以屈完來盟則得稱名吳大夫以札來聘則得稱名此春秋

中大夫稱人死而來赴書卒不書葬一皆不得與中國

者交相滅之道也小白始圖霸而先滅譚又滅遂
卒不服而齊人殲焉其亦異於天下大悅者矣而或
者以為軍譚遂而不有諸侯稱寬焉者妄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秋宋
大水

記災也凡外災異不書成周以王書宋以二王後書
齊以大災書宋衛陳鄭以衆書陳以哀滅國書祀以
二王後而不書以告而弔弔而合禮則書不以告或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葉氏春秋傳

之得後紀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叔姬之為紀季妻歟
凡媵不書以叔姬為伯姬之媵待年而後歸則不得
書且紀侯去伯姬卒雖媵何用歸將以紀侯而錄之
歟則春秋所以成紀者於紀季見之矣無所待於叔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葉氏春秋傳

姬也舍是而叔姬得歸鄆非紀季之妻而何然則叔
姬託於我何以不書非歸寧也則不可以書來非見
出也則不可以書來歸以為義無所用見則不書焉

爾

我主之也葉子曰同姓而主昏魯所宜為也何獨兩
見於莊公蓋惟齊不可主昏惟莊公不可主齊昏非
莊公而主齊非齊而我主之皆不書小事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萬宋大夫之再命者也仇牧宋大夫之三命者也及
仇牧賢也蓋捷弑仇牧趣遇之門手斂而叱之萬遂

殺牧

叔姬紀季之妻也內女嫁為諸侯妻則書歸紀季之
妻則何以得書歸非始歸也叔姬之歸紀季久矣非
所當見則不書紀滅而紀季入于齊以叔姬託于我

待其成國也而後復焉故以始嫁之辭書之成紀季

之得後紀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叔姬之為紀季妻歟
凡媵不書以叔姬為伯姬之媵待年而後歸則不得
書且紀侯去伯姬卒雖媵何用歸將以紀侯而錄之
歟則春秋所以成紀者於紀季見之矣無所待於叔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葉氏春秋傳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三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四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十有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人左氏公羊作齊侯穀梁作齊人當從穀梁四國
何以皆稱人大夫而始為會與惡曹清丘之盟同罪
者也葉子曰吾何以知齊侯之為齊人歟三家既不
著其事考之於時則小白方圖霸而未成也當時諸
侯雖未必全聽齊豈無一自至者而皆以微者會之
哉以惡曹清丘之事推之則大夫為相好與其推小

白爾夫圖霸亦大矣不能請之於王而大夫自相為
謀小白亦靡然受之大夫而不受之其君皆春秋之
所宜治也是說也穀梁微知之而不能盡故特以為
舉衆之辭是蓋不原其情而臆為之說者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三國皆微者歟非微者也非微者則何以書人正王
道也小白之圖霸自此始矣是可以為王而不為王

故於其始抑而人之所以示天下之無所用霸也葉

子曰吾何以知伐宋之為正王道歟小白五霸之盛
者也前乎此嘗以師次于郎以窺我矣已而復以師
滅譚焉春秋皆以常法書之以為與凡諸侯者等也
至北杏之會大夫將推之於是始與滅遂皆書人則
以小白為可責矣故柯之會與公皆以爵見則諸侯
亦將推之明年遂與兩國為此伐霸於是始焉由是
伐鄭伐徐伐山戎伐英氏三十餘年皆書

人終其世得以爵見者二十四以師見者三則稱人
宣皆微者哉蓋春秋之作憫天下之無王也必有如
湯文王者然後為吾之所貴若小白而少假之則天
下皆趣於霸王道何由而興乎惟小白可望以為王
則亦惟小白可責以為不王此於其伐每抑而人之
所以著其法以責天下後世也故言管仲之功於春
秋之時則九合諸侯一正天下不以兵車可以許其
仁言小白之事於三王之道則管仲之功曾西且不

肯為故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孟子其知之矣

夏單伯會伐宋

單伯吾之孤也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言帥師將尊師衆也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不言帥師將尊師少也單伯何以不言帥師猶之得臣也何以再見後至也

秋七月荆入蔡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郢

北杏之會齊人先宋人齊人主會也是會以單伯往

會為辭而復以齊侯先宋公蓋宋始服於齊諸侯於

是相與推齊霸故明年再會郢齊侯遂居宋公上矣

葉子曰吾何以知是為諸侯之推齊霸歟此會郢曰

衛侯即朔也後會郢曰鄭伯即突也朔自莊四年違

王命而入衛不與諸侯通者九年突自莊四年與陳

侯遇于垂不與諸侯通者十一年至是而皆來會非

以小白浸強而得諸侯有不敢不至歟蓋於是為幽

之同盟矣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郢夏夫人

姜氏如齊

夫人不得歸寧者也禮女嫁父母在歲一歸父母沒使人歸寧祿父沒矣夫人前與桓公如齊已而會于禚享于祝丘又至于如齊師是在襄公之世其惡為甚矣然辭無所貶曰夫人姜氏焉所謂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今小白始霸而夫人復如齊小白安得受之歟古之善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齊其家者必先

正其身小白之正身齊家亦襄公而已故其刑能施於哀姜而其禮不能正於文姜君子以是病小白是以與襄公之辭一施之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郢

宋序齊上主兵也諸侯雖推先齊然小白之霸猶未

受命于王故宋復以主兵居上

鄭人侵宋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荆伐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前未有言同盟者此何以曰同盟於天子之同禮盟諸侯也何以沒公同非諸侯之所得為也諸侯之同盟者多矣何以於是獨沒公於其始焉一正之以小白為可責也古者諸侯以朝覲宗遇四時更朝於王常事也見於廟中而不盟以事來見非其節而會十有二年王不時巡而同非常事也見於國外築宮為

壇祀方明而盟常事不盟無所事盟也非常事有盟不協則和之也齊侯將帥諸侯以獎王室故假天子十有二年之禮而共受命焉齊侯於是始霸天子命之也然則春秋與之歟實與而文不與所以沒公也以為齊侯欲以獎王室則可以諸侯共行天子之禮而聽於齊侯則不可公不可見則諸侯亦不可見矣葉子曰周衰諸侯不朝王久矣齊侯既圖霸將從之而不正歟則天下無時而有王也帥之以共朝王歟

則諸侯未必皆能朝也伐之則不可勝伐然則為齊侯者如之何曰天子固有不時巡而合諸侯者也吾請之王而設於此使諸侯如朝於方岳之下而莫不聽焉吾王庶幾其可尊矣是齊侯之志也吾何以知其然此始會也後十有二年而再會則天子殷國之節也豈齊侯之自為者哉及諸侯之從已者信然後以為吾非不得已而已者遂終其世而不復為則齊侯之志亦可見矣故晉文公會諸侯而召天子書曰

天王狩於河陽以全天子之行齊侯假天子之禮而與諸侯會曰齊會諸侯諸侯同盟于某而無異文特以沒公微見之春秋與齊之實在是是以桓公有同盟文公無同盟孔子所以與桓公之正而不謫也自齊侯卒宋襄公一為會而不能終文公之後晉主中夏每襲其迹而竊用之天下卒莫從則僭而已矣其弊遂有大夫而為者豈春秋之意哉先儒乃謂同尊周同外楚夫盟則同矣何獨於是言之若曰姑以

為言而後不能則與常盟何擇吾未知其說也

邾子克卒

克儀父之名也得以爵見進而成國矣北杏之會即之伐邦人皆在焉或曰齊以是請於王而進之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詹鄭大夫之再命者也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詹未三命則非鄭之知政者也鄭伯與宋公會于鄄則同好矣未幾而鄭侵宋故宋復主兵而齊衛共伐之至同

夏齊人穢于遂

遂國也齊人衆辭也穢盡殺之也齊以強滅遂不

畏其力能以亡國之餘而盡殺其衆非遂能穢齊齊自穢也葉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

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齊小白之霸能率諸侯

而九合不能服遂一國豈得之者不以心歟文王之

造周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夫文王之所謂力者非強服之也靈臺之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使有國而知此則天下之民皆襁負而至矣何待滅人之國而後為強乎故以遂一見法焉

秋鄭詹自齊逃來

苟以身免曰逃大夫以道為去就以義為死生詹雖無罪而齊何畏焉幸於全生而不以義去則亦苟免其身而已奔以適我為志故曰來奔逃以舍彼為志

故曰逃來

冬多麋

記災也麋多則害稼冬稼成之時也螽螟害稼者也

凡見則為災麋非害稼者也多而後為災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濟西

濟西內地也前未有言戎伐我者何以至乎濟西蓋過我而蹠之也戎之於魯隱之所與會桓之所與盟者也過我而蹠之蓋出不意以倖其功掩不虞以乘

其利以莊公為謾矣然則及之乎不及也何以不言不及躡之則不責其及也

秋有虢

記異也虢與蜚皆害人之物虢蜚中國所無也鶲鵠魯所無也以所無則有為異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

鄭遂及齊侯宋公盟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六

十三

公子結吾大夫之三命者也陳人陳侯也何以言人婦非陳侯之所得名曰人云爾別外之辭也古者諸

侯娶一國則二國媵之必以大夫送焉謂之媵臣凡

媵不書此何以書將以見其遂也魯以女媵陳人之

婦而結之齊與宋將有不可於魯而遇諸鄭結因與

之盟而和焉故言遂善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結之

遂為善歟春秋言遂二有君遂有臣遂君者命之所

從出無所往而不可遂故諸侯而言遂繼事之辭也

大夫受命於君有不可得而遂故大夫之言遂生事之辭也大夫言生事則有可得而遂者有不可得而遂者在國中則不可遂所謂大夫無遂事也在國外則可遂所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者也而春秋之辭一施之以為各於其事觀焉則審矣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台在國內鄆在國外可以救台而遂入鄆乎盟者所以謀不協也而非大夫之事然大夫與國同體君不在焉而事有不可者

則可遂所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者也而春秋之辭一施之以為各於其事觀焉則審矣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台在國內鄆在國外可以救台而遂入鄆乎盟者所以謀不協也而非大夫之事然大夫與國同體君不在焉而事有不可者

夫之事然大夫與國同體君不在焉而事有不可者

夫之事然大夫與國同體君不在焉而事有不可者

夫之事然大夫與國同體君不在焉而事有不可者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六

十四

不為之所則亦不忠而已矣吾是以知君子之與結

也

夫人姜氏如莒

如齊且不可如莒益過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郊外曰都都外曰鄙凡伐皆先鳴鐘鼓以問罪服而行成則見伐不見戰不服而戰則見戰不見伐內伐言鄙詳內也有伐而圍邑然後言圍有伐而至城下

然後言我我內辭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

大災災而大也有大荒有大札有大裁太荒饑也大
札疾也大裁水火之變也凡內災必目其所宋陳災
不目其所畧之也齊大災然後書齊災不書以大故
書也曰宮室廄庫廬市皆盡焉爾古者國有大裁類
宗廟社稷以是故重之也

秋七月冬齊人伐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月

戊戌夫人姜氏薨

莊公之母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大眚者何大罪也肆者何縱也大罪則何以謂之大

眚過也古者謂視不明為眚過而雖大君子宥焉何

以書以文姜也有眚有大眚諸侯不得專殺則亦不

得專生肆眚諸侯之事也肆大眚天子之事也魯得

肆大眚雖周公之賜文姜之罪天子不討而得葬故

莊公因推以及其國人非所肆而肆也惟辟作福惟
辟作威臣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莊公蓋
作福者也其亦無以保其國矣葉子曰吾何以知肆
大眚為天子之事歟周人告其臣曰乃有大罪非終
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有大眚而
肆之可也然馭福以生馭過以誅蓋王之八柄豈諸

侯而得為乎莊公之意若曰吾固得肆大眚矣夫人
之罪當討而不得葬今天子既宥而不討使得稱小
君而終為夫人吾國人而有大罪吾如之何而殺之
必有非大眚而肆者矣非大眚而肆雖天子且不可
而況於魯乎大眚而得其節皆常事不書特一見吾
是以知其非所肆而肆者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謚也謂諸侯之妻君稱之曰夫人邦人稱之曰君

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葬公曰我君葬夫人曰我小君厭也故以稱諸異邦之辭言之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御寇陳諸公子也何以不稱大夫非大夫也非大夫則何以書殺公子之重視大夫親親之道也凡以國殺而名者有罪而累其君也其不名則無罪也以人殺而名者有罪而干其衆也其不名則無罪也御寇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九

骨肉之恩也

夏五月

曷為以人殺陳人殺御寇而其黨公子完顓孫奔齊御寇宜有得罪於陳人者也其事則史失之矣葉子曰古者刑不上大夫公族有罪不以干有司以為大夫者吾任之所與共政者也公族者吾親之所與共恩者也不幸而有罪則大司寇議其辟不得已而麗於法則甸師致其刑然而公族獄成而讞於公猶曰宥之三三宥不對走出又使人追之曰必赦之有司以為無及則哭於異姓之廟素服不舉而私喪之如

是猶有慢賢而賤親者故葵丘之會齊小白猶曰母專殺大夫天下無道政在大夫君子終不以一時之弊害萬世之法是以大夫強而君殺之由三桓始雖謂之義終不通乎春秋蓋以為大夫之有罪無罪吾固有以為之辭矣則其不可殺槩書之曰殺其世子殺其弟殺其公子殺其大夫所以正君臣之義而厚骨肉之恩也

夏五月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九

四時無事書首月以見時有事則於其月見之五月

首時而下無事蓋闕文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高傒齊大夫之三命者也及者公也何以不言公禮卿不會公侯也葉子曰名分不可不正也古者諸侯之命諸臣之爵莫不皆有別焉大國之君九命公也次國之君七命侯伯也其卿則不過三命小國之君五命子男也其卿則不過再命先王之意以為諸侯

之邦交有不得不用其臣者既使之敵則臣無敵君

可易也

之義不使之敵則無以致其睦鄰之道故為之節以

大國三命之卿而當小國五命之君此禮之所不得

已也至公侯伯則尊矣必君而後可敵焉晉荀庚衛

孫良夫尋盟魯臧宣叔以為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

中虛大國上卿而不言蓋不以當諸侯之臣而晉執

叔孫婼與邾大夫卒婼辭以為列國之卿當小國之

君即命其介尚行先王之制也而齊以高傒晉以陽

處父盟公可乎是以皆沒公而不見此春秋所以正

名分也

冬公如齊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不正以其喪娶也文姜之喪始

練而公圖婚非禮也納幣大夫之事而公親之又過

也何以不於始焉譏之納幣納徵也婚禮納采以問

其族問名以詢其氏氏姓得而告於禰廟曰吉而後

納幣以為之徵則成禮矣納采問名猶未成則不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九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三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

祭叔王之下大夫也祭叔則何以來聘以其臣來也

何以不言使內大夫不外交聘非祭叔之所得為也

祭伯來朝自朝也不與其朝故不言朝祭叔來聘使

臣也不與其聘故不言使葉子曰吾何以知祭叔之

得有臣歟古者王之卿士六命而後賜官始得自置

其臣以治其家邑謂之具官大夫則不得具官而得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三

臣其邑官事使攝焉是亦臣也是故大夫以具官為非禮而管仲以官事不攝為非儉孔子嘗為魯司寇

大夫而三命者也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夫子

路豈以必不可行之禮而加之孔子哉以為孔子嘗

為大夫蓋得攝官以為臣而不知在其位則門人

不可臣也然則大夫之在位固有攝官而為臣者矣

夏公如齊觀社

社者何春蒐田之祭也古者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未聞諸侯而會祭也蓋曰觀焉則非以為祭者也故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禮也曹

蒯固知之矣

公至自齊荆人來聘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蕭叔宋附庸之君也諸侯相朝非禮也即遇而朝又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六

非矣古者朝必以廟朝於王所可天子有方岳之朝也朝於公不可諸侯無外朝也朝公而已矣不言來穀齊地也

秋丹桓宮楹

桓宮桓公之廟也丹楹非矣丹桓宮楹又非也天子之楹黝諸侯之楹堊大夫倉士莊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

于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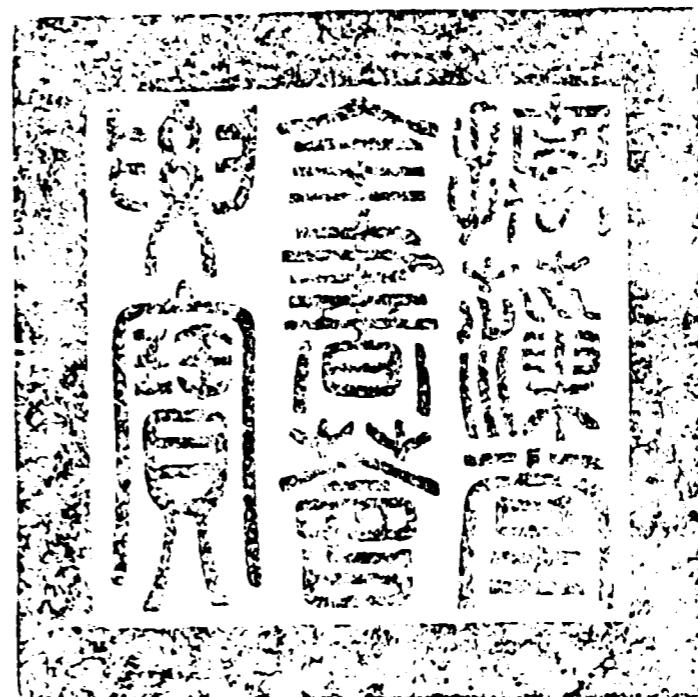
離盟也小白已霸矣公復為離盟則非諸侯之政也以圖婿於我而固其好焉爾故前高傒為防之盟而後公如齊納幣今齊侯為扈盟而後公如齊逆女見公之迫於齊而不敢不從也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六

葉氏春秋傳
卷六

三

春秋傳卷六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溥大

謄錄監生臣張起隆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葉氏春秋傳卷八七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一千三百十七

經部

春秋傳卷七

宋 葉夢得 撰

莊公三

有四年春王正月刻桓宮桷

桓楹過矣刻桷又甚也桷椽也禮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礪之加密石焉諸侯礪而不加石大夫斲而不礪士斲其本葉子曰莊公之脩桓宮非其節也以為崇之以致孝歟則公之即位二十有四年矣而今始脩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繙

也以為壞之而脩歟則脩非特楹與桷也然則何以脩以夫人將歸也古者天子七廟親廟四祧廟二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親廟二祧廟一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及其皇考士及其王考其為禮雖有別而宗廟之制則未之有間也商人戒形日而曰典祀無豐于昵昵近也夫祀且不可豐而況宗廟之飾乎莊公因夫人而為之蓋有甚於徒致其豐者故言丹言刻則非所以事其祔言桓宮則非所以事其祖莊公

之厚桓適以侈之而已武曰武宮煬曰煬宮遠也故以謚舉之宣曰新宮近也謚之則疏也桓以彌而得

祖稱豈其厚之乃所以疏之歟故曰斥言桓宮以惡

莊也穀梁其知之矣

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

逆女大夫之事公親之非禮也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入逆辭也莊公義不得娶於齊則夫人義不可見宗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二

廟夫人之至為逆矣故不書至葉子曰諸侯十五而

冠冠而生子莊公於是生三十有六年矣而夫人始見以防與扈之盟考之莊公過時而不娶豈得已哉

內迫於夫人而齊侯為之制有不得自專也而春秋

無異文以為不待貶絕而罪自見也昔者舜不告而

娶孟子曰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懃父母是以不告

也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廢莊公而知此義不娶於齊

雖不得於文姜以承宗廟之重而盡人子之道與之

為舜豈不可乎卒之身死無嫡而慶父得以乘其隙則莊公之為也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宗婦同宗之婦也覲大夫聘而私見天子之禮也幣

諸侯朝王而享王與后之禮也朝有贊享有幣夫人

以丁丑入則大夫宗婦既見矣越三日而覲非禮也

覲而用幣男女之同又非也以為尊夫人者在物而

不在禮矣不言及不以大夫及宗婦也葉子曰吾何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三

以知宗婦之為同宗之婦歟古者諸侯同宗之妻曰

宗婦以同言也大夫嫡子之妻曰宗婦以承宗言也

大夫非嫡子其妻不得稱宗婦曰介婦曰衆婦焉予

同生傳說文姜與宗婦命之齊穆姜卒傳稱齊侯使

諸姜宗婦來送葬此諸侯之言宗婦之禮也覲夫人

何擇於大夫之承宗者歟凡大夫之妻皆得進矣則

宗婦非大夫之妻禮諸侯以時朝於天子各執其玉

謂之贊朝畢而享王與后各獻其庭實謂之幣於是

享王以辭享后以琮則周官辭以帛琮以錦者也是謂享而非覲大夫來聘無享脩其君之禮成然後奉

束錦而請覲者大夫之私禮也大夫而後有覲故曰

公事曰見私事曰覲諸侯之大夫宗婦夫人之禮吾

不得而聞矣意者其有見而無覲歟見而用贊則大夫以禽鳥婦人以榛栗棗脩先王之制也今見而言覲是再見也覲而言幣是尚物也則宗婦之獻與夫

人等大夫覲而用幣猶以為僭享王而況施之宗婦

乎公羊以宗婦為大夫之妻固非矣穀梁雖知其說

而謂大夫不見夫人諸侯祭宗廟夫人與亞獻以為

不見亦非也

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羈曹君也何以不言爵踰年而喪未除也何以不言

子不周乎喪也葉子曰吾何以知曹羈之為曹君歟

射姑卒矣而曹不見君君曹者非羈而何鄭忽君鄭

而突奪之故書鄭忽出奔衛而突歸不得繫於鄭曹

羈君曹而赤奪之故書曹羈出奔陳而赤歸不得繫於曹突之歸以祭仲赤之歸以戎忽羈正而突赤不正故其辭一施之則羈固所以為曹君也

赤歸于曹

歸易辭也赤曹莊公之庶子自戎入而取國戎有奉而易也不繫曹不與其得曹也何以不言自戎歸于曹不與夷狄之奉中國也

郭公

闕文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叔陳大夫之嘗入為王卿士而復其國者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

于社

禮天子救日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朝用幣于社天

災有幣無牲諸侯而鼓于社僭也用牲于社非禮也

葉子曰日食之禮天子何以伐鼓于社諸侯何以伐

鼓于朝歟凡鼓皆所以亢陽也社者陰也諸侯亦陰也天子救日則攻陰故伐鼓于社以攻之諸侯卑不敢攻社故伐鼓于朝以自攻用幣于社以請之也古

者凡祭祀之牲皆養於國也未有不養而為牲者也玉帛牲牷非大祀不舉次祀則用牲幣小祀有牲而無幣畧之也然天災則有幣無牲者蓋社亦小祀牲幣不可以並舉常祀則用牲非常祀則用幣幣可及牲非養則不可及也是禮也叔孫豹蓋知之矣故曰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而季孫宿莫能知乃以為正月朔慝未作而後伐鼓用幣其餘則否故日食而見經者三十有六而書鼓用牲于社者三其二皆在六月六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詩所謂正月者也則魯人之失久矣經於是特正之其亦考於夏書及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鳴夫馳庶人走何必建巳而後行之歟太史以建巳為正月季孫宿以建子為正月皆非也莊公

或舉于九月尚先王之制哉左氏不能察而取以為說則太史與宿誤之也

伯姬歸于杞

伯姬莊公之妹也不言逆女逆之合乎禮則常事不書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水旱祭雩宗蓋有壇焉禮非日月之眚不鼓鼓于社于門非禮也禁門用瓢齋用牲于社于門亦非禮也

冬公子友如陳

公子友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

大夫何以不名大夫無罪也赤之歸曹戎寶奉之故公以春伐戎以正其不得奉也曹懼而殺其大夫則大夫為無罪矣葉子曰春秋因人以立法不窮法以治其人因事以見法不因法以窮其事曹之事非春秋所得盡紀也春秋之所見焉者其君之正不正大

夫之有罪無罪云爾則大夫之名固非春秋之所必見也古者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姊士不名家相長妾故君前而後臣名父前而後子名士二十而冠尊其名而始乎字以見名之重故春秋之法常寄於字與名不應字而字所以為寢也故宋高哀得以子哀書則仍叔之子不書字奪之也不當名而名所以為貶也故宰渠伯書糾則曹大夫不書名與之也

洮魯地也文姜死矣伯姬不得歸寧故即洮以為會會非伯姬之所得為洮非伯姬之所得會而莊公莫之正蓋文姜會齊侯于禚公不以為非則公會伯姬于洮宜不以為過矣會禚而後見夫人如齊師會洮而後見杞伯姬皆公為之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再見同盟距前十二年矣天子殷國之節也同盟非齊侯之所得已諸侯信而霸業成則吾所以尊天子

者亦已終故自是不復盟天子於是使召伯廖來賜公命則加命以賞之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陳大夫也原氏也仲字也大夫則何以得字見主人之辭也古者大夫死葬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葬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則葬之矣不書小事也此何以書為其將以圖國也莊公在位久未有嫡子子般孟任之子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七 八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宋何以序齊上齊侯失霸也前此者宋人齊人邾人伐鄭齊猶未霸也則宋以主兵先齊人可也今齊之主中夏十年矣宋猶得以主兵居上則非霸之道也故皆貶而人之古者二王後不專征唯方伯而後專征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庶長而得立者也慶父叔牙通乎夫人欲舍般而立慶父季子懼不能正託葬原仲而之陳以為之圖莊公病召公子友於陳於是殺叔牙而立子般君子以是錄其行也何以得言如使若以君命出然臧孫辰

大無麥禾而出告糴不得言如書曰臧孫辰告糴于

齊公子友謀子般而出葬原仲得言如書曰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春秋莫能辨焉葉子曰吾何以知春秋之錄李子歟昔者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

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

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繆公於是哭諸縣氏謂諸侯不哭大夫也乃諸侯大夫士師行出疆請於君其反必有獻且告固有許之出者矣而況謀其國乎方慶父叔牙之與夫人通也季子必微察之曰非我莫能正而勢未可以加也將委之而奔則懼絕而不得復將出而不以名則懼疑而不得去魯之安危季子所

自任也則託原仲之葬請於公而求援於陳季子蓋有以圖之矣此所以能卒立子般而行其志也歟君子之防患也貴見微其弭亂也貴能濟若季子可謂微且濟矣宜君子之錄之也

冬杞伯姬來

來歸寧也內女不言來此何以書來父母沒矣伯姬不得來而來也凡諸侯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大夫之再命者也凡婚親迎不親逆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親逆非也非君命而來亦非也不曰逆女大夫之辭也天子逆后稱王后已成婦之辭也諸侯逆夫人稱女未成婦之辭也大夫逆妻稱字姓聽於父母之辭也

杞伯來朝

此杞侯也何以稱伯時王貶之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戰不言伐言伐至之日也不地地於衛也凡兵以及

者為主及之者為客齊以王命伐衛衛不服而戰故以衛人及齊人言衛人之主戰也敗績不言人其曰人貶逆王命也齊不救子頽之難雖以王命討衛其

稱人亦貶也葉子曰吾何以知齊人之為貶歟始惠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三

王立而五大夫奉子頽以伐王後幽之同盟三年也

是時天下諸侯已推小白而霸矣豈非以率天下而

尊王室歟然小白坐視而莫之正也子頽奔衛衛背

幽之盟遂與燕師伐王而立子頽明年鄭厲公和王

室不克執燕仲父處王于櫟而後入周又明年與虢

公復王而殺子頽小白方遠伐戎亦莫之間也衛自

是負其罪八年小白亦不討至王賜以侯伯之命請

伐衛不得已而後加之兵僅敗衛人亦不能執衛侯

歸之於京師孰謂鄭突能不失幽之盟以正王室而小白為霸主反遠事於夷狄鄭突能執燕仲父而小白反不能執衛朔春秋所以與衛同罪而一施之槩

貶以為人歟

夏四月丁未邾子墮卒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以兵相援曰救諸侯相伐而方伯救之正也凡救之志皆善也何以曰人微者也

冬築郿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三

郿內邑也書不時也

大無麥禾

麥與苗同時先言大水而書無麥苗者麥苗以水為

害也麥與禾不同時先不言災而書大無麥禾者倉

廩竭也不言米無禾則無米矣冬書之歲杪知其足

否之時也大無者無餘藏之辭也國不能預知其足

否逮無餘藏而後知之莊公之政亦已荒矣大饑民

病也大無麥禾國病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言使非君命而辰請行也
魯無麥禾辰請于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
齊公曰誰使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
備卿請如齊乃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齊人歸其玉
而與之糴謂之為辰之請行也然則與之歟非與之
也臧孫辰卿也古者冢宰以歲杪制國用量入以為
出待其竭而後為之謀則已晚矣以為居官當事不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十四

辟難則可以為卿之職則非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殿

因舊而脩曰新有加其度曰新作殿馬闈也禮天子

十有二閑諸侯六閑四馬為乘三乘為阜三阜為繫

六繫為廢殿為一閑何以書大無麥禾延殿之脩非

務也葉子曰僖公脩泮宮春秋不書其新泮宮諸侯

所得為也大室屋壞新宮桓宮僖宮災書於春秋亦

不書其新宗廟則當新桓宮僖宮或以親盡而不新

壞與災所當書也新不新所不當書也至於雉門及
兩觀亦魯之所為也既書其災又書其新作災所

當書也新作所不當書也豈以因是而有加其舊者

歟由是以推新作南門蓋又有無所因而加之者矣

所惡於新者為其作也新而不作則又何書莊公之
於延殿固所得為矣以為不能制其國用至於大無
麥禾君臣且將無粟而食此不之恤而有事於他豈
知務者哉故雖其所得為亦不免於罪魯人為長府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十五

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孔子取之新延殿亦可

仍而不仍者也

夏鄭人侵許秋有蜚

記異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此鄭叔姬也何以繫於紀而得卒成紀季之後也

城諸及防

諸防內二邑也得時矣何以書新延殿已非矣城又

非也以諸及防小大之辭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

次于成公羊穀梁作師次左氏作次當從左氏不言
主帥微者也故與伐邾之辭一施之

秋七月齊人降鄣

鄣國也降鄣非自降降之者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伯姬卒矣書葬叔姬卒矣又書葬存紀也葉子曰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

六

秋於紀何其致意之深也自紀季以鄆入齊不以為
叛紀侯大去其國不以為奔終始二十餘年常欲紀
之屢見至叔姬葬而紀絕矣蓋王政不作諸侯以力
相并者不可盡誅也故以紀一見之以為雖齊之强

有終不可以滅紀雖紀之弱有終不可以服齊者則
國固非人之所可滅而人亦不得滅人之國而天下
之爭奪息矣故曰興滅國繼絕世而天下之民心歸

焉孔子之志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

魯濟

魯濟內地也有齊濟有魯濟

齊人伐山戎

山戎北戎也此齊侯之師何以曰人正亂者先中國
而後四夷楚強而未伐衛伐而未服罪乃越千里之
險而事夷狄以齊侯為誇也故貶而人之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

七

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臺非以為觀也
天子為靈臺以候天地諸侯為時臺以視四時非是
不築築臺于郎非所築而築也築而又築益過矣

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捷者何軍獲也下奉上曰獻齊霸主則何以獻獲於
我威我也始小白伐山戎請兵於我不從怒將攻之
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魯必即
楚小白乃止故其歸也誇之以示我春秋從而書之

挈齊侯若奉我然欲求名而不得也凡蠻夷戎狄有
干王命方伯征之則獻其功於王王以警於夷諸侯

不相遺俘

秋築臺于秦冬不雨

記異也歷月不雨異也歷時不雨尤異也歷再時不

雨異甚矣葉子曰雨者陰陽之和氣也一失其節

則陰陽之氣繆矣故春秋以冬春書不雨者所以見
異也至夏則將有害乎稼穡矣異不足言也故夏而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六

不雨則書旱至秋則稼穡將成而又受其害者矣旱

不足言也故秋而不雨則書雩雩者禱也春秋無以

秋書不雨以雩見之也夏以旱見不雨而僖獨四月

一書不雨者以著其不為旱也秋以雩見不雨而宣

獨秋一書大旱者以見其不得雨也此周正也禮至

於八月不雨則君不舉者夏正也夏而不雨猶有望

於秋秋至於八月不雨則苗槁矣無復有望矣故君

為之變君以民為本者也民以食為本者也君而無

民則無與立民而無食則無與生此春秋之所謹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小穀內邑也書亟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梁丘宋地也齊侯霸也宋何以先齊地主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公子牙吾大夫之三命者也此季子殺之也何以不

言刺順季子之意也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始公問於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九

牙固曰慶父材矣俄而牙弑械成則不得於公而欲

弑公也季子幸其惡之未成而不以為國獄則和藥

而飲之使託若以疾死然義不失正其國仁不失全

其親者季友之意也葉子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

以殷畔周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於是居

東二年而罪人得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誅管

叔豈得已哉使周公知其將畔必有以處之矣何至

於誅故曰仁知周公未之盡而季子能隱之此周公

之所不得為也而何貶焉故不可以殺雖鄭伯之於段容之於始君子不以為慈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苟可以殺雖季子之於牙耽之於將弑君子不以為過書曰公子牙卒此君子所以處君親之道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正也禮天子六寢路寢一小寢五諸侯三寢路寢一小寢二男不死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七
元

此弑也何以不書弑內辭也不書則何以知其為弑不地則知其為弑也未踰年之君未葬稱子書名未成其為君也古者天子在喪稱予小子未踰年而死則曰小子王生名之死亦名之諸侯則否故諸侯未踰年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公子慶父如齊

如齊者何閔公立而聘齊也慶父殺般者也何以不貶成季子之意也叔牙可殺則殺慶父未可討則未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七
主

討惟不急於慶父而後季子之謀可行也葉子曰慶父季子之事魯存亡之所由分也嘗試論之慶父與叔牙專國久矣外乘莊公之弱而無所憚內挾夫人之姦以為援季子陳出也而非其母弟得與聞國政於其間亦幸而已矣及莊公問後而告以叔牙之言方是之時權在慶父季子非特不可誅其兄固力之所不能誅也適其將謀而未成故得先事而密殺之至於牙死慶父知其謀而復殺般則次必及於季子

季子豈愛其身不能死難者哉以為慶父殺已而自取之諸侯容而不討則魯固慶父之國矣不容而討之則兵加於國魯之亂未已也閔公者夫人之姊叔姜之子是亦慶父之黨於時纔八歲僖公賢而長慶父不立僖公而立閔公亦豈甘心以為君者哉假夫人之故以說於齊少緩魯人之怨而申其志於後云爾則慶父終欲得魯者也季子於此勢不得兩全寧置慶父而辟之陳則可因陳援以訴於齊使夫人慶

父之惡不能隱而季子得全於外魯庶幾其可為矣此季子之志也春秋蓋察之矣故直書慶父如齊而深隱季子奔陳至季子來歸而後始見襄則慶父如齊非逸賊季子奔陳非逃難卒之誅慶父而立僖公則季子之謀魯者無遺策是固君子所以成其意者也

狄伐邢

閔公一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七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繼故也有不忍於先君也閔公般之庶弟而般未踰年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者受國焉爾

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

盟于落姑

落姑齊地也何以盟定公位也葉子曰吾何以知此盟為定公位歟左氏穀梁皆以是盟為納季子夫子

般弑而季子奔陳慶父請於齊而立閔公慶父與季子蓋不並立於魯者閔公生纔八歲安能內拒慶父之強外名季子而請諸齊慶父者季子之所不得制權非出於閔公則魯人亦安能違慶父名季子乎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公羊不為義而何休獨以為季子畏慶父權重後復為亂如齊聞之奉閔公託齊桓而為此盟是雖無據而吾以為可信何以知之落姑齊地慶父利閔公之幼而終欲奪之季子察之審矣既

殺子般而歸獄於鄧扈樂則安知不復殺閔公歸獄於人而自取之歟凡諸侯立不以正必待于盟會而後定固非王法矣桓立而與鄭伯為垂之會制在鄭伯也宣立而與齊侯為平州之會制在齊侯也閔公

之時小白方霸諸侯閔公雖不當立而慶父之惡不可以不前戒則假齊之重以定公位者實季子之意此吾所謂因陳援以訴於齊使夫人慶父之惡不得隱而後魯可為者也經所以書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蓋齊侯與公即其地以為盟其謀出於齊非出於魯既盟而慶父之惡見其姦不得行於齊則季子亦可挾齊令以歸魯是盟固季子定公位非魯人納季子也

季子來歸

此公子友也何以謂之季子親貴之也內大夫奔未有言歸者此何以書歸賢之也桓公之子四人長則莊公也仲為牙而謀弑公叔為慶父而殺公能殺牙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七

三十四

以全公盟閔公以正慶父則人孰不以為親而願其還孰不以為貴而倚其重曰是乃吾君之季子云爾天王書季子來聘親貴之上譏之也魯書季子來歸親貴之在下賢之也

冬齊仲孫來

仲孫者何齊大夫仲孫湫也何以不名貶也何以不言使不與其使也外大夫不徒出盟當言盟聘當言聘未有非盟聘而來者也齊侯既與公為落姑之盟

矣謂魯難為未息則問罪伐之而已以為已息則何難焉齊侯之失也湫大夫也大夫非公事不受命不能使齊侯討慶父姑曰難不已將自斃是養亂也雖曰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而不能使齊侯保閔公姑曰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是懷安也則亦從君而已矣故於齊侯則奪其使於仲孫則奪其名葉子曰春秋大夫以名見而不名者所以為貶也仲孫湫以奪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七

三十五

名為貶則與殺大夫無罪而不名者何辨殺大夫有名官舉之也尊之故不名貶大夫不名氏舉之也略之故不名

春秋傳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春秋傳卷一千三百十八

經部

春秋傳卷八 宋 葉夢得 撰

閔公二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國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禘推其祖之所自出之祭也何以言吉禘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則越繩而行事莊公之喪二十有二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月矣未應吉而吉也禘祭於太祖之廟以其祖配之者也何以言於莊公君薨祔而作主特祀於寢三年升於廟莊公之主未升於廟即於寢而以莊公配之非所配而配也葉子曰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士一過是而毀矣以為親盡而迭毀者禮之所不得已而非其情也時一變而祭之者親廟也而毀廟不及焉故謂之祫喪畢而舉之自是五年而再殷祭則毀廟之主皆及矣五年而再祭者毀廟也而祖之

所自出不及焉故為之禘以祫之明年舉之自是二年而復禘則祖之所自出亦及矣然足天子之禮也古者不王不禘諸侯不得祖天子則祖之所自出不敢僭故諸侯祫而不禘大夫不得祖諸侯則太祖不敢越故大夫享而不祫其曰大夫士有大事賜於其君干祫者此禮之不以為常者也故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魯之得禘以周公之賜也周人禘譽而魯以禘祀周公豈周以譽為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祖之所自出文王配之魯以文王為祖之所自出而周公配之有為之降殺者歟禮廢久矣世之學者猶及見魯禮者以春秋所書也然而春秋見禘而不見祫何也以為祫者諸侯之所得為合於禮則不書其因事而見則謂之大事諸侯之祭莫大於祫也禘非諸侯所得為而魯以周公之賜合於禮亦不書則因事而見以著其名者特以別其非所為而為爾禘祫之時於禮無見吾以孟獻子之言推之所謂正月日

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考是
在魯雖為僭然寔是周之舊制歟蓋郊天事主乎陽故
以冬至禘鬼事主乎陰故以夏至魯以季夏六月禘
周公于太廟者不得全同於天子則以夏之四月也
乃僖公以七月禘于太廟者是用獻子之僭言爾春
秋所以著之也惟祫無所據而文公以八月大事于
大廟此躋僖公有為為之未必其節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三

此弑也何以不書弑內辭也不書則何以知其弑不
地則知其為弑也葉子曰季子來歸見貴於春秋然
叔牙將弑君而季子殺之慶父弑子般而季子不能
討乃使復致閔公之禍則季子得無貶乎春秋之與
奪有正之以法者有揆之以情者正之以法所以立
天下之教揆之以情所以盡天下之變魯之權在慶
父矣外挾霸主之令內恃國人之心此季子之所以
得歸也然齊侯雖盟於落姑其志未果於討慶父方

使仲孫湫來省難則慶父無深畏於齊而權猶在己
豈季子一朝所能奪哉是以姑吉禘於莊公以示宗
廟之重徐以待其釁此季子之所能為也慶父知國
人不與而季子未可動終不能保齊侯之不討已則
惟有篡閔公而君臨之猶可以苟存此季子之所以
不能知也使季子始得國而即誅慶父不幸不能勝
身死而慶父無與制雖閔公其可保乎則魯固慶父
之國矣二者權其輕重寧失之緩不可失之急故終
能圖慶父而不喪其宗國此春秋所以原其情而不
貶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子般之弑夫人與慶父矯立閔公而歸獄于鄧扈樂
故夫人猶得安國中而慶父可以託君命以聘齊閔
公之弑慶父篡而不得則夫人與慶父之計窮矣外
已失齊援而惡暴於國人雖權在己亦無能為季子
可誅而不誅猶使逃焉者以僖公為重而不遽討之

也僖公立則慶父自不能免矣故直書慶父出奔莒而不著季子奔邾春秋終始之意也葉子曰公羊以牙欲立慶父而季子殺之以為過惡故將而不免慶父親弑二君而不誅以為不可及故既而得免夫弑君之惡一也豈未弑者以過惡不免已弑者反以不可及得免乎是蓋不知季子以僖公為重之意陳佗殺於蔡春秋不以為緩而桓公得葬慶父名於莒而殺之固已討矣何免之云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齊大夫高傒也子男子之美稱也何以不言名襃之也閔公弑慶父奔季子與僖公方適邾齊侯使高子以南陽之甲至魯未知其窺之歟平之歟齊侯之命高子將曰可則盟不可則不卒與季子立僖公盟國人而定其位則高子之為也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遂者則遂焉高子遂之善者也君子於是褒焉不言使制在高子也前定之盟曰來盟楚以屈完

來盟齊完能服罪以尊王故得名氏齊以高傒來盟魯傒能立君以定國故得稱子是以春秋之辭一施之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

此高克之師也鄭伯惡高克而反暴其兵於外久之不召衆散而歸非師之棄鄭鄭棄其師也葉子曰是高克之奔陳者也春秋何以不書高克出奔而獨志鄭之棄其師乎蓋鄭伯之所惡者高克爾而師何罪

焉凡戰而敗績雖君將猶稱師以衆為重也今狄入衛鄭伯以禦狄為名而出高克遂并其衆而不返夫誰與為師哉東山之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夫周公之征三年矣而士無歸志使有天下而用其師如此孰有能棄之者是在易之師所謂地中有水者以為畜衆之道非鄭伯之謂矣故以鄭一見法焉

僖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繼故也有不忍於先君也僖公閔公之庶兄也而閔公已踰年親之非父也繼之如父者臣子一例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聶北邢地前未有言伐邢者何以言救備狄也狄與邢為怨久矣前年伐邢而齊救之未得志也故今入衛而三師為之備焉次者有待之辭也凡救不必皆交兵苟可排難解紛者皆救焉敵未至而前為之備

則先言次而後言救次其意也救其事也敵已至而後為之援則先言救而後言次救其事也次其意也直救為救次而救亦救要其成功則一而已矣故滅無善辭救無惡辭葉子曰吾何以知次言救之為善歟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勿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然則救之為言亦非有惻隱之心者歟孰

利之而使趨也孰迫之而使進也亦曰吾心而已矣

則救豈有不善者哉春秋救而言次者二聶北也雍榆也學者皆言雍榆救晉先救後次而齊無聞聶北

救邢先次後救而邢遷于夷儀為以不果救見貶於春秋夫三國於邢利害未有相及也如欲不救則勿救而已矣何用入其地而復止待其遷而後為之所乎三師能救邢不能使邢常存邢之遷自遷也非亡也邢不待伐而先救晉已伐而後救之吾以聶北之

功有大於雍榆者是以知三師非得罪於春秋者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邢自遷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何以再目齊師宋師曹師救一事也城一事也歸而復城者齊侯之志也凡城而遷者專也遷而為之城者正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夷齊地也公薨地不地故也夫人薨不地地故也何以不言薨于齊非薨于齊也薨于齊則可言歸夫人之喪非薨于齊則不可言歸夫人之喪曰齊人以歸者喪非齊人之可以歸也

楚人伐鄭

荆自是始稱楚荆其自名也楚中國之名也蓋將變而從中國矣故前伐狄曰荆今始加之人荆人來聘

臣之辭也楚人伐鄭君之辭也君臣猶同辭以為是

無別於君臣者則亦無別於君臣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檼

此齊侯之會也邾人以微者會乎非微者也夫人嘗孫于邾矣而齊侯殺之於夷蓋取之於邾也齊取子糾於我殺之猶為之辭則取夫人於邾殺之我不得與之並會公可以辭矣故邾稱人若非其君然所以

病公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夫人之故也齊可以取夫人於邾義也霸者也我不可許夫人與齊道也子也故不敢以檼之盟無討於邾君子以魯為近於道矣偃邾地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孥

鄆魯地也挐莒大夫之再命者也蓋責慶父之賂而不得故來伐我莒挐死之凡諸侯戰死曰滅生曰獲

大夫生死皆曰獲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八

十一

夫人不稱姜貶也文姜之罪未有以討之者也故於其孫貶之其惡以孫著也哀姜之罪齊討之矣則孫不必遽見也故於其討而喪歸著之其惡以討著也文姜得罪於夫故去姓與氏哀姜得罪於子故去姓存氏不於薨貶霸主之令也喪至而後貶春秋之義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邑也外城邑不書此何以書城衛也狄入衛

殺衛懿公戴公文公廬于曹而不能國齊侯與諸侯遷衛於楚丘而城之何以不言城衛不與諸侯之得專封也諸侯城之則何以獨言城楚丘衛非諸侯所得城故為之辭若城其內邑然古者大封諸侯告于后土頒祀于其國土其地而制其域為之畿疆而設其社稷非天子莫之敢為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有相滅亡諸侯力能救而救之與之則亂法不與則滅國無與興也故與其實不與其文以楚丘言之

公設險以守其國則聖人有時而用險矣所惡於險者為其恃之而不為德也苟德之脩雖險猶將設之况可守而不守乎虞虢之相為援晉之竒蓋知之矣曰脅亡則齒寒豈特滅國乎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古之人盖有推其所以滅而知其滅者也恃其非所恃則雖凌沫見譏不守其所可守則滅下陽亦不免於罪夫亦必有德者然後無所恃而不失其守故以虢一見法焉

云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滅下陽
下陽虢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滅虢也虞貪晉賂許之假道而請先伐故序晉上疾之也下陽虞虢之塞邑也邑不言滅虞恃虢恃下陽無下陽則無二國矣故以下陽當二國也葉子曰城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有天下者固不在險也然在易之坎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冬十月不雨
歷時而言不雨者不憂雨也無志乎民也歷月而言不雨者閔雨者也有志乎民也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徐人取舒
徐始見書人狄之也舒附庸之國也葉子曰荆九州也鬻熊受封在荆之楚而非荆也故謂之荆楚而楚初以荆自名者僭荆而有之也其後復中國之稱故

言楚舒亦荆之別也故謂之荆舒其不曰荆者以舒自名而已其後復有舒鳩舒蓼舒庸者蓋又舒之別所謂羣舒者也名從主人君子無所加損焉

六月雨

記喜也書不雨矣則不書者皆雨也何獨志於僖公

歟僖公書不雨者四皆以月見僖公有志於民而閔雨者也則僖公之雨宜喜矣僖公之喜皆雨也何獨志於六月歟建巳之月也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古者以是月雩而祈雨則六月之雨宜喜矣葉子曰水旱堯舜之所不免也然古之人不以是歸之天而必反之已故湯有六事自責者矣春秋十有二公而不雨獨見於僖文蓋憂雨者有矣莫勤於僖公故以歷月見而志雨不憂雨者有矣莫慢於文公故以歷時見而不志雩夫文公而無雩則雨之得否亦何以為哉雖旱亦不書也僖公有志雨文公無志雩是民事之不可不重也故以僖公一見法焉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涖盟者前定之盟而往涖也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民逃其上曰潰蔡自莘之敗楚以獻舞歸後十三年北杏之會一以人見又明年而楚復入之自是齊侯霸不與諸侯會者二十有三年蓋懼楚而屬之以為與國也齊侯將有事於楚故觀兵於蔡先楚而侵之蔡人知楚不足恃而齊為可畏是以不與蔡侯而潰楚於是乎始服蓋善之也葉子曰左氏記侵蔡以為蔡姬之故夫小白之霸攘夷狄而抗中國莫大於此舉苟以一婦人之怨而勤七國之君夫誰肯聽之哉蔡人雖畏齊亦不遽潰矣此事之必不然者也昔者湯征諸侯葛伯仇餉湯始征之孟子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小白一侵蔡而蔡潰雖楚之強不敢不

聽天下之不難服如此惜乎小白之不能為湯也

遂伐楚次于陘

遂繼事之辭也齊之侵蔡志在楚也故蔡潰遂伐楚
次于陘伐之道也古之伐罪者必有威讓之令文告
之辭不遽加之兵也齊蓋命於楚曰爾貢包茅不入
昭王南征不反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
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楚蓋宋之服焉進而
次于陘屈完來盟于師始退而盟于召陵以是為伐

之道也葉子曰昔者稱管仲曰相桓公九合諸侯一
正天下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其在此伐也歟然
而辭無所褒何也春秋王道也自伐楚而言中國所
賴以安則雖管仲以為仁可也自王道而言則小白
亦霸而已矣天下何取於為霸故小白之事管仲之
功春秋未嘗有異辭而為公羊者乃始進之為王者
之事挈小白以為春秋每致意焉盟不日會不致有
過則為之諱穀梁後而和之山戎之伐以人為愛蔡

夏許男新臣卒

諸侯卒於會稱會卒於師稱師許男在師矣何以不

言卒於師非卒於師也疾而返卒於道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完楚大夫之三命者也嫉夷狄之大夫皆言人屈
完何以不言人進之也諸侯次于陘楚使屈完來觀
于師未知其窺之歟服之歟楚子之命屈完將曰可
則盟否則不盟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曰
與不穀同好如何屈完曰君惠徼福於敝邑社稷辱
收寡君寡君之願也則屈完之為已春秋之義大夫

丘之會以日為美梁丘之遇以辭為大夫春秋豈區
區於一小白哉信斯言也是將率天下以為霸乎孟
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然春秋未嘗
與戰也吾亦以為小白於諸侯亦彼善於此爾而何
褒焉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必孟子而後能
知也

出疆有可遂者則遂焉屈完遂之善者也君子於是進焉不言使制在屈完也盟于師楚志也盟於召陵齊志也盟而後退師其成在楚退師而與盟其成在齊故再見盟焉以齊為善也

齊人執陳轄濤塗

轄濤塗陳大夫之三命者也濤塗畏齊師之道其境以病陳使出於東方齊侯以申侯之譖執濤塗不責其師之病人而責人之不忠已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及不言主師內之微者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此侵蔡也何以致伐楚侵蔡所以伐楚致其本事也

葉子曰至諸侯返而告廟之禮也出而告者必以事則歸而告亦必以其前所告者春秋從而書之此禮之常也何以或不致其本事非故異之也各原其事而為之辭者異爾桓公之會本以伐楚而先自侵蔡

始楚服而與之盟蓋伐之後事歸自宜以伐楚告而穀梁氏不察曲以為義謂有二事偶而致後事或致前事以為大小之辨者故謂此謂致後事而大伐

楚以新城救許致伐鄭為致前事而大伐鄭夫新城

之役出而告者伐鄭而已楚人圍許而遂救許此乃伐之遂事既非其本事則歸安得而告乎至於柯陵

蕭魚之會皆不悟其會伐本以服鄭而後會為言或曰不周乎伐鄭或曰得鄭伯之辭皆不知經而妄意

之也

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

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公孫茲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殺世子何以目君甚之也故母弟亦云葉子曰殺公子以國與人公子國與人可得而殺也殺世子母弟不以國與人世子母弟非國與人可得而殺也父子

天性也兄弟天倫也非其父不父兄不兄而誰敢殺乎昔者萬章嘗問孟子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

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以為仁人

之於弟也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而已夫惟知親愛之出其性則雖有罪固不殺也况無罪而殺之乎世衰道微有子弑父弟弑兄者故春秋之為教殺世子母弟特以其君責之蓋曰能為人父然後可正天下之子能為人兄然後可正天下之弟亦各反其性而

已矣

杞伯姬來朝其子

伯姬來歸寧也莊公哀姜死伯姬歸寧固罪矣曰朝其子則志乎以子見而已曹伯猶不得使其世子來朝伯姬而可朝其子乎我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而與之朝我亦與有罪也

夏公孫茲如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世子襄王鄭也殊世子尊之也天子之世子世天下諸侯之世子世其國皆不可以齒其臣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閒無中事而復舉諸侯尊王世子不敢與盟也盟者所以結信不敢以所不信加之於尊者也諸侯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再地首止善之也惠王欲立子帶而廢世子小白欲置之則無以尊王室欲爭之則無以奪惠后故率諸侯盟世子而會焉諸

侯相與奉鄭而世子之位定矣天子在而名世子世子舍父而從諸侯以道則不正也世子定而王室安

以小白之義則正也君子盖以是善焉葉子曰春秋

辭繁而不殺者正也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義焉樂道人之善而惡人之不善天下之情一也樂之故每以為不足一言不已至於再再言不已至於三君子猶以為未也惡之則唯恐絕之不速拒之不嚴一言之已過矣而肯至於再乎故春秋會盟而再目地

惟四而已首止也葵丘也宋也平丘也以為會盟非諸侯之所得為吾既槩以為罪而一正之矣後世有

繼世不以道而亂世嫡定之如首止者守國不以禮而慢王政率之如葵丘者強弱相陵而窮兵不已和之如宋者華夏不分而滅人之國正之如平丘者不少假之則天下終無與立也故待天下之變而有出於不得已者各於其事一見法焉春秋之義也

鄭伯逃歸不盟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三十一

何以不曰逃盟有不盟之心而後棄而歸也盟者諸侯之所同也不盟鄭伯之所獨也舍所同從所獨苟以其身竊去焉則逃而已美賤之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

下陽滅則虞號為已滅故號亡不書滅虞亡不書滅獨志執虞公焉所遺者惟其君而已不言以歸虞為已滅則虞公不得有其國猶若執之晉也晉假道以

滅人而復滅其所假非伯討也故以人執虞稱公或曰商之故爵也或曰嘗入而為王三公者也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

圍新城

伐國不言圍邑此何以言圍新城以新城為伐也伐者問罪之師不于其國于其邑非伐也為後齊人伐鄭起也葉子曰伐以問罪非志於得也服之而已宋

伐鄭而圍長葛楚伐宋而圍縕君子以為非伐之道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三十二

故見圍焉此伐鄭而圍新城蓋鄭未服罪而施之於新城未遽加兵於鄭此霸主之令也則何以與長葛及縕同辭蓋宋楚以一國而伐此以諸侯而伐以一國而伐固有私之者矣以諸侯從霸主而伐其誰取于一邑君子宜無疑焉乃其不即問罪於鄭使楚得圍許而遷其師致齊人再伐而後服則諸侯未得為無罪也其情雖與宋楚異其事則與宋楚同故其辭一施之此君子所以慎於伐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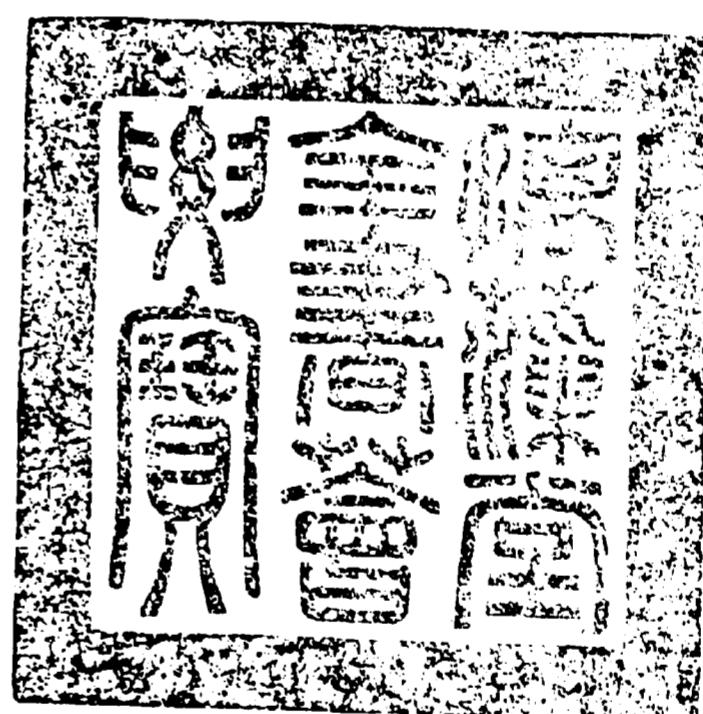
遂繼事之辭也此圍鄭之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也

冬公至自伐鄭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八

三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臣閔溥大

謄錄監生臣張起隆
謄錄監生臣鄭遇亨

春秋傳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經部

葉氏春秋傳卷十九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一千三百十九

經部

春秋傳卷九

宋 葉夢得 撰

僖公二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
申侯鄭大夫之三命者也齊既再討鄭逃盟之罪孔
叔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鄭伯曰吾知
所由來矣乃用陳轅濤塗之譖殺申侯以說於齊申
侯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有國殺有人殺國殺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繕

大夫有罪而君殺之君亦有罪而累上者也人殺者
大夫有罪而人殺之國人皆曰可殺者也古者大國
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
於其君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其君諸侯不得專殺大夫大夫國體也挈國與人殺者大夫
之罪也挈殺其大夫者其君之罪也葉子曰吾何以
知小國之亦有三卿歟五等諸侯之臣其命數則有
間矣而卿大夫之名未之有別也蓋為之國者大小

雖不同而設官分職之事則不可殺一官闕則一事廢矣既與共王事則未有不命於王者所以尊王也如是役也猶有私爵人而曠其官者况略之而無所受命乎則以為二卿而不命於天子者記禮者之失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欬鄭世子華盟于寧母

陳欬鄭華何以得與盟諸侯有故則世子攝其君下其君之禮一等周道也

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欬盟于洮

王人微者也序於諸侯之上先王命也

鄭伯乞盟

乞盟者何請盟也霸主有帥諸侯以共盟諸侯無乞霸主以請盟盟諸侯之所得為也鄭伯殺申侯以謝

首止之逃則服罪矣然甯母之會以世子來而鄭伯不至則諸侯猶未信也故洮之役以王人會黜鄭不得與鄭伯於是懼而請盟乞盟猶乞師也有得不得焉師非我所有乞猶可言也盟我所得為乞不可言也有諸侯之會不能正其事乃至於下人而請焉賤之也

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八年而禘禘之節也何以書不正其用之以致夫人且僭天子也夫人者何成風也成風僖公之妾母僖公欲尊之以匹嫡故因禘致於太廟始見其祖考為夫人不與非禘之道用禘者也成風遂為夫人矣故後莞以夫人風氏見不稱用致夫人風氏內辭也蓋

魯自是以妾匹嫡致其志妾母之始而不言風氏其義則甚乎以風氏見也周之禘以七月日至魯之禘以季夏六月七月而禘僭天子也葉子曰三傳言夫人左氏以為哀姜公羊以為聲姜夫哀姜之為夫人

固在莊公之世矣雖以罪討於齊僖公未之敢黜也故其歸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何用至是而始致之乎聲姜不書至蓋僖公之娶在即位之前也以齊媵而得於傳無間焉審僖公果以是易嫡則於至之日已定之矣何待禘而後始致之乎此皆理之必不然者吾固以穀梁之言為正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
葉氏春秋傳

四

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宰王之太宰也何以言周公太宰而兼三公者也古者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則以六卿有道者兼焉王人不得繫周劉子單子不得繫周宰周公得繫周三公論道經邦與王同體者也宋子未踰年之君也葉子曰子夏問於孔子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歟初有司歟孔子曰夏后氏既殯而致事商人既葬而致事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歟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故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是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夫非禮之禮大人不為也其可有三年之愛而不盡於父母歟則雖伯禽為之固不以為常也而況因之以為利乎秦伐鄭晉襄公墨衰絰而敗之穀春秋貶而稱人君子之惡奪親也甚矣故春秋諸侯會征伐在喪而出與者或踰年或未踰年各以其寔書之無所加損焉所謂不待貶絕而自見也而穀梁獨以宋桓公未葬背殯出會為無哀然則衛燬卒成公既葬而會於洮亦書子則無貶乎彼固未知春秋之意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內女未適人不卒伯姬卒許嫁也禮男子二十而冠字之不名列於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笄而字之列於成人二十而嫁女子許嫁不為殤死則

以成人之喪治之故亦以成人之禮卒焉葉子曰內女嫁為夫人則卒以尊同也為大夫妻則不卒厭也何以許嫁而卒之歟曰各以其服為之稱也女子在室為父母三年其嫁而適人降而為父母期故父母爲之報也未嫁者服齊衰三月適人則服大功不以齊衰薄大功之喪此未嫁所以有加於已嫁者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諸侯不序一事而再見也再地葵丘善之也首止之

會既已正父子而尊王室矣故於是合諸侯而授王政焉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過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諸侯於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咸渝乎小白之志君子蓋以是善之也葉子曰惠王崩而襄王始立天子在喪可以王臣而會諸侯歟

襄王之立非惠王之意而惠后猶在首止之盟雖已定而諸侯不能保其無如鄭伯之逃盟者則襄王固未知得終安其位也此霸主之所當憂則請於王而與之盟王亦出內臣而臨之有不得已者是以無易樹子猶載之初命如是而僅終喪猶有子帶之難則齊侯之慮君子不得不與也

甲子晉侯伐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里克晉大夫之三命者也奚齊未踰年未成君也故

言其君之子未成君則不可以弑名故稱殺焉葉子曰弑君天下之大惡也可以未踰年而薄其罪歟曰春秋以名定罪若其義則亦各視其情而已奚齊商人之弑舍晉里克之弑奚齊皆未踰年之君也商人之弑以已也取而代之里克之弑以文公也蓋以納文公焉故於奚齊則不成其為君於舍則成其為君不成其為君者春秋之法也常也成其為君者春秋之義也變也法不可以變而亂名寔義不可以常而

廢善惡此政之所以行而教之所以立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如朝也凡公如皆朝朝君之事也大夫如皆聘聘臣之事也諸侯之邦交以世相朝非周道也即位大國聘焉小國朝焉霸主之令爾魯前有諸侯來朝者矣未有朝人者也蓋小白既霸於是事齊魯之屈於大國自信公始矣

狄滅溫溫子奔衛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八

荀息晉大夫之三命者也及荀息賢也荀息不食其言者也葉子曰子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不嘉召忽之死而與管仲以仁里克傳申生申生死里克不死以納文公荀息以不正傳卓子卓子死而荀息死之春秋何以不與里克之不死而與荀息以賢歟子糾末君也卓子已君也荀息之不正可責於傅卓子之初不可責於卓子弑之際夫受命而傳之既立以為君則君臣之義定矣可以君而不死其難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九

里克既弑卓惠公重賂秦以求入里克迎而立之惠公既得國曰又將圖寡人乃殺里克以說晉人里克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葉子曰晉里克衛寧喜皆弑君者也然其死不書以討賊之辭而與殺大夫一施之何哉所以殺者非討賊也始卓死惠公求入里克寔迎立焉則惠公固幸卓之死而竊其位者也衛獻公之入立則固與聞乎弑矣是以求復於喜曰苟反政由寧氏祭則寡人豈可責討卓與剽之賊者

乎言必信行必果孔子以為小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以為大人夫言之不必信亦必有義焉而後可故非復言之為難而近義之為貴管仲之仁雖可與而召忽不可為不忠里克之罪雖可薄而荀息不可為不信亦各有義而已矣故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謂人已乎荀息盖知之矣此春秋所以賢也

歟及其得國惠公則曰子弑二君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而後殺克獻公既以政許寧喜而患其專

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攻寧氏免餘殺喜而尸諸

朝則其討克與喜者皆畏其害已而除之者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其極至於刑罰不中無所措手足使惠公獻公初無愧於卓與剽歸正二臣之罪而誅焉春秋如之何不書曰晉人殺里克衛人殺寧喜乎而徒以行其私使二臣雖負弑君之惡而終得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
葉氏春秋傳
十一

免是謂名不正而刑罰不中者宜春秋之所謹也

秋七月冬大雨雪

大雨雪不志此何以志建酉建成庚之月書不時

也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不鄭父晉大夫之三命者也平鄭父里克之黨也惠

公既殺里克平鄭父聘於秦未反請殺呂甥郤稱冀

芮而納文公既歸秦使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

誘我也遂殺平鄭父平鄭父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

殺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夫人姜氏聲姜也僖公不戒文姜之失而使夫人復會齊桓公不戒襄公之失而納夫人以為會皆過也桓公之業自是衰矣葉子曰吾何以知夫人之為聲姜歟言哀姜者已死矣言聲姜者見薨見葬而不見逆蓋僖公娶于世子之時故逆不書於經則夫人固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
葉氏春秋傳
十二

聲姜也

秋八月大雪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秋七

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

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秋九月大雪冬公子友

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緣陵杞邑也外城邑不書此何以書城杞也淮東病
杞諸侯遷杞於緣陵而城之何以不言城杞不與諸
侯之得專封也故為之辭若城其外邑然何以復言
諸侯以不終乎城亦不序以見貶也楚丘之城也衛

人忘亡緣陵之城杞未有間焉以為有關而去之則
非去災卽隣之道諸侯為不足序也與之故沒諸侯
而為之辭略之故見諸侯而不序葉子曰春秋諸侯
及大夫之行事有再見而不序者有初無所見而不
序者再見而不序前目而後凡也初無所見而不序

不足序而略之也故諸侯不序見於經者兩盟於扈
一會于扈及是而四焉前盟于扈不與趙盾之臨諸
侯後盟于扈不與晉伐齊而取其賂扈之會則欲平

宋亂而後不果者也是皆以為不足言故略之略
者簡之也左氏以為緣陵為闢後扈盟為無能為扈會
為無功蓋近之矣然復或以為公後至或以為公不
會故不序則不能必其說夫後至乃公之罪何與於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十二

諸侯而反不得序乎公羊穀梁或以為失序或以為
略或以為桓德衰皆僅知其端而不能盡蓋春秋之
義有在於詳略有非比事而深考之未足以言君子
之意也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季姬內女也內女則何以得遇鄆子愛季姬使自擇

配也季姬已許嫁邾子鄆子來請婚僖公未知其所
與也則召鄆子見季姬以擇之若邂逅相遇然防魯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十三

地季姬以為可而後鄆子來朝以請故以季姬及鄆
子非婚姻之道也何以言使鄆子來朝鄆子以國君
使乎季姬賤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季姬之遇為擇
配與季姬不繫鄆則未嫁之辭也後見季姬歸於鄆
則始嫁之辭也於是乎擇之矣魯之亂始於不能正
家僖公雖賢而不知禮故致成風為夫人則非所以
事其母及聲姜以會齊侯則非所以閑其妻愛人以
姑息而已則安得以禮正季姬哉王政之不行蓋雖

子產為鄭不能奪公孫黑之強委禽乃從徐吾犯妹之所欲以與子南其習俗有自然矣公羊乃以為奔則已甚夫奔匹夫匹婦之事也豈可行之於有國故

吾以徐吾犯妹與子南之事推之而後知其說云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記異也沙鹿梁山皆在晉不繫之晉名山大澤不以封為天下記異也葉子曰是所謂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者歟此幽王之詩也故曰國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九

十四

必依山川川竭山必崩亡之徵也伯宗其知之矣

狄侵鄭冬蔡侯脣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前救邢先言次于聶北聶北邢地以次為救者也此救徐先言次于匡匡衛地不果於救者也故以其大夫往焉非救之道也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公孫敖吾大夫之三命者也以教主兵內辭也大夫何以不序無功不足序也楚遂敗徐于婁林齊自是不復救人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鄭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記異也晦月晦也夷伯魯大夫夷氏也伯字也大夫則曷為以字見大夫卒則不名也震雷擊之也桓宮僖宮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為其親盡而當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九

十五

毀也夷伯之廟必有不得其正者矣故辭間容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葉子曰是在周易所謂淳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者歟天之威怒非苟然也成王未知周公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成王啓金縢之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是以君子迅雷風烈必變中夜必興正衣冠而坐以為天不可不畏也故以夷伯一見法

焉

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

兩夷狄亦曰敗不言敗績皆夷狄則不能偏戰也故不嫌與內敗外中國敗夷狄同辭春秋之意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秦伐晉惠公逆而請戰故以晉侯及秦伯言晉之主戰也以力得之曰獲不言師敗績君獲舉重也晉侯不名內未有君也執言以歸獲不言以歸執而以歸者屈服也獲而不以歸者非屈服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二王之後也間其隕而知其石數之則五也于宋國中也不言隕石五于宋嫌有隕之于宋者也葉子曰春秋不書晦朔惟記異與戰則書古者謂朔月為吉月惡其始之不能吉也用兵有違晦惡其陰之窮也故震夷伯之廟書晦戰于鄖陵書晦隕石于宋書朔戰于泓書朔謹始慎終之道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
葉氏春秋傳

十六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是月逮是月也不得其日則嫌與上同日也鷗水鳥不能高飛飛以進為順退飛猶逆飛也五石先物近也近者察其形而後知其數六鷗先數遠也遠者見其數而後辨其物都鄙也自是而之他矣

是月六鷗退飛過宋都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
葉氏春秋傳

十七

卿強而專國者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季友仲遂之爲賜族歟古者天子以姓氏旌羣臣故舜以禹治內賜姓曰姒封之於夏而氏有夏以四岳治外賜姓曰姜封之於呂而氏有呂天子之氏氏其土也諸侯不得以地與人則不得賜姓與氏故公孫之子氏以王父之字別其宗云爾而大夫之有功德者賜之族或以其氏或以其諱或以其官或以其邑天子命氏則世國諸侯賜族則世官天子諸侯之辨也故衆仲曰天

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凡族皆死而後賜之者也季子殺叔牙曰公子從吾言必有

後於魯國及其死而立叔孫氏不待孫而稱叔孫此

以氏為族者也而春秋之世亦有生而賜之族者諸侯討宋亂取華督賂而立華氏此周之末造也然則友未氏而先見季遂未氏而先見仲非以世卿故志其始賜族而特書之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
葉氏春秋傳

六

夏四月丙申鄭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淮淮夷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國也

夏滅項

項國也孰滅之公滅也公方在淮則何以能滅項使

大夫滅也內不言滅此何以言滅諸侯方與公責淮夷病人於外而公復使大夫滅人於內以公為病矣何以不言大夫非大夫之罪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何以不言公及公未歸也會非矣公未歸而專行又非也

九月公至自會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
葉氏春秋傳

七

伐齊者何納公子昭也何以不言納不與其納也齊侯之夫人三皆無子如夫人者六人生諸公子長曰無虧其三曰昭屬昭於宋以為太子其後復欲立無虧齊侯卒而無虧立昭奔於宋宋襄公用是納昭夫人無嫡則立長納昭非正也

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以宋師及齊師言宋之主戰也

狄救齊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何以稱人以狄邢也邢嘗病於狄而遷夷儀矣衛

同姓而復與狄伐之自取滅於衛者也不可曰邢狄
伐衛故人狄則邢亦狄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諸侯有罪執而歸於京師者伯討也故以侯執執而不歸京師者非伯討也故以人執執而言以歸者歸於其國而釋之也執而不言以歸者即其所而釋之也凡執而不名內未有君也此何以言名執而殺之

也何以不言殺之大夫則言殺之諸侯則不言殺之君臣之辭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盟于曹南曹地也何以不言宋公邾人盟于曹非曹之國中曹之南也曹衛邾同於伐齊而不同於戰願衛以狄伐則有辭矣曹邾之不至以納為非正也宋公強而與之盟故不盟於國中而盟於國外各以其微者來義不足以服之也宋於是復圍曹

鄆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鄆子不名惡邾也謂其為虐亦已甚矣故人邾而不名鄆子也用之或曰殺之以祭也或曰血其鼻以祭

也

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會公羊作公會左氏穀梁作會當從二傳會者何沒公也地齊齊亦與盟也齊小白死五公子爭立而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

三十一

衰矣陳穆公思小白之德率四國與公而盟焉畏楚之或侵也陳蔡鄭皆楚之與國也陳率諸侯以保齊可畏楚之侵而使楚亦與盟不可小白率中國以攘楚公得率楚以保中國乎楚之窺中國自是始矣故四國皆貳而稱人公亦沒而不得見人諸侯所以人公也

邾亡

有一朝而亡者不幸而人或亡之也有積久而亡者

雖幸而人欲存之不得不亡也人亡之可曰亡梁人
欲存之而不得不亡不可曰亡梁梁亡而已其所由
來者漸矣此梁之所以亡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卷十
宋 葉夢得 撰

僖公三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南門路門也何以言新作僭天子也因舊而修謂之
新有加其度謂之作禮天子五門曰皋門曰庫門曰
雉門曰應門曰路門諸侯三門曰庫門曰雉門曰路
門古者謂國門為南門故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

謂路門亦為南門故成王喪言逆子剗于南門之外
魯得以天子皋門之制為庫門應門之制為雉門周
公之賜也而路門則有諸侯之門焉新作南門書豈
非有加其度而僭天子路門歟故與新作雉門之辭
一施之不曰路門天子有路門曰是天子之南門云

爾

夏郤子來朝五月乙巳西宮災

記災也西宮夫人之宮也天子六寢后六宮諸侯三

春秋傳卷九

寢夫人三宮曰東宮曰西宮中宮處乎中

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狄何以書人以狄齊也衛人伐邢狄以前與邢人
伐衛之故請於齊為此盟以謀邢難明年狄遂侵
衛復報邢而滅之邢衛之怨以齊為有力則齊亦
狄也

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二

鹿上宋地此宋公也何以言宋人不知諸侯之不
宗已而強國霸也齊楚何以皆稱人此亦齊侯楚
子也知宋公之不足宗而矯從之盟也故皆貶而
人之

夏大旱

記災也夏以月志不雨者未為災也以時志大旱者
歷時不雨而播種不入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

楚子何以先諸侯宋襄公欲圖霸而會楚子諸侯

推先楚子也楚子先諸侯則何以不貶楚所以正

諸侯也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諸侯知宋襄
公不足霸則勿會而已會而先楚子遂使楚子得
以爭中國則宋與諸侯之罪也葉子曰宋襄公可
謂不量力矣齊桓公自同盟於幽而霸歷楚文王
堵敖未嘗與之通至成王立而以人來聘已而連

侵伐鄭者四年桓公於是遂伐楚雖成王之強以
屈完來盟于師則楚服矣然相繼八合諸侯而楚
不與知成王未可以致則外之而不使得與中國
諸侯齒也今襄公一圖霸而遽召楚豈以桓公所
不能為而已為之乎鹿上之盟公子目夷固知小

國爭盟之為禍矣楚子偽從之以觀其釁而襄公
弗悟遂再為此會則宜楚子之所易也故偃然欲
與之爭中國而不肯為諸侯下諸侯亦莫敢復先
焉者蓋以王爵推之也襄公乃反從之以相敵則

惡在其為霸此楚子所以知其無能為而遂執之歟
故春秋不貶楚子而以爵書之以為宋與諸侯之罪
而未可以專責楚子也

執宋公以伐宋

此楚子執之也何以不言楚諸侯與有罪也諸侯知
宋公之不足宗則勿會而已矣從之而先楚子則宋
公之執非楚所獨能為也

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

四

宜申楚大夫之再命者也捷者何捷乎宋也前未有
言敗宋者此何以言捷不使楚子得執宋公以敗宋
故見伐不見戰也宋捷則何以獻於我威我也楚居
一方與宋襄公爭中國執宋公以伐宋懼諸侯猶
未盡宗已故其捷也誇之以示諸侯挈使宜申若奉
我然欲求名而不得也不言宋不使楚子得捷於宋
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此前會孟之諸侯也不序前目而後凡也何以言公
會約盟而公往會也執不言釋此何以言釋以二王
後見重也楚既得宋矣宋公猶未釋諸侯於是請於
楚而盟焉此楚子釋之也何以不言楚諸侯與有力
也執不言楚則諸侯不能逃其罪釋不言楚則楚子
不能專其德宋公曰晉釋舍季孫行父于召丘曰舍
君臣之辭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湧句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

五

須句邾邑也內取外邑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伐取
也須句風姓之國邾人滅而屬之以為邑則取邑者
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
升陘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

績

此救鄭之師也以宋公及楚人言宋之主戰也薄之
釋宋公鄭伯在焉宋公以鄭為楚與國皆會而伐鄭

不量力而與楚戰敗之道也何以不貶不重傷不禽
二毛不敢不威列以襄公有取敗之道則可以襄公

為非戰之道則不可春秋貴偏戰不貴詐戰則襄公
義有不可貶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縉

伐國不言圍邑此何以言圍縉不正其伐泓之敗而
凌之也伐者問罪之師不正其義而幸其間非伐也

為後宋公茲父卒起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

子卒

此杞伯也何以言子時王降之也何以降用夷禮也

葉子曰孔子言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
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古者天子五載

一巡守考制度于四岳變禮易樂者為不從其君流
革制度衣服者為畔其君討杞二王之後所以尊賢也

豈不曰統承先王修其禮物者乎宋禮之不足或以

久而亡也而杞習於用夷則先王之道廢矣故雖周
之衰王政猶或行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王出居
于鄭

天子以畿內為國諸侯以封內為國諸侯不以其道
去其封內故曰出奔天子不以其道去其畿內故曰
出居出之為言恥也若曰雖有其國而不能守云爾
天子無外雖去其國不失天下故謂之居焉凡諸侯

與其國內曰居國外曰在諸侯以國為家者也天子非

内外皆曰居天子以天下為家者也葉子曰天子非

巡守不適諸侯諸侯非述職不見天子諸侯於盟會
征伐之事未嘗書出義可得而行也至於奔則失其
位矣然後書出天子於伐鄭狩于河陽未嘗書出亦

義可得而行也至於出居于鄭則失其位矣然後書
出蓋大有天下小有一國皆其所當守而不可失安
有內難不能正而反避之於外以託於諸侯歟夫子

帶之亂君子亦有以處之矣方其奔齊或放焉或封焉親愛之而勿殺可矣古之人有行之者舜也而王不能反名之使得終其惡及以狄伐周則罪在可討弗辟則無以告先王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也而王不能反避之使得奪其位在易鼎而受之震鼎器也震長子也主器莫若長子故必不喪也鬯而後出可以守其宗廟社稷以為祭主若惠王者可謂喪其鬯矣有天下而不知此則亦何以王天下哉故以惠

王一見法焉

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衛侯何以名嫉誘滅也衛侯將伐邢其大夫禮至曰不得邢之守國不可得也請往其昆弟仕於邢及衛伐邢邢之守國子巡城衛之仕於邢者乃掖國子莫外而殺之邢遂以亡禮至銘其器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君子是以嫉衛侯也葉子曰甚矣君子之惡

詐也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民之所以能並生於天地之間而不相害者以其信足恃也使人而各懷其詐雖匹夫且不可與共處況有國於天下乎故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名惡誘殺人之君也衛侯燬從禮至之請誘殺國子而滅邢名惡誘滅人之國也夫滅國之罪亦大矣而辭無所貶以為不待貶絕而自見也乃其誘殺人之君誘滅人之國非有所示其誰察焉是以中國與夷狄之辭一施之而三傳皆言

貶滅同姓記禮者從而為之說春秋之義不加於事之所易見而常致意於義之所難察同姓所易見也楚滅夔齊滅萊皆不名滅國滅同姓一事也既見滅則罪已重矣故不以輕者復參焉誘殺人而滅國與誘人而殺之二事也不正則終無以著其罪三傳既已失之為禮者又從而弗悟吾然後知學之為難也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蕩氏也伯姬內女而嫁於宋之蕩氏者也子逆妻而

母親之非禮也婦緣姑之辭

宋殺其大夫

大夫何以不名大夫無罪也何用見大夫之無罪其討泓之敗歟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葉氏春秋傳
十一

圍陳何以言納頓子與其納也納君未有不以師何以言圍陳頓陳之鄰國蓋有迫於陳而出奔者圍陳而使頓子得以歸是亦所以為納也頓子何以不名

內未有君也凡納君而名者內有君也納君而不名者內未有君也

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公不諱與莒慶盟衛子在焉者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寧速盟于向

寧速衛大夫之三命者也公不諱與寧速盟莒子在焉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郿弗及

弗及左氏作不及公羊穀梁作弗及當從二傳弗及可及而我不及也善用師者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追而弗及有畏齊之志焉郿齊附庸之國齊人而言齊師以公弗及大之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葉氏春秋傳
十二

乞重辭也得不得之辭也古者諸侯無師帥教衛以贊元侯人乞師而我從之固已非矣况我不足而乞于人乎非正師之道也葉子曰齊自廩上之會不復

與楚通蓋欲與爭霸而我方與諸侯會楚盟于薄以

釋宋公則棄齊而從楚矣故齊連年既侵我又從而伐之我畏齊弗敢追反假楚以報怨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也召陵之盟桓公與我伐楚而楚服今

我乃欲以楚伐齊而恃之以勝公之謀國為可知已昔者滕文公嘗問於孟子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告之以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使僖公而知此則齊不必畏楚不必

恃蓋為國必有自勝之道故以僖公一見法焉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子何以不名申夔子也凡滅國之君內無君則有名然國滅而奔則不名國滅而以歸則名者著屈不屈也夔楚之同姓楚人責其不祀祝融與鬻熊夔子以熊摯有疾別於楚而不得祀楚用是滅焉則夔子為有辭而未嘗屈故以出奔之辭書之見夔子非楚之所以得歸也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

十三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子何以先諸侯主兵也於是宋襄公死矣而晉文公未興中國無霸楚子遂欲先諸侯而諸侯莫不從焉故貶而人之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此前圍宋之諸侯也不序前目而後凡也宋公猶在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

十三

圍則何以地宋盟于宋之國外是亦宋矣不嫌也曹

南言南聾北言北此何以不言方志於圍則不主方也楚圍宋而公不與於是如會而請盟焉惡矣何以

不沒公公欲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此盟為圍宋歟

僖公自陳穆公之盟雖以為齊故然陳蔡鄭皆楚之

與國也而公與之同好楚子得交中國蓋自是始矣

春秋沒公而人三國則公宜與楚厚者也明年公雖

不會孟而為薄之盟以釋宋公然後五年伐齊之役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春秋八

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公子遂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乃乞師於楚而楚援之遂以取穀則何以得於楚乎
晉文公之興首伐衛以致楚而公為之戍衛又責公
子買之不卒戍而刺之則公之附楚審矣圍宋之役
初雖不與會而為盟豈有意於救宋哉殆亦若戍衛
以成楚志爾楚子居申而後使子玉去宋若前盟而
宋圍解何待既退而後命之是會圍非解圍也薄之
盟公會而釋宋公宋之盟公會而圍宋公美惡不嫌
於同辭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何以再見晉侯嫌侵曹與伐衛並也曹侵諸侯之田
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衛欲與楚見逐於國
人楚始得於曹而新昏於衛文公欲習齊桓之迹先
攘楚以圖霸故自南河濟而侵曹歸而討衛罪因以
怒楚而求戰何以不言遂侵曹非以伐衛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子買吾大夫之三命者也何以言不卒戍以買為

善遂事而不正其殺也衛自淮之會不復與諸侯通
至文公卒始以晉故與我為洮及向之盟以我為楚
與國而同好也故晉伐衛而我戍之以援焉買以晉
不當敵而去之大夫出疆可以安社稷而專之可也
則公畏楚而殺買不正也何以言刺內殺大夫不言
殺刺之為言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
周道也若言察之審而後殺焉內辭也凡先刺而後
名者殺有罪也先名而後刺者殺無罪也

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侵而不服然後入之數其罪而執其君伯討也故以
侯執不歸之京師而畀宋人則伯討歟閼文也是當
曰畀宋人田不言田經成而亡之也曹衛嘗侵諸侯
之田矣晉侯圖霸欲怒楚而求戰先軫乃為之謀使
執曹君而歸諸侯之田晉侯於是侵曹數其不用僖
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奪所侵地以還諸侯宋與得
焉畀之為言與也不曰與曰畀與者我物而歸之彼

畀者彼物而受之我猶曰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云爾葉子曰吾何以知畀宋人田為闢文歟楚之圍

宋在二十七年之冬宋公孫固如晉告急是時宋公

蓋在圍也及諸侯盟于宋盖即宋之城外以為會宋

公不與焉明年三月晉侯入曹執曹伯宋圍猶未解

故再見宋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左氏載先軫始謀

言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既而公說復

言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此其終事也楚子

聞果命子玉去宋宋公於是始釋圍得歸而從晉城

濮之戰始見宋師則方執曹伯畀之者誰乎晉侯有

疾侯孺貨晉史歸曹伯則曹伯之歸蓋自晉不自宋

也是其畀之者田而已穀梁固不見其事左氏見之

而不能辨蓋不知侯執之為伯討也公羊雖知之而

不悟其與京師楚同文亦求之經者不審爾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

晉怒楚而與之戰故晉與諸侯之師及楚人言晉之主戰也楚何以言人得臣之師也城濮衛地

楚殺其大夫得臣

得臣楚大夫之再命者也城濮之役楚子命得臣還師而不從楚子不能制怒而少與之師晉侯戰而師遂敗得臣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衛侯出奔楚

衛侯何以不名非二君也楚敗衛侯懼而出奔使其

大夫元咺奉母弟叔武受盟於晉叔武不正其為君

而攝焉以內為未君故不名衛侯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晉子盟

于踐土

衛子者何叔武也叔武既不正其為君曰衛侯弟則

既已攝其君矣曰衛侯則叔武未之敢君也故與之

以未踰年君之辭而繫之子賢之也

陳侯如會

如會者何非前約而來從會也何以不言乞會前無拒會而後無乞會如則得之也何以不言會陳侯以疾返而不及會也不及會則何以書如會成其意也

公朝于王所

何言乎王所天子所在曰所古者天子無事諸侯來見于京師則朝于廟中天子巡守諸侯來朝于方岳之下則朝于王所何以書非常也晉侯既勝將合諸侯以尊王室遂為踐土之盟作王宮於衛雍王於是

往而即焉何以不言王狩於踐土以王自往為見正也何以獨言公朝於王所朝者諸侯各自致於王非有所期而後聽之者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侯何以復名成叔武為君以惡衛侯也衛侯既命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曰立叔武矣遂殺叔武之子及其歸也盟國人曰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衛侯先期入叔武間君至喜而走

出前驅公子獻犬華仲射而殺之故進叔武以為君而名衛侯曰自楚楚有奉焉爾何以言復歸歸順辭也君而復其國以其道則順也

衛元咺出奔晉

元咺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陳侯歿卒秋杞伯姬來

內女不言來此何以言來父母沒矣伯姬不得來而

來也

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晉子邾子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

狩者何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見天子曰述職巡狩者巡所守也何以書前以王之自往則不書今以

晉侯召王而往則書蓋王以巡狩為之名也葉子曰吾何以知晉侯召王而王以狩為之名歟春秋有諱而為之辭者矣未有諱而變其寔者也天王敗績於茅戎可以自敗見義不可以非敗而言敗也天王出

居於鄭可以自出見義不可以非出而言出也使晉侯實名王而往春秋虛假之狩是加王以無實之名而免晉以當正之罪孰有如是而可為春秋乎此自左氏失之而公羊穀梁復謂再致天子故通文公以全天子之行則又非矣使天子而可致雖書而不諱使不可致一致固已罪矣何再致而反通之乎天子之行不可以晉侯而苟全此春秋垂萬世之義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葉氏春秋傳

二十一

前朝不言日蒙上癸丑見天子在焉諸侯即其所而朝也今朝言日見諸侯先會天子來狩而後朝也此因其日之可得而著者也何以不書月闕文也葉子曰吾何以知不書月之為闕文歟春秋不以日月為例吾固言之矣而其所謂闕文蓋有二焉有史失之而經不能益者有經成亡之而後世不敢益者故桓書五月而無夏昭書十二月而無冬有月而無時豈時不可推乎僖書壬申公朝于王所以上五月癸丑

推之知其為十月而不書定書辛巳葬定姒以上九月丁巳推之亦知其為十月而不書有日而無月豈月不可推乎以公羊穀梁言之可書而不書者皆義之所在也而二氏不能為之說穀梁但於僖壬申不書月以為晉文公致天子之罪其言亦已迂矣由是言之何日月例之云乎以為史失之則經固可推而益也而不推非經成而後亡之者歟吾意以日繫月以月繫時此史之常例有不得則闕之而傳春秋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葉氏春秋傳

二十二

以為非義之所在雖經之所見亦或略而遺之不然如是四者雖二氏且不能容其私豈後世可得而妄意之乎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晉侯初伐衛衛侯請盟而晉不許故去奔楚而以叔武受盟晉侯雖治殺叔武之罪而衛有辭非伯討也故以人執何以言歸之于京師諸侯有罪霸主執而歸之京師正也執之當其罪則曰歸于執之不當其

罪則曰歸之于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古者君

臣無獄元咺訟衛侯晉侯宥元咺而刑衛大夫鍼莊

子殺士榮歸衛侯于京師是以不與其正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元咺何以言復歸大夫出奔而位已絕則不可以復歸者也歸而君復之則可自求復而歸則不可大夫之復歸惡也元咺訟衛侯而勝以文公之命歸而立公子瑕求復而歸者也何以曰歸歸易辭也有晉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葉氏春秋傳

三十二

爲奉則其歸為易也

諸侯遂圍許

此會溫之諸侯也何以不序前目而後凡也遂繼事

之辭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

曹未有君曹伯不名者也何以名不正其歸之不以道也曹伯執於晉而未釋晉侯有疾使其豎負晉之筮史以脅晉侯晉侯於是釋曹伯以是為非歸之道

也何以曰復歸歸順辭也君而復其國以其道則順也

遂會諸侯圍許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附庸之國也葛盧介君之名也附庸之君以字見葛盧書名不滿三十里之國也來朝也何以不言來朝公在會未見公也我接之云爾

公至自圍許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葉氏春秋傳

三十二

此會溫也何以不致會而致圍許春秋之辭也以為晉侯名諸侯而會天子此不可以告宗廟者故歸而為之辭以見正也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會左氏作會公羊穀梁作公會當從二傳公不恥會則不沒公也翟泉王城之內也此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輒濤塗秦小子憝何以皆稱人

不正諸侯不自朝王而以陪臣請盟也晉召王使諸侯皆來朝則自行天子還京師諸侯當朝于王則以陪臣往受命以諸侯為無君故貶大夫而人之也諸侯貶則不以公為恥也

秋大雨雹

雨雹不志此何以志記災也害禾稼傷人畜也

冬介葛盧來

此既見公而朝也何以不言朝習於用夷不能朝也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三十五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春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

子瑕

公子瑕衛大夫之三命者也元咺訟君而專立公子瑕以叔武也衛侯將復使賂其大夫曰苟能納我吾

以爾為卿大夫於是殺元咺及瑕而衛侯入元咺之

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瑕逾年之君也其曰公子瑕何瑕元咺之所立不與瑕之得成君則是猶公子也元咺立之則何以及公子瑕瑕不當受也為曹子臧

吳延州來則免矣葉子曰春秋正名以定罪可謂審矣衛之事當議罪者四人焉晉侯也衛侯也元咺也公子瑕也晉侯以霸主逐人之兄而立其弟使骨肉更相殘衛侯始入則殺叔武再入則殺公子瑕暴戾而賊其親元咺以臣訟君君入則已出已入則君出立公子瑕衛侯在不命於天子而受國於元咺與霸主則失諸侯與諸侯則失霸主與君則失臣與臣則失君而春秋未嘗容心焉執衛侯以為伯討而晉

衛侯鄭歸于衛

歸以復書而元咺之罪定矣立踰年不稱君而公子瑕之罪定矣四者不相為乘除而君臣之義方伯諸侯之職無不各得其正此君子斷獄之道也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三十五

衛侯鄭歸于衛

衛侯何以不言復歸絕之不與其復也衛侯既已殺叔武矣再歸不以為非而又殺公子瑕以為無君之道雖有其位而不可復也何以名子瑕在焉也何以

曰歸歸易辭也元咺死則衛侯之歸為易也葉子曰
晉侯執曹伯歸於京師及其復也書曰曹伯歸自京
師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及其復也書曰衛侯鄭
歸于衛而不曰歸自京師何哉曹伯伯討也諸侯將
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而奔於宋晉侯使曹人
反子臧而歸其君天子許焉故子臧反而曹伯歸天
子命之使君也衛侯非伯討也辭間固已容之矣及
晉侯使醫酈衛侯不果魯君為納玉於王與晉侯而
于衡雍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是也惟周天子不可
以二事故諱為之辭不再挈公子遂若大夫之專事
然葉子曰吾何以知是為因之使聘歟大夫之罪有
曰盟曰城曰入者矣聽於人則可盟兵在己則可城
可入此遂而可得為者也內大夫如皆聘也必有禮
如曷以言遂疾不專於王也遂如京師拜周公之聘
也曰因是而往聘晉焉非尊天子之道也大夫出疆
固有以二事行者矣必再見名公子遂會晉趙盾盟
于衡雍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是也惟周天子不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主文

葉氏春秋傳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主文

葉氏春秋傳

如曷以言遂疾不專於王也遂如京師拜周公之聘
也曰因是而往聘晉焉非尊天子之道也大夫出疆
固有以二事行者矣必再見名公子遂會晉趙盾盟
于衡雍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是也惟周天子不可
以二事故諱為之辭不再挈公子遂若大夫之專事
然葉子曰吾何以知是為因之使聘歟大夫之罪有
曰盟曰城曰入者矣聽於人則可盟兵在己則可城
可入此遂而可得為者也內大夫如皆聘也必有禮
焉非遂之所能為也蓋必受之於君而後施之於其
國以為出疆之專則不可也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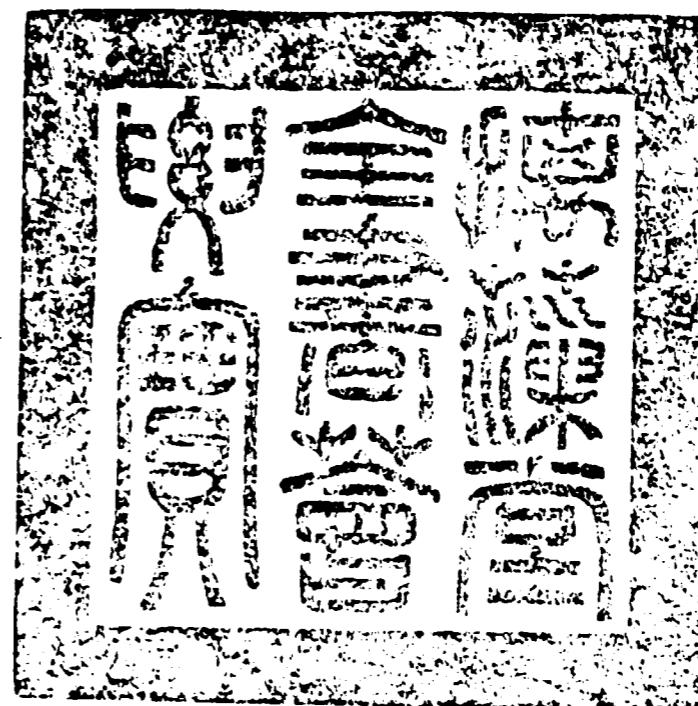
卷十

主文

葉氏春秋傳

後復焉雖曰命之非天子所以君諸侯之道也衛侯
歸于衛而已京師天子之居也諸侯有奉曰自某歸
于某自者諸侯所可為也歸者諸侯所不可為也自
某歸而已天子有命曰歸自京師天子歸之而我自
焉歸自京師者也衛侯命于天子而不得以京師言
其為天子者亦病矣

晉人秦人圍鄭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
遂如京師遂如晉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溥大
謄錄監生臣鄭遇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葉氏春秋傳卷十二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一千三百二十一 經部

春秋傳卷十一

宋 葉夢得 撰

僖公四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濟西田我田而曹侵之者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於諸侯而我受焉故曰取不繫之曹非曹之所得有也凡外取內邑外取內田皆不書恥也反而歸于我則書重地古者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一

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以為吾受之君而為之守者失地則失其守矣是以謂之重也

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郊何以言四卜四卜而不從免牲非禮也周郊以日至則不卜魯郊以上辛則卜求吉之道三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吉則以正月下辛十二月上辛又不吉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不吉則不郊牲所以祭也卜郊不從則無所用牲矣以

詳校官原任侍講王燕繕

為嘗置之上帝不敢專也則又卜而免焉卜而吉
則免卜而不吉則置之繫待犧牲而後左右之曷
為則謂之繫牲六月上甲始犧牲十月上甲始繫
牲繫牲必在滌三月繫牲之道也曷為則謂之免
牲或曰為之縕衣玄裳有司玄端奉送于南郊免
牲之道也郊不過乎三月至春之末而止矣三卜
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故夏四月四卜郊不
從而後免牲者非禮也葉子曰天子祭天諸侯祭
土魯何以得郊天歟曰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故成
王賜魯以重祭使得用天子禮樂內祭則禘也外
祭則郊也此記禮者之言也或以為成王焉夫成
王賢君也立國之道孰大於禮樂周公雖有勲勞
可以人臣而僭天子之制乎聞之呂不韋之書曰
此平王之末造惠公請於周而假寵於周公是平
王為之則可也然猶有降殺焉故郊不以日至而
以卜辛禘不以祖之所自出而以文王望不通方望

之祀而以三望門不兼五門之制而以天子臯門為
庫門應門為雉門雖有為之別而孔子不與焉故曰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然春秋何以無貶文
其賜之者非春秋也禮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
之莫敢廢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是先公
所以受賜於先王者吾焉得而廢歟乃有賢君能因
其壞請於王而復正之庶幾其可矣故郊之當其時
不書禘之得其節不書凡書者皆非其時而失其節
不書禘之得其節不書凡書者皆非其時而失其節
者非以譏郊禘也乃新作南門書新作雉門及兩觀
書亦為可因以革而不革反有加其度以僭天子則
後之子孫有當其責者矣此君子所以每致意也
猶三望

三望者何禮天子四望方望之事無不通則四方無
不祭也魯得用天子之禮樂而制不同故以泰山河
海為三望何以言猶三望望郊之細也猶可以已之
辭也不郊亦無望猶三望非禮也葉子曰吾何以知

三望為周公之賜歟儒者或言四望天子之禮也三望諸侯之禮也周官典瑞用玉四圭有邸以祀天而

上帝同焉兩圭有邸以祀地而四望同焉天地祭於

圜丘方澤而四望各兆於國之四郊天地之祭以冬

夏之日至而上帝四望無常時然詩書言柴未有不

薰望者柴則郊也蓋陰陽之義必參配故祀天之後

則祭四望祀地之後則祭上帝周道也而三望之名

於經無傳焉獨見於春秋諸侯山川不在其封內者

不祭楚昭王所以不越江漢睢漳而祭河何魯之得
祭泰山河海乎吾是以知其為周公之賜而非諸侯
之所得通也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逆婦非姑道求婦非母道

秋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人侵

狄秋衛人及狄盟

衛人何以及狄盟離盟不可以地狄也何以再見衛
人盟非侵之事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滑國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國歸齊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秦左氏穀梁作秦師公羊作秦當從公羊貶秦以狄
之也中國未有不言戰敗績者曰敗不以戰不以中
國與秦也秦之為道伐人之喪而敗其盟一狄也出
不意於襲人而幸其間二狄也戊人於其國而反其
君三狄也違老成之諫而縱其譖四狄也惡人之所
與而入其國五狄也衛文公用二禮誘邢而貶以
名使杞子逢孫揚孫行其謀則鄭亦邢也而況甚於
此乎疾之也此晉襄公也何以書人貶之也柩在殯

而事外敵與夷狄而薄人於險非戰之道也何以及
姜戎不使夷狄得與中國親也葉子曰穆公之誓孔

子取之以為書之終而殺之戰何以不免於狄春秋

以正治人者也以一人而論情則君子不可以輕絕
人改過不吝有湯之道焉雖錄之於書可也以天下
而論法則君子不可以輕許人一干正且不可而況

於五焉則幸容於春秋不可也如是而後可使人人
皆立於無過之地而天下無一不善焉此春秋所以

異乎書也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

訾婁邾邑也內取外邑不書此何以書取訾婁不正

其伐取也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

中國敗夷狄言敗不言戰某師敗績不以中國受敗

於夷狄也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燕寢也不與其正也乙巳十一月之日也何以
言十二月經成而誤也

墮霜不殺草

記異也霜者天之所以殺萬物也霜降矣而不殺草
天反時而不能正其殺是以謂之異也

李梅實

記異也霜不殺物則有非所實而實者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一

文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
服來會葬

叔服王之下大夫也諸侯喪天子以大夫送葬禮也
前未有書會葬者此何以書正文公之僭也天子七

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僖公之葬以十一月葬以四
月僭七月矣天王以二月來會葬正也葬以十一月

葬以四月則何以謂之僭七月哉僖公之末未有閏

也舉天王之正見魯之不正所以正魯也葉子曰魯

十有二公見葬者九文宣成襄定葬而得節者也桓

莊僖昭葬而緩者桓以故而九月莊以亂而十一月

昭以喪後至而八月皆有為而然是雖緩也而無所

嫌則慢葬而已矣僖葬以七月未見其所以然者也

豈其尊之欲以擬天子乎文公之事親亦已悖矣昔

者孟武伯問孝於孔子子告之以無違曰生事之以

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故大夫之葬曾子且不敢

死而況諸侯而僭天子之葬凡文公之於僖公皆欲過厚而不知返陷其親於罪所謂細人之愛人以姑

息者故未有一得於禮已練而作主逆祀而先其祖

至是復僭天子而葬以是為孝則亦違而已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毛伯王之上大夫也文公在喪未終不待其朝而錫命非正也

晋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

叔孫得臣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十月丁未楚世子

商臣弑其君穀

商臣弑其君又弑其父而無異文極天下之辭無所加也正其名而君親之義盡矣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秦伐晉以報殼之役以晉侯及秦師言晉之主戰也

丁丑作僖公主

主者何練主也作主不書此何以書不時也禮既葬而虞虞有虞主既朞而練練有練主虞主喪主也既

練則埋於兩階之間練主吉主也既祥則藏於廟未有非時而作者也三年之喪以二十有五月故朞而不忍故從練而作之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處父晉大夫之再命者也孰及之公也何以不言公及不以處父敵公也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侯以處父盟焉何以不言公如晉恥也不地地於晉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士穀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十一

記災也不書旱非大旱也春秋惟大旱而後書故見大旱則不見不雨見不雨則不見旱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大事者何祫也太廟周公之廟也天子之祭莫大於

禘則禘者天子之大事也諸侯之祭莫大于祫則祫

者諸侯之大事也大事於太廟不書此何以書為躋僖公起也躋升也僖公以屬於閔公則為兄閔公以世於文公則為祖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文公欲先

其禰而後其祖故因祫升僖公以先閔公君子以為逆祀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此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轍選鄭公子歸生也何以稱人不正其以兵爭既敗人而復伐之故貶而人之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以喪娶也僖公之喪始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十一

祥而公圖婚非禮也始祥則何以謂之非禮禮祥而

縗是月禫徙月樂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

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禫而圖婚猶喪娶也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王之中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翟泉之盟嘗主我而天子為之赴也葉子曰嘗接我而喪之禮歟曰以義起也昔者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

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聘之子貢以為重而子不從夫禮緣人情而以義起者也情有所不能已則義有所不能廢故嘗接於我則王必赴之赴之則必為之變此禮之所由起也然則宰周公宰渠伯糾榮叔毛伯亦接我者也何以不卒蓋赴則卒不赴則不卒君子不虛加之也

秦人伐晉

此秦伯也何以稱人不正其忘穀之悔為彭衙之戰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十三

以取晉伐又從而濟河焚舟取二邑兵自是不解故貶而人之也

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

記異也自上而下謂之墮自下而上謂之雨雨螽死而墮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宋故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處父何以氏始三命也救不言伐此何以言伐伐所

以為救也君子錄人以意不責人以事圍陳所以納頓子故因納以見圍則圍非所責也伐楚所以救江故因救以見伐則伐非所責也江即滅矣何以獨錄其救救所能為也不滅非所能為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

孰逆之公也何以不言公諱以喪娶也此逆女也何以言逆婦成禮於齊也逆婦何以書以為卿之事而

公親之也何以不言姜氏公以喪娶夫人與有貶也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十三

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貶夫人所以貶齊也哀姜之罪在其身故喪至言氏不言姜姓以別其身也出姜穆姜之罪在其父故逆與至言姜不言氏以

別其族也

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

甯俞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僖公之妾母也何以曰夫人致之為夫人矣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賄

榮叔王之下大夫也歸含賄不書此何以書妾母非王之所得含賄者也瀆夫婦之道而亂嫡庶之別王無以繼天矣故去天何以不曰歸含及賄含一事也賄一事也何以不言來上有逆禮則下有慢令榮叔不自來也葉子曰名分禮之大也古者立五教以正上下夫婦居其一焉其敘為五典曰天敘秩之為五禮曰天秩明其有所受也非王其誰任之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僖公之為也使王而能用其政則僖公在所誅矣今王不能正其僭死又從而禮之則致之以為夫人者殆請於王而王聽之者也春秋之去天非正其歸舍且賄也正其成之為夫人者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成謚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伯王之上大夫也會夫人葬不書此何以書妾母

非王之所得葬者也故王去天與含賄之辭一施之

也葉子曰春秋一惡不再貶吾固言之矣妾母之不得為夫人王去天既見於含賄則會葬何為而復貶乎君子之待其君所以異於衆人也疾惡而一見貶吾以正天下之為惡者而已彼自棄而不能改吾亦何用每致意焉曰是不足誅云爾乃吾以為君則不可以不足誅而遽絕之也見一惡焉曰庶幾其或改也則從而亟救之又見一惡焉曰庶幾其或改也則又從而亟救之見者不已救者亦不已終必至於改而後止此君子之事其君者也含賄非矣吾為之辭而去天以為知其道者宜於此焉變矣其不能變而至於會葬吾又為之辭而去天以為知其道者亦宜於此焉變矣是其存於心者豈有異乎則貶之者乃所以愛之也

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鄀秋楚人滅六冬十月甲申許

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

季孫行父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晉

殺其大夫陽處父

晋以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處父黨趙氏言於晋
侯不以趙盾佐射姑襄公從之蒐而易中軍故襄公
死射姑使人殺處父於朝處父之死罪累上也故以

國殺

晋狐射姑出奔狄

狐射姑晋大夫之三命者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閏月者積日之餘以附于月也閏月何以不告月無
是月也天子正歲年以序事各於其朔頌之於諸侯
曰頌朔諸侯受而藏之於祖廟各於其朔朝廟而告
行之曰告朔諸侯告朔不告月前未有書閏月不告
月此何以書為朝于廟起也無是月而不告正也有

告朔而後有朝廟不告朔則亦無所用朝矣閏月而
朝廟非禮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葉子曰吾何以知

閏月為無是月歟日月所會謂之辰日月所合謂之

朔辰之大數不過十二周天之度而居其舍為十有
二次日行一度而遲故三百六十日而成歲月行十
三度有奇而速故三十日而成月日遲而月速每以
三十日會於所次之辰所謂朔也閏既積日之餘以

附於月則日月無所合是以斗指兩辰之間而無是

朔無朔安得有月哉古者常月則聽朔于南門之外

以告其月之事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以聽其

附月之餘事此禮之所由辨也春秋積月以編宣之

十年書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在晦下見五月而中

有己巳齊侯元卒己巳距丙辰十有四日則為閏四

月蒙上文不書襄之二十八年書十有二月甲寅天

王崩下見正月而中有乙未楚子昭卒乙未距甲寅

四十有二日則為閏十二月蒙上文不書惟喪以月

計故齊景公葬見閏月亦以無是月故不得別見天子既不以是頌朔則諸侯宜亦不以是告月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須句嘗為我取矣何以復見再歸於邾也何以書不正其伐取也

遂城郚

書不時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十八

大夫何以不名大夫無罪也宋昭公即位欲盡去羣公子穆襄之族遂率國人攻昭公而殺公孫固公孫鄭則大夫為無罪矣何以曰宋人衆殺之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秦欲納公子雍而晉拒之故以晉人及秦人言晉之主戰也此趙盾之師也何以言晉人盾舍嫡而外求君逮其既悔復背約而禦秦師秦亦黨不正而與之戰故兩狄之敗而稱人不言敗績曰是猶楚人及吳

戰于長岸者云爾葉子曰吾何以知令狐之戰為兩狄之歟春秋三十四戰未有不言敗績者以為偏戰

中國之辭也至于楚人及吳戰于長岸未必非偏戰而但言戰不言敗績以其皆夷狄是以略而與楚人

敗徐于婁林於越敗吳于檇李之辭一施之其或言敗或言戰者蓋言敗績則勝負不可兩見故假內辭以別之戰則我敗也敗則我勝也此春秋重師之道雖夷狄不敢忽焉故河曲之役亦云今左氏以河曲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十九

為交綏而公羊以河曲及此皆為敵交綏猶言兩相敵而俱退也以左氏考之河曲趙盾恐獲趙穿而出戰因以俱退猶云可也令狐乃趙盾潛師夜起以敗秦師何以亦不書秦師敗績乎公羊蓋不見其事而意之故槩以為敵豈三十四戰無一相當而獨見於此二役乎其言亦不足據矣然則河曲何以不言及及以別會內為志也勝敗既不可不分則内外亦不可不辨以為兩欲無及之者故不得書戰非人之所

欲是以亦重責之者也

晉先蔑奔秦

先蔑晉大夫之三命者也何以不言出自戰而奔也令狐秦地

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此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也何以不序不足序也趙盾背秦約而立靈公不以靈公會諸侯而已

臨之諸侯以大夫執國命而靡然聽焉故諸侯不序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一

二十一

大夫亦不名猶溴梁大夫之盟然不與大夫之得會諸侯也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何以再言公子遂以兩事出也趙盾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復者事之未畢也事畢之辭謂之還事未畢之辭謂之復大夫受命而出君言不宿於家雖死以尸將事聞父母之喪則徐行而不返以君命為不敢專事未畢而復罪也公子遂至黃乃復非自復也故地而以難言之乃難辭也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自復也故不地而以易言之而易辭也

丙戌奔莒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一

二十二

何以不言出自外而奔也

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大夫司馬者何殺大夫與司馬也何以先大夫殺大夫而後殺司馬也何以不言及異事也猶曰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然司馬官舉上大夫卿也不名殺無罪也昭公不禮於襄夫人夫人因戴氏之族殺昭公之黨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卯司馬握節以死則大夫司馬為無罪矣

宋司城來奔

司城何以官舉卿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王之下大夫也求聘非矣求金又甚也不言使當喪未君也葉子曰天子諸侯在喪之稱禮不能詳左氏謂諸侯曰子此以春秋言之也其曰天子曰小童則禮未之聞焉豈不曰余小子者乎公羊言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此亦以春秋之文

次之爾至平王未葬桓王未踰年而求聘襄王未葬頃王已踰年而求金皆不稱天王則以為當喪未君即位而未稱王也為之說曰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踰年稱公矣曷為於封內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原公羊之義蓋以踰年稱公者民臣之稱封內三年稱子者孝子之自稱也則頃王即位已踰年

宜矣然則敬王得稱天王其以踰年而又葬乎何以
知之鄭莊公以五月卒七月葬厲公明年盟于武父
稱鄭伯齊僖公十二月卒明年四月葬襄公五月會
于艾稱齊侯則敬王之稱王亦固宜矣此春秋盡君
親之道者也

夫人姜氏如齊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葬天王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無故以大夫會葬也

葉子曰吾何以知此為不正大夫之會葬歟春秋固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二十四

有禮所不見而可以情度之者葬天子親者也有不
能親焉故也遂不葬則不可禮必有許之大夫將事
者則靈王之葬鄭以在楚而以印段行是也天王崩

見經者九其四不書葬書葬而見大夫者惟此與叔

鞅二而已攷之於經襄王前年八月崩冬十月公孫
敖如京師不至以幣奔莒此弔也明年書毛伯來求
金則貸貿賄聘蓋遂闕而不供焉此文公之怠也其
於葬豈亦慢而不親往乎昭公前年冬如晉至河晉

謝之不得見而復此朝也明年天王崩王室亂寧昭
公能朝晉而不能朝京師蓋避王子朝之難而不敢
進焉此昭公之怠也其於葬豈亦畏而不親往乎慢
與畏非故也大夫將事禮之所得通親往或有故不
往而合禮所以四不書則無故不親往而違禮此所
以二特書歟

晋人殺其大夫先都

先都晉大夫之三命者也晉侯蒐於夷將登箕鄭父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二十五

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不從於是四人
作亂殺先克晉人復殺先都大夫有罪而衆殺之也
故以人殺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內夫人出前未有書至者此何以獨書夫人出未有
不告歸未有不致者也前此者或以會或以饗或以
如師或父母沒而歸寧皆禮之所不可為者也而況
孫與如他國者乎故內夫人出十有四皆不書至非

不致也諱而沒之也父母在而歸寧惟出姜得其節故書其正以見其不正焉葉子曰泉水載馳之詩孔

子何為而取歟善其思不失其正也父母亡而思見

其兄弟於義未為甚過也然而諸姑伯姊以為不可

則不敢違故曰端臻于衛不瑕有害國亡矣思歸唁其兄於義亦未為甚過也然而許人以為尤則不敢違故曰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古者婦人內不忘其宗國而外能止於禮義是以嫌疑之隙無自而萌而廉

心之心油然常存而不亡魯之亂始於不能正家家道之不正常自歸寧始春秋書變事不書常事夫人歸寧常事也宜所不書而不一書則終無以著其正故以出姜一見法焉

晉人殺其大夫士毅及箕鄭父

箕鄭父晉大夫之三命者也及者罪及之也士毅箕鄭父先都之黨也先都既死晉人復殺二人大夫有罪而衆殺之也故以人殺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

記異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散於是地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楚大夫之再命者也楚大夫聘前未有以名見者此何以書進之也進者何始能以中國之禮通也故楚子得稱爵椒得稱名楚以爵見始於此乎孟之會嘗稱爵矣引之以貶諸侯則非進也大夫以名見始

於此乎屈完宜申皆嘗稱名矣屈完以盟寢其身宜申以捷著其名則非進也前乎此書荆人來聘則以其用夷禮不得爵而名也後乎此書楚子使薳罷來聘則已與之不得不爵而名也然則與其為中國而始進之蓋在是矣春秋之惡吳楚非不深也驅而遠之常若不及至其可進也則未嘗絕焉故楚至以椒來聘而得與中國同吳至以札來聘而得與中國同孟子曰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

齊戒沐浴可以事上帝此春秋善善惡惡之道也故

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襚者何歸死也貝玉曰含衣衾曰襚襚不書此何以書因外之弗夫人以見正也妾母繫之子曰僖公成風禮也內既夫人之矣春秋所不得草猶以秦人之辭為正也葉子曰含襚皆所以贈死也既葬而後歸之禮歟死喪之戚君子未有不致其哀者也然死而

赴赴而弔則為之含襚贈與之俱焉弔者降出反位而後含者執璧以入含者降出反位而後襚者執冕服以入其歸死者盡矣而後上介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賜然而死三日而斂上下之所同也則含襚有不及其尸者矣先王待人以情而不責人以事故禮有既葬而至含於蒲席者稱其情而為之也而左氏乃謂惠公仲子賜為貶不及尸穀梁謂成風之含贈為貶不周事者皆妄也

葬曹共公

春秋傳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千三百二十二

經部

春秋傳卷十二 宋 葉夢得 撰

文公二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滅孫辰卒夏秦伐晉

秦何以國舉夷狄之也秦晉之讎久矣自四年晉侯伐秦不復貶七年而為令狐之戰蓋有為而然也而公子雍之不可納秦固已失正矣如不可而退猶以為愈也晉自是不出師者三年而秦復首興兵端終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不忍小忿以殘其民則秦晉之怨無時而可息矣殽戰初以兩夷狄書之晉固與有責也至是則晉有辭矣是以獨歸惡於秦也

楚殺其大夫宣申

城濮之戰宜申兵敗楚子不殺以為商公既而訟漢沂江將入郢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楚子復使為工尹乃謀弑楚子遂殺焉宜申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安栗

蘇子寰內諸侯王之中大夫也孰及之公也何以不言公不與公之與內大夫交也公於內大夫有會盟無及盟及而離盟私交之也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麇國也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叔彭生吾大夫之三命者也郤缺晉大夫之三命者也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鄭伯來奔

鄭伯何以不名內未有君也葉子曰吾何以知鄭之內無君歟衛侯鄭附楚晉文公興懼討使元咺立其弟叔武而奔楚叔武不當國而攝焉春秋不名鄭書衛侯出奔楚不嫌也踐土之盟叔武亦書子而不以

爵見不君之也凡諸侯奔而不名惟此兩見以類求之吾是以知其然也

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子叔姬文公之女也何以書卒許嫁也

夏楚人圍巢

巢國也

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

術秦大夫之再命者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何以不言及兩欲之也何以不言師敗績狄之也前既已狄秦矣此何以復狄秦前伐未得志而復伐晉晉以趙盾禦之於河曲謀深溝固壘以老秦師秦軍掩晉上軍趙穿以其屬獨出趙盾不能禁乃皆出戰以為不能弭敵而復出以爭是以狄而又狄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諸鄆內二邑也以諸及鄆小大之辭也城則何以帥

師畏齊也莒有鄆魯有鄆鄭有鄆附庸也魯鄭吾邑也齊嘗取其田矣是以城而有畏焉畏非城之道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遂葬

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壞

世室左氏作大室公羊穀梁作世室當從左氏大廟之室也古者將祭祀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以守祧黝堊之無壞之道壞久不脩也自文而上皆貶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

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公還不書此何以書善公之能平衛鄭也衛鄭皆嘗附楚而畏晉討故因公之朝往則衛侯會公于沓反則鄭伯會公于棐皆介公以請平于晉明年于是同盟于新城則公成之也一出而三國附楚以善其還

焉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晉始得諸侯衛鄭既請平從于楚者盡服故趙盾脩

小白之舊復為同盟會而後盟故別見日會何以不目新城盟何以不目諸侯君子以趙盾之盟異乎小白之盟略之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記異也五星之變為彗孛彗也何以曰入北斗有環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二
葉氏春秋傳

五

域自外入于環中也

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納捷菑則何以言弗克納善之也此趙盾之師也善之則何以言晉人不與大夫得專廢置君也古者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長不以貴邾文公卒無嫡捷菑且皆庶子也覆且長邾人立覆且晉以捷菑已

出而往納焉邾人曰子以其指則捷菑四覆且六雖然覆且也長趙盾引師而去之君子是以與其弗克

納也故言弗弗者可納而不納也然趙盾不納捷菑可專廢置邾君不可春秋不以所可廢不可此趙盾所以不免於人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內大夫卒于外不書此何以書錄難也敖初奔莒魯人立其子穀以為後穀死復立其弟難敖請重賂以求復難以為請許之未至而卒故與大夫卒于國內者同書君子以是錄難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內大夫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二
葉氏春秋傳

六

卒于外不書歟季孫行父以仲遂之故逐公孫歸父

歸父走之齊魯人徐傷其無後於是立其弟嬰齊以後仲氏則歸父益死於齊矣然而春秋不見歸父之

卒蓋位已絕則不得以大夫卒之也古者以大夫卒

則得以大夫卒之蓋為之變也不以大夫卒則不得

以大夫卒之蓋不為之變也敖雖許其復而非大夫則禮不得書卒書卒所以為錄難也使嬰齊能為難則生必能盡其力以復其身生不能復則死必能盡

其力以歸其喪而嬰齊無聞焉春秋之時臣弑君子

弑父無國而無有則有如難者不得不貴所以盡人倫之至而示天下以大孝也故以難一見法焉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公子商人齊大夫之三命者也舍未踰年之君也何以稱弑其君惡商人也成之為君則可名以弑不成之為君則不可名以弑商人取舍而代之者也君子以為異乎里克之殺奚齊故成舍之為君者所以正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七

商人之弑也

宋子哀來奔

子哀宋大夫之高哀也何以曰子哀字也宋昭公無道哀為蕭封人昭公命以為卿哀不義其所為知宋之將亂棄而來奔故以喪之字為於治亂為見幾於去就為有義也

冬單伯如齊

單伯魯四命之孤也

齊人執單伯

單伯以事使於齊者也何以不稱行人單伯之執非以其事也商人暴子叔姬單伯因使而為之請曰既

殺其子安用其母商人怒遂執單伯非伯討也故以

人執葉子曰單伯左氏以為王大夫而公羊穀梁以為魯大夫道淫子叔姬而見執左氏固已失矣二傳亦得之而未盡也戎伐凡伯以歸不言執穀梁謂以一人同一國大天子之命春秋施於夷狄猶爾豈中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八

國執天子之使而反與諸侯之辭一施之乎王大夫

適他國初不書於春秋州公如曹劉夏逆王后于齊

皆因過我而得見也則單伯何以得獨書經書單伯至自齊且執王大夫而魯書至此尤理之必不然者蓋左氏傳事不傳義也公羊穀梁雖以為魯大夫然求其執而不得則意其為道淫不近人情愈甚蓋二氏傳義不傳事也

齊人執子叔姬

子叔姬齊君舍之母也商人舍之庶弟商人既弑舍

不禮於叔姬因單伯之請而執單伯故又執叔姬再

見齊人別單伯之執非一事也凡國君自執其國人

未有書執者子叔姬則何以書執春秋天下之大教

也天下豈有無母之國哉言夫人姬氏則不可書執

言子叔姬則可書執故以父母之辭言之若魯人然

不使得見為齊君之母所以存教也舍未踰年既成

之為君而正其弑則商人之罪無所逃矣故不再貶

使天下之為母者存亦以絕商人於天下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司馬官舉者也華孫華耦也官舉則何以復稱氏而

不名貶也華樂皇皆戴族襄夫人殺大夫司馬三族

與焉昭公立而不得自為政華孫於是出而來盟以

為能其官則非也故不言使而加氏其不得以名見

焉者嫌其與楚屈完同辭也屈完以君命出而專盟

者也華耦不以君命出而擅盟者也以為若齊仲孫

來則近之矣

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內大夫葬歸不書此何以書錄難也敖死齊人飾其

棺而寘諸堂阜難毀以請期年猶未已立於朝以待

命魯人許之取而殯於孟氏之寢葬視共仲君子以

是錄難也春秋一惡不再貶一善不再褒難之善已

特見於書卒此何以復書喪歸生雖許復其位死不

能終歸其葬猶不復也故曰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二
九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二
十

有美惡者焉春秋之意也何以不言來齊人許而我

受之於齊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

內大夫如不書至大夫執而後書至大夫國體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伐而以同日入故見日郤缺以上下軍伐蔡曰君弱

不可以怠遂以戊申入會而以同日戰故先言會而

後言日伐而以同日入故先言伐而後言日戰不為

期則近於詐伐不待服則近於陵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此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也何以不序不足序也齊子執叔姬晉率諸侯尋新城之盟以謀伐齊晉受齊賂不克而還以諸侯為不足序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來歸出也何以不言子叔姬來歸不正商人以子出

母也內女出皆以歸為文見其以罪絕於夫之國也

故國君出夫人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臣某敢告主人對曰寡君固辭不教美敢不敬湏以俟命天下豈有子而出其母者哉故以齊人來歸為文曰齊人出之則可子叔姬無絕於商人者也

齊人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外城也諸侯之國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城中城郛

郭也入其郛而不入其城是亦入焉爾

十有六年春季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弗及盟齊侯不肯與我盟也齊侯既歸子叔姬遂侵我西鄙我以季孫行父約齊侯而與之盟齊侯不肯與大夫盟而後約若弗及然以齊侯為愧矣桃丘我往而不肯遇故言弗遇陽穀齊侯來而不肯盟故言

弗及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十一

葉氏春秋傳

十三

不視朔不書此何以書言公之有疾也以公有疾而不書則凡不書者皆公無疾而不視朔也古者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朔月則以玄端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朔月則皮弁聽朔於太廟未有天子聽朔而諸侯不視朔者也蓋魯自是不視朔矣葉子曰是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者歟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此春秋書不視朔之意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秋八月辛未夫人

姜氏薨

僖公之夫人也

毀泉臺

毀泉臺何以書不正其聽於神而疑民也有蛇出於泉宮入國如先君之數既而夫人薨魯人以為妖遂毀泉臺非示民之道也葉子曰殷人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孔子以為其民之敝蕩而不靜是以古者假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誅不以聽孔子蓋知之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二

十三

矣故曰不語怪力亂神然後人知敬鬼神而遠之故

以泉臺一見法焉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曰稱人以弑微者弑君之辭也商人為公子與邴歎之夫人殺其大夫司馬而昭公無以自立矣即位九年卒因昭公田率郊甸之師而弑公故以人弑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癸亥葬

我小君聲姜

聲謚也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

扈之會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伯曹伯也何以不序不足序也宋既弑昭公晉侯復合扈之諸侯以討宋亂而後不能以諸侯為不足序也

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二

十四

非正也

秦伯薨卒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稱人以弑微者弑君之辭也商人為公子與邴歎之父爭田弗勝即位掘而刖之而使歎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游於申池二人遂弑公納諸竹中故以人弑

人弑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使舉上介公子遂叔孫得臣何以並見二卿共使也

聘則何以二卿共使非常聘也其謀立宣公也歟文
公夫人姜氏生子赤其二妃敬嬴生宣公子赤嫡而
幼宣公庶而長敬嬴私事公子遂以屬宣公文公薨
遂於是欲立宣公問赤於叔彭生曰君幼如之何願
與子慮之對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云遂
知不可乃殺彭生將見於齊侯而請之以其非常聘
故以得臣共使見重也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
蓋使必以卿既圖事而後戒上介衆介則以宰命司
叔孫得臣見六年季孫行父見二氏雖復進而力未
能與遂抗故其末年執政惟遂與叔彭生得臣行父
四人彭生既以不從而殺則得臣行父不得不畏而
聽此其所以挾得臣與之偕行將以見此魯執政之
意而非己之私也齊侯於是許之宣公立季孫行父
馬戒焉司馬掌士衆介以士為之則上介宜以下大
夫得臣卿此非以為介蓋共使者也葉子曰公子遂
莊公之子僖公之弟也自僖公以來三桓之子孫始
漸進四年公孫茲見文元年叔孫得臣見而叔孫氏
強矣僖十五年公孫敖見而仲孫氏強矣文六年季
孫行父見而季孫氏強矣終春秋之世莫之能去也
僖之十六年公子友卒春秋公孫茲卒三家子孫列於
卿者惟公孫敖一人遂以二十八年得政雖後於敖

然視三家為最親故敖自十五年救徐之後不復用
事所往來齊晉楚三大國之間至於入杞伐邾皆遂
為之魯之政蓋皆在遂焉文公立而遂益專及元年
叔孫得臣見六年季孫行父見二氏雖復進而力未
能與遂抗故其末年執政惟遂與叔彭生得臣行父
四人彭生既以不從而殺則得臣行父不得不畏而
聽此其所以挾得臣與之偕行將以見此魯執政之
意而非己之私也齊侯於是許之宣公立季孫行父
馬戒焉司馬掌士衆介以士為之則上介宜以下大
夫得臣卿此非以為介蓋共使者也葉子曰公子遂
莊公之子僖公之弟也自僖公以來三桓之子孫始
漸進四年公孫茲見文元年叔孫得臣見而叔孫氏
強矣僖十五年公孫敖見而仲孫氏強矣文六年季
孫行父見而季孫氏強矣終春秋之世莫之能去也
僖之十六年公子友卒春秋公孫茲卒三家子孫列於
卿者惟公孫敖一人遂以二十八年得政雖後於敖

歸者何大歸也子亦既死夫人無以容於魯執政於是謀而歸之齊執政謀之宣公從之齊人受之以為一有禮義之心焉則不至於是也

季孫行父如齊莒弑其君庶其

稱國以弑衆弑君之辭也葉子曰弑君天下之大惡也春秋各正其名而無所加辭吾固言之矣而左氏不能盡辨乃曰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夫國有不幸出於爭奪以庶而篡嫡如齊商人者立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二
十一

非其正黜於強臣如晉里克者槩以為君無道可乎君君臣臣天下之大義也必以稱臣而後為臣之罪則稱國為非其罪可乎此左氏不傳經臆以為說者也故各書其事雖或僅得之而終不免惑其私故於庶其曰莒杞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惡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莒公於密州曰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犁比公虐展輿因國人攻莒子弑之乃立若然則庶其當為世

子弑密州當為公子弑何為反書國與人乎以吾攷之庶其所謂多行無禮於國密州所謂虐國人而國人弑之者其言是也以為僕與展輿之弑則不明春秋之義而妄信舊史之過矣惟公羊穀梁氏為能近之蓋非傳經者不能辨吾是以於左氏所記事每不敢盡以為證必斷於經焉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此之謂善學

宣公一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二
十八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弑而書即位見宣志也葉子曰隱公之弑公子翬也子赤之弑公子遂也春秋於翬與遂皆無異辭至桓與宣則書即位以著其意何也春秋以道治弑君者三而正弑君不與焉鄭公子歸生非本弑夷者也懼人之譖已而從之故夷弑不書公子宋而書歸生楚公子比非親弑虔者也告之謀而不能拒故虔弑不書公子弃疾而書比晉趙盾非實弑夷臯者也不

討賊而居其位故夷臯弑不書穿而書盾書歸生者
春秋之義也書比者春秋之情也書盾者春秋之教
也翬與遂之罪固不得免矣然其所為則桓宣之意
也使以翬遂首惡則凡天下之為篡奪而弑其君者
皆得因人而免矣此桓宣所以書即位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此喪娶也何以不言納幣在文公之世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十九

遂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也文與宣皆喪
娶也故出姜逆不稱氏穆姜至亦不稱氏其為貶之
道同也何以不於其逆焉貶逆者未成婦也至者已
成婦也出姜公自逆不與其自逆而沒其至則不得
於至為貶矣婦有姑之辭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胥甲父晉大夫之三命者也放者宥之以遠也古者

臣有罪待命於其境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去謂

之放晉與秦戰于河曲胥甲父佐下軍史驥佐上軍
秦晉以力爭而民敝久矣秦師將退史驥欲薄諸河
胥甲父不可而止秦師遂遁至是八年晉患不得志
於秦追咎胥甲父而放之非其罪也故以國放凡以
國放者大夫無罪而君放之也以人放者大夫有罪
而衆放之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外取內田不書此何以書賂也宣公既請於齊而以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二十

弑立故以濟西田賂齊為之辭言齊取若非我與之

然齊稱人貶也曰濟西田不一地也

秋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此趙盾之師也不言趙盾不以大夫會君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趙穿晉大夫之三命者也崇國也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華元公子歸生宋鄭大夫之三命者也鄭受命于楚以伐宋華元不服而禦之故以華元及歸生言華元之主戰也君獲不書師敗績大夫獲書師敗績君重於師師重於大夫華元獲再見宋華元盡力於戰不以獲恥華元善之也

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秋九月乙丑晉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二

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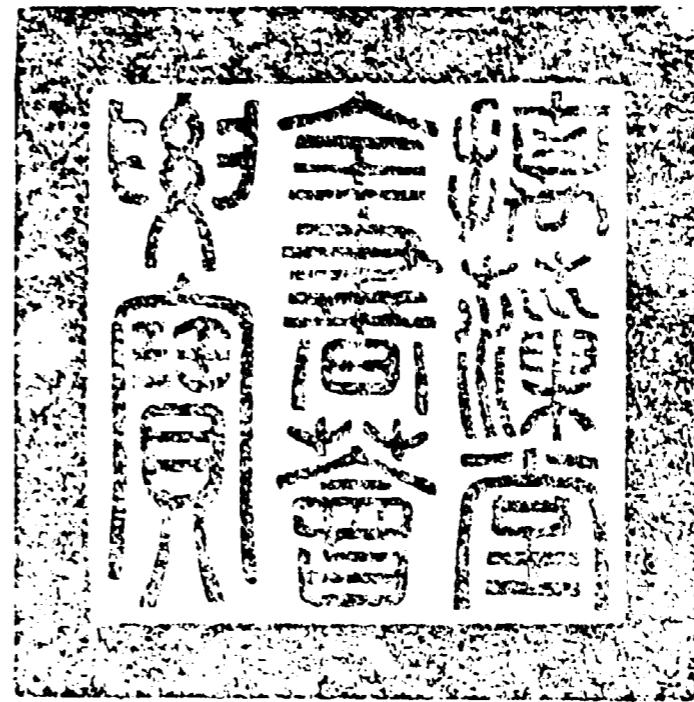
趙盾弑其君夷皋

此弑者趙穿也曷以為盾主弑盾正卿也臣弑君在官者殺無赦盾有憾於靈公而出聞靈公弑未越竟非君命而自復不討穿反與之並列於朝君子以為此同乎欲弑靈公者特假手於穿爾是以探其惡而誅也葉子曰左氏記盾事載孔子之言稱盾能為法受惡為良大夫而許之以越竟乃免此非孔子之言也弑君天下之大惡也有為不為爾使與聞乎弑雖

春秋傳卷十二

在四海之外無所逃則安取於越竟使不與聞雖在朝如晏子其誰敢責之而況已出春秋書盾非以其實弑也穀梁氏載董狐之言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是蓋推盾之志而加之弑者也左氏傳史不傳經故雖得於三言而莫知春秋之義正在於志同則書重乃略而不言則盾為實弑矣安有實弑君而為法受惡是區區何足言者猶得為良大夫乎親弑其君者其惡易見假手以弑其君者其惡難察使盾而得免則亂臣賊子皆將假諸人以肆其惡甚乎親弑君者矣故以趙盾一見法焉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博大
謄錄育生臣張健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葉氏春秋傳卷十三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一千三百二十三 經部

春秋傳卷十三

宋 葉夢得 撰

宣公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三年之內不郊初未有書者此何以書為郊牛之口
傷及牛死起也古者祭祀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

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朔月

月半則皮弁素積以巡牲有帝牲有稷牲何謂稷牲
后稷之牲也郊必以祖配后稷祖也未用謂之牛

將用而全謂之牲故將祭展牲則告牘牘之為言

為其全而無傷也帝牛不全則祓稷牛而卜之稷

牛不吉或死則不郊郊牛之口傷自傷也改卜牛

稷牛也傷者養之不謹死者若有譴之者也以宣

公為事天者怠矣葉子曰先王養獸之官曰充人

其祀上帝享先王之牲繫於牢芻之必三月初未

有間也散祭祀也牲則繫之國門而公羊氏乃以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繙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三

一

為帝牲在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記禮者因之遂

以為事天神人鬼之別夫天地宗廟先王以類求之者其文或有異至於齊明之誠豈有二哉此公羊氏之失也

猶三望葬匡王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渾之戎公羊穀梁作戎左氏作之戎當從左氏不正其詐周也楚子將至雒觀兵于周疆假伐戎以過

之於是問鼎輕重焉是以謂之詐周辭間容之之緩

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

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

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鄭莒人不肯

不肯者非弗肯也義可從而不從曰弗肯義不可從而不從曰不肯鄭魯婚姻之國有莒怨公欲平之挾

齊以脅焉義不足以服莒也莒人則不肯者非獨其

君云爾

公伐莒取向

向莒邑也內取外邑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伐取也平人不肯而伐之莒固有辭矣又從而取其邑宜不能服莒也郊亦自是不終其好而伯姬來歸矣

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此弑者公子宋也曷為以歸生主弑宋欲弑靈公而謀于歸生使歸生能為公子友則宋之惡可遏而靈公亦免矣既不以告反畏宋諧而從之則成宋之弑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三

者歸生之為也春秋用法常施於所疑而不施於所不疑於所不疑則舉重於所疑則舉輕以見重宋之弑無可免之道而歸生嘗拒宋或疑於可免故治歸

生則宋自見非以歸生薄宋也

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

公始即位公子遂季孫行父一歲而三聘齊猶可為

也至是更三時而再朝則魯失位而屈於大國至公

而不可復亢矣

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高固齊大夫之三命者也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子叔姬來歸寧也宣公在而子叔姬歸寧節矣何以書以高固之俱行也禮大夫非君命不越竟

楚人伐鄭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三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三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夏四月秋八月螽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孫良夫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冬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至黃乃復有疾也不書有疾君行有疾可復臣行有疾不可復大夫以君命出致使雖死以尸將事復廢命也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

有事者何四時之常祭也四時常祭不書此何以書為仲遂卒猶繹起也仲遂弑君不得卒者也何以不言公子遂貶也貶則何以謂之仲遂宣公蓋嘗賜之族矣曰是猶公子友之為季友者也垂齊地何以地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三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外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三
癸未

繹者何祭之明日也夏曰復商曰彤周曰繹萬舞也籥節舞者也同謂之樂猶可以已之辭也禮大夫死廢繹公知其當廢而猶舉之故去其有聲者而存其無聲者以公為無恩也葉子曰大夫死而廢宗廟之祭禮歟曰非禮也昔者曾子嘗問於孔子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

如之何曰廢則非此四者皆不廢也而況於宗廟乎
然則繹之得廢何也繹非正祭也禮有正祭有繹祭
君子以為祭之所以事其先者至矣而猶恐有所未
盡故於其明日為位於廟門之外而賓尸謂之繹正
祭主於禮神而以宗伯將事繹祭主於禮尸而以士
將事禮既以是為差則所以事其先者亦有間矣而
大夫國體也未有聞其死而不哀者繹於祭為輕大
夫於國體為重君子以所重權所輕則亦有時而可
是而已至成風則僖公致之為夫人矣魯之妾母為
夫人自成風始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王使榮叔歸
舍且贈王使召伯來會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羽以見譏然仲子不為夫人於惠公則隱公之譏如
是而已至成風則僖公致之為夫人矣魯之妾母為

何以不言致之內辭也葉子曰魯之妾母五仲子也
成風也敬嬴也定姒也定戈也自仲子始見於隱公
之世春秋書歸惠公仲子之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
羽以見譏然仲子不為夫人於惠公則隱公之譏如
是而已至成風則僖公致之為夫人矣魯之妾母為
夫人自成風始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王使榮叔歸
舍且贈王使召伯來會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凡可以見譏者無不著所以正妾之不得為夫人也
然而書薨書葬正以夫人小君名之者蓋夫人之矣
雖春秋不得而奪也自敬嬴而下惟定戈以哀公未
君未得致之為夫人而敬嬴定姒皆以夫人書使宣
公襄公未嘗致之為夫人則春秋惡得而名哉由是
言之自成風而後凡為妾母者蓋皆致之為夫人而
春秋不可以偏書故於成風一見正而敬嬴以下無
譏焉臣子之義也

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戊子夫人嬴氏薨

宣公之妾母也何以稱夫人致之為夫人也致之則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羸兩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

葬

敬謚也兩不克葬止而待之至於克葬禮也克之為

言致力而後勝之者也不克葬非弗葬也欲致力而不得也葉子曰諸侯之葬為兩止禮歟禮也古者庶

人縣窆不封不樹不為兩止潦車載蓑笠蓋士之禮

然言縣窆則有隧窆者矣言不封不樹則有封樹者

矣言不為兩止豈固有為兩止者乎禮之降殺未有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三

八

虛加之者亦各稱其情而已天子七月而葬所以待

同軌諸侯五月而葬所以待同盟大夫三月而葬所

以待同位非特以是為節蓋禮有略而可得為者有

詳而不可得為者可為而不為則緩緩則不恪不可

為而為則亟亟則不懷自大夫而上其禮以次加詳

則有不可以遽為者葬不為兩止特為士庶人言之

爾諸侯旅見天子雨霑服失容雖入門猶廢而況送

死之大乎或者乃以為通上下之辭穀梁氏之失也

城平陽

不時也

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

仲孫蔑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齊侯伐萊秋取根牟

根牟附庸之國也

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於扈晉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三

九

荀林父帥師伐陳

荀林父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扈晉地也何以不言卒于會會散矣晉侯以疾留而

卒也卒于寢正也卒于外非正也卒人道之終也正

不正不可以不謹故凡不卒于正寢者必地焉魯君

卒于路寢小寢楚宮臺下且志況其國外乎葉子曰

吾何以知晉侯之為會散而留也凡諸侯卒于師言

師卒于會言會非不地也日師與會則既有地矣春秋諸侯擅相征伐盟會雖不能無得罪於王法然有救災恤患謀事補闕之道焉故凡卒于是者葬之加一等則春秋實不得不與也不地而言師與會蓋錄之也今會扈之後間有荀林父伐陳之事而見卒非會散而何伐楚之役許男在焉及其卒書許男新臣卒而不言師歸卒其國中也扈之會晉侯在焉及其卒書晉侯黑臂卒于扈而不言會卒于會散也吾是以知之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十

卷十三

葉氏春秋傳

十一

失其為仁此君子所以立教也洩冶異姓之卿三諫不從則去而已何必至於死故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故以洩冶一見法焉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此其為賂也曷為歸之以我為能事已也何以不言取濟西田曰是我濟西田也而齊人反歸之乎公以是病矣邴鄭邑也我非所當入而入故於入言我惡其取濟西我田也齊非所當取而故於歸言我惡其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靈公之惡固有自來矣而孔寧儀行父者洩冶之所得治者也既不能誅二人以正一君又見不可而不能止雖既言之徒以殺其身則異乎從君於昏者無幾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所貴於殺身者為其足以成仁也殺身而不足以成仁君子何取焉然則比干非歟曰是不可以一道也比干貴戚之卿微子既已去矣使比干而復去誰與扶其宗者故雖死不

與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

崔氏崔杼也何以舉族杼齊之世卿蓋力足以專齊

者也其歸於是乎弑莊公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夏徵舒陳大夫之三命者也

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公孫歸父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季子王之季子也何以不名未大夫也未大夫則何

以書愛之使行大夫之事也以為愛其子則可以之

行大夫之事則不可君子以天王為愛其子而輕大

夫也古者天下無生而貴者也二十而冠四十而仕

五十而爵而後為大夫雖天子之子猶士也故齊侯

以其弟年來聘譏天王以季子來聘譏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邾邑也內取外邑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伐取也
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
聘饑

饑者何食不足也一穀不登曰饉二穀不登曰饑三
穀不登曰饉四穀不登曰康五穀不登曰大饑古者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以三
十年通計之則有九年之蓄故凶年可以補敗是為

教民之道二穀不登而饑其為民者病矣何以於冬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公孫

歸父會齊人伐莒秋天晉侯會狄于樅函

焉書冬五穀畢登之時也

欽定四庫全書
楚子伐鄭

卷十三
葉氏春秋傳
十三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公孫

歸父會齊人伐莒秋天晉侯會狄于樅函

外會夷狄不書此何以書惡晉侯也會中國之禮也

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強遂服于晉故

即樅函以為會樅函狄地也晉於是滅潞氏甲氏及

留吁以晉侯為交於狄而棄中國也葉子曰中國之

惡狄人久矣此固禮義之所不能及而何取於會乎雖楚之強主諸侯以為會僅見於申然亦未嘗入其境而從之也自成之十五年吳始為鍾離之會而我與晉齊宋衛鄭邾七國從之晉蓋不能有其霸自是遂復會于祖于向矣襄之五年吳始為善道之會而我入其境蓋我欲叛齊而假吳以為重自是遂復會于祖于鄫于橐皋矣此固中國之深恥也春秋所以

皆殊會而主吳況於狄乎然吳之強天下莫與之爭

則不可以不累書乃會戎狄於內則書公會戎于潛於外則書晉侯會狄于檳函纔各一見而已以為是不足錄者知中國夷狄之辨則宜於此焉正之爾所以終見其輕狄人之意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公孫寧儀行父皆陳大夫之三命者也納者何與其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十五

納也公孫寧儀行父陳大夫之與君同惡者也則何以得言納能討賊者也臣弑君在官者殺無赦靈公之死陳人未能有能討徵舒者寧儀行父獨訴之楚而君雖復雖欲不與之可乎然而以楚子納寧行則可以寧行為陳之大夫則不可故不繫之陳不正其為大夫而君由之以弑者也

丁亥楚子入陳

此討賊也何以書入陳不正其欲縣陳也楚子之伐

陳蓋在殺夏徵舒之先方其始謂陳人無動吾有討於少西氏遂殺徵舒而轢諸栗門孰知楚子之非討賊哉謂之入陳不可也則書楚人殺陳夏徵舒足矣

及欲貪其地而有之雖能用申叔時之言不終其志與得而不居者何以異則亦入陳而已故於是再見入陳與入國之辭一施之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楚子圍鄭

此入鄭也何以言圍與楚子也楚子圍鄭旬有七日

鄭人卜行成不吉不服楚子退師復修城而進圍之
又三月始克入自皇門鄭伯降楚退三十里而與之
平則圍鄭者楚志入鄭者非楚志也葉子曰楚圍鄭

蓋怒其貳也以楚人而爭中國雖有善焉義固不得

與然此為楚鄭言可也入國非諸侯之善辭自諸侯
推之安有舉師問罪待之百日而不服雖得之有能

不有其地與之平而去尚可以入國之罪責之乎春

秋之法義不勝人則責其人人不勝義則責其義故

言楚之於鄭則雖終天下而不可得若其義則諸侯

之所不可奪亦不可以楚而遂廢故以鄭一見法焉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晉師救鄭聞楚平欲還先縠不可荀林父不能止而

請戰故以林父及楚子言林父之主戰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宋附庸之國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是晉原縠宋華叔衛孔達也何以稱人貶大夫而始
同盟也葉子曰左氏以言恤病討貳則然矣而曰不
實其言而不書卿豈以衛救陳而晉不討楚伐宋而
晉不救者歟夫大夫盟而後能實惟向戍於宋爾春秋
固有異文外此未有不叛者何獨於清丘責之是
蓋知其為貶而不知其說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冬晉殺其大

夫先縠

先縠晉大夫之三命者也邲之敗固先縠之為矣晉

侯既釋荀林父已而恥不得志復殺先縠先縠之死

罪累上也故以國殺葉子曰晉之殺先縠宜若有罪

然而春秋以國書之何也古之任將推轂而命之曰

閫外之事將軍主之雖君命有所不受邲之役晉侯

既以荀林父主中軍而先縠佐之師之進退實在林

父舉六卿之衆不能奪一先縠遂至於敗使歸而誅

主將非林父其孰為之首乎及其請死乃釋之而問既失刑矣已乃恥不得志獨追咎而殺之則先縠安得無辭此亦不免乎累上者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孔達衛大夫之三命者也宋責清丘之盟而伐陳以其附楚也孔達背盟而救陳衛侯不能止晉人以為討衛侯懼乃復殺孔達以說於晉孔達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

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宋故也此圍者楚子也不勝將去使子反乘堙而閱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各告以其情楚子怒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楚子於是引師而去君子以

是為近王者之師也是子反華元也何以書人不與大夫得專平也何以宋人及楚人華元始告之曰憲矣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子反曰噫吾聞之圍者相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乃告之曰吾軍

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是宋有以先得楚者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氏赤狄之別種也以歸囚服也何以名賤之也

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者何王之子札也召伯毛伯者何王之上大夫也兩下相殺不盡此何以書不正其矯君命以殺二卿也何以曰王札子王之所親貴者也何以知其

為矯王命而殺之則當書天王殺其大夫某子札忽怒而殺之則春秋所不書也蓋王孫蘇與毛召爭政使札子殺焉生殺王之大柄也札子得矯命而行之王之為王者無幾矣召伯毛伯何以不名札子殺之

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孔子之為王親貴者歟王子而

為卿大夫以邑爵見者書邑爵以氏字見者書氏字

其未為大夫則繫之王而已子瑕子虎是也然而晉

人親貴卓則有曰卓子者焉衛人親貴伋壽則有曰

伋子壽子者焉當時之辭也孔子其猶是乎故得竊

君命而矯用之春秋所以因而不革也

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初稅畝

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古者藉而不稅野以一夫受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三
葉氏春秋傳
王

田百畝積九夫以為井以其八為私田一為公田謂

之藉國中自閭壘至于漆林各視其地而征之多不

過乎二十有五寡者止于十一謂之稅藉以田稅以

地未有田而以畝稅者也舉貢之法而加之藉非正

也魯蓋自是稅畝矣初有終之辭也葉子曰魯固有

藉矣而又稅焉此哀公所謂二吾猶不足者歟

冬蠒生

記災也未成謂之蠒既成謂之螽冬螽未成之時也

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甲氏留吁皆赤狄之別種也曷為以甲氏及留吁嫌

留吁之為甲氏也

夏成周宣榭災

災左氏作火公羊穀梁作災當從二傳災天事也大人事也春秋災不志火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成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宣榭者何宣王之榭也室有東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三
葉氏春秋傳
王

西广曰廟無東西广有室曰寢有广無室曰榭榭所

以講武事也

秋鄭伯姬來歸

伯姬內女之嫁為鄭夫人者也來歸者何出也何以不言鄭人來歸伯姬出有罪之辭也

冬大有年

五穀皆熟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內大夫而後卒叔肸未為大夫則何以書卒賢之也

公子三命以名氏見再命以名見曰弟云者母弟也

叔字也何賢乎叔肸宣公弑子赤而立叔肸不義宣公之為欲去則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

足矣織履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賢

之于邾而用之其虐固已甚矣戕之於鄖則又甚焉故人邾而不名鄖子其為惡至於此極則亦無所加辭也于鄖鄖亦有罪也國君而人得以戕之其為國者亦已殆矣

甲戌楚子旅卒

楚前未有書卒者此何以書卒始能以赴通中國也楚自莊王以叔來聘而漸能從中國之習矣叔以是得名故至是復能以其卒來赴進之也何以不書葬

辟其號也錄葬者當以主人之辭也

公孫歸父如晉

友仲遂皆正卿也故可以功得賜族叔肸未嘗為大夫也則不嫌於為族是謂春秋美惡不嫌同辭各於其事察之而已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鄖子于鄖

戕者何暴之自外而賊殺之也鄖子不名惡邾也孰

歸父仲遂之子也葉子曰齊晉蓋相與為強者也宣公既因齊以得位勢不得厚齊而棄晉三桓又附齊以自託者也故自即位聘好之使與身自朝齊者無虛歲而未嘗一與晉通及三桓既張雖仲遂疑亦不能堪將謀去之非稍謝齊而假於晉不可故六年始為黑壤之會則仲遂之志也明年仲遂卒十年歸父

始見逮晉景公復霸我始與諸侯為斷道之盟歸父之為此行殆行先君之志歟不幸宣公卒不克成君子猶以是錄焉故後書還自晉至笙遂奔齊辭繁而不殺以與其正吾以是知左氏之言為有證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大夫出疆未有書還者歸父何以書善之也何以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也禮大夫出聘君薨歸執去復命于殯如聘然後行喪禮季孫行父既逐東門氏歸父還至笙壇帷復命于介袒括髮三踊而出遂奔齊君子以是為善也葉子曰桓宣皆與聞乎弑而自立者也何以桓不書王而宣書王歟桓不書王非特以其弑也昔者衛州吁弑其君完石厚問定君於石碏石碏曰王覲為可桓公死而後錫命蓋為身未嘗覲王則桓之為君非受命於王者也宣不言錫命則宣固嘗覲於王矣覲而受命則春秋雖欲奪之王而不可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卷十四

經部

春秋傳卷十四 宋 葉夢得 撰

成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三月作丘甲

丘甲者何軍賦也古者謂甲士為甲井田之法自九夫為井積十六井而為丘四丘為甸而後有軍旅之賦舉甸之賦而加之丘非正也作者何起而用之也猶曰作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甸固乘之所出司馬法蓋本於周特其損益不可知爾故周制有言六畜車輦者則牛馬在焉有言六畜兵器者則甲士在焉而魯以丘為之是與子產作丘賦者同越先王之政而四之其厲民亦已甚矣蓋魯自是有以四軍出者非多作其民則何以能成左氏以為有齊難故作丘甲此獨知之而公羊穀梁乃以工民為言審農工不相亂則何待丘使而始譏乎彼固不知先王有作民之政也

其衆庶然葉子曰先王賦於民者二有口賦有軍賦口

賦常賦也大宰所謂九賦斂財賄者是也軍賦非常賦

也有軍旅之事則征之縣師所謂受法於司馬以作其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臧孫許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衆庶及馬牛車輦使皆備旗鼓兵器而稍人作其同徒輦輦者是也然其為法不可得而詳矣學者所言自丘出牛馬至甸為一乘然後甲士步卒具焉者司馬穰苴之法也然而司馬法甸而後出車一乘甲士三人而周官或謂甸為乘自天子建國至於大夫皆以乘為差則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茅戎戎之別種也何以不言戰王者無敵莫敢當也為之辭曰敗績于茅戎言王之自敗非敗於戎云爾葉子曰魯言戰不言敗內辭也言戰而不言敗某師則我固敗矣敗所恥也戰非所恥也故以戰見敗戰者諸侯之所宜有也王言敗不言戰天下辭也言敗績則固戰矣

自敗可言也戰而敗不可言也故以敗見戰敗者雖王亦或有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衛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而戰故以良夫及齊師言良夫之主戰也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四

三

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師戰于寧齊師敗績

叔孫僑如公孫嬰齊皆吾大夫之三命者也郤克公子首晉曹大夫之三命者也晉以郤克之怨因我與衛請師而與曹共伐之故以我會三國及齊師言四國之主戰也行父許僑如嬰齊以四卿出則四軍也古者師雖衆必有元帥焉四卿並見則大夫強而莫相為屬也大國三卿四卿僭矣諸侯無軍四軍悖矣葉子曰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

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周道也則諸侯非方伯連帥蓋未之有軍焉天子之軍寓於六卿無事則散於國及有事而用則各以其卿為之將故大為六軍小為三軍者天子元侯之制也周衰征伐自諸侯出列國始各自為軍而以其卿將之故晉初以一軍為晉侯至獻公而作二軍與太子分將文公之霸遂增三行為六軍則他國蓋可知也然猶時出而用之未嘗立以為定制也魯之僭軍自隱公以來見於征伐有自來矣其不見於春秋者猶有元帥以總之也至是季孫氏雖專國而臧孫氏叔孫氏與嬰齊猶未盡聽是以春秋因以見焉逮成之六年仲孫蔑叔孫僑如侵宋以二卿見自是二卿將者九昭之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糴伐莒以三卿見自是三卿將者二蓋魯且三分公室以為三軍則時出而用焉者固非其君所得制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國佐齊大夫之三命者也師已敗矣何以言如師追奔

及於袁婁而未退也齊於是使國佐以賂為請孰及之

也

諸侯之大夫也何以不言諸侯之大夫不與大夫得專
盟也使齊侯既敗而佚使國佐以紀甗玉磬與地賂晉

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國佐致賂晉人不可曰以蕭同
叔子為質反魯衛之侵田而致使齊之封內盡東其敵
國佐辭而請戰晉人於是昧魯衛之使使為之請而後
與之盟袁婁之盟國佐之為也故不繫之於齊制在
國佐也何以再見國佐與之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

汶陽田我田而齊侵之者也齊既服於晉以反魯衛之侵
田於是復歸于我故曰取不繫之齊非齊之所得有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公子嬰齊楚大夫之三命者也始宣公欲求好於楚
不克而薨故公即位受盟於晉楚共王立嬰齊欲以
威脅中國而爭長故與鄭侵衛之師召諸國而盟之
公懼欲附楚於是先諸侯而與之會不沒公公欲之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
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此公子嬰齊也何以復稱人不與嬰齊爭中國而諸
侯皆以其大夫受盟也故秦右大夫宋華元陳公孫
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皆貶而人
焉始晉伐齊楚將以嬰齊救之嬰齊曰君弱羣臣不
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乃悉帥王卒盡行而強冠蔡

許之君以為左右諸侯莫敢不聽則嬰齊之為也何
以不沒公是公往會焉而求盟者也葉子曰楚自莊
王討夏徵舒滅陳而復封之既得鄭而不有不奪子
反之言而與宋平諸侯皆有畏楚之意蓋幾於霸矣
及其卒也遂能以赴通中國楚子書卒自莊王始然
見於春秋未嘗因其善而少進焉豈終不以中國之
無霸而假夷狄歟及共王立而弱未知諸侯之復能
從楚也而我與晉方為伐齊之役故嬰齊始以卿出

悉帥王卒盡行以救齊蓋將挾其衆以威我遂以蔡

侯為左許男為右以侵衛方是時使中國而有主嬰

齊必有為之所者矣而二國之君十國之大夫方且拱手而不敢違則楚人幾何不橫行於天下乎此春秋之所以謹也是以莊王不為無善而未嘗得一襄

嬰齊始見其強而力遏之夫然後知中國之有與存者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辛亥葬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四

七

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宣公之室也何以不曰宣宮禮焚先人之室三

日哭成公既已盡之矣謂其志為已哀故不忍以謚舉也

乙亥葬宋文公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公子去疾鄭大夫之三命者也

公至自晉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邑也邑不言圍此何以言圍內邑也

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廌咎如

廌咎如赤狄之別種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荀庚晉大夫之三命者也荀庚孫良夫何以不繫國不與其得專盟也古者大夫出聘受命不受辭辭無所受而說以為專盟則非也孰及之公也何以沒公非公欲也

鄭伐許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四

八

鄭何以舉國狄之也鄭自邲之役叛晉而從楚不復與中國交許靈公之弱前既屈于公子嬰齊失位而不得列於諸侯矣鄭方以公子去疾伐之未知許之

為罪也曾未三時而再伐焉此其為道馮弱犯寡必有中國所不為者而史失之矣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

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

晉冬城軍

鄆內邑也冬城之節矣何以書不正其所以城也前季孫行父帥師城之雖時亦不書畏齊也今公欲叛晉而求成於楚城之以為備雖時亦書畏晉也葉子曰晉築蒲與屈士焉曰無戎而城讎必保焉楚囊瓦欲城郢沈尹戌曰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夫城雖以為守而非恃以為守者也故城之非其道以讎則不能拒以己則不能衛而况介於齊晉二大國之間者乎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四

九

君子以是為非守國之道也

鄭伯伐許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

會晉荀首于穀

荀首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梁山崩

記異也梁山晉河上之山也何以不繫晉非晉所封

也

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杞伯何以序邾子下杞之習用夷禮久矣今雖能變復能稱伯猶抑之不得使與諸侯齒時王之為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武公之宮也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天子親廟四祧廟二祖有功而宗有德則又有不毀之廟焉同謂之祧諸侯有廟無祧武公之廟毀矣毀而復立非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四

十

禮也僭天子而益五廟亦非禮也葉子曰周衰先王

之禮樂盡廢矣古者師出必於廟受命而春秋諸侯蓋有各於其先而私禱者焉功成則為之立宮其為說則吾不知也故季孫意如逐昭公禱於煬公因為之立煬宮武公伯禽之九世孫敖也謚之曰武其必

有稱此名者豈寧之戰季孫行父亦私有以請之者歟是蓋以為周有文武二祧故以武公配伯禽亦已僭矣記禮者不知遂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

廟武世室也使誠如記禮之言以為天子之禮而成王賜之亦安能遽先其九世而名之歟儒者之妄每如是不可以不察也

取鄭

鄭附庸之國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樂書帥師救鄭

樂書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郊牛之口傷以漸傷也故言之緩辭也鼷鼠食郊牛角忽然而食之非漸也故不言之亟辭也何以書以庄牲之道為未盡則非所以事天也

吳伐鄭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

凡免牛免牲不書不郊免牲與牛則不郊可知矣此

何以再見不郊為猶三望起也不郊而望非禮也正月免牛五月而望尤非禮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吳入州來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孫林父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韓穿晉大夫之三命者也汶陽我之舊田也晉為霸

主可使齊人反我之侵田不可使我復以與齊名不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韓穿之言不可以為順也故辭皆容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

晉樂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

公孫嬰齊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公孫壽宋大夫之三命者也納幣不書此何以書以

宋公使公孫壽為得禮也昏禮無父則母命之無母

則己命之公孫壽言使無母之辭也無父則母命之

不以母命而已命之則非正故紀裂繻不言使以母

命之得禮一見正也無母則己命之不以己命而以

諸父兄命之則非正故公孫壽言使以己命之得禮

一見正也葉子曰昏禮不稱主人然歟非也禮國君

求昏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宗廟之事其

父母納女之辭於天子則曰備百姓國君則曰備酒

漿大夫則曰備灑埽未嘗不親命之不稱主人於禮

未之聞也為是說者特出於公羊蓋以紀裂繻不言使而云爾然公子遂如齊逆女內之言如則外之言使也昏姻之道一在我則得言如在彼則不得言使可乎夫公羊氏既以無母則當稱諸父師友矣宋公無母又安得以辭而言使弟稱其兄禮為支子之無父者非宗子也乃師友則友非禮之所見安有合二姓之好以奉宗廟社稷而受之於他人者其亦何辭以見祖考是皆不可行於春秋則公羊氏不學禮之

罪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同趙括皆晉大夫之三命者也趙朔晉侯之婿朔死而同括之弟嬰亂其室同括不請於君而放之齊

於是朔之室訴於晉侯曰同括將為亂晉侯不察而殺之同括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賜公命穀梁作錫左氏公羊作賜當從二傳賜命加

命也禮子男五命服毳冕侯伯七命服鷩冕上公九命服袞冕有加焉則賜固有服過其爵者矣而非有德者莫之與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錫命常也賜命非常也成公即位其德未有聞而王賜之吾雖有天下繼天而為之子不得而私爾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叔姬已出於杞矣何以復繫之杞雖出而未許其絕

也曷為未許其絕我將脅杞而復歸之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士燮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衛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為二王後見正也禮天子一娶十二女媵三在焉諸侯一娶九女媵二在焉宋二王後得用天子之禮者也禮不求媵與為好者自往媵之所以一夫人之尊衛人來媵矣晉人秦人復來媵是

天子之制也前是必有不得其正者故書以見正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天子之備三媵歟天子諸侯後宮之數禮不可盡考矣曲禮言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而昏義言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與周官畧同而無妻妾則世婦者所謂妻而御妻者所謂妾也諸侯有世婦妻妾而無嬪蓋下於天子矣而不列其數至媵則皆未嘗見獨公羊以

則姪娣者又下媵之稱而為嬪與妻妾者也故女子謂昆弟之子為姪而同出謂後生者為娣禮稱世婦獻繭於夫人夫人副禕而受之祭祀夫人副禕立於房中副禕王后之服也先儒皆以為二王後之夫人得從后之服則三夫人之數宜亦備焉此宋所以得三國之媵歟公羊乃以三國媵之為非禮此知諸侯之制而不知宋之禮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既以杞夫人卒之矣則脅杞伯而歸其喪者非正也故辭間容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

蒲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致女不書此何以書為二王後見正也禮女嫁舅姑

沒三月以奠菜之禮見於禰廟稱來婦成其為婦也父母之家因使大夫致之謂之致女致之者何亦所

以成其為婦者葉子曰致女舅姑沒之禮也昏禮同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四

十七

牢之夕婦已見於廟矣質明復以粢栗脯脩贊見於

舅姑所以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盥饋以特豚以明

婦順殷明舅姑以一獻之禮饗婦授之室事以申著

代而婦道成矣乃舅姑沒則未之有施也故三月擇

日而祭於禰廟三月者天道之一變也是以女未廟

見而死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婿不杖不菲不以歸

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則三月父母從而致之者

其亦成其女於舅姑者歟先儒乃概謂舅姑存之禮

以為聘問以篤婚姻之好故左氏以齊侯使弟年來聘為致夫人文姜是蓋不知有禰廟之祭此左氏不學禮之罪也

晉人來媵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背蒲之盟與公子成會于鄧

晉侯執之因以伐其國乃復以鍾儀之使與楚脩好而結成遂歸鄭伯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晉寧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四

十八

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莒

鄆莒附庸國也

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

中城公宮之城也楚既入鄆公懼其來逼故脩中城

以備之不正其衛己而外民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衛侯之弟云者母弟也何以稱弟兵凶器戰危事也

不以其可將者將焉而私其弟非愛其弟之道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卜郊不從何以或言乃免牲或言乃不郊郊祭之大不可斥其廢故以免牲見之也免牲則不郊可知矣

卜免牲而不得然後言不郊辭窮也免牲之道必卜

卜而吉則免卜而不吉則不免安置之繫以待庀牲而左右焉卜郊者月一卜之也三卜而求吉者盡矣此四月而五卜謂其遠而卜其中辛也五卜非禮也卜其中辛尤非禮也莫甚乎其以四月五卜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人來媵丙午晉侯孺卒秋七月公如晉

弔屬公也諸侯之喪大夫弔公弔非禮也於是晉人疑公貳於楚止公使送葬以待糴茂諸侯莫在焉是以景公不書葬以公親會為恥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

及郤犨盟

郤犨晉大夫之三命者也何以不繫晉不與其得專盟也孰及之公也何以沒公非公欲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春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王大夫奔未有言出者此何以言出以周公也三公論道經邦與王同德故繫之周此宰周公楚也自周無出言宰楚則可出言周公則不可出故言周公不言宰惡楚也葉子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二十

謂之士大夫三公之為德上有同於王而下有別於士大夫則天下之大蓋有共當其任者矣天子有道有會朝無出居天王出居于鄭恥也三公有道有經邦無出奔周公出奔晉惡也王子瑕奔晉尹氏毛伯召伯以王子朝奔楚皆不出言周非卿大夫之所得任也是以諸侯之大夫奔言出以其國別也王卿士大夫奔不言出不以其國別也必有不可出者而後言出則出者上下之所病也公羊以為自其私土出

誤矣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鍇來乞師

郤鍇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三月公如京師

公朝京師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伐秦而道朝京師
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四

二十二

邾人滕人伐秦

此伐秦也何以言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以公為
不足於恭故為之辭而以遂言之也

曹伯盧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未有書卒者此何以書始來赴也何以不書葬辟

其名也葉子曰莒子以爵見於隱公自是不復與我

通蓋其實夷也至文而庶其以弑見襄而密州以弑

見昭而展輿以奔見外此則朱與去疾以卒見而已

以傳考之朱之號曰渠丘公去疾之號曰著丘公而
非謚也蓋朱之辭也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則朱

之自安於夷久矣葬從主人卒我所可正其爵為子

葬我不可從其號為夷故與吳楚不言王皆不得以

葬見也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逆女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以僑如逆也

欽定四庫全書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葉氏春秋傳
卷十四

二十三

公子喜鄭大夫之三命者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何以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婦有姑之辭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此公孫嬰齊也何以曰仲嬰齊後其兄也後其兄則

何以曰仲嬰齊孫氏王父之字也正乎不正為人後

者為之子禮兄弟之子猶子也兄弟之子可以為後
兄弟不可以為後弟而後兄非正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
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曹伯盧卒于師曹公使公子負芻守公子欣時逆曹

伯之喪未至負芻殺世子而自立晉侯為是為戚之

會執負芻以歸京師伯討也故以侯執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四

三

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
夫山

山宋大夫之再命者也蕩澤也平公立蕩澤為司馬
澤欲弱公室殺公子肥公不能止華元使華喜帥國
人攻蕩氏而殺山山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葉子
曰吾何以知山之為澤歟華元之出奔以澤之欲殺
公子肥也故魚石止而請討許之而後反則攻而殺
之非澤而誰歟左氏記大夫名氏多欲與經參見經

以山為名則澤當為字然澤為六卿而不書氏疑必
再命而攝卿者以為背其族而貶則非是此猶言僑

如逆夫人為尊夫人而舍族者蓋左氏初不知經書
名氏之例故每以其私而妄意之也

宋魚石出奔楚

魚石宋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
孫林父鄭公子鮒邾人會吳于鍾離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四

三

高無咎公子鮒齊鄭大夫之三命者也此吳壽夢之

會也何以殊會不使吳得主會也吳前未有與中國
通者自申公巫臣請使始通吳于晉遂叛楚而入州
來於是始為會而晉從之故君子謹焉葉子曰春秋
夷狄之強莫大於吳楚楚自莊公以後始見至僖而
浸強然召陵之盟齊小白一起而正之雖成王之強
不敢不服及晉重耳繼敗成王於城濮楚卒不得肆
蓋齊與晉猶有與之敵者也故申之會靈王合十二

國晉與我雖不能拒亦不復從春秋猶以中國之會

書焉成王之末楚浸衰而吳驟強矣天下所恃以主盟者晉而已厲公之暴悼公之賢皆不能少振反率

諸侯而從之一會而合七國再會而合十三國三會

而合十二國我皆與之俱天下無不聽於吳焉於是

伐鄭伐陳入州來無不如志及其久也破楚柏舉而

入郢幾乎滅楚敗頓沈陳蔡之師殺二國君我遂舍

中國而從之昭公不恥同姓而與之昏哀公始以救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四
二十五

還離會於柂己而身為鄖與橐臯之好則不被髮而

左衽者幾希矣故鍾離與柂與向皆殊會夫豈以楚

申之會與此為異哉楚有與敵吳無與敵君子之所

憂也或者乃以為諸侯皆以爵見而吳不得以爵見

故殊之夫使吳而有與敵不害其同楚黃池之會且

以晉侯及吳子矣夫何獨於是三者而嫌哉

許遷于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記異也雨而木冰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欒黶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晉伐鄭楚子救之士燮欲反棄書不可故以晉侯及

楚子鄭伯言晉之主戰也楚敗射共王中目不言楚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四
二十六

師君傷舉重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公子側楚大夫之三命者也楚以公子側將中軍子

重將左二卿交惡而楚子並用之及晉敗之明日楚

子欲復戰召公子側謀醉不能見楚子乃宵遁問師

敗之故子重使謂公子側曰初墮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乃自殺公子側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何以言不見公公不諱恥也晉欒黶來乞師公以申

宮敝備而後會郤犨取貨於叔孫僑如而訴公於晉侯晉侯遂辭公不見非公之恥也故不為公辭

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子王之中大夫也

曹伯歸自京師

何以不言曹伯歸于曹以天子命之見正也負芻殺世子而篡其位霸主執而歸于王王不能誅反使歸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四

二十七

焉則何以謂之正乎以子臧之故而曹人之請不歸負芻曹之亂或未已視納賂而私與之者猶有間且曰自我命之使君也故不言復歸不與其復也何以不名子臧不取為君則內無君也何以言歸易辭也以王命反之其歸為易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苦丘

僑如始因穆姜欲逐季孟而訴於晉今復請止行父殺之而已斃仲孫蔑于內晉於是執行父非伯討也

故以人執大夫執未有言舍者此何以言舍之于苦丘錄行父也晉人既以僑如之譖而不見公又以僑如之譖而執行父公待於鄭而為之請范文子言於

欒武子曰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舍行父君子為是錄之也故辭間容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行父何以不致大夫與君同至則不致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公至自會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四

二十八

此伐鄭也何以言公至自會會而後伐以會告也鄢陵之戰鄭未服晉為沙隨之會以謀伐鄭故公歸而復會尹子與三國然後同伐凡因伐而會伐在會前則致伐會而謀伐伐在會後則致會以所告者書也

乙酉刺公子偃

公子偃吾大夫之三命者也偃僑如之黨也始公出穆姜使公逐季孟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歸而

獨殺偃偃蓋有與謀者焉先刺而後名刺有罪也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張健
謄錄舉人臣嚴儀

春秋傳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經部

葉氏春秋傳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千三百二十五 經部

春秋傳卷十五

宋 葉夢得 撰

成公二

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北宮括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單子王之中大夫也王大夫前未有二人臨諸侯者此何以言尹子單子鄭恃楚而不服晉復請於王而益之也王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五

命而行一人可矣命而不行雖益何補晉為霸主不能服鄭而假王人王臨諸侯不能服鄭而益以大夫交失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此伐鄭之諸侯也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也

秋公至自會

會而盟者致會此伐鄭也何以不致伐鄭而致會非致會也以會而謀伐者告也凡公出間有異事皆不告故柯陵之盟致會而伐者告也臯鼬之盟致會以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恭繕

會而侵者告也馬陵之盟致會以會而救者告也盟非其本事也

齊高无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

前未有言用郊者此何以書用九月非郊之節也郊之失至四月而止矣猶曰不得吉而强卜之也至於九月則非所郊而郊焉蓋用之以祈於上帝未聞報本反始而用之以為祈者也凡祭祀有為而行之者皆曰用僖公八年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此用禘也或

以九月辛丑而郊此用郊也禘目事郊不目事禘宗廟之祭用之以致夫人猶可言也郊天祭不施之天而假之以為用不可言也以成公為無天矣

晉侯使荀鑿來乞師

荀鑿晉大夫之三命者也晉何以三乞師於我陵我也葉子曰魯在晉楚之間為弱國僖公嘗乞師於楚矣未聞二國而乞師於我也今晉為盟主有求於諸侯之師則令之而已何獨於我乞師焉蓋厲公無道

暴虐諸侯畏我之從楚故多方以撓之方我往弔景公之喪固已止公而使送葬沙隨之會復以僑如之譖而不見公已而遂執季孫行父則其所以陵我者可知矣是故連年以郤穀禦屬荀鑿來乞師且厲公執曹伯而會吳子敗楚師而傷其王內尸三郤其力孰與之抗奚少於我哉君子以是知其情獨申之曰

乞師使之欲為強而不可得也南宮括嘗問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蓋以其知羿奡之所以死者此春秋書厲公之意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脹

狸脹魯地內大夫卒于竟外地卒于竟內不地此何以地錄嬰齊也嬰齊從公伐鄭而道卒也卒後致公至而後卒之也十一月無壬申經成而誤也葉子曰壬申十月之日也或曰致公而後錄是日可得而錯

也或曰故史也春秋所不草是事可得而易也以是

言春秋過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纏且卒晉殺其大夫

郤錡郤犨郤至

郤至晉大夫之三命者也三郤晉强家族大而多怨厲公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曰必先三郤於是使胥童攻郤氏殺三郤而尸諸朝三郤之死罪

累上也故以國殺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五
四

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胥童厲公之嬖既以私怨殺三郤復以甲劫繆書中行偃於朝公不忍從使二子復位而命胥童為卿書偃於是執公而殺胥童胥童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

殺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稱國以弑衆闕之辭也此繆書中行偃之弑也何以

言衆厲公之惡衆之所棄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慶克通於靈夫人國佐名而謂之慶克不出而訴國佐於夫人夫人譖於齊侯曰國佐將為亂國佐怒殺慶克以邑叛齊侯復之而使士華以戈殺國佐于朝國佐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

此納魚石也何以不言納不與其納也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五
五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魚石何以言復入位已絕而求復也楚子既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大夫去國挾諸侯之力以求復其為道則已逆矣故言入入逆辭也彭城何以不繫之宋不與魚石得有宋邑也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士匄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

書不時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鈞來乞師

士鈞晉大夫之三命者也前三乞師為厲公者固已過矣此悼公也何以復來乞師將以救宋而以我師為之救之道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

于虛打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五

六

崔杼齊大夫之三命者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襄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孫蔑會晉寧宋華元衛寧

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甯殖衛大夫之三命者也彭城宋邑也邑不言圍此

何以言圍不正楚子得取彭城以封魚石也何以不

曰楚彭城非楚之所得有也魚石不得受之楚楚子

不得取之宋是猶宋之彭城爾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韓厥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

諸侯何以次于鄆彭城之役齊鄭皆不會晉既伐鄭而質齊太子遂召諸侯欲侵楚而後不能崔杼於是

有言故書次以晉侯為無能為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五

七

公子壬夫楚大夫之三命者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公孫剽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晉侯使荀罃來聘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

氏薨

成公之婦也

六月庚辰鄭伯踰卒晉師宋師衛寧殖侵鄭秋七月仲

孫蔑會晉荀榮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謚也

叔孫豹如宋

叔孫豹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榮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鄭邑也何以不繫之鄭非取之鄭也鄭既附楚

而未服晉連合諸侯之大夫以謀于戚仲孫蔑請城

虎牢以逼之荀榮從焉鄭人乃行成遂之善者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公子申楚大夫之三命者也申與公子嬰齊壬夫皆

楚之執政申多受小國之賂以逼二人而楚子不能

制故二人怒亦專殺申申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

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八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九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已盟而袁僑至故各以其大夫再盟殊袁僑盟以袁僑也曰諸侯之大夫受命於其君而非專盟也

不書單子諸侯不盟則不敢復以王臣臨之也

秋公至自會冬晉荀榮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

戊子夫人弋氏薨

弋氏左氏穀梁作姒氏公羊作弋氏當從公羊襄公之妾母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姒氏之為弋氏歟魯之有定姒哀公之母也前定公葬而卒哀公未君故繫之定公稱定姒而禮有不備焉則所謂不殯於廟無

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

袁僑陳大夫之三命者也如會者何請從會也陳鄭

皆附楚鄭既同盟故陳懼以袁僑來即會而求受命

也

櫬不虞者是也定弋蓋襄公之妾母季文子為政初欲不以夫人之禮成之而亦有是言故匠慶以為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然卒之經書夫人弋氏薨葬我小君定弋則匠慶之言季文子實行之也左氏穀梁不能辨二定乃以定姒之事言之遂誤弋氏為

姒氏審如左氏言不殯于廟無櫬不虞於其說自不得稱夫人春秋何為以夫人書之哉

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

定謚也

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公子發鄭大夫之三命者也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如內事也叔孫豹則何以與鄆世子巫如晉屬鄆以為附庸也初公如晉聽政請屬鄆晉侯許之故及是

以鄆世子巫同見晉比之猶內臣也有取人之附庸

會也

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陳既從會楚人使頻間陳而侵伐之陳人圍頓楚人討陳叛曰壬夫實侵欲焉楚不能得陳故追壬夫之貪而殺之壬夫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鄆屬於魯矣何以復見於會叔孫豹以屬鄆為不利

以自屬者矣未有取國以為附庸者也附庸之地可受於天子不可自屬以私於己附庸之君可因己以達於天子不可己率之以達於諸侯以為專諸侯之地以自有推天子之禮而事霸主者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此吳壽夢之會也何以殊會不使吳得主會也吳辭不會雞澤之故請聽諸侯之好晉將為之合諸侯於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孫林父不言會離不言

會也

而復歸之故使鄫以其大夫聽命也吳於是始與會

矣其稱吳人何人鄫人則不得不入吳人也鄫何以序吳下己不能自為國而屬於人人不能保而復棄之故不得與諸侯齒主會者為之也

公至自會冬戍陳

執戍之我也會戚之諸侯既受命於晉而歸各為之戍陳以備不言諸侯散辭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五

十二

公子貞楚大夫之三命者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正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

華弱宋大夫之三命者也

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鄫冬叔孫豹如邾季孫

宿如晉

季孫宿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七年春邾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三卜郊不從乃免牲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以四月

而三卜也葉子曰是舉孟獻子蓋言之矣以啟蟄為

當郊耕而後卜郊所以不從此獻子之妄也周郊二

大報也祈穀也魯郊一卜辛也魯雖以賜得郊而不得與周同故自建子之月卜之至建寅而止三卜而

得吉適與周祈穀之祭同而魯郊非祈穀也亦何事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五

十三

於啟蟄乎蓋獻子嘗謂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

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矣其意蓋將僭周日至之

郊故以是為非啟蟄之節殆欲兼周而兩之歟記禮

者不察遂以為魯君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季夏

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左氏從而實之以啟蟄

為經例其亦未嘗以周公得郊之意考之也

小邾子來朝城費

費季氏之邑也臣邑而國城之季氏強也

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士
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

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

楚既圍陳矣陳侯何以復與會先圍而會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如會鄒會也鄒會君子之所與也諸侯不生名鄭伯
如會則何以名非名也鄭伯卒矣文不可再見舉卒
之名加之如會之上無嫌也何以目未見諸侯錄鄭

伯也鄆鄭地何以書非正也鄭自虎牢之城而從晉
諸大夫皆不肯及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
喪以中國為強則不若楚中國不足歸也不若與楚
鄭伯不從而卒于行君子以是錄之也葉子曰髡頑
之卒三傳皆以為弑左氏以為以瘧疾赴固陋矣公
羊穀梁以為不以夷狄加中國則是抑夷狄而縱失
中國弑君之罪豈春秋之義哉是蓋以諸大夫不與
髡頑而適卒故或者疑之以為弑春秋不然之也吾

何以知之凡弑君不葬而僖公書葬是僖公非弑也

夫弑君固有書卒者矣楚麇是也所以正楚子而示

天下之為人君髡頑則無可正者焉弑君固有得葬

者矣蔡景公是也所以正蔡固而示天下之為人父

髡頑則無可正者焉然則髡頑之卒謂之弑可乎或

曰實弑而以卒赴春秋從而書之所以徧絕鄭之臣
子也是不然春秋故史也有所不草其赴於魯者既
曰卒矣春秋何從知其弑乎趙盾之弑晉以穿赴而

春秋加之盾許止之弑買以卒赴而春秋加之弑是
為春秋之義髡頑之卒鄭人既不自言以為弑則春
秋之義無從生矣吾是以知為當時之疑辭而三家
不能辨也

陳侯逃歸

鄒之會諸侯謀救陳陳侯迫於二慶之言不待救而
遽歸故書曰逃以陳侯為匹夫行而不知義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

子燮

公子燮蔡大夫之三命者也此侵蔡也何以言獲公子燮不交戰而獲大夫以燮為狎敵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公在晉曷為以季孫宿會公返而宿留以為會也晉欲命朝聘之數難於再勤諸侯故各留其大夫以聽命比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也鄭伯以獻捷適至於是見悼公之賢不以勤諸侯而以身敵其大夫故大夫皆降而稱人為悼公厭也

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以二王後見重也

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成公之母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穆謐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柶

此吳壽夢之會也何以殊會不使吳得主會也吳既叛楚而附晉故其在楚復求合諸侯而諸侯從焉

楚地

夏五月甲午遂滅逼陽

逼陽國也孰滅之諸侯滅之也何以不言諸侯以公在焉略之也諸侯會而滅人之國非遂之善者也

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公孫輒鄭大夫之三命者也

晉師伐秦春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

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齊世子光何以序邾子下主會者為之也禮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序於伯下正也序於子下非正也葉子曰春秋盟會征伐班序升降未有或同者春秋有所進退歟曰非也五等之爵固有序矣王政行於天下諸侯來朝于王行人之所掌司儀之所相未之敢亂也世亂而諸侯自為政不時相見或以大小或以強弱或以先後或以好惡其或抑或揚初未嘗有定制皆出於主會者為之故滕薛爭長公子翬以宗盟後薛蔡衛爭先子魚以尚德長衛邾人以主伐而首鄭齊光以先至而越滕春秋不能追而正之也曰是所以為無王者吾著其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實而罪自見矣世子之會自陳歟鄭華始至宋子成齊國佐而再見皆序伯下猶有先王之禮也乃齊光或序伯下或序子下或序小邾子下乍進乍退未之有常蓋諸侯之升降自不得其正固無責於世子也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公子駢鄭大夫之三命者也盜賤者也駢發輒皆鄭之執政發與輒作田洫已奪司氏五族之田駢復與尉止爭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入西宮之朝而殺三人何以不言大夫大夫非盜所得名也盜賤之賤也故弑君不目君不使其得接於上也殺大夫不目大夫不使其得接於下也

戍鄭虎牢

孰戍之我也何以言鄭虎牢鄭服而請平故諸侯各

為之戍以備楚城之非以取之也故不別於鄭戍之非以外之也故復繫之鄭何以不言諸侯散辭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鄭已服矣楚何以猶救鄭救其始伐也鄭故於是復

從楚

公至自伐鄭

欽定四庫全書春秋要卷一千三百二十六 經部

春秋傳卷十六

宋 葉夢得 撰

襄公二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作三軍者何分其地而有其民也古者天子六軍元侯三軍冬屬其民而以卿將之其常賦則輸于國非常賦則有事而後徵之軍諸侯有卿無軍季氏欲專國始三分公室之地各取其一以為軍季氏為左軍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仲氏為右軍叔孫氏為中軍季氏盡征其賦叔孫氏臣其子弟孟孫氏取其半非古也魯自是非其國也葉子曰禮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然歟曰非也諸侯惡其害己而益其文也周制裂天下為九州而建其牧謂之九牧分陝東西而主以公謂之二伯是元侯而得專征者也元侯之軍卿帥之以承天子故曰賜鉞然後殺賜弓矢然後征武王伐紂擒司徒司馬司空此西北之軍也大國三軍蓋非方伯不

得有諸侯不得專征則無所用軍教其民以自衛有事則帥賦以從方伯而已此叔孫豹所以知其說而不敢僭者也王命曲沃莊伯以一軍為晉侯侯伯次國也一軍猶受之于王則安得為二軍乎平王之後征伐自諸侯出則固有僭元侯而自為軍者矣是以隱公之始外書鄭伯克段于鄢內書無駁帥師入極春秋不能追正也然猶時出其民而用之各以其卿將事已則民復于農賦歸于國而卿無與焉故傳公

敢盡卒之舍中軍者孟氏也左氏不知此乃以成國
不過半天子之軍而公羊穀梁復以上卿下卿言之
學者因為魯宜為二軍以作三軍為僭而舍中軍為
正豈足與言春秋之意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孫舍之鄭大夫之三命者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六

三

京城左氏作毫公羊穀梁作京當從二傳京鄭邑大
叔所封也鄭懼而行成則地京城者鄭亦與盟也
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
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
蕭魚

伐未有言會者此何以言會貴之也鄭人患晉楚之
故諸大夫欲從晉曰何為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
敢敵而後可固與也乃謀伐宋諸侯遂伐鄭而為京

城北之盟矣已而楚復來伐鄭伯從之諸侯悉師再
伐鄭鄭人乃使良霄如楚告將服于晉曰狐以社稷
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
威攝之孤之願也乃行成於晉晉於是申京城之言

以成其本意約信命事而不盟赦鄭囚納斥堠禁侵
掠使告於諸侯君子以是貴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
春秋貴蕭魚之會歟鄭介於二大國之間為弱國自
楚與晉爭強鄭無不與事晉則楚伐事楚則晉伐晉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六

四

討其從楚則是矣而晉不足恃也戲之盟士弱為之
辭曰鄭國不唯晉命是聽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
駢趨而改之曰鄭國不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
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晉不能奪也故自虎牢之
役至雞澤而鄭受盟僖公從於晉者六年至邢丘之
會而復叛自是三年之間我之伐者三楚之伐者一
晉楚之爭鄭無甚於此時也君子其亦閔鄭之無以
固其國也歟及是鄭人擇所從而終以服晉良霄之

執楚連三伐以討而鄭卒不從申之會雖諸侯皆在
而晉不爭知其不得已也楚自是亦不復加兵而鄭
之息肩者五十餘年則蕭魚之為已故曰蕭魚之服
鄭也大矣此君子所以貴也

公至自會

會而後伐故以會致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良霄鄭大夫之三命者也鄭以告服於晉而楚執之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六

五

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

救台遂入鄆

鄆莒附庸之國也台在國內鄆在國外救台而遂入

鄆非遂之善也季孫氏之強益甚矣

夏晉侯使士鈞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前未有書卒者此何以書始能以赴通中國也吳

自壽夢從諸侯會于戚而漸能從中國之習矣吳得
以人見故至是復能以卒赴進之也不書葬辟其號
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邾

邾附庸之國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

防臧孫氏之邑也臣邑而國城之臧孫氏強也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六

六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

衛人鄭公孫蠻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會吳于向

叔老吾大夫之三命者也公孫蠻鄭大夫之三命者
也此吳諸樊之會也何以殊會不使吳得主會也吳
告庸浦之敗故合諸侯以謀楚使舉上介曷為以季
孫宿叔老並會大夫強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

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蠶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荀偃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己未衛侯衎出奔齊

衛侯衎左氏穀梁以為衛侯公羊以為衛侯衎當從公羊闕文也葉子曰衎之不名或曰此春秋之義而非闕也孫林父寢殖既逐衎而立剽剽以公孫得位非正故不以兩君之辭與之是不然春秋諸侯以篡立而不得其正與強臣援之而立者非獨剽也何嘗不以兩君之辭與之乎北燕伯欵出奔齊以其多嬖寵而大夫之所逐也蔡侯朱出奔楚以東國謀篡而蔡人逐之也則燕有君與東國之竊其位蓋有甚於剽者而欵與朱皆名夫豈君燕大夫之所立而與東國篡乎凡諸侯奔而名者皆以別二君所以辨其正不正者不在是也惟衛鄭奔不以名見蓋叔武不取於為君而攝之曹負芻歸不以名見蓋子臧不取於

為君而逃之則內無君而不嫌爾今剽有國十有三年凡盟會征伐之事春秋未嘗不書以衛侯及寢喜

殺之正其名曰弑君孰有如是而非君者吾故知其為闕文而非義之所在也

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蠶莒人邾人于戚華閱宋大夫之三命者也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

劉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王之上士也何以不言使王臣來我則言使他國則不言使内外之辨也何以書過我也王臣過我則皆書乎天子逆后以卿而公臨之劉夏上士非正矣是故因其過我而正之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成仲孫氏之邑也臣邑而君救之非禮也救不目至何以言至遇至遇猶至鄙也以公為畏齊故至遇而

止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前圍而公救之固過矣今季孫氏叔孫氏復各以其君而為之城著三臣之自為政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六
九

大夫盟

前未有言大夫盟者此何以言大夫盟惡大夫之無

君也溴梁之會齊高厚歌詩不類晉荀偃怒以諸侯為有異志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

及偃宋向戌衛寧殖鄭公孫蠭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諸侯皆在是而大夫盟故不曰諸侯之大夫以大夫為無君也葉子曰自諸侯失正而大夫強至

襄公而愈甚故盟會征伐三年之間諸侯不出而大

夫出者四雞澤之會諸侯始復見時晉悼公之德猶

未衰其將有以振之歟故自是至於蕭魚諸侯之見者九而大夫皆不與庶乎其稍正也及會吳于向魯以季孫宿叔老二卿並出而伐秦會戚再歲諸侯皆不出而大夫復三見明年晉悼公卒則大夫蓋復肆於悼公之末矣然而諸侯不出而大夫出猶云可也溴梁之會其君在而大夫敢專盟則天下豈復有君哉雖曰荀偃之為而諸侯之大夫皆與有罪矣故春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六
十

秋之惡大夫莫甚於溴梁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悼公始葬而平公出會莒邾雖以侵伐魯之罪當執然平公為無哀矣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寧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雪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涇卒宋人伐陳夏衛石

買帥師伐曹

石買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高厚齊大夫之三命者也

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宋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六

十三

白狄狄之別種也來者何來朝也何以不言來朝不能朝也古者夷狄在九州之外曰蕃國世一見於天子諸侯而朝夷狄非正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衛孫蒯淫獵於曹隧以重丘人之詢而使石買伐曹曹人憇於晉衛使石買如晉辭焉晉不能治孫蒯而罪石買之伐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荀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圍未有言同者此何以言同圍齊惡靈公也諸侯不

義靈公為溴梁之會共謀伐之於是前會之諸侯皆

在而益以滕子晉平公禱于河曰齊環怙恃其險負

其衆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虎將帥諸侯以討

焉齊侯禦諸平陰不勝脫歸諸侯遂及齊焚雍門及

西郭南郭又焚東郭北郭古之言圍者未必皆環之

也曰禁之使不得出焉爾今十二國之師皆盡其力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六

十三

而齊之四面無不及焉是以謂之同也葉子曰靈公以十五年伐我北鄙至是連伐我者五歲再圍成又圍桃圍防我之虛于諸侯未有甚于齊也故嘗以叔

孫豹請于晉晉辭之豹曰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

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於是荀偃從之而諸侯之師無不盡其力則事雖以魯出而所以圍齊者不以魯也故薄齊之城周其四門非共惡之能若是乎蔡失其國周公復封之為之訓曰睦乃四

鄰夫不能睦其鄰者鄰亦不能睦也國何以守故以齊環一見法焉

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公子午楚大夫之三命者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此圍齊之諸侯也齊未服故再盟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也

晉人執邾子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六

十三

晉前執邾子以討伐我之罪矣明年邾人不受令又伐我南鄙而執焉復取其田而舍之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公至自伐齊

此圍齊也何以致伐齊圍齊所以伐齊也伐不服而後圍圍不言伐故以伐致也

取邾田自漷水

內取外田不書此何以書不一地也取者我所有而

取之者也非所有而取之謂之盜是猶言取濟西田爾漷水邾水之經于我者也言自漷水則有非止于

漷水者矣故於是復取漷東田

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師未有言還者此何以言還善士匄之不伐喪也葉子曰趙盾納捷菑于邾以邾人之辭弗克納而還春秋雖善趙盾而不言還趙盾不免於稱人士匄亦受

命侵齊何以得與其還而以名氏見不伐喪將之事也納君非將之事也趙盾不得以師而專廢置君士匄不得以伐喪而致為師之道此士匄所以異乎趙

盾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

靈公欲以公子牙易太子光而使高厚傅之厚從君於昏而不能正於是光立而殺高厚高厚之死罪累

上也故以國殺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公子嘉鄭大夫之三命者也尉止之亂嘉獨免既得而專名楚師至於純門鄭伯不能正故公孫舍之公孫夏討尉止之難與純門之師帥國人殺嘉而分其室公子嘉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冬葬齊靈公城西郭

畏齊也城壞而當城則城之爾畏齊難而城其西郭非所以守國也

叔孫豹會晉士匱于柯城武城

畏齊也叔孫豹自晉會士匱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復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仲孫速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燮以楚使蔡無常求從文侯之志以事晉蔡人畏楚不從遂殺燮以止其謀公子燮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葉子曰公子燮其猶以為罪歟蔡自翟泉之役不復與諸侯會蓋附楚久矣故至于厥貉遂與楚子同見以謀伐宋及晉雖嘗以郤缺討之僅為城下之盟而不能服也自是晉復以欒書再侵之蔡雖小弱息肩者七十餘年古之君子作事必稽于衆未有違衆而能成者也方晉楚爭強蔡介於兩國之間事楚與晉無有不受其弊者今欲安於楚使燮而能為蔡謀必有絕楚而能保於晉者然後可為今未有以得晉而輕與楚絕身且不能自保况於蔡乎故君子不以晉楚為辨而以保其國者為難則堯之所謂稽于衆舍己從人者也故以燮一見法焉

蔡公子履出奔楚

公子履蔡大夫之三命者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黃哀公之母弟也慶虎慶寅執政畏黃之逼而憇於楚曰與蔡變同謀黃不能安於是奔楚以自直以陳侯為不能兄也故目弟焉

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之再命者也以漆閭丘來奔者何據其邑叛而歸我也何以不言叛諱納叛臣也漆邑也閭

丘亦邑也何以不言及皆私邑也葉子曰左氏以邾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六

十七

夏公至自晉秋晉樂盈出奔楚
樂盈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六

十八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之兄是何足以為名邾莒雖小國再命之大夫自得以名見三人之奔亦何以知其欲蓋其惡歟以為當時之意邪豈有殺君之兄而人不知竊邑以叛君而可以隱者也以為有求於春秋而然邪則春秋之作三人固不能前知此左氏不知小國有得名之大夫

而邾以弱莒以用夷適無事以屢見爾然莒有慶有名不名春秋固有常法大夫而以其邑叛此與衛孫林父晉趙鞅荀寅士吉射何以異其惡蓋有待貶絕而自見者春秋未嘗加之辭何於庶其三人而獨異哉

公子追舒楚大夫之三命者也追舒為令尹寵佞人

觀起而富之楚子不能禁既而復將討焉乃與其子
弃疾謀之弃疾不從遂殺追舒追舒之死罪累上也

故以國殺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
伯匄卒夏邾畀我來奔

畀我邾大夫之三命者也

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慶虎慶寅皆陳大夫之三命者也寅虎之殺也二人

既懃公子黃於楚不勝而以陳叛故陳侯以屈建圍

陳而殺寅虎寅從虎故言及慶寅寅虎之死罪累上

也故以國殺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自楚者何楚有奉也

晉禦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曲沃禦氏之邑也復入求復也禦盈既出奔楚會諸

侯于商任沙隨使錮禦盈無納盈盈以齊析歸父入

曲沃以求復其曰入于晉何盈先入於絳不克而後
返其邑也故言入逆辭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臧孫紇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晉人殺禦盈

禦盈既返曲沃晉人圍而克之盡殺禦氏之族黨不

言殺其大夫位已絕矣非復大夫也曰晉人討賊之

辭也

齊侯襲莒

襲者何掩其不備也齊莊公自晉還不入而伐莒門

于且于蓋掩之也傷股而退明日將再戰復使人夜

載甲入于且于之隧遂以勝莒故君子以是為襲也

葉子曰韓之戰秦人獲晉惠公不言師敗績曰獲晉

侯君獲重於敗也鄢陵之戰晉射楚王中其目敗績

不言師曰楚子君敗重於師也然則齊侯亦傷股而

敗矣何以不以君敗為文蓋詐戰也結日而後戰君子猶不與焉況乘人之不備而詐之乎得免吳遏之卒幸矣昔者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謂其非愛物之道也而况於人乎是以古之用師必先之以文告之辭威讓之令至于不服而後伐之彼輕千乘之貴而幸一日之勝君子不與也故以齊侯一見法焉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仲孫羯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六

三

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楚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

鍼宜咎陳大夫之三命者也

叔孫豹如京師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齊自同圍之後我以叔老往聘而怨稍平矣至是復伐我則以仲孫羯之侵故也我何以保其國歟葉子曰自襄以前莊僖文成之伐者各一皆齊而已至文而邾復見伐襄而莒復見伐於是終其世三國見伐者十有三甚乎襄之不能為國也齊伐其北莒伐其東邾伐其南齊侯之師遂至圍成圍桃圍防莒亦進而圍台則非特及其鄙而已我雖城防城西郛城武城曾不足以自守而區區方託晉以為雍榆之救固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六
三

己兆怒又從而侵之豈吾所得已哉皆晉之故此其所以訖不能振也春秋固志之矣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稱名氏以弑者大夫弑君之辭也崔杼既立莊公而相之莊公通其室而杼弑焉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公踰墻射之中股反隊而弑之是以為杼之弑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

夷儀衛邑也何以不言入衛未得衛也剽在而内未有援則其歸為難矣故言入難辭也何以不名未得國則不嫌於為君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屈建楚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公孫夏鄭大夫之三命者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巢國也諸侯不生名吳子伐楚則何以名非名也吳子卒矣文不可再見舉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無嫌也何以目門于巢不正吳子不以禮假道而不得其死也吳子伐楚以報舟師之役假道于巢不納攻其門巢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卒巢楚之與國也吳子欲復怨於楚而道於其國不納而攻之吳子則已過

矣巢人之黨其所與而賊夫人之君非諸侯相為賓之道也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六

三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六

三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舉人臣嚴儀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經部

葉氏春秋傳卷十七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千三百二十七

春秋傳卷十七

宋 葉夢得 撰

襄公三

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寧喜弑其君剽

稱名氏以弑者大夫弑君之辭也寧喜衛大夫之三命者也喜甯殖之子殖既從孫林父逐獻公而立剽及疾復召喜命之使謀納獻公故喜先攻孫氏而殺剽是以為喜之弑也葉子曰春秋以正治不正不以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七

不正治正剽之與衍蓋不兩立也以衍之歸為正則剽之死不得為正矣何以加喜之罪而名之弑哉此剽與衍之說非喜與剽之說也夫所謂君臣者一日北面而事之皆君也方孫林父之逐衍殖以為不然則去而違之可矣既與之立則剽者殖之君也喜者受命于殖者也孰有北面事之十有三年而不以為君者乎為衍則可以殺剽為喜則不可以殺剽此喜與衍之說也是以書剽有三道

以衛言之既已與諸侯盟會矣不可以不謂之君

以甯喜言之殖已立而君之矣喜受命而殺之不可以不成其為君以衍言之則公孫剽而已矣別嫌明微非春秋不能辨是故不以其正者害其不正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戚孫林父之邑叛者何叛于晉也晉於是彊戚田

葉子曰楚取宋彭城以封魚石而求入攘人之地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七

以劫其君也晉取戚而納林父之叛私人之地以背其君也然而春秋不著晉之罪者彭城之罪在楚戚之罪在林父各以其重者書也

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

衍何以言復歸易辭也甯喜援之公子鱣與之則其歸為易矣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荀吳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此趙武之會也何以曰晉人不正其登叛人以謀其君且彊戚田故貶而人之也何以不沒公公亦與有貶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何以挈宋公殺世子母弟目君甚之也

晉人執衛甯喜

喜負弑君之罪晉不以討而以林父之懃執之非伯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七

討也故以人執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慶封齊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

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趙武公孫歸生石惡孔奐晉蔡衛陳大夫之三命者

也此向戌之請也不列向戌地于宋則向戌在焉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甯喜初欲納獻公公使公子鯈與喜言曰苟反政由
甯氏祭則寡人獻公立而甯喜專公患之其大夫公
孫免餘殺喜尸諸朝甯喜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衛侯之弟鯈出奔晉

鯈定公之子獻公之母弟也獻公既背鯈之約而殺
甯喜鯈不義其所為而去之終身不仕則衛侯之不

能兄也故目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此前會宋諸侯之大夫也始宋向戌善于晉趙武又

善于楚屈建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乃如晉告武又

如楚告建遂如齊如秦皆許之告於小國亦從故即
宋為會而盟焉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受命于
其君也於是中國不出夷狄不入而天下之兵熄則

向戌之為也豹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也再地

宋善之也葉子曰是會左氏得其事而不盡其義故
言楚人衷甲及齊宋請邾滕晉楚爭先之事析西門
蒙門為二盟與其本志不類穀梁知其義而不知其

事故知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為異於淇梁之
不臣然以豹不氏為恭則非是乃公羊則既不知事
又不知義遂以為石惡在是而殆諸侯且公羊豈不

知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再見遂而不稱公子者乎
袁雋之盟固已不能別此又適在公子鯈出奔之後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五

故以意逆之而歸惡於衛以此見三家之傳經蓋有
知而不能詳詳而不能盡與不能知而意之者皆未
嘗親得其所聞者也非深于經者不足與知此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秋八
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如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

前未有書公在者此何以書危楚人以存公也葉子
曰成公嘗以七月如晉明年三月致正月不書在晉
昭公嘗以冬如晉明年夏致正月不書在晉諸侯以
兩君之好相見於五服之內則何為焉而公之如楚

過矣昭公於鄭不書在於乾侯書在以失國為危也

公如晉不書在於楚書在以失中國為危也

庚午衛侯衎卒閭弑吳子餘祭

閭賤者也不言盜以吳子為不能保其身也古者使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六

墨者守門劙者守關宮者守內劙者守圓髡者守積
各不廢其材而任以職吳子刑越俘使皆守舟又即
而觀焉非任官之道也賤者不列於君臣故不言盜
弑吳子不君而輕其身故閭特言弑加之以君之辭
而後見吳子之不君也弑則何以不言其君越俘不

可以君吳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

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荀盈高止華定世叔儀公孫段晉齊宋衛鄭大夫之
三命者也城杞者何修舊也晉平公杞出故率諸侯
為杞城諸侯以二王之後不以晉之私而共城之諸

侯之善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士鞅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杞子來盟吳子使札來聘

札吳大夫之再命者也吳子始得以爵書進之也葉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七

子曰壽夢之子同母者四兄弟皆欲迭為君而致國
于札札不受而去焉于是之魯之齊之鄭之衛之晉
歷五國而後歸此札之賢也然則吳何以得進以吳
而有札能以禮交於中國雖欲夷狄之不可也則吳
之所為而已春秋之義或與其文或與其實楚丘之
城非不善而文不得許其專吳子之聘未必善而文
不得不與其進故札出僚得國閭盧卒以弑僚不以
是罪札之來蓋其與之在此不在彼也公羊獨以為

賢季子者誤矣

秋九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冬仲孫羯如晉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薳罷楚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二王後見重也

宋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佞夫

佞夫景王之母弟也何以挈天王殺世子母弟目君

甚之也

王子瑕奔晉

瑕王之大夫也何以不言出周非大夫所得同有也何以知其自周出佞夫靈王之子其居固在京師矣靈王崩僭括欲立佞夫而不克景王立尹言多五子

殺佞夫瑕以佞夫黨而奔晉其出固自周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

叔弓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葬宋共姬

共謚也內女為夫人葬未有舉謚者此何以書賢伯

姬也葉子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死而謚周也謂士

以下言也士則有爵矣蓋謚者所以易名也葬而卒哭卒哭而諱必有謚焉然後可諱故曰謚者所以尊名也乃婦人則非有爵者也非當名者也安用謚乎

周之后妃其遠者莫如姜嫄姜嫄無謚近者莫如大任大姒大任大姒無謚則周婦人未嘗有謚也魯夫

妾亦有謚矣不知為之者何時自是魯夫人無不謚

者至宋謚共姬則非特魯也凡諸侯皆謚矣故錄共姬之謚雖以表其賢然非所謚而謚之亦以著其失則雖魯亦不得無罪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良霄既自墓門之濱入介於襄庫為亂以伐北門子

駟子帶帥國人討而殺之不書大夫位已絕矣非復

大夫也曰鄭人討賊之辭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葬未有言討賊者景公何以得葬正天下之為人父者也蔡景公為太子般娶于楚而通焉般于是弑景公君子以為亂父子之大倫而絕人道者人亦得以絕之也葉子曰蔡固之惡子產蓋知其必有子禍矣然父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固之惡雖大春秋其可以是免般而不討乎昔者齊景公嘗問政於孔子孔子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七 葉氏春秋傳 +

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孔子之為是以景公繼弑君而不討崔杼者也然豈不曰君臣父子各得其正而後政可為者乎使臣臣而君不君子子而父不父雖其義有不可亂而為君與父之禍無時而可息也君子以是以免般為嫌微致其意曰必君君而父父然後可以盡天下為臣與子之責則正身而齊家齊家以治國而天下無與為亂者矣

故以蔡固一見法焉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會未有目事者此何以言宋災故為二王後見重也大夫何以皆書人欲歸宋財而後不能故貶而人之也大夫會而不終其約者多矣何獨責於澶淵救災恤患諸侯之義也人皆可以自致未有國而無財者也何必待會今勤十二國之衆而無一如其言豈皆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七 葉氏春秋傳

十二

無是心哉待人而後為之爾孰有因人以為義者乎君子是以原其情而著其事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非正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會葬非禮也禮天子葬同軌畢至有故則大夫會葬諸侯葬同盟畢至大夫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稱人以弑微者弑君之辭也

昭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公子圍國弱齊惡公子招罕虎楚齊衛陳鄭大夫之

三命者也此尋宋之盟也楚何以先諸侯強也葉子

後見疆田屬為附庸則不疆田也

夏秦伯之弟鍛出奔晉

曰自襄以來晉主盟齊楚皆未入會宋未嘗不先諸

侯蓋齊方與楚也雞澤之會齊始以世子光來猶在邾人下至邢丘而齊人居宋人上則齊已亢矣澶淵

之會齊侯始入會遂居宋公上宋之會楚始入會屈建遂居蔡衛上至是楚公子圍先國弱而向戌在三

夷狄愈強雖齊亦為之屈而二王之後微矣

三月取鄆

鄆魯鄆也莒嘗侵之以號會而歸何以不言某歸受

鍛景公之母弟也有寵于桓公而富景公立其母畏景公不能容曰弗去懼數其罪乃使之出以景公為不能也故目弟焉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去疾公子之未氏者也自齊齊有奉也自未有言入此何以言入逆辭也衛朔入于衛齊小白入于齊皆以不正奪正故謂之入莒犁比生去疾及展輿展輿

命而歸非自歸也葉子曰吾何以知此為魯鄆凡內取外邑不書內取外邑必先見伐不正其以伐取而矣會以正月取以三月左氏謂三月諸大夫嘗同盟莒子憩于會亦非是會而盟未有不志于春秋者何為略而不書乎然則非取莒鄆以為附庸歟亦非也

立而去疾奔其復國不得以歸言之則去疾亦奪展輿如衛朔齊小白者也

莒展輿出奔吳

展輿踰年之君也何以不書爵密州未葬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疆溝封之也帥師而城邑已強矣帥師而疆田又甚也

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七

十四

麇公羊穀梁作卷左氏作麇當從左氏公子圍共王之子康王之弟而麇之叔父也康王卒麇立圍欲篡國蓋鄰國莫不知焉而麇莫之戒故卒弑之而以疾赴魯史有知之者矣春秋因其辭而書卒正麇之不能君也葉子曰臣弑君猶有不免于貶者歟曰此非圍之說有國之說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皆以其身受宗廟社稷之託必其身安而後天下國家可保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孔子傳之曰臣弑其

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

辨之不早辨也天下之禍莫大於弑父與君使為人父與君者常能辨之于早如履霜而知堅冰則天下豈復有弑哉圍為令尹之始鄭子羽固知其必代麇矣及號之會遂居諸侯大夫之上雖趙孟不能屈以二執戈者前則叔孫豹蔡子家鄭行人揮皆知其必

君而非復公子也故其城讎櫟與郊則子產知其欲去黑肱伯州犁二人以行大事遠罷問政而不敢對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七

十五

則叔孫豹知其與聞其意而佐之匿其情此其禍萌於即位之初而形見於鄰國之遠楚之君臣曾莫之慮而預為之圖則圍何憚而不為乎春秋以為圍之惡天下不患於不知而吾治天下之弑者為法亦已嚴矣適得一人焉可以為後世為人君者之戒是以不嫌於免圍而以麇一見法焉或者疑公羊穀梁書麇名不同春秋後見楚子虔卒為靈王非所謂圍乎以左氏之說為妄吾考于穀梁載慶封就戮之言曰

無或如楚共王之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君與左氏之辭合則麇固圍之弑而圍之為靈王審矣圍與虔名錯見或曰圍即位而改為虔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公子比楚大夫之三命者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韓起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七

十六

公孫黑鄭大夫之三命者也黑逐良霄已而復與子南爭室強盟薰隧子產不能討遂欲作亂去游氏而代其位子產聞而懼使吏數其三罪而誅之公孫黑

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復者事未畢之辭也蓋晉以公弔少姜為非禮辭公

而不見乃難辭以公復之為難也葉子曰恭近於禮

遠恥辱也是在周易所謂巽在牀下者君子不貴焉

諸侯之相朝固非禮矣自公即位二十三年之間朝於晉者五唯其末言有疾則外此皆非公之自復晉辭公也是豈晉得以辱公哉蓋公嘗為少姜卒而往弔矣為季孫意如執而往請矣以子乘之君而弔嬖妾且為臣而親行則晉不得不易公也故或以莒人之憇而辭公或以鮮虞之伐而辭公使公知恭之不妄禮則一辭公固可以止何待至于再至于三而不已乎如是而流離于外不得志于齊猶有望于晉以為寄傍徨乎乾侯卒至于死而不悟此春秋所以屢書不少殺獨以有疾一著其實者所以志公之愧也

季孫宿如晉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北燕伯歛出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大雨雹左氏作雨雹公羊穀梁作雨雪當從左氏記

災也葉子曰吾何以知雨雪之為雹歟正月大雨雪非災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子何以先諸侯主會也晉自悼公卒而平公立中國日益衰楚靈王方侈止許鄭以求諸侯平公不敢

與之爭而從焉則中國幾于無霸也楚于是遂主會

楚子先諸侯則何以不貶楚所以正諸侯也一人衡

行于天下武王恥之諸侯知晉平公不足霸則勿會而已會而先楚子遂使楚子得以爭中國則晉與諸

侯之罪也葉子曰楚子始欲求合諸侯而未定問于子產曰晉其許我乎又曰諸侯其來乎則楚子固自以為不足服諸侯而懼其叛也當是時使晉稍強其誰敢與爭晉強而諸侯聽之則楚亦不能肆其志而

晉侯方溺于嬖寵豈復有志于中國哉楚偃然得專于諸侯諸侯舍晉無所附則亦不得已而從楚晉雖

不會自胡沈小國至于淮夷無不在楚于是伐吳滅陳滅蔡殺干徵師楚之得志于中國未有盛于此時非楚子所能為也黃池之會以夫差之強定公一數之且不敢不聽而平公不能行之于申故特挈楚子而無貶辭所以見中國之無霸而憫諸侯之無能為也

楚人執徐子

徐吳出也楚方與吳爭強而不能服疑徐子為貳於

吳因會而執之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楚子既得志故復合諸侯以討吳何以言楚子伐吳猶會申也

執齊慶封殺之

此伐吳也何以言執齊慶封殺之慶封弑齊君而吳納之伐吳所以為齊討也何以不言楚人殺齊慶封不與楚子得討賊之辭也楚子亦一慶封爾故先名

而後言殺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

遂滅賴

賴國也孰滅之諸侯滅之也

九月取鄆

鄆莒附庸之國也莒前滅鄆取鄆何以復見莒復封

之以為附庸也去疾立而不撫鄆故我取焉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二十

舍者何不用也季氏始分公室作三軍叔孫氏為中軍叔孫豹卒復欲兼二氏故毀其軍四分公室而擇其二二子各取其一皆盡征而貢于公魯自是無賦矣何以不言復二軍魯初無二軍也葉子曰三軍之作叔孫豹初不欲也盟諸僖閼詛諸五父之衢蓋知

季氏之意後必有甚于此者矣故復竊其名以行其志中軍舍而季氏兼取其二則其舍有進于三軍者是以齊國書之復孟氏以孺子洩帥右師季氏以冉

求帥右師各以其家臣為之將而叔孫武叔獨退而蒐乘則叔孫氏為無軍矣然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糾

復以三軍伐莒見于昭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復以三軍伐邾見于哀則三軍之施舍時出而用之初不繫其所為將亦不必皆三家之臣但分其民與賦而已故作三軍而前已見四軍舍中軍而後復見三軍公羊穀梁或以為近正或以為近古者皆不知其事而意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二三

楚殺其大夫屈申

屈申楚大夫之三命者也申楚之執政也靈王弑君而不能討及使之圍朱方而不得志于慶封故吳復來伐疑其貳于吳而殺之屈申之死罪累上也故以

國殺

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夷莒大夫之再命者也何以言牟婁及防茲牟婁私邑防茲公邑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蟠泉秦伯

卒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始與伐何以得稱人能從討吳則越為可進也諸

侯不可從楚而可伐吳故不以從楚廢伐吳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

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

華合比宋大夫之三命者也

秋九月大雩楚薳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

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孰暨之我何以不言及齊平連而逮彼曰及率而
強彼曰暨齊自慶封來奔遂走之吳楚為齊討慶封
而我不會齊蓋有憾於我矣故我求齊率之以為平

叔孫婼于是如齊以蒞盟

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蒞盟

叔孫婼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月

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

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兩下相殺不書此何以書重殺君之世子也其曰陳
侯之弟招者何陳哀公生世子偃師既又生公子留
而嬖以留屬於招哀公疾招遂殺偃師而立留以哀
公為親其弟而忘其子也故目弟焉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七

師殺之

干徵師楚大夫之三命者也徵師以哀公之赴于楚
且告立君而以公子勝之憇不治招而殺徵師非伯
討也故以人執先名而後言殺之之緩辭也不與其

正之辭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

留未逾年之君也其稱公子留者何留偃師之立也

不與留之得成君則是猶公子留也

秋蒐于紅

蒐春田之名也何以書不時且非其地也何以不言
公季孫意如復得政欲以動其民則非公之所為也
葉子曰四時之田天子諸侯之常事也不書桓書大
閱大閱冬事也冬田則狩也莊書治兵治兵秋事也
秋田則獮也不記狩記大閱不記獮記治兵以其為
之者不以田也桓書狩于郎莊書狩于禚不記大閱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七
二十一

而記狩于郎于禚以其為之者不以武事也自莊而
後田之不見于春秋者六世非皆廢而不舉其為之
者以常事則不書也至昭而累書蒐大蒐者三定而
累書大蒐者二是豈習武事者哉蓋自季氏作三軍
凡君之政皆在三家既而復舍中軍以為二公皆不
得與焉臣之者三家也征之者三家也貢之者三家
也則其所謂蒐與大蒐者皆自以閱其軍實而已是
以自紅而後一名之曰蒐而加大焉亦非復先王春

田之事比蒲之役邾子來會公而不書公則此五書
皆不見公公非不與也以非公之為則不書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公子過陳大夫之三命者也過招之黨也哀公同以
留屬而殺偃師者楚既殺干徵師故招懼而歸罪於
過以說楚雖招之為固亦陳人之所欲討也大夫有
罪而衆殺之故以人殺

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二十一

陳孔與

楚為偃師討而滅陳非討賊也滅國而已不殺招而
放之則招之自免者亦不得行于公子過孔與招之
黨而反殺之故與雖得討賊之辭而招不正其為放
是以先名而後言放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
此楚子則曷為謂之師不正其伯討則是其為師焉
者而已矣

葬陳哀公

陳已滅矣哀公何以得葬楚子葬之以說陳也葬臣子之事也謚臣之所以誅其君也楚子知滅陳之為愧不知奪人之國而身行其臣子之事為尤愧也故

齊取紀而書葬紀伯姬楚滅陳而書葬陳哀公春秋正其辭而一施之焉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夏四月陳災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存陳楚既滅陳而以其國災告君子以為陳非楚之所得有此陳災非楚災也故正其名以存陳也葉子曰春秋滅國多矣君子何獨於陳致意焉陳舜之後而天子以為三恪者也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而況其後乎陳亡而舜不祀矣楚滅六國文仲聞之猶曰臯陶不祀忽諸此君子之所以欲存陳也

秋仲孫糴如齊

仲孫糴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築郎囿

築圍者何包地以厲民也古者諸侯一圃成築鹿圃

已過矣今又於郎以築焉成公之圍以鹿名見從禽也昭公之圍以郎名見包地也其為民則俱已殆矣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樂施來奔

樂施齊大夫之三命者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糴帥師伐莒

季孫意如吾大夫之三命者也師舉元帥其言意如弓糴者大夫强而各為師也

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

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誘者何詐之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伏甲而饗醉而執之葉子曰蔡人殺陳佗春秋以討賊之辭與之般負弑君之罪十有三年諸侯不能討而楚討焉然不得與陳佗同辭而楚子不免於名何也楚子且不可以討齊慶封何可以討般而況於詐之乎故衛侯燬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二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三

大蒐于比蒲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襄公之夫人也

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

公子弃疾楚大夫之三命者也

辭不可與滕嬰齊同辭

以誘滅邢侯名楚子虔以誘殺蔡侯名然則何以不曰楚子虔誘執蔡侯般于申賤之也可與齊慶封同

之時晉作三軍以謀帥則謂之蒐鄭因火以簡兵則

謂之蒐有伐而告諸侯稱蒐有社而誇國容稱蒐者則非春田也大比也魯自作三軍三分公室取其二民之與賦猶有其一也至舍中軍四分公室而盡征之則民之與賦皆非公之所得有大蒐所以書豈以兵民之權盡在於季氏內以脅其君而外以威其敵者歟左氏以為自根牟至于商衛草車千乘此非紅之事比蒲之為也故昭公以是而失位定公以是而得國彼無以制之則君之所廢置唯其所欲為昭十

有一年而再舉猶云可也定比年而迭舉則有甚焉哀公所以欲假越而為之謀者誠知其無以自為國也仲孫糴會邾子盟于祲祥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愁

華亥北宮佗宋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齊謚也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未踰年之君也何以稱世子與之以繼世也有靈公之子誅君之子不立疑不得繼世者也楚子圍蔡有不為之服八月而後克之執有以歸而用焉非以有歸也以為如是而後世子之道盡矣用之者虐之也是以先名而後言用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此楚子也則曷為謂之師不正其伯討則是其為師焉者而已矣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高偃齊大夫之三命者也陽北燕之邑也何以不言納于北燕未得北燕也其曰納與其納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

成熊楚大夫之三命者也熊與闢氏同出於若敖氏楚人惡闢叔之亂或諱成熊於楚子曰若敖氏之餘也成熊知之不能去楚子於是殺之成熊之死罪累

上也故以國殺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慤出奔齊

公子慤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楚子伐徐晉伐鮮虞

鮮虞白狄之別種也晉何以舉國狄之也荀吳欲伐鮮虞偽會齊師而假道焉以入昔陽遂因其師而伐鮮虞詐而乘人以是為夷狄之道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八

六

費季氏之邑也邑不言圍此何以言圍以公之不能正費也南蒯季氏之家臣季平子不禮於南蒯謀出季氏立公子慤不克而叛於齊有季氏之強而後南蒯得以肆其惡以國有政焉則不至於是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

此討賊也何以言公子弃疾弃疾亦弑君者也故以兩下相殺之辭言之

弑君未有言自者何以言公子比自晉歸於楚比歸而後楚子可得弑也靈公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公子弃疾召比脅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

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靈王無與處於是經而死故以比主弑也葉子曰召比脅而立之者弃疾也今以比主弑則弃疾為免歟春秋之義常加於人之所疑而不加於人之所不疑弃疾之罪固無得而逃矣比之非其謀則世或疑其可免焉使比知已之不可立效死而不聽則靈王固未遽死矣今告之謀而聽立之為王而從雖曰脅之終不死矣以己之私易靈王之死則靈王之死非比為之乎治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八

七

棄疾則比免治比則弃疾不免君子於是以比主弑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劉子王之中大夫也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何以再地平丘善之也自申之會楚子主中國晉不復合諸侯者八年楚遂滅陳與蔡肆行於天下諸侯莫敢與之爭蓋晉政已衰矣雖齊之強猶且附楚及昭公立而為是會因以服齊返陳蔡之君劉子在焉蓋請於王而為之也於是齊聽命而陳吳蔡廬皆得復其國興滅國繼絕世而楚知中國之有霸君子是以善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公不與盟

卷十八
葉氏春秋傳

八

公何以不與盟邾莒懇公而不得盟也不得盟則何以不諱恥不足恥也邾莒不共晉而曰魯朝夕伐我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於是辭公子服惠伯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弃周公之後寡君聞命矣君子以是為不恥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辭公非矣又執意如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此蔡世子陳世子也何以曰蔡侯陳侯諸侯請於王而復之則君也何以不言復歸舊位已絕也君之則何以名復國之辭也內無君則何以復國之辭言之陳蔡已滅矣不名則無以別其為廬與吳也其言歸順辭也以王命復則其道為順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州來國也何以知其為國邑不言滅外取邑有見則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八
葉氏春秋傳

九

繫之國非有見則不書也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意如何以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也

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意恢莒諸公子也何以不曰大夫非大夫也曷為以國殺莒郊公立不惑其父之喪善意恢而惡公子鐸鐸於是與蒲餘侯謀殺意恢而出郊公意恢之死郊

公之為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叔弓卒何以言有事於武宮籥入泣事而卒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卒不以告泣事而卒事之變也大夫卒廢繹不廢祭以大夫為重而廢祭則忘尊以宗廟為重而不去樂則忘恩去樂卒事變之正也君子與焉葉子曰吾何以知在祭樂之中大夫卒不以告歟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十一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蔡大夫之三命者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

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楚子戎蠻子何以不名兩夷狄之辭也以楚子為夷狄則誘殺不足誅以戎蠻子為夷狄則死不以正不足治所以絕於中國也

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如意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鄭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陸渾之戎公羊穀梁作戎左氏作之戎當從左氏不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十二

正其詐周也晉欲伐戎而請於周曰欲有事於誰與三塗遂涉自棘津以滅陸渾是以謂之詐周故辭問容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記異也大辰大火也言孛之在大火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吳伐楚令尹陽匄卜戰不吉公子鯁以上流欲戰故以楚及吳言楚之主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兩夷狄

之辭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宋陳所志也衛鄭以同日為異也

六月邾子入鄅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

買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八

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八
十三

十三

弑等故曰所以戒也許悼公死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斯哭泣歡飮粥啜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則國人不以弑責止而止自責其志宜可與也故從而加之弑者使天下後世有如止者亦不敢自逃乎弑故曰所以勸也此悼公所以得葬於後如是而為人子之道盡矣故以許止一見法焉

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高發齊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葬許悼公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公孫會曹大夫之三命者也奔未有言自者此何以言自強也鄆會之邑也會有罪曹人將治之不服而走其邑曹人迫之然後出奔其固自絕於曹也可言自鄆奔不可言自曹奔葉子曰臧武仲據防求後於始曰天乎無罪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則盾未知

魯而後奔邾孔子曰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武仲以求後而據防且不可會不服罪而走鄭其能免於春秋歟

秋盜殺衛侯之兄繫

繫公羊穀梁作輒左氏作繫當從左氏春秋不以疾名人繫靈公之庶兄也其不立非疾也盜微者也有國不能保其兄而使微者得以殺之以靈公為不能

弟也故目兄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十有一月辛卯蔡侯

盧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於宋南里以叛

向寧宋大夫之三命者也南里國中之南也叛者叛

於楚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葬侯朱出奔楚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大蒐于昌間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

叔鞅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葬景王

葬天王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無故以大夫會葬也王室亂

王室者何內也亂者何大夫爭立君也大夫爭立君

則何以言王室亂亂自內作非有亂之者也葉子曰厲王言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而其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故序詩者以為周室大壞幽王言西戎東夷交侵中國而其詩曰苕之華芸其黃矣故序詩者以為閔周室之將亡王室之為言固天下之所本猶枝葉之有幹也然王子帶之難襄王出居于鄭而不言亂襄王猶在也乃景王崩敬王未立周蓋未有君君之廢置唯劉單尹召毛五子之所為雖有王猛

之正而不得立則天下何適以聽命此君子所以志

其亂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王猛穆后之子大子壽之母弟也君薨稱子繫名王
猛何以不言子與之以王而正其所得立也其曰以
居于皇者何制在劉子單子也君者受顧命於先王
而臣之所宜奉之者也立君而制於臣非立之道也

皇畿內之邑言居則猛之所宜有也葉子曰吾何以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十六

知猛之為正而得立歟猛大子之母弟而幼也朝庶
子而長也魯襄公無嫡立敬歸之子野而卒季氏欲
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禡穆叔曰不可大子死有母
弟則立之謂禡雖敬歸娣之子而非嫡則不宜立也

楚平王無嫡子西為庶長昭王雖以為大子而子常
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嫡也子西長立長則
順謂子西與昭王皆非嫡而子西長則宜立也齊桓
公以公子昭屬宋襄公桓公死齊人立武孟宋襄公

伐齊納公子昭而春秋不與焉晉人以趙盾納捷菑
于邾邾人以玃且捷菑皆庶子而玃且長趙盾不克
納而春秋與焉夫必大子之母弟而後可以繼大子
則猛為壽之母弟所得立者也必無嫡而後可以立
庶長則猛雖在朝長所不得立也而朝之言曰王后
無嫡則立長是謂大子為嫡而欲以長奪猛夫安知
大子母弟亦嫡哉此固朝之所以絕於春秋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十七

王城西都鄭鄆也其言入何難也朝猶在焉然則天
子亦有難於天下乎不難則無以正朝之罪也故王
猛入于王城言入天王入于成周言入

冬十月王子猛卒

曰王猛矣何以復言王子猛正終之辭也何以不言
崩未踰年之王也葉子曰三家言猛事皆不同學者
疑焉公羊穀梁皆謂猛為不得立不知其事而以春
秋書入意之也左氏知其事矣而不能明其所得立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劉伯盆惡賓起之為人而欲殺之惡朝之言以為亂而欲去之是猛為大子已

定于景王而朝以寵欲奪之也及景王崩劉單見王猛殺賓起而盟羣公子則猛固已即喪次之位而見羣臣矣故後謚之曰悼王然而春秋不書焉者不正其未踰年而得稱王也敬王猛之母弟亦立於劉單

春秋正名之曰天王使猛而得踰年則豈不以天王名之哉凡春秋以尊者見卑者以不正者見正者王

坐婼不從乃以其介當之而館婼於箕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晉人圍郊

郊朝之邑也邑不言圍此何以言圍以朝在焉圍郊所以圍朝也朝始作亂蓋以郊要餓三邑之甲遂劉

子帶之亂見襄王不見子帶襄王尊也今猛與朝更為出入自猛居皇至于卒見猛不見朝則猛亦尊也而使大夫非勤王之道也

朝書尹氏立而敬王立不書敬王正也今猛立亦不書與敬王同猛亦正也唯尊且正則天下皆其所得居矣故襄王書居于鄭敬王書居于狄泉猛亦書居于皇其辭一施之則猛之得立其事與義固已具之矣豈三家未之思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婼以晉討邾人之懇使于晉晉侯執之使與邾大夫

坐婼不從乃以其介當之而館婼於箕非伯討也故

以人執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難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

陳夏齧

夏齧陳大夫之三命者也此救州來之師也何以直言敗公子光之詐戰也楚以六國之師救州來令尹子瑕卒而楚師燐光以薳越攝將賤而多寵政令不

一十七國同役不同心乃請先犯胡沈陳以奔楚師許之也六國之師何以不累數夷狄之辭也胡子髡沈子逞何以言滅死也陳夏齧何以言獲生得也凡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滅國我滅之故文在上君死自滅也故文在下

天王居于狄泉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八
葉氏春秋傳
三十

天王敬王也敬王猛之母弟所得立者也未三年則何以稱王曠年不可以無君踰年而稱者臣子之辭也

尹氏立王子朝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八
葉氏春秋傳
三十一

王子朝何以書立不正其立也其言尹氏立者何見世卿也朝始敗而奔尹尹圍誘劉佗殺之敬王如劉尹卒復敗劉師而取西闔遂以立朝則立朝者尹氏非一人也是已王矣其猶曰王子朝者何不正其立則不與其得王稱也是猶王子朝云爾

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復未有言疾者此何以言有疾見外此皆無疾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糴卒姑至自晉姑何以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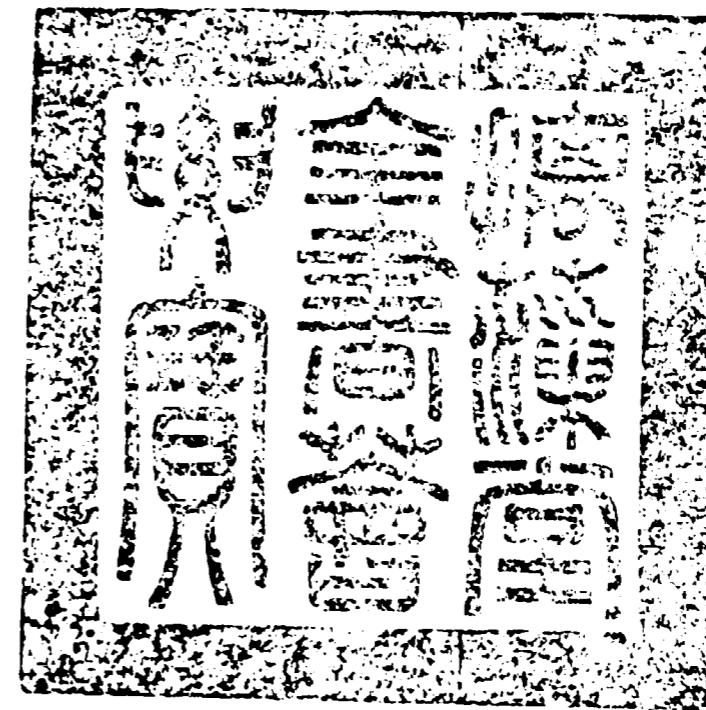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祀伯郁釐卒冬吳滅巢

巢國也

葬杞平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八
葉氏春秋傳
三十二

春秋傳卷十八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溥大

謄錄舉人臣嚴儀

謄錄監生臣吳魯田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葉氏春秋傳卷二十九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一千三百二十九 經部

春秋傳卷十九

宋 葉夢得 撰

昭公三

父

叔誼吾大夫之三命者也趙鞅樂大心北宮喜游吉
晉宋衛鄭大夫之三命者也此謀王室也敬王在狄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一

泉趙鞅合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成人曰明年將納
王葉子曰天子蒙塵諸侯奔走以問官守禮也今周
之無王四年矣而朝猶在此諸侯所宜奔走以共獎
王室而討罪人也晉為盟主雖能合諸侯而不親會
卒無所効其力而春秋之辭不加貶何也古者能齊
家然後能正其國能正國然後能正天下今王室釁
起於父子而禍成於兄弟春秋既書曰王室亂見其
治家者如此固不足以正國則何以責諸侯之不能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繕

正乎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
正家而天下定矣君子以為使諸侯而至是者周實
有以名之故緩諸侯而急王室蓋將使有天下者得
以自反也故於黃父一見法焉

有鶲鵠來巢

記異也鶲鵠非中國之禽宜穴而巢也葉子曰天有
時地有氣猶踰淮而北為枳鶲鵠不踰濟貉踰汶則
死地氣也天有時而生有時而殺草木有時以生有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二

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山有時以澤天時
也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故天失其時則書震霜
殺菽賈霜不殺草李梅實地失其氣則書鶲鵠來

巢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雩而得雨則書雩既雩矣何以又雩非請雨也欲聚
衆以逐季氏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奔也內不言奔若曰不有其地而自去云爾陽州齊
地次于陽州待命于齊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唁弔也弔死曰弔弔生曰唁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

棘

曲棘宋地何以書非正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軍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三

鄆魯鄆也外取內邑不書此何以書欲居公也公不
能自有其地而齊取之以居公為公者病矣其挈齊
侯者不能納公而徒取其地以居之非諸侯之道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公已出矣孰葬之以公命葬之也以公命葬者猶以
為有公也葉子曰昭公既出魯之政盡在季氏矣然
春秋交諸侯之事未嘗不書而王室與諸侯所當告
者亦未嘗不赴蓋季氏避逐君之名而以公自出告

於諸侯凡國之事皆以公命行之而王室諸侯亦不

以魯為無君而不赴故春秋所書與常法一施之將

以見季氏雖有無君之心而不敢不畏於名王室諸

侯亦不以季氏而亡公則公固非季氏之所能絕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既失守其宗廟矣何以書至春秋之辭也公雖居外而義不敢以外公故猶以在國之禮書之也

夏公圍成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九

四

成孟氏之邑邑不言圍此何以言圍以公之不能得成也附於季氏齊侯謀納公梁丘據取申豐之貨請先卜於成故公以齊師伐成而不能克公既失國而假人之師以伐私邑故挈公焉病公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謀納公也邾莒魯之怨杞伯不能自立久矣而何盟焉者著齊志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

于成周

成周東周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三子與朝皆王之大夫也何以不言出周非大夫所得同出也故與王子瑕之辭一施之何以知其齊自周出也王猛卒于王城而尹氏立朝王城亦王國也

以別於成周爾及敬王入於成周而三子以朝奔楚則其出固自周也葉子曰或曰禮天子不言出朝嘗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九

五

立而君矣為其以不正非所得君也故春秋奪之不得與天王同辭是豈瑕之比歟非也君朝者誰乎尹氏也春秋固未嘗與之夫不見與於春秋何君之云是亦周之大夫爾天子不言出非先君子之言也吾固論之矣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吳弑

其君僚

稱國以弑衆弑君之辭也此闔廬之弑也何以言衆

僚以墓立衆之所弃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

郤宛楚大夫之三命者也。宛匿費無極之讒而求說於令尹囊瓦以其藏甲取賂譖之。囊瓦信費氏讒而

殺宛盡滅郤氏族黨郤宛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樂祁犁宋大夫之三命者也。此謀納公也。鄂陵之盟

合三國而後不果。今晉復合諸侯之大夫而士鞅取

貨於季氏。齊宋衛亦無成然辭無所貶以公不能於季氏則未可責。諸侯大夫之不能復公也。葉子曰：黃

父之會大夫不貶所以正天子而有天下者也。扈之

會大夫不貶所以正諸侯而有一國者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

快邾大夫之三命者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乾侯晉地也。次于乾侯待命于晉也。公既不得於齊因扈之會故改而求之。晉見公不得其所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高張齊大夫之三命者也。齊侯嘗唁公矣。此何以復唁公以公求晉而不獲也。非徒吾不能納晉亦不能

納爾齊侯於是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於是復如乾侯。

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誼卒。秋七月冬十月

鄆潰。

內未有言潰者。此何以言潰見公之失民也。始公出齊國人如釋重負。公之居鄆齊侯命之。鄆人未必欲也。故公舍齊而適晉。鄆人遂潰。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鄭潰故公留于乾侯中國不言在言在存公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滅國不名內無君也徐子何以名賤之也吳子始伐徐防山而水其城徐子斷髮攜其妻子以逆吳子吳子為唁而送之使邇臣迫其後徐子乃奔以徐子為求服不獲而奔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躡

于適歷

荀躡晉大夫之三命者也謀納公也意如身為惡晉欲納公而意如何謀焉著晉志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躡唁公于乾侯

晉侯嘗謀納公矣何以復唁公以季氏為不欲也葉子曰齊晉皆無意於納公者也夫諸侯失位自非得罪於其國而不能容則必有與之爭國而篡奪或權臣擅命而迫逐之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既無以討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九

八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九

九

其罪則諸侯力能正之則正之者義安得而不為乎故春秋凡納君而得其正者未嘗不與也頓子迫於陳而出奔楚人圍陳而納之春秋雖夷狄楚然猶書納頓子于頓蓋善之以勸諸侯之義也方昭公之時見逐於季氏苟明君臣之義者孰不欲加誅於意如而大國先於齊晉晉為霸主尤諸侯之所服而聽命者也使果有意於納公一興師而季氏無不服矣而公傍徨於陽州乾侯之間者八年齊一為鄆陵之盟而謀之於其怨與弱國晉一為適歷之會而謀之於其罪人中間雖晉合五國以會於扈而齊不與士鞅卒取魯貨而無成功晉侯不以為過也有意如不能問而徒取鄆圍成寄公於乾侯此豈其志哉故齊徒能使高張來唁其不得見於晉晉徒能使荀躡來唁其不得入於魯不知其責皆在於己而莫之為也故春秋據其實而書之未嘗加之辭亦以為不待貶絕而自見者非特發齊魯之隱使不得欺於當時見昭

公之暗且懦墮二國之計往來迭求至死而弗悟雖無季氏固未可保其國者也

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溫來奔

黑肱者何溫之黑肱也何以不言溫邾之別子非受封於天子者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閼

閼內邑也魯羣公墓之所在孰取之公取之也公在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九
葉氏春秋傳

乾侯則何以取閼公以乾侯為不得其所故欲託於

先公之墓以居也內邑則曷為謂之取以公不能自有其地猶取之外

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仲孫何忌吾大夫之三命者也韓不信仲幾世叔申國參晉宋衛鄭大夫之三命者也天子之都而諸侯

城之正也諸侯不自城而使大夫城非正也何以無貶辭以大夫有勤王之心不可貶也大封天子合衆

之禮也古者天子無城成周而城天王固已病矣諸侯無封城成周諸侯固已違矣然而王室亂天子不能城諸侯而不能共其事大夫而能共其役變之正

也雖欲加之辭不可也何以不言京師宗周亦京師也葉子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固國不以山谿之險王室烏在城而後固與歲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九
葉氏春秋傳

月土功興司徒詔民司空詔事雖宮室溝洫道路之

政皆在王而有城未有壞而至於脩也王畿之內凡

徒役之政家一人歲三日功築不煩而民無所困其

力城而有役未有勤民於民也然不幸而至於城諸侯不能共其事大夫不能共其役夫誰與王立者故

義所可城城邢雖諸侯猶可況天子乎城楚丘雖遷

而城猶可況不遷乎吾是以知其為變之正而通乎大夫之城者春秋之義也乃天王之病則自若矣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公一

元年春王

何以不書正月元年正月所以正始也定之立不以正則其始不得為正也定公昭公之弟也昭公薨季孫意如廢大子公衍而立定公定公蓋受國於季氏非受國於昭公也國不受於先君而受於權臣非正也大子不得位而弟得位亦非正也元年者定公之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九

十一

年也定公以六月即位而得稱元年稱年者不以月元可與也月者元年之月也可以其始稱元不可以其始稱正正不可與也葉子曰舜避堯之子三年然

後踐天子位方其格文祖曰月正而不言正月未踐

位則不可言正月也武王伐紂二月而後克方其渡孟津曰一月而不言正月其未克紂則不可言正月

也夫正之不可易如此雖舜之未得位武王之未得國且猶不敢稱而況於定公乎如是而後知天子諸

侯不可輕以其位與人人亦不可輕受其位於天子諸侯雖有大臣亦不可以其權而輕予奪其君故以

定公一見法焉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此大夫之執也何以與霸主之辭一施之以霸主之令執也以霸主之令而執則何以言晉人役在王都仲幾不受功而執之不以歸之天子而歸霸主三月而後返諸京師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九

十一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公薨于乾侯非正也故辭間容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

戊辰公即位

諸侯薨五日而殯正棺乎兩楹之間而後即位者喪次之嗣位也不書踰年以其正月朔即位者朝廟之君位也書而不日昭公薨至是踰年矣不嫌於一年二君則不必待踰年而即君位自癸亥至戊辰歷五

日殯之節也曠年不可以無君則以喪次之嗣位遂

正朝廟之君位者變之正也故特書曰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立煬宮

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煬公伯禽之子廟已毀矣毀

而復立非禮也

冬十月墮霜殺菽

記異且災也建酉之月而墮霜固異矣又殺菽焉不

言草殺草不為災也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九

十四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以雉門及兩觀災自雉門始也禮天子有兩觀諸侯有臺門魯何以有兩觀周公之賜也

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何以言新作有加其度也禮天子之門制路門不容

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三個魯雖得有庫門雉門以天子臯門應門而為之也新作雉門及兩觀豈有因

災而僭天子者歟故與南門之辭一施之于家駒言

魯僭天子之禮曰設兩觀設之為言有為為之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

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夏四月庚

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公孫姓蔡大夫之三命者也沈楚之興國也故晉以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九

十五

不會召陵而討焉然以蔡怨楚因使伐沈蔡遂滅沈而殺其君非道也是以沈子先名而後言殺之之緩

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諸侯何以不序不足序也楚襄瓦有美裘之怨於蔡

侯止蔡侯於南郢不歸者三年晉以蔡侯之請合十八國之諸侯會于召陵以侵楚天子以王臣臨之荀

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而辭諸侯固已失矣故公再合

諸侯而為此盟後亦無聞焉蔡侯於是求於吳而吳入郢中國無能為而後夷狄得以其功以諸侯為不足序也

杞伯成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

劉卷者何劉子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嘗主會以臨我天子為之赴而我喪之也何以不言爵寰內諸侯不言爵不得以爵見也

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孔圉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葬劉文公

卷何以稱公主人之辭也古者卿六命賜官故卿得臣其邑大夫不得臣其邑得臣其邑則言公不得臣其邑則言主公者君也故曰大夫不稱君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

敗績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九

十六

囊瓦楚大夫之三命者也

楚囊瓦出奔鄭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九

十七

庚辰吳入郢

吳何以復稱國夷狄之也吳既入郢以班處于楚王之宮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也何以不言楚既狄之矣不使得與諸侯入國之辭同故不以楚與之是入郢而已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

軀歸之我歸之也我何以歸粟於蔡蔡圍於楚而饑

蔡以楚圍請救於吳吳子為之興師故以蔡侯吳子及楚人言蔡之主戰也吳何以稱子進之也召陵之會卑馳之盟諸侯既無能為吳子能為之出師一戰而復楚讎則中國之不若也其曰蔡侯以吳子何言吳子之為蔡用也此楚囊瓦之師也何以稱楚人貶而人之曰是拘蔡侯者也

諸侯相與共歸之也諸侯歸之則何以獨言我救災恤患諸侯之道人得自為者也

於越入吳

於越者何越之自名者也名從主人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葉子曰學者言春秋內大夫弑君皆貶不書卒是以公子翬不書卒仲遂卒有為而書之也故以意如書卒為正其為定公之大夫以見定公不討賊而賞私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十八

勞吾以為不然弑君之賊以為君貶之而不卒邪則

桓公與翬同惡者也桓公既以弑立而進翬為三命

稱公子其為大夫可知矣安有生以為大夫而死反

追其罪不以大夫卒之乎以為春秋貶之而不卒邪

則翬進三命之大夫尚不以責桓而書卒意如之為

大夫當從先君而不草乃反責之為大夫而卒之乎

二義皆無當春秋不輕以弑加人昭公雖以意如逐

君而死於外正以為弑則春秋宜有別矣楚公子比

從奔疾之立靈王縊而死以公子比主弑蓋靈公之死由比也今昭公不以逐而死不得其正謂意如為弑可乎然則翬弑而春秋無貶文以桓公主弑也遂以免矣意如之罪異於二人春秋於昭公書季孫意如固不待貶絕而自見稔其惡定公而不書正月所以誅意如者已盡而定公終身不得為正其貶之亦孰大於是則治定公與意如者不在其卒意如也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十九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叔孫不敢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游速鄭大夫之三命者也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季孫斯吾大夫之三命者也使舉上客季孫斯仲孫

何忌何以並見非使介也以二卿並出也聘則何以

使二卿出非常聘也為陽虎請已也陽虎欲作亂謀

曰何忌闕文也

殺三桓取魯國囚季孫斯獻鄭俘強使仲孫何忌報夫人之幣與之俱以為後圖於是何忌謂范鞅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季孫斯蓋畏虎而不能止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祁犁使晉嘗主於范鞅及是趙簡子逆而飲之酒范氏趙氏方交惡范鞅怒以其私告於晉侯曰祁犁以執之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冬城中城

中城公宮之城也三家既張公懼於為亂故脩中城以備之不正其脅於彊臣而自固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鄆內邑也不言圍此何以言圍以公之不能得鄆也其事則史失之矣其曰仲孫忌者何仲孫何忌也不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北宮結衛大夫之三命者也鹹之會齊侯召衛侯衛侯欲叛晉而事齊諸大夫不可衛侯乃使北宮結使齊私齊侯曰執結以侵我大夫則從矣齊侯於是執結以侵衛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齊侯衛侯盟于沙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十九
二十一

國夏齊大夫之三命者也

九月大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

從者何順也古者謂從為順橫為逆先公者何閔公

也孰祀之陽虎也文公躋僖公以先閔公魯人以為逆祀陽虎欲去三桓而代之故順祀閔公僖公以求

說於魯人何以不言陽虎不與陽虎得主宗廟也禘則何以謂之祀禘非陽虎之所得為也閔公則何以

謂之先公閔公非陽虎之所得正也是非為宗廟之

禮者曰從祀先公云爾

盜竊寶玉大弓

寶玉大弓者何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魯之分器

也古者天子分寶玉于同姓之邦時庸展親諸侯分守之以為寶焉盜者何陽虎也陽虎何以謂之盜取非其有也陽虎欲誅季氏不克故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奔齊何以書天子之命器也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得寶玉大弓

得者何不求而獲也惡得之陽虎歸諸堤下而得之也何以不目堤下大寶玉大弓也失之書得之書所以為重者不在地也

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鄆前見圍蓋叛而附齊矣謹陽虎之邑虎挾之以入齊龜陰龜山之陰也三田皆齊之所侵既與我故會而復歸之何以書善公之有以得齊也葉子曰三田

之歸左氏穀染皆謂孔子相夾谷之會退萊兵而齊

人以謝過非也夾谷之事匹夫之勇智者所不為而謂孔子為之乎始齊以國夏帥師伐我我報而侵之者再自是遂不復交兵及陽虎叛而奔齊請師以伐曰三加必取之齊侯以鮑國之言而止遂執陽虎是時晉政已衰平公不能主諸侯故公德齊叛晉而與之平則齊魯固相與為好矣是以夾谷會而不盟使齊果有意於得魯則方陽虎之奔因之可以乘其間何舍是不為而反僥倖一旦之勝乎孔子在齊十餘

年景公欲以尼谿田封之晏子止焉齊大夫蓋有欲害孔子者則齊之君臣固不足以知孔子使其知之必不肯以裔夷之俘行其詐使其不知則何畏乎一

言而為之退乎公羊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言而為之退乎

人為是來歸之吾以此言為猶近孔子之用於魯蓋未嘗得盡行其志也使孔子而得盡行其志其為魯

者必有道矣何必危其身以要人之所不可必其曰

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與夫優施手足

異門而出者皆戰國刺客假之以藉口如言曹沫者曹沫之事尚不足信而況於孔子二氏不能辨蓋欲尊孔子而反卑之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邱

叔孫州仇吾大夫之三命者也邱叔孫氏之邑也邑不言圍此何以言圍以公之不能正邱也叔孫成子初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不可武叔立以公若為邱宰而使侯犯殺之弗能其圉人殺公若侯犯以邱叛

於齊有叔孫氏之彊而後南蒯得以肆其惡以國為有政焉則不至於是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邱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

公子地宋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

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辰景公之母弟也仲佗石彊宋大夫之三命者也暨

強也景公嬖桓魋而與其母兄公子地爭辰教地使出奔避公以為禮而公弗止辰為之請而公弗聽辰曰是我欺其兄也乃強仲佗石彊奔陳以要公以景公為不能兄也故目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蕭宋邑也辰自陳入于蕭將以正桓魋也仲佗石彊與公子地從辰入蕭則非強也故言及何以言叛要

君也其猶以弟目之宋公之為也

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何以不言叛從叛人則叛可知矣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泣盟

叔還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卷二十
宋 葉夢得 撰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
郈

墮者何毀其城也葉子曰左氏言仲由為季氏宰
將墮三都然歟非也三家之强久矣昭公欲殺季
氏無以為之謀至於失國春秋未嘗與焉今仲由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卷二十
宋 葉夢得 撰
陪臣而季氏之隸也夫安得墮其主邑而併二都
得以治之乎或以為孔子為政於魯而以命仲由
方是時三家猶彊孔子雖為司寇而未嘗得行其
志正使為之亦有道矣何至以家臣謀其主反使
不服而犯上此豈孔子之術哉以吾考之自陽虎
叛季孫氏叔孫氏皆屈於家臣故南蒯不得意於
意如則以費叛侯犯不得意於州仇則以郈叛墮
郈墮費二氏自為計而欲去其險爾是以郈帥師

主州仇費帥師主斯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

魯蓋懼二氏之討已而先之夫何有於仲由此亦尊孔子而反卑之者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公孟彊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秋大雪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二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夏築蛇淵圍有鹿圍矣又築郎圍焉有郎圍矣又築蛇淵圍焉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彊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陽趙鞅之邑也荀寅士吉射謀作亂鞅據其邑以逐君側之惡人焉此家邑也何以言入逆辭也以其入之道為逆也何以謂之叛以地要君非君命而擅興師則是叛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三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荀寅士吉射皆晉大夫之三命者也朝歌晉之邑也

郤費各叛其主故二氏皆自為之謀矣成獨未嘗叛復結齊以救季氏卑公室而犯其君於二氏為尤甚

晉趙鞅歸于晉

荀寅士吉射奔則鞅釋兵而復其位矣此叛者也何以言歸順辭也以其歸之道為順也葉子曰春秋之責臣子可謂嚴矣昔者太甲立而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之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然

纂鬻拳諫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

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刑君子以為愛君人臣之事君有不幸不得道其常如伊尹鬻拳者雖其志不

失為愛君然要不可為天下法是故鞅之事雖逐寅吉射而晉少安不得為不忠然據邑而有其地專兵而有其權亦不得為臣之道君子將與之則亂臣賊子必有假之以劫其君不與之則惡人在君側而大臣不能正國終無與為者也是以治其始則正之以

公子結公孫佗人楚陳大夫之三命者也滅國未有言兩國之師者惡楚也楚嘗圍陳以納頓子矣今以陳懃而滅頓為人而滅者甚於已之滅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王

名而書叛原其終則察之以情而書歸使逆順兩得

其道而不相廢則泣經事者不失其宜遭變事者不失其權矣故以鞅一見法焉

薛弑其君比

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也其事則史失之矣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

公叔戌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衛趙陽出奔宋

趙陽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祥歸

公子結公孫佗人楚陳大夫之三命者也滅國未有言兩國之師者惡楚也楚嘗圍陳以納頓子矣今以陳懃而滅頓為人而滅者甚於已之滅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王

使石尚來歸脤

石尚王之上士也脤祭肉也古者以脤膾之禮親兄弟之國腥曰脤熟曰膾前未有言歸脤者此何以書善王命也自王季子來王命不復加於魯矣見天子所存猶有祭與號也

衛世子蒯瞶出奔宋衛公孟彊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見辰不見公子地仲佗石彊以景公為不可正而辰

獨去之也故終以弟言之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來會會于比蒲也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蓋約信以命事焉蒐而會之非禮也會公云爾

城莒父及霄

秋而城畏晉也以莒父及霄小大之辭也葉子曰是歲無冬蓋定公至是而終矣定公之立以季氏故元年不書正月自二年而書正月不得已而與之正也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六

然定公終不可以為正故於其終復去一時其始無正言其不得受之於王也其終無冬言其不得承之於天也桓公之罪大故絕其二時因其聘與朝而正焉定公之罪小故絕其一時其在人者無所與責也則正其終而已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

牛

不言所食食非一也不敬之道甚於食角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

五月何以郊五卜而從也五卜強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諸侯有大寢有小寢高寢非正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罕達鄭大夫之三命者也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邾子來奔喪

喪何以言奔急事也禮非天子父母之喪不奔見星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七

而行見星而舍日行百里謂之奔諸侯而奔喪非禮

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哀公之妾母也何以不言夫人薨哀未成君未致之為夫人也非夫人則何以書卒哀已君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

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辛巳葬定姒

定姒者何未致之為夫人則繫之定也未致之為夫

人何以得繫之定哀公將致之則不以妾母葬之也

曾子嘗問於孔子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子曰

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定姒後公

葬非禮也

冬城塗

不時也

哀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鼷亂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八

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

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

盟于句繹

此伐邾三卿也何以不言季孫斯季氏彊也古者唯

天子三公不與諸侯盟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卑邾

子而不與盟以季孫斯為僭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

納者何與其納也君薨矣蒯聩何以稱世子明正也

輒不得受命於王父則蒯聩之世其國者正也葉子

曰左氏載蒯聩使戲陽速殺南子之事然歟非也子

路嘗問於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

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推而下之至於民無

所措手足使蒯聩果欲殺南子則弑母之賊也安有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九

弑母之賊許之以繼世而謂之名正而言順乎是故

夫子不為衛君子貢固知之矣蓋蒯聩始以南子召

宋朝聞宋人之歌而醜之其歸必有正南子者而南

子愧焉故欲加之罪誣以殺己爾戲陽速附之者也

左氏不能辨遂以為實公羊不知其事而妄意之乃

以輒為受命於靈公而為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之說

夫靈公卒南子欲立公子郢為太子以為君命郢辭

曰亡人之子輒在靈公未嘗立輒也此亦左氏之言

從公羊之說固不可以為訓以左氏為正則輒非靈

公之所立亦安得為受命於王父乎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趙鞅以兵車之旆先陳而會鄭師故以趙鞅及罕達

言鞅之主戰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葬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

公子駟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二十

十一

公子駟蔡大夫之三命者也楚圍蔡以報柏舉之役蔡人辨男女以聽命楚使遷於江漢之間而還蔡以駟謀復請於吳以遷州來而不果吳人將襲之乃殺駟以說吳公子駟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石曼姑衛大夫之三命者也此石曼姑之師也何以

先齊國夏不使子加於父也何以不言衛戚不外戚於崩曠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宮僖宮桓公僖公之宮也曷為以謚舉之遠也遠則何以不毀三家之為也禮諸侯五廟自襄數之至成於太祖之廟為五三家皆出於桓及僖而始大是以存而不毀三家之私也何以不言及尊相敵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以夏而城畏晉也定公城中城矣又城莒父及霄城漆哀公城啓陽矣又城西郛城毗城邾瑕蓋莊宣二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二十

十二

君而書城者各一隱桓文成四君而書城者各再至襄以來求於城者始亟襄一君而城者四魯未有如是數也及定哀之間而書城者七則定哀守其國者如是而已

宋樂髡帥師伐曹

樂髡宋大夫之三命者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公孫獵蔡大夫之三命者也以人放者放有罪之辭

也州來之役以公子駟不即遷既殺駟以說吳猶復放于吳皆有累於駟者其事則史失之矣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盜賤者也何以不言弑其君賤者不得列於君臣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公孫辰蔡大夫之三命者也

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二十

士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其事則史失之矣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公孫霍蔡大夫之三命者也蔡侯之弑春秋書盜而

左氏以為大夫公孫翩大夫不得言盜非是其事史失之矣公孫辰與姓霍蓋盜黨蔡於是逐辰而殺二

人公孫姓公孫霍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楚人圍蠻蠻氏潰出奔於晉楚人以師臨上雒索於

晉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晉人於是執戎蠻子而歸於楚若京師然然非伯討也故以人執赤何以名不返也

城西郢六月辛丑毫社災

毫社商社也古者天子必存亡國之社屋其上而柴其下以為廟屏戒魯何得有毫社周公之賜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

公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二十

十三

五年春城郢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

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閏月不書此何以書著喪禮也以月計者數閏以年

計者不數閏葬者計月不計年以景公葬為得節一見正也

六年春城郢瑕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祖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

陽生入于齊

陽生齊景公之世子也何以言入逆辭也景公欲廢陽生而立荼陳乞不能爭既偽許之而立荼矣景公死陳乞復詐國人立陽生而弑荼陽生雖得立而立之道則逆也

齊陳乞弑其君荼

陳乞齊大夫之三命者也殺荼於駘者朱毛也曷為以陳乞主弑荼陳乞之所君也既召陽生則荼雖欲存而不可是以不嫌於免朱毛而陳乞之罪不可以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二十

十四

不正春秋之義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向巢宋大夫之三命者也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皇瑗宋大夫之三命者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魏曼多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公會吳于鄫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入邾者伐邾而入也何以不言公諱之也師入邾處其公宮與吳入邾之師何擇焉以公為一閩間也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駟弘鄭大夫之三命者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此滅曹也何以不書滅惡宋公也曹文之昭也武王殺紂立武庚武庚叛復立微子於宋以代商後曰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賓之弗臣曹伯雖失德然於宋未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二十

十五

有罪也宋以向巢伐之固已過矣既又圍之歷三時

而卒入焉虜曹伯歸而殺之遂以滅曹君子以宋為忘武王之德矣故書其始入不書其終滅不使曹得滅於宋也號未滅而虞師晉師先書滅夏陽罪在滅者也曹已滅而宋公不書滅罪在滅之者也

吳伐我

何以不言鄙至於城下也初鄫人道吳師以克武城遂自蠶室庚宗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吳吳人行成

始為城下之盟而還以我為耻也

夏齊人取譴及闡

外取內邑不書此何以書賂也公前入邾固非道矣至是猶未釋也邾齊之出將為之伐我焉故公賂二邑以求免於是歸邾子益葉子曰譴闡之事吾何以不證於左氏而證之穀梁鄭陽生娶於季氏非內女不書則有之矣而齊以季姬故來伐我及我與齊平則不得不見經也而皆不書且季鮒侯之罪使公治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十六

之而齊罷婚可矣公何罪而受伐焉男女之別人倫之大也誠以有罪來討亦安可以賂而復合又從而嬖之非人情也若曰以執邾子而取邑釋邾子而歸邑則春秋之世所應有故公羊亦云吾是以知穀梁之為近實也

歸邾子益于邾

諸侯虜而返未有言歸者此何以言歸與內也我既與吳盟故釋邾子而返之其言歸何易辭也我脅於

吳而聽焉則其歸為易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譴及闡此其為賂也曷為歸之邾子歸也何以不言我其與之耻其歸之耻不可以我見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師未有言取者此何以言取不正其以詐乘人而盡獲之也雍丘宋邑也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鄭罕達救之不克大敗宋於是取鄭師唯使能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十七

者無死以郊張與鄭羅歸則鄭之免者無幾矣

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

葉子曰諸侯弑而以疾告春秋從而書卒見於左氏

者三吾信其一不信其二吾豈苟然哉楚麇之弑見於圍之行事而慶封亦言之此吾之所信也鄭髡頑

之弑吾既言之矣齊陽生之弑吾亦未知其說夫弑君之惡亦大矣自非亂臣賊子欲篡而爭國則必彊

宗大家挾權專政而肆其虐今陽生左氏不言其故

直曰赴于吳師而已未見陽生取弑於齊者也其赴

於吳以為同好而告之邪則兵方交非以為好也將

畏吳而求說邪吾既卒能敗之何懼而遽弑君乎吳

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以為恤其災而哀之邪則宜

不伐喪而返也將必自海而伐之則何為而哭乎既

無當於人情而齊未有討弑君之賊者春秋乃書葬

則陽生固未嘗弑也姑以為從赴告則非春秋之法

此吾之所不信者

衛公孟懿自齊歸于衛葬伯夷卒春秋葬惠公冬楚公

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國書齊大夫之三命者也此猶吳之言伐我也冉求

之師入齊軍孟孺子奔齊人從之遂涉泗冉求之師

獲齊師甲首八十齊師乃宵遁則至於城下矣是非

我之所耻也

夏陳轄頗出奔鄭

轄頗陳大夫之三命者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獲齊國書

公會吳伐齊齊人不服國書將中軍皆欲死戰故以

國書及吳言齊之主戰也獲國書死於敵也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二十
九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

叔齊出奔宋

世叔齊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賦軍賦也古者自甸而上有軍賦成公作丘甲其厲民固已甚矣用田賦則凡受田者皆有賦雖井猶不免焉用者何賦不以田用田而賦舉丘之賦而加之

田非正也於是季孫肥使冉有訪於孔子子曰君子

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子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其是之謂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何以不曰夫人昭公取於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二十

吳諱取同姓也古者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所以別男女也諱取同姓則何以謂之孟子疑辭也若宋女然何以不言薨疑其為夫人則不可以言薨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孟子之為宋姓歟記曰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孟子云者魯人之辭也宋魯婚姻之國故因之以為稱春秋從而不草史也其書吳則義之云爾孔子所以為法受過焉是以陳司敗嘗問於孔子曰昭公知禮乎子曰

知禮陳司敗曰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公會吳于橐臯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鄭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幽

師未有言取者此何以言取不正其以詐乘人而盡

獲之也幽宋鄭之隙地也鄭人城幽以處宋之叛族向巢伐而圍幽鄭罕達復圍之宋以桓魋救其師罕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三

達徇其師曰得桓魋者有賞魋遁而歸鄭於是取宋師獲其二大夫以六邑為虛則宋之免者無幾矣夏許男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曾未有言及者此何以言及曾兩伯之辭也吳何以謂之伯進吳子也吳子與晉會黃池晉侯問師故吳子曰天子有命周室卑弱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今君將不長弟以力征於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先君之班爵用親聽會晉侯以

其僭王稱使復命曰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孤

以下無所逃罪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夫命圭有

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君若無卑天

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吳

子許諾辭尊稱居卑稱乃退而會吳先敵晉侯亞之

吳遂以伯君子以是進吳子也何以先晉侯不使吳

子得主中國也葉子曰吳楚皆習夷狄者也吳晚見

春秋抑之常甚於楚楚屢會中國以長諸侯皆不免

於貶雖莊王之賢不得一以伯稱吳自季札之聘柏

舉之戰僅得以爵見然與中國會未嘗不殊唯一見

於戚者下與鄙人齒而已今夫差胡為遽許之以伯

哉蓋莊王之會欲以強奪諸侯而陵晉夫差之會欲

以禮尊天子而責晉從莊王之義則楚人必至有中

國從夫差之義則吳人必能尊中國此其所以異也

夫差之志雖未必然而春秋之義蓋以其道不以其

人故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公子申楚大夫之三命者也

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糞許元公

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記異也何以不言次旦見也

盜殺陳夏區夫

夏區夫陳大夫之三命者也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西國之西也孰狩之公也何以不言地不使麟得為

地有也何以不言公不使麟得為公獲也公狩而叔

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孔子觀

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於是感而作春秋何感焉麟仁

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麟不至而狩獲之

子曰吾道窮矣此春秋所以感麟也故以是始亦以

是終葉子曰春秋以獲麟為終始吾既言之矣四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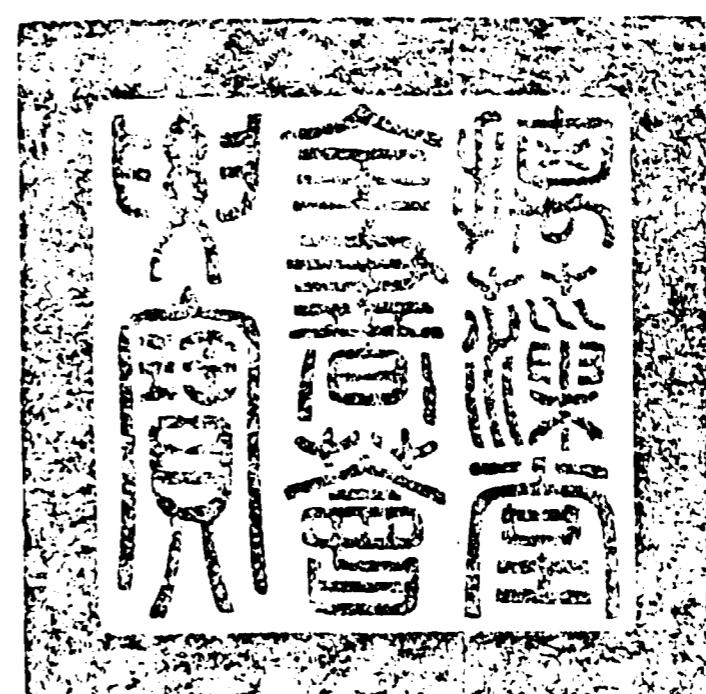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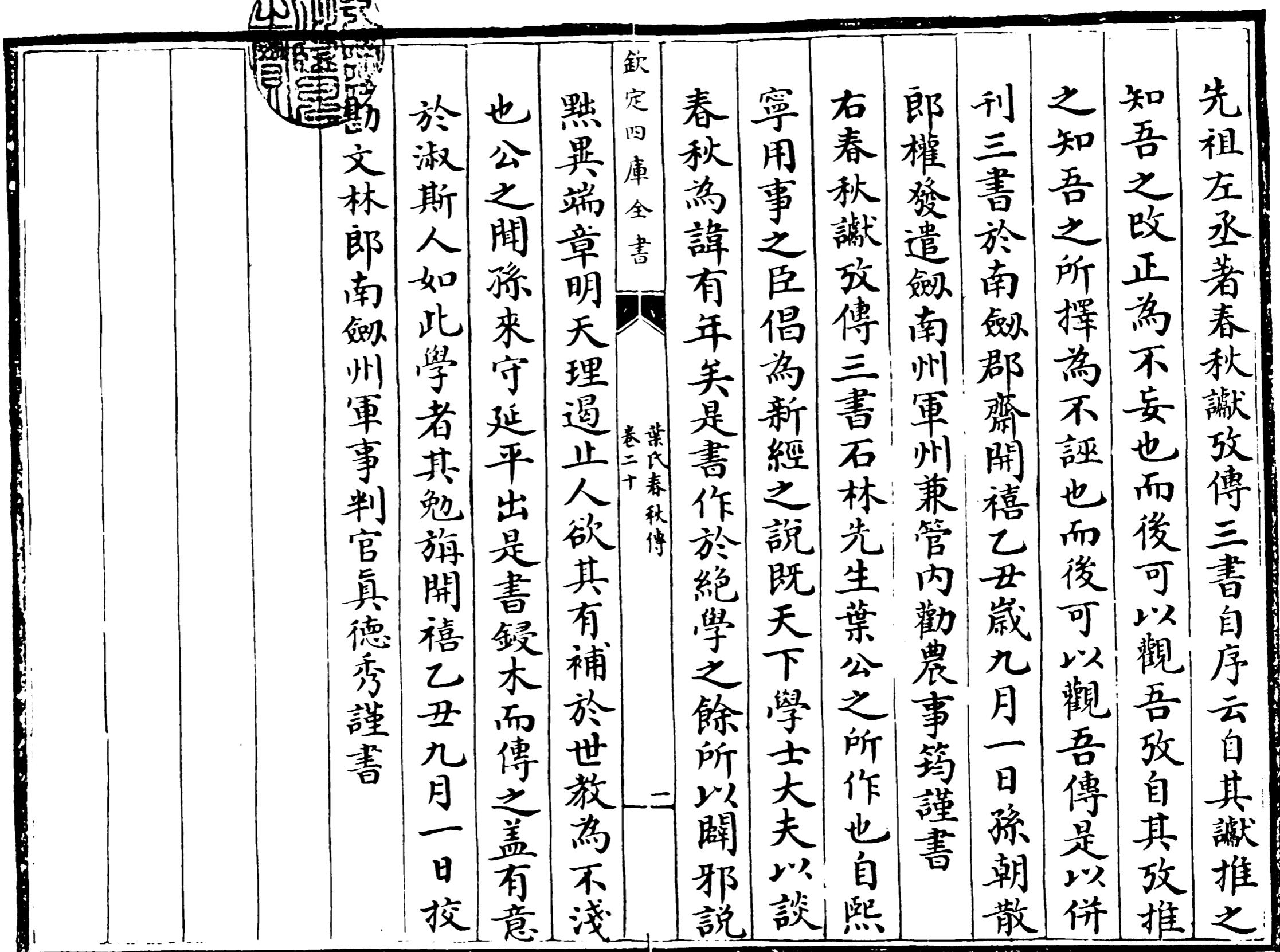
王者之物也然易以乾言聖人之進退而六爻皆取象於龍其在初六曰潛龍勿用楚狂接輿比孔子於鳳而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是四物者皆聖人以為類則麟非孔子以自說者歟龍非時而隱謂之

潛鳳非時而出謂之哀則麟非王者不見而人獲之固麟德之哀也孔子伐木於宋削跡於衛窮於商周阨於陳蔡其亦出非其時而人以為不祥者歟道之廢興君子之用舍天也孔子蓋自任之矣故曰文王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二十
辛酉
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然求之天下而卒不得則天宜無意於斯也是以不復夢見周公則知其哀鳳鳥不至則知其已及顏淵死曰天喪予子路死曰天祝予此麟之獲所以為吾道之窮也春秋有闕一時而不書者矣有闕二時而不書者矣此責之於時君者也未有闕三時而不書者焉獲麟而闕三時不書其意若曰春秋吾以無王而著一王之法者也天下之所宗者王也王之所承

者天也王者既不作則所謂承天者終何以見乎此其所以獨以春首時而不書王正月一見獲麟而闕其三時非明王者之事而盡天人之道者未足與言也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
卷二十
辛酉
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然求之天下而卒不得則天宜無意於斯也是以不復夢見周公則知其哀鳳鳥不至則知其已及顏淵死曰天喪予子路死曰天祝予此麟之獲所以為吾道之窮也春秋有闕一時而不書者矣有闕二時而不書者矣此責之於時君者也未有闕三時而不書者焉獲麟而闕三時不書其意若曰春秋吾以無王而著一王之法者也天下之所宗者王也王之所承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魯曾田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卷二
經部

御製題蕭楚春秋辨疑

直選權臣

蔡京

退自怡著書胡銓趙賜

賜

奉為師宗經頗具

明卓見異注不從遷就詞非史信哉超衆論亡詩作也

辨疑一王

天下無他義三變周公豈逆知可惜代涇

多散佚允宜重錄表扶持瞠乎徒仰獲麟筆鮮暇方慙

下董帷

乾隆癸巳仲夏

欽定四庫全書

御題詩春秋辨疑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辨疑四卷宋蕭楚撰楚字子荆

陳振孫書錄解題作盧陵人今江西志作泰和

人紹聖中游太學貢禮部不第于時蔡京方

專國楚憤詆之遂退而著書明春秋之學趙

賜馮澥胡銓皆師之宋史載其春秋經辨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二

總纂官臣紀昀陸錫熊臣孫士毅

皆持論正大有足取者註皆楚自作間有胡銓及他弟子所附入謹以原註原附註及胡銓附註別題乾隆四十二年四月恭校上

歸于王辨伐沈救鄭以明威福不可移于下論輸平而駁左氏辨地不繫國以明統制必

撫胡銓集序存之此本所載胡銓序與經義攷合惟題曰春秋辨疑為小異或後來更定史弗及詳未可知也江西志及萬姓統譜皆云四十九篇今止四十四篇蓋有佚脫宋志云十卷今止四卷則明人編輯所合併也書之大旨主于宗經而不肯如注疏之遷就傳文如譏杜預之信野史而疑尚書從公穀之

春秋辨疑原序

紹興七年春詔召中外侍從之臣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將延于廷諭以過失于是兵部尚書呂公祉以銓充賦其舉詞大略云臣伏覩左承直郎新改差判湖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胡銓性行恬粹器識宏遠自少年登甲科屏居田里不願出仕日從鄉人蕭楚學春秋明易象博極羣書歷攷前代治亂多識前言往行十餘年間所蓄頗富試而用之必有可觀有旨令銓具詞業繳進蓋是年六月一日也銓既進詞業即日除樞密院編修官于是先生終已數年其學始大行于世時宰相張忠獻公浚參知政事張公守陳公與義聞先生名皆願見其書而不可得後忠獻公得先生所著戰辨喟然而歎謂銓可謂切中時病矣明年冬銓以妄言觸宰相秦檜怒罷編修官削爵竄嶺表凡八年而新州守張棣觀望朝廷意旨奏徙銓朱崖島上又八年而內徙合江險阻艱難食有併日衣無禦冬而先生

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暇則教子且訓生徒各授一經朝夕肄業所得綴葺成易禮記春秋傳又覃思詩書周官凡十有七年未能卒業然冗贅之說骯髒之文皆先生緒餘也銓自癸未夏迄辛卯秋凡四入經筵咫尺天顏備顧問或及經學則謹對曰先生實臣之師頃得旨進羣經傳玉音丁寧有速寫進來之諭倘遂一經天日則先生之學皭然愈光豈特銓得以亂思遺老而已哉羅氏兄弟泳泌博學君子也欲鋟板以傳且乞銓序固辭不可於是乎書門人胡銓序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部

春秋辨疑卷一

宋 蕭楚 撰

春秋魯史舊章辨

孔子本準魯史兼采諸國之志而作春秋春秋之未作則史也非經也春秋之既作則經也其文猶史爾而不可以為史法必舉年時月日而後紀事然事事而繫云甲乙則煩而無統于是又度其事之輕重大小其大者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若繫國之重者則日其次則月又其次則時此皆因舊史之文也原註日月例別有論然史之紀事必須本末略具使讀者可辨原註尚書記言之史春秋則記行事之史雖略直舉其事之條目而已非如今春秋之簡也案仲尼讀史至楚復陳曰大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叔時之言原註此必采其事書讀楚史而欲以陳為縣陳使舊史之文于春秋也觀今春秋書曰丁亥楚子入陳使舊史之文只如此則雖孔子何以知其終不縣陳也原註時楚子仲尼讀晉志見趙宣子弑君事曰惜也出竟乃免觀今

春秋書曰晉趙盾弑其君使舊史之文只如此則雖孔

子何以知盾之奔未出竟也

原註孔子讀晉志始知宣子事則是魯春秋舊不載則知孔子兼采諸國之說而作春秋益信明矣

之案檀淵之會諸大夫稱人惡不實其言卒不歸宋財也

原註案經彭城城杞城成周皆大夫之事而皆列書名氏獨檀淵之會悉書人則知其貶也當以左氏之說為信公穀傳以經質衛寧殖曰吾得罪于聖人悔之無及名藏在于諸侯之策曰衛孫林父寧殖出其君今春秋無書逐

君之臣姓名者

原註只書某侯出奔于某而已

又案汲冢紀年書稱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襄王會諸侯于河陽今只書天王狩于河陽

原註紀年疑即晉史

由是知未修春秋辭有本末足以辨事善惡仲尼得以據其實而筆削之非魯史之舊章也當是時天下亂甚

矣始于天子失其政柄而諸侯擅權終於陪臣執國命而蠻夷張橫諸夏遂微先王綱紀文章于是蕩然聖人憂之因國史所載亂敗之由裁成其義垂訓于世冀後之君子前知而反之正也故斷自隱公而下迄于西狩首王而繫月首月而繫事以一天下之統

原註春秋以事繫月以月

繫王以王繫春故每年或書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然後始記諸侯行事言天下之事當統于王也天下之事出于一則治出于二則亂春秋之亂由禮樂征伐不出于王也時者天之道也治歷明時以正歲年以頌天下諸侯無王而孔子作春秋書王首月以示一統先王人而黜諸侯先諸侯而黜大夫案大夫原本作王人文義未合觀註黜諸侯而歸大柄于王黜大夫而歸柄于諸侯兩層並舉可證其訛今改正以明天下之分原註據禮凡會諸侯著位各以命數多少為叙王之公卿則位諸公侯之上大夫同侯伯元士同子男自元士以下名字不登于春秋以其微也故凡書王人者元士以下當叙子男之上春秋之初諸侯僭天子又其次大夫僭諸侯仲尼作春秋不予以卑者尸大柄故盟會王臣預焉雖微者亦書在諸侯之上示黜諸侯而歸大柄於王也霸國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三

春秋辨疑

大夫初主盟會則貶之示黜大內中國而外諸夏內諸夫而歸柄于諸侯也此其大致夏而外夷狄以正天下之勢幽觀冥運之災變近攷人為之得失彰誠意之片善發偽貌之巨姦擬議予奪一歸乎大中之道此春秋所書之大約也天下之統一然後能立天下之政天下之分明然後能成天下之務天下之勢正然後能運天下之大若夫負有為之資居得致之位以立天下之正以成天下之務以運天下之大上律天時下盡人事賞善罰惡不離乎皇極之訓此先

王天下所以治也一切倒置而紊之此後之天下所以亂春秋具其義所以告也故曰經也冀後之君子前知而反之正也杜預見左氏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遂以春秋為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刊正之以示勸戒是大不然也夫未修之春秋可謂周公之法既修之春秋則仲尼之筆也案經書弑君或稱國或稱人稱盜諸侯失國或書名或書爵與夫天王不言出奔所在稱居之類皆亂世之事豈周公先垂此法乎又其文體三變隱桓之際列國盟會侵伐稱人稱師稱爵原註政自文公之世盟會侵伐始書諸國大夫名氏原註政自大夫出成襄而下迄于獲麟荆楚之臣始皆登名于策此所謂三變也將周公逆知世變而有此法乎案經子男之臣名姓不登于春秋原註凡與盟會只書人竊邑弑君之類則直書之荆楚南夷也雖大國書爵不過子是終夷狄待之也而其臣名氏皆登于春秋又書其主盟主會反與霸國大夫等何也吳初

見于經只書吳後書子又書其主會如此又周公逆知

二國之後必大而預垂此法乎且以孔子立于定哀之

間上視隱桓二百餘年倘舊史實簡約如此則雖孔子

其如春秋何信如其說是仲尼直寫魯史爾烏得曰詩

亡然後春秋作也甚矣預之僻于左氏也

原註古野史
稱太甲殺伊尹

尹預信其說而疑尚書所載其無識可知觀其釋例集注該博正荀子所謂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此學者不可不知而輕信之

至使後世操牘載筆者每誌一事綴一詞必

欲擅褒貶取合春秋曰史則然也否則曰春秋不然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五

其弊之甚至簡而無法若唐書帝紀只舉事件目繫以甲乙于是書之體掃地矣是預為之階也或曰左氏經終于孔子卒後自獲麟之後其文猶前也非舊章而何曰案獲麟之後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左氏數三叛人而射不在數是則左氏經亦止于獲麟也豈非或當時學聖人之徒者尊孔子欲見其始終放經而為之也抑後之好事者未可知也且使春秋既修之後掌于魯之史臣乎藏于孔子乎理必藏于孔氏不當兼記國事與書

孔子卒如曰掌于魯則所書又不止孔子卒而已

原註據左氏傳終于哀公二十七年

斯足知其妄矣又雖有經文而傳皆無其

事迹決非魯之舊章又明矣或曰然則述史者當如之

何而可曰司馬遷有言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蓋止

于執簡記事直書其實而已故為史者患不得其實如

得其實而誌之則後世之善惡自辨矣詎可如春秋之

約且有褒貶之旨哉

盟會侵伐統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六

春秋所書事僅百數而盟會侵伐居其多何也天下之大政也夫盟者剗牲歃血要言于天地神明也忠信薄而姦詐起于是始有相與援指天地神明咒誓口血坎牲以堅其約者聖人不得已因而用之故周官有司盟之職凡邦國有疑則掌其盟載之約蓋防狡然者以之合仇鈿黨

案銅字原作銅今改

迭相傾軋漸以階禍故其事必司于王官也會者又以施天下之令發天下之禁而為侵

為伐則以致討其不順是數者皆以統一海內之綱紀

王者之政春秋書諸侯盟會侵伐見天下大政自諸侯出此春秋所以自隱公而始也原註周官曰時會以發則知會為王者之事諸侯為會四方之禁又時見曰會僭可知矣注云禁九伐之法也司馬法亦云天子會諸侯九伐之法也若夫析而言之則侵伐為重盟次之會次之何也侵伐兵戎之事威天下之柄也盟會則典禮也威柄出于上則人羣可合典禮可興天下可治威柄一失則典禮為徒法而天下亂矣故春秋之始諸侯盟會則直書之原註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二年公會戎于潛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九年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七

公會齊侯于防凡此盟會之始皆書其爵所謂直書無貶文也見典禮皆自諸侯出也○案經會戎于潛繫二年事盟于石門則三年事原本繫冠以二年且先後倒置今改正侵伐則貶書之原註莒人入向衛人伐鄭此皆用兵之始而皆貶書人以兵戎為重示天下後世威柄王人尤不可失也大夫初出將兵亦貶書之原註無駭翬師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此大夫用兵之始而二大夫皆不書氏則知其貶也示後世一國威柄君人尤不可失觀之春秋自東遷而後強侯迭興中國賴焉而周室終于淪敗不克返正則知天下威柄天下者不可失昭昭矣大夫既擅兵其初也不惟

功伐著于國蓋亦有勞于王矣逮其末也六卿以之分晉三桓以之弱魯齊呂于田宗衛亂于孫氏寧氏則知一國威柄君國者不可失昭昭矣夫小民至愚禮義之善或不能入刑罰之威有所不畏者而至咒誓于天地神明則咸有肅心若其性然聖人慮臣下乘此聚結兇頑易以作亂故春秋于大夫初出盟亦貶之原註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此大夫主盟之始也及者內為主故外大夫書人而內不出主名以示貶不予以示大夫得專也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此大夫會盟之始也會者外為主故內獨去柔姓氏以示貶不予以示大夫得專也宿之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八

兵或三軍二軍皆諸侯帥之
以聽于王大夫不得專也

兄弟總辨

春秋凡言弟者有兄之稱言兄者有弟之稱皆以親貴稱之也國君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所以抑親貴而崇君道也君者人之綱君道或替則無以統正人倫矣故國君雖母弟庶兄既列為卿佐則稱公子原註先公之子也而絕其兄弟之稱者全其君臣之道也將以君臣之義責之也間有來聘原註齊侯之弟年來盟原註鄭伯之弟語師原註衛侯之弟而欽定四庫全書卷一九

黑肩而稱弟者著其親貴庸見其未涖政為臣也未涖政為臣而使之非正也鄰國交好則有盟有聘皆所以利人民保宗社東周之時行人或失辭墮命兩國至于暴骨是與夫帥師動衆皆國之大事在擇賢者能者非任于親貴也殺世子以邑叛原註殺世子則陳侯之弟招以邑叛則宋公之弟辰而稱弟者著至親而為國惡甚之也原註穀梁子曰盡其親以惡之其說是也出奔而稱弟者原註陳侯之弟黃秦伯之弟鰥譏千乘之國不能容其親公弟叔肸卒賢之特書也原註春秋詳貴略賤非卿大夫則不

書卒叔肸非盜殺衛侯之兄專罪衛侯也天王殺其弟大夫特書也盜殺衛侯之兄專罪衛侯也天王殺其弟甚天王之惡也兄弟天倫親莫厚焉臨制一國而不能制其天倫之親失政刑甚矣何以為國至自戕刈者惡又甚矣或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非也人道莫重于親豈有同母則曰兄弟異母遂絕其兄弟之稱邪案公子友公子牙皆莊公母弟見書于莊公之世皆不言公弟原註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三十二年公子牙卒○案經公子牙卒在莊公三十二年原本誤作二十二年今改是知凡兄弟云者以親貴稱以親貴稱者則又各有欽定四庫全書卷一十

弑

弑殺辨原註閼殺吳子益殺蔡侯二傳作弑先儒之說皆通此不論

弑其君殺其大夫文正相對弑其君書名書人書國雖異要之俱下虐上之辭原註國語曰下虐上曰弑皆罪在下也蓋以下對上則稱君故自外來殺諸侯不稱其君非其君故不以下稱上之辭書也殺其大夫書人書國雖異要之俱上誅下之辭皆罪在上蓋以上對下則稱其大夫故盜來殺臣子若兩下相殺不稱其大夫非其大夫也故

不以上稱下之辭書也然而殺其君罪在下也其書之不同則又有旨焉夫君者人倫之首而殺之至大逆也故在其大臣則書臣著其惡于萬世庸見居位擅勢為國逆賊專罪之也左氏曰稱臣臣之罪也是在其左右近習則書人此不止為微者名氏不登于冊亦所以警于世也春秋之例于臣下微者至為叛亂亦有特書其名氏原如小國之大夫見于事止書人至有竊邑叛逆則特書名以貶惡無大于弑逆而不特原註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春秋辨疑

十一

書者庸見其君狎暱小臣不能閑衛以致兇殞亦所以警乎為君者也傳曰左右大親者身危是也原註微者乘至能為逆由君媒狎之致可知故春秋止書人俾觀者知以國君之尊殞于微賤之手所以警為君者至

其稱國以弑者舉國之辭弑于衆者也則其君之失道亦可知矣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故聖人于春秋衆弑其君則書國此非止著下之為逆者衆亦足以見君之失道冀後之為君者覩此而知自反也里革曰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致于見殺其過多矣此之謂也左

氏曰稱君君無道是也不然弑君大逆書其首逆足矣何必區區分為三等故曰其書之不同則又有旨焉夫王者所以馭人羣臨萬國役制天下之衆惟威與福而威莫大于能殺之福莫大于能生之則生殺者威福之大柄王者所執也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無書天王殺其大夫者惟天王得專生殺故也夫能生殺人則能制人能制人則能用之將赴湯蹈火無所不堪姦人乘此所以作亂故春秋于諸侯有殺其臣子者皆謹誌之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春秋辨疑

十三

予諸侯得專殺也稱國以殺者君殺之也專罪其君也原註殺其大夫者以上對下之稱稱國以殺知其君者惟君有國故也弑其君者以下對上之稱稱國以弑者則舉國辭也稱國雖同上下比對則其意異案楚殺其大夫成熊傳曰楚子謂成虎若赦之餘也遂殺之楚殺其大夫屈申傳曰楚子以屈申貳于吳乃殺之則知稱國以殺者君殺之也○案經昭公十二年楚殺其大夫成熊左氏殺梁俱作成虎此註各因經傳之文故其名互異稱人以殺者衆殺之也雖曰衆殺之禍變皆自君而致君失刑而致其見殺故不去其大夫之號以上殺下之辭猶君與衆殺之也此不正乎罪在上者兼亦譏其大夫也大夫國人之望而

至見殺于國人不可謂無罪矣抑亦以警後世之為臣也書殺其大夫某及其者以累及也又著其濫殺也至于殺世子則目其君者惡又甚矣諸侯受封于王惟世子得世守之此王制也萬世之公道也諸侯以國傳其所守者奉王制也則世子者王之世守之臣非特大夫比也而以愛私擅殺之此不止戕滅天性逆亂人理是違制悖道則近于無王矣故春秋殺世子則目之著其惡之甚也謂其近于無王也

原註專殺之罪小無王之罪大殺其大夫專殺也大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卷一

三

夫國君之臣不予以專殺者防其乘此制服不逞之徒以作亂杜其漸也世子者君之貳世有國者是王臣也故春秋至殺世子則目其君重于殺大夫近于無王也凡此書之不同故曰則又有旨焉若夫構逆造亂為國巨蠹罪當殺者則去其大夫之號稱人以殺舉衆討賊辭也鄭人殺良霄晉人殺樂盈是也五等列侯見于盟會侵伐之類止各書其爵至于見殺則稱其君用見弑者皆其臣下也五等臣子見于盟會他事亦止書其名氏至于見殺則稱其大夫者用見其大夫則其殺者皆其君上也凡此不絕其君臣

之稱者著其無罪不可殺也間有不稱其大夫者絕其君臣之稱而舉衆以殺之則知為國賊矣三傳于弑殺俱未盡其旨而左氏以稱國以殺為討有罪又從而釀辭結成其罪于高厚則曰從君于昏于公子變則曰不與民同欲公子嘉之見殺曰專也成熊之見殺曰楚子以為若敖氏之餘也案成熊與鬪氏同出于若敖鬪椒作亂在宣四年歷成與襄至昭十有二年始殺成熊凡七十餘年矣豈有歷年如此久復正討其罪此餘黨爾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卷一

四

信如此則楚子之濫刑可知左氏之誣為尤甚蓋不知聖人所以誌諸侯之殺臣子者不予以專殺也所以書其大夫者又見無罪不當殺也間有例當不書其大夫而猶書者則又有旨焉晉殺其大夫里克衛殺其大夫寧喜是也蓋晉衛本藉二子弑君反國既而畏其逼且慮禍已故殺之故仲尼不以討賊之辭書抑不去其大夫之號者不絕其君臣之稱而稱國以殺者君殺之二子于天下為國賊于二侯則為同罪一體之人故聖筆

不絕其君臣之稱庸見其一體則二侯與弑之罪亦不滅矣所謂春秋辨天下之邪正者此也又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莒殺其公子意恢不言大夫非大夫也非大夫則名氏不登于冊聖人重其滅宗故特書之所以勗親親之道也大率三子者于傳不能盡究聖人之旨而皆有奇麗可喜之辭學者嗜焉或不暇博覽詳攷或遂引據其說至于為害為亂蓋多有之如漢儒以春秋不予以刪贖而殺戾太子原註幸而非真戾太子耳唐人以閹弑吳子而教文宗盡誅宦官遂逐去君側至有如袁紹司馬懿之徒信其母以子貴致妾嬖並后僭亂宮闈後世又比比而是此皆其大者其他據其偏言綺語飾為雄辨背道逆理以惑亂人主之聽又頗有焉故學春秋者欲稽仲尼之心當以經為據于三家不得不辨也

利民故也故易利用為依遷國取象于益原註損上
益下為益畫載盤庚涉河而遷恐民盡劉不能胥匡以生禮遷國必大詢于衆是皆非獨便己而已也春秋之時王政不綱列國大者事并強者務兼其以國遷皆國小畏逼懼亡苟擇地利圖保社稷耳所謂益下而利民也案書遷者七邢衛蔡各一許居其四皆非大國也國無小道用則存不道用之則亡傳曰諸侯有道守在四國又曰地利不如人和若上有道揆下有法守政事修舉人民和輯遠邇競親則四鄰為之歸矣夫何遷之有苟不知此惟福是畏惟地利是擇福者無已遷者亦將無已是徒勸民而擾下耳何以為國故曰皆譏也夫大室三塗洞庭孟門天下之險而國之者不一姓是地利不足恃則為國亦必有道也春秋譏以國遷者欲後世君子之及其道也春秋之旨有原情恕之而不責之者有據義而不恕責之以道者凡書某人遷某人原註宋
人遷宿罪其遷者不罪

也邢衛蔡許自遷其國由當時而言亦皆非得已者仲尼一一譏之罪其無政也此之謂據義而不恕之責以道也欲君子之反其本也

卽位辨

原註案春秋繫世君必逾年始稱元後世本作中使義不可解查漢書文帝有後元年景帝有中元年則此使字自係後字之訛今改正

夫即位與元年不可同而論先君之終年不可為嗣君之元年此古史之常也如既為先君之終年又為嗣君之元年則紀歷無次故必逾年始得稱元至于位則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十七

國有天下者世守之不可久虛先君既終則嗣君即之非元年比也案尚書顧命乙丑成王崩癸酉設儀于庭癸酉九日耳康王麻冕黼裳尸天子位大告諸侯訖王乃釋冕服反喪服則天子正即位之禮不俟于元年矣夫至憂之時釋衰服冕而不疑于忘哀者蓋人之大倫君臣父子而已父子之恩獨隆則君臣之義或幾乎息矣故先王制禮大義至恩相為輕重不敢有所先後此萬世之達道也然則諸侯正即位之禮不俟于逾年也

亦明矣案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戊去癸纔五日

案癸亥戊辰皆繫紀日原本五日誤作五月今改正此

直書也

原註昭公未葬當言子即位季氏恨昭公廢嫡立弟為定公故仲尼書曰公即位以見其非正

也由是言之未修之春秋必曰某月日公薨某月日子即位此史氏之常也既修之春秋始于元年春王正月下或書焉下或否焉此聖人之筆也位者國君之大寶長子繼世守之不俟逾年更歲然後始即故凡書者非其常也非常者見其不正也自僖公以前政在諸侯則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十八

嗣子廢立由諸侯也僖公以後政在大夫則人君廢立由大夫也諸侯有國自擅廢立未失政也大夫而專廢立君權喪矣案僖公以前獨桓公書即位者不正桓篡兄而立也僖公以後無不書即位者不正由大夫而立也以其時攷之僖之末年齊桓與管仲屬公子元于宋襄公以為太子及桓公卒易牙與寺人貂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文之六年晉襄公卒晉人謀立君趙盾欲立公子雍賈季欲立公子樂卒之廢雍而殺樂幾年而靈

公始立襄公之時齊靈公既命高厚傅牙為太子及靈公卒崔杼迎光而立之于魯則襄仲挾齊殺適而立庶季氏恨昭逐嫡而立弟則自信公而後廢立由大夫可知也夫廢立天下之至危事也當至危之際使嗣子陰默拱手以聽于人彼無伊尹之志孰不為亂于時三桓專魯六卿專晉田氏崔氏專齊孫氏寢氏專衛其視逐君如脫屣置君如奕棋至獲麟之時人君之在位者僅有名號反畏其臣如勍敵然豈能用其國哉故聖人惡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十九

之自僖公而後悉書即位所以不專予人臣得專廢立也聖人作春秋常事不用書書其非常者著其不正之

失冀後君子覩此而反之正也以是防天下後世人君猶不鑒此使宦寺得專廢立而亡國者春秋之戒豈不深哉三家之說雖異其以元年正月即位之禮同此不攻而自破矣原註杜預之說亦無案據或曰凡書即位者用見非天子之命而自即之也自文之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文之立非無王命而書即位何也或曰書即位者

正人君之始也故春秋謹五始之文曰此學公羊者之妄也信如其說則書即位者得其正也則桓之弑兄宣之篡嫡可謂正歟又定以元年六月昭公之喪然後始得即位亦可謂正歟蓋公羊之學有黜周王魯之說故取五始之義唱其端者胡母董氏之說非聖人之旨也

原註天子即位後反喪服則聽政于冢宰謂之諒陰三年不言其禮達于諸侯故孔子稱諒陰不言古之人皆然則知諸侯正即位後聽政于上卿古之禮也啖子曰天子崩諸侯薨既殯嗣子為君未就阼階之位康王之誥是也明年正月朔乃就位南面而改元其說皆無據也人君一年謂之元乃史冊之常書有太甲元年元禩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二十

之類豈為國之重事哉案書序稱康王既尸天子又安得云未就位其臆說從可知矣

書歸辨

凡書歸復歸者皆國逆而受之之辭也直云歸者若始出今歸耳未失國之辭也蔡侯廬陳侯吳二國已滅而直云歸者不予楚滅二國故以二侯自歸為文所以抑強夷而存中國也衛侯鄭書歸者時文公雖執衛侯歸于京師而衛國未有篡位者故得為不失國也曹伯歸云自京師者天子命之歸也天子命之歸則不失國矣

春秋之時諸侯之奔執而得反國未有出于天子獨曹伯由天子歸之故曹伯不名亦不以失國之辭書之也豈非列侯廢置天子得專之也歟或曰晉執衛侯鄭歸于京師則鄭之反國亦天子赦之何以不言自京師而且名之此春秋之微旨也文公之于衛侯聽元咺之訟則不待王命而執之及受魯侯之賂始請于王而歸之是衛侯縱舍在晉而已天子豈實得行其意哉故不言自京師亦不言自晉而以自歸為文者所以抑強臣也

亦如陳蔡二侯反國不言自楚者同蓋不予以予諸侯得廢置諸侯所以一其權于王也以是防天下後世猶有挾天子令諸侯者故曰微旨也至于大夫公子之反國而直云歸者或國逆若君許之也如孫林父華元之類君許其反如蔡季公子比與夫鄭突曹赤之類則國逆之也其有云自某者所自之國為之請也穀梁曰自某某有舉焉爾其說是也趙鞅不言自者時晉二卿請于君而復之非列國為之請也其云復歸者有所復也謂初

既去矣今始來復已失國之辭也左氏曰復其位曰復歸其說亦通案經傳鄭忽出而突立衛侯鄭奔而叔武受盟衛侯衍亡而衛剽即位故三侯得反國皆曰復歸謂其皆失國也曹伯襄言復歸者以其執于晉侯拘于宋國其孱弱如此雖得反國亦非天子之命與失國者同矣元咺言復歸者咺之反國非衛侯之命也初咺出奔晉訴衛侯之殺叔武晉文于是執衛侯而歸元咺于衛衛侯懼而聽命故得書歸而云復者著其位已奪也

明其自晉者明其晉納之也故不得與孫林父華元之比所以惡元咺而罪晉侯也大夫之位予奪在于諸侯故春秋大夫出奔而反國君許之則直曰歸如始出而今歸爾以未失位之辭書之也亦由諸侯自京師而得反國直曰歸以未失國之辭書之也諸侯之位予奪在天子天子命之歸則不失位矣今咺書自晉復歸著其位已奪恃晉復得歸爾故曰惡元咺而罪晉文也且天子所

以能制天下者以其擅天下威福之柄也國君所以能制一國者以其擅一國威福之柄也苟威福不得自作豈能為政于一國與天下哉春秋之時小國大夫或逆節汙行見討逃竄則倚大國為之請解求復其位其君不得已而聽之者間多有之如衛侯聽晉而反孫林父是也仲尼從而書之曰自某者亦足以見小國牽制于大國不得自專其權也凡此非善之善者也特比其反國而為惡者差善而已穀梁子曰反以好曰歸先儒曰

歸善辭也復歸次之案鄭突歸而篡位楚比歸而弑君衛侯鄭則殺元咺公子瑕而復歸豈得謂之善辭且以好也大抵三傳說俱未盡其旨不知所謂歸與復歸皆曰逆而受之也其云復者謂其初已失國今始來復也已失國亦弱矣

書入辨

春秋書入與歸其文正相反凡云歸者國逆之善辭也凡云入者非國逆之惡辭也歸善辭也有非善亦曰歸

者以國逆之也入惡辭也有非惡焉亦曰入者以其非國逆也王猛入于王城天王入于成周正也非不善者而書入者以見成周王城已為子朝之黨所據王以兵勝而入之非王城成周逆而受之也則王室不競亦可知矣許叔入于許異乎齊之小白陽生莒展輿之入也故許叔字而不名而三人者名而不氏豈非許叔以君亡嗣絕入據其位而三人者或內結姦臣若外倚強援而篡也歟然而許叔猶書入者得不以其非國逆之也

衛侯入于夷儀比鄭伯突衛侯朔之入亦有間矣蓋衛侯特以微弱迫逐于强臣無他大惡故得不名而突與朔則奪正或逆王命惡可知矣故出入皆名也然而衛侯不名矣至襄二十六年復歸書曰衛侯衍何也曰以其待弑君而後入也故其出奔夷儀皆不名者未有大惡也于復歸而名之者有大惡也未有大惡則恕之惡著而後罪之不逆詐之道忠厚之至也苟其禍心實未萌而逆加之罪是鑽刻之吏耳豈仲尼之心哉此聖人

教後世用刑必忠厚也若鄭之良霄宋之樂大心皆叛逆爲國賊臣故皆書入凡此之類所謂惡辭也然亦有非此例比而書入者如夫人姜氏入豈謂魯不逆之蓋以其取仇人之女薦獻于宗廟忘孝大矣故書入若非國逆焉以惡之是不予以惡之也所以責莊公忘父讐而教天下以孝也庚辰我入祊時鄭伯使宛來歸祊又豈祊不聽命者蓋諸侯土地天子所封非諸侯可得專也苟惟擅以與人是無王而行也故曰入與稱兵入人之

國同文不予魯之受鄭地也凡此異乎反國而亦書入有微旨也穀梁曰入者內不受也謂如夫人姜氏則義不可受小白突朔之類皆非舉國逆而受其說亦通也其書復入者其文亦與復歸正相反復歸謂初既絕于國其反或國逆而受之也故書復書歸復入則既絕于國而反為國惡謂謀復而入也案經書復入者二魚石樂盈是二子皆構逆作亂不勝出奔謀反為國賊是知書復入其罪重于書入者也故曰既絕于國而反為國

惡也魚石實楚取宋彭城封之而書復入者專以罪叛臣且抑強蠻而存中國也大抵春秋之書雖善惡判于一字而善惡有輕重之差一字之措抑又有旨焉不可一例拘也反國者有曰歸復歸有曰入復入此善惡之辭也然反國以惡曰入小白陽生是也亦有可道者焉許叔入于許是也至于入王城入成周又不可謂反以惡矣夫人入與入祊入極之類又非反國者如此豈可以一例拘哉

歸入後辨

或曰春秋之時諸侯之出奔間有庸懦自失柄者迫于強臣而去不至于大無道者其大夫出奔亦有為讒構傾軋懼禍而去者其情可恕聖筆皆以自奔為文何也曰專罪其奔也諸侯一國之君制人而非制于人也至于臣下所逐何以為諸侯故春秋以諸侯自奔為文罪之也所以警天下後世為人君者也大夫一國之望也去就以道者也至釁成禍亂始顛越逃竄何以為大夫

故春秋以大夫自奔為文罪之也所以警天下後世之
為臣者也蓋春秋撥亂而作欲君子反其本也公羊曰
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歸者出入
無惡豈知聖人書出奔者因以罪之矣左氏曰國逆而
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
如良霄反為國惡陽生則出于陳乞之私豈國逆之也
如趙鞅曹赤之類皆不言所自又豈諸侯納之且左氏
于蔡季歸國傳云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此傳得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三七

其實也則知凡書歸者國逆之而已穀梁曰歸為善自
某歸次之曰歸易辭也蓋國逆曰歸國逆則無仇黨爭
鬪之禍亦可謂易矣比于書入者亦可謂善矣自某歸
者外亦為之請焉非直國之願亦可謂次也雖然至于
突之篡嫡比之弑君亦有不善者焉故曰三家之說俱
未盡得其當也

同盟辨

原註同盟十有四大夫居其一胡銓附註銓案凡十有五

凡有攜貳之國來受盟則曰同謂初異而今同有舉一

矣如齊桓晉悼卒能服攜貳之國以安諸夏此可道者
也

原註桓公再同盟于幽悼公凡三盟書同而皆能服楚使中國免侵軼之患者皆十餘年胡銓附註銓案襄三年雞澤九年于戲十年毫城北宣成之間中國無悼公盟書同者有四成十八年虛打

霸雖屢同盟旋復叛去徒見諸侯之不一其無補于世
彰彰矣至清丘之盟四國大夫皆書人者貶也大夫同
盟始于此此共誓一事之盟也盟以結信興于季世以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三六

人為不足信而要誓于神也小人常情寧悖傲于君父
而不敢慢于神寧有罔于君父而不敢欺于神當春秋
之時盟為國之大事仲尼慮姦人乘此易以作亂故于
內大夫初出與盟皆貶之霸國大夫初主夏盟亦貶之
示不與臣下得專也

原註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此霸國大夫主盟之始也故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夫同善相資其功必博同惡相濟
其害必大君子以興小人以亂不可不慎也清丘之役

時誓之而無彼已之約亦曰同

原註若葵丘之盟則有初命再命又盟詞云爾

雖無利于國亦無敗于事而聖人重其貶者慎始也其後大夫跋扈挾外援以抗君若姦臣劫衆以叛國亂臣

賊子至弑父與君無所顧憚紛紛而起皆賴于要盟焉

是以聖人謹于其始雖未有害皆加貶文冀後之君子前知事有繫國之重必使權歸于上不專于臣下也自周東遷諸侯擅盟大率要結朋比始乎相軋終乎相併獲麟而後四分五剖遂峙為戰國則諸侯擅盟已不可況大夫乎此周官所以設司盟之職春秋所以不與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春秋辨疑
三
下專盟也
原註 諸儒或曰書同者皆美之夫盟之盛者不過齊桓之葵丘晉文之踐土何以不言同也或曰以其同然莫相統一皆惡之則齊桓晉悼何以終能一諸侯衛中國禦四夷也是皆臆說今之所辨皆據經以削諸儒之謬
于經無據則缺之

後說

諸侯有攜貳而復來受盟則書同然有叛中國而受夷狄之盟者不書同如辰陵之盟陳鄭始從于楚不書同是也所以予其歸中國不許其即夷狄亦足以見夷狄之不可與同也蓋諸侯合而一則中國競而夷狄微矣

離而不一則弱弱則諸夏衰矣春秋終吳楚之亂由諸侯之不一也

書取辨

春秋之辭簡而法其旨婉而微褒貶寓于一事可謂簡矣而一事之施復更有義致其上下之文然後見焉不曰微乎是故凡書取者本非已有也非己所有而克有之曰取然有恃其兵力攻得而有之者有因其微弱奄其無備掠得而有之者有以威脅或不義得而有之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春秋辨疑

三

而皆云取者著其本非已有也非其所有而取之惡可知矣若夫屬辭比事攷其所以取之之跡則又有義也如公敗宋師于菅取郜取須句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宋人伐鄭取長葛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之類此所謂恃其兵力攻得而有之也取根牟取鄆取邿取鄆取鄖取舒之類皆因其微弱無備掠得而有之不至屠陷城郭糜爛人民與夫取鄭師于雍丘取宋師于品皆奄其不虞悉俘得而有之而已爾非所謂不用師徒

原註取鄭師于雍丘直云取者譏鄭之無備也

也取宋師于泓直云取者譏宋之無備也

是故言

伐言取者直罪其取者不罪其見取者著其力不足也直云取者著其無備而見取交惡之也

原註取舒取鄭之類是也

郜大鼎于宋則貪賂而縱罪取濟西田則齊以戰敗而賂我齊人取濟西田則我篡立而賂齊取邾田自漷水

則晉執其君我取其田此所謂或以威脅不義得而有之是故賂我而言取專罪我也

原註宋督弑其君桓公與諸侯會于稷以成宋亂受賂而反不言宋人來歸郜大鼎

賂齊而言齊取專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三

惡齊也

原註不言歸濟西田于齊執其君而取其田惡又甚矣至于

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所以譏魯而甚齊也桓既篡兄

而得國夫以堂堂之齊豈一糾之能病桓不顧親愛之道既不能宥而逸之反猜忍殘賊恃齊之強脅魯殺之

惡可謂甚矣書曰齊人者并惡其君臣也莊公之納糾

既不顧君父之讐而忘之又不能守人之孤而保之拱

手索氣聽齊殺糾不可謂無惡矣書曰取糾以見糾之

在魯魯不能護齊得而殺之所以甚齊之惡而譏魯之

不競也又公在乾侯取閼閼魯邑也書曰取者見國內

皆叛公不能有之則昭公之為君也可知矣臣子之惡則又可見矣又齊侯取鄆田公至自齊居于鄆此齊為

公取也昭公見逐于季氏而羈寓于外鄰國莫之恤獨齊侯躬至野井唁之為之取鄆以居之以常情論齊侯可謂有德于昭公矣然齊居方伯之職承霸者之後有

甥舅之親不能糾合諸侯以討季氏之亂反昭公于國顧為是瑣瑣是長賊臣竊國之權而廢方伯救患之義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三

也故書曰齊侯取鄆觀其文若無故取邑然當坐其罪

者惡之也以其不足為義也春秋貴義不貴惠此之謂也左氏曰凡書取易也公穀皆言取易辭也俱未達聖

人之旨且公敗宋師而後取郜宋人取鄭長葛圍而後取易乎凡直言取而不言伐者謂之易辭可也

原註如邦之類也不可皆通以為例也左氏又曰凡克邑不用師徒取鄭取

曰取案經文見云伐何得謂不用師徒也又取穀之役

公以楚師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季孫叔孫州仇仲孫

何忌三卿帥師非師徒而何特取濟西田取邾田自漷

水齊人取濟西田此三者皆齊賂我或我賂齊或人執

其君使我得有其地可謂不用師徒爾不可以凡言也

三家之說俱未盡其旨是不知一字之措復更有義攷

其上下之文然後見焉大抵三家以春秋為魯之舊章故每事以例言蓋不知出于聖人之志文同事變則各

有義也敗原註凡言取某師者悉得之也左氏曰覆而之言盡覆沒而勝其說亦通然取者得之稱若但敗不死者則走歸何名為取則當書

敗其師爾不當言取也趙氏駁之亦當矣

欽定四庫全書春秋要卷一千三百三十二 經部

春秋辨疑卷二

宋 蕭楚 撰

侵伐辨

侵伐之義左氏亦僅矣而杜征南不能辨詳其旨遂致諸儒紛紜之說蓋亦未嘗質之春秋周官而已爾凡顯然舉兵聲其金鼓而臨之曰伐率兵直前而不聲其金鼓使不覺其來則曰侵侵抑略也案大司馬掌九伐之

法原註凡以兵討有罪皆曰伐故其總有九也于賊賢害民獨曰伐者此伐之正也民為邦本賢者天下之達尊而賊之害之是內已失民心外必無諸侯之援天下所共惡也故顯然舉兵聲其金鼓以討之所謂伐之正也負固不服則侵之

者所謂不服特遏王命爾敢然者負恃險固而已是于內未必失民于外未必無諸侯之援故率兵入其地而不聲其金鼓使不覺其來奪其險固以討之此先王用兵之機也原註侵者占奪之名書曰侵于之疆侵與襲相似皆不聲其金鼓而襲者掩其不備而取

之非討有罪之法故不在九伐攷之春秋書侵有言獲
言潰者以非顯然舉兵不覺其來故見獲或致潰也未
有再言圍者原註再書圍者以其侵略不致深入故也案經
書來侵者五皆言鄙則知其非深入也原註趙氏謂侵
此指侵蔡蔡潰而言也齊桓率八國之師以侵蔡蔡小
國不虞八國之師一旦萃其境何所恃而不駭且潰也
于此益知所謂侵者
非顯然舉兵明矣至于伐則有言戰以其顯然舉兵
見伐知其來故得結陣而戰也左氏曰有鍾鼓曰伐無
鍾鼓曰侵意謂伐則縱鍾擊鼓而進侵則不縱擊之其
欽定四庫全書

說亦通也案經齊桓公率八國之師侵蔡蔡潰案原本
有者而又三字文義不屬攷春秋書公會齊侯宋公陳
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此處雖非全
引經文而蔡潰遂伐楚二字自可直下今刪去遂伐楚豈謂侵蔡時八國俱無
鍾鼓至伐楚時始有鍾鼓邪以此質之則知左氏所謂
無者特不縱擊而已師之耳目在于金鼓進退安可無
哉公穀及諸家之說趙氏破之當矣然自為說曰稱罪
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且蔡自北杏會後二十餘年
未嘗復與桓公盟會則其即戎背華可知矣侵之為無

名乎又侵在九伐之數皆先王討有罪之法何獨于春
秋為無名行師也杜預謂鐘鼓所以聲其罪原註國語
鼓聲其罪也侵密聲為斃事也蓋左氏見伐則聲其金
鼓侵則密之遂謂鐘鼓為聲其罪是不知先王用兵之
法不同也且侵與伐皆在九伐之列皆是討有罪之兵
豈可謂密聲便為無罪可聲乎杜氏不能詳其失過矣
夫兵戎誅殺威天下之大柄統一海內之法王官之所
司也春秋之時諸侯擅用大率強奪弱衆併寡卒之四
分五剖潰為戰國仲尼誌之以見王者失天下之威柄
終致天下之亂冀後之君子覩此知威柄之不可失也
欽定四庫全書

豈止拘拘較其稱罪無名而書侵書伐哉當時戎狄之
兵亦有稱伐者豈其亦能用周之禮法也信如預說伐
為有罪可聲凡書伐者皆善之歟是大失春秋之義也
或又曰以隙曰侵蓋見司馬遷稱桓公怒蔡姬之故于
是興兵討蔡管仲因而導之伐楚故有是說詳經所載
蔡叛中國久矣楚為中國患久矣齊桓于僖初年會于
檉以謀之又會于貫會于陽穀然後大合列國討之蔡
與楚國尤近諸夏故先侵蔡蔡潰始揚兵臨楚進次于

陘如此則豈為挾隙而興若果由一姬致怒則列國豈肯舉衆以從之乎又何以為齊桓也况召陵之盟春秋猶以為善侵蔡伐楚亦聖人之所與也原註齊桓自即位至僖公元年以前凡會遇盟十有三而皆書爵舉兵者十有四皆書人以其攘夷狄救中國之功未著微之也至侵蔡伐楚始書其爵以其攘夷狄救中國之功已著故善之也或又曰入據其地曰侵則伐中國之功已著故善之也或又曰入據其地曰侵則伐楚次陘陘楚地也何以不言侵夫學者不能據經以攷傳記率多拘泥傳記或取雜家之言以解經否則臆說此聖人之旨所以曖昧而多未盡明白也原註或謂書侵伐者誌其侵伐者誌其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用兵之淺深其說亦非也侵國非深入然亦有深入者焉侵蔡蔡潰豈淺也哉聖筆區區記其淺深將有何義深者罪重淺者輕乎是不然矣侵伐皆先王討有罪之兵行之不同故其名各異諸侯徒知僭用侵伐之法而失先王所征之義或顯然稱兵以臨之者非有賊賢害民之罪矣有非顯然舉兵以臨之者非有負固不服之罪也各自讎黨相傾軋耳仲尼從而誌之以見徒有侵伐之名而無侵伐之義此其所以終于暴亂也

外夫人書葬辨原註齊侯葬紀伯姬義

春秋內夫人則書薨書葬吾女為外夫人則書卒不書葬降于内夫人此春秋之常也外夫人不書葬而書葬者非常也莊公四年齊侯葬紀伯姬三十年葬紀叔姬

襄三十年叔弓如宋葬宋共姬此三者聖人之特筆也其葬紀伯姬者何以譏錄也何譏爾夫齊襄迫逐紀侯而奪其國而葬其妻是行豺虎之暴而為女子之仁可惡也非可善也伯姬魯女身死國滅臣子不克襄事魯主而葬之可也反坐視而莫之恤親親之道何如哉故書齊侯葬伯姬所以著齊侯之非正而責魯之忘親親之道也所謂文起此義見于彼交譏之也其葬紀叔姬宋共姬者何以賢錄也何賢乎紀叔姬曰紀國雖滅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五

紀季以酅入于齊為附庸則宗廟猶存于酅也叔姬紀侯之媵伯姬既卒夫逐國滅無從而歸于魯終焉可也改醮焉可也叔姬以魯雖父母之邦而父母無存兄弟既故與其子身沒齒于魯與改醮而事人孰若歸死于其夫之黨以承紀之先祖之為愈也于是歸于酅以奉其祭祀焉而終其身迹雖涉嫌是亦變之正也語其義足以律淫語其恩足以成孝婦道為得之矣不可謂其非賢也聖人于歸酅與卒與葬皆書曰紀叔姬者明其

守為紀侯之婦非再歸于紀季故曰以賢錄也或曰婦人謂嫁曰歸經曰紀叔姬歸于鄆則再嫁之辭也男女之別人之大倫既為紀侯之媵又為紀季之室其亂大倫莫甚焉聖人于卒于葬皆繫于紀者不與其歸于季也曰是不然也春秋之貶常于其甚焉者加之不一而加之也若叔姬實再嫁于季則書其歸于鄆足以見其不正也又何于卒于葬一一而不與此其證一也凡魯女為外夫人則尊與己敵于其卒也已為之變服九月之喪故書其卒錄我恩禮所及也其適公子大夫則非己敵不為之變故不書卒如叔姬實再歸于季則尊非己敵又何書卒此其證二也叔姬以隱七年歸于紀莊公十有二年歸于鄆自隱之七年至莊之十二年凡三十有五年計其歸紀之初年亦不下十六合而計之則歸鄆之時叔姬已五十餘矣借使叔姬欲嫁則紀季豈慕色而納之此又其明證也或曰叔姬妾爾以奉先為己任正乎曰古者諸侯一取九女禮無再取故嫡卒

則繼室攝行夫人之事叔姬則伯姬之媵紀侯之繼室伯姬既卒叔姬則夫人之職矣叔姬不以夫逐國滅二其心終身以奉其祭祀禮用無嫌可不謂賢乎是以書其歸紀書其歸鄆書卒書葬以其賢而特錄之也不然叔姬妾爾事豈得登于策哉何賢乎宋共姬曰死或重于太山或輕于鴻毛是死者非難而死得其所者為難婦人之行以貞為大共姬以禮自將逮火而卒可謂能處死矣舉世一人而已雖古列女何以加諸聖人書其卒書我大夫會葬又書其謚如此者以其賢也春秋之時驪姬禍晉夏姬亡陳文姜哀姜之亂魯宣淫恣縱恬不為恥與夫杞姬案杞姬原本作紀姬攷經僖公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作紀姬誤今改正蕩姬鄭姬之輩或來朝其子或來求婦無父母而歸不待媒而合逾法越禮比比如此則天下之婦道可知矣若紀宋二姬之守節果多得也哉聖人取此貴于春秋所以經天下之婦道也或曰聖筆特書二姬之葬異于其他惡用知其賢也曰春秋所書詳貴而略賤詳內而

畧外故魯君則書薨書葬大夫則書卒不書葬降于君也至于陪臣未嘗一書焉內夫人則書薨書葬吾女為外夫人書卒不書葬降于內夫人也至于妾媵則未嘗一書此貴賤詳畧之辨也今二姬特書葬是登進而貴之使與我夫人同也登進而貴之非以其賢而何或曰葬一也彼伯姬亦書葬何以不得為賢錄也曰葬雖一

攷其事跡則異豈可同也彼初書紀侯大去其國次書齊侯葬紀伯姬伯姬蓋魯女也觀其辭則知其非正故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八

曰以譏錄也春秋有美惡不嫌同辭者以其屬辭比事而善惡自辨此類也辭同而事異事同而辭異聖人皆有予奪于其間此正筆削之大法知此然後始可與語春秋矣若屬其辭則同比其事則異而皆以一類說之此杜征南左傳之癖耳非善學也公穀大意以紀伯姬叔姬書葬以紀亡共姬以火卒皆隱而葬之夫聖人之作春秋特以垂訓天下後世豈特為一時之隱痛之私情哉左氏謂共姬女而不婦失聖人之旨亦甚矣二

南為王化之基闢雎鵲巢歌詠后妃夫人能以禮法自閑而已共姬不憚一死以守禮法此列丈夫之所難况于婦人乎况于春秋之時乎易過涉滅頂凶无咎以其殺身成仁共姬亦近之矣愚恐後人以所善為非善故特詳春秋之說

楚子敗績辨

案左氏傳鄢陵事楚王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子反曰側亡君師敢忘其死聲子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九

與子木言鄢陵之役曰楚師大敗王夷師燬則楚師敗績可知矣而經書楚子敗績非特舉其重而已斥言其敗甚其惡也穀梁曰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目也若然假如君雖傷而師則勝又可謂敗乎公羊亦曰王夷也則宋公傷于泓吳子傷于檮李何得不稱敗乎其說皆知舉重者而不知聖人有微旨焉凡春秋書戰師敗而君死則曰滅沈子胡子是也師敗而君亦傷焉亦止曰師敗績而已以衆為重故也于泓于檮李不稱宋公

吳子敗績是也獨此斥言楚子之敗者所以甚其惡也
叔時稱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姦
時以動而疲民以逞郤至亦云楚有六間則楚子之惡
亦可知矣當是時晉厲雖無文公之賢而其大夫輯睦
未失霸主之政晉國強盛諸侯服從楚既貪婪不道屢
軼上國爭主夏盟舉不量力以致身喪師敗是自取之
也故聖人斥言其敗所以甚其惡也春秋所書有違常
例者皆有旨也是故梁人書其亡者自取其亡也鄭直
書其潰者自取潰也王室直書亂自亂也鄭棄其師自
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楚子敗績自敗績也凡此皆
所以甚其惡而以警訓于後世也先儒有曰楚子傷目
而退師實不敗故不言師據經書楚子鄭師敗績則楚
子敗績矣豈獨有一人之傷而可謂之敗績是不思之
甚也

之弟辰自蕭來奔罪正同不書其叛者蓋時姦謀逆節
既兆國人覺之未及發遂奔故不言叛然而猶書自鄭
者庸見據乎鄭也書出奔者庸見不容于國其為惡可
知矣所以如此書之者不使姦臣之幸免所謂春秋誅
意正此類也原註或謂不言叛者不公羊曰不言叛為告耳未盡春秋之義耳公羊曰不言叛為
公子喜之後諱也君子之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
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此乃常談非君子之篤論也夫
君子之于善惡非怒而加之斧鉞也非喜而崇之名器
也方其通天下之故成天下之務則好惡與天下同天
下之所惡則從而罰之天下之所好則從而賞之賞罰
君子無容心焉是以賞公乎善無敢投隙以徼賞罰公
乎惡無敢側目以怒罰此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也
如謂賢者子孫雖為惡猶當諱之是罰不行于賢者之
類何以為直道也夫以商紂夏桀皆聖人之後至其罪
浮惡溢湯武合天下而誅之管蔡二叔文王之子王季
之孫咸以惡誅其事播于詩書仲尼從刪定之而不為

公孫會出奔辨

原註與叔段不言叛同

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此與華亥自宋南里出奔宋公

裁減者無容心焉耳何獨于春秋以一公子之賢至其後裔雖為國惡猶為之諱是豈春秋之義也穀梁子曰自鄭專乎鄭也曰公孫何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人臣不以邑叛常事豈足錄哉據實命卿故姓氏得書于策耳凡春秋書出奔者皆罪之矣春秋之時大夫公

子之出奔非以富侈強逼見猜懼討而竄則汙行逆節既著國人同力而逐之亦或同僚自相傾軋不勝而亡未必皆有元惡巨罪然仲尼不書其事而止稱某氏出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十三

奔者專罪之也夫君子之事君也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故可則進否則退用智于先見幾而作何遽不能自措于無難之地而有奔亡之禍哉故聖筆不書其見逐皆言自奔專罪之也所以警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者也有書自某邑而奔者用見其專邑以叛不勝而亡正公孫會之類是也間有變文書某侯之弟出奔者亦見其兄之不能容兩譏之也蓋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所以隆君臣之義而抑兄弟之恩者無他人倫大綱君

臣父子耳君臣之義不隆則上無以制下人倫之道或幾乎廢矣故兄弟不得以屬通間有兄弟云者皆為微旨也若夫本無罪避難而出則不書齊襄之亂子糾來奔不書于經是也

戰辨上

外戰書于春秋者十有六書人者四

原註莊二十八年甲寅文七年于令狐十二年于河曲

昭十七年于長岸書諸侯者七

原註僖十五年于韓十八年于甗二十二年于泓二十八年于城濮文二年于彭衙

成十六年于鄢陵定四年于柏舉書臣者五

原註宣二年于大棘十二年于邲成二年于新築哀二年于鐵十一年于艾陵○案經哀公二年戰于鐵原本誤作鍼十一年戰于艾陵原本誤作十二年于文陵今改正

言戰不言敗三

原註令狐河曲長岸敗不獲一

原註甲寅之戰衛人敗績直書某侯敗者一

原註楚子敗績夫敗未有言

韓獲晉侯

不言敗而言

人者衛稱人何曰所以惡衛而甚齊也案傳惠王命齊

侯伐衛以其助立王子頽衛侯不服而與齊戰故書伐

書戰以見其不服惡之也次書衛人敗者不予以臣下有

師衆以敵王也其不地何

原註伐宋不稱齊戰于衛也

五大夫奉王子穎作亂惠王有以致之豈特衛侯之罪
况其既死縱可罪已易世矣惠王不能省躬罪已而謀
動干戈于下國豈明王之舉齊侯不知獻可替否從義
不從君之道遽擁兵以殘人民豈賢方伯之所為又况
取賂而還辱王命乎此齊侯所以貶書人甚之也貶齊
則不予惠王伐衛從可知矣不然春秋奉王命伐罪止
此一役烏得不善齊侯哉其言戰不言敗何曰勝負敵
也或略之也令狐河曲以秦晉之迭暴長岸則吳楚非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十四

中國故皆畧之所以惡之也不言敗而言獲何曰所以
惡晉侯也三施不報以致韓之役猶且復諫違卜是自
取獲之道也敗未有直書某侯者楚子敗績何也曰甚
楚子之惡也棄好瀆盟姦時以動而疲民以逞自取敗
之道也

原註或曰君獲不言師敗績何也

春秋以民為重

河曲之戰何

以不言及曰二國自殺役以來迭興師衆報償其戰已
亟矣故聖人至河曲之役不別其主客而一其罪且畧
其將帥而甚其惡也

原註主客皆書人

廟之戰何以言宋及齊

國及夷狄春秋之義也戰未有不日其不日者何曰春
秋以民為重戰用民命故皆謹而日之其不日者史之
缺也

原註如日食未有不書日亦有不書日是知史有缺文也

或曰泓之戰宋公及

楚王

原註時楚莊王貶書人也

城濮之戰晉侯及楚人柏舉之戰吳子

及楚人而邲之戰則晉荀林父及楚子翬之戰則晉魯

曹衛大夫及齊侯何楚之大夫皆書人也曰晉魯曹衛

中國也故君書君臣書臣若夫楚則春秋之夷狄也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十五

襄之時君臣皆得書于經者非善之也著其強盛也然
好會之事若侵伐之類則書之臣之姓氏猶可言故也
至于戰則與我為敵矣君而敵我尚可言臣而敵我甚
矣故其大夫皆書人微之也所以存中國而抑夷狄也
艾陵之戰直書矣尤略于楚其義亦同故也

戰辨下

春秋書內與夫外戰凡七不言者一

原註桓十年于郎是也○案經桓公于宋十七年于郎原本誤作十一年今改正

書及者四

原註桓十二年于宋十七年于郎原本誤作十一年今改正

奚莊九年于乾時僖二十二年于升陘是也

言會諸侯及戰者一

原註桓十三年己巳

之卿會外大夫及戰者一年于原註成二郎之戰不言及何

原註成二郎之戰不言及何

曰齊衛鄭之君無故興兵加于我故不言及而曰來戰

觀其文若三國自戰然所以甚三國之毒衆也春秋書

戰二十有三于內始于郎于外始于宋故聖人于此二

役深誅其首惡冀後世覩此知戰之不可輕用也兵凶

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春秋之戰不得已乎其四書及並不出內名何曰舉國之辭以衆為重也春秋內戰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六

與平不出名

原註不與公大夫止書及而已蓋戰則毒衆平則解憤釋

怨衆獲免于干戈之役其禍福不止繫君大夫而已故

二者皆舉國之辭以衆為重也衆實國體存亡繫焉孟

子曰民為貴君為輕是春秋之義也已已之戰何以言

公曰可言也外有鄭伯紀侯與焉故也敗某師何以言

公曰我勝故可言也戰則我敗不可言也已已之戰何

以不地原註于郎于奚于升陘皆魯地惟己不地也曰諱之我國都也乾時

之戰何以不諱敗曰春秋之微旨也春秋之義有不恥

者亦以不恥書之故有微文以見義者亦有因其不恥

直書以著其惡者會于稷以成宋亂乾時之戰我師敗

績是也桓公內則弑君篡國外則成亂受賂納其賂器

於大祖之廟恬不為恥故聖筆從而書之文無所迴隱

莊公忘齊襄之殺其父為之主婚會之伐衛及之行狩

共之圍鄭恬然不以為恥故聖筆從而書之文亦無所迴隱此所謂因其不恥而直書之以著其惡之甚也

戰敗雜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七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城濮之役文所

以攘夷狄惟此可以當之鄢陵之役雖無桓文之功亦

以中國而敗夷狄抑其次歟不然比泓與邲之役反見

敗于夷狄者異矣至于河曲之役則又甚可惡也春秋

內戰始于郎外戰始于宋聖人于此二役特異文以書

之誅其首禍民也由是知凡書戰皆重其事也其所予

者信乎彼善於此而已爾至其書敗者亦然春秋之時

四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線列國有能戰而敗之比之中

國而敗中國與夫反見敗于夷狄者有間矣然中國之敗夷狄夷狄之敗中國聖筆無予奪于其間哉曰此春秋之微旨也夫四夷之于中國猶望舒之對大陽雖不能相無而明暗自殊至于猖狂跋扈侵軼莫制由中國之失其御也詩不云乎雅盡廢則四夷交侵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故聖筆一類書之以見中國之失道而後四夷乘之也且聖人于春秋既予桓文之攘夷狄至于其他之伐敗侵戰夷狄者又一一而予之則後世徒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卷二

六

知利兵堅甲以服四夷而驅吾赤子糜爛于不毛之地將接迹而記則舞干因壘不足取信文德來遠殆為迂闊之談于此見聖人防世之慮深矣

言伐言圍辨

春秋之文出則聖人之筆削一事之誌或詳或畧而予奪在其間不可以常例拘也凡伐國不言圍邑舉國為重此其常也間有兩書所以甚其惡也經書圍四十有四伐言圍者凡九皆所以著其惡也或曰僖之六年齊

桓率諸侯伐鄭圍新城討其逃首止之盟也桓公屢合諸侯以獎王室衛中國而禦四夷雖盟會侵伐不自天子出可謂變之正也鄭伯不從其約不可謂無罪矣何以書伐書圍曰鄭之叛華興諸侯而伐之可也遽入圍其邑如此是徒恃兵力之強耳昔者有崇不道文王伐之不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崇降鄭之逃盟未若崇之不道桓公能為文王所為乎鄭將聽命不暇矣惜乎不知出此惟務以力服人故聖筆再書其圍以著其甚也或曰然則凡書圍皆非善歟猶有可道者亦有甚可惡者僖六年伐鄭圍新城與二十八年圍許是皆桓文之霸欲一諸侯而尊天子同與國以禦四夷以他比此為善矣所謂可道者也與夫襄之元年列國大夫圍宋彭城為宋討魚石之叛也比哀之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圍戚為子拒父者不猶愈乎觀彭城繫于宋而戚不繫于衛則聖人予奪之意在其間矣或曰若然新城之役何以猶甚齊桓也曰聖人褒貶各于其等加之不

可一例論也齊桓公方伯也不能敦德崇禮以服叛懷遠惟兵戎師武是賴豈方伯之道哉故討鄭之役再言圍以方伯之道責之是責賢備之義也且桓公自即位以來盟會則書爵侵伐則書人至召陵之役後侵伐用兵始出其爵則聖人貴文德賤兵戎可知矣伐鄭之役亦書其爵則與其討鄭亦可知矣然猶書圍新城者豈非責其不能退反自修遂恃衆圍之也歟或問曰魯自圍其叛邑聖人書之與圍外國邑無異何也曰是春秋

之微旨也夫為一國之君聽一國之政威不足與有制德不足與有懷而陪臣至于據邑以背則國無政刑可知矣臣竊邑叛其罪顯君失政刑而致臣之叛其事微春秋之作所以明微也故不書叛而直書圍某者專以罪上也所以端本也冀後之君子前觀而後自反也

原註

公穀之說皆不足取先儒又謂伐則言伐圍則言圍案左氏伐國而後圍者多矣書于經者止此數處其說亦非也

隱六年書鄭人來輸平左作渝平曰更成也說者云變更前惡復為和好非也凡書渝者變壞之辭如渝盟者變壞其盟而不賴之也果書渝平則與渝盟之類同是與鄭未有好案經前四年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則此年與鄭講和明矣蓋非渝字當從二傳以輸為正四年翬既會宋伐鄭五年宋又伐鄭圍長葛鄭伯畏魯復與宋連兵攻己故使求平于我必曰輸者有所輸也委送財幣之辭也

晉饑秦輸之粟則知輸者委送財幣之辭得非厚財幣以求平于我乎平者有不平也謂已構怨憤齟齬今講好使彼此解釋如初故曰平也平則兩國和好民得捐戈舍甲反襟襯于畎畝之中其利不止繫君大夫而已故春秋凡平雖使行其間不書但舉兩國以民為重及齊平暨齊平是也及者主我而書暨者及之難辭不得已而相及若與鄭平二國之願當主我而書曰及鄭平如不得已而相及當曰暨鄭平今不言及不言暨而曰鄭人來輸平者用見

鄭有所輸而求平也魯鄭兄弟之國魯不顧兄弟同姓之親會宋伐之俟其厚幣有輸于我然後與之平惡甚矣故聖筆變常例書之曰鄭人來輸平專罪魯忘親親之道也春秋凡外國有事來魯譏獨在魯則畧其外止書人齊人來歸衛寶是也此書鄭人獨在魯可知矣其後鄭伯猶歸我以邑則此年來有輸益信矣原註公穀云輸者墮也鄭與我未有成亦不足取果我與鄭未成安得八年有歸祊之事孫復謂輸誠來平亦臆說也

及會不出內名辨原註戰與平皆不出內名戰自有論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春秋辨疑

三

周自東遷而後其禮法之在天下諸侯擅僭就盡故春秋所書事大致非正也然而猶有可道者亦有甚可惡者聖人經世隨變不泥常舊故有微文以與之者有貶以甚其惡者有直書而善惡自辨者有諱避以見其義者凡經書公及某者與大夫及其之類著其內為主也書公會某大夫會某者著其外為主也其善惡輕重歸于主者耳有書會而不出內名書及而不出內名者示有貶焉抑且有義也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

公陳侯案經宋公下有陳侯字原本脫去今補入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其不出內名何曰示獨貶乎莊公也夫齊桓公之霸服強輸弱寧輯華夏列國從之則安叛之則危曷為貶乎莊公曰莊公之父見殺于齊襄是魯與齊有不共戴天之讐襄死桓立讐雖易世人子之心當如何莊公前既與齊桓盟于柯矣今桓大合諸侯公又往焉魯無不忍之意豈孝子之心宜若是哉故聖人不言公會以示貶焉所以勗廉恥而教天下以孝也春秋之貶常于其甚焉如凡盟或彼此有約至于同則與之同矣讎人之子而與之同可乎是于柯猶可言也于幽甚矣故不貶于前而貶于此若使莊公之念父讎為不可忘願為社稷計抑不可役齊桓之功著矣不與隱忍含恥以就之則不可罪矣奈何恬然不少置懷也或曰此會獨不出名何以知莊公之不恥也曰以經知之雖齊襄之在公為主婚會之伐衛及之行狩共之圍鄆聖筆一著之用見其無恥此不待貶而知其惡矣今桓合天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春秋辨疑

三

下之諸侯而同之公亦同焉無恥甚矣是以聖人獨于此內一貶乎公而外實與齊桓所以書齊桓之爵也夫忠孝廉恥人倫之大閑猶飲食膳羞不可一日而忘使為臣子俱無廉無恥不忠不孝雖有四海惡得而治諸先王所以制復讐之禮者豈謂申孝子之寃而已哉誠恐忠孝之薄于天下也如魯莊公者又烏能免于聖人之貶哉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其不出內名何曰貶其背中國而與夷狄也是時齊桓公

既歿諸侯莫相統一夷狄復肆侵軼宋公首舉曹南之盟紹霸業雖無齊桓之賢其志亦足與也列國不能與之同心協力捍衛中國而復引強楚為齊之盟卒使楚人得志執宋公于孟敗宋師于泓圍陳伐齊方行上國衣冠之俗幾于遂泯故聖人于此外皆書人而內不出名以示貶焉夫四夷可以兵威不可輕以禮讓接爾以禮讓則必啓其貪婪之心楚自晉文之後爭主夏盟至靈王即位遂大求諸侯為會于申執徐子殺慶封誘滅

陳蔡而戕殺其君臣至于投龜詣天欲必吞噬寰海其後吳越繼興效楚一轍中國遂橫潰輜裂無可奈何而春秋終焉本其由來皆諸侯有以啓之也然則夷狄何可輕與同事哉是以春秋許夷狄不一而足此齊之盟所以不免聖人之貶也僖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案經齊人下有陳人字原本脫去今增入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其不出內名何曰貶其踰禮而要上也夫楚自泓戰以來猖狂不道鯨吞虎噬陵暴夷等列國之君俛首

從之晉文奮起征曹伐衛敗得臣于城濮盟諸侯于踐土夷蠻號却諸夏復競王室復尊功足錄也然文公既再召天子監盟矣今又使大夫致王臣盟列國于翟泉是皆挾上以臨人瀆大典而傷名教如此何可言也故聖人于此外皆書人而內不出名以示貶焉夫王者之能制天下以其尊無與伉勢無與敵不可得而屈也如得而屈諸庸詎不能制天下必至于失天下此晉文雖有蓋世之功振主之力翟泉之舉猶不免于聖人之貶

書及盟而不出內名者四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文二年及晉處父盟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是也宿之盟何以主客皆不名曰不與之也夫盟會之禮天子或以發邦國之令而申天下之政諸侯專之猶曰不可况大夫乎隱桓之際諸侯無大小皆專而行之文宣而下大夫無内外皆專而行之不正甚矣聖人惡之故春秋之始諸侯為盟會則直書之以著其不正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是也大夫為盟會則貶之以甚其惡及宋人盟于宿是也至于文之二年垂隴之盟不書外大夫名氏譏自是政在大夫也自文公以前有書內大夫與諸侯盟者以其重在諸侯不俟貶乎內而見也說者以宿之盟俱微者是未盡聖人之旨也隱桓之際政未逮大夫况微者有專盟會之事乎且微者之事聖人不登于冊以其位卑權輕不為國利害此所書之大法也夫上下有常勢尊卑有等衰不可踰也上之所為下者不得而擅卑之所事尊者不

得而親易此亂之道也是以春秋尤謹于名分今齊以高傒盟莊公晉以處父盟文公是以大夫敵國君也魯不使正卿盟蘇子是以國吏敵王臣也其亂上下尊卑之分如此將不可以訓矣故聖人于此三者內皆不出名以見其義凡公與外大夫盟非大夫專伉公自屈體與之則書人公及莒人盟于苞來之類是也外大夫專伉則名之以著其惡今書高傒處父則罪其專伉亦可知矣雖然高傒不去氏而地盟處父去氏而不地盟何也曰防之盟莊公欲婚于齊雖高傒之伉亦公之志至處父之盟則晉侯以文公不朝為是故屈公與其臣盟是魯之恥故處父去氏以重其貶不地其盟諱之也或曰處父不氏未命也據次年救江書陽處父豈至是始命之也重其貶可知矣或曰蘇子書及盟烏辨其與內微者曰王之卿大夫其尊與國君同如實文公與之盟則勢均位敵不俟乎貶而後見其不正也春秋自文公之世政在大夫故大夫盟會則書人今內不出名用知

其微者也故曰春秋之有貶而後見其義者此之類也

書及伐而不出內名者二

原註桓十二年及鄭伐宋戰于宋故不在此數并在戰說

桓十七年及宋人衛人伐邾僖四年及江人黃人伐陳

是也之二者非獨罪其專兵又有旨也據左傳宋與邾

爭強而伐之是伐邾者宋志也桓公背趙之盟從宋伐

邾其無故棄信毒民如此惡甚矣故聖人不出內名以

貶之書及者以我主之專惡于魯也伐陳之役魯實受

命于齊討陳以轅濤塗之誤道也是時伐楚方退師未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三

逐國非公親行則大夫帥師以往今內不出名者不予以

受制于齊也書及江人黃人若我帥二國者不予以齊桓

之討陳也諸侯受命天子正也諸侯而受命于諸侯非

正也陳大夫不欲諸侯之師逐由己者師不整也齊侯

知討人之罪而不能省厥躬豈古賢方伯之事哉故聖

人不予以其伐陳也此二役俱非微者其不出內名皆不

予之亦各有旨也凡書戰與平皆不出內名何也曰舉

國之辭以民衆為重也平則釋憤解怨民免于干戈之

役戰則驅民之死地其利與禍不止繫君大夫而已故

二者聖筆不出內名舉國之辭以民衆為重書曰民為

邦本本固邦寧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故春

秋所書大致亦以民事為重又凡外大夫來聘而後盟

者盟在大夫也故內皆不出主名不予以其專也成襄之

世諸國大夫專權尤甚雖承君命來聘復自要結信誓

以從其欲故不出內名示不予以至定哀之際諸大夫

抗君而致國或自相傾覆皆藉外國之援焉其禍兆基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三

于專盟矣此聖筆所以一一書日謹其兆禍端故也

原註

成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

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十一年晉侯使

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襄七年冬十月衛侯使孫林

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凡此者皆以來聘而後盟者

只書名不書其地在其國都可知惟盟于劉獨地名者

非其國都也天子會諸侯或有大疑則為壇盟于都城

之外魯侯與列國大夫盟于都城之外其惡可知矣公

穀之說得其義先儒或曰不出內名則公為從簡辭也

春秋之辭雖簡而必使足以辨事實不如是之簡也○

案十一年原本無一字經文郤犨

來聘係成公十一年事今增入

有蜚辨

聖人于春秋記災異記災重其害及于民記異者人道失敗而兆禍亂皆所以警訓于世非是二者不登于冊故一穀之災必書而月蝕之變不書以月食者常事而穀為食用一穀不登民或艱食示憂民也

原註春秋一
災亦書定元

年十月隕霜殺菽是也公羊云一災不書非也或曰周之十月乃夏之八月未當隕霜縱隕霜未當殺物此記異也若然但書隕霜殺草足矣何必指言菽也蓋不知聖人以民食為重一穀不登亦書亦後世之憂民故也

莊公二十九年書有蜚說者云乃蠶蟹即負盤臭蟲

案爾雅蟲蠶郭璞注蟹即負盤臭蟲原本負臭誤員具今改又郭璞但云蟹而不云蠶蟹則以爾雅蜚蠶連讀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春秋辨疑

三十

處所引乃兼采邢疏也

果爾則非災非異聖人何錄焉據山海經

蜚如牛白首一目蛇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枯見則有兵役

案見則有兵役山海經作見則天下大疫劉原父釋春秋引之作見則其國大疫此云兵役或當時引用之訛或山海正此物也

原註郭璞贊蜚云蜚之既名體經傳刻不同似無害所經枯竭甚于鳩厲萬物攸懼思爾遐逝○案今本山海經圖贊既作為攸作斯

凡言有者皆以有為非常者謂非災則異也案春秋書有蜚後中國伯侯相繼而干戈歲侵勞役日滋自成公而下比文公以前年代相若而侵伐盟會弑滅叛亂幾倍于前獲麟而後

強弱相并遂峙為戰國及于秦氏天下生靈廢殘于兵役矣蜚之為兆抑信然或曰先儒謂春秋記異不言其事應子今云何矣曰是推達者之言也天道遠固有不可得而知亦不可以一定而論然天事恒象禍福之來焉則自得之而中人亦知恪敬天戒恐懼修省不敢自逸此其大旨也其所記者豈徒然哉此未易與淺學者論也或曰鶲鵠言有來巢何也曰鶲鵠于他方為常禽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春秋辨疑

三十

非以巢育于魯為無

原註傳云鶲鵠不踰濟

故書有書來如自他方而來書巢此亦記異也蜚蛾之類非常物故直書而已夫神以知來凡祥與異皆來事之驗史氏所載抑班班可攷而漢儒不達多附會為之說故使好辯者謂皆不足信蓋亦未之思耳

不書弑君之賊辨

春秋之文有罪衆人之所不罪者有疑衆人之所共疑者罪衆人之所不罪不予以姦人之幸免也疑衆人之所

共疑慮無辜之濫及也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眚聖人垂世之軌範也是故許止之進藥趙盾之出奔楚比之劫立歸生之懼譖陳乞之泣訴皆非親割刃于君者而仲尼一一以弑君加之不予以姦臣之幸免也鄭伯髡頑楚子麇案麋原本作麇今從經文改正之死有不可知者仲尼皆以正卒書之不原其賊何慮無辜濫及也若包藏禍心以為國患使得幸免則大偽大姦者獲逞矣若迹涉闇昧必加之刑則良善稚弱有以誣罔而受大惡矣此春秋

之訓也左氏以二君書卒皆從其赴且雖甚講修案講修二字義不可解當有訛誤之人亦知弑君為大惡春秋之時弑其君而自立者衆矣又肯使赴于鄰國曰某弑君乎使弑者皆不以實告春秋又何從而書之蓋二君之死事涉闇昧不可決知故聖人不書弑示與衆共疑也果當時明知子駟之賊鄭伯公子圍之縊楚子豈得不書哉莒庶其密州齊悼公三人傳皆言以弑死而經書卒其意亦若此不然作傳者妄當以經為正

書至辨

原註魯之出而有二事者或以前事致或以後事致或不致事或本其事致之三家

諸儒皆失其義故詳其說焉

魯公之出春秋或書至或不書何也所以謹公之行而致其義也國君一國人神之主出入之際存亡以之不可以輕古之君國非述職與夫王事未嘗出境以其橫天下非其侵伐則盟會之行矣故聖人于其出而有憂危則書至雖無憂危而久留于外亦書至所以然者

示君人者不可輕也國衆不可久于外也案隱公之世當春秋之初天下之亂未甚構雖有盟會侵伐未嘗書至至桓公盟戎于唐會諸侯伐鄭致會致伐始于此矣莊僖之際盟會至數而鮮致者蓋是時齊桓外攘夷狄內安諸夏屢合諸侯不以兵車故魯公之出無他虞也成襄之間晉楚爭霸干戈歲侵故盟會鮮不致焉昭定之時諸國大夫專政尤甚魯亦有季孫之患故終于獲麟公出罕有不致者雖內伐邑亦致焉由此言之則書

至者危其行也懼其不至故書至也猶之大夫使而歸

未嘗書至惟被執而歸者則書至皆憂其不返幸其至

而書也

原註襄公自楚還至方城聞季孫取卞遂不敢入則知書至者危其往而幸其至也然魯

公一出而有二事或以前事致或以後事致或不致其

事或本其事致之則又有旨也案聖筆所誌如二事俱

正則以前事致俱不足取則主後事而致之有善惡焉

則擇其可道而致或惡之或予之也僖六年公會諸侯

伐鄭遂救許公至自伐鄭是時齊桓公霸諸侯討鄭以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三

其逃首止之盟而救許則有憂中國之心此所謂俱正故以前事致著其本謀也定四年公會諸侯于召陵侵楚盟于臯鼬公至自會晉侯合十有八國之衆謀為蔡伐楚終亦不克而使伐楚救蔡之功反歸于強吳雖復盟于臯鼬何所為哉故書曰侵楚明其不敢顯然舉兵以臨之書曰公及諸侯盟于臯鼬者不予以晉侯之專是盟也凡公會諸侯而後盟未有再出公而言及者以其主在於外也獨此再出公而言及惡晉侯不能攘夷狄

而安中國不予以者也故以內為主而書公至自會所謂俱不足取則主後事而致之也所以反主于我者如

非彼焉以見其不足予也成之七年會諸侯救鄭同盟于馬陵十七年會諸侯伐鄭同盟于柯陵是時中國不

振諸侯無桓文之資不能與楚爭鄭雖有救之伐之之役徒勞而已故皆書至自會著其救之伐之之不足道也

也僖二十八年會于溫遂圍許公至自圍許以後事致也襄十年會于祖

案相原本誤作桓據經文襄公十年會于祖杜注楚地莊加反今改正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三

遂滅偏陽公至自會以前事致也蓋溫之會晉文致天王而朝之桓之會則會吳而滅中夏之國故一則以前事致一則以後事致所謂有善惡焉擇其可道者而致也

原註召天子不可道也故以後事致曰至自圍許滅諸夏之國亦不可道也故以前事致曰至自會又

僖四年會諸侯侵蔡遂伐楚盟于召陵公至自伐楚是時楚國猖狂不道侵犯中國齊桓病之久矣會于檼盟于貫以謀之蔡其與國于是侵蔡伐楚盟屈完于召陵卒使強楚率服訖桓之世截然無侵突之患則齊桓之

功著矣故以伐楚致所謂本其事而致之予其伐楚也

襄十一年案盟毫城北會于蕭魚據經文為襄公
十一年事原本作二十一年誤今改正會諸

侯伐鄭同盟于毫城北公至自伐鄭是年又會諸侯伐

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此晉悼之霸也鄭自桓文死或

即夷狄或歸中國故晉悼比歲大合諸侯而伐之鄭輒

反覆毫北之盟鄭雖同之尋又叛去故書至自伐鄭以

見盟之未能服鄭蕭魚之會鄭卒歸中國楚不敢爭者

二十年皆晉悼之迹亦可道也故書至自會予其會之

欽定四庫全書春秋辨疑卷二

也然則齊桓伐楚盟于召陵不以會致何也曰征伐刑

也盟會禮也禮以綏中國刑以威四夷楚南夷也未嘗

與中國盟會伐之可也盟之豈得已哉詩曰戎狄是膺

荆舒是懲此之謂也鄭中國也嘗與中國盟矣伐之為

不得已會之為可道也故于鄭致會予其會也于楚致

伐予其伐也言伐不足以懲之此聖人崇中國外四夷

之深旨也又襄十八年會諸侯同圍齊案盟于祝柯至
自伐齊為襄公

十九年事雖與會諸侯圍齊歷時不
久而年代不可混淆似脫次年二字盟于祝柯至自伐

齊此則不予列國同力而圍齊也齊之侵暴夷等伐之

可也畢力圍之甚矣故以伐致案僖公會諸侯圍許至

自圍許特晉文始霸兩合諸侯許皆不至圍之可也此

不以圍致則不予列國圍齊可知矣又成十三年公如

京師遂會諸侯伐秦公至自伐秦以見公之朝王非其

本志則惡可知知此所謂本其事而致之以惡之也又

成十六年案成十六年原本作十七年據經文執季孫
行父事在十六年則會諸侯伐鄭云者當亦

即指沙隨之會傳云會于沙隨謀伐鄭也且經書不見

公指晉侯也篇中云不見禮于晉侯則非十七年冬之

欽定四庫全書春秋辨疑卷二

會諸侯伐鄭公會諸侯伐鄭晉人執季孫公至自會以

公不見禮于晉侯故以會致所謂不致其事也然則同

圍而致伐不予以其圍也會伐而致會如不成伐焉諱之

也又襄三年公如晉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此

不予以晉侯盟公于長樗也天子盟諸侯于國城之外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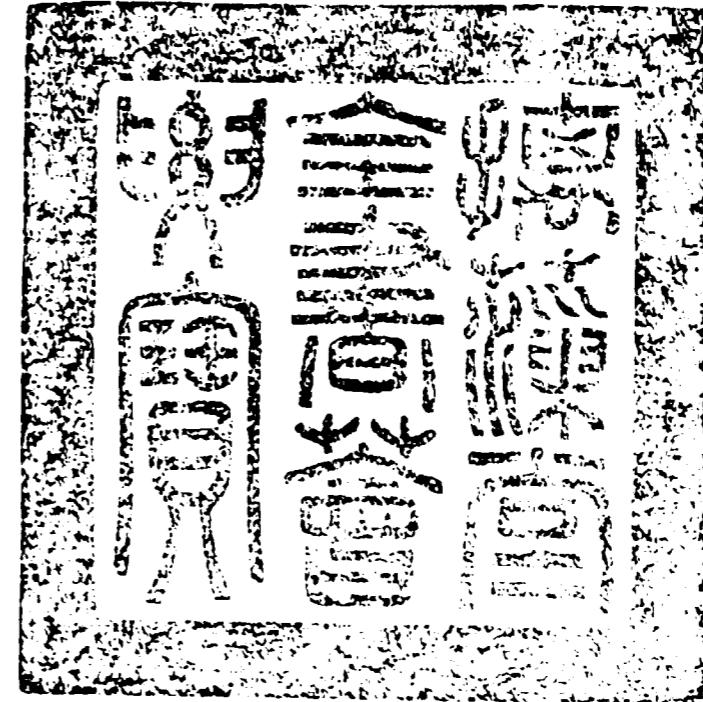
也諸侯而盟諸侯于國城之外嫌也故曰公至自晉不

予之也是故以地以國致者直謹其行也以事致者有

予有奪微旨在其中矣公羊曰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

則成十六案六原本作三
亦誤今改正年沙隨之會諸侯不見公書

至自會是年又會諸侯伐鄭晉人執季孫書至自會此
豈得意乎穀梁曰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
事致如以盟會為大則會溫不當致圍許如以征伐為
大則伐鄭不當致會如以二者為偶則伐楚盟召陵伐
鄭盟亳城北則何以皆以前事致左氏謂告廟則書至
且諸侯宗廟必在都內昭公失守在外如齊如晉盟于
刺陵皆書至豈告廟乎蓋出必告廟而後行反必定而
後告廟此邦君之常禮也左氏說乃當時之常禮耳而
不知聖人書至者所以謹公之出且以示義焉冀後世
覩此而知國君之舉不可不慎也三家之說俱失之矣
又夫人例不書至獨文公九年夫人姜氏至自齊譏夫
人無父母而歸故書至危之也文姜之淫亂幾於泯國
文公不監前禍復縱夫人非禮而行原註禮父母終不
許歸兄弟之家不
故仲尼特書于經所以勗後世閑有家之道也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趙友彬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春秋辨疑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一千三百三十三

經部

春秋辨疑卷三

宋 蕭楚 撰

石鷁辨

孔子本準魯史兼采諸國之志而作春秋著王道失政
馴致禍亂而譏切當世故簡其辭微其旨筆則筆削則
削以成一經之訓非止盡依舊史事辭也其大畧猶

見于傳記據家語孔子讀晉志見董狐書趙宣子弑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卷三

原註時趙穿弑君宣子出奔不越

境而返故家語左氏皆載孔子歎

惜之言然皆未明孔子之心也凡春秋書某人弑君非
書其親刺刀者書其為首者耳大臣之作逆亦未必自
手刃必有為之使者若後世梁冀司馬之徒皆弑君之
誠豈自手刃哉此必宣子有弑逆之謀而趙穿為之使
耳故董狐從而書之孔子又從而書之得其詳也不然
豈可以大逆之事加于平人乎宣子在當時號賢大夫
故孔子歎惜云云蓋辭藻以避諱而已非實賢之也人
固有容止賢也平居所為賢也及臨利害之勢不能守
節而甚者為裏為掩蓋多有之趙盾之後是也作傳記
不能稽仲尼之心而失其詳後之學者則又曰趙盾實
不弑若其失遠矣

今春秋亦書趙盾弑其君是則孔子依晉史
所誌而筆之也又曰孔子讀史至楚復陳曰賢哉楚王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緝

輕千乘之國而重叔時一言之信今春秋止書丁亥楚子入陳不載叔時之語是則孔子因楚史所誌而削之也

原註所謂讀史理必楚國之史若春秋不應載楚國之事如此之詳備

又曰晉文公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今春秋止書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無諸侯朝王事國語稱臧文仲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禡而春秋書臧孫辰告禡于齊不言如亦不言圭磬詩云衛為狄所滅齊桓公攘夷狄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春秋止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無意義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鶴鵠來巢不書幾鶴鵠豈仲尼獨謹于記石鷁而忽于麟鶴鵠乎聖人記災異著謹戒而已何必謹于名數此說非深達春秋者也且既曰孔子筆削矣

原註永叔亦云筆則筆削則削

使舊史所誌如此而無意義自當削之何必留此以惑後人且既筆之則是有其旨矣六經惟易春秋出于聖人手而春秋紀事不尚文其辭尤簡嚴有法一字重輕先後不妄下如星隕隕霜而復乃復之類是也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公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遂如齊至黃乃復彼二子之廢君命則同也然乃者而之難辭

案而之難辭原本作而難之辭今改正

故教書而復下書其奔遂戎敗秦師左氏載衛甯殖曰吾得罪于聖人悔之無及名藏在諸侯之策曰衛甯殖孫林父出其君而春秋無

書逐君之臣者推此質之則知仲尼于春秋有筆有削以成一經之訓非止盡依用舊史事迹辭語明矣是春秋之辭聖人之辭也經書云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歐陽永叔以六鷁石五名數先後之書之不同皆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故日曰有食之不名其食者不得而知也

原註傳曰欽然不見

壞有食之者

于郊牛曰鼷鼠食其食者可得而知也螽螟

不言有者常物也以其為害故出則名之

原註書曰螽斯而已

蛾曰有非常物也

原註有蠻有蛾

有則為非常非常者謂非常

則異也麋先言多蠻後言生者

原註多麋蠻生

蠻害物之蟲不宜生故直名其生曰蠻生也麋者所有也

原註澤之常物多則

異常抑或為害以多目之曰多麋也猶之大水大雪皆以大然後為害故以大目之曰大水大雪也獨桓八年

案八年原本作三年據經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則三字為誤今改正

雨雪不言大者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卷三

月今之八月誌其異常也

原註不為災害則不書也

然則曰多者不宜多曰生者不宜生蠻生雖在冬時不傷禾稼然而害于蔬者民之食也傳曰蔬不熟謂之饉故春秋誌之亦憂民也說者皆云蠻生幸其不為災非也不為災則春秋不書曰有者不宜有曰大者不宜大故不特書名而已

原註必言有言多言生異于螽蟬止書名而已鶴鵠曰有來巢鶴鵠者他方為常禽本非巢育于魯為無

原註傳曰鶴鵠不踰濟

故書有書來

原註宋者自外而來也書巢也如此則名以隕然後知其石見數

故曰隕石五鷁先目其數然後知其鷁之退飛故曰六鷁退飛春秋書法當然也二者常物不可言有惟隕退飛為非常並數誌之此記異也不可與麟鶴鵠同而論

麟非常物鶴鵠魯之所無其有來狩獲則異矣蓋歐陽子抑未達災異二事聖人于春秋紀災異紀災重其為害于民示後世之憂民也紀異著人道失政而兆禍亂所以警訓于世非是二者不登于冊故月食之變未嘗

一書以其常事非災非異也凡書螽螟水旱蠻生之類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卷三

紀災也書日星之變地震山崩隕石鷁退之數鶴鵠有

來巢與夫西狩獲麟者紀異也異之小可容或無應然禍亂之來其兆未有不先見者故聖人謹于紀異將使

智者觀焉則自得之矣聖人作春秋以待後之君子故辭簡旨微非若五經文理成誦童蒙可肄也則其所書

豈止徒為勸戒而已矣歐陽子又曰孔子仕于魯不用因而歸且老始著書得魯史自隱公至于獲麟遂刪修之始終無義其說愈為無據矣案傳孔子自衛反魯在

哀十一年至十四年始獲麟使孔子家藏舊魯史孔子歸得之則所書不及麟若曰得史于國則國史固有掌之者無緣獨得其殘編斷簡理必取之于國若曰獲麟之日適孔子取國史修之則春秋編年盡以誌夏秋冬首月以備四時不爾則盡于十三年可矣何必絕筆于獲麟之一句如此則謂得魯史于獲麟者其說為無據矣魯之先代不經秦火亦無衛國狄人之難故都朝市典章文物仍存不應史獨遺如此則謂得魯史止起于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卷三

隱公者其說為無據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如此則謂春秋始之無義不可也案經曰狩不言所獲惟西狩獲麟其年止書此一事如此則謂終之無義為不可也雖然歐陽子之學抑二三矣既曰得魯史始于隱公又曰黍離不復雅孔子修春秋既曰紀災異著勸戒而已又推陰陽五行以論災異曰孔子得書自堯典至于秦誓又曰斷堯迄秦泰誓十有一年則曰武王即位十有一年

案武王原本作我王誤今改正

又曰文王

生而事紂其死也武王不待畢喪而伐之是徒肆一時強辯以屈服學者之口亦竟無的論也唐韓退之作獲麟解以麟為不可知又出非其時意謂非王者之瑞乃聖人不祥之兆不欲負其說以較異前人故微其辭永叔因此遂又曰無義是又未善讀退之之書退之之意亦謹矣大儒先生世所信仰吾恐後進借此而誣聖經故特為之辨

諱辨

原註案襄公十年諸侯會吳于祖夏五月甲午遂滅富陽今滅項不言遂知其諱文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卷三

諱者何不斥言也避其名而孫其辭以盡愛敬之道也為尊者諱何王師不書戰天王不言奔衛朔不稱諸侯納是也為親者諱何魯君見弑不曰弑夫人見殺不曰殺出奔曰孫戰不言敗之類是也為賢者諱何曰非以其賢而諱之將以成其義

原註直書之則割義

全其功以垂訓後

世此仲尼撥亂救荒之志也滅項不言遂踐土之盟不書天王是也春秋其事齊桓晉文故聖人書二侯之事有為之孫避不斥言者有微旨也僖十七年齊人徐人

伐英氏夏滅項滅者齊也不書夏遂滅項者不斥言也

原註齊桓冬而又有孫避之文者以其有衛中國之功且示善善樂其終也嗚呼非實為齊桓諱也欲後人觀聖人于此有孫

避之辭以見不善焉而為善者勉之令終也僖二十八年踐土之盟晉侯致天王而下盟諸侯此晉之不正也

今列書諸侯盟于踐土次書公朝于王所若王不在踐

土然者不斥言也所以不斥著晉文之惡而為之有孫避之文者予其有一羣后禦四夷之功也嗚呼非實為

晉文諱也欲後之覩聖人于此有孫避之詞以見不正

焉而欲有為者勉以從正也所謂成其義全其功以垂訓後世也春秋為賢者諱特此二處其說可通然文微而實不沒也公穀稱為賢者諱不一穀梁又云為尊者諱恥為親者諱疾案春秋為尊親諱亦各隨其事有可斥言者非為定其恥與病然後諱也又云為賢者諱過

案為賢者下原本脫諱字今增入

其說皆非也齊桓晉文之為賢特賢

于春秋之諸侯耳仲尼于此二人之事有為之孫避不斥言者非其賢也將以示天下後世之法也故其為之

諱者特微其文而不沒其實也如上書齊人徐人伐英氏次書夏滅項中間無別事齊項之實亦不沒矣如上

既列諸侯盟于踐土次書陳侯如會次書公朝于王所又上既列諸侯會于溫次書天王狩于河陽次書公朝于王所則晉文致天王之實亦不沒矣故春秋所諱非

沒其實也特不斥言之耳先儒以為賢者諱攻二傳之妄亦未之盡特不可一一從其說而已

遂事辨

聖人之于臣子有責其守經事者有予其適變事者責其守經事者嚴上下之分也予其適變事者通一時之權也不通其權則持祿之人畏事偷脫或為國媒患而招後悔者不嚴其分則好名之人要功生事或至亂國之大常是以聖人兩通其情以示天下後世使為臣子

者度義而後行不敢妄作也故春秋書遂事有予之者

罪之者曰遂城虎牢遂伐楚之類予之也遂逆王后遂

滅逼陽之類皆罪之也

原註 漢淵之會虎牢之役皆大
皆貶書人而虎牢無貶文則知其予也凡書遂以經文
質之則聖人褒功貶罪之意自可見矣如齊自即位至
僖之元年凡會遇盟總十有三皆書爵舉兵者十有四
皆書人至侵蔡伐楚始書其爵較之前者書人則知其
予之矣以其攘夷狄救中
國之功始著故也

不書諸侯恩惠辨

王天下者大柄有二曰威曰福二柄舉則天下治矣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十

有失焉不以論亡則以敗亂下或擅之小則以霸大則
以王是二者王人操之俱不可失然威之為用足以制
人而已王政之末也足以得人者必資之于福福者積
微以為用以晦而彰以柔而强及其至也威不足以言
之是王道之本也何謂福恩惠是也何謂威甲兵是也
以討有罪以詰邦國以威天下莫大于甲兵而甲兵之
事以衆齊衆或叛貳則雖有知勇蓋世不能以獨勝是
用之者必有道也故曰王政之末也至于恩惠所在人

懷而歸之雖行之以無心而歸之者必以誠人誠而歸

之則為之服勞為之犯難將惟其指顧而奔走之大夫

得此必至變家而為國諸侯得此必至變國而為天下

則雖有甲兵之利莫之能制之矣此之謂以柔而强矧

人歸之則天從之猶影響之必效書曰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以晦而彰故曰王道之本也較

斯二者如不得已失威猶可也福去則本亡猶能以獨

存者未之有也故先王經世有賜諸侯弓矢得專征伐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十一

之威未嘗偶予臣下得私恩惠之福誠知威之為末猶
可以分人福之為本獨操之不可失也故禮家施不及
國者不予以大夫得作福于國也詩戒諸侯專封者原註
詩曰
無封靡于爾邦齊桓之盟亦曰無有封而不告則周制不與列國專封可知矣不予以大夫得作福于天下也周官凡施惠必以王命而誦王志者班
行邦國之間皆深慮威柄下移民不有王强侯大夫乘
之以輒已故設官播告防禍于微如此豈非福者不可
失邪春秋間有執人之君已而釋之者滅人之國已而

復之者以一時論之似無害于王然力能執人之君滅人之國威亦大矣釋而不殺若復畀其人民社稷惠亦厚矣有威可畏有惠可懷商紂之時此文王所以造周也若夫姦雄乘之必至吞弱兼小雖無商紂猶將睥睨神器故仲尼書執人之君滅人之國者著其無王罪之也至于釋而不殺復畀其人民社稷則皆不書者示不予邦君作福于天下也春秋征伐自諸侯出則王之一柄去矣若諸侯推恩布惠于天下從而書之則威福二

柄皆出于下王道于是絕矣尚何以訓況福者王道之本本存則王道可以興本去雖威存亦終必亡而已況威已去王室邪故不書于經存王道也夫宋之公子驥施得衆遂以弑其君而篡國齊之田氏厚施得民卒之以傾齊二者皆以不義行惠猶克享其南面之貴況以德行惠者乎傳曰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其失也以不仁又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則知王之存亡實在于福威亦末矣且周室東遷威柄下移雖

終不振而天下共尊而上之如衣裳之有冠冕子孫據位保族猶歷世數十誠以文武之澤洽于人心者未忘王之威靈未盡喪故也至秦以干戈合天下一戶尺土不足以分子弟功臣其強至大而二世遂亡惟恩惠不施人心去而天命不佑故也由是論之福亡者雖強如秦不足以救亡福存者雖弱如周猶足以自存則王之存亡在福威之為末可知矣是以春秋具載列國擅兵以相攻奪至恩惠之事諸侯擅之雖未足以傾周皆削而

不書其意亦曰威者末也雖去王室足以啓亂未足以遽亡猶可言也故書之以見其亂福者本也本亡則亡無可言也故不書以示其存冀後之君子觀其所書而知天下之所以亂索其所不書而知王之所以存知其所以亂則知其治矣知其所以存則知其亡矣知治知亂知存知亡先王獨立于天下以此也居治而不知其亂居存而不知其亡此後世所以失天下也春秋具其義所以訓也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

辨此之謂也或問曰齊桓存三亡國而封衛之功尤為彰著衛人欲厚報之至形于篇詠當時歸其仁而遠人自是嚮慕江人黃人來會于費澤是也厥後義士以為膾炙談于暴君之前班班見于傳記則是通天下皆以為善矣觀木瓜之什列於國風則是聖人亦以為善矣于春秋獨沒其事實何也曰夫存亡繼絕建邦開國正所謂作天下之福王人秉此以懷人心以永天命不可失者也王者在上天下之福已歸于方面之君尚何以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古

為王此所謂不可言也仲尼不書于經俾讀春秋者如無其事焉所以示王道之存也若直書曰狄人滅衛齊侯封衛于楚丘則為無王矣後世徒知其善而慕之幸而遇如周室民未忘德而有齊桓猶可言也一不及焉天下去矣如此亦非春秋所以垂訓之義何以為春秋諸儒至此紛紜其論蓋不知聖人于春秋有不書以見義者亦不止此凡當書而不書者則各有義也

原註齊桓城邢

城緣陵皆平諸侯以往而二國亦未滅此正方伯救患之義故仲尼書于經善之也至于衛已滅于狄及得再

建宗社止出于齊桓夫居諸侯之地而擅王之權至此所謂陰疑于陽不可言矣為王而失其權至此亦不可言矣故聖筆不書于經如楚之封魚石吳之封慶封楚平之封陳蔡之類皆不直書于經其義亦如此或問曰春秋常事不書爾又曰不書以成其義如此不書則亦有非常事焉不書一也常與非常又何以辨曰子謂春秋何為而作也夫春秋聖人遭亂而道不行假之空言以遂其志之書也周道壞于幽厲及平王即位大政大法所以統釐邦國綱紀天下者皆諸侯擅行之所謂無王莫能相一竟相傾奪極于定哀之際夷夏交亂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古

大者慮敵小者慮滅無復寧國周室之在其間僅守位號如爝火之將晨一噓可滅矣然而先王蓼蕭之澤行葦之仁漸民被世之深亂侯賊國將欲犯上則慮天下唱義合以害已逆謀未出諸口氣已索矣此豈天命未去實人心未忘爾周之王業基本之固如此自平而降卒不能反之于正者非特威權之去而已抑亦王自無以王非天下已無王也仲尼出承其後覩天下之政所以亂而無治周之基業所以存而未亡而無位以行其

也以其君國故特書字所以異乎諸侯之大夫也未命而不書爵尊王也君國而書字尊君也春秋導名分之例也左氏曰貴之公羊曰襃之夫微國附庸之類朝覲不籍于國而王之爵命亦有未之及其交結大國至于刑牲歃血理宜有之且止邾魯二國私盟可知何功何善而可喜可褒況諸侯專盟始于此聖人獨先取貴于春秋乎必若以書字便為善則桓公及邾儀父盟于趙亦褒之美之邪此不攻而自破矣或曰儀父名也附庸欽定四庫全書卷三春秋辨疑十之君書名與鄭黎來同若行父季孫行父皆古人名其說亦非也案春秋書字例有四天子大夫書字諸侯天子命大夫書字原註禮諸侯三卿皆命于天子周官所謂設其參是也此舉大國而言也次國二卿命于天子小國一卿春秋之初諸侯天子命大夫猶有見于經者夷伯原仲蔡叔之類是也附庸之君書字原註邾儀父蕭叔是也天子大夫天子命大夫書字尊王也附庸之君書字比天子食采大夫也原註食采大夫有王命而不得世附庸其地而無王命其勢等爾凡此典禮之常法也間又有褒之特書字者此聖人之筆也邾附庸之君最鉅者其後見

于盟會書邾子終于春秋非鄭之比也

原註邾人首與齊桓北杏之會

又從齊宋同盟始書邾子克卒此必齊桓為之請命故得書子。案同盟原本誤作用賢致經莊公十六年同盟于幽有齊侯宋公下文即書邾子克卒則用賢當是同盟之誤今改正

克卒則用賢當是同盟之誤今改正

鄖以隘陋禮不足

比之列國大夫止書名爾春秋正名定分必原于實非拘拘守先代一定之法蓋有從違焉以待後世知變之君子也是故杞夏禹之後初見于經書侯其後書子以杞用夏變夷不足于侯也吳楚自號稱王而經書子其意方以王法一天下不容有二王亦以二國皆夷不足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大

以王也古者四夷雖大爵不過子故皆以夷狄待之此正天下之大分也莊周曰春秋以道名分道者治之也書字異者春秋之法也原註周莊王弟子克字子儀楚闢克字子儀則儀父邾克之字益信矣

敗績辨

春秋書戰敗曰敗績何也日績也績累以成功猶績然也原註如績麻夫戰之勝也非一人一日之力至其敗

也亦非一人一日之不幸其所由者漸矣昔者先王知

兵之不可偃于天下也故寓軍政于農講武事于田射

御擊刺時練習之原註四時皆教甲冑器械歲校閱之原註仲冬言大

閱者凡兵事所用無不選閱號令則素嚴誅賞則素信以征不仁以討不義然而猶且詢謀于學禱祀于廟候風雲之氣律

軍旅之聲上順天之時下盡人之事故能一出攻則無前戰則必勝是其勝也豈一人一日之力猶績之成也故周官以戰功名多其敗亦非一人一日之不幸猶績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大

之壞也故春秋戰敗曰敗績冀後之君子覩此而知兵之不可不素治而圖戰勝者在于績微慎始也或曰戰敗而君死則先書師敗績後書君滅何也曰國以衆為體衆以君為元舉衆與君而喪之則社稷猶存者幸也故仲尼書某侯滅觀其文若自滅然所以警于世也示兵戎之不可易也

用致夫人用郊辨原註不言某氏既也

用致夫人左氏以為哀姜而曰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

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案此四者特禮之常爾有一不備何礙致夫人主于廟乎如實適夫人歸寧而卒于途且不得入廟乎赴于同殯于廟祔于姑則生者之事如不備則為生者之失禮何妨于死者而不得入廟也哀姜薨稱夫人葬稱夫人是以夫人之喪治之矣以夫人之喪治之又奚至八年而後始致于廟也公羊謂公本取楚女為夫人齊女為媵齊先致其女齊使為嫡苟以是致齊媵為夫人則齊強楚大我曷

敢廢楚女齊曷肯為楚媵實我見齊于齊則廟見而夫人之足矣又何用禘以致之必不然矣穀梁說以為僖公立妾母成風為夫人斯得其實禮妾嫁不廟見祭不酌樽僖公既君尊母為夫人故特禘太廟使之與祭是禘之設惟用以致夫人而已故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使其至也妾本無廟見于是始令與祭故書至言使其至亦足以見其不宜致也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有庶子為君為其母總者是妾不為夫人明矣以妾

為夫人亂嫡庶之分壞風教之首故聖人去其姓氏以示貶焉先儒或以為君之妻因其至特設禘禮以為榮觀此亦非也果實時君之夫人則固當有見廟之禮特于禘為失正則當直書以示譏何貶夫人之甚也蓋以致者致其至也故有是說不知聖人以妾本不得與祭今始使之見廟承事故特書致若始至而見焉此微旨也嗚呼禘天子之禮也魯之有禘周公故也成王以是尊周公故獨得于周公廟而行之今雖行之于太廟實欽定四庫全書

特用之以致成風而已非因禘而致之也故書禘之名凡書祭名者亦譏其祭也僖公特設大祭用以致妾母惡抑甚矣又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案二傳皆曰用者不宜用其說是也然大意皆以九月失時故曰用郊則未達聖人之旨矣三月郊之時傳稱啓蟄而郊啓蟄夏之正月周之三月經無書三月郊者得時無譏也凡書四月五月皆失時矣奚獨至于九月而後書用郊譏失時也穀梁謂夏之始可以承春則四月事也五月則

不可則經書五月辛丑郊何以不言用索其微旨必成公因事特行郊禮故曰用以見其不宜用也夫郊所以事天也其行有常時其配有常尊于是祈農而已豈可因他事而特用之故知此不特譏其非時深惡其無故而用也

原註如前代秦苻堅因王猛疾病特為親祈南北郊之比

大雩辨

雩者祈雨之祭建巳月之常祀經無書六月雩者常事合禮則不書也旱則又用之故經書雩皆建午建申之月庸知其旱而祭也旱則雩禮也何以書曰大雩非禮上帝僭也故書曰大譏其僭也

原註言用其大者則知其僭矣

或曰雩者勤民之事稱大者國徧雩著時君有恤民之意但書旱不雨而不書雩則見天雖降災為國者不能為民祈澤此二者直書而善惡自辨非也十二公之中賢者惟僖公一人而已爾僖公之時書大旱者一不雨者三雩則兩而已豈僖公者如是不恤民哉或曰何以必其雩

上帝哉曰魯郊用辛日經書上辛大雩則知其雩帝矣春秋于魯惡雖為之諱必使有見焉是以夫人出例不書至而一書其至者庸見文公不能防閑夫人以正家也世子生未常書而一書子同生不言世者庸見桓公篡逆當絕也雩帝不可直言而書上辛者庸見其僭天子也

原註雩未嘗日所以書上辛者以見用辛則知其僭矣

左曰龍見而雩

原註周之六月夏為四月

知其為常祀不知其旱而又用也穀梁曰雩得雨曰雩知其為旱祭不知其為常祀也至于稱大三家無聞焉未盡春秋之義也夫禮者辨上下定民志而止亂于微也然禮不徒行必待能者故足以止亂亦以啓亂為天子不能守其禮使諸侯得僭之是上下無辨民志無定則僭亂並生矣三代之王皆能謹于禮所以措天下于治也春秋經世以明先王之志故于禮之失正逾分者悉書譏之冀後之君子前知而謹于禮也

原附註自夫禮至禮也一百一十

大夫伐沈救鄭辨

霸國大夫與諸大夫伐人自沈始

原註文
三年

霸國大夫會

大夫救人自救鄭始

原註文
九年

伐沈以其即夷救鄭則衛

中國春秋皆貶書人何曰不予以予大夫得專也何謂不予以舉兵伐人使之畏伏所謂威也率衆救人使免于難所謂福也威福人主之利器諸侯擅之則害于天下大夫擅之則害于國況大夫而擅作天下威福乎其後晉裂于六卿魯弱于三桓齊吞于田氏其禍兆于伐沈救鄭聖人見微知著故于此二役皆貶之所以示後世威福不可移于下而杜禍于微也或曰政在大夫始于此平曰前此特一貶耳或問前此之說曰齊桓次匡之歲此諸侯失政之兆也古者列國之兵諸侯率之以聽于天子大夫無得將兵者春秋之初政在諸侯列國之卿雖有將兵非其專也故外侵伐之類稱人稱師猶曰某國人某國師庸見權在諸侯也齊桓末年會諸侯盟于牡邱遂次于匡不能躬率諸侯救徐而使大夫將兵以往自是諸侯因而委重權于大夫聖人不予以予再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卷三

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卷三

三

書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凡會者外為主及者內為主其功罪善惡歸于主者次匡救徐皆齊桓之命而書我大夫及者如我主焉不予以予齊桓委兵權于大夫也至于伐沈救鄭諸侯之權盡去矣是以聖人譏失權在次匡之歲貶諸侯大夫專國于伐沈救鄭之時皆原其始也春秋之為書謹于別嫌明微者惡其似也桓文之霸聖人無直筆善之者惡其似王而終于傾王室也大夫救衛中國聖筆不予以予之者惡其似霸而實終于也大夫救衛中國聖筆不予以予之者惡其似霸而實終于

夫人書至辨

啖子曰凡夫人初至者皆書告于廟也出姜不書至貶成禮于齊也孟子不書至恥娶同姓諱之也襄定哀三公不逆夫人故闕而不書其說非也案春秋書夫人至者三文姜穆姜齊姜也書夫人入者一哀姜是也文姜書至自齊譏其專聽桓公不能制也時齊侯送姜氏于譙公會齊侯于譙則夫人已見公而猶獨書至見夫人

不隨公而歸專恣可知矣言自齊者不與齊侯送子謹也諸侯送女非禮況其妹乎方卒而襄公方即位此云送妹非也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魯桓之從文姜不如敝笱猶能制魚也則春秋之譏明矣穆姜至書公子遂以者見宣公不親逆也齊姜至書叔孫僑如以者見成公不親逆也言以不當以也夫人國君之配將

胡銓附註銓業桓三年乃齊僖公送女十四年僖公

以承宗廟治內政可不敬乎哀姜書入者譏莊公娶讎人之子薦獻于先君不惟忘孝抑非所以安神靈故曰

人之子薦獻于先君不惟忘孝抑非所以安神靈故曰

入穀梁曰入內不受言不當受也凡此皆失禮非正者

如以告廟為是則此皆非正也若曰因其告廟故得書

之以見其不正焉則夫人至禮無不告豈襄定哀三夫

人皆不告廟謂三公不逆夫人則將娶于何也殊不知

春秋之未作夫人內女事史悉誌之而自先王政絕男

女不正夫婦道弊人倫日亂馴致大壞皆原于禮防之

隳廢故仲尼作春秋于昏姻夫婦之際去其與常禮合

而一一紀其失禮者原註經書昏姻夫人內事凡數十皆非正

示後世所

以致亂之由俾知謹禮峻防正家之道也其所書不繫告廟與否皆有旨也襄定哀之夫人不書者合常禮故也嗚呼男女夫婦人倫之本風化之始也正其本然後可以正其末況本不正也歟正其始然後可以正其終況始之不正歟

葬稱我君辨

趙子曰葬稱我君舉其謚也恐涉他國故稱我君其說非也薨書公薨葬舉謚曰葬某公原註文自然知是魯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三

君若他國則兼國號

原註如葬鄭
穆公有鄭字

亦不俟我而為之辨

也所以稱我者用見其私謚不請命于周自我云爾謚號于成周為賞罰勸懲之一法諸侯公卿有大功大德及大惡者乃特賜之不盡有也案史記世本厲王以前

諸侯有謚者少春秋時諸侯始皆僭用之五等之君又皆謚公仲尼從而書之以見其非正不足以勸懲也其

後大夫皆謚子荆楚之臣又僭稱公至于六國遞舉王號秦併天下以王為不足稱遂兼皇帝之名焉本由天

子失禮馴致之弊也春秋初書諸國用兵見征伐不自

天子出也書諸侯僭謚見禮不自天子出也書初獻六

羽見樂不自天子出也此春秋所以始于隱也子曰天

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

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獲麟而後諸夏

遂微周室終于淪喪由四者之柄移于下也用知天下之治則道出于一春秋首王月繫諸侯行事譏其非禮違正正者示治道出于一也故曰撥亂返之正莫近乎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二

春秋惟定姒不言我小君者定非謚也定公之姒爾

原註

婦人以姓配夫稱如共姜雍姬之比襄公之母姒氏謚定不應定公妾母

又謚定其證明矣

原註 姗氏卒不稱夫人蓋時遭定公之喪哀公未暇推尊母氏為夫人葬亦未暇

其後配廟故書葬也

原註 非夫人不書卒葬此書著其後哀公推尊配廟

同夫
人也

春秋辨疑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一千三百三十四 經部

春秋辨疑卷四

宋 蕭楚 撰

不書來辨

凡自內之外則曰如如者往彼也自外之內則曰來來者向我也辨內外之稱也其有當書來而不書者則各

有義也單伯送王姬不書來者不予王使魯主婚于齊

也

原註單伯二傳以為魯臣而書逆女之經傳則王臣也當以左氏為信別有論

魯桓見殺于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卷四

齊乃邦國之大亂王不能討反使魯主婚焉王失政矣

莊公慘然在衰絰之中不可以行吉禮況齊襄乃父之

讎人乎夫忘父之讎非孝也王命失正而從焉非忠也

故不予其來示魯不當受也所以譏王而勗忠孝之道

焉耳書築王姬之館王姬歸于齊者見莊公之順非也

陷王于不正而忘忠與孝之道也王使榮叔歸舍且賜

不書來者不予以王贈人之妾母也妾母稱夫人自成風

始王不能正從而夫人禮之是亂天下嫡庶之分也故

不予以其來為非正也所以導後世嫡妾之分也其不言天王者譏王之不王不足以承天下而正天下也

原註天王

別有論天子王或曰歸仲子之贈何以言來而書天王曰彼直贈妾耳不俟譏貶而義自見也

原註仲子不稱夫人

聖人于春秋

事有違禮失正于是有予奪之文裁成其義而不指斥

之此孟子所謂竊取其義莊周所謂議而不辨也齊人

歸公孫敖之喪不書來者無使來也

原註齊國無使人來

案傳文

公孫敖奔齊子惠叔繼主其後敖未復惠叔以為請許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卷四

二

之將來而卒告喪請葬弗許齊人或為孟氏謀飾棺置魯界上下人以告惠叔猶毀以請許之如此非齊專使

來也案經先年書教卒于齊見魯不絕其為臣也

原註春秋

非大夫不書卒次年始書齊人歸教喪見魯初不受其喪也生

不絕其為臣死而不受其喪是無禮于舊臣也薄公族

之恩虧仁孝之道陸子曰我大夫喪而使齊人歸之君

臣之義闕惡可知矣況臣其子而不受其喪乎主書者

專惡魯也齊人歸謹及聞不書來亦無使來也

原註哀公伐時

者惡魯廢置人之君惡齊擅予奪人之地皆王法所當誅也凡此不書來同而事類異則各有義杜預謂春秋不以錯文見義此真有左氏之癖爾未足與研仲尼之志也

子哀辨

宋子哀來奔或曰子宋姓哀名也案蔡公子復陳公子

荀皆國族出奔何以不繫姓而稱公子也用知子哀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卷四

三

字左氏得其旨當是時臣子貪權怙恃冒居寵利至傾

家赤族相繼于時如公子哀亦可謂春秋之知幾者或

曰宋公之子子同子糾之類亦非也子者對父之稱諸

侯薨未葬嗣君稱子者以柩在猶如父存故曰子此對

父之稱也子糾齊襄公之庶長襄公卒無正嫡位次當

立故仲尼正名書曰子言其當繼父也

原註諸侯庶子稱公子言先公

之子糾當立故聖筆去公字止曰子以其繼父故也

以糾繼父稱子則小白篡國殺兄之罪彰矣子同魯桓公之正嫡

原註案使桓公以太子之禮舉之史

邾子益來邾子齊甥為是取誰及聞公懼歸邾子于邾齊人乃令誰聞歸于我亦非專使來也所以書

必書世子孔子修聖人以桓公弑兄竊國王法所誅絕
春秋去其世字耳
 故子同生不書世言不得繼世享國也止書子者所謂
 對父之稱也名曰有父之子爾非有國之子也春秋大
 逆內始于桓公聖人罪其首惡書之雖隱而顯使後世
 有攷然耳或曰稱子一也何以見其正與否曰齊襄既
 卒而糾書子焉則知其子也魯桓存而同書子焉則知
 其譏也原註同當稱世子糾當稱公子
 春秋紀事雖止一字而事類不同則各有旨故曰善惡不嫌同辭以美惡自辨也案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卷四
四
作辭今改正
 地名不繫所屬之國辨原註若山屬晉而不言晉梁山
 或曰春秋盟會戰敗之所與山崩麓崩直名其地不繫
 所屬之國何也原註若盟于某戰于某並不言某國之地
 曰示諸侯不得專其地諸侯受封邦畿等衰雖各有分域然而功罪之不
 齊先王于是有加地削地之法焉是邦國之地制在王
 也諸侯不得有也夫能制邦國之地然後能黜陟諸侯
 能黜陟諸侯然後制華夏于治平故春秋書地名不繫

于邦國言天下之地制歸于王也春秋書王月或王正
 月二月三月然後紀事然後紀諸侯行事示天下之事
 必統于王也天下之地制歸于王天下之事統歸于王
 而強侯暴國猶能跋扈作亂者未之有也周之失天下
 者反此故春秋具其文以告後也原註其繁本國而言如宋彭城鄭虎牢之類則各
有義也
 春秋字訓辨案辨原本作解是書前後篇目統名曰辨此處不應獨異今改從畫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卷四
五
 獻六羽薦于廟也來獻捷至于我也錫上予下也畀與
 也非上非下也告謁也有所請也告于廟言謁廟也告
 罷于齊有所請也不言求假者貨財易之也原註告亦
雖言告者非直求丐于彼以財貨請之也
國語文仲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罷
 泛視之謂之觀原註視者觀之審也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語曰視之所以觀其所以由所從出則有蹤跡故觀之而已所以測其意也故曰視揚子曰得其言未得其所以言其所以言者又其意之所指也春秋子朔曰視諸侯朝廟視朔然後聽其月修舊之政欲其審故也子魚社曰觀言其觀覽而已
 之謂新原註新延廟言修葺其舊致新而已無所增改故也
創而為之之謂作
原註

作僖主作丘甲之類始創為之也新作南門之類

不獨修舊又增大其制度故曰新作譏其僭也

置之之謂立

原註苟錯于地謂之置起而置之之謂立
燭宮武宮言立二主之宮除去也已久今

再興建不言作者以非本無始正創為之也故皆曰立觀其文則知二宮既廢今又起置也如衛人立晉之類

晉本庶子位卑下衛人尊之使在大位是亦起而置之之意故亦謂之立傳曰立者不宜立也謂非正嫡次當立者故于魯則曰即位即就之也言

以此為始之謂初

原註經書求金

其次當立今正就位云爾內辭也原註如初稅畝後世遂以為常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微則知所謂初者後世遂用之以此為其始耳

求覓也平交之稱也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

原註經書求金

求車之類譏王室取下之非制也邦畿則有經賦列國則有常貢非貢非賦而取焉是無法也故曰來求言來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六

覓而已不以上下之辭稱之譏在王室也所以防後世之貪殘也家語季孫之宰曰君使求假于田孔子曰君有取于臣謂之取有與于臣謂之賜臣有取于君謂之假與于君謂之獻季孫遂命其宰曰自今君有取不得言假則知所謂求假非上取下之辭故曰譏在王室也

乞卑下以求之也重其事

直不為也弗者不之有故之辭非直不可為也

原註晉人納捷

以尊彼欲必假者借也有還之辭也原註許田曰假諱得故曰乞也易地也諸侯之地用

皆王者所封而擅以與人是謂無王而行罪之大者故遜其辭曰假若曰權借之將復還我焉內辭也

直用也以者其意也意所使也原註以者用之意也如伯致示勤意在于假田非謂用璧換田也伐楚以救江時楚人圍江陽處父帥師伐楚冀楚還師而救楚而江

起而

圓即解耳是其意在于救江也以楚師伐齊謂我無師親臨只使楚師伐之是楚師伐齊行我意耳非其自欲也

用如用牲用幣之類我直用之而已得者偶得也獲者

得之難也

原註麟言獲狩而後得之也諸侯言獲戰敗若偶得之云耳內辭也

此後得之也如此之類皆致力焉故曰得之難也寶玉大弓曰得者暨者及之難辭也

原註及者以

次及之暨者不得已而相及難辭也如宋公之弟辰暨仲佗出奔觀其文則知佗為辰所強率辰既叛兄為國惡又強率其大臣以出其心大矣故書暨用見其難所以甚辰之惡而罪佗之不能守正也于後又書宋公之弟辰及仲佗入于蕭以叛則以辰首惡次及仲佗耳乃者而之難也

此一字難易之辨而罪之輕重可見矣

原註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其廢君命一也然書曰復不言所至于下書其奔則知

敷以毒無故廢君命也遂書乃復言至黃于下書卒則知遂以疾然後返非輒無故廢命者其罪亦有間矣日中而克葬日下晨乃克葬其葬不以制同然至于日下是乃成葬焉幾乎不能襄事故曰乃克則葬之兼備又甚矣公羊曰而難辭也謂文句將斷處則用而字妨而續之亦可謂難辭也乃難乎而其說是也

原註及者以

原註及者以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七

荀子鄭弗克納非晉之力不能納以諸侯辭捷非世子故不成納也公追齊師至郿弗及者非直不可及畏不敢前郿齊地公不能謹邊候齊人來侵而不覺既去而後追之又深入其地始悟畏齊而不進齊大國使其兵衆未遠苦邊鄙有伏能保其無危乎故書至某弗及所以譏公量敵之晚而示後世行師之不可輕易也若直

不為之則曰不不告壞而撤之曰毀

原註毀泉臺言壞而撤去之也壞音

怪

夷其險阻曰墮

原註墮邱墮費謂摧毀其城塹險阻而平之也

牆垣曰築

原註

築

原註築臺之類

壘

原註築邑之類

其垣牆之衛而已耳

有壘土曰築

原註

土

為之基也

王姬

之館曰築者古人為居室皆用土詩曰築室百堵王姬之館不惟有居室之制又在外則有垣牆之衛故總以築言

城乘也高廣可乘守也

原註凡城必高廣又有埤塹以敵守禦者故曰城言乘而可成守也案經書城邢城杞城成周三者則國與京師非止為垣牆之衛而已則知所謂城者皆高廣可

蓋其城阻可恃故姦臣據之而叛若止垣牆又何墮之哉益知所謂城者皆可防守也左氏之說固不足取先儒駁之詳矣

能勝之曰克上討下

原註納捷菑于鄭弗克納以我辭屈不能勝彼故不成納也克段于鄢能勝之也子曰我戰則之辭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克易曰大師克相遇皆言能勝也揚子曰勝已之私之謂克

反也

原註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公至自晉則知言還者已離彼而未至國不至而復至河乃復皆未

至彼而便返此耳遷者旋意同轉也

殺戕刺弑皆殺也殘而殺之曰戕以下殺上之辭也

原註魯殺大夫曰刺言積習而至曰弑弑

法殺之曰刺

原註三刺之法內辭也

由來者漸矣夫為君為父尊親莫甚焉至于見殺其積習久矣故下殺上曰弑抑欲為君父者辨之于早可也

雖然是皆春秋之旨他經則泥矣

原註書曰讓于稷契暨皋陶及皋陶無非

難意也詩云弗躬弗親刺王不躬親爾非謂有故而不躬親也故曰他經則泥矣

王天子天王辨

王者大之稱自人而言之也

原註尚書緯曰帝者天號王者人稱凡物于

其類而大者人皆謂之王

原註銷之大者曰王

大父則

曰王父天子者言繼天而為子至貴之稱此王天子名

實之辨至于有諸侯之事或稱天子或稱王則各有旨案觀禮諸侯至郊稱王命以勞之知其順命于王所則稱天子賜之舍戒之以率力乃事自是皆稱天子以禮之于其享乃稱王撫玉至其右袒右立告聽事則又稱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天子賜之箇服命書饗禮推是論之稱王者以大臨諸

侯也稱天子者以貴親諸侯也

原註孟子曰親之欲其貴也

以大臨

之者威之也以貴親之者懷之也威德行則人畏慕人

畏慕則姦宄不作先王所以能御天下者審于此書曰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凡此所稱乃其常也

其曰天王者猶天之王至大之稱稱其至大則其威之

亦大矣此其非常也案禮王崩告喪臨諸侯皆稱天王

周官司服為天王斬衰春秋王崩亦書天王蓋以大喪

之際嗣君之初君道未著人心未寧正危疑之機大姦之所伺乃非常之時于是大威武以防之此先王制禮之意也觀書康王即位公卿大臣皆執戎器周官王喪車皆設戈戟其嚴衛警守防禦如此則其張皇威武臨制天下從可知矣與夫臨諸侯乃巡守大明黜陟于是有奪爵者有削地者甚則誅其君滅其社稷抑非常時則其尚威武又可知矣

春秋統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十一

守道之經而不觀時之會通者未足與議道執義之常而不得于事之機變者未足與言義之二者胥失也君子于此貴乎觀時會通而不拘于道之經度事機變而不牽于義之常故能因時乘理裁宜通變以濟當世自非其深足以通天下之權孰能與此者

原附註自之二
者至于此六十

四言先生後刪去此其說吾于春秋見之矣方天下之政王者

之事諸侯無小大皆專而行之僭亂甚矣王綱既絕華夏浸微夷蠻張橫恣取攫噬天下亂又甚矣而齊桓晉

文為盟為會于戰于伐使威信復申于列后內則同獎

王室外則同捍四夷文武之祚振起于賈陸之辰衣冠之俗脫血于虎狼之口可不謂彼善于此者歟嗚呼前

此有拒王命者有怒王而取其禾者有列陳與王戰者顧諸侯于王室何如哉魯衛望風畏楚俛首交好陳鄭曹蔡之君奔走不暇顧中國于四夷何如哉故仲尼于二霸之事猶微文以錄之自諸侯失權而大夫專國命亂亦甚矣然亦猶有可見者是故圍彭城則為君討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十一

臣城虎牢則捍楚安諸侯城杞有保弱之功城成周有尊王之義凡此猶可言也若澶淵之會諸大夫卒不歸宋財以彼視此不曰猶可言歟

原註澶淵之會諸大夫稱人而虎牢之類大夫皆書姓名則澶淵之為時可知矣當從左氏之說或者皆微者非也豈此一國役諸國皆使微者

高子

來盟魯君之位定華孫來盟而宋魯之好通屈完來盟而夷夏之兵息比當時獻璧馬之計以掩襲人國有如荀息者瀆齊盟食語言而姦時疲民以猾諸夏有如子反者若殺使者執行人以構釁招禍者不猶愈乎趙鞅

之納崩曠比趙盾之納捷菑則有間矣諸侯而廢置諸侯不可也況大夫乎然趙鞅之納正也故崩曠稱世子而鞅無貶文趙盾之納不正也故捷菑不稱世子盾貶書人是則鞅之舉為猶可道盾之役為甚可惡也士匄侵齊聞齊侯卒乃還與幸災而伐人之喪者有間矣大夫貪權怙恃冒居寵利至傾家赤族相繼于時若子哀不義宋公而去之豈非春秋之知幾者歟公子據邑皆叛與夫反國篡位天屬自相濺血亂虐被其黎元者相

望于世若紀季知國必亡以鄙入齊圖存宗祀不惟善子叛者可謂春秋之微子也原註孔叢子曰微子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許叔以國無主入踐其位不折一矢不頓一刀再興宗祀克復舊物不惟善于篡者可謂春秋之少康也王室不可赴愬方伯連帥之職不修天下力大者敘兵强者殺小邦弱侯倔强大國之間竟與人民社稷俱滅比比而是若紀侯以齊見侵勢不能抗委宗祀于季杖策而去國可謂不以所養者害人亦僅乎太王之舉也驪姬禍

晉夏姬破陳文姜哀姜之亂魯杞姬蕩姬鄖姬輩或來朝其子或來求婦無父母而歸無媒聘而行其宣淫恣放踰檢亂常還還如此天下之婦道喪矣如紀叔姬宋共姬之守節義雖采繁之夫人江漢之游女固無以加況春秋之時乎卿大夫之弑其君者比肩接武則天下之臣道喪矣如孔父仇牧荀息之死節于君者固不容多數可不謂忠乎魯桓之弑隱叔段之謀鄭宋辰之據蕭以叛蔡昭之賊其世子是為弟之道缺矣而叔肸非宣公之篡逆終身不仕其朝以兄弟無絕理雖非之不去言其情足以明親親論其風足以愧殘賊豈惟取貴于春秋抑可勸後世之為弟者矣商臣蔡止之弑父是為子之道缺矣而申生不肯傷晉獻之意寧受驪姬之誣以死雖陷父于不義然非志于仁者能之乎子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故書曰世子亦未失子可所以勸天下之為人子者矣原註凡見殺稱大夫明其未失大夫之號殺良宵是也是殺稱弟明其未失弟道若有罪可殺則去其弟之號鄭段是也申生稱世子明其未失夫之號殺良宵是也是殺稱弟明其未失弟道若有罪可殺則去其弟之號鄭段是也申生稱世子明其未失

子道以甚晉侯之惡宋旌之見殺稱世子其義同也

宋旌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周

矣以是防天下後世猶有挾天子以令諸侯若曹瞞司馬之徒終于盜神器者況實廢之乎

春秋同號同辭辨

原註此說惟春秋可通故為之辨

楚子吳子黜其僭也

原註吳蠻子潞子則非僭之謂也楚稱王

高子季子賢之也劉子單子則非賢之之謂也王之元士以下稱人列國微者亦曰人貶諸侯曰人許夷狄而進之亦曰人或予或否而同曰子曰人所謂賤貴不嫌同號有如此者同號指人而言也祭祀來不書使惡人

臣之私交也

原註不言使某

高子屈完來盟不言使則予之矣

齊侯葬紀伯姬所以惡齊而譏魯也穆姬共姬書葬則賢之矣凡聘著列國私交而不能勤王述職也而楚椒吳札來聘則善之矣歸善辭也而楚比鄭突書歸非善辭也入惡辭也而天王許叔書入又非惡也所謂美惡不嫌同辭有如此者同辭主事而言也

書滅辨上

春秋書滅者國覆而祀絕也凡直書滅者罪其來滅者

不罪其見滅者言其力屈而死故也凡書滅又書其君奔者兩罪之隨敵人歸者亦然皆責其不死社稷也若

自致可滅之道則異其文梁亡不書其主是也

原註有書滅不

書其主者夏滅項是也于諱辨陳減後又書陳先儒說亦通此不辨

庸知書滅者見其不

當滅案司馬九伐之法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春秋國滅者罪皆不及是而當時遺民舊俗未忘故國故仲尼欲興滅國繼絕世者酌當時天下之心也傳曰滅曰亡國之著辭以此或曰春秋既責君不能死社稷而紀侯

去國反不加罪又春秋之亂正以夷狄暴亂若諸侯有能覆而絕之與其種類自相滅亡乃中國之福亦豈是不當滅聖人亦欲其興也既曰自取滅者異其文而胡子沈子書其自滅何也若曰滅者皆覆國絕祀則胡沈鄭許再見于經非實絕者而四國皆書其滅何也曰春秋之為書通堯舜之道故有責其徇節死義者有予其不以物喪已而志于仁非拘拘于一王之法必死者為

賢能也經凡書子書男者皆繫于五等侯國

原註附庸未王命者

只書先王所爵命也受先王之爵命有民人社稷之責

字反

無國矣而紀侯不名則知其善之者信矣

此所謂

祖宗世守以至于已一旦不顧承繼任大而輒委之豈

為人臣子之義使有國舉如是則王者天下將誰與守

故春秋書國滅君奔者罪其不死社稷也

原註敵人以歸者同義

此之謂徇節死義責其徇節死義者所以勗後世之為臣子者知所守也古之聖人洗心于道存亡得喪融為一致雖據崇高大寶天下尊榮苟得其傳視棄如脫敝屣者堯舜是也後世以社稷為重惟慮或失殺親屏族

欽定四庫全書春秋辨疑卷四

謂之大義下及春秋之時奪國篡位骨肉自相割刃使生靈膏血塗蠻郊野比比而是至有父子稱兵如衛輒崩潰曲士肆辯猶曰有義是豈復知有堯舜之心哉惟紀侯自計國弱不足以救亡而時無賢方伯可以控告不忍與臣民宗族俱斃俾季以鄙入于齊存其宗社于是杖策而去之是亦知有貴于物者矣方之堯舜之舉雖不啻大明之高炬于春秋亦可謂幾于道矣故書曰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不反之辭善之也

原註不言齊滅宗祀猶存

于鄙言大去者決去不反是去之大也決去不反則無國矣而紀侯不名則知其善之者信矣

此所謂

不以物喪已而志于仁予其不以物喪已而志于仁者通堯舜之道杜千萬世之爭端也昔滕文公困于大國

之間問計于孟子孟子對以太王去邠又曰効死不去請度于斯二者孟子學孔子夫豈無決然之策首鼠兩

端抑通陳帝王之道

原註堯舜也帝夫天無不覆也地無不載

也帝王之德配天地仁民愛物無華夷之限篤近以及遠爾詎屑屑然務殘夷以肥華夏哉雅之六月采芑江

欽定四庫全書春秋辨疑卷四

漢常武皆美周宣中興之詩于玁狁則曰伐于蠻夷則曰征而止未聞以滅之為是也高宗之于鬼方虞舜之于有苗亦曰征曰伐而止未聞以滅為是也詩序不云乎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使小雅之政興則無交侵之禍故春秋不專罪夷狄之暴冀君子之端其本也夫五等侯國皆有軍制衆寡雖殊

原註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各足以

禦衛若師有出者有守者外或敗北內足以存縱敗而不亡此經國之大典也若軍竭國衆徇于危亡之事或

一敗塗地知社稷存者幾希矣故戊辰之役書胡子髡
沈子逞滅者罪其禍國從人于死地也二國宗祀未絕
而皆書自滅者所以警于世也

原註胡沈二國再見于經故知未絕而書自滅

亦自有辨。案胡沈二國滅冀後世睹此而知用兵之節也。二侯書名若卒當名

原本作胡沈二國。案取鄭條昭公四年。原本脫昭字今增入。又書取鄭幾三十年。庸見前此。

年案取鄭條昭公四年。原本作胡沈二國。案經襄六年莒人滅鄭昭四年。原本脫昭字今增入。又書取鄭幾三十年。庸見前此。

歸哀元年又書許男圍蔡

案圍蔡原本作圍頓。經哀公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

鄆之復存也定公六年書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

晉師滅赤狄潞氏原本誤作文十五年今改正。稱師十六年滅赤狄甲氏。案宣公十六年晉人滅赤狄。稱人二侯在位三年間再滅人國惡可知矣故初皆稱師所謂直書以著其罪也皆稱人所謂貶之以甚其惡也。

原註春秋之貶皆于其甚者齊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卷四

蔡則頓字為訛今改正。庸見許之復存也夫鄭許二國既滅而再見是必莒鄭悔禍而反二國之君而聖筆不書其事者不予以列侯得專廢置也不予以列侯得專廢置者一天下威福之柄于王也。

原註能威之威亦大矣又再建立之此之謂作福王事也

夫有天下者威福在手然後能用天下有一國者威福在手然後能用一國周室終於失天下由威福之柄下移于諸侯也諸侯終于失國由威福之柄下移于大夫也故春秋凡大義有害于王者皆不直書而微見旨焉作後王

之鑑也

原註僖公伐邾取湏句而反其君經亦不書其事止以陳侯蔡侯自反國為文義亦如此

春秋貴義正如此類楚王復陳蔡二國亦不然春秋有直書止以陳侯蔡侯自反國為文義亦如此

滅譚稱師十三年滅遂稱人晉侯于宣十五年

案宣公十五年

晉師滅赤狄潞氏原本誤作文十五年今改正。稱師十六年滅赤狄甲氏。案宣公十六年晉人滅赤狄。稱人二侯在位三年間再滅人國惡可知矣故初皆稱師所謂直書以著其罪也皆稱人所謂貶之以甚其惡也。

原註春秋之貶皆于其甚者齊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卷四

晉大國滅人之國亦不用衆而書人者則知其貶也春秋之辭有微者稱人師少者稱人此二設有必非師少與微者

又春秋自文公以前政在諸侯凡滅人之國書師書人者專罪諸侯也

原註猶曰某國人某國事在諸侯

在大夫凡滅人之國出于君志則書其君

原註曰師曰人君之志也

出于臣意則書其臣

原註書某師師自襄六年書莒人滅鄭之後君書君臣書臣更無書

人書庸見大夫張而擅權也春秋終于列侯失國由大夫之張也故聖人兩書之示世利器不可分于人也是故滅一也書不同如此者聖人之微旨也

書滅辨下

啖氏以為凡書見滅者皆罪之何待聖人不宏也案當時見滅者皆小侯弱國雖或政亂失民以先王之道格之未在可滅之典原註周官曰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言行如鳥獸內外交亂則人道絕矣故滅之因其敗績而自絕故也非是則不滅況春秋以帝王之道經世豈輕絕人之後哉又曰國滅君奔者不名既書其滅罪自彰矣隨敵人歸者書名罪重于奔者既責其不死社稷又無興復之志位必絕也奔者不名位或未絕也原註奔者以歸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卷四
王三
者俱是不為社稷死罪等爾如何更為輕重且小侯既為大國所虜執則族屬隨之何緣而圖興復聖人罪人豈如是不怒哉斯亦不攷于經之誤也蓋時無明王強侯吞滅小國以自封殖據當時奔執者豈有罪哉聖人之責之者示後世之法也

案定六年

案經定公六年鄭游速滅許原本定

字誤作鄭
今改正
鄭游速滅許以許男斯歸哀元年書許男圉蔡如此則以歸書名者豈是位必絕哉經書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如此則國滅君奔者豈不書名哉夫遠侯小國盟會或未與朝聘或未通蓋有不知其名者不可為例也原註如諸侯卒亦有不名或問禮諸侯滅同姓則名之經

書衛侯燬滅邢是也然晉滅虢滅虞齊之滅杞楚之滅變皆同姓也不書名何曰記禮者約春秋為之說非實先王之典也以傳攷之晉滅虞而修其祀紀侯去國宗社猶存于鄆故經書紀叔姬歸于鄆待之猶國也原註既為齊邑則魯女豈歸于人之邑足知尚為附庸是二國皆不書滅宗社未絕故也春秋之時滅人之國惟二侯猶有先王之義故得不坐滅國之罪猶皆可以為善原註案齊侯入紀葬伯姬亦宜書無貶文比之于他無故絕人之宗祀者此猶可通也春秋凡書滅者皆不當滅而來滅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辨疑

王三

者罪自顯著在其同姓則知其惡又甚亦不待書名然後辨故比之楚子滅夔不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錄舉人臣呂燕昭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春秋本例卷一至四

經部

春秋本例卷一至四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西疇春秋本例序

春秋之法以為天下有中外侯國有大小位有尊卑情而疏戚不可得而齊也是故詳中夏而略夷狄詳大國而略小國詳內而略外詳君而略臣此春秋之義而日月之例所從生也著日以為詳著時以為略又以詳略之中而著月焉此例之常也然而事固有輕重矣安可不詳所重而略所輕乎其槩所重者日其次者月又其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次者時此亦易明爾然而以事之輕重錯於大小尊卑疏戚之間又有變例以為言者此日月之例至於參差不齊而後世之論所以不能合也今考之春秋之法權事之輕重而著為之例分其類而條次之可以具見而不疑若夫事有疑於其例者則備論焉且嘗論聖人之書編年以為體舉時以為名著日月以為例春秋固有例也而日月之例蓋其本也故號本例嗚呼學者苟通乎此則於春秋之義斯過半矣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總目

公門

春秋本例總目

子門

卷一

例目

卷二

王門

王后門

王臣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目錄

凡王事門

卷三

公門

卷四

公門

卷五

公門

卷六

卷七

夫人門

卷八

內女門

卷九

內大夫門

凡王事門

卷十

宗廟郊祭門

內戎事門

卷十一

凡內事門

卷十二

凡內事門

卷十三

外災異門

凡外事門

卷十四

凡外事門

卷十五

凡外事門

卷十六

凡外事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目錄

三

卷十七

凡外事門

卷十八

凡外事門

卷十九

戎狄門

卷二十

內災異門

臣等謹案春秋本例二十卷宋崔子方撰子

方字彥直涪陵人為人介而有守黃庭堅極

稱其賢紹聖中罷春秋取士子方三上書乞

復之不報其為是書也以為聖人之書編年

以為體舉時以為名著日月以為例而日月

之例又其本乃列一十六門皆以日月時例

之而分著例變例二則焉說春秋者公穀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目錄

四

家專言例唐以前儒者皆守之啖趙二家始

廢例宋以來儒者益暢之平心而論使聖人

筆削漫無定準而但隨事以起義則春秋之

法何其紛使聖人褒貶絕無變通而但寄之

於日月則春秋之法何其固故執例廢例皆

偏見也是書吳興陳氏頗譏其墨守公羊未

始不中其失然於舉世廢例之時獨硜硜乎

先儒之舊說雖所言不必盡合亦究愈於無

所師承而放言高論者宋以後說春秋有此

一書亦補偏救弊之道也况公羊穀梁既已不廢則述之者又安可斥耶乾隆四十年二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五

王門
例目

例日 凡三

師敗 崩 葬

例月 凡四

居 入 狩 殺其弟

欽定四庫全書
王后門 王姬附

例日 凡一

卒 王姬

欽定四庫全書
例月 凡三

逆王后 王后歸 王姬歸

例時 凡一

內逆王姬

王臣門

欽定四庫全書舊要卷一千三百三十五

西疇春秋本例卷一

宋崔子方撰

經部

例日 凡一

卒

例月 凡五

立 奔 救 殺 葬

例時 凡三

來 來求 來聘

凡王事門

例月 凡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一
王室亂 來聘 錫命 歸脹

歸賜 使求 會葬

公門

例日 凡七

即位 朝 盟 孫 喪至

薨 葬

例月 凡二十五

會 如 至 在 居 還

復 次 遇 至 以 城

侵 伐 圍 取 追 救

納 狩 觀 視 平國 成亂

釋諸侯

子門

例日 凡二

生 卒

夫人門

例日 凡六

入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一
致 孫 喪至 蘭 葬

例月 凡八

公納幣 公逆女 姑逆婦 大夫逆女

至 大夫以夫人至 歸 饗

例時 凡六

會 如 至 大夫納幣 諸侯逆女

大夫宗婦覲

內女門

例日凡一

卒

例月凡四

大夫為君逆
歸執葬

例時凡十二

來納幣
大夫自逆
致女
來媵

來歸
復歸
遇
逆婦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一
四

內大夫門

例日凡三

奔刺卒

例月凡二

盟執

例時凡二十五

莅盟會如至來來歸

還復逆媵告糴乞師

墮邑疆田城入邑侵伐

圍取救次戍歸喪

如葬

宗廟郊祭門

例日凡十一

立宮作主郊禘大事烝

嘗有事繹從祀納鼎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一
五

考宮獻羽卜郊用牲于社

不告月猶朝廟屋壞

例時凡二

丹楹刻桷

內戎事門

例日凡五

戰敗治兵大閱焚邑

例月 凡三

作軍 舍軍 作甲

凡內事門

例月 凡三

諸侯來盟 肆眚 邑瀆

例時 凡四十九

來盟 來朝 來聘 來會 來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六

來言 來求 來輸平 脅命 凡來

以來 逃來 來獻捷 來歸俘

來歸襚 來奔喪 來會葬 侵我 伐我

圍內邑 入內邑 取內邑 取內田

內入邑 內取邑 內取田 歸內田

假田 稅畝 田賦 蔴 狩

乞師 來乞師 平 戍 次

築 作 浚 蛮 竊

得 取殺

凡外事門

例日 凡十一

戰 敗 入 滅 國滅以君歸

國君滅 誘殺國君 盜弑國君

執國君用之 禅君 卒

諸侯盟 立君 執國君 獲國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七

釋國君 國君奔 國君歸 國君入

敗小國 入小國 滅小國 畣國君

國遷 國潰 亡 克 葬

例時 凡四十七

諸侯會 大夫盟 大夫會 相如 如會

如師 乞盟 平 還 次

遇 以 逃歸 大去

小國君奔 小國君入 小國君歸

執小國君	大夫奔	大夫歸	相敗	相伐
大夫入	叛	殺世子	殺君之子	
執世子用之	殺大夫	盜殺大夫		
獲大夫	執大夫	放大夫	討賊	侵
伐	圍	取	救	納
戍	襲	殲	棄師	降
入郛	城	小國葬	取師	遷邑
戎狄門				
例月 凡八				
公與盟	滅中國	入中國	敗中國	
為中國滅	國滅以君歸	弑君	卒	
例時 凡十六				
中國與盟	中國與戰	為中國敗		
為中國侵	為中國伐	為中國圍		
侵中國	伐中國	圍中國	救中國	
執歸	誘殺	相滅	相入	

內災異門	日食	地震	震電	山崩
例日 凡六				
星變	日食	地震	震電	山崩
災				
例月 凡二				
雨雪	雨雪	隕霜		
例時 凡十二				
有年	無麥禾	李梅實	大水	旱
饑	有蜚	有蜮	多麋	
不著例 凡八				
星孛	雹	無冰	雨木冰	
螟	螽	雩		
外災異門 凡一				
災				

例時 凡七

大災 火 山崩 大水
雨螽 隘石 鶴退飛

西疇春秋本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一千三百三十六

經部

西疇春秋本例卷二

宋 崔子方 撰

王門

例日

師敗

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以時志而知例日者

凡戰敗例皆日則王師之敗固當日矣王者之
師天下莫敢校今戎狄乃能敗之春秋深惡焉
故其詞使若王師自敗于彼云爾又特略其事而以時志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一

右一變例

崩

隱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

桓十五年春三月乙未天王崩

僖八年冬十有一月丁未天王崩

文八年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宣二年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成五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襄元年秋九月辛酉天王崩

襄二十八年冬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右九著例

葬

莊三年夏五月葬桓王

其不日蓋譏也

不及禮而葬也

宣三年春王正月葬匡王

文九年春二月辛丑葬襄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二

襄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昭二十二年夏六月葬景王

右五著例一變例四

五書葬其不及禮者四何其失禮多耶且凡葬

皆以內往葬為詞春秋九書王崩而書葬五則內之不赴葬者凡四也以天子之葬而諸侯不往會者如此之多則宜其不及禮者亦多也有以見王室之微矣

例月

居

僖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

王者無外不然則乎天之出見不能則乎天

其家而出也其曰出失內之辭爾然於外猶得其所居焉故曰天王出居于鄭也夫貴為天子而不能容其母弟以得罪於母亦甚矣故春秋盡其辭且不月以見譏

昭二十二年六月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王猛

非正月此承葬景王月

昭二十三年秋七月天王居于狄泉

右三著例一其變例二

入

昭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城不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三

月知居于皇亦不月者也居入不月然後知王猛之非正而春秋譏矣

昭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右二著例一其變例一

狩

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

溫河陽之邑也晉文始霸會諸侯于

溫而王適於是時為河陽之狩蓋王實畏晉欲來會之故假狩事以行耳春秋不月王之行所以見譏而三家皆謂再致天王諱之似誤矣詳具經解

右一變例

殺

襄三十年五月天王殺其弟僂夫

右一著例

王后門 王姬附

例日

卒

莊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春秋本例

四

右一王后外夫人卒葬皆不書王姬由魯嫁猶內女且來赴故卒之也死人之重事

例皆日然不以是為譏王姬不日卒蓋闕也凡薨卒有不日者皆類此

逆王后

桓八年冬十月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承雨雪月

襄十五年二月劉夏逆王后于齊

承盟月王后天下之母而使士

逆士賤非所以逆王后也故不月以見之詳具經解

右二變例

王后歸

桓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自紀言之猶略也

右一變例

王姬歸

莊元年冬十月王姬歸于齊

承陳侯卒月

例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春秋本例

五

右二變例

內女歸例月知王姬歸亦例月矣王姬歸不書主我故書齊魯仇讐

之國而為之主婚姻雖有天子之命可以辭矣故不月以見譏

逆王姬

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

齊魯仇讐之國而為之主婚姻雖有天子之命可以

辭矣故不月以見譏逆王姬例月

右一變例

王臣門

例日

卒

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

昭二十二年冬十月王子猛卒

定四年秋七月劉卷卒

右四著例一其失日三

例月

昭二十三年秋七月尹氏立王子朝

立

右一著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六

成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凡自周無出周公之出不能乎其國而出也周

公有國於王畿矣故特從小國例而不月不月然後知周公不能乎其國而出明矣

襄三十年五月王子瑕奔晉

昭二十六年冬十月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

楚

右三著例二其變例一

救

莊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救例時善其能衛也故詳志

而月
之也

右一著例

殺

宣十五年六月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右一著例

葬

定四年秋七月葬劉文公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七

例時

右一著例

來

隱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為天子之大夫而私貌諸侯罪矣故月之以見譏凡來例時

右一著例

來求

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右二著例

來聘

莊二十三年春祭叔來聘

右一著例

凡王事門

例月

王室亂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

八

昭二十二年六月王室亂

右一著例

使來聘

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歸賑

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桓八年春正月天王使家父來聘

承烝月

僖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右七變例

以時志而知例月者春秋之例以尊卑為詳略故凡王事未有不月

者其不月志者譏也周官時聘以諭諸侯之志則王使來聘蓋可也然終春秋之世周之以交魯之禮厚而魯之所以事周之禮薄而上下皆失之矣春秋之所不與故於內之如京師者五見周之所不與故於內之如京師者不言聘而於王使來聘則去月以見

錫命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

九

莊元年冬十月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文元年夏四月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成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右三著例

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賑周官歸賑以交使歸賑蓋可也用見周之交魯之禮厚而魯之所以事周之禮薄而上下皆失之矣春秋之所不與故猶不月以見

不與故猶不月以見

右一變例

歸贈

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
文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

右二著例

使求

桓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右一著例

會葬

文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文五年三月王使召伯來會葬

右二著例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千三百三十七

經部

西疇春秋本例卷三

宋崔子方撰

公門

例日

即位

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成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襄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昭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定元年六月戊辰公即位

哀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右八著例一其變例七

七以月志而知例日者內之重事例當日

也凡君薨子繼於是即位然則即位當在先君之年嫌一年而二君故於嗣君之年正月書之追治之也見即位者嗣君之始焉爾追治之事不可以日志也定公則異是矣故以

日即位日即位其例也

朝

僖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朝于王所

是年冬壬申公朝于王所

有日無月
蓋月闕

右二著例

盟

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公始即位不能自信而顧與邾

為盟卒又渝之故不
日以見譏公盟例日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三

隱六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隱八年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桓元年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桓十二年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是年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是年冬十有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桓十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是年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趙

莊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既

是時齊無君其曰齊大夫衆辭也雖

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是時魯亦強國而鄰於齊齊欲圖霸

而魯數不會故齊為柯之盟以親魯也齊桓不能修德以來諸侯而顧為私盟以屬魯以桓公為病矣且公元前年納其仇不克親與齊戰今乃從而受盟以公亦病矣故不月與日以見譏

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

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公羊曰公會當從公羊加

公字桓盟不
日齊始霸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三

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而盟蓋公盟也不言公大夫不敢也且又喪盟何以不譏喪盟例去日去日則無用見其為公盟

也春秋欲有所見者不嫌矣詳具經解

莊二十三年冬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桓盟不日不正齊晉之為
是盟復日之以見譏也

莊二十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

盟于幽齊桓始霸也凡桓文之盟不日以著其信

閔元年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桓盟不日

僖五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桓盟不日

僖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

華盟于甯母

桓盟不日

僖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

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桓盟不日

僖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桓盟不日以著其信且葵丘之

盟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加五命以令諸侯此桓公之盛而反加日何也周衰之末天下無王諸侯有能行王政而興起者則易然也以桓公之威管仲之賢而不能有志乎此乃區區為霸者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卷三

四

僖二十七年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鄭伯衛子晉子盟于踐土

晉文始霸也桓文之盟不日以著其信則此何以日為下公朝于王所當日也加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卷三

五

文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著日而盟蓋公盟也不言公大夫不

敵也是又喪盟何以不譏譏喪盟例去日去日則無用見其為公盟也春秋欲有所見者不嫌丘之盟則變例以見譏焉然獨於是盟然後見譏何也猶曰桓之盛極此而已無能為矣故譏

矣詳具經解

文三年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文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是時晉侯新立

僖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桓盟不日

僖二十一年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

釋

宋公

僖二十五年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晉慶盟于洮

文十三年十有二月乙丑公及晉侯盟

故諸侯相與會于晉境而聽事焉晉侯不能親諸侯乃使大夫抗禮而主盟此諸侯之恥而晉之罪也故不叙諸侯不名晉大夫以略之又不日以見譏則異乎同盟于新城矣詳具經解

文十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文十七年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宣十七年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

盟于斷道

成二年十有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

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成三年冬十有一月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六

夫盟

此皆聘而後盟也著日而盟知其為公矣不言公大夫不敵也大夫何以不貶彼以賓客之道來我固與之盟爾其諸類此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七

成十一年王三月己丑及郤犨盟

聘而後盟

成十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

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七

成十七年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伐鄭諸侯

襄三年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是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

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襄七年冬十月壬戌及孫林父盟

聘而後盟

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自文宣以來晉楚於是爭盟而伐鄭鄭從

晉則楚師至從楚則晉師至然鄭固欲親中國自宣二年晉宋衛陳之役而鄭之從晉者十年

成九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救鄭

成七年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諸侯

襄九年冬十月壬戌及孫林父盟

聘而後盟

襄九年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伐鄭諸侯

襄十一年秋七月己未盟于毫城北

伐鄭諸侯

事而見
識焉

其後蜀之盟楚實合十二國之衆以臨諸侯鄭於是在楚故晉侯伐鄭蟲牢之會鄭伯受盟及蒲之會所以尊前日之盟也鄭固未有罪耳而復伐鄭而鄭亦不宥乍合乍離及楚人一有討於鄭而鄭即甘心於楚蓋想晉之無信不恤小國之禍而輕辱人君乃與楚比伐許侵宋同撓諸夏凡二十年之間諸侯會盟侵伐城戍曾無虛歲譴譴然以失鄭為憂是禍也晉有以啓之以不信蒲之盟故也春秋不日其盟所以起其

襄十五年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聘而

後盟

襄十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此國齊諸侯

之強數事侵伐故欲同圍之然而不能而遂為此盟其盟也有不同者矣此邾子所以執也故

不與同又不
日以見譏焉

襄二十年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

于澶淵

襄二十五年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會夷儀諸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卷三

八

侯

昭十三年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會平諸

侯詳具經解

昭二十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

陵

二十五年公孫于齊齊謀納公莒邾杞皆齊之與國故同為鄭陵之盟也且公實有國而

不處反因他人以求入而卒以不能鄭陵之盟為不處矣其不與同以見四國之盟有不同者矣故不月與日以見譏此昭公所以終去如晉也

定四年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會召陵諸侯蔡之故

孫

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

右一著例

喪至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卷三

九

桓十八年夏四月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定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右二著例

薨

隱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桓十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莊三十二年秋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

以侵楚然終不能為蔡釋怨於楚使蔡去中夏而即夷故明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遂復蔡怨故臯鼬之盟不日亦不與同所以譏諸侯之無能爲而傷中夏之微也

定十二年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右五十四著例四十四其變例十

僖三十三年十有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

文十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宣十八年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成十八年八月己丑公薨于路寢

襄三十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昭三十二年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十五年夏五月壬申公薨于高寢

右十一著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葬

桓十八年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閔元年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文元年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成元年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成十八年十有二月丁未葬我君成公

襄三十一年冬十月癸酉葬我君襄公

定元年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

右九著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土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千三百三十八 經部

西疇春秋本例卷四 宋崔子方撰

公門

例月

會

隱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不正公之會戎且又喪會故不月以見譏

隱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

當是時桓公羽父相謀亂公顧不能靖內難與

至於身弑而不知故不月以見譏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四

隱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隱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桓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

桓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是年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是年九月公會齊侯于謹

桓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桓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弗有故意衛侯其

不月凡不成會者例不月

桓十一年九月公會宋公于夫鍾

是年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閼

桓十二年八月公會宋公于虛

是年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桓十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桓十五年五月公會齊侯于艾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四

桓十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桓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灤

莊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婦人既嫁見兄弟不踰閨而公

會伯姬于洮故不月以見譏

是年冬公會齊侯于城濮

桓文之盟不日桓文之會不月蓋信而安之春

秋變例以美二伯者如此

僖元年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桓會不月譏公喪會故加月

僖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桓會不月

僖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于葵丘

桓會不月

僖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桓會不月

僖十三年夏四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于鹹

桓會不月承葬陳宣公月

僖十六年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卷四

三

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齊桓之霸凡十二會而孔子獨稱九合諸侯

侯蓋道其不以兵車而已牡丘之盟陽穀之會淮之會蓋有兵車也是時桓德既衰楚亦內侮

伐徐敗婁林之師桓公於是合諸侯以救之又為之伐厲伐英氏以報楚則其有兵車亦明矣故淮之會則加月以見譏

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

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文會不月

文十三年冬衛侯會公于沓

公如晉故不月矣詳具經解

是年十有二月鄭伯會公于棐

宣元年夏公會齊侯于平州

此喪會故不月以見譏

宣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是年夏會伐萊秋而至冬又會黑壤春而至其間大旱之不恤且古者凶荒殺禮簡政今公區區以侵伐期會為急亦不

曹伯于葵丘

桓會不月

僖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桓會不月

僖十三年夏四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于鹹

桓會不月承葬陳宣公月

僖十六年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卷四

四

沙隨不見公

是蓋魯有內難故往後期而諸侯不及見公耳不見公故不月也詳

具經解

成十六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

春秋本例卷四

四

襄五年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先吳於鄫諸侯之罪也故不月以見譏

襄七年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

莒子邾子于鄆

襄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粗

再言會即

吳也吳夷也不正以諸侯之尊即吳而遠會故不月以見譏

襄十一年秋七月會于蕭魚

伐鄭諸侯

襄十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湩梁

襄二十一年冬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襄二十二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卷四

五

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傳稱會于沙隨

復鋼樂氏猶信也前年秋樂盈出奔楚晉私以一大夫之故暮年之閒再合諸侯見晉之失正遂伐晉則當時之事可知矣始令猶可再令而

譏矣故沙隨之會不月以見之

襄二十四年秋八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襄二十五年夏五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襄二十六年夏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

淵不正公與大夫會故不月以見譏

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是蓋諸侯不肯與公盟也諸侯不肯與公盟而曰公不與盟

蓋諱之也使若公自不盟云爾故不月公之行以見之詳具經解

定八年夏公會晉師于瓦

不正公之會晉師故不月以見譏

定十年夏公會齊侯于頰谷

頰谷之會齊人伏甲以劫我是時孔子相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卷四

六

定十四年五月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焉而謀以不行然則是會也亦殆矣故不月以見譏

哀七年夏公會吳于鄫

不正公之會吳故不月以見譏

哀十二年夏五月公會吳于橐臯

會吳亦譏也承孟子卒月

是年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郿

喪會故不月以見譏然後知孟子昭夫人而哀嫡祖母也

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是時吳實主會其曰

矣進吳子所以傷中國之亡也故不月以見焉

猶曰是非中國
得意之會云爾

右五十三著例三十二其變例二十一

如

桓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

解具納
幣下

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解具觀
社下

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

解具逆
女下

僖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七

僖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成三年夏公如齊

譏亞

僖三十三年冬十月公如齊

成四年夏四月公如晉

承臧孫
卒月

文三年冬公如晉

事者皆朝也

凡公如某而不目其

世相朝之禮春秋之時天下無王霸主更盟故一君有再三朝者春秋權事之宜猶與之至於

比年亞朝則為已甚然後譏焉故凡比年亞如皆不月者所以見譏也

文二年三月乙巳及晉

處父盟此蓋公在晉而盟也傳謂晉人以公不朝來討故公如晉晉使處父盟公以恥之猶信也春秋不書公如晉蓋諱之而於三年

譏亞朝則二年之盟公在晉不疑矣

文十三年冬公如晉

下書衛侯會公于晉蓋是時方修禮于大國而遽與他時

國私會以為失事盟主
之道故不月以見譏

宣四年秋公如齊

宣五年春公如齊

比年而朝
譏亞也

宣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八年六月夫人熊氏薨然則此喪朝也何以不

譏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總宣公以庶立故春秋不譏喪朝然後知妾母不得稱夫人明矣且下十年兩如齊而此不譏亞朝春秋欲有所見者不嫌也

宣十年春公如齊

譏亞

是年夏四月公如齊

承日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八

成三年夏公如齊

譏亞

成四年夏四月公如晉

承臧孫
卒月

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

食月

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

譏亞承殺
大夫月

成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譏亞承殺

喪朝

襄三年春公如晉

譏亞且

襄四年冬公如晉

譏亞

襄十二年冬公如晉

公比年伐鄭出會曾未息肩而又朝于晉夫內弃其國事

而區區以侵伐期會朝聘之為急亦不知務矣故不月以見譏十年伐鄭戌虎牢十一年夏伐鄭盟亳城北秋又伐鄭會蕭魚是也春秋凡此志譏矣

襄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襄二十八年十有一月公如楚

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解具復門

昭五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昭七年三月公如楚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九

昭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

昭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昭十五年冬公如晉

十二年十三年兩如晉皆不得入見鄙於大國猶不自愧

而復朝焉雖不至河而復猶譏也春秋之義豈遠於人情哉

昭二十一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昭二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昭二十七年春公如齊

是時公失國居齊如晉皆不月以見譏

是年冬十月公如齊

承曹午辛月

昭二十八年王三月公如晉次于乾侯

解具次門

昭二十九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比如晉而不得入故皆不月

也

定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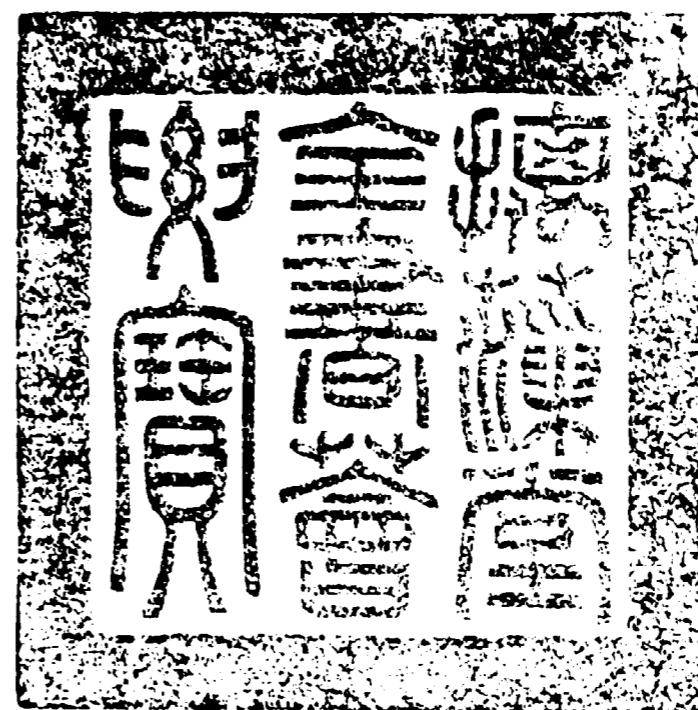
右三十八著例十七其變例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十

西疇春秋本例卷四



覆校官庶吉士
臣方 煉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錄監生臣陳葆光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經部

春秋本例卷五至九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一千三百三十九

經部

西疇春秋本例卷五

宋崔子方撰

公門

例月

凡月往則月至不月往則不月至不月往不月至皆譏也唯桓文之例則異是

至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僖十五年九月公至自會

桓會不月往為己卯晦月

僖十七年九月公至自會

桓會例不月淮之會謨也故月往而月致詳具

解經

僖二十六年冬公至自伐齊

不月往

僖二十九年春公至自圃許

大會不月往

僖三十三年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月往

文四年春公至自晉

不月往

文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不月往而月致何也十三年冬公如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卷五

晉衛侯會公于晉是時公方修禮于大國而遽與他國私會以為失事霸主之道故不月以見

譏下書十有二月乙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以為卒事于大國然後可與他國會故特月致見卒事而會不譏始往而會者譏耳

是年秋七月公至自會

月往

文十七年秋公至自穀

內地例不致其致例不月是時齊方以子叔姬之罪

致責于我魯數求齊盟而不得穀之盟非得意之盟也故特致焉穀內地

宣四年秋公至自齊

不月往

宣五年夏公至自齊

不月往

宣八年春公至自會

不月往

宣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齊

月往

宣十年春公至自齊

不月往

是年五月公至自齊

不月往承陳弑君月

宣十七年秋公至自會

月往而不月致有譏也宣公之立事齊而不事晉豈

成三年二月公至自伐鄭

月往

是年夏公至自晉

不月往

成四年秋公至自晉

不月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卷五

晉衛侯會公于晉是時公方修禮于大國而遽與他國私會以為失事霸主之道故不月以見

譏下書十有二月乙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以為卒事于大國然後可與他國會故特月致見卒事而會不譏始往而會者譏耳

成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月往

成七年八月公至自會

不月往而月至承戊辰盟月

成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月往

成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往至同月

成十五年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月往

成十五年三月公至自會

往至同月

成十六年秋公至自會

不月往

是年十有二月公至自會

不月往而月致承季孫盟月

成十七年秋公至自會

不月往

為仲嬰齊卒月往

是年十一月公至自伐鄭

不月往而月致承季孫盟月

成十八年夏公至自晉

不月往

為仲嬰齊卒月往

襄三年夏四月公至自晉

不月往而月致承晉盟月

是年秋公至自會

月往而不月致所譏不在往會承梁之會不月致同例與大夫主盟故譏也與

襄五年春公至自晉

不月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卷五

四

是年秋公至自會

不月往

是年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不月往而月致承行父卒月

襄八年夏公至自晉

月往而不月致是時公在晉而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

襄二十二年夏公至自晉

月往而不月致公之渝盟而亟伐故以見譏也然後知澶淵之盟故不與同明矣

襄二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不月往

襄二十年秋八月公至自會

不月往

襄十年夏五月公至自會

不月往而月致承滅逼陽月

是年冬公至自伐鄭

不月往

襄十一年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承已未盟月此譏亟伐鄭往至皆不

月

是月公至自會

同上

襄十三年春公至自晉

不月往

襄十六年夏公至自會

月往而不月致蓋不正諸侯為會而乃使大夫主盟

故譏也與雞澤之盟不月致同例詳具經解

襄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伐齊

月往

襄二十年秋公至自會

月往而不月致公與邾子盟澶淵比至於國而大夫

巴伐邾矣不正公之渝盟而亟伐故以見譏也然後知澶淵之盟故不與同明矣

襄二十二年夏公至自晉

月往而不月致豈公如晉朝以謝背盟伐邾之

故而晉猶有責於我乎故以見譏也

襄二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不月往

襄二十五年秋八月公至自會

月往

襄二十九年夏五月公至自楚

昭五年秋七月公至自晉

月往

昭七年九月公至自楚

月往

昭十三年八月公至自會

不月往而月致承同盟月

昭十六年夏公至自晉

不月往

昭二十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解具居鄭下

是年秋公至自會居于鄆

昭二十七年春公至自齊居于鄆

六

是年冬十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卷五

昭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定四年秋七月公至自會

月往

定六年二月公至自侵鄭

月往至同月

定八年王正月公至自侵齊

月往至同月

是年三月公至自侵齊

月往

是年夏公至自頰谷

月往

定十二年十有一月公至自黃

月往

在

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卷五

昭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昭公失國在外何獨不為葬齊悼公月譏正月以存君之辭也

昭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七

昭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右四著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卷五

昭二十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日孫故月致昭公自失國

往至皆不月居外亦不月以識

是年秋公至自會居于鄆

七

昭二十七年春公至自齊居于鄆

七

是年十有二月公至自圍成

月往至同月

定十四年五月公至自會

月往至同月

哀十年五月公至自伐齊

月往會吳例不月為葬齊悼公月

哀十三年秋公至自會

月往

右七十九著例三十其變例四十九

是年冬十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承曹伯卒月

昭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右五變例

還

文十三年冬十有二月公還自晉

右一著例

復

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朝于晉晉人辭焉故至河乃復凡此志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五

譏也此又喪朝也

昭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

遇

隱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莊二十三年夏公及齊侯遇于穀

定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昭公之不得入于晉亦以數矣定公之復容有故焉春秋亦譏其可譏者而已

右六著例一其變例五

次

莊三年冬公次于滑

是將救紀而不能者也傳曰將謀紀是也次止也公有畏

矣故不月以見譏

僖四年三月公會伐楚次于陘

僖十五年三月公會盟牡丘遂次于匡

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承孫齊月悼公月

昭公自失國凡如次居皆不月以譏

昭二十八年春王三月公如晉次于乾侯

承葬曹悼公月

昭二十九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

春秋本例卷五

右六著例二其變例四

遇

隱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莊二十三年夏公及齊侯遇于穀

莊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於魯濟

右三變例周官有朝覲宗遇會同之禮春秋之時文不足也故皆謂之朝會而所謂遇者特志其相遇而已禮記所謂未及期相見是也當是時諸侯不信期會失時故

未有及期而相見者猶詩所謂邂逅相遇
云爾凡遇之志皆譏也故不月以見之

至

僖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追齊師至郿弗及

襄十五年夏公救成至遇

公救成而至遇不及乎事也凡春秋不及乎其

事者志以略此公行所以不月也

以
右二著例一其變例一

僖二十六年冬公以楚師伐齊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

右一變例解具伐齊下

城

文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城郚者之

事而公親之其日兼譏取須句而遂城郚也

右一變例

西疇春秋本例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千三百四十 經部

西疇春秋本例卷六

宋崔子方撰

公門

例月

侵

莊十年二月公侵宋

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侵蔡

桓會不月為蔡潰月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一

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

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定六年二月公侵鄭

定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是年二月公侵齊

右六著例

伐

隱七年秋公伐邾

公始即位與邾結好而盟今親
伐馬不正公之始渝盟而親師

故不月以見譏

桓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袁

伐鄭

桓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不正公會四國

之微者以出故不月以見譏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

不正公釋怨而納仇人之子故不月以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卷六

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卷六

三

僖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邾吾之與國也伐之春又伐之而

取其邑秋又與之戰以內為迫人已甚故不月以見譏

僖二十六年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公恃遠國之師以伐甥舅

僖二十三年夏四月公伐邾取訾婁

伐邾取須句

文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僖二十二年伐邾取須句

三

須句既復於邾今又伐而取之不正其再取故不月伐而日取邑下乘譏遂城部故著日也

宣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

公伐莒取向

宣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

解具會黑壤下

宣十八年春公伐杞

公伐杞不月又不致此有弑者或曰譏也具經解

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

桓會不月為蔡潰月

僖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

桓會

成十三年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

僖二十一年冬公伐邾

不月

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月

成十六年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是時

沙隨之會不見公晉人以為怒故伐鄭之役公強與焉此季孫行父所以執也即當時之事言之蓋公不得與伐鄭矣春秋以為恥而諱焉故猶書公伐鄭志其意也春秋之例會以會致伐以伐致各如其事焉今出伐鄭而曰至自會見實未嘗與伐也又不月以見譏

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曹伯邾人伐鄭

是年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春秋本例

四

伐鄭公比年伐鄭今又一歲之間而兩伐

鄭春秋以為已甚故皆不月以見譏

襄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不月譏喪師是年五月

姜氏薨

襄十年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

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不月譏喪師

襄十一年夏四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承郊

是年秋七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當不月

伐猶成十七年之謔此承同盟月

哀七年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

解具入邾下

哀十年春王二月公會吳伐齊會吳之微者謔也承邾子奔月

哀十一年五月公會吳伐齊亦謔也為甲戌戰月

右三十著例九其變例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春秋本例

五

圍

僖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

新城桓會不月

襄十八年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昭二十六年夏公圍成成內邑是時昭公孫在齊故欲取內邑也夫公實有

國而不能制其臣至於見逐及區區欲取一邑以自營見公之失君道矣故不月以見謔

定十二年十有二月公圍成

右四著例三其變例一

取

隱十年六月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不正公以詐敗人之師旬浹之

間而取二邑故加日以見譏

僖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僖二十六年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僖三十三年夏四月公伐邾取訾婁

文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六

追

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

戎過我于濟西未為有罪且亦疆場之事

耳而公固自追之失人君之重故不月以見譏詳具經解

僖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追齊師至郿弗及

右二著例一其變例一

救

莊二十八年秋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不正公會兩國之微者以

出故不月以見譏

成七年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杞伯救鄭

春秋不與相侵伐則凡救者可也然陳鄭介二大國之間從楚則晉

公伐莒取向

齊魯強國以好平兩小國之怨而救一伐安有常哉然則救鄭非所以為鄭適以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七

狩

納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

不正公之釋怨而納讎人之子故不月以見譏

右一變例

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不正公之釋怨而與仇人之微者狩故不

月以見譏

右二著例一其變例一

觀

隱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凡蒐田之事不言公觀魚稱公與公狩于郎同義知

公私行而不與國人同之也故不月以見譏

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諸侯非民事不越境而公乃如齊觀社又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卷六

八

未終母喪而從宴樂故不月以見譏

右二變例

視朔

文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右一著例

平國

宣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鄭

右一著例

成亂

桓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右一著例

釋諸侯

僖二十一年冬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

釋宋公

右一著例

右凡公躬行之事無時以時志者譏也春秋賤桓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卷六

九

於桓之事無譏故六盟十二會二至二伐一如一狩即位薨葬喪至皆以例書蓋曰桓弟弑兄臣弑君而立乎其位此其大者不治則其餘無足譏焉耳

子門

例日

生

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右一著例

卒

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

襄三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右三著例二其失日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六

十

致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七

一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致猶致女也
父母家之辭

也蓋齊女先娶耳而致之為夫人非禮矣故去
氏姓以見之且致夫人重事例當日其不日猶
曰妾非所以為夫人故不
以尊禮舉之也詳具經解

右一著例

孫

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君夫人諱奔猶曰孫位
而去云爾夫人孫重事

例當日夫人久在齊不可以日致也詳具經解

閔二年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其不日以罪略之
蓋曰夫人有罪不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千三百四十一 經部

西疇春秋本例卷七

宋崔子方撰

夫人門

例日

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入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七

一

右一變例

以尊禮舉之也
文姜猶是致也

右二變例

喪至

僖元年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右一著例

薨

隱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莊二十一年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二

僖元年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
文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文十六年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宣八年夏六月戊子夫人嬴氏薨
襄二年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襄四年秋七月己丑葬我小君定姒
襄九年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昭十一年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定十五年九月辛巳葬定姒

襄四年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襄九年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昭十一年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定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哀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右十二著例

葬

莊二十二年春王正月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僖二年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文五年春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文十七年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三

宣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襄二年秋七月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襄四年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襄九年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昭十一年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定十五年九月辛巳葬定姒

右十著例

例月

公納幣

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

納幣大夫之事而公親之又未終母喪而

嘉禮是行故不月以見譏

右一變例

公逆女

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

春秋譏不親迎公於齊則有父讎之弗報

於內則有母喪而圖婚然則親迎祇以為罪也故不月以見譏

右一變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 春秋本例

四

夫人逆婦

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譏姑逆也解具經解

右一變例

大夫逆女

桓三年秋七月公子翬如齊逆女

承日食月春秋之例逆夫人例

月以為有國之重事惟不正其使大夫逆然後不月以見譏桓無譏然則公子翬逆女猶月者

也詳具經解

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

承即位月不特譏使大夫

喪娶逆又譏

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禮有親迎不正使大夫逆故不

月以見譏

右三變例

至始至

桓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右一著例

大夫以夫人至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 春秋本例

五

宣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成十四年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右二著例

歸

文十八年冬十月夫人姜氏歸于齊

右一著例

饗

莊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

君饗兩之

禮重事例當月

右一著例

會

莊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為宋公卒

為宋
卒公

生七年，毒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方

是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僖十七年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右四著例

如

莊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莊十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

莊十九年秋夫人姜氏如晉

非禮也是加月以見譏者然公子結遂及齊侯宋公盟故不月矣先事故不月後事亦不得而

月二十年二月夫人
莒加月以讙是其例

莊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右五著例三其變例二

至

文九年三月夫人姜氏至自寧

齊此出姜也十八年歸于齊者是也夫

人不允于魯故終以見出是
允之證乎臣子殆其往而喜
夫人之行不致也故加月重
錄之見臣子以是為危矣

右一變例

大夫納幣

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

右一著例

諸侯送女

桓三年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譙為公會月

右一著例

大夫宗婦觀

莊二十四年八月戊寅大夫宗婦覲用

大夫之
婦同宗

者也宗婦覲賤事也例當時而
以日志所以致譏乎用幣焉爾

右一變例

內女門

例日

卒

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

莊二十九年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僖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七

八

僖十六年夏四月丙申鄭季姬卒

文十二年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成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右六著例四其失日者二

例月

大夫為君逆

隱二年九月紀裂繡來逆女

右一著例

歸

隱二年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隱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莊二十五年六月伯姬歸于杞

僖十五年秋九月季姬歸于鄆

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

執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七

九

文十四年冬齊人執子叔姬

子叔姬與單伯有罪於齊者也執內大夫

例月知執內女亦例月矣其不月以謾內也

右一變例

葬

莊四年夏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凡內女為諸侯夫人然後葬

卒葬諸侯例月知夫人葬亦例月也此加日而葬隱之也亡國之葬也詳具經解

加日以葬隱之也亡國之葬也

莊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加日以葬隱之也亡國之葬也

襄三十年秋七月葬宋共姬

右三著例一其變例二

例時

來納幣

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右一著例

大夫自逆

莊二十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

宣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為叔孫卒月

右二著例

大夫致女

成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右一著例

來媵

成八年冬十月衛人來媵承杞叔姬卒月

成九年夏晉人來媵

成十年五月齊人來媵承公會月

右三著例

來

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

僖二十八年秋杞伯姬來
宣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右三著例

來歸

文十五年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子叔姬有罪齊人使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七
十一
致責于我而後歸
之故加月以見譏

宣十六年秋鄭伯姬來歸

成五年春王正月杞伯姬來歸四年杞伯來朝而五年叔姬來歸杞

伯之來告絕叔姬也且杞伯來朝而告絕知杞之有辭矣以叔姬之來歸為內過故加月以見譏

譏

右三著例一其變例二

歸復歸

莊十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宜紀季以鄆入齊是時叔

姬來魯乎故今歸于郿也不書其來閔之也書其歸喜復其所也故詳錄而加月詳具經解

右一變例

遇

僖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

朝凡遇之志故譏也
此又謹錄而加月

右一變例

來逆婦

僖二十五年夏宋蕩伯姬來逆婦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十二

來求婦

僖三十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

右一著例

來朝子

僖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

右一著例

來送喪

西疇春秋本例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千三百四十二

經部

西疇春秋本例卷八 宋 崔子方 撰

內大夫門

例日

奔

閔二年九月公子慶父出奔莒

內大夫奔例日謹有罪也是時慶父

與夫人同惡蓋同日而出奔夫人先故不日慶父不得後日也慶父不日然後知與夫人同日

奔矣然慶父之罪不患不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一

文八年冬十月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

莒

宣十八年冬十月壬戌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

齊

襄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叔紇出奔邾

昭十二年冬十月公子慤出奔齊慤之奔不日蓋見其非罪也

成十六年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右六著例四其變例二

刺

僖二十八年春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刺大夫例日謹

有罪也以罪刺者不言其事言其事者有託也故不日以見譏詳具經解

成十六年十有二月乙酉刺公子偃

右二著例一其變例一

卒

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失日

隱五年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二

隱八年冬十有二月無駭卒失日

隱九年三月庚辰挾卒

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僖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是年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文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文十四年秋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宣五年秋九月叔孫得臣卒失日

宣六年六月辛巳仲遂卒于垂

宣十七年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成四年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成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成十七年冬十有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蜃

襄五年十有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

襄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襄二十二年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襄二十三年八月己卯仲孫速卒

襄三十一年秋九月己亥仲孫羯卒

昭四年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昭七年十有二月癸未季孫宿卒

昭十五年二月癸酉叔弓卒

昭二十一年八月乙亥叔輒卒

昭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癸丑叔鞅卒

昭二十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穀卒

昭二十五年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昭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叔倪卒

定五年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哀三年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右三十著例二十七其失日者三

例月

盟

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桓十一年九月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鄭遂及齊侯

宋公盟公子結不終媵事抗二君之盟卒致三國之師故不月以見譏詳具經解

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齊與盟也是時齊桓既卒宋襄圖霸以劫諸侯蓋諸侯不肯從宋而後為齊之盟所以未忘桓公之功也春秋善是盟故亦信而不月猶之桓公之志爾傳謂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猶信也

僖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

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文二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

盟于垂隴

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大夫盟例月此特加日譏遂之專盟

文十年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

離盟不月此承不雨月

文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盟齊侯弗及
盟者故也

是年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鄭丘

是時齊強魯弱

齊人方賁子叔姬之罪魯再受兵諸侯不能救

大夫求盟而不得公又有疾魯於是病矣鄭丘之會以得齊盟為喜故詳錄而加日

成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離盟

成二年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

于袁妻

大夫盟不以日志此嫌國佐如師而遂與之盟且以見自鞍至於袁妻緣地五

百里自癸酉至于己酉歷三十有七日然後得盟以迫齊為已甚故日志以見譏也

成十六年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

于扈

是時叔孫僑如為難故晉人使公不得與伐鄭而行父見執公彷徨于外以求自明

僅能使僑如見逐季孫受盟喜釋執而免乎難故詳錄而加日

成十八年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

子齊崔杼同盟于虛

襄三年六月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僞盟

是時己未諸侯同盟矣及袁僞如會而大夫又與之盟夫諸侯已盟則大夫可無盟矣然而又盟見大夫之

張也故特加日以見譏

襄十六年三月戊寅大夫盟

是時諸侯會濮梁而大夫專盟見大夫之

益張也故特加日以見譏然後知雞澤之盟譏其漸矣

襄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莒魯之怨自屬鄙始其後莒與齊邾比以為吾患魯無歲不受兵及仲孫叔之為此盟然後兵怨始解幾二十年莒魯不交兵則是盟也實國之所喜故詳錄而加日餘具經解

襄二十七年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

宋

加日猶雞澤
溟梁之盟耳

昭十一年夏五月仲孫糴會邾子盟于祲祥

離盟不月

承夫人
薨月也

定三年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離盟

哀二年春王二月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

子盟于句繹

先君之季年邾子來朝已而又來事於邾今又三卿大舉而伐之取沂漷田要其君而與之盟明年又復渝盟而圍其國則魯之

於邾為已甚故特加日以見譏

右二十一著例五其變例十二其離盟四

執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七

文十四年冬齊人執單伯

單伯如齊而見執不稱行人以為失奉使之道

以故不見譏

成十六年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丘

昭十三年八月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昭二十三年春王正月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右四著例三其變例一

例時

莅盟

僖三年冬公子友如齊莅盟

文七年冬公孫敖如莒莅盟

昭七年三月叔孫婼如齊莅盟

承公如楚月

定十一年冬叔還如鄭莅盟

右四著例

會

莊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于

鄖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八

文元年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文十一年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文十六年春季孫歸父會齊侯于陽穀

宣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宣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是年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成五年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成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

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鮒邾人會吳于

鍾離

再言會吳即吳也吳遠中國未嘗與中國會諸大夫欲往會之故於彼即吳也不正以中國之衆即吳遠

襄二年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鑿宋華元衛孫林

父曹人邾人于戚

為葬小君月

是年冬仲孫蔑會晉荀鑿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

父曹人邾人膝人薛人小邾人于戚

襄五年夏仲孫蔑衛林父會吳于善道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九

襄八年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

人于邢丘

襄十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匱齊人

宋人衛人鄭公孫萬曹人莒人邾人膝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加月猶鍾離之會議也

是年冬季孫宿會晉士匱宋華閔衛孫林父鄭公

孫萬莒人邾人于戚

襄十九年冬叔孫豹會晉士匱于柯

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

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昭元年春王正月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

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

罕虎許人曹人于號

承即位月

昭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昭十一年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

衛北宮它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十

昭二十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

喜鄭游吉曹人膝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昭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季孫意如會晉荀櫟于適

歷

承公在乾侯月

哀六年夏叔還會吳于祖

右二十三著例二十一其變例二

西疇春秋本例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卷九

經部

西疇春秋本例卷九 宋崔子方撰

內大夫門

例時

如

莊二十五年冬公子友如陳

莊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公子慶父如齊

承子卒月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一

僖五年夏公孫茲如牟

僖七年秋七月公子友如齊

承盟寧母月

僖十三年冬公子友如齊

僖二十八年秋公子遂如齊

僖三十年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僖三十一年春公子遂如晉

文元年夏四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承葬僖公月

是年冬十月公孫敖如齊

承楚弑君月

文五年夏公孫敖如晉

文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

文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為葬晉襄月

文十一年秋公子遂如宋

王月

文十四年冬單伯如齊

文十五年秋季孫行父如晉

文十七年冬公子遂如齊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二

文十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是年冬十月季孫行父如齊

承子卒月

宣元年夏季孫行父如齊

是年夏公子遂如齊

宣九年夏仲孫蔑如京師

宣十年六月公孫歸父如齊

為葬齊惠公月

是年秋季孫行父如齊

是年冬公孫歸父如齊

宣十八年秋七月公孫歸父如晉

承楚子
卒月

成五年春王正月仲孫蔑如宋

承叔姬
來歸月

成六年夏六月公孫嬰齊如晉

為鄭伯
卒月

是年冬季孫行父如晉

成十一年夏季孫行父如晉

是年秋季孫僑如齊

襄二年秋七月叔孫豹如宋

承葬小
君月

襄四年夏叔孫豹如晉

襄六年冬叔孫豹如邾

是年季孫宿如晉

襄七年秋季孫宿如衛

襄九年夏季孫宿如晉

襄十六年冬叔孫豹如晉

襄十九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如晉

承祝柯
盟月

襄二十年秋季老如齊

是年冬十月季孫宿如宋

承日
食月

襄二十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是年冬季孫豹如京師

襄二十八年秋八月仲孫羯如晉

承大
雪月

襄二十九年冬仲孫羯如晉

襄三十年秋七月叔弓如宋

為葬共
姬月

昭二年夏叔弓如晉

是年冬季孫宿如晉

昭三年夏叔弓如滕

昭六年夏季孫宿如晉

是年冬叔弓如楚

昭九年秋季孫纁如齊

昭十年九月叔孫婼如晉

為葬晉
平公月

昭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

為葬宋
平公月

昭十六年九月季孫意如如晉

承大
雪月

昭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

為葬景
王月

昭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為叔鞅
卒月

昭二十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定十年秋叔孫州仇如齊

哀五年冬叔還如齊

右六十二著例

至

文十五年六月單伯至自齊

承日食月

昭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昭二十四年春王二月婼至自晉

承仲孫纘卒月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五

右三著例

來

閔元年冬齊仲孫來

右一著例

來歸

閔元年秋八月季子來歸

承公盟月

右一著例

還

宣十八年冬十月歸父還自晉

承公薨月

右一著例

復

文八年冬十月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為奔莒月

宣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為有事月

右二著例

媵

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鄖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六

右一著例

告糴

莊二十八年冬臧孫辰告糴于齊

右一著例

乞師

僖二十六年夏公子遂如楚乞師

右一著例

墮邑

定十二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是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右二著例

疆田

昭元年秋叔弓帥師疆鄆田

哀三年五月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承桓宮火

邾人城成周

城

文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七

承戰
月

襄二年冬仲孫蔑會晉荀罊齊崔杼宋華元衛孫

侵

僖四年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

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伐楚之役齊有怒于陳執卒濤塗與江黃伐之

矣陳雖有罪執其人伐其國可也今又合七國之衆而侵之以齊桓責人為已甚故加月以見譏

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

小邾人城杞承公至月

昭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

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

右六著例

入邑

襄十二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帥師救邵遂入鄆宿受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八

命救邵而遂入鄆見政之
逮大夫也故加月以見譏

右一變例

成六年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襄二十四年春仲孫羯帥師侵齊

定八年九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承葬陳懷

公月

右四著例三其變例一

伐

隱四年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隱十年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桓十二年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

為戰于宋月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

九

桓十七年秋八月及宋人衛人伐邾

承葬蔡桓侯月

莊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莊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衛侯得罪天子而奔齊為之伐

衛以納溺而溺往會之故加月以見譏

莊十四年夏單伯會伐宋

僖三十三年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文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

人鄭人伐沈為沈潰月

文十四年春王正月叔彭生帥師伐邾

承公至月

宣十年秋公孫歸父帥師伐邾

宣十一年夏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成六年冬十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

鄭承叔姬卒月

襄十四年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

北宮括鄭公孫蔓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伐秦

承衛侯奔月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

+

襄十六年五月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寧殖宋人

伐許

承地震月

襄二十年秋仲孫速帥師伐邾

昭十年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糴帥師伐莒

承晉侯卒月

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哀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

師伐邾為邾子盟月

右十九著例十八其變例一

圍

成三年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襄元年春王正月仲孫蔑會晉樂黶宋華元衛甯

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承即位月

昭十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定六年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鄭

士

次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士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士

是年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哀三年冬十月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承泰伯卒月

鄆

襄二十三年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受命

晉畏齊不進止于雍故此加月以見譏

右七著例

宣十年秋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右一著例

救

僖十五年三月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承牡丘盟月

文九年三月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承夫人至月

襄十二年春王三月季孫宿帥師救卽

為遂入鄭月

襄二十三年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

為下邑月

右四著例

次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士

襄元年夏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

鄆

襄二十三年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受命

晉畏齊不進止于雍故此加月以見譏

右二著例一其變例一

戍

僖二十八年春公子買戍衛

右一著例

歸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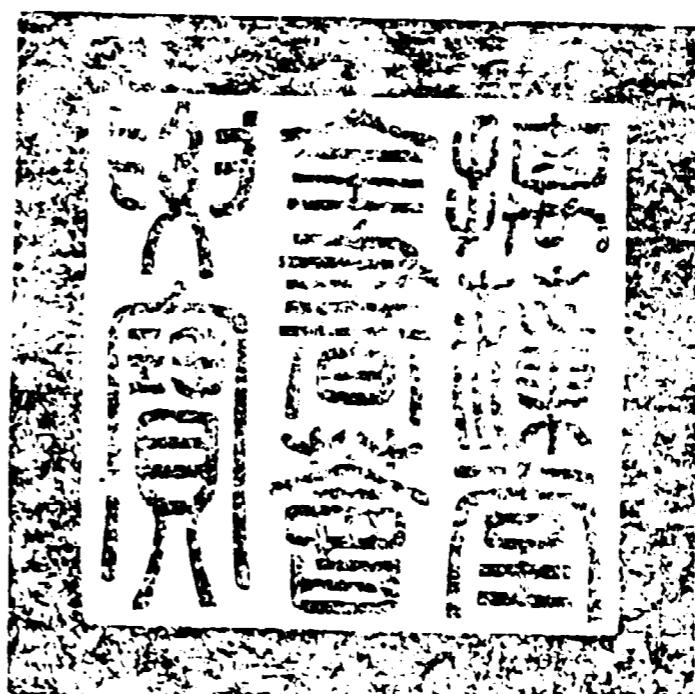
文十五年夏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右一著例

如葬

莊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右一著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十三

西疇春秋本例卷九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埞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錄監生臣陳葆光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經部

春秋本例卷十至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一千三百四十四

經部

西疇春秋本例卷十

宋崔子方撰

宗廟郊祭門

立宮

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定元年九月立煬宮

立煬宮譏也故不日以見之

右二著例一其變例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作主

文二年春王二月丁丑作僖公主

右一著例

郊

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

哀元年夏四月辛巳郊

右三著例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禘

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謔致夫人故不日解具致

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

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

右二著例

繹

宣八年夏六月壬午猶繹

右一著例

大事

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右一著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三

</

桓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右一著例

例月

考宮獻羽

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右一著例

卜郊

卜牛

牛傷

免牲

免牛

三望附

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

四

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

郊猶三望

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

食其角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

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定十五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哀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右八著例

用牲于社

于門附

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是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文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右四

凡大祀例日則次祀例當月此非常祀當去月以見謨惟秋大水不加月是其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

五

例餘皆承
日食月

不告月猶朝于廟

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右一著例

大室屋壞

文十三年秋七月大室屋壞

右一著例

例時

右七著例四其變例三

治兵

莊八年春王正月甲午治兵

右一著例

大閱

桓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

右一著例

焚邑火攻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

八

桓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右一著例

例月

作軍

襄十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戎事例日此不日
以見譏詳具經解

右一著例

舍軍

昭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戎事例日此不日
以見譏詳具經解

作甲

成元年三月作丘甲

戎事例日此不日
以見譏詳具經解

右一著例

凡內事門

例月

諸侯來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

九

襄二十九年夏五月杞子來盟

右一著例

肆眚

莊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右一著例

邑潰

昭二十九年冬十月鄆潰

右一著例

西疇春秋本例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西疇春秋本例卷十一

經部

宋崔子方撰

凡內事門

例時

來盟

桓十四年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闕月字又其下當有他事

桓十五年五月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承鄭伯
奉月

莊二十三年夏蕭叔朝公

閔二年冬齊高子來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一

僖四年夏楚屈完來盟于師

文十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稱官而字之見其專官而恃貴

也
不稱使以其私來也
齊高子同例故加月以見譏

宣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右五著例四其變例一

來朝

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桓二年春正月滕子來朝

桓弑逆之人諸侯所共惡今滕子實始修禮所共

朝事之故加
月以見譏

是年秋七月杞侯來朝

亦譏始朝桓也詳具經解

桓六年冬紀侯來朝

桓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桓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桓十五年五月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承鄭伯
奉月

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

僖七年夏小邾子來朝

僖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

朝解具內女
遇鄫子下

僖二十年夏鄫子來朝

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

文十一年秋曹伯來朝

文十二年春王正月杞伯來朝

承鄭伯
奔月

是年秋滕子來朝

文十五年夏曹伯來朝

宣元年秋邾子來朝

成四年三月杞伯來朝

承鄭伯
卒月

成六年夏六月邾子來朝

爲鄭伯
爲三
望月

成七年夏五月曹伯來朝

爲公
薨月

成十八年秋杞伯來朝

是年八月邾子來朝

承天王
崩月

襄元年九月邾子來朝

春秋本例
卷十一

襄六年秋滕子來朝

襄七年春邾子來朝

承卜
郊月

是年夏四月小邾子來朝

承日
食月

襄二十一年冬十月曹伯來朝

承日
食月

襄二十八年夏邾子來朝

昭三年秋小邾子來朝

昭十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是年秋邾子來朝

定十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爲食郊
牛月

哀二年夏四月滕子來朝

承衛侯
卒月

右三十四著例三十二其變例二

來聘

隱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桓三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莊二十三年夏荊人來聘

莊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僖三十三年春王二月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承入

滑月

文四年秋衛侯使寧俞來聘

文九年冬楚子使叔來聘

文十二年秋秦伯使術來聘

宣十年冬齊侯使國佐來聘

成三年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爲盟
月

是月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成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成八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是年冬十月晉侯使士燮來聘

承叔姬卒月

成十一年春王三月晉侯使郤犨來聘

承公至月

成十八年夏晉侯使士匱來聘

承公

襄元年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是年冬晉侯使荀罃來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卷十一

五

襄七年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為盟月

襄八年冬晉侯使士匱來聘

月

襄五年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右一著例

來會

襄二十二年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右三十著例三十其變例一

來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卷十一

六

定十四年秋邾子來會公

右一著例

來會

昭二十五年九月齊侯唁公于野井

承公孫月

昭二十九年春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昭三十一年夏四月晉侯使荀跞唁公于乾侯

承薛

是月吳子使札來聘

右三著例

伯卒月

襄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公前朝故楚使薳

罷來聘以報之蓋自文公九年至此歷七十餘年楚未嘗致聘於魯今薳罷之來欲報公明矣不正大夫之答君故加月以見譏

昭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昭二十一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昭十二年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昭二十二年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來言

成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右一著例

來求

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右二著例

來渝平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一

七

隱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右一著例

胥命

桓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右一著例

來

隱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爲益師

以見譏

桓六年春正月寔來

州公自曹猶以好來于我故

魯

桓八年冬十月祭公來

承雨月

僖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

是年冬介葛盧來

以來

哀七年八月以邾子益來

承入邾
來月

右六著例五其變例一

以來

哀七年八月以邾子益來

承入邾
來月

右一著例

逃來

莊十七年秋鄭詹自齊逃來

右一著例

來獻捷

莊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獻捷大夫之事而齊侯親

以見譏

僖二十一年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書來然春秋以月志然後州
公之奔不疑矣詳具經解

右二著例一其變例一

來歸俘

莊六年冬齊人來歸衛俘

右一著例

來歸襚

文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右一著例

來奔喪

定十五年夏五月邾子來奔喪承公
葬月

右一著例

來會葬

襄三十一年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爲葬
月

定十五年九月滕子來會葬爲葬
月

右二著例

伐我

莊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莊二十年冬齊人伐我

僖二十六年夏齊人伐我北鄙

文十四年春王正月邾人伐我南鄙承公
至月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千三百四十六 經部

西疇春秋本例卷十二 宋 崔子方 撰

凡內事門

例時

侵我

僖二十六年春王正月齊人侵我西鄙承公
盟月

文七年夏四月狄侵我西鄙承宋公
卒月

文十五年秋齊人侵我西鄙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是年十有二月齊侯侵我西鄙承歸子
叔姬月

襄十四年夏四月莒人侵我東鄙承衛侯
奔月

右五著例

文十七年夏四月齊侯伐我西鄙

承葬小君月

成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襄八年夏莒人伐我東鄙

襄十年秋莒人伐我東鄙

襄十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

爲遂入鄭月

襄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

是年秋八月邾人伐我南鄙

承日食月

襄十六年三月齊侯伐我北鄙

承大夫盟月

襄十七年秋齊侯伐我北鄙

襄十七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是年秋齊侯伐我北鄙

是年秋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襄十七年秋齊侯伐我北鄙

是冬邾人伐我南鄙

襄十八年秋齊師伐我北鄙

襄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定七年秋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定八年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哀八年春王正月吳伐我

承入曹月

哀十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右二十二著例

圍內邑

襄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襄十六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襄十七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襄十七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防

入內邑

隱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

爲入極月

成九年冬十有一月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

申莒潰楚人入鄆

是日莒先潰楚人得以入鄆也著日欲有所見也鄆

吾邑也蓋是時楚非有意於伐我因鄆之不守而遂入之耳然則何以不言遂再稱楚人不可以遂言也其再稱楚人何也是公子嬰

齊不正其見利而妄入吾邑故貶之不與名

稱也詳
具經解

右二著例一其變例一

取內邑

昭二十五年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公孫在齊故齊
取鄆以居公也

是時齊強魯弱不能責季氏之罪以納公而乃
取一邑以居焉見齊之無意於納公矣昭公不

悟猶居鄆三年以待齊及其不能
然後始之晉故此加月以見譏

哀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

右二著例一其變例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二

四

取內田

宣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宣公以庶立齊侯以
大國之權來爲平州
之會以定公位故以田賂齊也不正魯之以
田與齊而齊之受田于魯故加月以見譏

右一變例

內入邑

隱八年三月庚寅我入祊

鄭伯守人之土地而妄
以與人我不度義而受
之邑人不賓至於用師而入之亦病矣
故加月以譏歸祊而加日以譏入祊也

右一變例

內取邑

成六年二月取鄣

承立武
宮月

襄十三年夏取邾

取之莒也莒魯爭鄆久矣是時
莒有弑君之禍豈魯責賂於莒

昭元年三月取鄆

取之莒也莒魯爭鄆久矣是時
而後取鄆乎故加月以見譏

昭四年九月取鄆

取之莒也始鄆欲屬魯而爲莒
又不復其國家而遂有之故加月以見譏

昭三十二年春正月取閼

承在乾侯月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二

五

右五著例三其變例二

內取田

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

承宋公
卒月

成二年秋八月取汶陽田

承盟柯月

襄十九年春王正月取邾田自漷水

歸內邑

右三著例

隱八年二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加月譏也解具入祊下

哀八年冬十有二月齊人歸謹及闢

承杞伯
卒月

右二著例一其變例一

歸內田

宣十年春齊人歸我濟西田

定十年夏齊人來歸鄭謹龜陰田

假田

桓元年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

承公
會月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二

六

右二著例

稅畝

宣十五年秋初稅畝

右一著例

田賦

哀十二年春用田賦

右一著例

蒐

昭八年秋蒐于紅

昭十一年五月大蒐于比蒲

承夫人
卒月

昭二十二年春大蒐于昌閒

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

定十四年秋大蒐于比蒲

狩

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二

七

右一著例

來乞師

成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鍇來乞師

成十六年六月晉侯使樂饗來乞師

承日
食月

成十七年九月晉侯使荀罊來乞師

承盟柯
陵月

成十八年冬晉侯使士鈞來乞師

右四著例

平

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凡言及者我意也變及
言暨知非我意也吾之

平強矣故加

月以見譏

定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齊魯比年有侵伐之怨
魯實畏齊平齊之平強

矣故加月以見譏賴谷之會齊
有異謀知齊之不欲平亦明矣

定十一年冬及鄭平

右三著例一其變例二

戌

襄五年冬戌陳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二

八

襄十年冬戌鄭虎牢

右二著例

次俟附

莊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兵月爲治

莊三十年夏次于成

右二著例

師救

僖十八年夏師救齊

右一著例

師圍

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鄭

師還

莊八年秋師還

右一著例

歸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二

九

定五年夏歸粟于蔡

哀八年夏歸邾子益于邾

右二著例

城

隱七年夏城中丘

隱九年夏城郎

桓五年夏城祝丘

桓十六年冬城向

莊二十九年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

承杞叔姬卒月

莊三十二年春城小穀

宣八年冬十月城平陽

承葬小君月

成四年冬城鄆

成九年冬十有一月城中城

承葬齊頃公月

襄七年夏四月城費

承卜郊月

襄十三年冬城防

襄十九年冬城西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卷十二

十

是冬城武城

定六年冬城中城

定十四年秋城莒父及霄

定十五年冬城漆

哀四年夏城西郛

哀五年春城毗

哀六年春城邾瑕

右十九著例

築

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莊二十八年冬築郿

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

是年夏四月築臺于薛

承葬伯莘月

是年秋築臺于秦

成十八年八月築鹿圈

爲公薨月

昭九年冬築郎囿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卷十二

十一

定十三年夏築蛇淵囿

右八著例

作

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定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兩觀之借久矣今復作之故目事以見譏而加月也

右二著例一其變例一

新

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廢

能存子糾故
加月以見譏

右一著例

浚

莊九年冬浚洙

右一著例

毀

文十六年秋八月毀泉臺

承夫人
薨月

右一著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二

十三

竊

定八年冬盜竊寶玉大弓

右一著例

得

定九年夏四月得寶玉大弓

承鄭伯
卒月

右一著例

取殺

莊九年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凡外殺世子公子
例皆時以魯之不

西疇春秋本例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卷十三

經部

西疇春秋本例卷十三

宋崔子方撰

凡外事門
凡外與內接而於外事爲重者自見本門

例日

戰敗績附

莊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僖十五年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

宣十二年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僖十八年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

成二年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成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

僖二十八年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定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哀二年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文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

師敗績

右十四著例

文七年夏四月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文十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二

敗

僖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

殼

右一著例

右戰敗大國次國同例

入

隱五年秋衛師入鄭

凡入大國次國例皆日鄭伯爵蓋次國而不日入何也傳謂衛之亂也而鄭人侵衛故衛師入鄭猶信也

夫利人之亂而欲得志焉者取禍之道春秋深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三

惡焉故不月與日以見譏

隱十年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爲大國鄭不能事大乃與齊魯比而伐之致宋喪師而失二邑此宋所以怒而入鄭也鄭之見入有以自取之矣鄭尚不知自咎乃復掩其不備而取宋衛蔡三國之師春秋深惡焉故不月與日以見譏

是年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鄭

文十五年六月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宣十一年冬十月丁亥楚子入陳

襄二十五年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鄭

右六著例四其變例二

滅

僖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宣十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昭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陳

昭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

右四著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四

滅國以君歸殺之附

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傳謂夔子不祀其祖楚人

讓之而夔子終不祀也故楚人滅夔夫有不祀之罪而且致怒大國者取亡之道春秋譏焉故不月以見之國滅故不月則以歸不得而日也

定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

嘉歸殺之

定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

斯歸

定十四年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

僖十九年夏六月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滅頓以頓子牂歸

右一著例

定十五年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隱四年春二月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國君滅

右五著例四其變例一

昭二十三年秋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

夫孔父

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

莊八年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三

五

誘殺國君

仇牧

昭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

息失日

申

右一著例

盜殺國君

文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

文十四年九月甲申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哀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右一著例

執國君用之

弑君

右一著例

桓二年春王二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

夫孔父

莊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三

六

仇牧

僖十年春王正月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

息失日

申

文十六年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失日

文十八年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是年冬十月莒弑其君庶其失日

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卒

宣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隱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成十八年夏五月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桓十四年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襄二十五年春王正月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莊二年冬十有二月乙酉宋公馮卒

襄二十六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僖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失日

是年九月甲子晉侯危諸卒

襄三十一年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失日

僖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襄二十三年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僖二十三年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三

七

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楚歸于晉弑其君

度于乾溪

失日

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定十三年冬薛弒其君比

失日

哀六年秋七月庚寅齊陳乞弑其君荼

右二十二著例十六其失月者一失日者五

弑君父天下之大惡春秋於其辭不加譏貶
馬亦不區區以日月例見也其失日月者闕

之志臣子
不謹而已

宣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稻卒

失日

文七年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失日

文十四年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文十八年春王二月秦伯營卒

失日

宣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稻卒

失日

宣九年九月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宣十年夏四月己巳齊侯元卒

宣十八年七月甲戌楚子旅卒

成二年秋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成九年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成十年夏五月丙午齊侯孺卒

成十五年夏六月宋公固卒失日

襄十三年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三
九

襄十五年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襄十九年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襄二十八年十有二月乙未楚子昭卒

昭元年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昭十年秋七月戊子晉侯彪卒

是年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昭十六年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昭二十五年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昭二十六年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昭三十年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哀五年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哀六年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哀十年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右大國卒三十六著例三十一其失月者一

失日者四

隱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三
十

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再著日義
具經解

桓十一年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桓十二年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桓十七年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莊二十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莊二十五年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僖十二年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僖十四年冬蔡侯所卒

失月

僖二十五年夏四月癸酉衛侯燦卒

襄二十九年夏五月庚午衛侯衎卒

僖二十八年六月陳侯欬卒

失日

僖三十二年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昭十二年三月壬午鄭伯嘉卒

文十三年夏五月壬午陳侯納卒

昭二十年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

宣三年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昭二十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失日

宣九年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昭二十八年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宣十七年春王正月丁未蔡侯申卒

定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十一

成二年秋八月庚寅衛侯速卒

定八年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成四年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定九年夏四月戊申鄭伯蠭卒

成六年夏六月壬申鄭伯費卒

哀二年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成十四年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右次國卒三十五著例三十二其失月者一

襄二年六月庚辰鄭伯輪卒

失日者二

襄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隱七年春王三月滕侯卒

失日

襄七年冬十有二月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

隱八年夏六月辛亥宿男卒

戌卒于鄭

襄二十九年夏五月庚午衛侯衎卒

昭七八年夏四月辛丑陳侯惡卒

昭八年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昭十二年三月壬午鄭伯嘉卒

昭二十年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

昭二十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失日

昭二十八年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定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十一

定八年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哀二年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桓十年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邾子克卒	<small>失日</small>
莊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small>失日</small>
莊二十八年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莊三十一年夏四月薛伯卒	<small>失日</small>
僖四年夏許男新臣卒	<small>失日</small>
僖七年秋七月曹伯班卒	<small>失日</small>
僖二十三年十有一月杞子卒	<small>失日</small>
文五年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文九年秋八月曹伯襄卒	<small>失日</small>
文十三年夏五月壬午邾子遂篠卒	
宣九年八月滕子卒	<small>失日</small>
宣十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成十三年夏五月曹伯廬卒于師	<small>失日</small>
成十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成十六年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成十七年十有二月邾子覆且卒	<small>失日</small>

襄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襄十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經卒	
襄十八年十月曹伯負芻卒于師	<small>失日</small>
襄二十三年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襄二十六年八月壬午許男寗卒于楚	
昭元年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昭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small>失日</small>
昭十四年三月曹伯滕卒	<small>失日</small>
是年八月莒子去疾卒	<small>失日</small>
昭十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small>失日</small>
昭二十四年八月丁酉杞伯郁釐卒	
昭二十七年冬十月曹伯午卒	<small>失日</small>
昭二十八年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昭三十一年夏四月丁巳薛伯毅卒	
定三年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定四年夏五月杞伯成卒于會失日

定八年三月曹伯露卒失日

定十二年春薛伯定卒失日

哀四年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哀八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遇卒失日

哀十年五月薛伯夷卒失日

哀十三年夏許男成卒

哀十一年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右小國卒四十三著例二十其失月二其失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卷十三

左

日二十一小國赴告之禮有不備故其失日者特多也且又不名者七然後知赴告之禮不備明矣春秋以人之善惡皆見於行事亦無事於死而後爲之譏貶故雖闕日之多不嫌也志臣子不謹而已矣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千三百四十八 經部

西疇春秋本例卷十四 宋崔子方撰

凡外事門

例月

諸侯盟離盟則不月

隱二年冬十月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離盟不月爲葬承伯姬歸

月

隱三年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離盟不月爲葬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卷十四

二

宋公

月

隱八年秋七月庚午齊侯宋公衛侯盟于瓦屋

傳謂

諸侯之參盟於是焉始故謹而日之必然也其詳具經解

僖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貲

僖十九年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鄖子會

盟于邾

文十五年冬十一月諸侯盟于扈

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楚子之與陳鄭盟謀

以討陳亂而安鄭也然終以入陳而納其姦人
又明年圍鄭以楚子不信其盟甚矣故不月以

見譏

定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離盟

是秋齊侯衛侯盟于沙

離盟

定八年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離盟

右十著例八其變例二

立君

隱四年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四

二

右一著例

執國君

以伐
以歸附

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

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凡大國執例月此特
譏之而以時志猶曰

爲中國恥
故略之也

僖二十八年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承天王
守河陽

月故不

成九年秋七月晉人執鄭伯

獲國君

僖十五年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

晉侯

右一著例

釋國君

僖二十一年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

宋公承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四

三

右一著例

國君奔

桓十一年九月鄭忽出奔衛

桓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桓十六年十有二月衛侯朔出奔齊

僖二十八年夏四月衛侯出奔楚

文十二年春王正月鄭伯來奔

襄十四年夏四月己未衛侯出奔齊

是時孫林父
迫逐其君春

右三著例一其變例一其闕文一

秋惡焉故不名衛侯以見之
又加日以謹林父之惡也

昭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般以誘殺有執而用焉朱顧不能復

離而又奔之春秋
焉故不月以譏

右七著例五其變例二

國君歸

桓十五年五月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僖二十八年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襄二十六年春王二月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辛卯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四 四

而刺弑甲午而衎入刺之弑
衎與有力焉故加日以見之

昭十三年八月蔡侯廬歸于蔡
是月陳侯吳歸于陳

右五著例四其變例一

國君入

桓十五年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莊六年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襄二十五年秋八月衛侯入于夷儀

右三著例

右奔歸入大國次國同例然大國未有見也

敗小國

僖十五年冬楚人敗徐于婁林

三年徐人取舒
楚屬也蓋徐人恃

齊而取之及桓德既衰而後楚亟伐徐敗之妻
林徐之禍有以自取之春秋譏焉故不月以見
之

右一變例

入小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四 五

隱二年夏五月無駭帥師入極

隱十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是時桓公

羽父爲亂公不能靖內難至於身弑而不知
而顧入人之國亦不知務矣故加日以見譏

桓二年九月入杞

僖二十年五月鄭人入滑

僖二十七年秋八月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是年

來朝夫春接其君秋入其國
以內爲過矣故加日以見譏

僖二十八年三月丙午晉侯入曹

晉侯入曹而執
曹伯界宋人晉

又於是失正矣
故加日以見識

僖三十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文五年夏秦人入鄀

傳謂鄀叛楚即秦而又貳於楚故秦人入鄀猶信也蓋鄀

之禍有以自取之故不月以見識

昭十八年六月邾人入鄅

哀七年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

解具公伐下

哀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右十一著例七其變例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卷十四

滅小國君奔附

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莊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

僖二年夏五月虞師晉師滅夏陽

僖五年秋八月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僖十二年夏楚人滅黃

文四年秋楚人滅江

江黃漢東之國而屬於楚聞齊桓之興不內自度遽欲背

楚而親中國桓公方欲事楚故貫之盟陽殺之會實從黃江之人以謀楚明年遂興召陵之師

楚既內服江黃遂會伐陳則楚之有怒於兩國可知矣及桓德既衰楚益內侮僖之十二年楚伐黃而遂滅黃至此楚伐江而遂滅江也夫爲國不知所以自謀而致怒大國者取亡之道春秋譏焉故不

秋譏焉故不月以見之

文五年秋楚人滅六

春秋滅國變日月之例者八江黃蔓六項鄭巢徐是也蓋

襄六年秋莒人滅鄫

鄫故莒屬也欲去莒而附魯見焉春秋以例著者不疑矣不然或月闕耳

明年又會戚即傳所謂請屬鄫是也夫小國之政不安其舊而新是圖以致怒于人者取亡之道春秋譏焉故不月以見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卷十四

是年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昭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遂滅賴

右十著例六其變例四

戕國君

宣十八年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戕國君重事例當日諸侯

卒則名鄫子不名不日見微因赴告不備

右一著例

克

隱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右一著例

亡

僖十九年冬梁亡

梁之亡也國有以自取滅亡之禍者其不以月志然後知諸

月明矣

右一變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卷十四

八

國遷

莊十年三月宋人遷宿

閔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僖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僖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成十五年冬十有一月許遷于葉

之政士民之居何可數遷數遷則下騷動而亦不足以爲國矣春秋譏焉故不月以見之

昭十八年冬許遷于白羽

定四年六月許遷于容城

承葬陳惠公月

哀二年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右九著例六其變例三

國潰

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文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

人鄭人伐沈沈潰

成九年冬十有一月楚公子嬰齊伐莒庚申莒潰

楚人入鄖

解具入鄖下

九

葬

隱三年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繆公

桓十五年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莊三年夏四月葬宋莊公

莊九年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僖十八年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僖二十七年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僖三十三年夏四月癸巳葬晉文公

文六年冬十月葬晉襄公

宣十年六月葬齊惠公

成三年二月乙亥葬宋文公

成九年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成十五年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襄十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襄十九年冬葬齊靈公

昭十年九月葬晉平公

昭十一年春王二月葬宋平公

昭十六年冬十月葬晉昭公

昭二十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昭三十年秋八月葬晉頃公

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

哀十年五月葬齊悼公

右大國葬二十一著例十二其變例九者加日八

不月
者一

隱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

桓五年夏葬陳桓公

桓十一年秋七月葬鄭莊公

桓十三年三月葬衛宣公

桓十七年八月癸巳葬蔡桓侯

莊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莊二十一年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僖十三年夏四月葬陳宣公

僖二十五年秋葬衛文公

宣三年冬十月葬鄭穆公

宣十二年春葬陳靈公

宣十七年夏葬蔡文公

成三年春王正月辛亥葬衛穆公

成四年夏四月葬鄭襄公

成十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襄四年秋七月葬陳成公

襄八年夏葬鄭僖公

襄二十九年秋九月葬衛獻公

襄三十年冬十月葬蔡景公

昭七年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四
十三

昭八年冬十月壬午葬陳哀公
此加日隱之也士國之葬也與葬紀

伯姬紀叔
姬同例

昭十二年五月葬鄭簡公

昭十三年冬十月葬蔡靈公

昭二十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昭二十八年六月葬鄭定公

定四年六月葬陳惠公

定八年九月葬陳懷公

定九年六月葬鄭獻公

哀二年冬十月葬衛靈公

哀四年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右次國葬三十著例二十一其變例九加日者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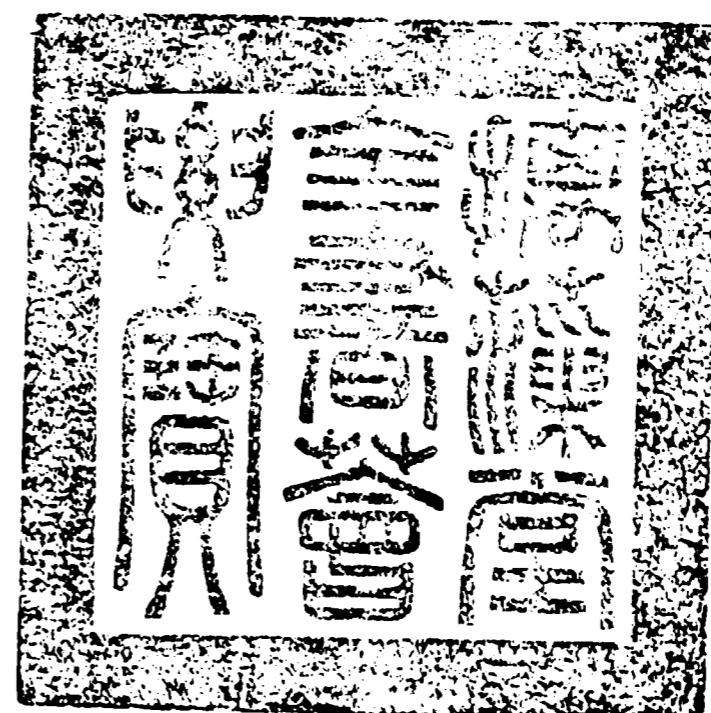
不月者六其一亡國之葬

右大國次國之葬例月其越禮而葬者僭也故加日以見之其不及禮而葬者逼也故去月以見之傳稱宋華元樂舉厚葬文公今宋文之葬實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四
十三

日衛文侯之儉也今衛文之葬實不月以類考之可知矣古人以送死可當大事故春秋以葬禮爲重於其有過不及者皆明著以見譏焉是以大國之僭禮者多而次國之僭禮者少次國不及禮者多而大國之不及者少理勢然也蓋惟天子無僭而小國無逼耳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錄監生臣竺昌基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經部

春秋本例卷二十五至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千三百四十九 經部

西疇春秋本例卷十五

宋崔子方 撰

凡外事門

例時
諸侯會

桓二年秋七月蔡侯鄭伯會于鄧

承紀侯朝月

莊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僖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五

二

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

伯會于孟

文十七年六月諸侯會于扈

承公盟月

宣九年秋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承晉侯卒月

定十年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定十四年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右八著例

詳校官原任侍講_臣王燕緝

大夫盟

桓十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是三國來

戰之人也彼恃強凌我不約而來戰又復同盟以固其惡春秋惡焉故加月以見譏

僖二十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宣十二年冬十有二月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

于清丘

承滅蕭月

右三著例二其變例一

大夫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卷十五

二

乞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卷十五

三

襄三十年冬十月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

災故

承葬蔡景公月

昭二十七年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

邾人滕人會于扈

右二著例

相如

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

是年冬州公如曹

右二著例

如會如師

僖二十八年五月陳侯如會

承盟月

成二年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

爲盟月

襄三年夏六月陳侯使袁僑如會

承盟月

襄七年十有二月鄭伯髡穎如會

承會月

右四著例

乞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卷十五

三

僖八年春王正月鄭伯乞盟

承盟月

右一著例

平

宣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稱人以平平在下也故加月以

見譏詳具經解

右一變例

還

襄十九年秋七月晉士匱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

右三著例

卒乃還

承齊侯
辛月

右一著例

次

莊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爲敗宋
師月

僖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

承元
年正

文十年冬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五

四

定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定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定十五年夏五月齊侯衛侯次于蕪陰

承郊
月

遇

右六著例

小國君奔

右一著例

莊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

大去

逃歸

不盟附

僖五年秋八月鄭伯逃歸不盟

承盟
月

右二解具本事下

于柏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五

五

定四年冬十有二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

桓十四年冬十有二月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

人伐鄭

以

隱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莊四年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莊三十二年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昭三年冬北燕伯歎出奔齊

成十五年三月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承盟

昭二十三年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爲敗雞父月

哀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邾子之前年以來今又奔之以益爲

賤而無恥矣故加月以見譏

右五著例四其變例一

小國君歸

哀四年春王二月宋人執小邾子承殺蔡侯月

僖二十八年冬曹伯襄復歸于曹

成十六年秋曹伯歸自京師

莊十二年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萬弑君之賊宋人不即討縱之踰時

右二著例

執小國君畀附歸于附

僖二十八年六月衛元咺出奔晉

承衛侯而後出奔以為其國無臣子矣故加月以志其久且見譏也

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

文六年冬十月晉狐射姑出奔狄

承葬晉歸月

僖十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滕子之名失地之君也夫諸侯有失地者諸侯相與納之蓋可也今宋襄圖霸不能懷綏小國又因其微弱而遂執之以宋爲不義故加月以見譏

僖二十八年三月丙午晉人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文十四年九月宋子哀來奔

承公孫卒月

宣十年夏四月齊崔氏出奔衛

承食月

曹下解具入

成七年冬衛孫林父出奔晉

襄十六年三月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承盟

襄十九年春王正月晉人執邾子承盟

昭四年夏楚人執徐子

右八著例七其變例一

大夫奔

莊十二年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萬弑君之賊宋人不即討縱之踰時

右二著例

執小國君畀附歸于附

僖二十八年六月衛元咺出奔晉

承衛侯而後出奔以為其國無臣子矣故加月以志其久且見譏也

文六年冬十月晉狐射姑出奔狄

承葬晉歸月

文八年十月宋司城來奔

月

承盟

文十四年九月宋子哀來奔

承公孫

卒月

宣十年夏四月齊崔氏出奔衛

承食

月

成十五年秋八月宋華元出奔晉

承葬宋襄公月

是月宋魚石出奔楚

成十七年秋齊高无咎出奔莒

襄六年夏宋華弱來奔

襄十七年九月宋華臣出奔陳

承葬宋襄公月

襄二十年秋蔡公子履出奔楚

是秋陳侯之弟光出奔楚

襄二十一年王正月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承葬宋襄公如晉

月

是年秋晉樂盈出奔楚

襄二十三年夏邾畀我來奔

襄二十四年冬陳鍼宜咎出奔楚

襄二十七年夏衛侯之弟鯷出奔晉

襄二十八年夏衛石惡出奔晉

是年冬齊慶封來奔

襄二十九年秋九月齊高止出奔北燕

承葬宋襄公月

襄三十年秋七月鄭良霄出奔許

承葬宋襄公月

昭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承葬宋姬月

是年冬十有一月楚公子比出奔晉

承葬宋昭子月

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昭六年夏宋華合比出奔衛

昭八年夏四月陳公子留出奔鄭

承葬宋襄公月

昭十年夏齊樂施來奔

昭十五年夏蔡朝吳出奔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卷十五

九

昭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是年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大國三卿今相與同

惡一旦出奔臣既罪惡君亦孤露上
下不協莫此之甚故加月以見譏

昭二十二年春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

楚

昭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

定四年冬十有一月楚囊瓦出奔鄭

承葬宋襄公月

定十年秋宋樂大心出奔曹

是年冬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定十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

是春衛趙陽出奔宋

是年秋衛世子蒯賾出奔宋

是秋衛公孟彊出奔鄭

是秋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哀四年春王二月蔡公孫辰出奔吳承殺蔡侯月

哀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五

十一

哀十一年夏陳轅頗出奔鄭

是年冬十有一月衛世叔齊出奔宋承葬滕隱公月

右四十七著例四十五其變例二

大夫歸

桓十一年九月突歸于鄭爲會盟月

桓十七年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承蔡侯卒月

莊二十四年冬赤歸于曹

僖二十八年冬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成十四年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成十五年秋八月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承葬共公月

襄二十三年夏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

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爲弑君月

定十三年冬晉趙鞅歸于晉

哀十年五月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承葬齊悼公月

右十著例

大夫入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五

十二

桓十五年五月許叔入于許承鄭伯奔月

莊三年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

成十八年夏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襄二十三年夏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襄三十年九月鄭良霄自許入于鄭承葬共姬月

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定十一年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右八著例

叛

襄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承弑

君月

昭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

里以叛

定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

陳入于蕭以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五
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十三

是年冬晉荀盈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右五著例

殺世子

僖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襄二十六年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昭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六
殺君之子

一

僖九年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右三著例

執世子用之

昭十一年冬十有一月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

歸用之承滅國月

右一著例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一千三百五十

經部

西疇春秋本例卷十六

宋崔子方撰

凡外事門

例時

殺大夫

莊二十二年春王正月陳人殺其公子禦寇承葬月

莊二十六年夏曹殺其大夫

僖七年夏鄭殺其大夫申侯

僖十年夏晉殺其大夫里克

僖十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僖二十五年夏四月宋殺其大夫承衛侯卒月

僖二十八年夏四月楚殺其大夫得臣承戰城漢月

僖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文六年冬十月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承葬晉襄公月

文七年夏宋人殺其大夫

文八年冬十月宋人殺其大夫司馬承盟月

文九年二月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承葬襄王月

是年三月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承夫人至月

文十年夏楚殺其大夫宜申

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為入陳月

宣十三年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宣十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成八年夏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成十五年秋八月宋殺其大夫山承葬宋公月

成十七年十有二月晉殺其大夫郤鍇郤犨郤至

食承日月

成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為弑君月

是月齊殺其大夫國佐

襄二年冬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襄五年秋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襄十九年八月齊殺其大夫高厚承仲孫蔑卒月

是月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襄二十年秋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襄二十二年冬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襄二十三年夏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是年冬十月晉人殺樂盈承滅紀出奔月

襄二十七年夏衛殺其大夫甯喜

哀十三年冬十有一月盜殺陳夏區夫

承星
掌月

襄三十年秋七月鄭人殺良霄

承葬共
姬月

昭二年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獲大夫

昭四年七月楚子執齊慶封殺之

為滅
賴月

昭五年春王正月楚殺其大夫屈申

承舍中
軍月

昭八年夏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襄八年夏鄭侵蔡獲蔡公子燮

昭十二年五月楚殺其大夫成熊

承葬簡
公月

陳夏齧

昭十四年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哀十一年夏五月齊吳戰艾陵獲齊國書

昭二十七年夏楚殺其大夫郤宛

右五著例一其四各承戰敗月

哀二年十有一月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承蔡
遷月

哀四年夏蔡殺其大夫公孫霍

桓十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為盟
月

右四十二著例

盜殺大夫

襄十年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昭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摯

僖四年夏齊人執陳轅濤塗

襄十一年秋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襄十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右三著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六

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六

五

襄二十六年秋晉人執衛甯喜

定元年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定無正以三月繼王

定六年秋齊人執宋行人樂祈犧

定七年秋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右九著例

放大夫

宣元年夏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昭八年冬十月楚師滅陳執公子招放之于越

承滅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六

月陳

哀三年秋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獮于吳

右三著例

討賊

隱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衛人不即討賊踰九月而僅克殺之

于濮故加月以見之

桓六年八月蔡人殺陳佗

承大閱月

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

承弑君月

右四著例三其變例一

西疇春秋本例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西疇春秋本例卷十七

經部

成八年春晉樂書帥師侵蔡

西疇春秋本例卷十七 宋 崔子方 撰

凡外事門

例時

侵

莊十五年秋鄭人侵宋

莊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

僖二年冬十月楚人侵鄭

承不雨月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

僖三十年秋介人侵蕭

宣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是年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宣二年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宣三年夏楚人侵鄭

成二年冬楚師鄭師侵衛

成六年二月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承立武官月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二

郊月

襄十一年夏四月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承卜月

襄十二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襄十九年秋七月晉士匄帥師侵齊

為齊侯卒月

定七年秋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定八年秋七月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承陳侯卒月

哀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是春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哀十年夏晉趙鞅帥師侵齊

哀十三年秋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右二十七著例

伐

隱二年十有二月鄭人伐衛

承子氏
薨月

隱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

為弑
君月

是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隱五年九月邾人鄭人伐宋

承考
官月

是年冬十有二月宋人伐鄭

承公子
卒月

隱十年秋宋人衛人蔡人伐戴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三

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桓十四年冬十有二月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

人伐鄭

承齊侯
卒月

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莊十五年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

莊十六年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莊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

為戰
月

僖元年秋七月楚人伐鄭

承夫人
薨月

僖三年冬楚人伐鄭

僖十一年冬楚人伐黃

僖十五年春王正月楚人伐徐

承公
如月

是年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楚屬也傳曰伐厲
以救徐是也桓以安

中國撫諸侯為己任不能却楚以救徐而顧伐厲厲何罪焉伐國以救國未可以公天下也於桓為病矣故加月以見譏

是年冬宋人伐曹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四

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月齊侯卒不正四國之
伐喪故加月以見譏

是年冬邢人狄人伐衛

僖十九年冬衛人伐邢

僖二十年冬楚人伐隨

僖二十一年秋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僖二十二年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僖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

是年秋楚人伐陳

僖二十六年冬楚人伐宋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伐衛

文元年夏四月晉侯伐衛

承葵僖公月

是月衛人伐晉

文二年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文三年夏五月秦人伐晉

承王子虎卒月

是年冬晉陽處父伐楚

承公盟月

文七年冬徐伐莒

文九年三月楚人伐鄭

承夫人至月

文十年夏秦伐晉

文十一年春楚子伐廩

文十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宣元年秋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

鄭

是年冬晉人宋人伐鄭

宣二年春王二月秦師伐晉

承戰月

宣四年冬楚子伐鄭

宣五年冬齊侯伐萊

宣八年六月晉師白狄伐秦

承有事月

宣九年夏齊侯伐陳

是年九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為晉侯辛月

是年冬十月楚子伐鄭

承衛侯卒月

宣十年五月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承葬齊惠公月

是年六月宋師伐滕

宣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宋師伐陳

承滅蕭月

宣十三年春齊師伐莒

是年夏楚子伐宋

宣十四年夏五月晉侯伐鄭

承曹伯卒月

宣十五年六月秦人伐晉

承滅潞月

宣十八年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成三年夏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是年冬十有一月鄭伐許

承盟月

成四年冬鄭伯伐許

成六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承齊侯卒月

成九年秋七月晉樂書帥師伐鄭

承葬齊頃公月

是年冬十有一月秦人白狄伐晉

承葬齊頃公月

是月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

成十四年秋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承宋公卒月

成十五年夏六月楚子伐鄭

承宋公卒月

欽定四庫全書春秋本例卷十七

成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

七

襄元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承葬簡王月

襄二年春王正月鄭伯伐宋

承葬簡王月

襄三年冬晉荀罛帥師伐許

襄八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襄九年冬十有二月楚子伐鄭

承盟戲月

襄十年夏五月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承滅

襄十一年秋七月楚子鄭伯伐宋

承盟月

襄十七年春王二月宋人伐陳

承邾子卒月

襄十七年春王二月宋人伐陳

承邾子卒月

是年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襄十八年冬十月楚公子午帥師伐鄭承曹伯卒月

襄十九年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襄二十四年秋七月齊崔杼帥師伐莒

承日食月

襄二十五年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欽定四庫全書春秋本例卷十七

襄二十六年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八

昭六年冬齊侯伐北燕

昭十六年春齊侯伐徐

昭十九年春宋公伐邾

是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昭二十二年春齊侯伐莒

定十二年夏衛公孟強帥師伐曹

定十三年夏衛公孟懿帥師伐曹

定十五年夏鄭罕達帥師伐宋

哀元年秋齊侯衛侯伐晉

哀三年五月宋樂髡帥師伐曹

承桓宮
災月

哀五年夏齊侯伐宋

是夏晉趙鞅帥師伐衛

哀六年冬宋向巢帥師伐曹

哀九年夏楚人伐陳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七

九

是年秋宋公伐鄭

哀十年夏宋人伐鄭

是年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哀十二年秋宋向巢帥師伐鄭

哀十三年夏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右百一著例九十九其變例二

圍

隱五年冬十有二月宋人伐鄭圍長葛

承公子
區辛月

僖六年秋楚人圍許

僖十九年秋宋人圍曹

僖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縕

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

僖二十六年冬楚人伐宋圍縕

僖二十七年冬楚人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圍宋

僖二十八年冬諸侯遂圍許

僖三十年秋晉人秦人圍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七

十

文三年秋楚人圍江

宣三年秋宋師圍曹

宣九年冬十月宋人圍滕

承衛侯
卒月

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

宣十四年秋九月楚子圍宋

為葬曹
文公月

成九年冬十有一月鄭人圍許

承葬齊
頃公月

襄四年冬陳人圍頓

襄七年冬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昭十一年夏四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

承殺蔡侯月

昭二十三年春王正月晉人圍郊

承叔鞅卒月

定四年秋七月楚人圍蔡

承公至月

定十年夏晉趙鞅帥師圍衛

哀元年春王正月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承位即月

哀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哀七年秋八月宋人圍曹

承入邾月

右二十四著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卷十七

土

取

隱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為弑君月

隱六年冬宋人取長葛

僖三年夏四月徐人取舒

承不雨月

宣九年秋取根牟

右四著例

西疇春秋本例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千三百五十二

經部

西疇春秋本例卷十八

宋崔子方撰

凡外事門

例時

救

閔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

例書正月

僖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救邢

例書正月

僖六年秋諸侯遂救許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卷十八

僖二十八年春楚人救衛

文三年十有二月晉陽處父伐楚救江

承盟月

宣元年秋晉趙盾帥師救陳

宣九年冬十月晉郤缺帥師救鄭

承衛侯卒月

宣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衛人救陳

承滅蒲月

成六年冬晉樂書帥師救鄭

襄十年冬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哀七年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右十一著例

納

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文十四年秋七月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承公至月

宣十一年冬十月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

陳入陳月

昭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哀二年夏四月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八

承衛侯
卒月

右五著例

降

莊八年夏鄭降于齊師

莊三十年秋七月齊人降鄣鄆降于齊鄆自降也

也不正齊桓行霸而劫人以降故加月以見譏

右二著例一其變例一

戍

襄五年冬成陳

襄十年冬成鄭虎牢

右二著例

襲

襄二十三年冬十月齊侯襲莒承臧孫奔月

右一著例

殲

莊十七年夏齊人殲于遂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八

右一著例

弃師

閔二年冬鄭弃其師

右一著例

取師

隱十年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哀九年春王二月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承莫

杞僖
公月

哀十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品

右三著例

遷邑

莊元年冬十月齊師遷紀鄭鄆部

承陳侯卒月

右一著例

入郭

文十五年十有二月齊侯遂伐曹入其郭

承齊人歸叔姬

月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八
春秋本例

四

右一著例

城

僖元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解見城楚丘

僖二年春王二月城楚丘

楚丘衛邑齊人城之以封衛也不言孰城如桓

意也狄滅衛桓公以為恥故春秋為之諱不書滅而書入城楚丘以封衛桓公不以為功故春秋不書其人始終諱之也定之方中木瓜之詩存則滅衛城楚丘不患不見於後世又城邢與楚丘獨以月志見桓公之急於存亡曾不踰月而遂能城衛邢之都云爾變例以見之也詳

解
具經

僖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右三著例一其變例二

葬

桓十年夏五月葬曹桓公

故加月

莊二十四年春王三月葬曹莊公

故加月

僖四年八月葬許穆公

承公至月

僖七年冬葬曹昭公

文六年春葬許僖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八
春秋本例

五

文九年冬葬曹共公

宣十四年九月葬曹文公

故加月

宣十七年夏葬許昭公

成十三年冬葬曹宣公

襄六年秋葬杞桓公

襄十九年春葬曹成公

襄二十三年夏葬杞孝公

襄二十六年冬葬許靈公

昭元年秋葬邾悼公

昭三年五月葬滕成公

故加月

昭六年夏葬杞文公

昭十四年秋葬曹武公

昭十八年秋葬曹平公

昭十九年冬葬許悼公

昭二十四年冬葬杞平公

昭二十八年三月葬曹悼公

故加月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八

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八

七

哀十一年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故加月

哀十三年秋葬許元公

右三十四著例二十五其變例九

蓋僭禮而以見譏也此變例者九而四在曹蓋曹雖小國其出會叙盟常居鄭衛之後邾滕之前以為次國則不足以為小國則其尤也故曹之為例與小國差異宜其僭禮者獨多也不然

曹固得從次國例耶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八

七

定三年秋葬邾莊公

定四年秋七月葬杞悼公

承公至月

定八年秋七月葬曹靖公

承陳侯卒月

是年九月葬陳懷公

定十二年夏葬薛襄公

哀四年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哀四年十有二月葬滕頃公

承葬蔡昭月

哀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故加月

哀十年秋葬薛惠公

欽定四庫全書春秋本例卷一千三百五十三

經部

西疇春秋本例卷十九 宋崔子方撰

逼陽再言會吳主吳也於會主吳則遂滅逼陽者吳事也不正諸侯從夷狄而滅中夏故

加日以

見譏

戎狄門楚始見於春秋稱荆其後乃稱楚蓋荆以州號爵號名氏自同乎中國故春秋亦從而書之自屈完來盟之後楚於是例中國矣吳亦夷狄之強也

然其君臣爵號名氏不自同乎中國惟其行禮于中國與其有援中國之功則春秋從而進之其他

因其故俗而已故吳

終春秋之世夷也

例月凡夷狄與內接而與中國同例者各見本門

公與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一

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凡外盟例月與戎盟例時

公盟例日與戎盟例月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詳略之例然也桓二年公及戎盟不日是其例此變例而加日蓋以譏公之始與戎好也

桓二年九月公及戎盟于唐

右二著例一其變例一

滅中國

僖十年春王正月狄滅溫溫子奔衛

襄十年春公會諸侯會吳于祖夏五月甲午遂滅

昭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先儒

以徐為夷非也春秋以中國例書徐而曰夷者何也

右三著例二其變例一

入中國

莊十四年秋七月荊入蔡

閔二年十有二月狄入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二

定四年冬十有一月庚辰吳入郢入國甚矣春秋之時未有大國

見入者春秋略夷狄而曰吳之入郢所以重大國之禍云爾故變例以見之詳具經解

右三著例二其變例一

敗中國

莊十年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

昭二十三年秋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

師于雞父為吳沈滅日

右二著例

爲中國滅

僖十七年夏滅項

文十六年秋八月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宣八年夏六月楚人滅舒蓼

宣十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成十七年十有二月楚人滅舒庸

襄二十五年秋八月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昭十七年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戎

右七著例

國滅以君歸

宣十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

兒歸春秋略夷狄未有以日志者蓋以為有國之禍莫重於見滅人君之辱莫甚於以歸故特變例而加日所以深警乎後世不肖之君知以是為恥耳蓋曰夷狄之賤猶且云爾況於諸夏之有國乎

右一著例

弑君

襄二十九年夏五月閼弑吳子餘祭

昭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右二著例

卒

襄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

襄二十五年冬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昭十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定十四年夏五月吳子光卒

右四著例

例時

中國與盟

僖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僖三十二年秋衛人及狄盟

文八年冬十月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解具內大

下夫盟

右三著例二其變例一

中國與戰

昭十七年冬、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哀十一年夏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及吳

戰于艾陵

凡夷狄戰不日此加日見公與之戰及吳戰則公之與戰亦明矣凡春秋之戰不以公親之尊親之道也

右二著例一其變例一

為中國敗

僖三十三年秋晉人敗狄于箕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五

文十一年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長狄傳曰

也為中國患叔孫得臣射而殺之夫不興師徒以一人之力一朝之間而能除中國患春秋善焉故詳錄而加日不言帥師而特加日知傳之猶信也

僖三十三年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昭元年六月晉荀吳敗狄于太原

承邦子卒月

右四著例三其變例一

春秋以戰敗為有國今夷狄之戰敗猶不及月何也兵革固所以禦外侮也則中國之與夷狄戰而敗之者乃

其常耳故略也

為中國侵

僖三十二年夏四月衛人侵狄

承鄭伯卒月

右一著例

為中國伐

莊三十年冬齊侯許男伐山戎

僖十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宣三年春王正月楚子伐陸渾戎

承郊牛月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六

襄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襄十四年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襄二十四年夏楚子伐吳

昭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

子淮夷伐吳為滅賴月

昭五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

人伐吳

昭六年秋九月楚薳罷帥師伐吳

承雩月

昭十二年冬十月晉伐鮮虞

承公子
懸奔月

昭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定四年秋七月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承劉
卷卒

月

哀六年春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右十四著例

為中國圍

文十二年夏楚人圍巢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九

七

右一著例

侵中國

莊二十四年冬戎侵曹

僖十三年春狄侵衛

僖十四年八月狄侵鄭

承沙庭
崩月

僖二十一年狄侵衛

僖三十年夏狄侵齊

文四年夏狄侵齊

文九年夏狄侵齊

文十年冬狄侵宋

文十一年秋狄侵齊

文十三年冬狄侵衛

宣三年秋赤狄侵齊

宣四年夏六月赤狄侵齊

承鄭弑
君月

右十二著例

伐中國

以歸附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九

八

隱七年冬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莊十六年秋荆伐鄭

莊二十八年秋荆伐鄭

莊三十一年冬十月狄伐邢

承子般
卒月

僖八年夏狄伐晉

僖二十四年夏狄伐鄭

成七年春王正月吳伐鄭

承鼷鼠食
郊牛月

哀六年春吳伐陳

右八著例

圍中國

僖三十一年冬狄圍衛

右一著例

救中國

僖十八年五月狄救齊承戰月

哀十年冬吳救陳

右二著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九

九

執歸

哀四年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右一著例

誘殺

昭十六年春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右一著例

相滅

昭十三年冬十月吳滅州來承葬蔡月

昭二十四年冬吳滅巢

右二著例

相入

成七年八月吳入州來承盟馬月

定五年夏於越入吳

哀十三年夏於越入吳

右三著例

相敗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十九

+

定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為吳子卒月

右一著例

相伐

昭三十二年夏吳伐越

右一著例

西疇春秋本例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與要卷一千三百五十四 經部

西疇春秋本例卷二十 宋 崔子方 撰

內災異門

例日

日食

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一

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莊二十六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莊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僖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僖十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僖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

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文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宣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宣十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成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既

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成十七年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襄十五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二

襄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襄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是年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襄二十三年春王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襄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是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襄二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昭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右五著例

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震電 震廟附

昭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昭二十二年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昭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右二著例

昭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山崩

定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僖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定十二年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右一著例

定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星不見星隕

右三十六著例三十三其闕日者三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地震

右一著例

文九年九月癸酉地震

災

襄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

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昭十九年夏五月己卯地震

僖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

昭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

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哀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

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哀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

右六著例

例月

雨雪

隱九年三月庚辰大雨雪為挾
卒月

桓八年冬十月雨雪

右二著例

隕霜

僖三十三年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

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

右二著例

右雨雪隕霜志時候之差故自當月也

例時

有年大

桓三年冬有年

宣十六年冬大有年

右二著例

無麥禾

莊七年秋無麥苗

莊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

李梅實

僖三十三年十有二月李梅實承陷
霜月

右一著例

大水

桓元年秋大水

桓十三年夏大水

莊七年秋大水

莊二十四年八月大水承夫人
入月

莊二十五年秋大水

宣十年秋大水

成五年秋大水

襄二十四年秋七月大水

承日食月

右八著例

旱

僖二十一年夏大旱

宣七年秋大旱

右二著例

饑大

宣十年冬饑

襄二十四年冬大饑

右三著例

有蜚

莊二十九年秋有蜚

右一著例

有蜮

莊十八年秋有蜮

右一著例

多麋

莊十七年冬多麋

有鶡鵠

昭二十五年夏有鶡鵠來巢

右一著例

蠭生

宣十五年冬蠭生

右一著例

獲麟

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右一著例

不著例

星孛

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成十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

右一

哀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隠五年九月螟

雨雹

僖十年冬大雨雹

莊六年秋螟

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

僖五年九月螟

昭三年冬大雨雹

螽

昭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桓五年秋螽

右四

無冰

僖十五年八月螽

文八年冬十月螽

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

宣六年秋八月螽

成元年二月無冰

宣十三年秋螽

襄二十八年春無冰

宣十五年秋螽

右三

雨木冰

哀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

僖十年冬大雨雹

莊六年秋螟

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

螽

昭三年冬大雨雹

桓五年秋螽

僖十五年八月螽

文八年冬十月螽

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

宣六年秋八月螽

成元年二月無冰

宣十三年秋螽

襄二十八年春無冰

宣十五年秋螽

襄七年八月螽

哀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哀十三年九月螽

是年十有二月螽

右十

右六物不著例於月有之則月志於時有之則時

志志事之實見災之久近與異之疎數也

雩

桓五年秋大雩

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土

僖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成三年秋大雩

成七年秋大雩

襄五年秋大雩

襄八年秋九月大雩

襄十七年九月大雩

襄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

昭三年八月大雩

昭六年秋九月大雩

昭八年秋大雩

昭十六年九月大雩

昭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

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一月再
雩自當

也

定元年九月大雩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土

定七年秋大雩

是年九月大雩

定十二年秋大雩

右二十一

不雨

莊三十一年冬不雨

僖二年冬十月不雨

僖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

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文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文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右六

右雩者求雨之祭春秋之例於雩而得雨則書雩

雩而不得雨則書不雨為災則書旱故於書雩

之年未嘗書旱與不雨書旱與不雨之年未嘗

書雩也其例蓋於雩之月而雨則以月志雩於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三

雩之時而雨則以時志雩於雩而不雨則以時

志不雨於踰時而不雨則又各以首月志不雨

則自某月不雨至于某月者志實不雨而已

非志雩而不得雨者也僖公歷三時三書不雨

而書六月雨蓋僖公憂民閏雨而數為之雩於

雩而不雨則書不雨以志其憂於其得雨則書

雨以志其喜書之詳以見其勤也文公歷三時

不雨而略曰自某月不雨至於某月於文之世

三見之蓋文不憂民閏雨而不為之雩其不雨

不以為憂其雨不以為喜書之略以志其怠也

故觀所書之詳略以考二君之行事則其為例

可見矣

外災異門

月例

災

襄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

宋伯姬卒加日於災上見伯姬以災死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
卷二十

古

昭九年夏四月陳災

昭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加日見四國同日災也

右三著例一其變例二

時例

大災 瘟也

莊二十年夏齊大災

襄九年春宋災

右二著例

火

宣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右一著例

山崩

成五年夏梁山崩

爾雅曰梁山晉望也

右一著例

大水

莊十一年秋宋大水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本例卷二十

五

右一著例

雨螽

文三年秋雨螽于宋

右一著例

陨石六鶴退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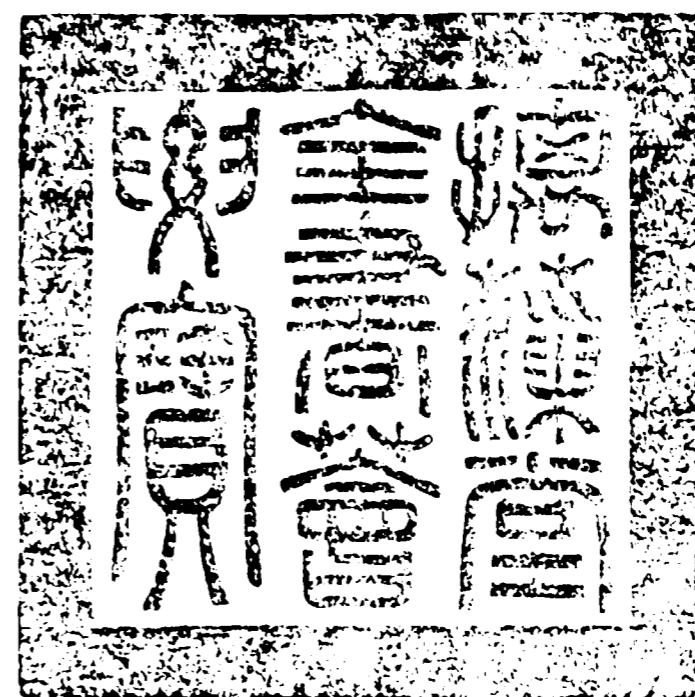
僖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

是月六鶴退飛過宋都

右各一二事以日月志而知例時者外異朔例時也然春秋晦朔有事焉則書晦朔例

謹終始也志朔則不得不志月與日矣又嫌二者之同日故加是月以見之凡事之嫌者也殊志

西疇春秋本例卷二十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錄監生臣趙友彬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春秋臣傳卷一至四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春秋臣傳目錄

卷一 隱公

魯臧僖伯

鄭穎考叔

衛石碏

魯衆仲

鄭祭仲

卷二 桓公

魯臧哀伯

隨季梁

楚鬪伯比

晉師服

魯申繻

卷三 莊公一

齊鮑叔牙

齊管敬仲

魯曹刷

魯臧文仲

衛石祈子

齊陳完

卷四 莊公二

晉士為

魯季子友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緝

楚令尹子文
子般

周內史過

魯御孫

楚鬻拳

卷五 閔公

齊仲孫湫

晉狐突

晉卜偃

晉史蘇

卷六 僖公一

周富辰

魯公孫敖

宋子魚

晉荀息

卷十 文公

周內史叔興

鄭叔詹

晉慶鄭

晉荀息

卷七 僖公二

晉趙成子

晉子犯

晉韓簡

晉臼季

晉魏犨

晉先軫

晉魏犨

晉呂甥

晉介之推

卷八 僖公三

晉郤缺成子
名缺

衛甯武子俞

秦子桑公孫

秦孟明視

楚成得臣

魯公子遂襄仲

卷九 僖公四

魯展禽柳下惠

周王孫滿

晉荀林父中行桓子

晉陽處父

晉范武子士會

晉韓獻子厥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三

魯季文子季孫

晉解揚

魯叔孫得臣莊叔

晉狐射姑

晉趙盾趙孟亦宣子

宋華元

鄭公子歸生

卷十一 宣公一

魯孟獻子

楚孫叔敖

楚申叔時	鄭子良 <small>去疾</small>
衛孫良夫 <small>桓子</small>	楚公子嬰齊
楚公子側	
卷十二	宣公二
周單襄公 <small>子靖附</small>	周劉康公
晉士貞子 <small>荀伯</small>	晉郤克
楚潘黨	楚屈巫 <small>申公臣</small>
晉樂書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三	宣公三
晉知武子 <small>荀偃</small>	晉伯宗
魯臧宣叔	楚伯州犁
楚養由基	晉趙同
卷十四	成公一
晉范文子 <small>燮</small>	晉郤至
楚鍾儀	齊鮑國
齊國佐	
魯叔孫僕如	

衛孫林父	衛蘧伯玉
卷十五	成公二
晉趙文子 <small>武子</small>	曹子臧
楚子囊	
魯公孫嬰齊 <small>聲伯</small>	晉士匄 <small>范宣子</small>
晉郤犨	
卷十六	成公三
晉魏莊子 <small>絳</small>	晉祁奚
魯叔孫穆子 <small>豹</small>	晉張老
晉荀偃 <small>中行獻子</small>	宋向戌
魯臧孫紇 <small>仲武</small>	
卷十七	襄公一
宋子罕 <small>樂喜</small>	周劉定公 <small>夏</small>
晉韓起 <small>宣子</small>	鄭子展
晉士弱 <small>士莊子</small>	魯季孫宿 <small>武子</small>
魯申豐	
卷十八	襄公二

鄭子產

吳季子札

晉叔向

羊舌肸

晉師曠

齊晏嬰

平仲

卷十九

襄公三

鄭子太叔

游吉

晉魏舒

獻子

鄭子皮

公孫揮

楚公子午

鄭子羽

公孫驥

鄭然明

蔑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六

卷二十

襄公四

晉司馬文叔

衛北宮文子

佗

楚伍舉

楚薳啓彊

鄭裨竈

魯梓慎

楚屈建

楚然丹

卷二十一 襄公五

魯子服惠伯

叔叔

楚申無宇

衛子鮮

魯榮成伯

晉荀盈

秦公子鍼

晉荀盈

鄭印段

公孫段

齊州綽

卷二十二

襄公六

衛太叔儀

魯閔馬父

齊陳湏無

桓子

晉史趙

齊慶封

家子

鄭良霄

伯有

齊崔杼

魯仲孫糴

卷二十三

昭公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七

晉中行穆子

荀吳

魯叔孫昭子

婼

楚左史倚相

觀射父附

魯仲孫糴

卷二十四

昭公二

魯子家懿伯

晉蔡墨

點

晉籍談

周冷州鳩

卷二十五

昭公三

秦醫和

緩附

魯季孫意如

平子

楚沈尹戌

晉士彌牟

宋樂祁犁

魯仲孫何忌

衛公叔文子

公叔
發

齊犁彌

齊梁丘據

楚襄瓦

子襄
孫

吳大宰嚭

卷二十六

昭公四

周單穆公

旗

周劉文公

狄

吳伍子胥

貞

楚公子申

子
西

楚闢辛

卷二十七

昭公五

晉趙鞅

簡

晉荀寅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目錄

宋華亥

魯南蒯

魯陽虎

衛齊豹

楚費無極

卷二十八

定公一

楚葉公子高

楚申包胥

衛祝鮀

子
魚

鄭駟歛

卷二十九

定公二

曾子路

衛子貢

子思

公
叔
發

齊犁彌

卷三十

哀公

魯冉有

求

魯子服景伯

越大夫種

衛孔圉

文
子

魯季孫肥

晉趙無恤

襄
子

晉荀瑤

伯
知

齊陳武子恒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目錄

子思眉山人好學博覽舉進士不第元祐中蘇轍以賢良方正薦廷對策入四等調龍遊

縣尉蔡京知成都舉為學官不就及京為相遂不仕卒其書所傳凡一百九十一人各以贊附于後陳振孫稱為議論純正文詞簡古

于經義多所發明陳造稱為多出新見可與經傳參贊然持論亦不免有純駁如謂魯哀公如討陳恒即諸侯可得之類殊非聖人本

意也至其編次時世前後證引國語史記等

書補左傳闕畧則誠為該備無遺于經傳有

補焉宋史藝文志載是書作五十一卷與此

本不合然於當列傳則亦云三十卷蓋志為

誤矣乾隆三十九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臧僖伯魯孝公之子公子彊也字子臧五年公將如棠觀魚者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毛羽骨角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寶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冬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

欽定四庫全書舊要卷一千三百五十五

經部

春秋臣傳卷一

宋 王當 撰

隱公

魯臧僖伯

臧僖伯魯孝公之子公子彊也字子臧五年公將如棠觀魚者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

一等書曰冬十有二月公子彊卒善之也

鄭賴考叔

賴考叔鄭之賴谷封人也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及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

大叔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命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遂寘姜氏于城賴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賴考叔聞之有獻

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賴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賴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十一年鄭伯將伐許公孫閼與賴考叔爭車秋七月庚辰

傳于許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鄭伯使卒出蹶行出犬雞以詛射賴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衛石碏

石碏衛大夫也衛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勿禁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以義方勿納於邪驕奢淫

失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貽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母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四年州吁弑桓公而立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

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泣于衛衛人使殺州吁于濮碏使殺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魯衆仲

衆仲魯大夫也公子益師之子益師孝公子字曰衆父故其子以衆為氏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

寵於諸侯以和其民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無駭卒

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鄭祭仲

祭仲字仲足鄭大夫也始為祭封人因以為氏莊姜愛共叔段請京使居之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

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果敗桓王奪鄭政鄭伯不朝桓五年秋王以諸侯師伐鄭鄭伯禦之設左右拒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十一年宋人執祭仲初仲有寵於鄭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請昏之昭公辭祭仲曰必

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得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夏莊公卒故仲立昭公宋莊公誘仲而執之曰不立

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反於經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遂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仲殺雍糾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十五年厲公出奔蔡六月昭公入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亹明年秋齊襄公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轢高渠彌仲逆昭公弟子儀而立

之是行也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

贊曰臧伯之諫賴考叔之感悟於忠孝其庶乎以考叔之純孝而其終以爭斃孝弟犯上者或有之矣莊公之威不能行于其家其能行于國乎考叔之沒哀哉臧伯之後與春秋為終始天之報忠也厚矣祭仲之二三其德易所謂莫益之或擊之惜乎其不輞於齊也公羊稱祭仲古人之有權者異哉伊尹放太甲以覆湯之典刑

利其歸之者以其思庸也祭仲之事果如是乎此乃趨利以規免何足以語古人之權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卷一千三百五十六

經部

春秋臣傳卷二 宋 王當 撰

桓公

魯臧哀伯

臧哀伯者僖伯之子也名達曰臧孫氏二年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裘冕黻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班帶裳幅舄衡紵綻昭其度也藻率鞬韁鞚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君少師歸請追楚師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瘡痏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盛謂

宋大水公使弔焉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臧氏之後世有顯者

隨季梁

季梁隨大夫也六年楚侵隨鬪伯比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鬪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二

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

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令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楚鬪伯比

鬪伯比楚大夫也楚將伐隨伯比請羸師以張之隨少

師有寵伯比曰讎有釁不可失也合諸侯以敗之既敗隨師獲其戎右少師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十三年屈瑕伐羅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及羅大敗莫敖縊于荒谷初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曰盍請濟師於王鬪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

晉師服

師服晉大夫也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惠

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

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卒如其言

魯申繻

申繻魯大夫也六年九月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

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

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

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

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

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既而果然莊公十四年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

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間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贊曰隨之安危勝敗要於季梁一言之用否賢者之於國如何也季梁之言其利害灼然可見而隨故用於非謀甚矣庸人之甘於禍敗也伯比之謀國也忠其料事也審天以子文昌其後師服之言其見幾也哉

春秋臣傳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春秋卷一千三百五十七

經部

春秋臣傳卷三

宋 王當 撰

莊公

齊鮑叔牙

鮑叔牙齊公子小白之傳也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成葵丘爪時而往曰及爪而代期成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鮑叔

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仇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先是桓公入自莒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不若管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射寡人中鉤是

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使請諸魯公曰寡君有不令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群臣莊公於是束縛以與齊比至三釁三沐之而位於高國之上叔牙以身下之行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伯管仲嘗歎曰吾少困窮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而大困窮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

謂之賢以賢分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此世稱管鮑善交者不得不然也

齊管敬仲

管敬仲名夷吾齊相也初為公子糾之傅桓公殺公子糾而請敬仲於魯比至公親逆之於郊而與之坐而問焉

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敬仲曰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而謹用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唵故聖王之處士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

勞而能公曰安國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於是制國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災禍共之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

士也三萬人以方行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對曰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軍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遊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民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閏公元年狄伐邢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齊人救邢始霸也僖公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

潰遂伐楚楚成王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敬仲對曰昔者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楚子使屈完及諸侯盟始桓公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一戰敗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荊州諸侯莫不來服北伐山戎

斬狐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同心勑力西征攘白狄之地乘桴濟河懸車束馬踰太行與拘夏服流沙反胙于絳嶽濱諸侯莫不來朝大朝諸侯于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甲不解繫兵不解駕發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師諸侯而朝天子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謂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曰爾無

下拜恐墮越于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

魯曹刷

輶龍旂九旒渠門赤旂諸侯稱順敬仲之力也襄王以戎難討王子帶桓公使敬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享敬仲敬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敬仲卒五子皆求立桓公卒易牙豎貂作亂蓋以陽門之扉三月不葬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辨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六

不知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慙心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正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如是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不受公之暗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慚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裁度於義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管氏終春秋而無顯者後有管修者賢為楚大夫白公之亂見殺

曹刷魯人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刷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刷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刷曰未可齊人三鼓刷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刷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十三年公會齊侯于柯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何求曹子曰願返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曹子標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七

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剴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土發而社助時也收擣而烝納要也今齊社而往觀非先王之訓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

曾臧文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臧哀伯之孫伯氏瓶之子二十八年冬饑文仲言於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申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文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三

九

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令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羅曰天災流行戾於敝邑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豈惟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享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宋襄公欲合諸侯文仲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

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二十二年公伐邾公卑邾不設備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螽薑有毒而況國乎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文仲言於公曰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諸侯公說乃免衛侯衛侯聞臧文仲之為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使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

不速行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來傳于濟盡曹
地也歸為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善
有章雖賤必賞也惡有釁雖貴必罰也今一言而辟境
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

有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
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
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
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

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窩仲尼曰臧文仲其
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
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五年秋楚滅六又滅
蓼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
民之無援哀哉孔子問於漆雕慤曰子事臧文仲武仲
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名曰蔡
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
而為三兆憑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不敢

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也其言人之美也隱
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知如不能及明如不能見孰
克如此

衛石祈子

石祈子衛大夫也十二年冬猛獲出奔衛宋人請于衛
衛人欲勿與祈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
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
衛人歸之閔公二年狄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

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
與祈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
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及狄人戰衛師敗績遂滅衛
齊桓公封衛于楚丘衛國忘亡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
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
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齊陳完

陳完字敬仲陳厲公之子二十二年陳人殺太子禦寇

公子完奔齊齊侯使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辭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

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陳厲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陳侯使筮之曰是謂觀國之

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而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

贊曰管仲辱囚而不死知有鮑叔存焉無鮑叔則無管仲故舉賢之功尚矣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身沒未幾而齊大亂豈禮法不身先乎以管仲桓公之賢不能慮陳氏於其始及其成也景公晏子何救哉曹劇闇卷之

人耳而知忠屬可以一戰者先王使民樂為之死唯其誠而已柯之盟公羊以為曹子穀梁以為曹蒯考其時事蓋蒯也太史以為曹沫其聲之誤邪臧文仲之賢不稱於仲尼而魯人師其言以為死而不朽蓋非立德立功者也立言者也石祈子有碏之風哉

欽定四庫全書春秋卷一千三百五十八

經部

春秋臣傳卷四

宋 王當 撰

莊公

晉士蒍

士蒼字子夾，晉大夫也。劉累之後，在周為杜氏。宣王殺杜伯，杜伯之子陽奔晉。生蒼，為士，故以士為氏。初桓莊之族，逼獻公患之。蒼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蒼與羣公子謀，誅富子而去之。明年，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告晉侯曰：「不過二年，君必無患。」又明年，為使，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晉侯將伐號，蒼曰：「不可。號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亟戰，將饑。晉侯為太子，城曲沃，為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泰伯，不亦可乎？既而太子見殺，初，晉侯使蒼為二公子築蒲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季子名友，魯莊公母弟也。謚曰成。初，季子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閒于兩社，為公室輔。及生，有文在手，曰：「友。」遂以命之。莊公疾，問後於季子，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叔牙謂慶父材，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八月，公薨。子般即位，共仲使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公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書曰：「季子來歸嘉之。」二年八月，共仲使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季子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乃縊僖元年。

魯季子

季子名友，魯莊公母弟也。謚曰成。初，季子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閒于兩社，為公室輔。及生，有文在手，曰：「友。」遂以命之。莊公疾，問後於季子，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叔牙謂慶父材。」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八月，公薨。子般即位，共仲使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公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書曰：「季子來歸嘉之。」二年八月，共仲使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季子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乃縊僖元年。

冬莒人來求賂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犁嘉獲之也十
六年三月壬申卒書曰公子季友貴之也

楚令尹子文

令尹子文姓鬪名穀於菟楚大夫也初若敖娶於邵生
鬪伯比隨其母畜於邵淫於邵子之女生子文焉邵夫
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邵子田見之遂使收之楚人謂
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穀於菟莊之三十年楚人殺
子元子文始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三仕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四
三

已喜愠不形於色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
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
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僖之二十
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
人子玉復治兵於睽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
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為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
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
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
般字子揚初子文之兄司馬子良生子越叔子文曰是
子也能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謗曰
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
惑及將死聚其族曰叔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
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子文卒般為
令尹子越譖而殺之子越為令尹遂處烝野將攻王楚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四
四

內史過周大夫也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惠王問於過

曰是何故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中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人民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德政而均布福馬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泆荒怠粗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恫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于丕

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鳴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是皆明神之志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馮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王從之使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過至於虢虢公使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

何土之能得過歸以告王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僖五年晉滅虢十一年晉以平鄭之亂來告王召武公及過賜晉侯命受玉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情於受瑞是自棄也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夫拜不稽

首誣其王也晉侯誣王人亦誣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十五年惠公墮于韓二十四年秦人殺子金子公

魯御孫

御孫魯大夫也莊公丹桓公之楹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二十四年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贊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

也女贊不過擗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贊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母乃不可乎弗聽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慶父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桓公取而殺之以其尸歸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楚鬻拳

鬻拳楚之闇也初拳強諫楚子楚子不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為大闇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贊曰士為季友子文之後皆大惟其忠於君利於國而不為私也季友討公仲其大義滅親者乎經稱公子友敗莒師獲莒犁穀梁稱友謂竽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搏若然豈所謂敗其師乎子文尚子玉而身下之知其復而求靖也而不慮屈國喪師之為患

故仲尼謂其忠矣而未仁也魯秉周禮其士大夫皆閑於先王之典而明得失若衆仲哀伯申繡御孫其多識君子哉異哉鬻拳之愛君也有愛君之誠而不知愛君之道豈忠勇而未始學邪

春秋臣傳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八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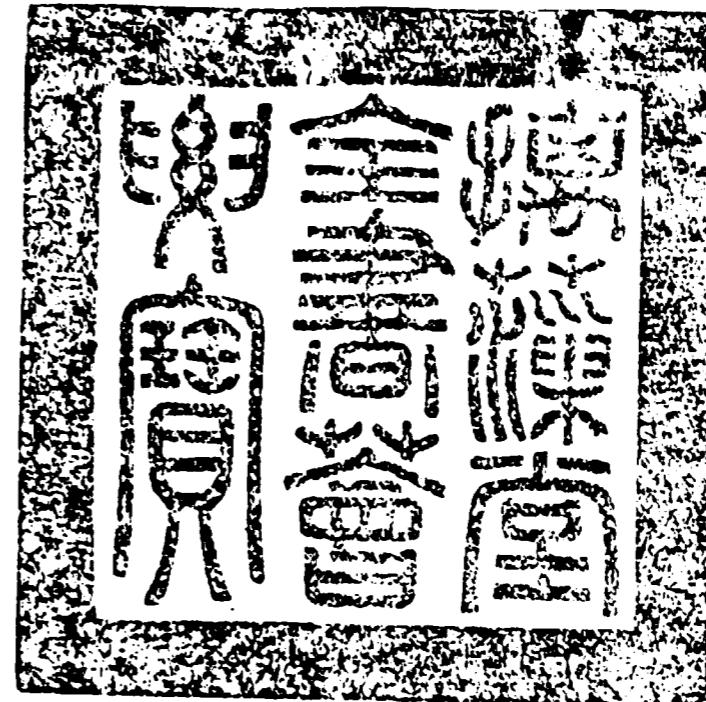
春秋臣傳

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八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錄監生臣趙興吾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經部

春秋臣傳卷五至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一千三百五十九 經部

春秋臣傳卷五

宋 王當 撰

閔公

齊仲孫湫

仲孫湫齊大夫也魯共仲之亂湫以事出疆因來省難故書曰仲孫來曰仲孫嘉之也公曰魯可取乎對曰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固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晉狐突

狐突字伯行晉公子重耳外祖父也二年十二月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突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閼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閼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梁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緝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五

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脢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

危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太子敗狄而反讒言益

起卒縊而死重耳夷吾出奔僖十年晉侯改葬共太子突

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

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

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

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

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十五年秦敗

晉師于韓獲晉惠公夷吾及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

期而不至無赦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

執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

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

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

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

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

難乎民不見德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明年晉人殺懷公

晉卜偃

卜偃晉大夫也亦曰郭偃晉侯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偃
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
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
必得衆號公敗戎于桑田偃曰號必亡矣亡下陽不懼

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不可以五稔冬十
一月晉滅虢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上欲納王狐偃
請文公勤王使偃卜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不堪

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晉侯辭秦師而下

三月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四月入于王城敗太叔于溫

殺之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文公問於偃曰始

吾以治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
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焉聽童謡占柩音不錄

晉史蘇

史蘇晉卜大夫也獻公卜伐驪戎蘇占之曰勝而不吉
且懼有口公曰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與之對曰苟

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弗聽遂

伐驪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蘇告晉大夫曰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以女戎勝晉里克曰何如對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氏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商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已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商周幽王伐有褒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父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奔申

申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主曲沃重耳處蒲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無備之故公許之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亂本矣初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蘇占之曰不吉及惠公敗于韓卒如其言語見韓簡

晉里克

里克晉大夫也為太子申生之傅公將黜申生而立奚齊里克曰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平鄭曰吾聞從事者從其義不阿其惑克曰我不佞雖不識善亦不阿惑吾其靜也晉侯使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公曰立太子之道有三身鈞以年年同以愛愛疑決以卜筮子無謀吾父子之間不對而退見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子懼不孝無懼不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孺子勉之乎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吾難里克若何優施曰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姬許諾施飲里克酒告克曰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克曰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克告平鄭曰吾

不敢撓志以從君而廢人以自利也明日稱疾不朝三

旬難成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齊姜必速祠而歸福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絳公至自田姬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申生恐而出奔新城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甘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自經于廟九年獻公卒克欲納文公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六

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十月殺奚齊及驪姬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立公子卓而葬十一月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書曰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正其罪也克使告夷吾于梁會周公忌父立晉惠公惠公殺克以說將殺克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劙而死既而悔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克親為三怨之主累弑

二君故稱名誅之也

贊曰春秋之士死生存亡禍福一以禮觀之仲孫湫之言得其本矣公羊以仲孫為慶父非也慶父實與弑子般其來不竟魯失刑矣又安得而美之晉執狐突使召毛偃而不從楚囚伍奢使召尚貞而從之蓋毛偃重耳之臣雖父命有所不行也卜偃之見微有足尚者史蘇之智亦其亞也古之君子晦於卜筮者多矣里克始非不善乃臨危輒變首鼠兩端進退無所據竟亦不免豈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七

若荀息守志以成名知死非難處死為難信哉

春秋臣傳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卷一千三百六十

經部

春秋臣傳卷六 宋 王當 撰

僖公

周富辰

富辰周大夫也二十四年鄭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一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成

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邢晉應韓

武之穆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

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

四章曰兄弟鬭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

不廢懿親令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勲

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

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勲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

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皆則之四姦具矣夫兄弟之怨不懲於他王其不可棄之王弗聽使頑叔桃子出狄師伐鄭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林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又弗聽初甘昭公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頑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乎遂奉太叔以狄師攻王大敗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二

周師獲辰王出適鄭太叔居于溫辰乃以其屬死之

虞宮之竒

宮之竒虞大夫也晉荀息請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宮之竒存焉對曰宮之竒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且夫翫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世之後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公中智以下也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之竒諫曰晉國之使其辭卑而幣重乃不便於虞虞公弗聽荀息里克帥

師會虞師滅下陽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之奇
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
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
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
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
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之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
虞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
實親惟德是依非德民弗和神弗享矣神所憑依將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六
三

德矣若晉取虢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之
奇出曰虢將亡矣吾不去懼及焉以其族行曰虢不臘
矣在此行也晉不再舉矣十二月滅虢師還館於虞遂
襲虞滅之執虞公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宋司馬子魚

司馬子魚宋公子目夷也宋桓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
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曰能以國讓仁
孰甚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宋襄公即位以

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
為左師十九年宋人執滕宣公夏公使邾文公用鄖子
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
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民神之主
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
曰薄德令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
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秋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
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六
四

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
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二十一年秋諸侯會宋公于孟
子魚曰禍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
公以伐宋始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目夷諫曰楚
夷國也彊而無義請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
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隳之不可終以乘車往
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楚知雖殺宋公猶不可

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公走之衛子魚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明年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楚人伐宋以救鄭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敢不成列子魚曰

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賛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二十三年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晉荀息

荀息字叔晉大夫也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何也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虢見與

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是我取之中府而藏諸外府也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則君輕之且夫翫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世之後此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公中智以下也乃使息假道虞公許之夏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五年復滅虢而

滅虞息牽馬操璧而前公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獻公使息傳奚齊公疾使名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告息曰子將何如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九年十月里克殺奚齊

于次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息立公子卓

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卓子於朝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苟息有焉

周內史叔興

事襄王

內史叔興周大夫也十六年墮石于宋五墮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曰今茲魯多天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二十八年晉文公獻楚俘于王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叔興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路之服戎路之服形弓一彤矢百箙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休命受策以出入三觀叔興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不逆王命敬奉禮義王其善之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晉侯納

之

鄭叔詹

叔詹鄭伯之弟也齊桓公會于甯母管仲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宋伐鄭楚成王救鄭敗宋公于泓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闈戎事不邇女器丁丑楚子入享于鄭夜出文

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晉公子重耳出奔及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之天之所啓人弗及也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公又弗聽及晉文公即位伐鄭鄭

人以名實行成晉不許曰予我詹而師退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予晉晉人將烹之叔詹曰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

詹同乃命勿殺厚為之禮而歸之

晉慶鄭

慶鄭晉大夫也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號射父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弗聽初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閑之糴十五年秦伯伐晉晉惠公謂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鄭吉弗使戰乘小駟鄭入也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六

九

其水土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債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不聽九月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滻而止秦伯獲晉侯以歸及秦伯歸晉侯蛾析謂鄭曰盍行乎對曰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殺鄭而後入贊曰富辰不憾復諫而能殺身以為君可謂仁矣親親仁也斯固富辰之所能為也宮之奇諫非不善也而其

言以曖廢孔子曰事君數斯辱矣宋襄公用鄫子于社無人道矣而欲以仁義之戰屬諸侯此詩所謂志大心勞求之者非道惜乎子魚之不為國也公羊謂文王之戰不過此文王唯不喜脯醢諸侯所以能征諸侯也孔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獻公以奚齊託荀息荀息以義折之亂庶乎沮不知出此區區以復言為信此與尾生何異周內史博聞明識每有其人豈習於先王之典邪丘明以晉文公不殺叔詹史以謂殺之傳之誤也以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六

十

文公之不殺寺人披知其必賢於詹也

春秋臣傳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卷一千三百六十一

經部

春秋臣傳卷七

宋 王當 撰

僖公

晉子犯

名狐偃

子犯名偃狐突之子也文公之舅又曰舅犯為晉卿初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頽魏武子司空季子里克殺奚齊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銖重耳告舅犯對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一

曰不可夫長國者唯知喜怒哀樂之節以導民今不哀喪而乘國難因亂以入不哀喪是必樂喪樂喪則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則必怠德是喜怒哀樂之節易也何以導民重耳出見使者辭焉秦穆公乃使公子繫弔曰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對曰不可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其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穆公乃先置公子夷吾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

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先王安安而能遷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過宋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狐偃其舅也而慧以有謀趙衰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成幼而不倦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過楚楚子玉請殺之戒王請止偃王曰不可於是懷公自秦逃歸秦伯召公子於楚二十四年秦伯納文公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絏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二月辛丑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晉侯辭秦師而下以師迎王王入于王城

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出定襄王以示之。義入務利。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恭。於是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晉侯侵曹。又伐衛。楚救曹。衛子玉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三

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四月戊辰。晉侯次于城濮。大敗楚師。」

晉趙成子

趙成子名衰。字子餘。晉卿也。耿大夫之弟也。初從公子重耳。如秦。子餘曰：「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

已也。必先從人。」云云。秦伯享公子如饗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為禮而不中恥也。中不勝貌恥也。華而不實恥也。不度而施恥也。施而不濟恥也。恥門不閑不可以封。非此用師則無所矣。」二三子敬乎。明日燕公賦采菽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猶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廕膏澤之使能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矣。」退一舍而原降。使衰為原大夫。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二十七年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敷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郤穀將中軍。命衰為上卿。辭曰：「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又齒長。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

又使衰為下卿辭曰樂枝正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佐臣弗若也乃使樂枝將下軍胥臣佐之郤縠卒先軫代之狐毛卒復使衰代之辭曰城濮之戰先且居之佐軍也善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遜社稷之衛也廢遜是廢德也

晉臼季

名胥臣

臼季晉大夫胥臣也亦曰司空季子文公之奔臼季從焉適秦秦伯歸女五人懷羸與焉公子使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欲辭司空季子曰同姓為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為已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形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為十二姓姬酉祈己滕歲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同德之難如是故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火成成而異德

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異姓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畏譖譖則生怨故娶妻避其同姓今子與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對曰然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也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陽處父傳謹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謹也遂蔭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憔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瞽不可使視囂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童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竣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不勤處師不煩事王不怒孝友二號而慈惠二蔡刑于太姒比于兄弟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號度于閔夭而謀于南宮諭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重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和柔萬民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鑄蘧篠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聲

贈司火童寗冀瘠僬僥官師之所不材也以實裔士夫
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三十三年晉侯敗狄于箕
郤缺獲白狄子初臼季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
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
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
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
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
自箕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

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文公五年胥臣卒
晉韓簡

韓簡晉大夫也韓萬之孫曲沃桓叔生萬萬受韓為大
夫故曰韓氏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史蘇占之曰不
吉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簡
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
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晉先軫

先軫晉卿也邑于原又曰原軫秦師襲鄭軫曰秦違蹇
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
生違天不祥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遂發命遽興姜戎
子墨衰經敗秦師于殽獲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文羸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
使歸就戮于秦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
請之吾舍之矣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
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
欽定四庫全書

父追之不及狄伐晉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
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晉魏犨武子

魏犨晉大夫也是為魏武子祖曰畢萬公子重耳之奔
狄武子從焉晉文公及曹僖負羈言於曹伯曰晉公子
在此君之匹也不亦禮乎臣聞之禮賓於窮禮之宗也
禮以紀政國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玉帛酒食猶
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無乃不可乎公不聽曹共公

聞其駢脣欲觀其裸浴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

反璧二十八年二月晉侯圍曹三月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頽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遂爇僖負羈氏晉侯怒欲殺犨而愛其材乃舍之殺顛頽以徇于師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師還濟河舟

之僑先歸秋七月振旅愷以入殺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犨子顕事晉景公十五年秦桓公伐晉次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顕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徇及卒顕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顕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躡故獲之夜夢之曰余爾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以是報顕之子頽是曰令狐文子景公使為卿曰昔克潞

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顥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獲杜回其勲銘於景鐘至於今不忘其子不可不興也

晉呂甥

呂甥姓瑕名飴甥字子金食采於陰秦之獲晉惠公將許之平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

謂君何對曰小人惑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晉介之推

介之推晉隱士也初從文公出亡文公入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至之推推不言祿祿亦不

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為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公門

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忽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之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縣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之推田號曰介山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時從亡賤臣壘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臣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

缺者此又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贊曰從亡之士若狐趙之忠烈臼季之舉賢可謂善始善終者矣子犯濟河而投璧猶有要君之意焉此介推所以羞與為比也成子家國皆讓宜其興也先軫勇而有謀殆詩所謂赳赳武夫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春秋要卷一千三百六十二

經部

春秋臣傳卷八

宋 王當 撰

僖公

晉郤成子

郤成子名缺晉卿也父芮誅缺耕于冀胥臣舉之以為下軍大夫晉侯敗狄于箕缺獲白狄子公以一命命缺為卿復與之冀宣十一年秋會于攢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初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文十四年缺帥師革車八百乘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曰接菑晉出也纓且齊出也若以其指則接菑也四纓且也六子以大壓之則未知齊晋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纓且也長缺曰非吾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君子大其弗克納也宣八年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為政秋廢胥克使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二

趙朔佐下軍文七年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

衛寧武子

寧武子名俞衛卿也踐土之盟衛侯出奔元咺奉叔武

入守及晉人復衛侯武子與國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捍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初晉文公使醫衍酖衛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僖公為之請納玉於王及晉侯皆十穀王許之乃釋衛侯三十一年冬

狄伐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武子曰不可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鄭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文公四年武子來聘公與之燕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燕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三

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秦子桑

公孫枝字子桑秦大夫也十三年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秦於是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明年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秦伯伐晉戰于韓原獲晉侯以歸欲殺之子桑曰不可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

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遂歸晉侯是歲晉又饑秦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算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穆公之用百里孟明子桑之舉也君子謂之能舉善

秦孟明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四

獲百里孟明以歸文羸為之請於晉侯晉侯舍之及還秦伯素服郊次嚮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之言以辱二三

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使復為政文公二年春孟明伐晉以報殲之役二月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曰秦師又

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忘其可敵乎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殼戶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謂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為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繁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伯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楚成得臣

字子玉

成得臣字子玉楚令尹若教之後也事成王晉公子重耳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三舍若不獲命則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啓之誰能廢之違天者必有大咎楚

子圉宋明年春晉侯伐衛楚人又救衛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使請戰從晉師晉師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復使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車七百乘轔輶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師陳于莘北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

楚王使謂子玉曰大夫若入其如申息之老何及連穀而死

魯公子遂

公子遂字襄仲慶父之子也曰東門氏文二年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十六年公使襄仲納賂于齊懿公故盟于鄴丘明年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

偷必死宣元年書公子遂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三月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八年六月如齊

至黃乃復卒已卒于垂是日有事于太廟壬午猶繹萬

入去籥

贊曰胥臣之舉郤缺郤缺之廢胥克庶乎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也終之胥臣畜怨禍延三郤故知喜怒以類者鮮矣管仲奪伯氏得不為賢哉甯武子之守義執禮何其知也至衛侯之出而能屈身以全君此孔子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七

所謂其愚不可及也子玉子反之喪師固有餘責然孟明荀伯之敗而秦晉宥之子玉子反之敗而楚殺之此霸之所以分也邲殺之敗以君勤遠略而將各有心非專二子之罪也然非子桑貞子之言亦無以收後效古之進賢受上賞不亦宜乎楚無二臣之言而加以子反子重之責祇足以速其死楚真蠻夷哉

春秋臣傳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舊要卷一千三百六十三

經部

春秋臣傳卷九

宋 王當 撰

僖公

魯展禽 柳下惠

展禽名獲展無駁之後也食采于柳下謚曰惠二十六年齊人伐我北鄙滅文仲曰國急矣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其可乎乃使展喜犒師受命于展禽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一

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滅文仲使國人

祭之展禽曰越哉滅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祭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人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不祀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矣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策躋僖公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

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禦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絲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

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
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
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
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
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固昏亂雖大輕也天
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廟卜世三十卜年七
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周公閱者周冢宰也與滿同時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九
四

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
也則有備物之享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
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文公十四年閱與王孫蘇爭政訟
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晉趙
宣子平王室而復之

晉荀林父

荀林父字伯晉卿也是為中行桓子二十八年始將中
行故以為氏宣公十二年春楚子圍鄭三月克之鄭襄

公肉袒牽羊以迎請命左右曰不可許也王曰其君能
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六月晉師
救鄭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晉師在敖鄗之間楚子使
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
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麾壘而還攝
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
而復晉逐之左右角之楚人左射馬右射人角不能進
趙旃怒失楚之致師者遂請戰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九
五

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
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旃棄車而走桓子不知所為
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
掬也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故書曰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師戰于邲晉師敗績晉師歸桓子
請死景公欲許之士貞子諫晉侯使復其位十四年夏
晉師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桓子之謀也
先是赤狄伐晉及清十五年六月林父賂赤狄滅潞以

潞子嬰兒歸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子庚嗣是曰宣子

晉陽處父

陽處父晉大夫也為太傅三十三年晉侵蔡楚子上救

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文不

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
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楚子紓之
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文六年晉蒐于
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處父至自溫改

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吾懼不獲其利而罹其害
是以去之

魯公孫敖

公孫敖魯卿也是為穆伯父曰慶父字共仲桓公庶長
也故曰孟孫氏文公元年春天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
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
難也叔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文八年冬如周弔

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盾
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
也九月使續鞠居殺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初
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羸曰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
舉而從之陽子道與之語及溫而還其妻問之羸曰以
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
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
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貌之機也合而後行離則有

喪不至以幣奔呂從己氏焉十四年卒初穆伯之從己
氏也魯人立文伯文伯穀也是為孟文子文公欲弛文
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對曰夫位政
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
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道也令有司來命
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為寬利也夫署所
以朝夕處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
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

服而違署唯里人所命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

贊曰柳下惠之聖非孟子不能知而仲尼所以深責臧文仲者以文仲之知足以知其賢也若衆人則固不足責矣王孫滿機虛發於奸齒從容片言杜問鼎之謀賢矣哉冢宰職謹四海而周公閭爭權囂訟下取決於諸侯之卿周室其卑矣處父以下干上亦足以殺其軀也

欽定四庫全書春秋卷一千三百六十四 經部

春秋臣傳卷十

宋 王當 撰

文公

晉范武子 士會

范武子晉卿士會也字季士為之孫士為生成伯成伯生武缺武缺生士會佐文襄靈成景始以士為氏及食邑於隨故名字謚著隨後受范更曰范氏文公七年趙宣子背先蔑立靈公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

之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文十二年河曲之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十三年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郤成子曰不如隨會乃

使魏壽餘偽以魏叛以誘士會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孥者有如河乃行統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譖而還秦人歸其孥其處者為劉氏靈公之殺宰夫也趙盾士季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

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若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卒不改宣三年晉成公伐鄭及郾鄭及晉平會入盟十二年楚圍鄭晉人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荀桓子欲還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軍

赦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轍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

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十七年武子請老郤獻子為政宋之盟楚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燮鮒燮有傳鮒是為彘季悼公以為卿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

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平其宗初叔向告趙文子曰隨武子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不可而退孔子亦謂子貢曰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諫則進而用之不諫則行而退蓋武子之行也

晉韓獻子

韓獻子名厥晉卿也韓萬之玄孫子與之子趙宣子言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乘車千行獻

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幕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長晉國者非汝而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

獻子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有沈溺重脰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悅從之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樂書中行偃之執厲公也召厥厥辭曰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偃欲攻之樂書曰不可其身果而辭順順無不行果無不徹

犯順不祥伐果不克乃止十八年悼公即位冬楚伐宋
華元告急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
自宋始矣晉救宋楚子遂還襄公七年十月獻子告老
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云豈不夙夜謂行多
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
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
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
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
六

宣子朝獻子遂老晉侯謂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獻子
雖老晉之大政從咨焉立趙文子厥之力也無忌卒子
襄嗣為公族大夫

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
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於天也在周頌曰畏天
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
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十八年荀紀公生太
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
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
曰今日必授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
故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
七

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
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
逐鳥爵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
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
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
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
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
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

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臘豎櫓戰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羨不墮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顙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詰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構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

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成公二年行父帥師敗齊師于鞶齊人歸我汶陽田四年夏公如晉景公見公不敬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六年二月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齊侯敗于鞶而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

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

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偶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鄢陵之戰公出于壞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

墮晉侯不見公將執公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懼聽失之為宗廟羞也九月晉人執文子于苦丘公還使聲伯請季孫于晉范文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乃許魯平赦季孫襄五年十二月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庄家器為備葬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

可不謂忠乎子宿嗣有傳

晉解揚

解揚晉大夫也文八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境宣公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莊王圍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

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魯叔孫得臣

叔孫得臣魯卿莊叔也祖叔牙是曰僖叔桓公之子叔

牙賜酈死季友立其後為叔孫氏也元年天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得臣如周拜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假樂十一年鄆瞞伐我冬十月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長狄兄弟三人泲宮中國瓦石不能害得臣寃善射射其目身橫九矢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鄭瞞長狄之種防風氏之後宣五年

卒子僑如嗣有傳

晋狐射姑

狐射姑字季佗狐偃之子也食於賈亦曰賈季文公之出賈佗從焉文公以長事之為太師文六年初晉侯使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射姑仁其不可乎襄公乃使盾將中軍以射姑佐之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乃使殺陽處父遂奔狄趙盾使臾駢送其帑

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捍之送致諸境文七年秋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鄆舒且讓之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曰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晋趙盾

趙盾字孟趙衰之子也是曰趙宣子文公六年為中軍於是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十四年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羶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

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云云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名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鄆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云云宣子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云云敗秦師于令狐宣二年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肺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與士季見之問其故而患之士季諫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

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盾酒伏甲士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宮中甲鼓而起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

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

宋華元

華元宋卿也太宰華督之曾孫宣公二年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元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元將戰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

宋城元為植城者謳曰睠其目瞷其腹棄甲而復于思

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成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盆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樽有四阿棺有翰檜皆王禮也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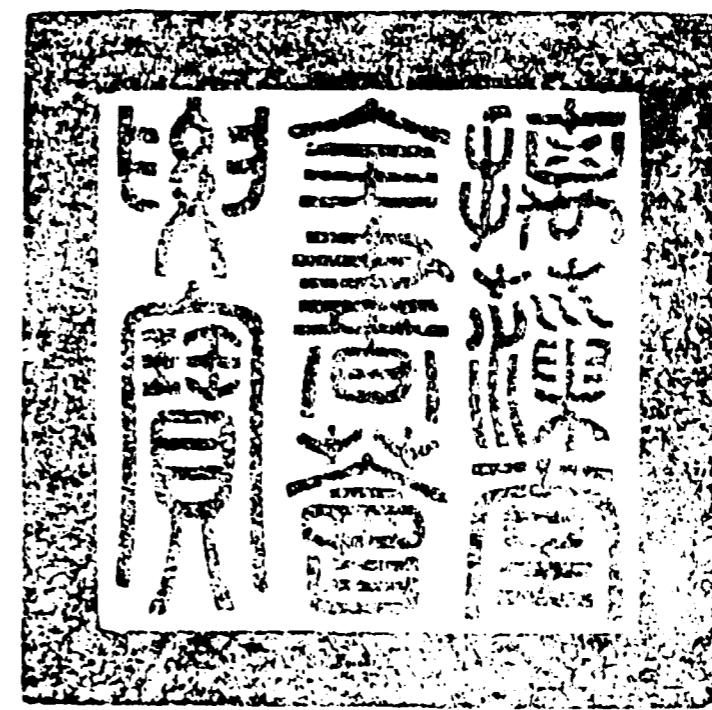
鄭公子歸生

公子歸生字子家鄭大夫也楚人獻寵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寵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寵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諧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

武無能達也

贊曰春秋之臣若范武子之德吾無間然矣其事上也忠其慮事也審其居家也理其臨民也治使遇明主其功烈豈止如是而已哉韓獻子之忠正亦亞也忠故不徇私正故不能陷以非義是所以善始善終為國之老而咨正焉季文子相三君家無私積可謂賢矣解揚受命不為利回不為威屈古之開使也名以制義也晉侯克敵而名其子曰仇曰成師叔孫獲敵而名其子曰僑

曰虺亦足以兆亂也共仲之亂季友出疆而歸討賊春秋美之趙盾往而不反反而不為正卿則已矣身為正卿反不討賊又從而任使之趙穿之事盾不無憾焉不然胡為莫敢誰何也春秋別嫌疑正名分豈以隱昧而加人以惡者哉蓋原情得之矣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錄監生臣趙興吾

謄錄監生臣趙存與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春秋臣傳卷十一至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一千三百六十五

經部

春秋臣傳卷十一

宋 王當 撰

宣公

魯孟獻子

孟獻子

孟獻子，孟文伯之子仲孫蔑也。為魯卿九年，春天王使來徵聘。夏，蔑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楚子圍宋，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

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一

貨謀其不免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明年會楚于宋。襄三年，盟于長樗。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十五年，宋向戌來聘，見獻子之室，尤之。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緝

毀之重勞且不敢間獻子善觀人郤鍇來聘將事不敬
知其必亡鄭子耳一歲三用師知其必有災既而悉如
其言子它是為子服氏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
食粟之馬仲孫它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
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
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而我美妾與馬
無乃非相人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未聞以妾與馬
文子以告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一

二

三

七升之布馬食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民之
上也使為上大夫

楚孫叔敖

孫叔敖楚令尹為艾獵也父曰為賈叔敖兒時出遊而
還憂而不食母問其故泣而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
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今蛇安在曰吾
恐他人又見已埋之也母曰無憂有陰德者陽報之德
勝不祥仁除百禍人聞之皆喻其仁也虞丘子薦之以

自伐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
言於王曰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法公平未治而人信
之十一年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
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餚糧度有
司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十二年楚子圍鄭既及鄭平晉
人救鄭楚子北師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
還嬖人伍參欲戰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
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
敖無謀矣令尹南轍反旆王告令尹改乘轍而北之次
于管以待之晉魏鈞趙旃怒楚師乙卯王乘左廣以逐
趙旃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軛車逆之楚人望其
塵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敖進之寧我薄人
無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晉軍大敗叔敖
為令尹施教道民上下和合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
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敖言於王曰前日
更幣今市令來言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臣請遂

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楚俗好庫車王以為不便馬欲下令更之敖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臣請教問里盡高其柂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時有優孟者敖知其賢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象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以為叔敖復生欲以為相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國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後十世不絕

楚申叔時

申叔時楚之申大夫也夏徵舒之母曰夏姬陳靈公通

之徵舒弑靈公十一年冬楚子伐之因縣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何故對曰夏徵舒之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奪之牛者不亦甚乎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僻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楚子圍宋不克將去之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請成楚共王將北師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成十六年晉厲公伐鄭楚子救之過申子反入見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

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敷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詰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果敗于鄢陵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歎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一

六

鄭子良

去疾

子良名去疾鄭穆公之庶子也為鄭卿初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與己蘭曰予為伯儻予而祖也以是為而予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命之曰蘭石矣曰吾聞姬姞耦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啟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穆公生十一子子然及子孔亡子羽不為卿子

罕子駟子良子國子印子豐子游是為七穆靈公卒鄭人欲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十年楚伐鄭晉救鄭鄭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自是晉楚交伐卒子子耳嗣襄十年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一

七

之三士乎十月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殺子駟子國子耳

衛孫良夫

桓子

孫良夫衛卿也是為孫桓子成二年衛侵齊衛師敗新築人仲叔于奚救桓子桓子是以免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縷以朝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

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三
年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臧宣叔曰中行伯
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
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
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
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
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楚公子嬰齊

公子嬰齊字子重楚莊王之弟也為左令尹成二年晉
伐齊楚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
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文王猶用衆況吾
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
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己責逮鰥寡矜孤急憲罪懸師王卒盡
行師于蜀十一月公及諸侯之大夫盟嬰齊于蜀卿不
書置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置盟蔡侯許
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

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
不解於位民之攸墮其是之謂乎是行也晉辟楚畏其
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況明
君而善用其衆乎泰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
也

楚公子側

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嘻甚矣憊吾聞之也圍者
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
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
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
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反告於莊王
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子反曰不可
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子曷為告之
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

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乃許之平成十六年晉楚遇于

鄢陵楚晨壓晉軍而陳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

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

人患之苗賁皇狗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

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乃宵遁王使謂子反曰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一

贊曰孟獻子忠足以事君辭足以應敵智足以慮事從容蹈禮終始無闕孟子稱其有友五人信矣三桓之後孟氏多賢豈非習獻子之禮邪申叔時一言而復陳國仁人之言哉然莊王亦賢矣子反知謀之而不能用宜其取敗若申叔者所謂古之謀人也子良辭千乘之國不人亡而已存斯楚鄭所以爭得之也子重子反以貪効尤而滅其族豈怒以沮亂者乎適足召讐敵也

春秋臣傳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千三百六十六 經部

春秋臣傳卷十二

宋 王當 撰

宣公二

周單襄公

單襄公名朝王卿士也八年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覲矣道茀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二

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此先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國有郊牧疆有寓望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

野無奧草有優無匱有逸無罷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是犯先王之令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李以節逆之僕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餐廩人獻餼司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二

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曖禁淫慝也今叔父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鞶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乎士莊伯不能對王以鞶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十六年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見單襄公與之語且曰晉國之克也為己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以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二

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以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十年陳侯殺於夏氏楚子入陳成公二年晉使鞶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

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才也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文王質文故天胙之以天下夫子被之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二
四

是為悼公頃公卒子靖公嗣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于

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語說昊天有成命叔向曰異哉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有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

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和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必當之美襄王十年靖公為王卿士以相王室曾孫穆公有傳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二
五

周劉康公荀伯

劉康公周定王之季子也食菜于劉宣公十年康公來報聘晉景公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成十一年晉郤至與周爭鄭田王命康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

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成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成肅公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以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膾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五月成肅公卒于瑕劉氏世為王卿士其後獻公文公閼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二

六

于王室

晉士貞子

士貞子名渥濁字伯晉大夫也邲之役晉師歸中行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殲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

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二

七

趙嬰通于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汝問於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成六年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悼公即位士伯為太傅子弱嗣

晉郤克

郤克字伯郤缺之子也為晉卿是為郤獻子宣十七年

春景公使克徵會于齊季孫行父禿郤克跋衛孫良夫
眇曹公子首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跋者
御跋者眇者御眇者僂者御僂者齊頃公帷婦人使觀

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
能涉河獻子歸請伐齊范武子將老聞之曰喜怒以類
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
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
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予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

子逞其志庶有豸乎乃請老郤獻子為政將中軍遂伐

齊師陳于鞶齊師敗績晉師歸郤克見公曰子之力也

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

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

焉樂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

之有焉

楚潘黨

潘黨字叔黨楚大夫潘延之子也邲之戰晉敗黨曰君

蓋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
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
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
王保之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
故使子孫無忘其章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
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
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
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

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鄢陵之役黨與養由基
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楚屈巫

屈巫字子靈楚申邑大夫也是曰申公巫臣成八年晉
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

城已惡莒子曰僻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

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

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宣十二年莊公伐蕭蕭

潰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天下多羨婦人何必是乎子反乃止巫臣遂娶夏姬以奔晉子反怨之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子重子反書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春秋臣傳卷十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晉樂書

樂書晉卿也字伯是曰樂武子父曰荀成六年楚伐鄭書救之晉衆欲戰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曰不可或謂

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從之不亦可乎從之果有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九年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明年復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乃歸鄭伯

贊曰單襄公知識明悟將之以文有王臣之體焉雖才

不見於用而世有賢德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單氏之謂乎士貞子明荀伯之賢身受其賞奕世載德薦賢之有後也明矣郤克不忍一笑之憤而暴二國之師遷怒之為患如此三郤滅宗未必非陰禍也甚哉巫臣之罔也諫納夏姬若正也反將以濟其邪自知其非而躬蹈覆轍其罔乃所以自固也

春秋臣傳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春秋要卷一千三百六十七

經部

春秋臣傳卷十三

宋 王當 撰

宣公三

晋知武子

知武子晋卿也名鑑字子羽荀首之子邲之戰楚獲鑑

而囚之成公三年晋人歸楚公子穀臣以求鑑楚人許之王送鑑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釁因以成其

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

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

曰晋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襄十年晋荀偃士匱

請伐逼陽而封宋向戌焉荀鑑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

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云云宋公饗晋侯於楚

丘請以桑林荀鑑辭荀偃士匱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

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晋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匱欲奔請禱焉鑑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晋侯有間

晋伯宗

伯宗晋大夫也事景公厲公宣十四年楚子圍宋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使樂嬰齊告急于晋晋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楚未可與爭雖晋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

納汚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

之乃止晋侯將伐狄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雋才

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

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

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

益罪也若之何待之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

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

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遂滅潞殺鄧舒

成公五年梁山崩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

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

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間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壞而崩
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縗
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

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孔子聞之曰伯宗

其無績乎攘善也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

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對曰陽子華

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

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

諸大夫莫予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

子盍亟索士怒庇州犁焉得畢陽十五年三郤害伯宗

譖而殺之畢陽送伯州犁于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

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

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

難子州犁有傳

魯臧宣叔

臧宣叔臧孫許也文仲之子成二年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

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楚伯州犁

伯州犁晉大夫伯宗之子也成十五年奔楚為太宰襄

二十六年楚侵鄭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

囚皇頡公子圍與之争之正於州犁州犁曰請問於囚

乃立囚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

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

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戍怒抽戈逐

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明年向戌請弭兵楚人東

甲州犁曰合諸侯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

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

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昭元年公子圍弑王殺州犁于鄭

楚養由基

養由基楚大夫養叔也養叔善射鄢陵之戰潘黨與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誥朝爾射死藝及戰呂錡射共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三

五

王中目王召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晉師乃止襄十五年楚公子午為令尹由基為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覩心昭公十四年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於是殺子旗而滅養氏之族

晉趙同

趙同趙盾異母弟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子邑也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晉於是乎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大夫成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三

六

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贊曰知武子資善而行聞義而服充此可以優天下而況晉國乎伯宗可謂邦之司直矣然處於昏君亂卿之間而以能尚人非保身之道也臧宣叔不敢以無功受名是能世其家也伯州犁智而不知正養叔藝而不尚德藝勝則下智勝則殺身矣

春秋臣傳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全傳卷一千三百六十八

經部

春秋全傳卷十四

宋 王當 撰

成公一

晉范文子

范文子名燮范武子之子也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瘦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

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全傳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全傳

翬之戰士燮佐上軍伐荀庚帥以功受三命之服晉師歸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師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鄢陵之役文子不欲戰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內和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內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為外懼乎范匄趨進曰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

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及楚師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十七年卒子匄嗣

晉郤至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全傳

郤至字季子晉大夫也郤克之族子是為郤昭子食於溫又曰溫季成十二年如楚聘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懸焉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曰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

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捍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畧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

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

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十七年厲公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乃告公先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三

去三郤郤氏聞之郤鍇欲攻公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

楚鍇儀

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壬午長魚矯殺郤至戶之於朝

鍇儀楚鄭大夫也楚伐鄭鄭囚鍇儀獻諸晉晉人以儀歸囚諸軍府九年晉侯觀於軍府見儀問之曰南冠而繫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

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

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盍歸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十二月楚使公子辰如晉修好

齊鮑國

鮑國齊卿叔牙之後是曰鮑文子兄曰牽是曰鮑莊子夫人孟子怒牽公刑之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定九年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四

之文子諫乃執陽虎文子時年九十餘

齊國佐

國佐賓媚人也為齊卿是為國武子筮之戰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

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晉人許之十八年慶氏之亂國佐以殺叛齊侯殺之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五

魯叔孫僑如

叔孫僑如得臣之子也是曰宣伯得臣之獲長狄僑如也因以名之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汚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僑如通於穆姜奔齊又通於齊聲孟子又奔衛

衛孫林父

孫林父孫文子也父曰良夫襄七年來聘公登亦登叔

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衛而委蛇必折十四年衛獻公戒文子及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使子蟠子伯子皮與之盟于丘宮文子皆殺之公出奔齊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衛人立公孫剽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會于戚謀定衛也二十六年甯喜弑其君剽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衛蘧伯玉

蘧伯玉名瑗衛大夫也初寢殖孫林父出獻公及寢喜將納之以告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闕出吳公子札聘衛見而說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孔子在衛往來主伯玉家孔子亦嚴事之與周老子齊晏平仲鄭子產皆嘗稱之曰外寬而內正自極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人以善自終此蓋蘧伯玉之行也夫

贊曰范文子釋楚以為外懼何其憂深而思遠也聖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四
七
不畏多難畏無難矧厲公之驕虐邪郿陵之勝變歸而祈死有先見之明焉其視樂書直以為糞土矣武子之德不泯哉郤至伐杞輕勇雖暗於防患至戎馬之間有可觀者焉不幸構於樂書死非其罪猶不忘哀哉樂書緝緝以覆郤宗至盈亦不免天理明矣鍾儀幽而見其操君子哉鮑國耄期不倦賓媚人末路荒迷可以觀所守矣僑如無往不淫林父終始悖繆死亡皆有餘責蘧伯玉不與聞衛君之出入所謂邦無道卷而懷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全要卷一千三百六十九

經部

春秋臣傳卷十五 宋 王當 撰

成公二

晉趙文子

武

趙文子晉卿也名武字孟父朔是為趙莊子八年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是年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五

前哲以免也乃立武而反其田趙文子冠見樂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聽臚言於市辯妖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

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

善進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見告成叔子

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

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樂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十八年悼公即位始命百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五

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鯁魏頽趙武為卿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襄二十五年重丘之盟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如晉告趙孟遂約諸侯盟於宋西門之外晉楚爭先文子以叔向之言乃先

楚人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子木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鶡之責責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閩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

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教福將焉往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

氏其次也樂而不荒後亡不亦可乎三十年三月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名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李武子曰晉未可媿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媿乎勉事之而後可十月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叔孫豹晉趙武齊宋衛鄭小邾之大夫會於澶淵既而無歸於

晉趙武齊宋衛鄭小邾之大夫會於澶淵既而無歸於

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昭元年會於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

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借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言如農夫是穢是糞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借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頴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

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趙孟不復年矣十二月庚戌卒先是趙孟語多媿叔孫穆子劉子秦鍼皆知其將亡而醫和亦以為然孔子謂子貢曰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從善而不違道趙文子之行也

曹子臧

子臧曹公子欣時也麻隧之戰曹宣公卒于師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十五年晉侯討曹執曹伯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曹人復請於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楚子囊

子襄楚莊王子公子貞也襄八年子襄伐鄭討其侵蔡也九年秦景公使士雔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襄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

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營禦焉以為政范勾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樂驪而樂驪士飭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

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襄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襄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明年秋楚伐吳楚師敗冬子襄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

子襄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於周萬民所望忠也

晉士匄范宣子

士匄士燮之子也是為范宣子襄八年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形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形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

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叔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簞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簞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革

門閨竇乎惟大國圖之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十三年晉侯蒐於縣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樂饗饗辭曰臣不如韓起起願上趙武乃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樂饗將下軍魏絳佐之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憑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宣子與和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問於叔魚叔魚曰待吾為子戮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盍訪之訾祐

訾祐吾子之家老也宣子問之對曰吾子嗣范文子於朝無姦行於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內外之憂賴三子之功而饗其祿位今既無事矣而非和於是加寵將何治為宣子說乃益和田而與之和二十三年盡殺樂氏之族黨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

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二十五年卒子鞅嗣

魯公孫嬰齊

公孫嬰齊字聲伯魯大夫也父叔肸宣公墓立叔肸非之纖履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十六年聲伯如晉請晉之釋季文子也郤犨欲與之邑弗受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

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十七年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懼不敢占也十一月言之之莫而卒

晉郤犨告成叔

郤犨晉大夫也郤克之從父兄是曰苦成叔十四年晉侯使犨送孫林父于衛衛侯享之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十七年為晉侯使鑄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厲公作難與犨至同見殺贊曰余考晉國之名卿若趙成子郤成子范武子韓獻子知武子范文子趙文子魏獻子可謂名卿終始者矣

餘悉不得為全人也美哉文子之烈也寬仁而有禮樂善而下士雖應變經遠非其所長而至誠服義不吝改過有比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文子有焉子臧之辭國非好名也蓋守志者也故君出非吾過君入非吾功歸潔其身而已矣子襄生不誤國死不然君忠矣范宣子藉祖父之資操疆晉之柄加之揖遜從事六卿輯睦有足道矣然不能察嬖妾亡子之誣私意以逞殺害忠良法峻而幣重諸侯解體范氏之德始衰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卷一百一十三

經部

春秋臣傳卷十六

宋 王當 撰

成公三

晉魏莊子 絳

魏莊子名絳晉卿也魏犨之子絳勇而不亂悼公以為軍司馬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六

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襄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羆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二

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鯀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絳為能以

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襄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羆

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
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畫為九州經啟九道
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
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
好田故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
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
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懷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六
三

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於后羿而
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絳盟諸戎修
民事田以時晉楚交伐鄭戲之盟晉侯歸謀所以息民
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
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

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
楚不能與爭襄十年戊鄭虎牢十一年赦鄭囚皆禮而
歸之納斥候禁侵掠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歌

鐘二肆及其鏄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絳曰子
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
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
諸侯無患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
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殷天子之
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
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殷邦國同福祿來遠
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六
四

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
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
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子舒嗣有傳

晉祁大夫

奚

祁大夫名奚晉祁邑大夫也十八年悼公即位知奚之
果而不淫也使為中軍尉襄三年奚請老晉侯問嗣焉
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曰午也可於是羊
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

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十六年平公即位以奚為公族大夫二十一年范宣子逐樂盈殺羊舌虎因叔向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六

五

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于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于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勲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

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子午嗣祁奚辭于軍尉公問代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遊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戯其壯也強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安和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六

六

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從之沒平公軍無秕政

魯叔孫穆子

叔孫穆子僑如之弟叔孫豹也亦曰穆叔穆姜淫于僑如將亂豹奔齊僑如事敗亦奔齊乃召豹于齊而立之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隨史曰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

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
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
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于亂固在下位
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
可謂利棄位而蛟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
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
矣襄四年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
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

拜韓獻子使行人子貞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
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含其大而重拜其細
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
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
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
臣曰必誥于周臣聞之訪問于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
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十四年
豹會諸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穆子穆子賦匏有苦

葉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叔向退而具舟遂
濟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間焉曰古人有
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匱之祖自
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
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
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
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
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

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三十一年至自會見孟孝伯曰趙孟將死矣其諤偷不
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諤諤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
矣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
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
甚焉夏公作楚宮穆叔曰秦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
辛巳公薨于楚宮昭元年號之會楚公子圍二人執戈

先焉穆子曰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貲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夫服心之文也如龜馬灼其中必文于外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是會也季武子伐莒莒人告於會楚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焉弗與梁其距曰貸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貸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墻以蔽惡也墻之隙壞誰

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趙文子謂叔孫曰楚令尹剛而尚寵若及必弗避也子盍逃之對曰豹也受命于君以從諸侯之盟為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魯必不免是吾出而危之也若為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為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自他及之何害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也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

無愛乎若皆恤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若是道也果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乃請之楚而免之叔孫歸曾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天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于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羸而惡置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穆叔善觀人孫文子並登慶封之祀伯有之不敬悉前知其亡為豎牛所惑不食而

卒四年十二月乙卯亡季札來聘見穆子說之曰予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予卒如其言初襄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軍告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予予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衛昭四年叔孫卒季孫謀去中軍明年正月舍中軍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

閔授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

晉張老

張老名趯字孟晉大夫也悼公即位知張老之知而不
詐也使為侯奄始公使張老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之
知能治大官若在卿位外內必平乃使為司馬絳佐新
軍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礪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
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
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礪之加密石焉諸侯礪之大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六
土

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
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礪也
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為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
者之為也其礪者不仁者之為也

魯臧孫紇

武仲

臧孫紇字武仲宣叔之子也襄十八年諸侯圍齊十九
年伐齊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
武仲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

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
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
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
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于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
之道也二十一年邾度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
姑姊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武仲
曰子盍誥盜武仲曰不可誥也子名外盜而大禮焉何
以止吾盜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
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
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
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季武子
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紇紇為立悼子
而以公彌為馬正孟孫自是惡臧孫而季孫愛之及孟
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
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
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

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滅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滅孫聞之戒季孫怒命攻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予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滅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辟邑乃立滅為臧紇致防而奔齊齊莊公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

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昭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鄭獻俘始用人于毫社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終于齊顏回問於孔子曰滅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知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銳于邾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雖沒而言

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沒言立所以為文仲也然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其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設虛器縱逆祀祀海鳥三不智也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知之難也夫滅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不順而施不恕也

宋向戌

向戌宋合左師也十五年華元使為左師襄九年宋災

戌有助焉晉荀偃士匄滅逼陽以封戌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逼陽光啟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二十六年宋公殺其太子痤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與寺人伊戾誣諸宋公而殺之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享伊戾戌善于晉趙文子又善於楚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如楚如齊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于宋二十七年七月

辛巳盟於宋西門之外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

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何攻乎君子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二十八年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公遂行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荀偃字伯游是為中行獻子父庚襄十六年會於湧梁晉侯與諸侯宴於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十八年諸侯伐齊晉侯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縠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乘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十月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

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九年春晉侯伐齊先歸公饗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聃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鴟偃歸濟河病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

夫也

贊曰魏莊子有綏御之才有諫諍之忠內修政事以懷諸侯外和戎狄以佐中夏故能三駕九合莫之與爭雖蒙金石之賞猶不忘戒君子哉韓厥之忠趙武之仁魏絳之忠其後俱有國有由者矣祁奚舉善無私心釋人無私德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穆子質直而好義博聞而強識季文孟獻所不逮也然蔽於所習卒以饑死蓋明于見人而暗於自見哲人之患也季札嘗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六

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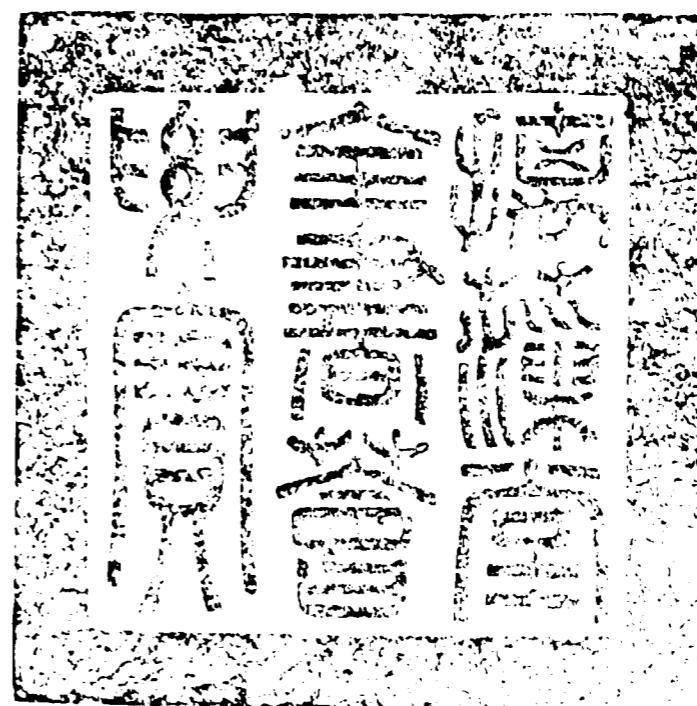
十八

戒其不擇人卒以此取禍哀哉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其武仲之謂乎魯人以為聖而無容其身者內恕不及也然知齊莊公之亂而託言以拒其祿此所以為知也無義偃兵造兵之始也向戌無安人之實而欲取名以干賞楚王方死諸侯未背而已先之烏在其欲弭兵也子罕削而投之當矣且助伊戾之譖而殺太子邪也得共姬之賂而稱夫人貪也貪邪自亂也自亂而欲已人之亂妄人也

共姬宋共公之妾使賂戌錦與馬先之以

玉成遂稱之曰君夫人再拜稽首而受之

春秋臣傳卷十六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錄監生臣趙存與
謄錄貢生臣潘沛然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經部

春秋臣傳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一千三百七十一 經部

春秋臣傳卷十七

宋王當撰

襄公一

宋子罕

子罕宋司城樂喜也十五年鄭尉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納賂於宋以馬四十乘與師筏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曇必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七

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歸之宋人或得玉獻之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勿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督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

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
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
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祖有祝禍之本也向戌弭
兵請邑以示子罕子罕削而投之左師辭邑不以為怨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

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常掌國

政以為上卿子罕聞之曰鄰于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
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

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
其後亡者也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
焉其以宋升降乎

周劉定公

劉定公名夏周大夫也昭元年虢之盟景王使定公勞
趙孟於頤館于洛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
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
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三

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
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
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
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
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晉韓起

韓起獻子之子也是曰宣子獻子請老起為卿昭二年
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三

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
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季武子曰宿敢不
封殖此樹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叔
向見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
無其實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樂武子無一卒
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以正晉國
以免于難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
以泰於國其身尸于朝其宗滅于絳不然夫八郤五大

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惟無德也今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将亡賴予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九年周甘人與晉閭嘉爭閭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頴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毫吾北土也吾

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于大國也子產曰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厭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饑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柂賦蘋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王辭直子其圖之矣宣子說使趙成如周致閭田歸頴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十六年宣子聘于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

鄭子展

子展鄭卿公孫舍之也父曰公子喜字子罕穆公之子也襄二十五年六月鄭子展子產伐陳陳及鄭平明年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晉人討衛疆戚田執衛侯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遂與國弱請釋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六

晉士弱

士弱字伯瑕晉大夫也士貞伯之子是為士莊子也襄九年宋災晉侯問於士弱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鶴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鍾離之會齊高厚相太子光於會不敬士莊子曰會諸侯

魯季孫宿武子

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昭六年鄭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明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平公問于士文伯曰誰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一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減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七

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十二年諸侯朝

晉通嗣君也晉昭公以齊景公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雋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

季孫宿季文子之子也是曰季武子戲之盟襄公送晉

悼公以宴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饗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王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襄十一年春武子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

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十九年如晉拜師晉侯饗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武子拜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還及方城武子取卞使公治問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治曰吾可

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治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于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昭五年季孫舍中軍卑公室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七年十一月卒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七年十一月卒

申豐魯季氏屬大夫也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豐曰彌與紇吾俱愛之欲擇而立之豐趨退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昭四年正月大雨雹季氏問於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覩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沴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

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
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
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
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
其用之也偏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
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電厲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
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電之為菑誰
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二十六年齊侯將納

畏人自止亦異于人矣鄭介於晉楚事楚則晉伐之事
晉則楚伐之不堪命矣微子展則國不國也子展出疆
助善內睦其族外交諸侯而守之以共儉信乎其後亡
也士莊子父子知足以知得失晉之良大夫也季武子
不待君命而取邑不臣之心見矣何以訓後嗣哉楚莊
克晉猶不敢築京觀季氏因人成事而父立武宮子作
林鍾不度也矣申豐學問贍敏然知守正於季氏而不
知效知于昭公失輕重之義矣

昭公命無受魯貨豐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賂
梁丘據以言于齊侯遂不果納公
贊曰子罕不貪以為寶幾於仁矣惟仁者能好人能惡
人故逐子蕩削向成分謗救患乃其優為也劉夏以求
後來賜齊侯命周室爵祿輕矣復禹功成王周公之事
也而夏以責趙孟非其任矣韓宣子而知任人可謂賢
矣至州田之請玉環之市未免有貪利玩物之累焉此
亦中人之所常為而春秋責備於賢則可惜也然卒能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全要卷一千三百七十二

經部

春秋臣傳卷十八

宋 王當 撰

襄公二

鄭子產

子產鄭卿公孫僑也一字子美氏曰國二十二年夏晉人徵朝于鄭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子產寓書於宣子乃輕幣鄭入陳子產獻陳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何故侵小問何故戎服子產對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慎辭哉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二十八年秋蔡侯入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迓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二

曰猶將更之今還受饗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後二年世子弑之三十年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其大夫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六月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以魯襄公之喪故未見也子產使

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士文伯讓之對曰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填飾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贍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八 三

盜賊公行而天薦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是吾罪也使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美昭元年晉平公有疾鄭伯使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減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癟疫之災於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若君身則亦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八 四

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叔向曰善哉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四年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墓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

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七年子產聘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

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十三年相鄭伯會于平丘及盟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不敢以爲請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十九年鄭大水龍鬪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祭焉

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覩也龍鬪我獨何覩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二十年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蚤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

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寃以濟猛猛以濟寃政是以和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為人篤信

自守若叔向譏其鑄刑書裨竈之請瓘玉禳火韓宣子

求市玉環晉人之間立駟乞竟不顧也然樂于聞善程鄭卒以然明為賢而問政焉及鄭人議執政然明嘗使毀鄉校亦不從也其行法不避親貴故子南子晳之罪不貸也然蒐葬除道在子太叔之廟有所縱舍焉子皮載幣如晉葬子太叔以幄幕九張會平丘請具行器以適楚始未以為然卒皆如其言也已雖廉潔不以望人故伯石之欲將欲使之必與之邑至哀死親親尤盡其至若伯有是也故季札一見如舊昭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壘弗毀則日中而壘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豈憚日中無

捐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吳季子

季子名札吳子壽夢之少子諸樊之弟也本封延陵後封州來故曰延陵州來季子十二年壽夢卒十四年諸樊既除喪將立札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立吳子餘祭二十九年札來聘通嗣君也見叔孫穆子說之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美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勿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決決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

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鄭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八

九

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邇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箚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箚者曰德至矣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八

十

大矣如天之無不隣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馬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鯿

大矣如天之無不隣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馬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鯿

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時年九十餘

晉叔向

叔向晉大夫羊舌肸也羊舌大夫之孫悼公以為傳范宣子逐樂盈殺十大夫叔向弟叔虎與焉宣子囚伯華叔向賴祁奚救而免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予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宋之盟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非所患也晉楚爭先叔向謂趙孟曰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昭六年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詣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夏有亂

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十一年秋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襪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襪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十三年楚子干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叔向曰子干在晉十三年晉楚之從不聞達者誰能濟之昔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

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隙明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足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寧邵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晉

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七月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筐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予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諸侯畏之十四年邢侯與

雍子爭鄙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

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為不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初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鷩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弗視終如其言叔向諒直多益平公射鷗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

殮以為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吾先君射鶩不死搏之
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
忸怩顏乃趣赦之祖羊舌大夫平公問祁奚曰吾聞子
少長乎其所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
心有耻而不使其過宿其為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其
為輿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至於其為容也溫良而好禮
博聞而時出其志公曰曩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
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取得知也兄銅鞮伯華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八

五

孔子謂子貢曰其為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內植足
以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生蓋
銅鞮伯華之行也孔子閑處喟然而嘆曰向使銅鞮伯
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
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
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何難乎哉子路曰幼而好
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
不知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

者周公居家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日
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其有道
而無下天下君子哉子食我嗣昭二十八年晉殺祁盈
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
其母曰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昔有仍氏生女黜墨而
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
豕心貪慄無饜忽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
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
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
敢取平公強使娶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
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
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勿視及魏
舒為政分羊舌氏之田為三縣叔向介性不能下人故
季禮嘗戒其直尤善觀人周王之責藉叔向知其不終
也

晉師曠

師曠字子野晉樂師也衛侯出奔師曠侍於悼公公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因民之主置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御置側室大夫有貳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七

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純門之役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

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之作事不時怨讐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讐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夫子知之矣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大

齊晏嬰 平仲晏平仲名嬰齊相也晏桓子之子崔杼弑莊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亡乎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門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慶封立景公而相之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有如先君晏

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歛及慶氏亡與晏子卽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匱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敢煩里旅公笑曰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八

十九

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曰此季世也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蛤弗加於海民愛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庶民敝罷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民無所依其能久乎十年樂高氏之亂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公召之而後入樂施高強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二十年齊侯疥遂瘡期而不瘳梁丘據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豈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是祝史之罪也請誅祝史晏子曰不可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三年齊使平仲請繼室於晉叔向從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八

十九

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神怒
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
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
禍之祝史與焉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民人
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
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
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闥去禁
薄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

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
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
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人至自田晏子侍子猶馳而
造焉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
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
以烹魚肉燶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
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
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

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
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
五聲也以平其心以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
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
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今
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
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
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
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堯鳩氏始居此地季
崩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
者無死堯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二十六年齊有彗星
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祗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
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
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
國將至何患於彗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

與晏子坐于路寢公嘆曰美哉室晏子曰後世若少惰
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可若何對曰唯禮可
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
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
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
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
慈婦聽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
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
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
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
之曾子從孔子之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
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不遺人以財惟以善言
今夫蘭本湛之以鹿酣既成噉之則易之匹馬非蘭之
本性也所以湛者美也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
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脩
道遷風移俗嗜欲移性可不慎乎孔子聞之曰晏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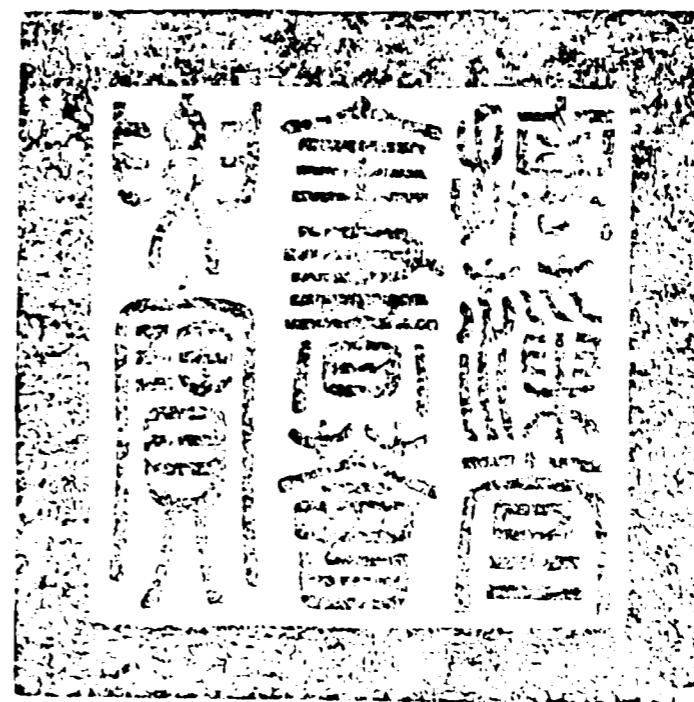
與晏子坐于路寢公嘆曰美哉室晏子曰後世若少惰
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可若何對曰唯禮可
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
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
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
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
慈婦聽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
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
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
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
之曾子從孔子之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
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不遺人以財惟以善言
今夫蘭本湛之以鹿酣既成噉之則易之匹馬非蘭之
本性也所以湛者美也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
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脩
道遷風移俗嗜欲移性可不慎乎孔子聞之曰晏子之

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窮馬蛬斬足而
復行以其輔之者衆故孔子嘗曰夫子產於民為惠主
於學為博物晏子於君為忠臣而行為恭敏吾皆以兄
事之而加愛敬又嘗謂子貢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臣不
可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
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

贊曰子產以區區之鄭當強橫之晉楚從容酬酢曾不
少屈惟其正而已矣觀其為國經田野伍井廬服有章
欽定四庫全書

禮有數食其人民而教訓其子弟擇材任能補敝救患
號令脩明賞罰不差雖不足以語先王之政亦髣髴其
意矣惜乎小國寡民無可行之君不得以肆其志也孟
子之聖可謂不待大矣猶以政告齊王而不責滕文公
況其餘哉若夫博聞敏識信道篤而自知明以誠正率
下不姑柔而吐剛則二霸之佐末之有也季子有高世
之識有過人之智觀行而知存亡聞聲而審治亂豈有
父兄之教習俗之然哉殆天性也孔子曰天子失官守

在四夷猶信叔向學足以達其理志足以申其學嗟夫不得為政也然晉國資之者多矣邾南之會擁三十萬之衆臨之以威抗之以辨諸侯莫不服從其才可知也且憂而不懼泰而不肆拯己而不德滅德而不怨直諒多聞明於得失三代之士庶幾焉孔子稱子產古之遺愛叔向古之遺直明非春秋之才也師曠之博達庶乎二子之風哉晏嬰為相一言而齊侯省刑諫非不行也然知患陳氏之逼而不能謀之知惡梁丘據之佞而不能去之焉用彼相哉至于儉以行己忠以事上犯顏敢諫愛民而下士卓立乎崔慶陳鮑樂高之間而無所從亦可謂賢矣史稱景公欲用孔子晏子沮之予嘗疑焉以越石御者之賤晏子猶禮而薦之況仲尼乎然見聖而不能由聖其道一於愚信有是也夾谷之會嬰實相之齊欲以兵劫定公而害孔子豈止沮之而已哉余謂晏子君子之小人以下士取名而疾善之出乎已是依違以固君矯節以欺世者也齊之不競晏子之罪也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錄貢生臣潘沛然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經部

春秋臣傳卷十九

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一千三百七十三 經部

春秋臣傳卷十九

宋 王當 撰

襄公三

鄭子太叔 游吉

子太叔鄭卿游吉也駟偃子游之孫父曰公孫翬字子
蟻荀偃伐秦之役子蟻勸之濟十九年范宣子言於晉
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
使以行禮也二十八年鄭伯使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九

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子太
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
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
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
謂迷復能無凶乎果卒昭元年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
南子產咨於子太叔子太叔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
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
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受王室故也吉若獲戾

詳校官原任侍講且王燕繕

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二十五年王室有子朝之難子太叔見范獻子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與韓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明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九

二

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

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妹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

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定四年會于召陵反未至而卒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教禮無驕能無復怨無謀非德無犯非義子速嗣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九

三

晉魏舒

魏獻子舒魏莊子之子也昭元年荀吳敗羣狄於大原將戰舒教以毀車以為行大敗之二十八年秋宣子卒獻子為政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戌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皆受縣而後見于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鱣吾與戌也縣人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戌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逼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

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

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驥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驥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取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子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無墮乃力仲尼聞事魏子曰善十一月舒及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于狄

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
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

鄭子皮

子皮鄭子展之子罕虎也三十年授子產政子皮欲使
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
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
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
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六

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棟崩僑將壓焉敢不盡言子有美
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
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
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
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
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
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
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

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
自今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
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
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昭十年子皮如
晉葬平公也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子皮固
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
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
馬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七

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
幣云云

楚公子午

公子午字子庚楚令尹也子囊卒十五年共王以午為
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為子馮為大司馬公子橐師為
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
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廡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
於是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覲心詩云

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鄭子羽

子羽鄭行人公孫揮也善辭令昭元年會于虢尋宋之盟也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十九

八

然明鄭大夫驥蔑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二十四年子羽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

晉士鞅

死而憂也明年鄭果卒子產始知然明問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因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魏舒語賈辛稱叔向之言有曰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士鞅范宣子之子也是為范獻子伐秦之役與樂鍼馳

秦師鍼死鞅反樂黶怒鞅奔秦秦伯問於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樂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

在盈乎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恩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樂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襄二十九年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

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鄭鼓父黨叔為一耦昭二十一年夏來聘叔孫享以七牢士鞅怒曰自是卑敝邑也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是聘也獻子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教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偏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能庇蔭人而況君子之學乎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

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贊曰子太叔文質彬彬婉而正直而有體斯所以能治其國而應四方之命也魏舒能用人不吝改過子皮能與善而自知不足足以相其君矣傳曰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二子雖未盡賢而能使賢其賢一也子羽之辭命固見稱於聖人乃若其觀人亦不在北宮子之下也學校之不可毀雖鄉里自好者不為也然明之賢豈不足以知此蓋知子產之自任其曰毀鄉校如何斯試之

之言耳子產謂他日吾見蔑之面今吾見其心叔向亦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然明之心子產叔向尚患其難知況餘人乎士鞅非不才也而私慾不足以自勝故阿比嬖婢以成罔父之奸受財季氏以沮納君之義武文之風大壞矣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全要卷一千三百七十四

經部

春秋臣傳卷二十 宋 王當 撰

襄公四

晉司馬文叔

司馬女叔名齊晉大夫也或曰司馬侯又曰叔侯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古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向使傳太子彪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司馬侯言曰齊高子容專宋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二子皆將不免是秋高止出奔燕其後華定出奔陳晉平公使女叔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公告女叔女叔曰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昭四年叔

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向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云五年昭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是儀也云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於民者也今

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卒二子叔游叔寃嗣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者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藉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

衛北宮文子 佗

北宮文子名佗衛大夫也三十一年過鄭印段廷勞于
棐林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
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
之討乎詩曰誰能執熟逝不以濯禮之於政猶熟之有
濯也濯以救熟何患之有衛侯在楚文子見令尹圍之
威儀曰令尹將有他志不能終也詩曰敬慎威儀維民
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公曰何謂威儀對曰有威
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
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
臣之威儀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
是以上下能相固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
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
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楚伍舉

伍舉楚大夫也邑于椒故曰椒舉舉與聲子相善二十

六年舉奔鄭伍舉取于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
人曰伍舉實送之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
食而言復故聲子曰是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
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
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
賢皆卿才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
之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
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
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
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
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
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
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
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
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

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是時析公雍子子靈苗賁皇奔晉為晉謀主以為楚害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叔舉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予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康王益其祿爵而復之昭四年楚子合諸侯于申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二十

五

有景毫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

又何以規楚子示諸侯侈舉曰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縉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不過十年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辟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于郿靈王為章華之臺與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以土木之崇高形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先君莊王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氣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臣不

知其美也夫美者上下内外遠近大小皆無害焉故曰美若聚民利以自封是瘠民也胡美之為

楚薳啓彊

薳啓彊楚大宰也昭元年靈王即位啓彊為大宰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卹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閭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啓彊曰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

邾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殞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乎王曰不穀之過也厚為韓子禮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啓彊來召公公如楚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鬚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啓彊聞之見魯公公語之故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

鄭裨竈

此久矣君其備禦三鄰謹守寶矣公懼乃反之

裨竈鄭大夫也好言災異二十八年竈曰今茲周王及

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十二月甲寅靈王崩乙未楚子昭卒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災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十年正月有星出于婺女竈曰晉君將死後七月晉侯彪卒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竈言於子產曰

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掌玉瓊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明年五月宋衛陳鄭皆火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魯梓慎

梓慎魯大夫也善占候二十八年春無冰慎曰今茲宋

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蓄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民耗不饑何為明年宋鄭饑昭公十七年冬有孛星於大辰西及漢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證也火出

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

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壯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合也明年五月丙子風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慎望氣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十月宋華亥向寧出奔陳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焉曰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

陽不克也故常為水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皆不效

楚屈建

屈建字子木楚令尹也屈蕩之孫屈到子夕之子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建命去之老曰夫子屬之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

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饗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私欲干楚國之典遂不用二十五年為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十月甲午為掩書土田度山林鳩叢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宋向戌弭兵之盟楚人衷甲伯州犁

以為不可子木不從太宰知令尹之將死也明年冬卒

楚然丹

然丹字子革楚右尹也鄭穆公之孫子然之子子革奔楚昭十二年楚子圍徐次于乾谿子革夕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變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葦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二十
土

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舅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舅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羨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王入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

子革曰靡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二十
土

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詣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心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贊曰女叔之知禮北宮文子之論人伍舉之相事薳彊之救過亦足以左右其君而彌縫其闕竈慎之推候固多中矣然天不可俄而度也二子取必焉能無失乎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此子產之論所以勝也知人不

知天則固知天不知人則急善為國者正人事以待天

可也子木會盟而先為不信得沒幸矣靈王驕暴誰與

言矣然丹回其欲而攻之使之痛憾猶可與為善惜乎

問之不豫也不然與子家子爭美矣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要卷一千三百七十五

經部

春秋臣傳卷二十一

宋 王當 撰

襄公五

楚申無宇

申無宇楚茅尹也公子圍殺大司馬為掩而取其室無
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
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
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父王之體以禍其國不祥莫大
焉何以得免昭公七年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
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
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間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
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
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
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瀆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
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

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

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閑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昔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遂赦之十一年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魯子服惠伯

叔

子服惠伯名叔一名湫孟獻子之孫子服它之子三十一年滕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急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昭十有二年南蒯將叛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初臧武仲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

之罪皆不及此孟叔曰盍以其犯門斬闕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母或如臧孫紀于國之紀犯門斬闕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叔乎子回嗣是為昭伯

魯榮成伯

榮成伯名駕鵠一名樂魯大夫也子叔聲伯之子榮其邑也二十八年公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不如歸也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反及方城聞季武子襲卞公欲母入成伯

曰宿之事君也不敢不悛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入也乃歸定元年昭公之喪至自乾侯季氏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駕鵠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駕鵠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不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七月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衛子鮮

子鮮衛公之母弟公子鯈也孫林父之亂獻公出奔獻公使子鮮求復於甯喜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鯈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託於木門不向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終身不仕

秦公子鍼

公子鍼字伯車秦景公之弟也亦曰后子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昭元年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賛之也鮮不五稔是年冬楚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夫爵以建事祿以合爵故底祿以德德均以年年同以尊公予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

乘去其國強禦已甚詩曰不侮鯀寡不畏強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五年景公卒后子歸秦

晉荀盈

荀盈字伯夙知釐之子也是曰知悼子荀氏至林父曰中行氏弟首氏弟知氏昭九年六月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為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弗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訖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

鄭印段

印段字子石鄭卿也父曰公孫黑肱字子張二十二年

九月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子張有焉又公孫段字伯石亦鄭卿也公子豐之子垂隴所謂二子石也子產為政有事賂伯石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寶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昭三年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賜之州田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

齊州綽

州綽齊大夫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

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平陰之役夙沙衛殿殖綽郭最

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齊人圍滅

紂於防獲滅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堅自殺

贊曰申無宇勇於諫論陳蔡不羨之患王終以此敗可

謂明也已矣子服惠伯從容開說切事而解紛昭伯似

之遂世其德可嘉也榮成伯之規正可謂不忝其祖矣

爵以序德也而齊莊所建俱勇士此匹夫之勇何救於

亂哉夙沙衛齊之寵臣也然唁國士而滅堅以為恥殿

齊師而殖綽以為辱古之自重也如此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八

喜

魯閔馬父

閔馬父字子馬魯大夫也昭十八年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大夫原伯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馬父馬父曰周其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二十六年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天王入于成周子朝使告於諸侯云云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逆景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千三百七十六 經部

春秋臣傳卷二十二

宋 王當 撰

襄公六

衛太叔儀

太叔儀衛卿太叔文子也亦曰世叔儀十四年衛獻出奔求復於甯喜許之太叔文子曰甯叔視君不如奕棊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二十六年衛侯入大夫逆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

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衛侯入果殺甯

喜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一

之命無禮甚矣文辭何為哀八年齊閭丘明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

陳文子名須無齊卿也陳完之孫文子見崔武子退而告人曰崔子將死乎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盧蒲癸將殺慶氏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卒逐慶氏文子遂奔魯

齊陳須無

陳無宇齊陳桓子也父須無樂高氏皆嗜酒信內強於陳鮑氏而惡之昭十年陳桓子伐樂高氏又敗諸鹿門

樂施高彊奔魯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人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高彊後適晉晉侯逐范中行氏二子將伐公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

叔曰若何弔也其非惟我賀楚滅陳晉侯問於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陳穎頃之族也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齊陳無宇

陳無宇齊陳桓子也父須無樂高氏皆嗜酒信內強於

不可民弗與也

鄭良霄 伯有

良霄字伯有鄭卿也父曰輒二十八年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瀕藻寘諸宗室季蘭戶之敬也敬可棄乎三十年駟帶率國人伐伯有書曰鄭人殺良霄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四

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散邑之卿從政三世

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小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齊慶封

慶封字子家齊相也崔杼弑莊公立景公而相之封為左相謂之崔慶二十七年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崔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五

杼死封當國封好田而嗜酒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洎餽子雅子尾遂謀逐慶氏封來奔魯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食封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也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昭四年

會于申楚使屈申圍朱方八月克之執封而盡滅其族
將戮封叔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封惟逆命是以
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
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
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
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軍人粲然皆笑王使速殺
之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
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六

齊崔杼

崔杼齊相也是為崔武子棠公死武子弔焉見棠姜美
之武子取之莊公通焉杼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
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埋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
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削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
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
驥蔑于平陰丁丑杼立景公而相之盟國人於大宮太
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

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
乃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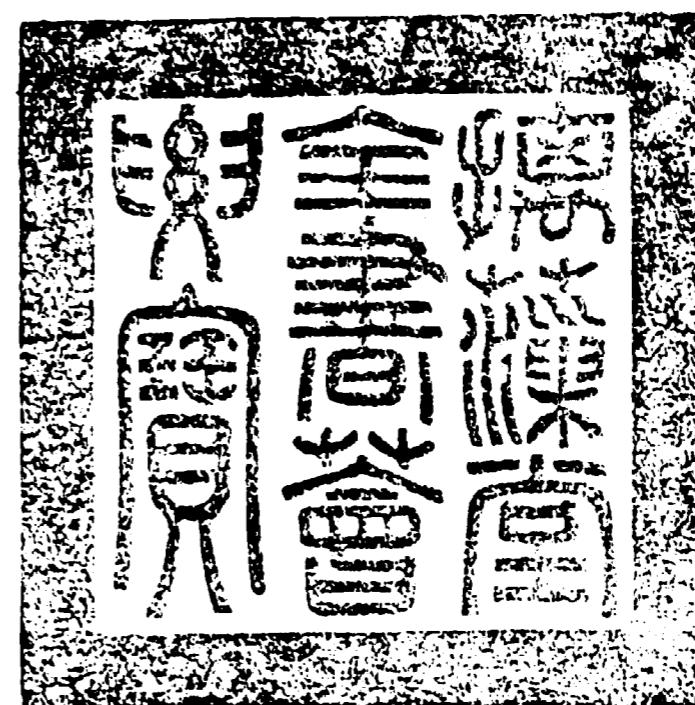
荀子太叔儀不以居行貳其心斯可託國矣為國而不
學幾何而不相蒙以趨乎亂也閔子一言知其本矣陳
文子處崔慶之間而能不汚其身難矣然身為齊卿知
崔子有無君之心而不能保其君於全知盧蒲癸作難
而不能免慶氏於禍闔門收子坐觀勝敗孔子謂其清
矣而未仁殆以此也桓子之滅禦高非忠也乃翦公室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七

以自封也鄭良霄齊慶封稔其惡不如是不足以滅身
而覆宗也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錄貢生臣潘沛然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春秋臣傳卷二十三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一千三百七十七 經部

春秋臣傳卷二十三

宋 王當 撰

昭公一

晉中行穆子 茄吳

中行穆子名荀吳偃之子也元年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魏舒請毀車為行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十五年秋吳帥師伐鮮虞圍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一

鼓鼓人或請以城叛不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緝

一邑而教民怠將馬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

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率義不與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鞬歸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僚弗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而祿穆子答曰臣委質於狄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嘆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而獻言於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相之十七年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襄弘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九月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

陸渾

魯叔孫昭子 姒

叔孫昭子名婼穆叔之庶子也穆叔卒豎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子之子殺之於塞闕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九年冬築郎圃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昭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馬用速成以勦民也無圃猶可無民其可乎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

是謂孟夏秋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矣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鴟鳩氏司馬也鴟鳩氏司空也爽鳩氏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四

左史倚相楚太史也靈王與子革語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見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倚相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歲饑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共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寧有官師之典倚凡有誦訓之諫居寢有瞽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子實不睿聖於

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公徒將殺昭子公使昭子自鑄歸自是平子有異志十月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楚左史倚相

觀射父附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五

倚相何害子亹懼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王孫圉聘于晉定公享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君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以欲惡使神無有怨恫於楚國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翫也何寶之為其見重如此觀射父楚大夫也觀從

之族與倚相齊名昭王問射父曰周書重黎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現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又使先聖之後能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使名姓之後能心率舊典者以為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

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操不可方物夫人作享祀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顙頷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司馬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

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小大何如對曰神以精明臨民故求備物不求豐大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芻黍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何也對曰聖王不違心精物以臨監無有苛慝於神明者謂之一純玉帛為二精天地民及四時為七事王曰三事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

魯仲孫覆

仲孫覆魯卿也孟獻子之曾孫是曰孟僖子七年公如楚僖子為介於是乎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禮也乃遷于桃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生何忌及說二十四年丙戌卒僖子之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

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是以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饗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微孟僖子可則微已矣

贊曰荀吳伐鼓庶乎文公伐原之師庸能討鮮虞滅陸渾復振晉之威令信義之效不虛也叔孫昭子見微而知其故臨難而不苟免其有穆叔之風乎不幸見欺於季孫懷忠憤懣至效士燮之請哀哉楚靈王驕虐而猶敬左史其良心未亡也惜乎退而寒之者衆一左史如楚王何孟僖子之才之行俱無取然知自反而求學猶愈於迷而不知復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卷二十三

經部

春秋臣傳卷二十四 宋 王當 撰

昭公二

魯子家懿伯

子家懿伯名羈魯大夫也莊公之玄孫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子曰季氏僭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子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子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二十四

佾以舞大武皆天子之禮也季氏得民久矣君無多辱焉公不從伐季氏平子登臺請以五乘亡公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弗聽季氏伐公徒公孫于齊次于陽州二十六年居于鄆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三十二年正月書曰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十二月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定元年叔孫成子逆公之喪子家子不見叔孫而亡初二十五年夏有鶲鵠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謡

有之曰鶲之鵠之公出辱之鶲鵠鶲鵠往歌來哭已而果然

晉蔡墨

蔡墨名黷晉史大夫也二十九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驇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二十四

好龍能求其者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駿川駿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不死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

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抵伏齋涙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勾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二十四

三

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肇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鍼鉞秬鬯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志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二十四

四

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晉籍談

籍談晉大夫也十五年荀躡如周葬穆后談為介既葬除喪王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

周冷州鳩

冷州鳩周樂工也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寃大者不輒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寃則不咸輒則不容心是以感

感實生疾今鍾輒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景王問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二十四

五

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壯維顙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龜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因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鵠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天王鑄鍾成伶

人告和王謂州鳩曰鐘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和今財亡民罷莫不然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謗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二年四月王有心疾乙丑崩鍾不和

秦醫和

醫和秦醫也昭元年晉平公疾求醫於秦秦景公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

醫和秦醫也昭元年晉平公疾求醫於秦秦景公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二十四

六

感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惱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惱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當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

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有苗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始晉景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二十四

七

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

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

公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故秦世有良醫

魯季孫意如

季孫意如魯卿悼子紇之子也是曰季平子十年平子伐莒獻俘始用人於毫社滅武仲聞而非之二十五年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

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公伐季氏因請亡皆不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弗聽郈孫

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驥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驥戾曰然則救諸帥徒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公孫于齊明年居鄆三十一年薨于乾侯定五年六月平子行東野還卒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二十四

八

于房

賛曰子家子從公于外間闊險阻言雖不用而始終一節賢矣哉昭公之愚不移也既不能受制於強臣又不能親大國聽忠諫自辱于齊退無所成何為者邪女叔之言不苟矣蔡墨博達而正其在師曠史趙之間乎古者審音原診皆足以知政州鳩醫和知此道矣豈止技藝而已哉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季孫意如之謂矣泣告昭子徒跣晉使若恐不得以事君也及為謀焉則

又陰賂齊晉之權嬖以撓之是何人也生不能事死而厚終猶不足以蓋前惡矧欲溝墓而加謚乎原其用心盖將暴矣使自斃以避惡名得死牖下幸哉

昭公三
春秋臣傳卷二十五

宋 王當 撰

楚沈尹戌

沈尹戌楚沈尹也為左司馬襄瓦為令尹城郢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

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一

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文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教蛇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坼而郢是城不亦難乎定四年吳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戍謂子常曰子泓

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轍
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
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
速戰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
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
乃濟漢吳敗之五戰及郢戍及息而還戰于雍澨傷子
諸梁嗣

晉士彌牟

景伯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二

士彌牟晉大夫士景伯也士文伯之子世為理官二十
五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
王粟具戌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
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士伯曰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
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
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
不祥大焉三十二年魏舒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于狄
泉且令城成周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

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
子臨之以為成命定元年正月城成周庚寅裁宋仲幾
不受功曰膝薛卯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
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
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
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
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
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
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
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
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
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
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宋樂祁犁

樂祁犁字子梁宋司城也子罕之孫二十五年魯叔孫

昭子聘于宋宋公宴之語相泣也祁曰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為魂魄魄去之何以能久冬叔孫宋公俱卒定公九年子明謂桐門右師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作亂乃逐桐門右師

魯仲孫何忌

仲孫何忌魯卿仲孫糴之子也是曰孟懿子昭公之伐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二十五

四

季氏使郈孫逆懿子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公遂行哀七年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諸大夫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師遂入邾初哀三年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

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卮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潘也於是乎去表之橐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齊梁丘據

梁丘據字子猶齊嬖大夫也齊景公疾據請誅祝固史嚚晏子諫而止公曰據與我和晏子以為同也非和也語並見晏嬰傳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齊侯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二十五

五

將享公仲尼謂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楚囊瓦

囊瓦字子常楚令尹子囊之孫也定三年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其一於昭王子常欲之弗與三年

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
止之及唐人獻馬蔡人獻佩乃歸蔡侯唐侯四年冬蔡
侯吳子唐侯伐楚子常三戰不克遂奔鄭吳人五戰及
郢楚子奔隨申包胥乞師於秦明年敗吳師楚子乃歸
初鬪且廷見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
弟曰令尹其不免乎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
也昔鬪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

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二十五
六

以羞子文至於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
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
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
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
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今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
後己之富乎今子常相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是之不
恤而蓄聚不厭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

贊曰沈尹戌天資忠正勇而有謀雖見背於子常其功

不遂其志亦壯矣士景伯雖未能片言折獄亦不至貪
以敗官能世其家也孟懿子兄弟事仲尼者也昭公之
出何忌之忠無聞反為之伐公徒懿子問孝孔子對以
無違孟懿子未免有違者也推事親則事君可知矣敬
叔尚賢於兄哉橐瓦昏墨信讒害忠良喪國家舉身以
亡可勝誅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二十五
七

春秋臣傳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卷二十六

經部

宋 王當 撰

昭公四

周單穆公

旗

周穆公名旗王卿士也十八年景王鑄大錢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劉文公名狄字伯竇王卿士也劉獻公摯之庶子二年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伯竇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子朝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二

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遺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能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王弗聽卒鑄大錢二十一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穆公曰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生何以殖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聽之弗及比之不度將焉用之夫耳目心之樞機也耳內和聲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

劉文公卒子桓公嗣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八年劉

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動不順時民無據依各有離心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有離

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聰明年景王崩王室亂

周劉文公

狄

劉文公名狄字伯竇王卿士也劉獻公摯之庶子二年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伯竇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子朝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二

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寶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竇十月晉納王于王城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二十六年晉師逐王子朝子朝奔楚定四年

子單子復敬王以定王室

吳伍子胥

伍子胥名員吳相也父連尹奢為楚太子建之師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作亂王信之執伍奢二十年太子建奔宋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名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兄棠君尚謂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

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定四年唐侯蔡侯怨令尹子常因吳以伐楚敗楚師五戰及郢楚幾亡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

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縉方娠逃出自寶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基澆能戒之澆使叔求姚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謀澆使季杼誘姦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勾踐能親而務施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翫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使吳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而日以憔悴也然後安受吾燼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十一年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未之有也弗聽使

於齊屬其子於鮑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
死曰樹吾墓檣檣可材也吳其亡乎王愠之取其尸盛
以鴟夷而投之於江十三年公會吳子于黃池六月越
人入吳三十一年越滅吳吳王縊將死曰使死者無知
則已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貞也

楚公子申

子西

令尹子西名申楚平王之庶長也二十六年平王卒令
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
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子西怒曰王
有適嗣不可亂也亂嗣不祥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
王哀六年楚子圍蔡蔡請遷于吳吳師在陳楚子將救
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
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
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啟五辭而後許
將戰王有疾卒于城父子間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
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六

可失也與子西謀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
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
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榮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
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夫諸
有罪受罰又焉移之乃弗榮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
其不失國也宜哉十六年楚殺太子建其子曰勝在吳
子西欲召之葉公言其詐而亂不可弗聽召之使處邊
竟為白公將作亂子平以告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
之既而果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
掩面而死慙於葉公也初王將遊荆臺司馬子祺諫王
怒之令尹子西賀於殿下曰令荆臺之觀不可失也王
喜拊其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
之曰臣願言有道王其肯聽之乎王曰予其言之曰臣
聞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
不足以誅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
忠而誅諛焉王曰今我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

後世遊之何也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荆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於祖父之墓以為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於十里之上抑於百世之後者也

楚鬪辛

鬪辛楚鄖邑大夫也鬪辛龜之孫蔓成然之子平王即位成然為令尹成然有德於王不知度王患之昭十四年殺成然使辛居鄖以無忘舊勲吳師入郢楚王奔鄖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二十六

七

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在國則君在外則讎也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事君者不為外內行不為豐約舉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已以下則有讎下虐上為弑上虐下為討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唯仁者能之違強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楚子入郢賞鬪辛鬪懷鬪巢

王孫由于申包胥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子西謂王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王曰其成然之二子邪吾知之矣或禮於君或禮於父不亦可乎

贊曰單子文而達其有襄公之遺範乎東王之不亡單劉之力也苟中心圖君雖力不足終必至焉子胥復父之讎諫君之失忠孝得矣至求勇士以成志鞭故君以撾憤猶有憾焉古之人行一不義殺一不幸雖得天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二十六

八

不為況於此乎子西兄弟辭萬乘之國復已亡之楚其節高矣其功大矣然俱不免白公之難以子西不能從善而昧於知人也傳曰仁而不武子西是矣善哉葉公之言曰國家將敗必用奸人而嗜其疾味其知之矣史稱楚昭王欲以書社五百封孔子子西恐其遂王也而止之審如是死非不幸也然聖人之行藏天也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子西安能為之用舍哉鬪辛不以父怨乘君急知上下之義矣

欽定四庫全書春秋卷一千三百八十一

經部

春秋臣傳卷二十七

宋 王當 撰

昭公五

晉趙鞅

趙鞅趙簡子也一名志父趙武之孫趙成之子也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成人曰明年將納王見子太叔而問揖讓周旋之禮焉二十九年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鞅與馬仲尼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一

史墨非之子太叔卒簡子思黃父之言為之哭臨甚哀定十三年秋書曰鞅入于晉陽以叛初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不可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遂殺之午子趙稷以邯鄲叛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跞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

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釣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躤
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丁未荀寅士吉
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鞅入于絳盟
于公宮哀三年十月趙鞅圍朝歌荀寅范吉射奔邯鄲
四年九月趙鞅圍邯鄲荀寅奔鮮虞十二月鮮虞納寅
于柏人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六年鞅伐
鮮虞十年夏伐齊十九年卒子無恤嗣董安于簡子家
臣也下邑之役安于多功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二十七

馬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
受法度以經緯其民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
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
矣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
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定四年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寅求貸於蔡晉於是
乎失諸侯十三年趙鞅起晉陽之慝至哀四年寅奔鮮
虞鮮虞納寅于柏人五年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虞鮮虞納寅于柏人五年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二十七

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
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
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
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
人

宋華亥

華亥宋卿也華元之孫華合之弟宋元公無信多私而
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遂誘羣公子
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

而殺之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於是宋公與華氏向氐交質其子既而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昭二年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二十一年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十一月復如楚乞師二十二年華向自南里出奔楚

魯南崩

南蒯魯季氏費邑宰也南遺之子季平子立而不禮於
蒯蒯以費叛十三年叔弓圍費弗克平子怒令見費人

執之以為囚俾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今主而供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削奔齊侍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卒於齊

陽虎魯季氏家臣陽貨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

魯陽虎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二十七

四

金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二十七

五

金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七
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
衛齊豹

齊豹衛司寇也齊惡之子公孟紈狎齊豹奪之司寇與
鄄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初豹見宗
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
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
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
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

衛齊豹

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定八年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陽虎伐孟氏戰于棘下陽氏敗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遂入于讙陽闢以叛明年夏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馬曰獲遂奔晉卒於晉公山不狃師敗與叔孫輒奔吳吳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曰非禮也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王問於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

衛齊豹

齊豹衛司寇也齊惡之子公孟紈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鄆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初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

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昭二十年六月丙

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

門外而伏甲焉公孟出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

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衛侯以北宮氏伐齊氏

滅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

繁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
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三十一年冬邾黑肱
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

也如是夫所有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
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
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
名彰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
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
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
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
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

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
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辯上之人能使昭
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楚費無極

費無極楚大夫也楚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
及其子弟國人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令尹子常曰
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
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

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
然平王之溫惠恭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
侯適無極也今又殺三不幸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常
曰是瓦之罪乃孰無極滅其族謗言乃止

贊曰趙鞅殺趙午以啟邯鄲之亂成晉陽之患終之六
卿構禍晉國衰微不暇顧有諸侯私欲之為害也傳稱
簡子欲殺鳴犢孔子以王天下陋哉圖王之術也夫賢
可罔也聖豈可得而罔之考其心迹其姦雄跋扈之尤

乎召陵之會盛矣荀寅取貨於蔡不獲而沮其師晉於

是乎失諸侯寅之不忠安得不亡也甚哉華向之不臣

也君臣交質其子又輔之不道之吳楚詩所謂亂靡有

定式月斯生其華向之謂乎南蒯陽虎欲去三桓以張

公室其說則是然其用意則以亂易亂者也公山不狃不以小惡而覆宗國猶有仁心焉此孔子所以名而欲往也讒人之禍甚於叛人叛人之禍止於其身讒人無所不亂費無極陷君不義變易是非使父子君臣不相

惜其滅族之晚也

欽定四庫全書春秋要卷一千三百八十二

經部

春秋臣傳卷二十八

宋 王當 撰

定公一

楚葉公子高

沈諸梁

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沈尹戌之子也為葉大夫吳師入郢獲葉公之母及其弟后臧秦師救楚敗吳師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身不正視太子建死其子勝在吳子西欲名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

害乎子西曰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偏惡之不怨高之

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所以啓詐謀也子將若何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已而果作亂殺子西子期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

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
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
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
乎乃免胄而進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
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
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不克則為卿不克
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
子西之子子寧為令尹使子期之子寬為司馬而老於
葉

楚申包胥

申包胥楚王孫也初伍貞與包胥友其亡也謂包胥曰
吾必復楚國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
隨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
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若以君靈
撫之世以事君秦伯曰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
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

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
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包胥以秦師救楚戰于公壻
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楚子入郢賞包胥包胥曰吾
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吳之入楚
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
與吳者左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
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
不父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
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至是
楚果復國後越將伐吳包胥使於越越王勾踐問戰奚
以而可包胥曰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
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
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
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
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
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

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

衛祝鮀子魚

祝鮀字子魚衛大祝也四年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噴有煩

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境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境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鮀私於萇弘曰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

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旛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綉旄旃旄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鑄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

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鞶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

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
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
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
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
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
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云云藏在周府
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
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子高之謂矣傳稱子高行不勝衣
而果斷若是蓋仁者之勇也諸梁嘗問為臣之道於仲
尼申包胥志存楚國國寧而逃賞其介推范蠡之徒歟
祝子魚辭辯而正是其所以免於辱也太史以為史魚
之言誤矣當是時不才而有貌其不能自脫於亂也必
矣故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
今之世矣是佞也蓋不佞之佞非佞人之佞也鄧析察
而不惠辨而無用其少正卯之徒歟歟之誅未為過也

古之亂人所作為後世法者多矣豈以是免其死哉左
氏比之甘棠非其倫也

駟歎字子然鄭卿也定八年歎嗣子大叔為政九年春
歎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
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
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贊曰葉公世勤忠孝知人慮事有先見之明及其聞難
而入定國如反掌復君置宰功成不居又何高也傳曰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卷一千三百八十三

經部

春秋臣傳卷二十九 宋 王當 撰

定公二

魯子路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亦曰季路孔子為魯司寇十二年使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州仇墮郈季孫斯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二十九

仲尼命申句湏樂頎下伐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後子路又為衛孔氏宰初

定十四年衛世子蒯瞶奔宋及靈公卒子輒立是為出公哀十五年蒯瞶因渾良夫入衛迫孔悝強盟之遂劫季子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驁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驁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衛子貢

子貢孔子弟子端木賜也衛人亦曰衛賜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

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哀七年公會吳于鄆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子羽子羽欲勿往子木曰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瘞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吳人欲執之藩衛侯之舍子貢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

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十六年四月己丑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

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十六年四月己丑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卒于越

衛公叔文子

發

公叔文子衛公叔發也初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鮒而告之史鮒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然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成

也騎其亡乎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逐之十四年
成來奔

齊犁彌

犁彌齊大夫也十年春魯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孔子相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
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
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
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偏好於神為不

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
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
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
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
田

吳太宰嚭

太宰嚭字子餘姓伯氏楚伯州犁之子也郤宛之難出
奔吳為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吳

卒入郢哀十三年越入吳吳師敗申叔儀乞糧於公孫
有山氏曰佩玉繫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
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
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太宰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
歸冬吳及越平二十二年越滅吳嚭復臣越

贊曰晏嬰有言君為社稷死則死為社稷亡則亡故崔
杼之亂晏子不死君子不以為怯子路孔氏之宰也而
死國難過於厚矣且政不及焉雖不死不害孟子曰可

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士路之死殆傷勇矣子貢之辯
折諸侯者禮義而已遷史言其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
晉而霸越此殆戰國縱橫家附益之也鄖之會吳人執
衛侯子貢尚請束錦遊談以釋之存己而亡人殆非子
貢之志也不然子貢之辯豈無以存魯何至為此區區
也公叔文子富而好禮不以小忿棄大德此所以能與
其臣同升諸公也仲尼嘗用於魯其效聞於天下矣武
叔身親而目見且以子貢為賢而毀之犁彌何誅焉傳

越滅吳在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季孫尚因嚭納賂於越而太史公云越滅吳誅太宰嚭以不忠當以傳為正嚭以貪佞亡吳復見容於越何佞人之難遠也

春秋臣傳卷三十

宋 王當 撰

哀公

魯冉有

求

冉有名求為季氏宰十一年齊伐魯及清冉有請與齊戰齊師宵遁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大敗齊師獲革車八百乘

甲首三千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
卷二十九

七

魯子服景伯

何

子服景伯名何魯大夫也哀公三年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偹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七年夏公會吳于鄆吳來徵百牢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

春秋臣傳卷二十九

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

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不聽秋伐邾十三年吳晉盟吳人將以公見晉侯景伯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

大夫種姓文越相也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乃號令曰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勾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種曰王不如設戒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卜之於天矣越王許諾乃使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請勾踐女女於王大夫士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夫差將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乃飾美女納之太宰嚭與之言於夫差乃與之成而歸初勾踐即位三年欲伐吳范蠡諫不聽及樓會稽使召范蠡問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乃使大夫種行成王曰蠡為我守於國

越大夫種

大夫種姓文越相也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乃號令曰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勾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種曰王不如設戒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卜之於天矣越王許諾乃使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請勾踐女女於王大夫士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夫差將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乃飾美女納之太宰嚭與之言於夫差乃與之成而歸初勾踐即位三年欲伐吳范蠡諫不聽及樓會稽使召范蠡問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乃使大夫種行成王曰蠡為我守於國

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不如蠡王曰諾令種守於國與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至於國王曰不穀之國蠡之國也蠡其圖之及吳王會於黃池越乃襲吳敗之三戰三北遂入吳吳人請成王欲許之范蠡諫曰夫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得時無急時不再來天與不取反為之災夫十年謀之一朝棄之其可乎遂滅吳反至五湖蠡辭王曰君憂臣勞君辱臣死王辱於會稽臣所以

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請從會稽之罰王不可蠡曰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王命工以良金寫蠡之狀而朝禮之環會稽三百里以為范蠡地蠡後貽書招種種未決越王賜之効死

衛孔圉

孔圉衛卿孔文子也初衛大叔疾取於宋子朝其姊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

尼止之遂奪其妻哀十一年冬衛太叔疾出奔宋衛人立遺使室孔姞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間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園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名之乃歸

魯季孫肥

季孫肥季康子也季桓子之庶子十一年冬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

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用田賦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取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綱放絰而拜冬十二月蠡季孫問諸仲尼仲尼

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晉趙無恤

襄子

趙無恤晉趙鞅之子也是曰襄子襄子使新穉穆子伐狄勝來告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侍者曰狄之事大矣而主之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當雖雖不為幸吾是以懼

晉陽之圍從者欲守邯鄲襄子以謂晉陽先主之所屬

也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沈竈產鼈民無叛意卒與

韓魏滅知伯至敬侯三卿滅晉

晉荀瑤

知伯

荀瑤荀躡之孫知襄子也是曰知伯父荀申曰知宣子

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狠對

曰宵之狠在面瑤之狠在心心狠敗國面狠不害瑤之

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

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辨慧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

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誰能待之

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為輔氏及知氏之亡惟輔果在初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齊陳恒

武子

陳恒陳成子也十四年四月甲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

孔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

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

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

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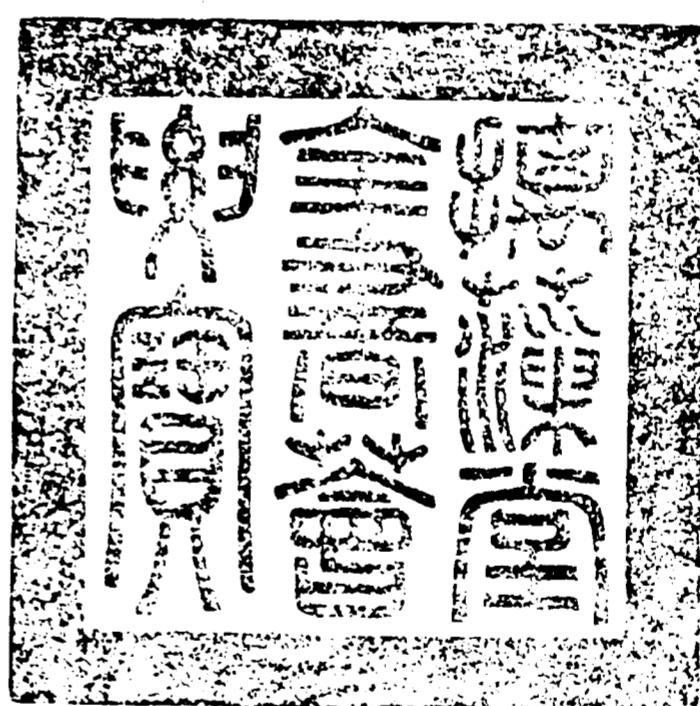
贊曰哀公之時國弱微有子路為之前三都有子貢子

服為之應四方之命有冉有為之帥軍旅遂抗於諸侯

用儒之效如何也然是二三子者已不能用況於仲尼

乎受制三桓固其所也大夫種能存越國而不能保其

身懷寵之為累也如是然為句踐亦寡恩矣困則屈伏
強則搏噬亦烏喙之性也范蠡見幾而作知矣孔文子
以太叔室孔姞亂禮已甚然猶知訪仲尼而止其行過
晏嬰子西遠矣是以謂之文也大臣不和未有能定國
也陳恒之亂民所共棄當是時中國無伯久矣魯誠仗
義而征之齊必倒戈而聽命定齊則諸侯可得此湯文
之舉也曾是莫聽而徒為無用之誅宜乎哀公之不終
也自是而後三卿分晉陳氏盜齊諸侯莫之誰何遂為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錄貢生臣潘沛然